

异世界迷宫最深部为目标

第 5 章

作者 割内タリサ

插画 鹩饲沙树

翻译 落地死的流星

Plague 、佩斯特

2019/04/29

目录

第 5 章. 庭师和无名的故事	7
186. Prologue 新的起点	7
187. 第 66 层	32
188. Save Point 迷宫孤岛	65
189. 决定地下生活的方针	91
190. 千年前的重演	133
191. 提出问题	165
192. 咒术『咏唱』	210
193. 被唤作 load 的少女	233
194. 准备完毕	260
195. 挑战开始	294
196. 风龙	329
197. 至 65 层为止	361
198. 自 64 层开始	405
199. 60 层	446

200. 感想	486
201. 新的队伍	506
202. 魔王大人和勇者大人关系超棒	530
203. 直到 57 层	564
204. 乱战	586
205. 归宅	621
206. 最终装备	646
207. 与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遭遇	682
208. 分歧	720
209. 出发	747
210. 自 56 层开始	785
211. 50 层	819
212. 罗德 (Lord)	860
213. 伊丽莎白	911
214. 诺斯菲	935
215. 雷纳尔多	962

216. 誓言	989
217. 千及百一十一年铸此轻薄之集大成	1037
218. 天狱五十, 孤臣堕坠。唯愿奏此、幼 王终曲。	1063
219. 少年莱纳的挑战	1102
220. 空之魔王	1139
221. 四骑士	1165
222. 第五十之试练『天狱』	1201
223. 童	1233
224. 童の長い人生(後編)	1248
225. 童の長い人生(前编)	1451
226. 缇缇启程的日子	1547
227. 迷宫最后的战斗	1620
228. 地下篇 epilogue/地上篇 prologue	1676

9

割内タリサ

イラスト 鶴銅沙樹

異世界迷宮の最深部を目指そう

Aim the deepest part of the different world labyrinth

OVERLAP

第 5 章. 庭师和无名的故事

186. Prologue 新的起点

—— 从梦中清醒了过来。

在意识清醒，重新取回思考能力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 ——

[—— 阳潼!!]

对於我来说最重要的名字。

我睁开眼睛，起身并四处张望，四处寻找著她的存在。

然而，映入眼裡的，只是间惨淡的房间罢了。

只有一张床的单调摆设，充满霉味的石造空间。

没有任何其他人或者是生物存在的跡象。

对於这个什麼都没有的房间，我完全没有在裡睡觉的印象。

[没有人在吗.....?]

立刻开始搜寻自己的记忆。

脑袋难以思考就彷彿被蜘蛛网缠住一般，即使如此，在撕开一条又一条的蜘蛛丝后，我终究还是想起了失去意识之前所发生的事。

—— 好像，我是和帕林库洛战斗在黑暗中战斗来著。

然后，在莱纳和海莉的帮助下，应该已经完美的达到了復仇的目的才对。

想说这会不会只是个梦罢了，又立刻摇头并否定了这个想法。

不可能有错。

那场战斗结束之后，我确实见到了。

看见了比生命更為重要的家人——阳滄的『復活』。儘管那只是帕林库洛的策略之一，但是作為我人生最终目标的妹妹，她确实在那裡出现了。那是从灵魂层面的传来直觉，我确信她绝对不是

假货。

重要的是在这之后。

我在与帕林库洛的战斗中因為耗尽所有的力量而失去了意识。好像，之后还被『世界奉还阵』给吞了进去。

我以為我只有死亡或者是被吞噬两种选项，但看起来我好像意外地抵达了第三种可能性。

我立刻恢復了冷静，慢慢地确认起身体的状况。

之后将盖著自己的毯子掀开，从床上下来。

或许是因為睡得很好的缘故，并没有感到身体有任何不适。只是有点睡过头了所以身体有点迟钝。

但对於魔法的构筑并没有任何影响。

[——《维度——多重展开》]

现在比起任何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情报的取得。

扩大了魔法感知的范围，对於时间、地点和其他

人的存在一一进行确认。

石造房间的外面——有著一条古风的走廊——然后是无数的房间——但是，没有半个人在——走廊很长，大量的装饰著各种古色古香的家具——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有著一间大厅——不对，这个是——……！

[这裡是城、城堡裡面吗？]

从结构上就可以明白了。

这裡无疑是一座古老的城堡。

但是，无论怎麽想，一个人都没有还真是一个奇怪的景象。

明明是这麼大的一座城堡，还保持著不错的整洁，却没有任何人在。稍微有点恐怖呢。

儘管整座城堡都被涵盖在《维数》裡面，最终我还是连一个人都没见到。

然后，就在我想说没办法了，打算将感知范围往

城外延伸去找人的同时。

我感觉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魔力。

并不是藉由《维数》感应到的。只是单纯的感觉到有股过於巨大的魔力块正高速的向自己的这边逼近罢了。

[什、什麼——，这个魔力是——!？]

那个魔力块正在空中飞行。

以这个房间的窗户為目标在空气中以超快的速度的进行移动。

我立刻想从《所有物》中取出剑。由於《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不在的缘故，我拿出了《新月琉璃制直剑》。

在那一刻，伴随著如同巨大的气球被撕裂一般的破碎声，一个少女从窗户外飞进了房间。由於其高速急停的缘故，引起的暴风袭击的了整个房间。

接著，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少女。

首先看到的是，那头有著梦幻般色彩的翠绿色长髮。和绿宝石的顏色有些相近，是那种会令人联想到大自然的浅绿色。而由於头髮有被好好的绑在头后面，漂亮的颈部便露了出来。这也就是所谓的单马尾吧。

那头翠绿的头髮底下是张活泼类型的女孩子面容。她的五官有如一朵朵充满了朝气的花，鲜明而又美丽。并且，那眼角下的一颗泪痣，更增添了她做為一名女性的妖艳感。是一位同时拥有著两种不一样的魅力—— 小孩子的元气和成年女性的艷丽的少女。

穿著直到下顎，类似於高领毛衣的衣服。由於丰满的胸腺清晰可见，可能会因為各种男性的目光而感到困扰吧。

但最重要的不是少女身体的丰满亦或是美丽。我

所在意的是另一点。

少女的最為突出的特徵——是羽翼。

她的背后长著一对和头髮一样的顏色的翠绿色翅膀。而那对翅膀大到足以令我确信她可以使用它来进行飞行。

那足以包住一个成年人大小的羽翼，缓缓地收了起来。

然后，少女往我这边看了过来，带著微笑朝我说道。

[早～上好啊，涡～波波。]

并用著超级熟悉的态度对我打著招呼……。

但是，不能大意，我握著剑继续『注视』。

【五十之守护者】风之理的盗窃者

获得了令人紧张感十足的情报。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会发生这种状况，实在是太过突然了。

為什麼，我会在这裡。

為什麼，她不出现在其他地方，而出现在这裡。

為什麼，这个少女正好是五十之守护者。

疑问多的数不清。

但是，从以往的经验中可以知道，对於应付守护者来说，比起与之敌对，与其交谈是个比较有效的选项。

於是身体自然地做出了礼貌的回应。

[初、初次见面……。我是相川涡波……]

听到我的回应的风之理彷彿听见了什麼不可置信的事情般将嘴巴大大的张开，接著又立刻变成了一副如同猫看见了玩具一样的表情。

[诶～，还真的不清楚人家的事情耶。跟莱纳说的一样呢]

接著，便轻鬆随意地朝我靠了过来。

儘管有些吃惊，我仍然用没有握剑的那隻手，制

止了她的举动。

[请、请稍等一下！请让我稍微整理一下现在的状况，您是『风之理的盗窃者』，同时也是五十层的守护者，没有错吧？]

[哦，哦哦……！是使用著敬语的涡涡耶，好厉害喔，真是不错。再说多一点……！]

但是，不知為何对方的回应十分的兴奋。

我将其认定為緹达那种无法对话的类型，我又重新握紧了手中的剑。

我怒视著毫无警戒心的她。似乎是感受到了我的敌意，风之理温和地对我说。

[不用那麼的警惕啦。嗯，人家确实是『风之理的盗窃者』呦。也确实守护著50层。……但是，对人家使用敬语说话，感觉被当作外人稍微有点悲伤呢。因此，禁止使用敬语呦，因為姐姐我和涡涡之间的关係很好嘛]

貌似风之理的盗窃者是对我十分的友好。
好好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不仅仅是心的距离，也拉进了的物理层面的距离。
[不、那个，可是——]
[——没有、对吧]
将我原本想说的话，用重重的声音盖了过去。
只是一瞬间。真的是十分难以查知的刹那之间，
风之理的魔力一瞬间爆了出来。
她的魔力十分的庞大。是足以和实力全开的诺文
或玛丽亚匹敌的巨大魔力。
理所当然事情。她也是守护者——以守护 50 层
为目的，那被称为怪物的存在。
對於她那巨大的魔力所给予的压力，我本能地感
受到恐惧。

不过，不会输的。这种程度的话，已经习惯了。
已经不会再对『怪物』这种程度的威压感到胆怯了。

不输给正在接近的风之理，我也向前走去。

[我知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何称呼比较好呢？]

[人家的称呼吗——那麼，罗德？缇缇如何？或者说，和以前一样，随意的称呼人家為『国王酱』也可以呦]

[那麼请多多关照，罗德。如果可以的话用涡波来称呼我就可以了。]

[因為涡涡永远都是涡涡，所以这个请求可做不到呢。如果不喜歡『国王酱』的话，想要用被封印起来的『姐姐』称呼也行喔。]

[虽然很可惜，因為我只有一个家人，所以姐姐是不可能的.....]

[切。虽然没有记忆这回事是真的，防御还是一如既往的坚固啊——]

解除了警戒。

眼前这位名为罗德的少女确实没有任何敌意。回想过去，除了初战的缇达是个战斗狂之外，其他三个人都没有突然地袭击过来。也许，愿望是『好玩的事』的缇达是属于特殊的存在吧。

也许，不用跟这位守护者战斗也说不定。

[你是个怎样的人我已经稍微明白了。那么，我有些想知道的事。]

我像对待阿尔缇和诺文的时候一样。

如果，我的预想没有出错的话——

[你是被称为『支配之王』。一千年前的国王没错吧？]

这个少女也是一千年前的登场人物。

而且，从她的名字可以知道，她毫无疑问是个十

分重要人物。

听到我的问题的罗德，那张挂著轻鬆笑容的脸漸漸的转变為了什麼更為有分量的东西。

[——哈哈，确实是呢。即使没有了记忆，还是能明白人家的本质呢。]

稍微漏出了点隆重的气息。

虽然从她的遣词造句上完全看不出来。但是，确实有著与王相称的威严。也许，这才是她本来的说话方式吧。

[可是，人家已经没有任何支配的对象了呦！]

罗德立刻将刚才沉重的气氛散去，回到了之前的讲话方式。

而且，还主张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什麼王了。

[然后，由於种种原因被『世界奉还阵』给吞噬，并成為了守护者？]

[就是这样。但是，已经有几百年没有去管 50 层

了耶。]

恩.....

『几百年』、『不管』——从她的话语中感到了些许违和感。

[总之，妳不想跟我敌对，我这麼想可以吗？]

[吵架是不好的喔。爱与和平是人家的人生信条呦！]

[那麽，即使我现在不管妳而去做其他事情，妳也不会阻止对吧？]

[唉，為什麼！？]

确实罗德对我十分的友善，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感到不安。

老实说，不想和她扯上关係才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不，对於我来说，比起跟妳打听事情，寻找其他人来探听情报，更能够帮助我了解现况。]

[唉，唉~。你这样说的话，姐姐我会哭喔？]

[呜.....]

對於真的好像快要哭出来的罗德，我开始往后退。

就在我踌躇的时候，便產生了破绽。

[不会让你跑掉的——！]

趁著我產生破绽的同时，罗德大喊著并朝我飞扑了过来。

我将《维度 多重展开》切换成《维度 决战演算》，并準備迎击。

然而，却没有赶上。

确实利用了次元魔法，将那个行动完全掌握了。但是，其速度却快到让人无法反应，罗德就这样迅速贴近并制住了我的双腕。

[——什！？]

虽然刚睡醒有些迟钝，但应该是没有任何大意才

对。

确实是抱持著在她触碰到我的同时将其击飞并全力逃跑的打算。

但是，那个打算却被那压倒性的高速轻而易举地给击碎了。罗德只是单纯的，在我能做出什麼反应之前迅速的行动了。就是只是这样而已。

[嗯，阿哩……？涡涡，怎麽好像稍微变弱了一点？
”

在极近的距离下紧握著我双手的罗德，彷彿想弄明白原因一般，窥视著我的瞳孔。

看起来，我完全没有抵抗很出乎她的预料。

正确的来说，是我做不到。

[可能，真的变弱了也说不定……]

我虚张声势一般的回道。

虽然双手正尽力的想摆脱束缚，但有如被钳住一般，完全动弹不得。

确实，与『始祖涡波』或『持有阳滝魔石的我』相比确实弱了不少。但是，像对面这样轻鬆的样子明显是过於异常的。

[嗯～，对於没有记忆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

罗德放开了禁锢的双手。

看来，正在思考我被削弱的这件事。

我想趁这个机会逃跑，但罗德的视线仍然没有离开过我。

[会带你做参观并给予各式各样的说明的。不接受拒绝的呦，因为看起来现在是人家比较强呢。
嘿嘿——]

然后，像个小孩子一般笑了起来，走出了房间。
在门外面对我招著手的罗德，令我感到冷汗直流。

我没有办法只好默默地跟上。再逃跑也只是会被

捉住这种事还是能够明白的。

没办法的我只好出了房间，走向了漫长的走廊。

对著欢快地走在前方的罗德，我又提出的问题。

[那个，罗德。我们这是要到哪裡去？]

[秘密、秘密呦。但是，马上就会到囉。]

虽然我现在很想立刻逃跑，但这是不可能的。

那个速度和飞行能力之下。逃走确实是办不到的。

儘管如此，不是身体，只有感知范围的话，利用《维数》的力量应该就可以办的到。

可是，这种事也不被允许。

[那个，禁止呦。《无序之风》]

柔和的风吹了过来，我正在发动的魔法被『魔法相杀』了。

那种既灵动又緻密的魔法构筑，令我感到了战慄。

这个少女不仅仅是拥有著速度和力量。魔法方面也同样优秀。不，更确切地说，恐怕魔法才是她真正擅长的地方。

罗德回过头来，嘻嘻的笑著。

[那种过於轻鬆的事情，麻烦之后再去做吧。果然就应该像现在这样，好好的用自己的脚走，好好的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呢——！]

不仅是封住了我的行动，连眼睛也被封印了，我不禁露出了苦笑。

不是我在自夸，我的《维数》魔法完成度是非常高的。恐怕，地上能对《维数》做到『魔法相杀』的人类一个都没有吧。即使是之前的海因，使用同样的魔法时，只是要做到妨碍便得用尽全力了。而罗德却是，轻描淡写的便完成了『魔法相杀』。

如果，罗德是敌人的话，恐怕没有任何胜算吧。

我認為她确实有著这样的实力。

所以，為了不去影响她的情绪，只好老实地跟在她的后面。

我们走在有如蛇腹一般的长廊上，转过了数不清的弯道。每隔一段间隔，便可以看到有黯淡的光线从一旁的窗户透了进来。由於不能使用《维数》，从窗户往外望去，除了中庭和邻接的建筑物外，什麼也看不到。仅仅只能理解到，这座巨大的城堡彷彿是為了让人迷路一般设计的十分复杂。

在漫长的走廊之后，登上了长长的阶梯。最终，在罗德后面跟了数分鐘之后，抵达的是——

[涡涡，到了哟！]

位於城堡的最上层的瞭望台。

映入眼睛的景象是，對於这漫长的步行来说完全值得的美景。

并且，我终於真正的理解到自己所在的场所是个怎麽样的地方了。

从城堡顶部往下望去，能清楚的理解『这裡』的全貌。这座古堡的外貌呈圆锥状，裡面有著森林一般广大的庭院。

是的。这个城堡巨大到足以包含一整座森林。

这座城堡还被河流所围绕著。是条大到足以令我想起劳拉维亚的法芙拉河的河流，而其仅仅只用一座桥连接著城外。如果说要进攻这座城堡的话，恐怕也只有走桥这一个选项了吧。

此外，在河川的外围，城下町十分的辽阔。向彷彿能延伸直到地平线為止一般广大的城市望去，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人们正拥挤的来回行走於街道上。那满满的活力也是一眼便看的出来。可以确信这绝对是一个有名的国家。

—— 然而，问题是出在除此之外的地方。从刚刚

开始便察觉到了，这实在是过於异常了。

看向更深处。直到城下町的外侧，我将视线望了过去。

那裡有著被染黑了的天空，地平线..... 也就是大地，在中途便被切断了。

我惊讶的来回扫视著周围的一切。

没错。

这个国家，在城市的尽头那裡什麼也没有.....

平原啊，海啊，之类的什麼也不存在，有的只是一片虚无。因為这一点，看起来就像是这座城堡和整座城市正在一片黑暗中漂浮一样。

[什、这是什麼.....？]

[欢迎回家，涡涡！我们的『魔王城』！如果用了《维数》的话，肯定不会被这样的风景给感动到吧。那绝对会是你的损失喔！]

[魔、魔王.....、城.....？]



[哦，这是还是涡涡命名的呦。因為是支配著魔人们的王，因此称之为魔王城这样说来著。]

[不，跟名字没有关係。想说的不是那个。我比较想知道这座城——不，『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
恐怕，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

『这裡』不是迷宫联合国，也不是大陆本土。

我现在只想要知道，在那场战斗之后，我究竟被带到的何处。而罗德这样回答。

[『这裡...』在迷宫裡面呦.....]

过於简单的答案。

我还想说至少是在外面，但那个答案完美的背叛了我的期待。

[这裡是涡涡為人家特别製造出的空间呦。如果要用阶层数来表示的话，就是『第六十六层的背面』呢。]

[背，背面.....？迷宫还存在背面这种东西？]

[正确来说好像应该称為『外侧』啦。在这个什麼都没有的区域，涡涡用次元魔法，将过去存在的『北』的王国，就那样做了出来。在这裡的话『想起』是比较容易的，涡涡這麼说过喔]

当然，我并没有那样的记忆。

那麼，有能力做出这种事的人只会是一千年前的『始祖涡波』。

而對於那个新领域的存在，我除了烦恼以外什麼事也做不了。

187. 第 66 层

“也就是说，我是.....落到这里的是吗。”

“嗯嗯，就是这样。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真的掉下来的时候吓了一跳。”

将情报的碎片组合起来，理解了现在的状况。

由于《世界奉还阵》与迷宫的《最深部》相连接。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由于这个《连接》，我好像掉到了这里。

立马我就确认了最重要的事情。

“呐，罗德。没有我之外落下来的家伙吗？”

“有哦，落下来的是。涡波和莱纳两个人哦”

“其他人呢？又该还有一个女孩子才对啊.....”

“恩.....？不在呦？真的是两人哦。之后问莱纳的话，就知道是真的了。”

我的脸扭曲着。

命还在是值得高兴地事但阳滝不在就没有什么

意义了。

罗德说的话是真的话。那个大灾难一般的战场上，就只剩下阳滝一个人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立马就要去帮她。

被连血液都沸腾一般的焦躁所驱使着----但是，立马就被强迫压制住了。

接着，冷静的就是为了这种时候技能发动了。

《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发动了》

以特定的感情为交换使精神安定了

赋予混乱 +1.00 的补正

这股焦躁无法完全处理，我很清楚。

千年前始祖涡波一样不让怨恨暴走而把感情积

累起来。

为不向着黑暗一边狂乱一边尖叫着冲而擅长把恶感情分离出来。

理所当然的，并没有办法做的完美。什么都没有确实很轻松，但作为人类来说是不可以的。曾经因为做了那样的事吃了一次苦头。

焦躁好好地残留着，但是控制在了不会暴走的程度。

“呼……”

与未完成是的技能《??》不同，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能够任意调节。

不合理的也无感情的，以最合适的感情向罗德投去疑问。

“那么，现在莱纳在哪里？”

姑且先确保同伴。

也许，莱纳有知道在地上的战斗的始末的可能。

“恩～莱纳的话现在正在向着低六十五层的迷宫挑战着。”

“挑战中？那家伙，一个人去挑战迷宫了吗？”

“恩。今早出发的，恩～再过一会就回来了吧？”

从六十五层这个单词看来，明白了莱纳向着地上进发着。

果然，与莱纳会和很重要。被海莉所调停的我们，应该是能放下刀刃互相合作的。

“那么我就要等那家伙了”

“是吗？那么，等的期间，一边说话一边在这地下街散散步吗？肚子也饿了吧？”

确实肚子饿了，也想在《这里》散步。

但是，可以的话想远离眼前的 BOSS 级怪物，一个人收集情报。但是，罗德那像小孩子一般的纯粹的好意的目光却抓着我不让我离开。

阿尔缇和艾德一样，看不出罗德隐藏着什么。总之，看起来像诺文那样纯粹的守护者。从之前的话来看，过去的我《始祖涡波》貌似和罗德有所交集。也就是说，这就是她对我有所关照的理由。

在我的心里与阿尔缇的分别深深地扎着根。可能的话我不想重复那样的分别。可以的话我希望和像与亲友诺文分别一样与这名为罗德的少女分别。

现在的我没有这种余裕，话虽如此，现在我也不会舍弃一切只思考妹妹的事。都已经失败好几次了。

意思是平衡是很重要的。妹妹的事是第一考虑的事----但是，那种第一考虑以外的事全部舍弃的极端的不平衡的情况要避免。

对于以前的我应该是很难掌握的平衡感。但是显

得我的话，能掌握这纤细的平衡感。得到了让那为之可能的技能。

信赖着新的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最深部的制约着），接受了罗德提案。

“.....那么，就这么办吧。带路就麻烦你了，罗德”

“恩，了解。来来来，跟着我跟着我~”

罗德开心的点点头，拉起了我的手。

然后，向着地下街出发了。

为了出去，在没有任何人的城里走着。向着长长的走楼梯和长长的走廊前进，通过郁郁葱葱的被漂亮的整理好的庭院的路。在这途中，我尝试了《Dimension》以外的魔法。

当然的冰结魔法无法构建。

下一个尝试的是《Connection》。但是相对着的《connection》没办法感知到。看了状态，MP 最

大值没有减少。看来是与帕林库洛的战斗中无意识的解除了。

接着，最严重的是，与莉帕的《链接》切断了。在许许多多的解除系魔法的影响下，那顽固的诅咒一般的《链接》也失去了。这样的话我平安无事的消息就没办法传达给在地上的伙伴们。

再度确认到了刻不容缓的事态。

自然扭曲起了脸庞。

在测试状态的时候，穿过了广阔的庭院，通过城门。

由于无需管理门便一直开着。

最后通过了桥，便到达了城镇。

那个瞬间，时间改变了。

离开了无色的静寂城堡，色彩的喧闹街道映入眼帘。

宝石与矿石所装饰的迷宫联合国所不同的活力

充满了这里。

没有《魔石線》，代替的是石头与植物。

不是石头，柔软的土地的道理感觉很柔和。不论怎么说，让我回忆起了真正的故乡。

自然的味道很强烈，乡下特有的安宁感。

排列着的房屋很老旧，砖块所造的家几乎看不到，尽是木造的，高度超过两层的建筑很少见，扁平的家很多。

在自然中开拓出来的与联合国不同，《这里》是与自然一体化的所做的，温柔的国家。

行人的质量也不同。

没有人带着凶恶的武器。这是迷宫联合国绝对见不到的光景。

街道的平稳迹象，就这样之间显示在人们的装束上。这是一个一看就知道与战争，细小的斗争无缘的国家。

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奇妙的地方。

不仔细注意观察就会不会发现，对于《看》这方面得意的我来说马上就明白了。桥上的行人中-----没有一个纯粹的人类。

让人吃惊的是尽是兽人。不论是谁在耳朵或者长着尾巴这种地方有着动物的特征，甚至还有着让人想着是不是怪物呢一样的人走在街上。

“罗德..... 这是，千年前《北》的再现吗？”

“是的哟”

“只有兽人啊。”

“现在是称呼为兽人啊，千年前是可是被人叫做魔人呢。千年前的《北》可是兽人最后的乐园哦”

想没什么一样罗德说着。

那句话貌似存着什么阴暗面，便决定不详细的询问下去。决定就把这个街道认为成那样好了。

如果罗德的话是真的话，这就是千年前的《北》的王国。

深感兴趣的一边东看西瞧一边走着。

“涡涡！那么总之，先去吃点什么吧。我知道好吃的东西，就由我带着你去吧！”

以习惯的样子罗德打算混入了街道。

但是，周围目光的注目无法回避。

比较可爱的兔耳朵的狗耳朵的兽人，全身被鳞片覆盖的蜥蜴人也，所有的兽人的目光都对着我们。

在这里的话，我这样的完全的人类反而是少数派的样子。

所以抱着真是少见这样的想法，一个猫耳的少女跑了过来，在她的后面站着亲属一名猫耳的大人的女性。在迷宫联合国连一名猫耳的女性也很少见。这个样子来看，这里有很多兽耳。

“罗德大人！你好！”

“你好～今天天气真好呢～贝丝。”

好天气？

不，完全就是阴天啊.....。

如果这是游戏的话，完全就是被魔王所支配的黑色天空。

可是，被称呼为贝丝的猫耳少女看着仰望黑色的天空，笑着回答。

“恩，好天气！----比起那个，呐，罗德大人！这个人是谁？！”

那个手指指向了我。

“恩，这可是我们的魔王军，近卫骑士团长，涡涡！”

“好，好厉害！果然是真的啊！那个传说的！但是好普通！就像是人类一样！”

“好好的～感受一下吧。涡涡毫无疑问，是最强

《魔人》哟”

“哇，真的。好厉害的魔力……！”

少女用憧憬的表情望着我。

我浮现出亲切的微笑的表情。

“团长大人也起床了，我要去和大家说！”

少女像猫一样跑开了。

取而代之，其他人靠近了过来。好像是计算着打招呼的时机一样。少女纯真的问候，成为了他们的契机。

有着怪物样貌的人也混了进来，亲切的微笑在我脸上凝固。鸟的翅膀的持有者鱼的鳞片的持有者，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

“唉，这就是近卫骑士团长大人……？和传说中的样子很不一样啊……？”

“但是，只要看到《咒术》，就可以确认是本人没有错。”

“听说是真的《魔人》，完全看不出很强的样子。
”

“什么都没有戴着啊，传说是假面的骑士啊……”
男女老少的兽人谈论着。

接着罗德挡住了我，驱赶着聚集在这里人群。

“话虽如此，《这里》很和平所以也不需要什么
骑士团长！喂，别像看着什么珍奇的东西一样看
来看去！不论何时都能看到的！”

周围的人们苦笑着，选择了服从。

“说的也是，骑士什么的，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的话题呢。”

“是啊。总之，这里是个没有纷争的世界啊。”

“那么，再见了，涡波先生。”

新参加的人向我轻轻地挥了挥手后就散去了。
虽然是很稀奇，但也只是这样的样子。就像失去
兴趣了一样，人们纷纷散开了。

顺便我也挥了挥手。

但是内心中并不平静。

这个幻想世界是扭曲的。

对着这个不好的感觉很迷惑，一边被罗德拉着手走在街道上。

就好像在童话中迷路的感觉一样。

街道之外是黑暗。这里的存在是本不该存在的千年前的《北》的王国。然后，这里的我《始祖涡波》是《近卫骑士团长》大人、

如果不是在与帕林库洛的战斗中确信了《我就是我》的话，脑袋要变得奇怪了。

“罗，罗德，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我的事？”

“那是因为，千年前《北》的王国，涡涡十分的有名哦。”

到，到底在干什么。始祖的我.....。

但是，话说回来《这里》是千年前的什么《时候》？

确实，回忆起的记忆中，有和使徒西斯一同前往《北》的事，那场路途的目的是《收集魔力》。接着，魔力收集的结果就是-----阳滝的《怪物化》。《这里》是当时路途中的故事，还是其他时代的事情呢.....。

毕竟是千年前的事，范围太广了。

在烦恼时代考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一处在街道中也格外巨大的房屋。

读了巨大的看板，了解到了这里是《餐厅》。

常客的罗德进入店内，被带到了店的深处。

大厅的装潢和酒店相近，深处的单间像贵族的房间一样十分的豪华奢侈。

“这里是 VIP 房间哦！怎么说人家可是罗德哦！”

对着上来点单的女店员罗德回以《菜单上的全部！》这元气的回答。

对着脸色苍白的店员罗德笑着进行追击。

“不断地给我端上来！这是回复的庆祝！”

“好，好的！”

店员慌忙的离开，于是深处的厨房里也慌张了起来。

接着，一瞬之间单间的桌子上摆放上了料理。对着这个不讲理的点单，这家饭店完美的解答了。对于同样在饮食店工作的来说，这家饭店的练度是显而易见的。

“来吧！今天请你吃！不断地塞进肚子里吧！”

“……我开动了。”

想着在冷之前吃而懂起了《筷子》。

于是我注意到了异常的地方。

桌子上并列着的食物与食具，是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东西。与在联合国瓦尔德的酒店见惯的东西不同、

而是在原来的世界见惯了的东西让我着实吃惊。
使用者筷子，把日料一般的东西送入口中。
在口中扩散的是酒与酱油的味道。也许可能，使
用了料酒也有可能。

“好吃……。话说回来，这个调味料为什么会在
这里……”

“这是理所当然的，教会这个的就是涡涡啊。”

“我吗……？”

真的在做什么啊《始祖涡波》……。

怀念的味道刺激着舌头，让我不由得吐槽了。
好好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店内的装潢与我的世界
很接近。工作的电源的衣服，都是制服一般的整
齐。这是迷宫联合国所没有的文化。

可以看出有着《异邦人》地道的布教活动的痕迹。
“哎呀，那个先放一边。在此之前，有重要的话。
”

但是，现在是无关紧要的话题。点点头，想起了关键的问题。

现在位子也坐定了，有必要确认下细节问题。

“好啊，好好地聊一聊吧。”

“在来这里之前，我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我和莱纳，以及陷入沉睡的女孩子。那个最后的女孩子罗德真的没有看到吗？”

“恩~真的不知道。掉到这里的只有莱纳和涡涡你们两个。如果，有第三个人入侵这里的话，人家绝对会察觉到的。”

罗德看起来不在撒谎。

这个事实让我咬紧牙关，但是依旧冷静的推进话题。

“那么莱纳先醒来，然后向着迷宫推进了对吧。
”

“就是这样。难得客人来了，所以想进行大款待

呢。想举国欢庆级别国家的大祭典呢，但是莱纳却拒绝了呢。呐～涡涡想不想开祭典呢？”

“不要。没有那么富裕的时间。”

自然的语调说了严厉的话语。

新的技能的原因虽然能够保持努力冷静但是并不完美。

看到了这个焦躁的样子，罗德看出了我内心中的感受。

“恩～难道说，和阳滄有关所以才焦躁不安吗？”

刻意不指明名字的。但是，罗德却很淡然的把妹妹的名字说出了口。

“.....你也知道阳滄的事吗？”

“那当然知道啊，为此涡涡才向全世界复仇的不是吗。”

“那么，在那之后的事情你了解吗？”

“复仇之后？不知道唉。因为，在那之前人家就被涡涡背叛死掉了啊。”

接着简简单的淡然的说出了自己的死因。

至少，不是该在么呼么呼嘴里塞满食物的状态下说出口的事。

“那，那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

“唉~.....，该不会说，你怨恨着我，《始祖涡波》吗？”

“恩~。我已经不在意了哦。因为拜托背叛的，就是人家自己啊。”

“啊？”

“涡涡实现了人家的愿望。而且，死后只为人家准备了这么棒的世界。所以，人家对于涡涡是最喜欢了！”

“等，等一等，我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完全看

不出来.....。”

“恩~，说实话，因为完全不想回忆起来所以不想说啊。倒不如说记忆丧失什么的真是令人羡慕！啊~，人家也好想忘掉.....。”

“但是，只有你知道千年以前的事情。稍微一点的话---”

许多的守护者死了，现在知道千年的事的只有莉帕，使徒西斯和艾德而已。可以的话想在这里稍微收集一点情报。

但是罗德一边漏庞大的魔力一边点着头。

“---过去什么的，已经怎样都无所谓了。因为，已经和地上的《北》毫无关系了。人家只要得到《这里》的和平就可以了。所以说，以前的愿望也好，世界和平也好都无所谓了！”

罗德展现着笑颜这么说着。

可以看到十分幸福的样子但是，但是感觉它的中

心是扭曲的。《这里世界》也是感觉到了同样的扭曲。

在那光明后的阴影中，感觉到了守护者特有的危险。

正因为有着死后的迷恋，所以不论怎么或者都无法得到满足。但是，那个死后的迷恋连自己都不了解，只能看到死后悲惨的悲怆的样子彷徨着。所以，怎么回答这样断言的罗德，现在我完全不知道。

我对罗德的事了解的太少了。被一方面的知道《涡波》的事。想着还是不要做刺激性的事比较好这样想着。

“明，明白了……。对你而言，过去什么的无所谓。只要在这和平的生活就好。是这样吧？”

“就是那样哦。”

“那么就安稳的生活就好。但是，我和莱纳要马

上思考出发的事。”

“唔姆，说着和莱纳一样的话。明明再在这里玩一会也可以。”

“那么，在地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之后，就再一次。到时候再一起玩吧。”

“恩！约定好了哦！”

总之，为了能平稳的分别做好了约定。罗德就好像看见了下次见面的情景一般。下次与她一同盘踞而坐的机会就是集齐所有同伴的时候吧。

接着就是一边确认这《这里》，一边等着莱纳。

桌上的料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着。我的食量很小，罗德以恐怖的量和恐怖的速度消灭着食物。不禁感到种族间的食量差异。

从罗德那里听说她的种族是《飞翼族》，在迷宫联合国没有听说过的种族。是斯诺的亲戚那一圈的吗。

谈话的期间，桌上的东西已经全部都没有了。
在这大胃王的诱惑下，我也配合的喝了口汤。接着，再次体验到了故乡的味道。
“呜哇，真的很好吃。倒不如说，这不是味增汤吗？”

“涡涡教授的料理，由人家让其传播在大街小巷哦。这些都是最棒的对吧！”

“啊，让人安心……。”
虽然知道没有多少时间了，却被这杀人般的味道和食材压倒了。

把热热的味增汤收进胃里，吐出暖和的吐息。眯起眼睛，恍惚的看着天空。

现在我确实沉浸在安心之中。

----但是，把这些余韵全部破坏的杂音在耳边响起。

VIP 的房门被粗暴的打开，金发的少年进来了。



虽然衣服多少变了，但是没有错。那个人是莱纳。

“是该安心的场合吗，基督……！”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责备我。

莱纳踩着大声的脚步朝我靠近了过来。

罗德对以无礼的客人，用笑容表示欢迎。

“莱纳，欢迎回来！”

“罗德，城里谁也不在可是急死我了。下次记得写个纸条。”

“啊，这么说起来确实。给忘记了。”

罗德一边转着脑袋一边《抱歉抱歉》的道歉。

用发愣的脸看着莱纳，我也搭起了话。

“莱纳，你没事吗。太好了……”

“啊，我没事。”

知道了我们正在吃饭中莱纳也随便找了个空位随便的坐了下来。

“莱纳，这么突然很抱歉，打败了帕林库洛之后

的到底怎么样了能告诉我吗？”

“我知道的。我会进行说明。必须要马上动身出发才行。”

一边进行着进食。莱纳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正想要情报，他也应该已经与想到了，便开始了说明。

“那场战斗之后，精疲力尽的我们被《世界奉还阵》所吞入。接着基督的剑，用水晶保护身体而没被溶解，从大陆的深处掉落下来。他的目的地，就是《这里》。《迷宫的背面》这个地方。”

“掉下来的只有我们两个吗……？其他的呢----”

“----十分抱歉。掉下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你的妹妹，在你在地上昏迷的时间里。被守护者艾德带走了。”

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在预想中。

和罗德不一样，莱纳清楚地回答了我的疑问。

但是在艾德的名字出现的时候罗德进食有一瞬间停止了。《木之理的盗窃者》和《风之理的盗窃者》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是毋庸置疑的。总之，艾德曾堂堂正正的说过《支配之王（罗德）》。

“艾德……，那家伙……？”

“不好。那孩子是你的妹妹，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

“不，为什么守护者会知道阳滝……？”

“艾德那家伙是天生的教育者体质，建国笨蛋。恐怕，是为了建国而搜集人才。对于国家来说人材是必要的一直这么嚷嚷着。从罗德的话来看，那孩子应该相当的强吧？那一定就是原因吧。”

“库，是这样啊……。但是阳滝陷入了沉睡。可不是普通的诅咒陷入的沉睡。明明就不能构成战力……”

“那可是艾德啊……。有着超一流的非战斗系魔法。肯定有什么办法结局的不是吗？”

让阳淹苏醒过来，并不是什么坏事。

对我而言是严厉的守护者，对他人而言是礼仪端正的任务。魔石人类的那些孩子也很喜欢他，艾德教师体质应该不是谎言。

恐怕，对阳淹也应该是很真诚的。

但是，不能一直托付给他。

守护阳淹是我的使命。

看到我的险峻的表情，莱纳说出了想说的话。

“啊，对啊。必须早点回到地上，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这一点倒是表示赞同。”

东挑西拣的解决进食的莱纳站了起来。

“我也要快点出发去保护现人神才行。”

以前绝对不会说出这句话。这个样子，毫无疑问是骑士的样子。看来他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莱纳， 已经不会和拉斯提亚拉吵架了吗？”

“吵架， 我本来是打算互相残杀的……。嘛， 就像你说的一样已经不会吵架了。从此以后， 我要继承兄长的意志， 那个女骑士的也是预定内的。”

“太好了， 真是让人高兴。”

那就是说， 于成为我的同伴是一个意思。

回到地上之后就向大家介绍下莱纳吧。一直反对的女性阵营， 看到现在的他也总归会理解的。

“那么， 差不多要出店了。基督和我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已经没有时间了， 赶快朝迷宫出发吧。”

“啊， 对的。出发吧。”

莱纳打算从房间出去， 我则是跟在他的后面。

但是，在这途中， 脚却被缠住了。

“话虽如此， 状态还没调整好。魔石被剥离的负

担是很大的。”

身体虽然恢复了，平衡部分却没有补足。两人份的活力一下子失去了一半。行走这么简单的行为就纠缠着不安。

但是，看到了这个莱纳却说出了另一个理由。

“别勉强，基督。不管怎么说，这一年里你都在沉睡。”

“啊，是啊。很长的，深深的，沉，睡-----？”

但是这句话中的一个单词，让我的话中途切断了。

无法置若罔闻的一个词。

“----唉？一年？”

“啊，一年啊。”罗德这么说着，“那场战斗之后，经过了一年了。所以他才说没有安心的时间了”

恍惚着的我，与赶着把桌上的留下的食物送入口

中的罗德目光相对。她么呼么呼的咀嚼着食物像喝一样强行吞了下去后开始说明。

“呼～，那是，就算是人家想要把那坚硬的水晶完全分离也要花上许许多多的时间哦。是因为水晶太硬了哦？不是人家的错哦？”

好像是真的。

感觉像是只经过了一天的样子，可是实际上已经过了好久。

命是得救了，但是取而代之代价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拿走了。

一年。

虽然也很担心阳滝，但是留在地上伙伴们的的样子也让人担心。

仅仅只是几天的话还是会老老实实的等着的，但是一年的话这个话题就不一样了。

地上发生什么都不奇怪。

她们有着让人不安的力量。

要赶快回到地上的理由增加了。

度过与帕林库洛的一站本该舒畅的脑袋又开始疼了起来。

并且莱纳也十分焦急我十分的清楚。

“快，快出发吧……！”

没有喝着味增汤优哉游哉的时间了，我痛感到。

188. Save Point 迷宫孤岛

[啊、等一等等一等。今天人家打算跟你们一起去哦]

当我们俩儿打算外出时，罗德喊住了我们。

话说回来，我才跟莱纳聊了这么一会儿，原来摆在桌上那堆积如山的料理居然就被她一扫而空了。

[罗德也要跟我们同行吗？]

[你们不是要在那儿战斗吗？那样的话，不是风魔法使的涡波波搞不好会死翘翘的说]

她轻描淡写地发布了对我的死亡宣告。那个六十六层难道危险到这种程度了吗。

对罗德的同行，莱纳以不情愿的口气回应道：

[基督由我带着飞，用不着你跟来]

[带、带着飞……？]

这词儿可有点危险，我向两人投以疑问的目光，

打探莱纳语中所指。

[因为六十六层是『天空』嘛。没有回廊和错综复杂的路径，是货真价实的『天空』]

[那条盘踞在『天空』之中的龙非常棘手。我已经挑战过好几次了，但是完全找不到攻略的门路。所以我一直在等待基督的苏醒]

[是『风龙艾尔芬里斯』酱哟～。嗯～，真让人怀念啊～]（译注：这里的『空』究竟是 kara（空无一物的地方）还是 sora（天空）因为 web 没有注音所以不清楚）

看来六十六层的空中盘踞着一条龙的样子。

而且还是让莱纳评为 [完全找不到攻略法门] 的龙。

[出发吧，基督。让我们两个人合力干掉那条龙]

[龙吗……。交给我吧。怎么说好歹也有『屠龙者』这个称号呀]

莱纳朝我伸出一只手，以示协力之意。而我也有力地回握住那只手。

【队伍】

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加入了队伍。

如此这般，映于视界的『表示』上这样写道。

一想到设计出这个系统的是我本人，我便不由地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一脸津津有味地开发出『表示』这一魔法的我的那副模样总觉得历历在目。

『始祖涡波』这游戏中毒的性格可真不是盖的啊.....。

不过我也不是说这个『表示』不合理。其实有它在还是有很多便利之处的。

接着，我确认起加入队伍的莱纳的 Status。

【Status】

名字：莱纳·赫勒比勒夏因 HP369/369 MP102/246

职业：骑士

级别 25

力量 12.24 体力 9.21 技巧 10.56 速度 15.34 贤能
12.00 魔力 9.89 素质 3.87

【Skill】

先天技能：风魔法 2.01

后天技能：神圣魔法 1.25 剑术 2.34 血术 1.00 最
适行动 1.22 不屈 1.02

通过实现了真正的 Level Up，莱纳成长为了不比拉丝缇娅拉她们逊色的人才。再加上对海莉的魔力和魂的吸收，他实力的水准和 Status 也提高了。

既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性格也正经（跟其他同伴相比）。最重要的是跟我同性啊！值得依靠的同性最棒啦！我总算是得到一个正儿八经的同伴了呢。

姑且无视在我们身后 [人家也是同伴！人家也是

同伴！] 地闹个不停的守护者，我一边在心里暗自感激一边走出食堂。

因为要前往迷宫需要抵达这座城市的边缘，所以我们街上穿梭着。

路上，我顺手确认了一下自己的 Status。

【Status】

名字：相川涡波 HP293/293 MP945/945 职业：探索者

级别 22

力量 12.55 体力 14.55 技巧 18.57 速度 22.96 魔力 38.34 素质 6.21

【Skill】

先天技能：剑术 3.79

后天技能：体术 1.56 次元魔法 $5.27+0.10$ 感应 3.56

编织 1.07 诈术 1.34 魔法战斗 0.73 锻冶 0.69

跟帕林库洛战斗时出现了乱码的 Status 恢复正常了。看来是因为战斗落下帷幕之后,『表示』终于得以跟上产生的变化了。

从而我也可以再次确认阳滝的魔石被拔除后产生的影响了。技能跟最后一次确认的时候相比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其他的数值则发生了变动。

首先是按理来说绝对不会改变的素质的数值有一点减少。与之相应地,魔力的数值也减少了。不过,如果说这是因为阳滝的魔石被拔除而产生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影响实在是有点太小了。尽管我试图去揣摩理由,但终究找不到头绪。虽说这不算坏事所以到不了悲观的程度,但说实话也不是能让我高兴的事。

最后一点就是我的级别提高了。跟莱纳打听了一下,他说是在我沉睡的时候,作为治疗的一环,也帮我施展了 Level Up 的魔法。似乎是因为罗

德提醒他一直放着能够升级的状态不管的话很危险的缘故。

在像这样一路确认过来的时候，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而看到眼前这无以言表的离奇景象，我不由噤口。

这座城市的边缘——亦即大地的延展就在这里中断，化作了悬崖。虽然远眺之际已经为之震撼，但来到近处细观体会到的这种恐惧感却是远超其上。

向脚下望去，只有深邃无比的黑暗。尽管将一颗石子掷向其中，但石子顷刻间便为黑暗所吞噬。回声之流根本不存在。理解了这是一道无底深渊之后，我打了个冷颤。

悬崖将整个城市环绕起来。从远处望向这里的话，看到的估计是一幅一座城市漂浮在黑色的天

空中的景象吧。

而在悬崖边上，矗立着一道相当显眼的紫色的『Connection』。

不过这道『Connection』的完成度颇为异常。与我打造的门相比，其密度之高一眼可见。丝毫感觉不到一触即散的氛围，反而给人以巍巍荡荡的安心感。

看来是以高位的次元魔法（Connection）为基础，辅以更高位的次元魔法打造而成的。应该是使用了某种魔法连同空间一起固定下来了吧。这道门将永远镇座于此，无论何人何物都无法毁之坏之。作为次元魔法使的我能够清楚地理解到这一点。

[走吧，基督——]

穿过『Connection』的我们三人就这样来到了六十六层。

经过次元的跳跃从迷宫的内侧来到了表侧，回到了那座引人怀念的迷宫。

在门的对面迎接我们的，是一片辽阔的草原。

明明这里是在迷宫之内，但草原上却吹荡着阵阵清风，青草则在风的吹拂下来回舞动。尽管还是有些阴暗，但这里带给人的开放感却到了让我一瞬间误以为回到地上的水平。

没有任何可以阻碍视野的障碍物——虽然想这么说，不过并非如此。在草原的正中央，耸立着如高塔一般的螺旋阶梯。

像是在解释说“这里姑且还是保留着迷宫的形式的哦”一样的阶梯。

这就是那个空之阶层——

[这里就是六十六层……。空荡荡的啊……]

[没错，你抬头看看。看了就懂了]

在莱纳的提醒下，我仰头望向上方。

一时间，我没有搞懂莱纳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要看到什么、又会懂得什么呢。
那东西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花费了点时间去
把握情况。
一开始，我还以为那黄莺色的东西是迷宫的天
花板。
但是这个判断一下子就被推倒了。因为那黄莺色
的天花板居然在动。简直就像是生物一样。
[唉、难道说……]
[对的，那就是挡在前往六十五层的路上的龙。『艾
尔芬里斯』]
那匹体型远超云海的巨大生物，悠然自得地飞行
着。
明明它在那么远的地方盘旋，但如果龙头没有摆
动的话，我在这里甚至看不到那个生物的翅膀。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久前，我杀掉了一头叫做黯淡之龙的龙。

在斯诺·诺文·莉帕以这一万全的布阵，才有惊无险地将其讨伐的那段记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样清晰。

然而，这条龙跟那堪称劲敌的黯淡之龙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次元的东西。

【Monster】艾尔芬里斯：Rank 67

级别在黯淡之龙的两倍以上。体型则是十倍一一不、搞不好足足有五十倍。

如果说看到黯淡之龙的时候，还给人一种要打倒这家伙并不是不可能的感觉的话，那么在看到这条巨龙的瞬间，我根本想象不出能将它讨伐的景

象。只有一种以地震和飓风这样的天灾为对手的非现实感。

[正如你所见。这家伙拥有大得骇人的躯体，以及深不可测的魔力。再加上是风龙，所以在空中战斗也是所向披靡。而且还能使用风魔法，所以速度和感知能力都是顶尖水准。知性也不差，通晓战斗的策略。而且还没有一丝一毫的骄气。镇守通往六十五层的阶梯的，就是这么一个怪物]

[原、原来如此啊……]

根本就是 Boss 房间不是嘛。

也没有规定说只有守护者才是 Boss 之类的。那么在多达百层的迷宫中，会有这样的阶层也不无道理。

[让我先收集一下情报好了。——『Dimension』]

总之先用次元魔法探测一下整个阶层的状况吧。

通过将我的魔力布满整个六十六层的方式，我很

容易就掌握了整个阶层的全貌。

这片草原直径有二十公里，边缘被石壁和天花板包围。高度约一千米。自然螺旋阶梯的长度也与高度相同。而中央螺旋阶梯的上下两端则是通往各阶层的洞穴。看来这个封闭空间的出入口只有这两个洞穴以及『Connection』而已。

[话说，能直接去六十七层吗？]

[能的，往下走的话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就算去了下一层，在那里等着的可是两只更大规格的龙哦？]

[这、这样啊]

目前也没有去下一层的必要。跟以往不同，我们现在并不以『最深部』而是以『地上』为目标进发的。

[嗯、嗯~……。那先接近它试试好了]

[在攀登台阶的途中它就会袭击过来的，要小心

哦]

莱纳用十分期待的目光看着我说道。我说你该不会是觉得我能干得那条龙毫无还手之力吧。

虽说我确实是打算挑战一下看看情况来着。

在盘旋的巨龙产生的“嘎嘎嘎”的效果音伴奏下，我们来到了石造的一看就不是很坚固的阶梯之前。

我们也没啥好多说的，操着武器就上。我拿着『新月琉璃』，莱纳则握着『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和『Rokh Bringer』，都是随时准备迎击的状态。顺带一说罗德是赤手空拳在登台阶的。

等我们攀登了一段时间后，莱纳喊出了战斗开始的信号。

[基督，那家伙要来了——！]

我也用『Dimension』掌握到了。在空中盘旋的巨龙扭动身躯，将头部转向了这边。它那双近似

于太阳的巨瞳中映出了我们的身影。

与此同时，我察觉到龙开始构筑某种强大的魔法。不过，即使能用『Dimension』掌握到这个事实，也无法实现『魔法相杀』。因为我现在无法运用冰结属性的魔力。

艾尔芬里斯最先采取的动作是展动那双巨翼。仅仅如此便生成了含有魔力的飓风。连干涉都极其困难的『龙之风』向我们袭来，打算封住我们的行动。而它接下来的追击才是正式的攻击。

[——噶啊啊啊啊嘎嗷嗷嗷啊啊！！]

体型凌驾于高山之上的巨龙用惊人的速度向我们突进过来。

单纯的身体冲撞。是低阶层的怪物们惯用的攻击手段。

然而来到六十六层之后，规模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如果是普通的怪物当然不值一提，但是对手

要是拥有比山还庞大的巨体那可就是两个概念了。这将化作以人力完全无法匹敌的纯粹的暴力。

连回击的闲暇都不给，龙的巨体迎面撞上阶梯。同时它的双翼也在一刻不停地持续生成『龙之风』。无数的暴风就如开花弹一样炸裂开来，像踩躏糕点一样将阶梯撕得粉碎。

被风袭击而失去了立足点的我们就这样被丢向空中。

如果是常人的话基本就得准备去见阎王了，不过我们三人接下来的行动都十分冷静。

抓着崩坏的瓦砾，莱纳成功确保了新的立足点，罗德则展开双翼飞了起来。确认到友方都安然无恙后，我进入攻击态势。

蹬着掉落的碎片，我在空中翔跃。

只要有『Dimension• 决战演算』的话，我就不

可能失足，也不会让重心的平衡崩毁。明明是在空中，我却如履平地一样地向巨龙逼近。

我产生了自己行动的速度不亚于疾风的错觉。也只有这样才能形容我现在的身体能力了。我保持这个速度冲到了巨龙视线的死角。不过我没有什么余裕去选择要害部位。

只能顺势挥出一剑，劈向巨龙的脊背。

[—!？]

然而我的攻击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我全力挥出的一击，就连贯穿艾尔芬里斯的鳞片都做不到。不如说受到伤害的反而是我自己，因为这一击的反冲，我的整个手臂都被震麻了。

意识到剑完全派不上用场之后，我再次于空中跃动起来。

接着我在纷纷坠落的瓦砾中找到莱纳，向他喊道：

[莱纳！把剑跟我换一下！！]

可能是预料到会这样了吗，莱纳二话不说就将『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丢向我这边。相对地，我也将手中的『新月琉璃』掷向他，装备的交换完成了。

接着我重复了跟刚才一样的顺序，又一次试图击穿艾尔芬里斯的龙鳞——但还是以失败告终。就像电影的片段重播了一遍似的，剑再次被弹开。

[这、这也太硬了！暂停！先逃离这里！！]

我能够使用的攻击手段很有限。

要么用剑攻击，要么用冰结魔法攻击。就这两种。次元魔法没有直接的攻击能力，所以跟其他同伴们比起来，我能用的花样真的很少。

而现在的我还无法使用冰结魔法。如果用诺文都砍不动的话，那就只能逃了。

知道了现在没有有效的攻击手段后，我选择了逃

亡。

但是艾尔芬里斯并不打算这么放过我。

从龙的腮下释放出了无数的风弹。

这恐怕是风属性的基础魔法吧。正常来说应该只有篮球大小才对，但龙的风弹却像陨石群一样从空中降注而下。

[啊嘎啊啊嗷嗷——!!]

[——风魔法『Wind Wing』!!]

相应的莱纳也施展出魔法。

他不再作壁上观，而是缠绕着风飞向了空中。尽管不像魔法名那样在身上生成了翅膀，但包裹在他身上的风之衣确实能够无视重力。比起飞行，应该说是将跳跃力发挥到极致的魔法。

莱纳抓住我的手之后继续飞翔。

一边躲开坠落的风弹，一边以地面为目标滑翔着。

我们就这样跟四散的瓦砾一同落地，与此同时一直在安全范围内啪嗒啪嗒地飞着的罗德也过来跟我们汇合了。

她一脸坏笑地等着我发表感想。我倒也不逞强，说了句丧气话权当回应她那份期待。

[虽然看到级别就知道会很难对付、不过真没想到能到这种地步……。完全没有胜算……]

我青着脸仰望头顶。

艾尔芬里斯依旧在空中翱翔着。看来它只会把接近空中的东西当做敌人，对落地的人则丝毫没有兴趣。

[我说、基督。试试用你的冰结魔法击落那家伙怎么样？]

不过，莱纳对我似乎还抱有期待。

确实，如果用我的冰蛇，没准可以对飞在空中的敌人产生一定效果。如果我还能用的话，估计现

在已经开始尝试了吧。

[那个、该怎么说好呢……]

[怎么了吗。使用你之前攻击帕林库洛那家伙的冰结魔法的话，应该很容易就能给那条龙击落不是吗？]

[用不了啊]

[啥？]

因为瞒不过去了所以我只能坦白。

[冰结魔法是我妹妹的才能，现在的我只会使用次元魔法而已……]

[只能用次元魔法……？那、那么，你现在都能做什么呢？]

[探、探测和转移之类的？]

我现在有自信能用好的魔法只有『Dimension』『Foam』『Connection』这三个而已。

我也实在不是谦虚，这些魔法完全没有攻击力

哦。

知道这些之后的莱纳，看我的眼神从期待变成了失望。

[那个，这不就只能起到探测器的作用而已吗……]

[抱、抱歉。哎呀、其实我自己也很吃惊来着。我也想不到没有妹妹之后，自己的能力居然变得这么和平主义什么的……]

我也发现了自己是个特化了辅助的魔法使这点。

说得极端点应该是非战斗系的生产要员才对。

如果我没有在跟诺文的修行中习得剑术的话，估计真的只能当个探测器了吧。

不过，其实仔细去想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每个人的先天才能经常能反映出本人的性格。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魂』，那没有战斗系的技能实在是再正常不过。而阳滝是拥有超级攻击性才能的人这点也是理所应当。

[这、这样啊……。不过我本以为如果是基督的话肯定能有办法的呢……]

莱纳倒没有责备我。他应该是觉得拥有温和的能力并不是什么该被责备的事，而应该被褒美才合理吧。但话是这么说，他的失望还是很明显的。

[不、不是、等等！确实我可能没办法打败那条龙，但是并不意味着无法突破啊！别看我这样，骚扰和搅乱我还是很擅长的。没错，很擅长。就算不打败那条龙，我也一定能想办法突破它的阻拦的。交给我吧，莱纳！]

是的没错，这个在拼命鼓吹自己有用的人就是我没错。

不知道为什么，在莱纳面前，我很想将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可靠一点。

[不不……，说到那条风龙哦，最难的其实就是『突破』的说。我对自己的速度也是相当有自信

的，但是啊，怎么都赢不过它啊。先不说只要接触到风的话就会被它感知到，而且它明明是那种体型，飞行的速度却比我还快的呀……]

[比莱纳还快……？]

[是啊。刚才那场攻防，实际上风龙根本就没有认真起来。对它来说大概就跟我们甩开小苍蝇那种程度差不多吧]

他应该不像是在说谎。

那条龙确实拥有这等力量。毕竟连我的剑都无法伤到它分毫。

目前只能承认是我的完败。

[确、确实凭现在的我，可能对它无可奈何……。

不过，迟早会打倒它的——]

虽然敌人很强大，不过总有一天我能够战胜它。我知道这座迷宫就是为了让人变强而设计出来的。毕竟创造者就是我本人嘛。

但是，跟我的乐观态度相反，莱纳的脸色相当阴沉。

[不对哦，基督。最麻烦的一点啊，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了战胜它而锻炼实力的途径啊……。在六十六层和六十七层的，只有那个风龙而已。其它的怪物什么的，一匹都没有啊。而且我们还没办法在低阶层慢慢提升级别]

迷宫是为了将挑战者向『最深部』引导而创造的。但是，那是以假设挑战者自上而下攻略为前提的。并没有考虑到像我们现在这样自下而上进发的情况。正因为我是创造者，所以也能明白这一点。

正因为明白所以才理解到：

现在我们进了一条绝望性的死胡同——

[我们完全被困在六十六层里了。所以，我一直都期待着涡波的苏醒来着……]

没有其他获得经验值的途径，我们被强迫只能在当前的级别下打破困境。

而要命的是我们现在这个级别偏偏赢不了。

我也跟莱纳一样脸色阴沉起来。

看到我俩这样，罗德倒是满面春风地说道：

[姆呋呋。慢慢来不着急哟～。如果能永远留在这里就更好不过了呢]

罗德也确信了。

就凭我们两人现在的实力，没有办法突破六十六层。

[这、这算怎么回事啊……]

简直就像是 RPG 游戏里进了无法离开的迷宫还保存了进度一样。不对，应该是一开始游戏就被丢到了最终关卡前的地方，然后还离不开一样。

不管怎样，现在是确认了没有办法离开『这里』这一点了。

189. 决定地下生活的方针

把握了现状之后，从迷宫中撤退的我们就接下来的事情进行了一番交流。

[我说，罗德。如果是作为《风之理的盗窃者》的你的话，有办法解决那条龙吗？]

[那当然是有办法的啦。但是就算得到人家的帮助又能如何呢？到了其他的阶层不还是要受苦的？要是六十五层还是一样的构造，那不还是饮鸩止渴么？]

[如果你能护送我们回到地上的话，要我怎么回报你都行。所以能拜托你么？]

我也不管什么面子的问题，低下头恳求她。但是罗德却坏笑着说：

[抱歉啦～、涡涡。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其实人家更希望你们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哦。协力什么的，不存在的哟。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

人家（孤）跟始祖（涡涡）的交涉都得在对等的立场下进行]

在先前的战斗中，罗德完全没有出手。她从始至终都只待在适当的距离处旁观。可能这就是她现在的立场吧。

虽然对我们善意相待但不会积极地进行协助。

但我没有就这么死心。

[那么能不能给一点建议呢……？站在《风之理的盗窃者》的角度，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就好]

[建议……吗、这种程度的话，倒也不是不行]

看来虽然不会直接协助，但间接性的帮助罗德还是愿意提供的。我渐渐能辨清她定下的界限了。

[有了有了。既然提升级别这个正攻法被锁死了，那你们能采取的对策也就剩下这么几个了。首先是第一条：锻炼技能和魔法]

说着，罗德竖起食指。

紧接着她的指尖上就生成了一阵旋风。罗德构筑魔法的技艺有多么娴熟、由此便可见一斑。
在缇亚和玛利亚之上——达到了可以跟阿尔缇相媲美的水准。

[顺带一说，莱纳就已经选择了这个途径哦。在被誉为魔王的我的指导下、他最近一直在进行风魔法的修行哟！]

我一将目光转向莱纳，他便点了点头，承认罗德所言属实。在我之前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界限的莱纳，似乎一早就采取了对策。

[第二条呢？]

[多攒点钱，雇人帮你们就好了啦。虽然除了我之外没有能打倒那条龙的人，但能影响战局的人还是不缺的]

这确实是我完全没考虑过的方法。

不过也没办法，毕竟要找到实力能跟我们比肩的

人可没那么容易。察觉到我的这一想法，莱纳补充道：

[这个不用担心，基督。这里可是千年前的城市。跟我们所在的地上世界相比，实力不俗的人比比皆是]

这条情报倒是振奋人心。既然这样，之后就用钱雇佣一些打手帮忙好了。

[确实、如果能多找到一些援手的话，没准就有戏了……]

[然后就是第三条——也是我最推荐的方法：多准备一下能够对付那条龙的装备不就好了嘛]

罗德说出这条建议时的语气、就像是告诉我舍此之外再无他法一样。

虽然我倒是觉得这条建议是最不可行的就是了。

[不不，装备什么的已经很足够了吧？比诺文还厉害的剑啥的，不存在的]

[不光是剑哟？这里可是千年前的世界。像《神铁锻冶》之类的技术也是留存着的。虽然要花不少钱，但能多准备一些针对风龙的装备的话，应该会轻松不少哦]

[这样啊，原来如此……]

不是以提高装备的质量为目标，而是专门去收集对风龙有效的道具。

比如说，我现在戴在身上的赤色护身符这种东西，如果具备从风属性攻击性保护持有者之类的功能，那么与风龙战斗时当然会顺利很多。罗德的意思就是要我多收集这类的道具。

[嗯，就是这样。你们两个不是以回到地上为目标的吗？那就多收集一些能甩掉那条龙的、单纯为回到地上服务的魔法道具不就行了？我能介绍不错的锻治师给你们认识哦？]

[确实如你所言。那就拜托你介绍了，罗德]

[好滴、那就把这座城里最好的锻治师介绍给你们吧~]

罗德莞尔一笑，开始在街上漫步。

路上，她边跟形形色色的人打招呼，边在绿意盎然的路上行进。走了几分钟后，我们抵达了一栋似乎是用来避暑的别墅。别墅房顶满是苔藓和常春藤，跟自然融合得恰到好处。

在别墅外的庭院里，有四个小孩子正聚在一起玩球。其中一人注意到了我们的到来。是今天早上遇到的那个猫耳少女。

[啊、罗德大人！还有骑士团长大人也来了！！]

[又见面啦，贝斯。呐、你爷爷现在在家吗？]

[嗯，在的哦！他就在老地方一个人嘀嘀咕咕的呢！]

[谢啦。我们这就去找他喽]

罗德和少女元气满满地寒暄过之后，就大大方方

地进到人家的家里去了。

我正要跟着她进去的时候，注意到猫耳女孩贝斯酱冲我挥了挥手。她脸上泛着些许红潮、向我微笑着。

明明没说过几句话的，可我好像不知不觉间博得了她的好感。不对，那种眼神，应该说是憧憬才对吗？

看来我自己还不是很了解的《骑士团长》这个位置，对那孩子来说挺特别的。

我也笑着同她挥了挥手，便走进房中。

闯过玄关和满是生活感的大厅，再经过一段不短的走廊，最后推开一扇相当厚实的门。在门的对面等待我们的，是一个跟一般家庭不相配的空间。

在这里有两个不同于泛用桌椅的异形的工作台，一眼就看得出是专门为了特定的工作准备的。再

里面还有特大号的锅炉，周围的墙壁上也全都挂满了专业的用具。

我立马就理解到这里是一间《工房》。虽然规模不同，但这里跟《史诗探索者》的《工房》构筑相似。

不过，这里可是比艾利巴茨的房间高到不知哪里去了。而且炉子现在没有生火，所以空气也很舒畅。

一位老者正坐在房间正中央的工作台旁边。尽管面容写满了沧桑，但目光中却不失霸气。老者给人一种很难伺候的印象。这名老者应该就是贝斯酱的爷爷了吧。虽然他的猫耳跟一般的不同，但确实属于猫科的一种无误。

他正使用着像老花眼镜一样的东西，鉴赏着七彩的宝石。

罗德毫不客气地冲他搭话说：



[雷纳尔多老爷子！有客人来了哦！]

被喊到名字的雷纳尔多将视线从宝石上移开，并看向了我。

他与我就这样目光相合。

我当即对他使用《注视》。他身上散发出的压力（强度）不容小觑。

【Status】

名字：雷纳尔多·沃尔斯 HP589/589 MP123/123

职业：锻冶师

级别 31

力量 13.78 体力 12.23 技巧 10.23 敏捷 5.12 贤能

5.11 魔力 5.66 素质 1.44

【Skill】

先天技能：斧术 1.22 火魔法 1.34 地魔法 1.21

后天技能：锻治 3.12 神铁锻治 1.26 精工 1.55 炼

铁 1.98

不仅有前所未见的高等级，而且技能也相当丰富。不少数值还比我和莱纳更优秀。如果是在地上，他毫无疑问是英雄等级的人物。

[——!？]

不过，面前的雷纳尔多表现出的惊讶之情甚至在我之上。他那双原本被眯细的眼睛瞪得老大，直勾勾地看着我。

尽管他立刻试图隐藏自己的动摇，但我并不会看漏老者那一瞬间表现出来的狼狈。

丝毫不在意我们的惊讶，罗德将话题向下推进。

[那啥、老爷子，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人分别是涡涡和莱纳]

[……呼。真想不到、你居然会把这小子带到老朽这儿来啊]

[人家也是一样的想法啦。不过呢，他们两个确实很需要老爷子你的力量。至少能听他们解释一

下怎样？]

[……无妨。说吧]

我小心翼翼地挑选措辞，开始自我介绍。

一眼就能看出雷纳尔多是个性格乖僻的老者。必须要谨慎一些，不能坏了他的心情。

[初次见面，小辈名为相川涡波。冒然来访多有得罪，据闻若关乎锻冶技艺、城内无人能出您之右，此番前来便是有所不情之请。我们虽然意图前往地上，但无奈能力有限，奈何六十六层那风龙不得。可否劳您锻造些许法宝，以便助我等一臂之力？]

[哼。这次还挺有礼貌的啊，小子……]

[这次？敢问您说的是——]

雷纳尔多意味深长地哼了一声。

尽管我试图打探他话中深意，但立马就被打断了。

[——啊啊，你说风龙是吗。那估计就是说《艾尔芬里斯》了吧。虽然谈不上绝对，但是能有效对付那家伙的魔法道具确实是有的]

我也立马意识到他并不想在那个问题上多说什么。

毕竟我现在站在求人的立场上，所以也不便追问。

[.....感激不尽]

只能低下头表达感谢。

[不过价格可不便宜哦？]

[没关系。钱的话还是有一些的]

我就像往常一样装出是从腰包里拿的样子、实际上是从《持有物品》中取出钱来。

尽管我恭恭敬敬地将钱摆到了桌上，但雷纳尔多却邹紧了眉头。

[姆.....。喂，小子，你在跟我开玩笑——倒也不

像吗]

[唉、您是指什么？]

莱纳尔多将桌上的金币拿起来看了看之后冲我摇了摇头。

[虽然有点对不住，不过这钱用不了。这不是能在《这里》使用的金币。原因仅此而已]

听到这单纯的解释，这回轮到我皱眉了。

[唉、唉？难道说，流通的货币不一样……？]

我立马看向一旁的罗德。

结果她又是一脸坏笑。

看她的表情，我就确信了自己身上的货币无法使用这点，接着看向了另一个值得信赖的同伴寻求建议。

莱纳跟我一样流下了几行冷汗，不过他还是建议道：

[……基督，要不去把你手里的魔石卖了好了。如

果是凭借您的实力入手的魔石的话，应该还是值不少的]

[啊，嗯。有道理]

听到这番话，雷纳尔多催促我直接在这里把魔石拿出来。

[拿出来吧。要换钱的话就给我看看。鉴定的活儿我也有在干]

我立马从《持有物品》中取出了自己在直到四十层的探索中取得的魔石。

然而，即使看到这些魔石，雷纳尔多的表情也没有变化。还是很严峻。

[……不行。全都是破烂。就凭这些是不够付费用的哦？]

明明是在地上可以吃喝玩乐一辈子也不愁的财物，但雷纳尔多的评价却很冷淡。我有点怀疑是不是罗德和雷纳尔多合在一起讹我。但看到面前

这名老者那认真的神情，我的疑虑也就打消了。说来我在地上确实也听说过好像千年前的魔石质量比现在高来着。而且自己也亲眼看过不少过去留下的高性能装备了。

在意识到他那无情的评估并非谎言后，我只能拿出最后的手段。

握紧莱纳还给我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的剑柄，将魔力注入最便宜的宝石中。

[这、这样的话，我就将钻石精制一下！——水晶魔法《Quartz》！]

被称作破烂的魔石就这样变换成了光辉夺目的宝石。

跟之前的沙子不同，本来就是魔石的东西变换起来也更快。

[呋姆……。这还真是，又变出了一堆破烂宝石啊。事到如今，就算你拿出黄金和钻石之类的东

西，在这边也不值钱的啊……]

就算拿出我身上所有的财物，莱纳尔多的眉头也依旧紧蹙。不如说，他对我的态度就像是在安抚一个捡到石头还瞎乐呵的小屁孩儿一样。

时代——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文化不同的话，东西的价值也是会改变的啊。意识到这点的我隐藏不住自己的惊愕。看到我这副模样，莱纳尔多像是怜悯一样说道：

[至少也得准备出中位的魔石吧、不然你这些东西在现在的这个国家里，都是用不上的玩应儿]

[那么，这边这个新月线形石怎么样……？]

我把在持有的诸多魔石中最有自信的一个展示给他看。

[在这边这个也只是低等级的东西罢了]

然而它的价值一下子被贬得一文不值。

本来在地上我可是个超级有钱人来着，结果到了

这里却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穷鬼。

如此巨大的反差造成的冲击让我差点站不稳，接着雷纳尔多继续问我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魔石。

[虽然不太好意思，但是你付不出钱的话，我也实在没法给你打造道具……。话又说回来，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魔石？就算你拿在身上也没什么用，而且在这座城市里，也只有在《锻冶场（这里）》才能变现的]

[那个……，那就拜托您了……]

我留下可能在地上还派的上用场的新月线形石之类的魔石，其余积攒的魔石则全部在这里变现了。再加上似乎只能在这里换钱，所以就顺便把《持有物品》中能卖钱的东西也全部兜售了。

虽然变现本身并没有花上太久的时间，不过相应地换完了钱也就没有什么下文了。

[如果不打算下单的话就走吧。老朽本来也没什么闲工夫]

[啊，好的……]

既然本来的目的无法实现，那我自然只能点头遵从。

我们就这样被赶出了雷纳尔多的工房。一脸懵逼的我在贝斯酱她们的目送下回到街上、变得走投无路。

罗德可就高兴了。一边在街上徘徊，她一边开心地嘀咕着：

[这样啊～。涡涡你们没钱哦～。嘿嘿～，不得了不得了～……]

喜出望外的罗德地揪着我们的财政难题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道。

虽然魔石呀钻石呀什么的不值几个钱，但是丝线和锥子之类的日用品能卖个高价这点算是不幸

中的万幸。视文化和状况的不同，需求和价值似乎会产生巨大的差别。

路上我打听了下事情的原委，似乎是因为在这里能够精工魔石和矿石的人只有雷纳尔多而已。

既然缺少能够进行精工处理的场所，那么自然就难以形成用魔石和钻石做饰品的习惯。

没有铺设《魔石线》的话，也不会有觉得宝石漂亮的美学品味。

最惨的是，在千年前的世界，如果要学习魔法的话根本不需要使用魔石，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这点。由此，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魔石的价值跟会跟千年后的有这么大的出入了。

当然，对状况的恶化也是再理解不过。

[铜、铜币和银币虽然有一点……。可是、难道说……]

我晃了晃一只手就能放得下的少得可怜的通货。

跟在迷宫联合国使用的货币完全是两个东西。质地和铸造方法都不相同。

话说数额偏偏跟第一天迷宫探索那时候差不多，你说巧不巧。

估计用不了多久，找个地方住宿，再吃几顿就会花光了吧。

如果这是在地上，只要稍微去几趟迷宫，日常生活的花销就不需要担心了。然而，现在就连《稍微去几趟迷宫》都做不到。

[啊哈。岂止是迷宫探索，就连日常生活都难以继呢！]

我一边瞪着将严峻的事实笑嘻嘻地说出口的 Boss Monster（罗德），一边跟同伴商量起来。

[莱纳。你到今天为止的生活费都是怎么处理的]

[卖掉我身上的饰品凑的。不过差不多也到极限了]

[这样啊.....]

[不过，真想不到魔石会这么不值钱.....。罗德，你是故意隐瞒的吗？]

莱纳也瞪了罗德一眼。

然而，即使同时承受着两名一只脚已经踏进《怪物》领域的人的威压，罗德的态度依旧是那样轻描淡写。

[谁让你们没问人家嘛~。.....啊，对了！如果你们想使用城堡里的房间的话，就收你们一天十枚铜币好了~。从今天开始，《魔王城》旅店就正式开始营业啦~]

[喂！你这绝对是刚想的鬼主意吧！？]

莱纳谴责罗德那充满恶意的点子喊道。

[嗯嗯！毕竟让你们多费点功夫人家会更愉快嘛！]
[你、你这家伙.....！干脆现在就给你干掉，把

你变成魔石卖了算了……！我说，基督、我看还是这么做简单又省事！！]

莱纳气到恨不得现在就拔剑砍过去。而罗德则是一副放马过来谁怕谁哦的样子笑了起来。

感觉在这时候跟高水准的守护者打起来会很不妙，所以我介入两者之间进行调解。

[莱纳，冷静点！不要冲动！……我说，罗德。我们的情况是真的很紧急。倒也不求你能让我们免费住宿，但是就不能再便宜一些吗？可能的话，希望你至少不要有意刁难]

[嗯~，人家没有刁难你们哦？一晚上十枚铜币本来就很便宜的说，而且也有好好给你们建议了。难道还不够吗？]

罗德没有撤回前言。应该是因为她有就算打起来自己也能完胜的自信吧。看来不管我多认真地跟她说，她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步调。

在我的介入下莱纳也变得冷静了一些，他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以推进话题。

[啧……。怎么办，基督？先露宿一段时间？]

[啊，你们要是露宿的话，视场合而定可能会被逮捕的哦~。其实就是会被人家逮捕的啦要小心喽~。毕竟人家姑且也有负责自警团的工作嘛]

罗德明显就是在刺激莱纳。正中她的算计，莱纳很容易就上钩了，他气得直爆青筋。

[喂，罗德。既然你说视场合而定，那你倒是告诉我哪里没问题啊……？

[如果影响到市民的话就不行]

[那不就是任你随便解释嘛、我说……]

[顺带一说，如果被逮捕的话就要关三天的禁闭！这条法律是人家刚刚想好的！毕竟人家可是国王哟！]

[这不就是针对我们制定的法律嘛！果然还是干

掉你算了！！]

即使 Level Up 了，莱纳还是那么容易血气上涌。无可奈何之下，我再次介入调解。先全盘接受罗德的提议好了。

[住宿费我会付的。赚钱的事儿总会有办法的就是了]

[但是，基督——！]

尽管莱纳还有些不服，但被我制止了。

[罗德，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找工作做没有问题吧？
]

[那当然没问题啦。不如说人家正希望你们那么做呀。毕竟你们两个能永远住在这里才是最棒的嘛]

冷静地确认过条件后，我将手中的铜币掷给罗德。

[那就此——接着吧，这是住宿费。城堡内的一个

房间我就先借用了。这是今天的，明天之后的钱等我在《这里》赚到钱之后再付]

[嘿唉~.....]

看到我这么老实地交出贵重的铜币，罗德颇感诧异。

我则摆出了一副扑克脸回应之。

说来很悲伤，经过了那几周的异世界生活，我对尔虞我诈越来越上手了。技能《诈术》正活力十足地运转着。

[嗯。好的，客人您的住宿费本店确实收到了。欢迎来到《魔王城》旅店。这就领客人前往您的房间~]

[好好，有劳你了]

罗德嘴上开着玩笑，实际上则试图看穿我的想法。

寄宿在她那张笑嘻嘻的脸上的双眸，向我释放出

比刃物还要锐利的目光。这等眼力，果真不愧是支配一国的王。

不过，我也能感觉到她十分享受这种互相欺骗的过程。

罗德露出了带有一丝怀念的微笑，转身前往魔王城的方向。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就工作的问题进行了商谈。

罗德试探着询问我们的意向。

[虽然知道你们打算以人家的城堡为据点工作，但是到底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嘛，虽然如果是你们两个的话，去哪儿都赚得到钱就是了的说？]
]

[可能的话，我打算在刚才那个锻冶场工作。雷纳尔多需要帮手吗？]

[唉、刚才那里？那个老爷子可是相当难伺候的哦？]

[我想一边工作一边磨炼锻冶技术。而且，如果我自己能够锻冶的话，不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么？]

[嗯~，毕竟一开始就是人家向你推荐的啊。好吧，没问题的。这座城市里的人的铁制品，全都是老爷子他一个人负责修理的来着，如果能有涡涡帮忙的话，他应该会很高兴的吧。人家之后去跟老爷子说一声好了]

对这事罗德倒是没什么怀疑就做出了承诺。

看来是因为我的这个选择在她的预料之内吧。

接着，莱纳谈及了自己的工作。

[那我该做什么好呢。可能的话，我是想找个报酬丰厚的就是了]

[莱纳要不要考虑来帮人家做事呢？]

[你的工作、是说自警团的事吗？不过话说回来，你啊、不是国王来着么？我怎么感觉你完全没有

国王的样子啊]

听到莱纳的质问后，罗德的表情产生了一些异样。尽管只有一刹那的停顿，但罗德确实动摇了。
[——虽然确实是国王，但是人家的工作是《庭师》哦。另外副业则是自警团的工作。如果莱纳在这两方面都能来帮忙的话，多给你点报酬也可以哟？]

[庭师和自警团吗……。我倒是习惯做一些比这两个要更艰辛的工作来着]

莱纳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而且说的话相当抖M。

然而，从我现在考虑的计划角度出发，罗德的提案简直是再理想不过，因此我不由自主地劝道：

[莱纳，听你的描述就觉得对心脏不好，还是算了吧。你就先跟从罗德工作看看情况好了]

我从只有莱纳能看到的角度对他使了个眼色。

察觉到我有所考量的莱纳于是就老老实实地点头答应。

[啊，好吧……。说的也对。既然基督这么说，那就这么决定了……]

[OK~。那么涡涡就去贝斯酱的家里工作，莱纳则要跟着人家干活喽]

看到让我们在这里多生活一段时间的计划顺利进行，罗德乐得连蹦带跳起来。

尽管罗德说的每一句话无不暗藏着某种盘算，但我能感觉到：此时此刻，她因多了两个一起生活的同伴而感到了欢喜，唯有这份心情、其中没有夹杂一丝一毫的心计。

我们两个则苦笑着跟在她身后。

距我苏醒以来，应该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然而，天空却跟我醒来时一样昏暗。漫步于不知是昼是夜的街道，我们就这样暂且返回了《魔王

城》。



抵达魔王城之后，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明明有那么多一大家子人都能宽敞地居住的大房间，却特地选了间这么小的给我们，罗德小姐，你的心大大的黑了哦。

罗德本人是说 [之后支付的铜币数量越多房间的规格也会越大！] 什么的。作为房主来说她这想法倒也不错就是了。我和莱纳都没有发什么牢骚就进了房间。

不过城堡内的厨房和浴场都可以自由使用。从这一点上考虑的话，十枚铜币确实是相当便宜实惠的价格。

我和莱纳两个人一起对作为我们接下来生活场所的房间进行了适当的清扫。

接着，做到了房间内自带的椅子上，我们开始对

之后的事情进行商讨。

准确来说——是对我考虑的逃离计划展开说明。事前已经用《Dimension》确认过罗德离开城堡回到街上了。看来是打算将我们两个之后的安排告知居民们。

[——我希望莱纳你负责监视罗德]

[监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才建议我去给罗德庭师和自警团的工作帮忙吗。但是，为什么要我去监视她呢？就算盯着那个笨蛋，也没办法解决迷宫的问题不是吗]

[不，迷宫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实际上，我已经想到解决那条龙的办法了]

[真、真的吗？真不愧是基督]

[在跟帕林库洛战斗时，我见识到了《始祖涡波》的三种魔法。如果我也能使用那些魔法的话，就肯定能战胜《艾尔芬里斯》]

莱纳带着尊敬之情，等待我继续往下说。

[那三种魔法、《Torsion（捩菖蒲）》、《Default（行路渐歧）》、《Distance Mute（幻之紫腕）》恐怕全都是最高位的魔法。——分别是《无法被干涉的攻击魔法》《无法被闪避的空间魔法》《无法被防御的即死魔法》，哪怕只学会一种对付那条龙都绰绰有余]

这三种魔法肯定都是原创的东西。是《始祖涡波》专门为了自己创造的魔法。而最适合使用那些魔法的人当然就是我。

正所谓是相川涡波所能想到的专门为了相川涡波而生的最强魔法。

如今的我有自信能将那些魔法再现出来。

当我使用预知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譚】》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对次元魔法的理解提高了一个水准，而且现在我的魔力是没有混杂冰结属性

的纯粹的次元属性的魔力。要使用新的次元魔法，可以说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

[《始祖涡波》的魔法吗。光是听你说，就觉得全是出神入化的玩应儿啊。虽然已经从海莉那儿听说过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始祖大人来着了……，但是还是觉得难以置信啊。这感觉可真奇妙]

听到这些魔法那强大的效果，莱纳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同时，再次确认到我是他信仰的宗教的教祖这一事实后，莱纳不禁笑了笑。似乎是事到如今实在难以再把我当成神一样对待，只好笑笑了事。

[说起来，莱纳你是弗茨亚茨的骑士来着啊。果然在莱文教的传承中，我的地位很了不起吗？]

虽然只会想起了一点，但我记得当初缔造莱文教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千年后的地位来着。怎么说也是缇娅拉和《始祖涡波》一同兴起的宗教，我

姑且也是被算作教祖了吧。

[当然啦，那可是最了不起的哦。搞不好你要比
弗茨亚茨的任何人都要伟大]

这应该就是那两人的其中一个目的了吧。

在千年后的和平国家里，得到最大的权力。如果能顺利成功，那么迷宫探索肯定能简单不少。

[那个、跟作为始祖的我谈话会让你感到劳累吗？
]

[不会的。但是，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名虔诚的莱文教信徒。也在莱文教教会接受了骑士的授勋。其中就有对始祖大人献上忠诚的誓约。说实话，感觉挺微妙的吧]

估计准备了那个誓约文的就是我和缇娅拉。

要说感觉微妙我也是一样。

[我希望你不要太在意。本身我就不记得多少作为《始祖》的记忆了。就像平时一样把我当做基

督对待就好]

[啊啊，我明白。无论你是神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也罢，对我来说你就是你，没有什么不同。话说回来，基督你打算使用哪一种魔法呢？]

先把莱文教的话题搁置起来，回到逃出迷宫的事情上。

[我想使用的是《无法被防御的即死魔法》——《Distance Mute》。如果学会这招，估计只要一击就能打倒《艾尔芬里斯》]

[只用一击？即使它有那么硬的龙鳞？]

[毕竟这个是将手伸进对方的体内，直接抽出《魂》的魔法啊。物理上的防御力再高也没意义的

[真、真不愧是、始祖大人的魔法……。太要赖了啊……]

[我估计这是跟另一位始祖缇娅拉一起研发的魔法。恐怕是最强魔法的一种]

这个魔法很明显是在缇娅拉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将施加在迷宫全体的抽取魔石的术式跟次元魔法组合在一起，升华为毫不讲理地就能让敌人无法战斗的魔法。

[你说的这个叫《Distance Mute》的魔法，现在就使得出来吗？]

[现在虽然还不能……，但是花上一定的时间的话应该做得到。所以我才想要一个可以让我集中意识开发魔法的空间]

[原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租用这个房间的啊。好吧，那《艾尔芬里斯》就交给基督对付了。那我具体要做什么呢？]

[就拜托你一边跟罗德学习魔法，一边陪她工作了。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监视住罗德，将她的注意力从我身上移开]

[你不想让罗德知道那个犯规的魔法的存在吗？]

[我想把这当做跟守护者（罗德）战斗时的底牌]

[挺意外的啊……。我还以为像基督这样的天然老好人会更信任罗德来着……]

[这啥啊，你对我那扯淡的印象是从哪来的啊]

[当然是在劳拉维亚那时候得来的]

[咕、都怪那个主持人吗……！]

想起自己在《舞斗大会》时遭受的诽谤中伤就气得我脸都歪了。

[先不说对基督的印象，你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之后会跟罗德战斗吗]

拜托你不要把我的印象问题看得这么轻描淡写啊！

[我觉得罗德在关键的时候一定会来妨碍我们。大概守护者这一存在基本都是这样的。罗德她、毫无疑问在某种地方是扭曲的——我想要极力回避这一点]

虽然这是没有任何保证的不合理的预测。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觉得不会错。

[既然基督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只能听从。毕竟是已经打败了三个守护者的大英雄的判断，肯定不会错的]

[我说、莱纳。包括那个天然老好人的评价在内、还有这个英雄什么的称呼、还是算了吧……]

[称呼英雄为英雄有什么不对的？你可是被兄长大人和海莉小姐认可的人，当然是货真价实的英雄，没毛病]

[这、这样哦……]

一扯到自己的老哥，莱纳就倔的跟死驴一样，我只能放弃说服他。

[好了，那我接下来打算专心开发魔法了……]

[在那段期间，我只要看好在街上的罗德就行了对吧。顺带赚钱]

[有劳你了]

[啊，对了。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我会顺便买菜回来的。我们这个经济状况，得尽量避免去外面吃。基督有什么喜欢吃的？绝大多数的料理我都会做]

[唉、莱纳会料理吗？]

莱纳姑且也是贵族家的公子来着。

我还以为这种杂事他都不会做的呢。

[不得不会啊。我毕竟是芙兰姐姐大人的弟弟……]

[也、也是哦……]

想到那个旁若无人太阳都得围着转的金发双马尾少女，我和莱纳的脸色全都阴沉了起来。

[唉、唉，但是、姐姐大人她现在并不在这里！既不用每隔一小时就备茶伺候、也不用为了做点心忙得手忙脚乱、更不会被迫戴上什么鬼东西给折腾得七荤八素！这还不止，那对抖 S 红黑双子

也不在、也不用管那个老喜欢胡来的废材领队、还不需要跟那个笑嘻嘻地给人戴手铐的变态守护者打交道！啊啊、这也太爽了！相比之下，不过就准备个晚饭什么的，小菜一碟！放心交给我好了，基督！！】

莱纳将自己至今为止的劳苦一股脑儿地倾吐出来。我懂的，你的心情我再懂不过了啊，莱纳。因为我跟你一样啊。每隔一小时就会切实地体会到死亡的恐怖、还要忍受窃听和炽热的视线、以及忍受可以将周围一带夷为平地的魔力的恐吓。而现在这些威胁全都不见了。

啊啊，真是爽得不行。

感觉我的胃和心灵被洗涤净化着……。

[我们能坚持到今天、真是太好了啊，莱纳……]

[虽然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但是能坚持到现在、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基督……]

我和莱纳在强烈的革命友谊驱使下紧紧地握住彼此的手。

真是不可思议，我甚至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回到地上更幸福。

然而我终究不能那么做。我和莱纳带着几乎断肠的惆怅，再次投入到迷宫脱离作战中。

莱纳为了监视罗德而出门，我则在房间里打坐开始统筹魔力。

想象《始祖涡波》的魔法。

我不光是看过，甚至以肉身直接吃了一记那个魔法的攻击。这样去想象那个魔法的构成就很容易了。而且怎么也是我自己创造的魔法，进行再创造应该不难。

在无法使用冰结魔法的现在，为了补充自己减少的手牌，我将意识集中到自己的魔力上。

我开始了对魔法的开发——

190. 千年前的重演

从昨天大概傍晚的时候开始，直到差不多今天早上为止，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从事次元魔法的开发。

多少有些乱来的魔法开发自然导致了数不清的失败和错误，因而我的全身都被倦怠感所支配，时不时也会感到头痛。不过通过短时间睡眠和全力开发的交替进行，我毫无疑问地摸到了新次元魔法的门路。

虽然 MP 已经空空如也，但相应地，在有关技能的『表示』上也出现了新的文字。

【魔法】

次元魔法:Dimension1.69 Connection1.03 Foam1.07
Default1.00

完成度高到能被『表示』认可的魔法目前只有『Default』而已。

『Default』的效果是打造出次元的断层。而我本来就可以使用有类似效果的魔法。虽然规模不同，但『Foam』也是能够以泡沫的形式生成次元的断层的。

之前与诺文战斗时，我就增强过『Foam』的效果以对距离感上下其手。只要再提高那个即兴使出的魔法的完成度，自然就可以学会『Default』了。

当然买这个魔法对魔力的消耗量可不是『Foam』能比的。

现在的我一次也就只能使用几回『Default』罢了。做不到像『始祖涡波』那样在战斗中连番使用。

而我没能学会的另外两种魔法对魔力的消耗程度远在『Default』之上。明明连成功使用的做不到，但却还是会大幅度地削减我的魔力和体力。

即使经过了一整晚的集中开发，仍然只完成了魔法的雏形，距离实践还很远。

『Torsion』虽然能造出次元之花但杀伤力极低，『Distance Mute』就连将食指伸入无机物中都很费力。

虽然这样，但也算是有所进展。

跟常人相比，这种修习魔法的速度绝对称得上异常了。归根究底，在地上的常识中，就连创造新魔法本身都是被视为不可能的。

不过说到底，这些魔法本质上也是在过去被使用的已经存在的魔法。因为魔术式本身已经被烙印于血中，所以我的魔法开发才会如此顺利吧。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既然我在使用阳滝的身体，照理说我也是能使用冰结魔法的。

然而，因为『水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被拔除，现在我完全失去了那方面的才能。

无论尝试几次，我都没能成功地使用冰结魔法。明明魔法构筑的难度是次元魔法更高，但看来无关乎难度问题，就是做不到的样子。

恐怕是我身上只有次元属性魔力的缘故吧。如今我真的是只剩下这一种属性了。

虽然想探索出用次元属性的魔力使用冰结魔法的方法，但估计得等到我穷尽次元魔法的极致时才行吧。

[可能的话，至少能让我使用『次元之冬』也好啊……]

若论及泛用性的话，恐怕没有什么能够超越那个冬之魔法吧。我是真的非常中意『次元之冬』。现在想来，以前的我，对那个魔法甚至有逢战必用的倾向。可能是因为我在无意识中非常喜欢将次元（我）属性跟冰结（阳滝）属性混合起来吧。

[纠结没有的东西也无济于事。只能用现在仅剩

的手牌去战斗了……]

拂去消极的想法，我决定接受现实。

再说我从今天开始就得在街上工作了，可没有消沉的功夫。

时候也差不多了，我便叫醒了跟自己在同一个房间休息的莱纳。

莱纳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从床上起身。昨天他为了将罗德的意识从我身上挪开而积累了相当的疲劳。

毕竟罗德不光在街上到处奔走，时不时还会想着打探窝在城里的我的状况，莱纳要转移她的注意力真是相当不容易。

但是醒来的莱纳还是毫无怨言地做好了今天工作的准备。从中能感觉到他无论多么劳累也不会怠慢工作的气概。不仅是因为他本人那认真的性格，也有紧迫的财政压力的缘故。

说实话，我们两个现在是真的穷。

正所谓越穷越忙。根本没有睡懒觉的时间。

得尽快赚到足够的钱，购置好在迷宫探索期间需要消耗的存粮。

想也知道从六十六层赶往地上会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路途。

哪怕将每过一层需要花费的时间乐观地估计成一小时，单纯计算一下也是六十六小时——大概三天，而且不算休息。

在那期间会持续消费水和食物。

如果要尽可能稳妥地去准备的话，那么我打算至少把一周的食物储存在『持有物品』里再进行挑战。

如果只能赚到维持在这里生活的钱，那么我们不论过多久都无法做好回到地上的准备。

既然我们的工作是计效支付的日薪制，那在工作

的时候就绝对不能出什么马脚。因为搞砸了而被扣薪水什么的是真的受不了。

我和莱纳都振作精神走出房间，来到了城堡的外庭。

而罗德此时已经在这里站好等着我们了。

我们出来时正碰上她将披下的长发扎起的一幕。

而看到这一幕的我和莱纳都被震撼得难以自持。

茂密的树荫之下、缕缕煦光与罗德的长发相映，反射出翠绿色的光辉。这是与原来的世界绝对无缘的光景。好似宝石的翠色长发与罗德身上那淡淡的魔力之光，都是这异世界独有之物。如果这都不能算是幻想的具象化，那还有什么东西有资格得此美誉呢。

没错、就如同幻想一般——看到这一幕的我，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如梦似幻四个字。

将长发披下的她跟扎成马尾时相比带给人的印

自然体のロードは、まるで大国の若き王女のようだった。

【五十守護者】風の理を溢むもの ロード・ティティー

象截然不同。

一别先前那天真女孩的氛围，这是只有宫廷内的深闺——亦即王族的公主才具备的典雅气质。无论是她那双清泉般的明眸、还是将翠发扎紧时的动作，都彰显出一种雍容华贵的风韵。

而最让我吃惊的则是这一幕中的罗德才真正符合她应有的氛围。

举止自然的罗德是如此尊贵、好似一名大国的王女。

可惜这种印象并没有持续太久。

察觉到我们接近的罗德立马吊儿郎当地笑着转身看向我们。马尾辫像尾巴一样激烈摆动，连带着将方才那贤淑的气质也一同甩到了九霄云外。

[啊，你们醒啦！早上好！涡涡、莱纳！]

如此剧变直令我们困惑不已，但总算是也 [早上好] 地回了个招呼。

[那就快开始工作吧。那~个，涡涡是要去雷纳尔多老爷子那边对吧。昨天人家已经跟他打好招呼了哟。而莱纳则要跟我一起。虽然你说工作结束之后立马就要进行魔法训练来着，但是真的没问题吗？不会觉得累吗？]

罗德就像路边小妹一样歪了歪头问道。完全是平时的那个罗德。刚才那种王妃一般的存在感现在就连渣都不剩。

回过神来的莱纳用我们计划好的台词回答说：
[啊、啊啊，没问题。既然基督现在失去了有效的攻击魔法，那我就必须尽快变强才行。说实话，我想学魔法想到连觉都不舍得睡的程度]

为了吸引罗德的注意力，莱纳装作自己才是迷宫攻略的核心。

[嗯嗯，不错的觉悟。就交给被称作魔王的人家好了！但是，涡涡又如何呢？如果是人家的话，在

次元魔法的方面也能给你一些建议哦]

[不，我就算了……。可能是因为魔石被拔除的影响吧，身体的状况不大好。虽然为了赚钱不得不工作，但是忙完工作之后我还是想在城内静养]

[诶？身体状况不好吗？发烧了？]

罗德有些不安地将手贴上我的额头。

她的这份体贴中没有丝毫的恶意和盘算。罗德是真的在关心我的状况。

然而我却要带着盘算继续发挥技能『诈术』。守护者们身上同时寄宿着纯粹的好意和狂气这种事，我至今为止见过好几次了。不能松懈。

像阿尔缇那时候一样完全将她看做怪物提防之类的事我自然是不会再做，但至少在我回到地上之前、务必要小心不去刺激到她的那份狂气。

[不，我觉得不至于发烧。只是有点不适罢了，你不用太担心]

[是吗？不过要是恶化了一定要说一声哦。再怎么说也不会在你患病的时候刁难你的]

[……你倒是有刁难我们的自觉嘛，罗德]

[啊、刚才那个不算。不算不算。人家无论何时都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哦！]

察觉到自己失言的罗德像小孩子一样耍起赖皮。而我们对此也只能苦笑，接着便离开城堡来到街上。

路上不少人都冲我们挥手示意。看来，罗德昨天真的是把我们的情况传开了。不少人都欢迎作为新居民的我俩，并告诉说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会帮我们之类的。

不过因为我和莱纳都不打算久居，所以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还是始终保持笑容回应。与居民们的交流也是迷宫攻略重要的一环。

就这样在街上居民们充满善意的关怀下，我们来

到了雷纳尔多的宅邸。

那个猫耳少女一如往常地在院子里玩耍。她一看到我们，立马摇着尾巴接近过来。

[啊，真的来了！各位早上好！罗德大人，我爷爷他就在里面哦！]

[早上好，贝斯。不过人家这就要去别的地方了哦，今天只有涡涡一个人要留在这里]

[诶、说要在我家工作的人、原来是骑士团长大人？]

[没错哟。换句话说，就是你家的雇工——不对、是执事哦！随便怎么使唤他都行哦！]

[(*@o@*) 哇～！]

罗德一给她灌输这些有的没的，贝斯酱看我的眼神立马就变得不得了了。

为了不让她误会，我走上前一步进行自我介绍。

[那个～，请多关照啦，贝斯酱。我是接下来将在

你们这里给锻冶打下手的相川涡波]

[啊、是、是滴……！请多关照，骑士团长大人……]

贝斯酱一下子就满脸通红地垂下了头。在罗德面前那种快活劲儿不知道去了哪里，反而因为羞涩而畏畏缩缩起来。

[称呼我用不着加什么大人的。再自然一点也无妨。不过，唯独『涡涡』之类的爱称还是算了吧。那都是那边那个笨蛋擅自乱叫的。可能的话，你真的用不着这么严肃地称呼我]

[不不……，这可做不到呀。因为骑士团长大人就是骑士团长大人嘛！]

贝斯酱将双手置于胸口，说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话。

她这有些羞涩的态度，乍看之下仿佛是因为对年长男性的憧憬。然而，我却有一种确信原因绝非如此的违和感。

这种感觉简直就像在她的心中有着不属于她自己的东西一样……。

当我为了探明她身上这股违和感的原委而打算追问些什么的时候，罗德插嘴说：

[唔呼呼……。还是老样子，涡涡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呢！连这么可爱的少女的心都被你俘获了！]

[等下，别说这种奇怪的话好不好。我接下来可是要给这孩子的爷爷打工啊……！]

[可是你看她这样子不完全就是那么回事嘛！来呀！再像以前一样，再跟她说点帅气的台词呀！]

[唉、你说跟以前一样，那大概是怎么个风格……？]

[唉？嗯～……。大概就是思春期和反抗期混在一起的妹控复仇者的感觉？]

[你都思考了那么一会儿了，结果得出的还是这

种评价吗。说真的、以前的我到底都干了什么啊.....]

听到对『始祖涡波』的评价是如此滑稽，我有点意外地受到了打击。

[那、那那那个、骑士团长大人！我这就带你到爷爷那里去！]

贝斯酱一看到我有些失落，立马牵起我的手打算带我进家门。

于是罗德和莱纳也不多说什么，两人纷纷挥手跟我道别。

[慢走不送啦～！人家就跟莱纳一起去工作喽！]

[你去吧，涡波。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

莱纳认真地说道。

他的话中有一种势必会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气魄。感觉到将罗德的事交给莱纳处理应该没问题的我暂且放下了心。

就这样，我被贝斯酱牵着手带到了她家里。

走在我前面的贝斯酱脸还是像小苹果一样红。不过，有关她的记忆我是真的点儿也想不起来。所以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害羞。

虽然想趁罗德不再而再跟她打听一下原因，但因为很快就来到了工房，所以我没把握到时机。

[那我就送到这里了，骑士团长大人！工作加油！]
]

贝斯酱逃也似地离开了。

结果我就这样和待在工房里的雷纳尔多独处。在被静寂支配的工房中，雷纳尔多一脸不忿地瞪着我。

[小子，你对我家孙女干了什么……？]

他追究起我跟贝斯酱的关系来了。这肯定的啊。要是我妹妹像刚才这样带了个不认识的男人过来，我肯定也会像他这样去诘问那个野小子的

啊。

[没有，啥也没干。是、是真的。那啥、真的是真的什么都没干]

我当然也只能这么回答了啊。

哪怕是贝斯酱满脸红潮地用热烈的视线看着我，哪怕是最后像逃跑一样全力疾走地离开我身边，我也只能这么回答啊。因为我真的只做了个自我介绍而已啊。

[哼。你倒不用那么害怕。老朽也不是责怪你。
.....这样吗，看•来•还•残•留•了•那•么•一
•点•儿•啊]

[哈、哈啊.....?]

说实话我已经做好就这么被质问几个小时的觉悟了。要是我站在雷纳尔多的立场上，那我肯定不问上几个小时绝不善罢甘休的。但是我居然没怎么被盘问就被招进工房里去了。

进去之后我就注意到工房的模样跟昨天有所不同。

首先是房间里的温度跟昨天就不是一个概念。设置在墙壁上的火炉烧得贼旺，边上有不少盛满了水的水桶。就跟我在『史诗探索者』看到的锻治场差不多。

同时我也意识到今天的工作绝对不容易。

[不过，你还真是多事。真想不到居然要在这里工作。昨天听罗德讲起这事的时候老朽差点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锻治的工作可比小子你想象的要难哦？]

[我知道的。但是就算这样我还是觉得在这里工作更好]

因为我打算一边赚钱一边磨砺跟迷宫探索有关的技能。技能『锻冶』能有所成长的话，我就能自己打造对迷宫探索有用的东西了。哪怕是当做

体力活的一种延伸，这也是很理想的。

不过，更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建立在直觉之上的对雷纳尔多人品的信任。不知为何，我就是无法将这位老者当做外人。

[哼……]

看到态度坚决的我，雷纳尔多又哼了一声。

接着他就伸手拿起了摆在工房墙壁边上的道具。他轻而易举地就拿起了一把正常来说老人绝对拿不动的超大规格的锤子。

看到这一幕我都呆住了。

就算知道他的 Status 我还是吃了一惊。

雷纳尔多将锤子搭在肩上问道：

[那就开始干活吧。小子你有关于锻冶工作的经验吗？]

[那个、算是稍微做过一点……]

[有点儿经验的话那就行。反正这里也只是做一

点小修小补而已。你去给那边那个房间打开]
这个工房还有通往其他房间的门。被他这么一说
我便打开了那道门，这个房间里摆满了锅呀钳子
呀之类家庭用品。看来是一座仓库。

[那些都是街上的人拜托修理的东西。接下来就要着手把歪了的把手和漏洞给修补好。你拿一点过来]

[好的]

工作已经开始了，我小跑着去仓库里取来了一些他说的物件。

结果这些的雷纳尔多带着它们去了火炉那边。

[像刚才这样的杂活就是小子你的工作。那就开工了—]

真真正正的锻冶就此开始。

我一边回想之前给艾利巴茨打下手时候的事一边行动。虽然因为现在魔力用尽而用不了次元魔

法的辅助，但我还是尽量要做到比那时更机灵。
揣摩雷纳尔多的想法，感受整个锻冶场的氛围，
从工房里寻找必要的东西。

我首先将锻冶途中会更换的规格不同的铁锤以
及为了固定加热的铁器而使用的钳子摆到了雷
纳尔多身边。

看到我这番作业的雷纳尔多又哼了一声。

因为我是真不知道他哼鼻子是个啥意思，所以有
点害怕。

[哼。看来你还是懂一点的啊]

似乎是被夸了……应该吧。

[我能做到的也只有打打下手的程度了……]

[既然你懂一点那老朽就不客气了。——开始了
哦]

雷纳尔多锻冶的动作强劲得真是完全不像个高
龄的老人。

虽然我现在是以 MP 的回复和赚钱为第一目标，但也丝毫没有摸鱼偷懒的打算。正如我先前考虑的，自己打算在这里一点点磨炼技能。

因此，为了不看漏雷纳尔多的技艺，我专注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锻治的技术真是比艾利巴茨高到不知哪里去了。虽然所处的国家与时代都不同，但是这水准完全无法同日而语。

虽然这么说对艾利巴茨有点失礼，但经年累积的实力是真的不容小觑。只用了几秒钟，我就明白雷纳尔多的锻治水平在艾利巴茨的好几个段位之上。

最让我惊讶的是锻治的过程居然消费了魔力。

雷纳尔多每次挥下铁锤，一股肉眼可见的魔力奔流便应运而生。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铁锤上刻着魔术式。那是一把可以被称为魔法道具的铁

锤。

铁器与锤子每次碰撞，魔力便沁染在铁器上。而魔力就像在强化铁器一般延伸成网状附着于铁的表面，在冷却的同时将铁的形态固定。

这绝不是一般的锻冶技术。不对，这可能已经是跟锻冶不同的另一种技术了吧。

我也是有技能『锻冶』的。说实话我最初是带着跟他一起锻冶而不是像这样打下手的念头过来的。但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不可能的。技术的差距已经无法形容。在现在已经绝迹的千年前的技术面前，我被震撼得说不出话。

而且最了不得的是他工作的速度太快。我连打下手都忙碌不堪。

[——咗！！]

[快点把下一件拿来，小子！]

技术炉火纯青的雷纳尔多的动作快得我都跟不

上。且不说他那毫无瑕疵的技艺，过高的基础能力值也是原因。这两者加在一起催生出了令人恐怖的速度。

还没几分钟，就累得我大汗淋漓。

没办法即使准备好雷纳尔多想要的东西，因此被骂了好几次。这感觉也挺让我怀念的。自从我离开瓦尔德的酒馆以来，就再也不曾像这样被敲打过了。

工作中，我自然而然地露出一抹微笑。

虽然有我本身喜好工作的原因，但也为这预想不到的幸运而不由自主地感到了欣喜。

身边人的技术越高，我就能变得越强。毕竟我可是被诺文打包票赞为『特化了模仿的魔法使』的人。

对攻略迷宫来说，有如此幸事真是再好不过。

我的竞争力和物欲渐渐沸腾了起来。憧憬着雷纳

尔多的技术，我的胸口响起阵阵高鸣，我发自心底地想磨练出这种技艺。

这就跟以前看到塞拉和诺文的剑术时涌起的感情一样。

次元过高的技术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如今的我不仅能理解这一点，甚至能进行掌握。

这怎能让我不感到愉悦呢。

因此我拼命地协助雷纳尔多的锻冶。

因为『并列思考』是妹妹的才能，因此现在的我在思考上没有多少余力。仅仅只能醉心于这份工作中无法自拔。但这不意味着我的动作会比之前逊色。通过升级导致『贤能』数值的不断增加让我的判断力顺利提高。集中于这份工作没有什么问题。

果然，我再次确认了技能『并列思考』实在是一项画蛇添足的力量。不如说因为它的缘故，让我

产生出过剩的思考而投鼠忌器的负面影响反而更多。

可能失去技能『并列思考』对我来说并不是弱化，而是一种强化吧。

在雷纳尔多这里工作不仅是对锻治能力的锻炼，同时也是重新审视我自己力量的机会。

火炉中放出橘黄色的光芒，为了维持它的热度，我持续不停地将干柴送入其中。再用手动吹风器送风进去，尽可能地抬高温度。

虽然没有让我负责把握细微的温度调节，但这个我是能处理的。历经多次激战的我，即使是过万的温度，也能掌握到精确至小数点以下的数值。恐怕雷纳尔多也做得到吧。正因为他做得到，所以他的技能『锻治』才会有 3.12 这么高。凭借远超专家的极限、甚至达到人类至宝级别的感觉，他能够将火炉和铁器还有整个房间的热量都精

准地进行掌握。

雷纳尔多敲打铁器，将高温的铁器浸入水中冷却。如此反复。

仓库里的铁制品被接连不断地修补好。

与之同时，工房里也溅着大量的渣滓和灰尘，我便勤勉地用扫帚将它们纷纷清理。清扫的过程中我的目光也没有从雷纳尔多身上偏离。

在冷却的工程中，虽然不多但也确实有使用魔法。不光是单纯为了调节温度而使用的火焰魔法以及水魔法，还有可以补正铁器强度的地魔法。在多种多样的魔法的交织下，一把普通的铁锅就这么升华为了上位的存在。

如果是在游戏里估计就是『改』或者『+1』之类的吧。

说不定连名字都得变成『魔法铁锅』了呢，于是我就对被修理好的铁锅使用了『注视』。

【雷纳尔多的铁锅】

结实的铁锅。

通过技术『神铁锻冶』，升华为了高位的存在。

总觉得这注释像是在描述一把传说中的武器哦。

不过我也有点摸清『表示』的套路了。看来经由一定的技术改造之后，在道具的名称前面会加上施工的人名。

看来就算是喜欢游戏的我，姑且也没有丧心病狂到把『改』和『+1』这种东西引进过来。

就这样，确认了不少铁器都被冠以雷纳尔多的名字之后，我们迎来了暂时的休息。看来他再怎么样也是没有一天不休地挥舞锤子的体力的。

一边擦汗，我一边补充水分，其间我询问雷纳尔多：

[请问，您不打造魔法道具或者武器吗？]

这么厉害的锻冶技术只用在日用品上，我有点惜

才。

[……因为没有相应的订单啊。就算有也都是生活用的魔法道具而已]

[这座城市里没有对武器的需求吗？]

[需求不是没有。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待在会产生需求的场所了]

听到没人在，我就联想到了现在自己居住的那座城堡。

[请问您说的场所是指『魔王城』吗……？]

[没错，就是『佩艾希亚城』]

[啊，原来正式名称叫佩艾希亚吗]

[这两个都是正式名称。无须在意]

从雷纳尔多这里得到了与罗德口中有些不同的信息。

想知道更多信息的我继续问道：

[雷纳尔多先生您知道为什么现在那座城里没有

别人在吗？]

[…………。……小子，休息时间结束了。要不要回答你这个问题，看你接下来的表现而定]

[啊，好、好的]

然而被岔开了话题。

雷纳尔多站起身重新开始锻冶。

现在还在工作中，我当然没权利只顾着自己去讲些与工作无关的话，因此我也站起身。

继续从仓库里取出损坏的铁器，我们重新投入到修理工作中。

这庞大的工作量要是我等级低点估计已经累倒了吧。一般人根本没办法在这像迷宫一样高温的房间里持续不停地工作的。

不过雷纳尔多倒是毫不客气地使唤我。

当然因为我相对地也能偷学到技术所以没有怨言。

直到日落为止，我和雷纳尔多都一直这样持续进行着锻冶工作。

191. 提出问题

[哈啊、哈啊……]

锻冶工作结束后，我气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

[哼。想不到你真的坚持下来了啊……]

雷纳尔多感叹道。

看来我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算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虽说作为代价、我的体力基本耗光了就是。

[雷、雷纳尔多先生您每天都这么忙吗……？]

[哼。要是每天都这样，那老朽早就废了]

雷纳尔多摇头对我的疑问予以否定。

[也是哦.....]

毕竟这是连半只脚踏进怪物领域的我也会连呼带喘的工作量。果然今天的锻冶并不寻常。

[老朽是打算增大难度来让你放弃这份工作的，想不到你居然跟得上.....]

[果然啊.....]

从仓库里的铁器都被搬空，开始把已经修完的东西重新锻造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看来全都是有意刁难我。
对此我苦笑不已。

看到我这副模样，雷纳尔多也微微笑道：

[真是变了啊，小子……。以前明明是个那么急躁的人来着……]

他的目光中透露出些许的怀念。看来在雷纳尔多

的心中还有另一个我的形象。估计是在说使徒西斯和守护者艾德认识的那个『始祖涡波』吧。

[如果是那时候的你，应该立马就咂嘴说 [真麻烦，不干了] 才对的。真是变了啊。……不，现在这样其实才是你本来的姿态吗。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也是跟现在一样的表情啊。……哼，这份记忆倒确实令人怀念]

雷纳尔多一个人自言自语着。其内容毫无疑问是千年前的信息。

[请问，您愿意告诉我千年前的事情吗……？]

昨天见面的时候虽然被委婉地岔开了话题，但现在总觉得有戏。现在的对话大有就这样顺势开始讲述过去故事的趋向。

雷纳尔多露出了有些纠结的表情，接着态度严肃地要我使用魔法。

[小子。你调查一下罗德现在在哪里]

[诶、啊，好的.....]

迫于压力，我连忙使用『Dimension』。

虽然只能稍微使用一下，但所幸很快就找到了罗德所在的场所。她正在一座宅邸的庭院里啪嚓啪

嚓地用剪刀修剪着花草树木。莱纳就在她的身边帮忙。

[她正在一个很不得了的豪宅里工作。那家伙原来真的有在做庭师啊]

[豪宅吗……。嗯，这个距离的话应该没问题吧。不过，以防万一还是去仓库说吧。好了，你跟我过来]

对我倒是毫不客气。雷纳尔多就这样转换了一下场所。接着，他靠到手边的置物台上。

[不过话说回来，居然选择在老朽这里工作，直

觉真是敏锐啊。不愧是你。看来有关老朽的事也留着点什么的样子呐]

不顾没能理解他话中所指的我，雷纳尔多继续说起来。

从他在意罗德的所在这一点来看，他要说的应该是不想被她听到的事吧。

[如果你还跟我们第二次相遇那时候一样的话，老朽是什么都不打算说的，不过如果是现在的你的话，那么把一切都讲给你听也无妨。就把老朽我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好了。有关千年前的事，还有『这里』——『佩艾希亚』的事情一并呐]
[.....那就拜托您了]

没有拒绝的理由。我果断点头。

[与之相对地——，希望你能去拯救罗德那丫头。
就凭老朽我们的话，恐怕已经没办法救她了]

他露出了相当纠结的表情。

看到他如此阴沉的神情，我便意识到那名开朗的
守护者现在状态有多糟。

[拯救罗德？果然现在的她处于迫切需要得到
拯救的状态吗？]

虽然已经有所预料，但当事实摆在面前，还是
让我不由地屏住呼吸。

[整整一千年啊、我等在『这里』想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尽管她本人一直说 [已经够了，谢谢你们] 之类的话，但其实什么都没有解决。那丫头即使过了一千年，她的留恋也丝毫没有解消]
[.....雷纳尔多先生你原来了解守护者的事情啊]

在他说出留恋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了解有关守护者的详细事项。

[是啊，老朽确实了解。不，准确来说，在这佩艾希亚的所有人都是知道的。因为『这里』就是为了杀死罗德那丫头才被创造出来的空间啊]

[为了杀死罗德而被创造的空间……]

听到这危险的说法，我皱紧了眉头。打造出这个空间的恐怕就是我。为了了解事情的全貌，我等着雷纳尔多继续往下说。

[『这里』是小子你为了罗德而创造的空间。因此，『这里』实现了罗德当时所有的愿望。如果是罗德的留恋是『佩艾希亚的和平与安宁』的话，那么这里的条件绝对堪称完美。但是罗德的

留恋根本就不是什么『佩艾希亚的和平与安宁』。察觉到这一点是在最初一百年的时候。过了两百年世界便开始崩溃，到了三百年人的魂也开始毁坏，在经过五百年左右的时候一切都疯掉了]

因为雷纳尔多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太过平淡，导致我没能立刻理解这些事情有多么悲惨。然而，从崩溃、毁坏、疯狂这一类描述中，我能够感觉到那些痛苦的尺椽片瓦。

[我想你大概也察觉到了，这座城市基本上就是从大陆的记忆中经由『想起收束（Drop）』打造出来的。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是如此。不过，基本上所有人的魂都已经消磨殆尽了，就连原型都

不剩。所有人都像我那在外面玩耍的孙女一样，失去了过去记忆，成为了单纯表现出『佩艾希亚的和平与安宁』的存在。讽刺的是，明明这里是为了消耗罗德的『魂』而打造的世界，但还完好地保留着记忆的却只剩下罗德一个了。那个笨蛋的『魂』实在是结实过头了]

综合从罗德那里获得的信息，我渐渐明白了『这里』——亦即『佩艾希亚』的事情。

在千年前，『始祖涡波』打造迷宫的时候打算向『罗德』致谢。因而才专门为了她打造出这个『可以实现所有愿望的空间』。那就是『佩艾希亚获得和平安宁的世界』，只要待在这里就可以实现罗德的留恋——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无论是『始祖涡波』还是佩艾希亚的人民，甚至就连罗德自

己，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按照预定，只要百年罗德应该就会消失的吧。但是，即使过了一千年，罗德的存在依旧跟千年前别无二致。反过来消失的，却是表现『佩艾希亚的和平安宁』的『佩艾希亚的人民』。

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满是违和感的世界的法则。

但是，这情况实在是过于无可救药……。

因而雷纳尔多才会请求来自这个世界之外的我的帮助。

[原来如此，我大致明白了……。但是，既然到现在还知道这些，也就意味着雷纳尔多先生您的

『魂』也很坚强吧]

[非也，老朽的记忆也满是疮痍了啊。不过，老朽即使在千年前也是在・怪・物・之・上的存在来着。因此才保留了些许的自我——不，不・对・吗。说不定，是因为老朽有不能放着这样的罗德不管就逝去这一留恋吧。哼……]

雷纳尔多露出一抹温柔的浅笑。然而，这份笑容实在太过凄惨了。

我的年龄虽然也已经过千，但是体感时间终究连二十年都不到。就算能联想到他花费一千年的漫长时间去守护罗德，我也无法切身体味到那种感觉。

我不过只能漠然地慨叹他这段经历真是充满坎坷和痛苦罢了。

[罗德她——似乎一直都在告诉自己说已经被拯救了，已经得到报偿了，这样就足够了，一切都结束了之类的。在上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如此。啊啊，这样的她怎么可能没有坏掉呢。所以，希望你能予她以救赎。就算知道拜托小子你做这件事并不合理，但还是拜托了]

原本以为绝不会向任何人俯首的莱纳尔多向我低下了头。只为了一个叫做罗德的少女。

依照他昨天的态度，或做出这样的举动是我无法预及的。

[我还以为雷纳尔多先生你讨厌罗德呢]

[……是啊，当然讨厌了。无论是罗德还是小子

你，都一样。毕竟就因为你们两人的错，害死了『佩艾希亚』的所有人。就连在外面玩耍的我家孙女也不例外。没错，你也好我也好、所有人都死了。正因如此，感到内疚的罗德才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去别处吧]

[我和罗德的错？能请您详细解释一下吗？]

[也好。小子你也理应知道这件事。……我等北方诸国与南方国家那时进行着一场战争。而罗德则是君临于战争顶端的御旗。明明是这样，在战争即将迎来胜利的时候，『支配之王（Lord）』和『近卫骑士团长』两人却逃走了。对自己率领的所有士兵见死不顾，舍弃应当守护的人民，就那样不知所踪]

[做、做出了这种事那确实该被怨恨啊.....]

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是因为战争的最高责任人放弃了义务而被害死的。

我反而对佩艾希亚的百姓那能如此和善地接受这两名战犯的宽广胸襟感到了吃惊。

[话是这么说，不过那件事已经无所谓了。已经无所谓了啊。对那件事，在『这里』的所有人都觉得[已经无所谓了]。只有对有关千年前的怨念这点，这个空间是具有相应的处置机能的。所有人应该都能做到互相原谅。但是只有罗德，即使待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没有迎来终结。应该是因为留恋的束缚吧，不管过去多久，她的存在丝毫没有变得薄弱]

[您对罗德的留恋有头绪吗？]

[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难办啊。但是，即使抛弃

一切也想要实现的东西，那就必定是作为佩艾希亚的王所无法达成的事吧。只有这点很明确。
……小子你有什么头绪吗？】

我开始推测起来。

考虑到至今为止遇到的守护者们的倾向，恐怕就连罗德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留恋是什么吧。又或许是尽管知道却无法实现的留恋。

她真正的留恋。

说实话，完全想象不出来。没有过去的记忆的话真的做不到。

[不，我也没什么线索……]

[这样吗。果然，没有记忆这点很棘手啊……]

[抱歉……]

[不用，老朽才要向你致歉。有点勉强你了。……但是，老朽还是这样想：在现在这个时候，小子你会在这里现身，那一定是为了罗德]

看来我受到了期待。

正因如此雷纳尔多才会通过锻冶工作考察我的品性吧。

而考察过后的他则真挚地将一切和盘托出，甚至低下头拜托我。

但这同时也将我置于两难之地。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地上的事。因此才欺骗罗德，并用最快的速度做着回到地上的准备。自己现在的计划跟雷纳尔多的委托是完全对立的。

但是，在听到了罗德的现状之后，我确实感到可能应该先帮助她才对。

我将『现在』和『过去』置于天秤上权衡起二者重量。

但可悲的是，对哪一方更重要这一点，我已经有了答案了。因而我尽可能暧昧地回答道：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会尽量帮忙的……]

[也好，这就够了。只要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毕竟是老朽说的话太强人所难了啊……]

即使如此雷纳尔多还是接受了。恐怕他也察觉到我更偏向回到地上了吧。但是就算明白我的心思他还是表示这就足够了。

就这样，我们默默地将工房收拾了一番，便结束了今天的工作。

领取了今天的薪水后，为了回到城堡，我打算走出房门。

[啊、那个，骑士团长大人！请等一等！]

但却在门口被贝斯酱叫住了。她就跟早上一样，脸红得像着火一般。

她跑到我身边，将放在漂亮的桃色手帕上的曲奇递给我。

[在您工作的时候，我烤了一些点心！您方便的话，请尝一尝吧！]

看她说话时身体颤抖，就知道是鼓起了勇气才如此请求的。

[谢谢你。那我就收下了]

我自然做不到去践踏她这份勇气，因而点了点头。

但是，接过点心的我的手却像她一样颤抖着。

抑制住双手的颤抖，我笑着将曲奇送进嘴里。

带有些许糖分的点心治愈了我因工作而疲惫的身体。即使是在料理上吹毛求疵的我，也不得不说这曲奇十分美味。

说得准确一些的话，这点心几乎比得上在我的世界里的东西——不，应该不止如此。

这味道实在太令人怀念，只・能・认・为・这・点
・心・的・做・法・是・我・教・她・的。

[相当好吃啊……。看来你很擅长做点心呢……]
[诶嘿嘿～，太好了！我还会再做的！明天也请您
多多期待啦！]

贝斯酱一脸羞涩地摆手。看到这副表情，我就明白她一定是我抱有好意的。

千年前的贝斯酱恐怕是喜欢千年前的『始祖涡波』的吧。

明明这样，『始祖涡波』却将包括这孩子在内的所有人送上了死路还坐视不管。

即使认为是在对『使徒西斯』的恨的驱使下做出的行为，我也无法轻易接受。我一边责备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责，一边勉强自己微笑着回应她。

[嗯、好，我明天也会好好期待的哦]

[明天见啦！骑士团长大人！]

就这样，我第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同雷纳尔多进行的锻冶工作，不仅让我在『持有物品』中积攒了铜币，磨砺了技能，还得到了预想不到的更多收获。

那就是我和罗德过去做的事。我了解了有关这些故事的肇始。

明明刚站到『这里』的入口，我的心情却已经忧虑到了极点。

经过从早上到傍晚的时间，我的 MP 回复了一半左右。

相对的虽然体力消耗了大半，但并不影响我进行魔法开发。

于是我又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断碰壁。

因为『Default』已经熟练掌握了，因此我集中练习的是『Distance Mute』。

将次元属性的魔力集中到手上，以想象成伸入『持有物品』中一样的形式，用手触摸桌椅。紧接着，我的指尖便像掠过立体影像一般划过了桌椅。

但是，就算能够像这样无视质量从中划过，但我却无法对这些物品的存在进行干涉。更进一步来说，也没办法像『始祖涡波』那样将整只手臂都伸进去。

像这样也就跟穿过一道简易的『Connection』没有二致。要说的话也就是在指尖展开『次元斩裂

剑』错开物品的位置罢了。

我于是理解到『Distance Mute』是跟我至今为止使用的魔法完全不同的东西。

非要区分的话，我觉得它跟『次元决战演算【先谭】』相似。

那是增加一个我能看到的次元的魔法。

而『Distance Mute』则是增加一个我能触及的次元的魔法。

如果不削减生命去挑战『次元之理』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掌握那份感觉。

若现在是在战斗中，那我肯定不会吝惜生命，但在平时我还是打算稳妥一些。再多花费一些时间去钻研也不急——但是，如果在我这么想的期间地上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该如何是好——

之类的纠葛在我心中反复斗争，让天秤左右摇摆。

当然，就算天秤最后衡量出了结果，也不意味着那就是最好的选择。要是我真的能对一切选项都做出最合理的判断，那我现在也不会在这里了。

当我在房间里独自嗫嚅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了嘈杂声。

于是我即刻停止魔法开发，转而使用『Dimension』。

这座城内应该没有其他人在。

如果有人的话，那就应该是——

[是人家啦！成功归宅！是说让人家也加入你们嘛~！]

伴随着咣啷一声，窗户被推开，罗德飞进了房内。被她抱在腰边的莱纳则是一脸深感抱歉的表情，于是我就明白罗德是不顾莱纳的制止带着他强行冲过来的。

[听莱纳说你们两个昨天晚上居然独自享受美味的食物来着！为什么昨天不叫上人家一起吃嘛！？]

看来她对我们独自用餐这事感到挺不乐意的。背后背着一个大麻袋的罗德带着开朗的笑容逼近我问道。看来那个麻袋里装了大量的食材。

看到罗德笑得像个孩子，直引得我内心一阵刺痛。

尽管她表现得如此纯真，但恐怕罗德的内心上烙

印着让人不忍直视的创伤。是被雷纳尔多比作崩溃、毁坏、疯狂的状态。

想到这副笑容是这名熬过千年的漫长岁月的少女的处事之术，我就不忍将她逐出房间。因而我尽可能地像亲切的朋友一般回应她。

[……我们就是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做了吃的而已。没有招待罗德一起吃的必要吧？]

[但是咱们不是朋友嘛。哪怕是带着尊敬房主的意味，也应该邀请人家不是吗？]

[不，本来就没觉得跟你是朋友来着，而且也完全不打算将你当做房主献上敬意……]

[唉、唉唉！？好无情好过分！]

[啊，不过你要是付钱的话那让你吃点也不是不行哦？不过，一顿饭的价格要三枚银币。另外提醒一下，与我们做朋友的朋友费还得另算]

[岂止是过分简直就是人干的事啊！人、人家知道了啦。这边会便宜点收你们的住宿费的就是了]

[你一开始就这么说不就好了嘛。我们现在穷得可是叮当乱响，一谈到钱的问题那是没什么情面可讲的]

[嗯～，虽说是人家有过在先，但你这也太小心眼了吧.....]

[如果你肯付朋友费的话，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是朋友了。要是还能护送我们回到地上，那咱们的关系就直升挚友了]

[这种建立在交易基础上的朋友关系也太恶劣了吧！？]

[好了，你到底要给我们减多少房租，赶紧说。根据你减少的额度，我再决定让你吃多少莱纳的料理]

[诶、那个，减少一半怎么样？]

[那就给你吃个半人份的量好了]

[你这啥算式啊！？]

[——开玩笑啦。总之莱纳先去准备晚饭吧。其实我肚子也饿了]

谈笑了一番后，我拜托莱纳去准备晚餐。

莱纳用眼神询问我[罗德在也没问题吗]，我便冲他点了点头予以认可。

经过刚才的魔法开发我的 MP 已经见底了。正在迷茫要不要削减生命使用魔法来着。不过还是想着今天先算了吧。

[我知道了，基督。我去一趟厨房，马上回来]

[啊，果然做饭这种事还是大家一起做更好吧！？

而且也可以加深朋友间的感情！]

[.....]

虽然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但像这样加深我心理伤害的行为还是希望能多收敛一下。

在知晓了这里的事情之后，看到罗德这拼命的姿态就让我无比悲伤。

这数百年来罗德不仅不断经历着与街上居民的别离，现在她甚至还要跟已经化作空壳的他们朝夕相处。想到这里，我便觉得她口中的『朋友』两字是多么沉重。

[说、说的也对啊……。确实三个人一起的话饭做得也更快……]

因而，我很自然地就选择了迁就她。

我做出了三人一起去厨房做饭的许可。

[成喽！那切蔬菜的事就交给人家吧！不如说人家也只会做这个就是了！]

[.....总之我明白你完全没有料理技能了。到时候你记得老实一点]

[得嘞！]

我们走出了房间，在没有其他人居住的城堡里迈步。

如果罗德她在这样的城堡里一个人待了一千年的话，那遇到像我们俩这样的新入住者确实没办法不高兴。

一边陪罗德聊一些没营养的话题，我们三人一边做着晚餐。

结果摆在我们饭桌上的尽是简单粗暴的荤菜和

面包。

明明罗德自己说什么要切蔬菜之类的豪言壮语，结果喜好却跟个小孩子一样挑剔，最后就变成以荤菜为中心的结局了。

以大量使用佩艾希亚特有的香料烤成的牛排为首，其它还有鸡肉海菜汤、蒸猪肉菜卷什么的。本来就是偏男性向的料理，加上罗德的喜好，营养平衡一下子就炸了。

罗德就算是在开始吃晚饭之后也还是说个不停。

不如说她比之前还要兴奋。

谈话途中，我提起了魔法方面的话题。

我想了解一下罗德教授给莱纳的魔法的详细内容。

[说起来，罗德在教莱纳学魔法对吧。莱纳有

学会什么新的风魔法了吗？]

[哎呀，莱纳他呀，真是没天分啊～。到现在也就学会了两个而已哟]

罗德一将莱纳揶揄为不成器的弟子，莱纳便闹别扭地反驳说：

[是你太异常了啊。别拿我跟千年前的传说之王相比好不好。只过了几天就学会两种魔法在地上已经很了不起了]

[莱纳！正所谓比上不比下！不对，在这里的话地上才是上面吗……，那就比下不比上！应该吧？总之，你不能安于现状。在这世上像怪物一样强的家伙一大堆，不发愤图强怎么行呢。比如说涡涡这种人，还有『南方』的那些骑士们！]

[基督和诺文吗……。确实我也很想追上这两二

个人的水平啊……]

[嗯？莱纳，真亏你知道阿雷亚斯的名字啊。难道说那家伙在千年后的地上很有名吗？死了之后才出名，那家伙还真是老样子啊]

[不啊，诺文他是三十层的守护者来着，我在地上有见过他哦]

[呜哇……。也就是说、那家伙，现在就待在地上啊……]

[不，已经不在了。因为诺文已经被基督打倒了啊]

[你说啥？]

罗德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认为诺文依旧存活在地上。

但是她的错误认识立马就被莱纳摇头订正了。罗德旋即露出一副太阳从西边升起的表情。

看到她的表情一直没变，我便也附和莱纳的话说：

[没错，诺文被我打倒了]

[那家伙、被涡涡？真的假的？]

[是真的]

[诶、诶？使用陷阱给他阴死的？]

[是在决斗中将他打倒的]

[你说的这个决斗是指拉开一个国家的距离进行远距离狙击的决斗吗？]

[是在观众的见证下、在竞技场上、面对面形式的决斗]

[面对面决斗……？啊啊，懂了懂了，就是说你绑了人质要挟对吧？]

[不，什么阴招我都没使啊。是真的在正式的决斗中光明正大地战胜他的]

[诶、诶诶？你这说的实在有点难以置信啊……。

看到现在的涡涡，人家觉得你应该是绝对没有胜算的说……]

[……嘛，你不相信倒也无可厚非吧]

说实话，战胜诺文确实是好几重偶然叠加起来的结果。

而且给怪物『地之理的盗窃者』的最后一击还是在莉帕的帮助下完成的。

再怎么吹，我也不敢说自己比诺文还强。

但是不知为何莱纳的反应倒是很激烈。

[罗德，我们可没有说谎啊。基督他毫无疑问是超越了诺文的剑士。基督继承了诺文的剑就是证据]

因为莱纳用目光控诉，所以我只好将『阿雷亚

斯家的宝剑诺文』从『持有物品』中取了出来。

[这股魔力……，难道说是诺文・阿雷亚斯……？

]

[是的，正是诺文的魔石。实现了留恋之后的他化作了剑。顺带一说，阿雷亚斯家的剑术被传授给了我和莱纳继承]

[嘿唉～，好好死掉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啊……]

罗德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摆在桌上的水晶宝剑。

但是，她始终没有伸出手触摸。

带着有些胆怯，又有些憧憬的表情，她就这样确认着自己未来的姿态。

[呐，跟那家伙的决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家超级感兴趣。毕竟他可是『北方』用数量作战

都打不倒的怪物啊。实在想象不出他被打败的样子]

[……让我想想。现在回顾起来，我与诺文的决斗从相遇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那是一场要如何去理解诺文的剑术的战斗]

[嗯嗯。然后呢然后呢——]

为了也能传达给一旁的莱纳，我将自己与诺文之间的经历从邂逅到离别热情细致地讲述出来。莱纳一直都对诺文表示出了敬意。我想他肯定也想了解这段故事。

[—就这样，我为了取回自己的记忆，参加了『舞斗大会』]

[嗯~，就算被打倒了也要使坏，缇达真是让人吃惊啊。那家伙的这份坚持哪怕是再度得生也改不

过来啊。果然是因为生前我们没有做他的对手的原因吗？]

为了说明记忆的问题，我也解释了帕林库洛和缇达的关系。在听到缇达的名字时，看到缇缇瞪大了双眼，我就明白她们是彼此相识的。

[诺文在大会期间的状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莱纳应该知道。那时候的事情我也想了解一下，能拜托你说明吗？]

[当然了，基督。诺文他肯定也是如此希望的]

莱纳用不输给我的认真劲开始描述起来。

诺文同作为当时『最强』的格连战斗的故事。与贵族们打交道被穷追不舍的故事。最后与作为现代『剑圣』的芬里尔·阿雷亚斯相遇，找到自己

的答案的故事。

之后，我与诺文在决赛中再会，而诺文也由此消失。

[真是个符合守护者的消失方式啊，诺文这家伙.....]

[是啊.....]

听到最后，罗德似乎打从心底里羡慕那样的诺文。

不过她立马就切换了表情笑道：

[不过说起这个，阿雷亚斯他这不是被弱化再弱化了嘛。而且最后还两个人一起用抄袭招式打倒他什么的，再卑鄙也得有个限度啊。这样的根

本算不了决斗嘛]

[对、对我们两个来说，这就是最棒的决斗了]

其实罗德说的没毛病。不过，当事人双方都觉得是场光明正大的战斗，所以就当做在决斗中取胜了。

罗德是接受了诺文的败北了吗，她以爽朗的表情从座位上起身。

顺带一说趁我们说话的期间，她扫荡了桌上八成的食物。

[好滴，那人家也要以符合守护者的方式消失为目标喽。既然阿雷亚斯那家伙将自己的剑术留给你们两人继承了，那人家就把魔法传授给你们好了！]

看来因为饭一吃完她就打算展开魔法的修行了。
被『始祖涡波』称为魔之王的少女罗德。
在次元魔法的学习上遇到瓶颈的我，对她说的魔法产生了一点兴趣。

192. 咒术『咏唱』

莱纳也起身附和。

[好啊，求之不得。幸好我和罗德擅长的属性相同，领会起来也方便]

[如你所愿，莱纳。那就开始今天的授课喽]

[……嗯，等、等一下。罗德，难道你打算在这里教我吗？]

[唉，是这样打算的啊，怎么了吗？]

莱纳对我使了个眼色询问这样是否妥当。反正我今天也没法继续魔法开发了，因而就允许了他们在这间房里练习。

[知道了。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接好这个。在人家叫停为止，你要一直用风将这

个勺子浮在空中。只要你失去平衡让勺子掉了，人家就会挠你的痒痒哟]

罗德将木制的勺子递给莱纳，之后摆出了一副跃跃欲试地要挠莱纳痒痒的架势。

[挠痒痒这种惩罚太轻了吧，不如你直接揍我一拳来得好……]

[为、为什么你这么想被揍啊……？真是不可思议啊……。轻松点特训不好吗、莱纳……]

[感受不到痛苦的修行什么的，总觉得静不下心]

[这、这样啊……]

看来在过去的生涯中体验过无数不讲道理的待遇的莱纳感性也有点异于常人，在我认识到这点时，那两人已经发动风魔法开始修行了。

是罗德先作出示范，而莱纳模仿学习的形式。

收在他们手中的勺子在风的作用下离手几公分后浮在了空中。虽然罗德的勺子就像是固定在了空中一样一动不动，但莱纳那边则逊色不少，勺子噗噜噗噜地摇晃着。

[好。就保持这个状态]

[——咕！]

看上去虽然朴实，但根据莱纳的表情，我就能意识到这是相当磨练意志力的训练。本来所谓的风就是自由奔放的东西。要让人将风完全制御到静止的地步，就跟要求别人造出完全不凉的冰一样强人所难。这个练习的难度恐怕可以跟上级魔法相提并论。

虽然罗德一副轻而易举的样子，但莱纳却累得汗流浃背，拼命地将勺子留在空中。

我本以为他们的训练会呈现厉害的风魔法满天乱飞的状况，不想罗德的授课会如此朴实。

[真意外。跟看上去不同，原来你这么重视基础啊]

[唉，那是~，毕竟如果精通了基础，那不就随便怎么应用都行了嘛]

[呵呵，确实如此。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如果连不动之风这样矛盾至极的魔法都能学会，那肯定什么风魔法都能自如地驱使了吧。这合理的想法确实让人易于接受。



[哪、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真受不了你们这两个天才……]

汗流如注的莱纳在一旁小声埋怨道。虽然他想多抱怨几句，但因为必须把精力集中到练习中，因而没法讲得太大声。

现在想来，在场的两人一个是『魔法的始祖』，一个是『传说中的魔王』。

要论及魔法才能的话，恐怕无人得以望其项背。不得不跟上我们节奏的莱纳自然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结果，莱纳只坚持了几分钟就无法维持风的平衡，被罗德处以了狂挠侧腹之刑。

重新调整好呼吸的莱纳，控诉罗德的教育方式。

[哈啊、哈啊……。我、我说，就不能不用这种天才特有风格的基础训练，换个跟普通人相衬的方式好不好？我想尽快增强实力啊]

[倒不是没有哦。比如说像使用『咏唱』支付『代价』的办法]

[……就它了]

[要说这方面的话，那涡涡可是有关『代价』领域的专家——准确来说是『咒术』的专家吧……，你还有印象吗？]

罗德将谈及的对象转向了在旁观的我。看来她觉得让我做『咏唱』的导师更合适。不过，有关那个技术的记忆我现在完全想不起来。

[没了，『咒术』之类的我根本不会用。就连知

识都不知道多少]

[那就只能让人家来说明了呢。……那～个，实际上『咏唱』这个技术，严格来说是『咒术』的一种。也就是说，将用『咒术』增强『魔法』的力量这个说法美化了之后才冠以了『咏唱』这个名字]

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以前坦然自若地使用的咏唱居然背后居然还有这样的秘密。

[『咒术』的基本，大抵就是以什么为牺牲并将之转换为力量。被莱纳称作神圣魔法的『Level Up』这个魔法，本质上其实就是『咒术』。它就是将『毒』作为代价牺牲掉之后转变为力量的]

本以为『咒术』是魔法的一个种类，但看来并非如此。『咒术』是一种独立的技术，与『魔法』在某些方面互为表里。

[看来有些被我们视作魔法的东西，其实是『咒术』换了个名字变的啊.....]

[嗯。因此所有人应该都在无意识的层面掌握了『咒术』的基础。之后只要将与『魔术式』不同的『咒术式』传授给你就可以了]

听到罗德的解释，莱纳露出无畏的笑容。

[就是简单粗暴的意思喽。感觉不错。我喜欢]
莱纳似乎很中意『代价』的样子，我倒是相反。
我使用过的『咏唱』只有从诺文那里继承而来的
『致亲爱的一闪』和模仿阿尔缇的炎蛇的咏唱两

种。

尤其是模仿炎蛇的咏唱时，每吐出一个字，就会很明显地感觉到心中某种重要的东西的丧失。因为感觉到了对身体的危害，自与阿尔缇一战之后，我就再没有使用过。

因而，我对『咏唱』实在是没有什么积极的印象。

[我说，罗德。『咏唱』是不是会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啊？我不怎么希望你把这种东西传授给莱纳啊]

[当然有啊。但是如果学会的话，真到大难临头的时候不就后悔了吗？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那也比死掉要好啊]

[虽然你说得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

要说跟丧命相比，『咏唱』确实有它的好处不

假。

[……嘛，用不用姑且不说，但是人家还是觉得至少要把它当做关键时刻的手牌予以掌握的]

察觉到我心思的罗德，摆出了一副这终究只是将最终手段传授给你的架势。

不过莱纳这小子，一定会想都不想地频繁使用的。而且还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其他人。因为能料到这点，因而我摆不出什么好脸色。

不过，如果掌握这种技术的话，确实能在关键时刻救自己一命，这我也无法否定。

莱纳倒是一脸期待地等着罗德的教授。

[能多一点手牌没什么不好的。快教我吧，罗

德]

[那就把风魔法的咏唱教给你喽。基本上都得使用跟自己的属性相衬的咏唱才行哟。另外根据属性的不同，『代价』的倾向也会发生改变所以要注意哦]

[从刚刚开始你们就一直『代价』『代价』地说个不停，究竟是会失去什么呢？]

[一般的『代价』就是支付与咏唱所花费的相等时间呢。从这个级别开始，随着咏唱危险度的提高，还会导致失去第二天理应回复的魔力以及体力哦。在这之上，如果更严重的话——]

在解释的过程中，罗德的魔力突然膨胀。

是我跟她相遇时感觉到那种与守护者相符的庞大而凶恶的魔力。

[—

『玉座既临路一条』
『残躯已化风千束』、
『孤以此生铭此愿』
『遍历悠世凭徒步』。

——风魔法『Wind』！]

风魔法伴随这段咏唱被发动。

一经咏唱的加持，本应是基础魔法的『Wind』就完全转变成了更高次元的东西。周围的空气被剧烈凝缩，汇集到罗德的手中，化作了风之玉。

过程中我注意到了这房间里的空气变得稀薄。

再看向罗德手中的风之玉，其密度之高令人汗颜。将整个空间压缩到一处的浓烈的风之聚合体就像一块定时炸弹般引人不安。

即使明白罗德没有恶意，但只是待在这个可以说

是力量的具象化的风之玉旁边就足以让人心神不宁。

看到我和莱纳纷纷却步，罗德娴熟地将手中的风驱散后笑道。

[——就会这样！啊哈、哈哈哈哈！风・属・性・的・咏・唱・大・抵・会・让・内・心・变・轻・松・哟！简单来说，就是会让人的情绪变得跟畅饮过一杯美酒那样高昂！！]

通过风魔法的咏唱，将本来就已经很高昂的罗德的情绪一下子拔到了顶点。

看到她这样，莱纳轻叹了口气。

[什么啊。最严重的『代价』也就这种程度啊]

[然后就是使用者会再也无法从这种情绪中恢复过来！]

[再也不会？]

[嗯，再也不会。会一直像人家这样哦？]

[……我、我会当做王牌谨慎使用的]

听到这过于沉重的『代价』吓得莱纳的脸都抽筋了，而且也有点畏惧居然能这么随性地使用这种咏唱的罗德。

而罗德丝毫没有在意这点，用像是喝醉了一样的神情继续解释。

[此外最具代表性的负面『咏唱』就是火属性的咏唱会燃烧内心，而水属性的咏唱会使内心冰冷这两个吧]

阿尔缇的咏唱真是如此。

那种丧失感，似乎就是因为将心中重要的东西当做薪柴烧•掉•了。

[那莱纳就练习一下程度比较轻的咏唱吧。『天路垂临』『续道碧霄』——虽然这也是会让情绪高昂的咏唱，但很快就会恢复的，放心尝试吧]

接在罗德之后，莱纳也模仿她咏唱起来。

机会难得，我也打算练习一些咏唱。代价较轻的咏唱学会了也没有坏处。

[『天路垂临』『续道碧霄』]

[『天路垂临』『续道碧霄』]

我做出使用魔力操作空气的流动的想象。

接着，就像咏唱中的台词一样，打造出了一条空

气流动的道路。但是从我手中释放出来的却只有次元属性的魔力。因而我没办法操纵这道风。
相对地，身旁的莱纳则非常熟练地操纵着螺旋状的微风。

[看来莱纳这边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呢]

[总觉得心情有点飘啊。这就是『代价』吗。确实能感觉到魔法的效果提高了]

[相较之下，涡涡就……]

虽然我拼命地试图操纵，但周围的空气还是俨然不动。

这便是我正确地意识到这个世界的魔法学习不是那么简单的瞬间。

[涡涡你、完全没有风魔法的才能呀……。不，

应该是因为你太偏向次元魔法了吧]

[唔、无话可说.....]

因为我在魔法上还挺有自信的，所以有点不甘心。不过我还是抑制住更认真地挑战使用风魔法的想法，断了这份念想。现在不是让我较劲儿浪费魔力的时候。

[我还是死心老老实实地使用次元魔法吧.....]

[涡涡那么做也确实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呢。你以前就能依靠次元魔法捏造出其他属性魔法的效果来着，所以不用勉强自己学习其他属性的魔法也无所谓哦]

[果然，次元魔法是能够对风魔法之类的东西进行模仿的吗。可能的话，希望你能教我相应的方法]

[但是人家并不知道具体的做法！因为涡涡是个超级秘密主义的人嘛！]

看来就连擅长魔法的罗德都没办法将上位的次元魔法传授给我。

也就是说，能够将次元魔法教授给我的人就只有『始祖涡波（自己）』了。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寻找其他的途经。

[这样啊……。那这里有有关次元魔法的书籍吗？这么大一座城堡，应该有藏书室的吧]

[嗯～，城内的藏书室里应该有吧。对现在的涡涡来说，直接读千年前的魔导书的确是最好的办法。啊，那藏书室的入场费就收你十枚铜币好了呢！]

[……你以后还想不想在这吃饭了？]

[这、这就是藏书室的钥匙、请您笑纳]

通过威胁的方式拿到钥匙之后，我打听出藏书室的位置，便打算离开房间。

魔王大人的授课就留给莱纳听吧。我只能去找始祖大人教我了。

[—但是，可能的话希望你不要进入其他的房间哦—]

我点头答应罗德的要求，便留下他们两人，自己走出了房间。

在寂静无人的漫长走廊里，响起了我孤独的脚步。

进行魔法修炼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之后调查一遍藏书室，今天的行程也就差不多了吧。

穿过没有人在的食堂和大厅，我来到了藏书室前。用森严的荷包锁锁着的厚重门扉牢牢地嵌在墙壁之中。

使用从罗德那里入手的钥匙，我推开藏书室的大门。随着金属锈蚀的声音和落下的阵阵灰尘，我意识到这里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被使用过了。

看了一眼藏书室内部的样子，我便不由地露出苦笑。要是空间狭窄和书柜林立之类倒还好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是这里就像是遭遇了地震一样，大量的书籍都掉到了地上。这不是没有被整理之类的问题，而是到了根本发挥不了藏书室作用的地步。

这是一间跟这座宏伟的城堡相衬的广阔的藏书

室。因为过于宽广以至于在入口处看不到藏书室的边缘，估计在这里逛上一圈就得逛到天黑。就算是在城里当一家书店营业都绰绰有余。

话是这么说，但要说找东西我还是很擅长的。只要稍稍展开『Dimension』，寻找与魔法有关的东西就好了。再顺便收拾一下杂乱的书籍。虽然这里的书没到按照读音顺序排列起来的水准，但姑且还是保有作为藏书室最低限度的体裁。

过程中，我发现了不少颇感兴趣的书籍。从这个世界的植物和动物的图鉴开始，到千年前的世界地图和兵书。这里书籍的种类可谓应有尽有。

其中最吸引我眼球的，则是历史书和英雄谭。

这个国家的历史书和英雄谭。——那就等于是与佩艾希亚的英雄『支配之王（罗德/Lord）』相关的资料。

想到那名在我的房间里欢声笑语的少女的面容，我便先搁置自己本来的目的，翻开了这些书阅览起来。

历史书写得并不完善。光是看一下上面的年表就能感到满是瑕疵，根本无法与我的世界里的教科书同日而语。

这这份年表的一开始，写着这样一句话。

——『王』降临于佩艾希亚，将北方诸国团结在一起。

193. 被唤作 **load** 的少女

在之后的书页上记载着对罗德的介绍。

上面篇帙浩繁地叙述着她成就的伟业，无所不至地讲述她是多么拔萃出群的人物。毕竟是自己国家给作的史书，多少夸张一些也在所难免。对这些夸张的情节我秉持着权且一看的态度。

继续往后翻，就看到了与南方进行的战争相关的记载。

在北方诸国纷纷趋亡迁灭之时，被唤作『支配之王 (Lord)』的少女飒爽登场——上面这样写道。
(译注：以后每个支配之王一词都会带 Lord 的注音，不再赘述)

接着——在『支配之王』的领导下，北方成功击退了南方的侵略，并迎来了数年的和平时光。然而，南方却很快就重新积蓄好力量反扑了过来——之

类云云。

恐怕是在说那场之前提到的在千年前爆发的大战吧。

接下来出现的就是单纯记载战争经过的年表了。何年何月在何地爆发了战斗，有哪位将军出战，以怎样的形式决出了胜负这样。

其中就有『雷纳尔多・沃尔斯』这个名字出现。果然那位老人在佩艾希亚名气不小。上面记载说他率军打了不少胜战。

不过，这样想来，『这里』所处的年代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根据史书的记载，在那之后佩艾希亚就一直深陷战火之中，不曾再有过和平时期。

既然如此，那是将战前数年的和平时期给再现出

来了吗。不过，如果是这样又没法解释雷纳尔多的年龄。

说不定这里是只将佩艾希亚美好的地方拣选出来后打造而成的世界。对『想起收束』的成法和顺序稍加注意的话，应该不是做不到。

将历史书泛泛地浏览过一遍之后，我将目光移向了『支配之王（Lord）』的英雄谭。

但是刚将书翻开，我就注意到了异常之处。书中有几页被撕碎了。将掉落在地的书页拾起来之后，我便开始阅览罗德的人生轨迹。

人生波澜壮阔到被撰写成英雄谭这种程度的少女的物语。

我简明扼要地读了下去——

——物语的主人公、罗德·缇缇是一个弃儿。在大陆北方的边境出生，被双亲舍弃，再被一对隐居的老夫妇收养便是她物语的开始。在这对老夫妇的精心呵护下，罗德得以茁壮成长。然而，因为丧尽天良的南军士兵的加害，老夫妇失去了生命。而罗德作为英雄的经纬之才也是在这时候开始发挥的。年纪尚幼就能用谋略击退入侵家园的南军士兵，由此可见她绝非池中之物。

之后，失去了监护人的她被孤儿院收养，在那里她邂逅了众多未来的将星。

在孤儿院的登场人物中，就有艾德的名字。看来这两人是总角之交。

于是，与这些自己未来的下属们缔结了深厚羁绊的罗德，后来去了一座城堡里当起了『庭师』。故事的齿轮就从这时开始加速运转。

在战火中，北方诸国风雨飘摇，局势岌岌可危，罗德供职的城池也难逃一劫。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罗德就在这时揭竿而起。率领在孤儿院结识的同伴们，罗德成功地夺回了被南军占领的城池。接着，取代已经逊国的王族，罗德就此告别了庭师的身份，改号为『王(Lord)』。

凭借她那稀世的魔法才能和与生俱来的王者气质，罗德在北方四处征战，捷报频传，一改颓势，力挽狂澜。

就在北方的百姓纷纷认为只有罗德才能拯救北方时，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突然被公之于众。那就是罗德体内流着北方传说中最古老悠久的王族的血。

得知传说中的血脉回归，万民无不心悦诚服，诸侯莫不俯伏俟命。君临北方诸王之上、一匡九合

的王中之王『支配之王』就此诞生。

就这样，为了拯救饱受荼毒的芸芸众生，『罗德/Lord』的永恒之战正式开幕——综上便是她物语的全部内容。

真所谓是正统至极的物语。王道过头的故事。

约定俗成的英雄谭。

一切顺理成章到了不自然的地步。

但是我在意的却是所谓 [为了拯救饱受荼毒的芸芸众生，『罗德/Lord』的永恒之战正式开幕] 之后的故事，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才是我最关心的。

因为到这里为止，一直没有出现『涡波』这个名字。毫无疑问，这个故事还有后续。

为了知晓这个后续，我使用『Dimension』对周

围的书进行检索。

MP 的消费换来了相应的成果，我发现了一本像是日志的东西。

似乎是住在这座城里的学者的手记。作者为了将之后的事流传下来，把・后・来・发・生的事记录在了手记中。

[终于到『始祖涡波』登场了吗……]

——在北与南的战争激化，陷入一进一退的胶着局面时，一名叫做『涡波』的骑士现身了。

在手记的记录中，他被描述为在北方的策反下背叛了南方投靠过来的传说中的骑士。原本『支配之王』的力量就形同战神，再加上被誉为『始祖』的传说中的骑士助阵，战争的局势为之一变。

在始祖涡波的帮助下，北方连战连胜。接着，北方距离胜利只差咫尺之遥——写到这里，手记上的字迹变得潦草了起来。

——『支配之王』和『近卫骑士团长涡波』消失了。

——舍弃了北方的人民，前往南方不知所踪。我们的两位英雄就这样背叛了我们。

上面如是写道。

到这里手记的内容就结束了。如果雷纳尔多所言属实，那么因为这场背叛，佩艾希亚最终毁灭了。

[这就结束了吗。不过，为什么罗德会抛弃北方的百姓呢？至于我那么做的理由……、嘛啊，大概是因为当时在追杀使徒西斯所以多少想象

得出来就是了……]

恐怕『始祖涡波』之所以倒戈加入北方，就是因为使徒西斯在南方阵营吧，最后果断舍弃了北方的原因，应该也是因为使徒西斯的动向。

但是依靠这些书本上的信息，还是猜不出罗德的理由。

[像这样的手记要是再多点就好了……]

多收集一些居住在这座城堡里的人的肺腑之言的话，没准能一窥罗德的心思。

带着这样的考量，我进一步扩展『Dimension』，随后便在藏书室的角落发现了一道门。既然被设置在藏书室旁边，那可能是保管机要文件的地方，想着我便将手搭在了门上。

但是门被锁住了。

有点纠结。

罗德嘱咐过我不要进入其它的房间。但这也就意味着她在其他房间里有不想被我看到的东西。

让她内心呐喊着不想回忆起来的『过去』的某种东西.....。

将自然恢复的魔力全部使出，我将魔法施加到食指上。

[.....魔法『Distance Mute』]

不能继续畏首畏尾。

缠绕着紫色魔力的食指与世界的位相就这样产生了错位。虽然现在的我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但以锁这样小型的无机物为对象，这就足够了。

使用『Dimension』把握锁的构造后，我将食指插了进去。

没有太复杂的构造。操纵次元属性的魔力，只与有必要接触的东西相接触，接着便响起了咔嚓一声，锁被打开了。

[太好了、成功了……。不知道再出来的时候能不能再像这样把锁锁上啊……？]

可能的话还是不想让罗德发现。

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以防被察觉。

[—!!]

确认到内部的景象后，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里面带给我的冲击比进入藏书室时更甚。

这里乱七八糟地摆着无数的绘画——当然程度远远不止如此。

虽然跟藏书室相似，但还是不同。这里的乱象很明显是源于人的恶意所致。

没有一幅是完好无损的。绝大多数的油画都被撕碎，或揉成一团。其中还有被刀划破的画。毫无疑问是经由某人之手将这些画破坏的。

而且不是出自理性，而是一种本能的破坏。

就像是在展示当事人已经失了智一般，这些画作彻彻底底地被 · 肆 · 意 · 踩 · 蹤 · 了 · 一 · 番。其中甚至能让人嗅出一丝狂气。

我驱使『Dimension』和记忆能力，将破烂不堪的油画重新拼合起来。重新拼合起来的绘画上画着的则是——

[——罗德？]

尽管与她现在给人的氛围全然不同，但画上描绘之人确实是『支配之王』。

放下现在扎成一束的长发，身着奢华的礼服，画中的少女美得像一颗宝石。如果今天早上没看到正在扎头发的罗德，我现在甚至可能认不出画中的人是她。此间差距由此足见一斑。

画中罗德的双瞳，并不像现在这样写满活泼与可爱。

那是一双无比冰冷的眼神。是无论将怎样的牺牲置于眼前也不会眨一下眼的一国王女才有的表情。



被毁掉的绘画上，全都刻画着罗德的雄姿。

[也就是说，这里是绘画的保管室……？]

我一边将被毁坏的绘画拼合起来进行确认，一边在保管室内漫步。

紧接着，我在房间深处的墙上发现了几张完好无损的画。在几乎被破坏殆尽的画作海洋中，它们格外引人注目。

但这些画跟其它的比起来，实在显得过于稚拙。一眼就能看出描绘王的雄姿的画作都是出自宫廷画家之手，而这些则不过是小孩子的涂鸦。明明是这样，但这些涂鸦却被用看上去最为高价的画框装饰着。

挂在其中的一幅画上画着一对『老夫妇』。

以某个草原上的一间小屋为背景，兽人老爷爷和老奶奶开心地笑着。

我立马意识到这上面画的是罗德的家人。因为在他们旁边画着一名带有罗德面影的小女孩。

而那个女孩跟我认识的罗德很像。跟那些刻画出王的形象的画作不同，这里的她显得天真烂漫。

下一幅画还是一栋建在草原上的房子。

但是跟前面的小屋不同，这一栋房子规格稍大。

根据一连串的发展，我推测这画的是『孤儿院』。

而在孤儿院前面的孩子们当中，站着与我认识的现在的罗德拥有・一・模・一・样・的姿态的她。

此外，就站在她身边的少年拽着罗德的袖口。我对这名少年的面容有印象。准确来说，是从面影中捕捉到了线索。

在那里画着的是拥有比我认识的艾德・小・上・
两・圈・的体型时的他。

被挂在墙上装饰起来的这些绘画，是按照之前我
读过的英雄谭的顺序排列的。

挂在孤儿院那张画之后的，是描绘担任庭师在城
堡工作的罗德的画。画上的罗德正戴着草帽在城
堡的庭院里修剪着花草。在她的身边陪伴着稍微
长大了一些的艾德。

——画中的她笑容嫣然。

担任庭师的罗德脸上，挂着被毁坏的『支配之
王』脸上所没有的无上的笑容。这是一张与现在
的罗德和作为『支配之王』的罗德都不同的笑容。

以这些绘画的方式呈现出的物语，到这幅『城中的庭师』为止便结束了。

不知为何，我觉得罗德真正的笑容，恐怕也就到那里为止了。

[毁掉这些画的是罗德吗……？还是说，本来就已经被毁了……？]

说不定这座城堡在被『想起收束』的时候，这间保管室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既然王背叛了国家，那她的画像被破坏也是理所当然。

又或者是，对作为王的自己抱有心理阴影的罗德自己，在某种冲动的驱使下毁掉了这些画。原因不外乎这两种吧。

此外保管库里就没什么值得在意的东西了。

将现场恢复原状之后，我离开了房间。然后再次使用『Distance Mute』，利用开锁时的要领重新将锁锁好。

[本来是为了调查魔法才来的.....。想不到却得到了不少有关罗德的信息啊.....]

虽然仅限于文字，但我姑且对罗德的人生有了大概的把握。

既然会与她这名守护者战斗，那这份收获可以说价值斐然。

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找的了。我拿起了几本一开始收集到的魔法书，返回自己的房间。

漫步在走廊时，我刻意放缓了脚步。

我确实跟莱纳说过要欺骗罗德尽快回到地上。但是，在听过雷纳尔多的话、又读过藏书室的英雄谭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决心产生了动摇。

罗德她是跟诺文那种类型相似的守护者。

她是个本性善良，活泼的和平主义者。

尽管不想承认，但我还是和她成为了朋友。

可能的话，我想救她。我想在拯救她之后，再回到地上。

然而，我对此却完全没有头绪。

因为我根本没有该如何救她的线索。

尽管放缓了脚步，但终究还是没想到任何答案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接着，刚回到房间，映入我眼帘的便是瘫倒在床上的莱纳。明明我才离开这里一个小时，莱纳的魔力就空空如也了。

我一脸懵逼地询问陪在莱纳身旁的罗德。

[罗、罗德……。你这是对莱纳干了什么啊……？
]

[唉？就是让他修行地稍微认真了点儿哦？没事的没事的，等明天他就会满血复活的]

[那倒还好……]

莱纳虽然瘫倒在床，但呼吸还是很平稳的。
看来不会一下子翘辫子。

[哦～，涡涡。你手里拿的不是魔导书嘛。真亏你能 在那乱七八糟的藏书室里找到啊～]

[是啊，费了我不少劲来着。那里一开始就那么乱吗？]

[不是哟，是人家去调查了一番之后才变成那样滴！反正再也不会去第二次了！]

罗德笑得像个捣蛋鬼一样。这样的她身上真是一点也看不到那些被毁掉的画中的『支配之王』的威严。

[好喽，莱纳已经累瘫了，涡涡也找到了想要的书。那人家也差不多该出门喽~]

[说起来，罗德都是在哪里休息呢？]

[这可就承蒙形形色色的人关照了啦~。要是在这座城堡的话，那就会在院子里找个地方睡一觉吧]

这座城堡里有她的房间。那是专门为王准备的寝

宫。但她并没有选择那里当做自己的居所。
听到她这故作自由实际上却是蒙受限制的回答，
我便确信了她的扭曲。

[这样啊.....]

是正因为如此吗。

看着转身打算离去的罗德的背影，我不由地嗫嚅。

即使明白并无意义，我还是询问她：

[我说，罗德。你有什么希望我做的吗？你的留恋是什么呢？]

摇动修长的马尾，带着孩子般的笑容罗德转过身来。

明明是一直迷失在『这里』的少女，却毫无迷茫地回答我道：

[——嗯～，人家想想哦。要是你能陪人家一起生活在『这里』的话，那人家会很开心的哟？因为人家的留恋，就是和平安稳地生活在『这里』呀]

不是这样的。

即使在『这里』得到了和平与安宁，你的留恋也没有实现。

正因如此，你才会在『这里』待了整整一千年。

——虽然这样想，但我却说不出口。

这种事情，很早之前她自己就明白了。

纵使如此，她却陷入了不得不让自己这样说的境

地。

说到底，在我能理解罗德的心情并为她做些什么之前，都是没有资格对她的现状置喙的吧。

我对她的了解还是太少了。即使想也无法伸出救济之手。

因而，我的回复注定是掀不起波澜的。

[……这就有点难为我了啊。我必须尽快回到地上才行，所以没办法在『这里』生活的。……但是，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愿望，如果我能做到的话，那我会尽全力为你实现的。这句话绝无虚假，罗德]

[怎、怎么了这是？突然这样、有点吓到]

看到我的态度突然如此严肃，罗德有些疑惑。

但是，察觉到这是我的真心话之后，罗德有些害羞地说。

[不过，谢啦。虽然涡涡是・第・二・次・跟人家说这番话了，不过还是很让人开心的哟]

留下这句话，罗德便取道窗户飞走了。

第二次。

我并没有第一次的记忆。只凭这句话，就知道在她眼中看到的东西与我眼中的是不同的。

连眼中所见都不尽相同，那理解她就更是痴人说梦。

我感到好不甘心。

目送罗德离开之后，我将手中的书摆到桌上。

到头来，我能做的事还是只有一件。
那就是压住心头的不甘，打开魔导书，研究次元
魔法的理论。
为了置罗德于不顾、赶紧回到地上而收集千年前
的知识。
我能做的真的就只有这件事而已了啊……。

就这样，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都一直彻夜未眠
地攻读魔导书。

194. 准备完毕

到了翌日一早，与之前不同，我可以成功构筑出那些次元魔法了。

被记载于千年前的魔导书内的知识实在令人叹服。钻研过书中的内容后，我对次元魔法的理解程度大为加深。尽管『次元属性』在作为现代的地上较为稀奇，但在千年前却十分普遍，有关的资料颇为丰富。

与其它那些盛行于当世的属性不同，次元属性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

根据书中的记载，『次元魔法』似乎是所有人都拥有的才能。

书上甚至还写有这样一番豪言壮语：其它的属性魔法如果没有才能的话，那终其一生都无法使用，但只有次元魔法，任何人只要有心就能习得。

至于原因，则是所有的存在都具备专属的『领域』，而这一点在潜移默化中就成为了『次元魔法』的才能。无论是芸芸苍生还是飞禽走兽，是路边石子还是天上浮云——皆无例外，世间万物都有只属于自己的『领域』。哪怕是这个『世界』本身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领域』。

而所谓的次元魔法就是要对这些普遍存在的『领域』进行干涉。

即使看到这样天马行空的说明，我也并没有感到迷惑不解。尽管内容抽象不得要领，但我却像是在看自己写的东西一样清楚明了。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的我于是去确认了作者的名讳，但上面并没有出现我的名字。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作者拥有与我相近的感性。

带着这种奇妙的感觉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又看到了对次元一词概念的解释。跟地上的书籍不同，对这些细节问题也做了详尽的介绍，着实亲切。

对次元一词的解释最初以将人类眼中的世界分作一次元到三次元为开始。之后再论及四次元五次元以及更高位的次元。与其说是魔法知识，倒是更像我原来世界里的知识。

从其中有只言片语暗示平行世界和异世界的存在这一点来看，可以推定这本书的执笔过程与我这样的异邦人脱不了干系。

对次元魔法林林总总的解释内容读得越多，我驱使次元魔法的水准也变得越来越高。有种自己一直欠缺的部分得到补足的感觉，就跟想起被自己

遗忘的东西时的那种感觉很类似。

原本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去看待的对次元魔法的印象，在得到了书籍的帮助后转而坚定了下来。使用次元魔法的话可以操纵整个时空——当这个想法被证实后，魔法的完成度便得以迅速提高。

由此，我对超越次元进行想象这一行为的所有顾忌被一扫而空。

才能早已具备。我欠缺的正是这份确信——

[—次元魔法『Distance Mute』]

到昨天为止还只能用指尖发动的魔法，这一次却遍及整根手臂。

我将发着淡紫色光芒的手臂伸向房间内的桌子。
紧接着，我的肢体便在没有实际接触的状态下与
桌子重合。
魔法成功了。

但是每过一秒就要消费庞大的魔力。对信息的处
理也让大脑悲鸣不已。必须要尽快发挥出这个魔
法的真正力量才行。

我的手在桌子的存在内部摸索着，试图找到作为
其存在根本的核心。

并非映在眼中的三次元，也不是在其之上的四次
元——而是以存在于所有事物当中的『领域』为
目标伸手。

这是无法用数字表示的魔法的次元。
是在常识束缚之外的只有魔力存在的世界。

是被这张桌子所拥有并为这张桌子所独有的『领域』。

我要将存在于其领域之中最为醒目的『魂』给拔除——！

在攥住像石头一样的东西的瞬间，我一口气将整只手臂自其中抽离。接着立马解除了『Distance Mute』。

置于我手中的是一颗光芒黯淡的魔石。

『魂』被拔除的桌子就这样化作光芒消失了。这幅光景同迷宫内的怪物临终之际一模一样。

[好、好的，成功了……！这样就能挑战六十六层了……！]

经过一整晚的研习，『Distance Mute』终于完成了。

虽然靠剩下的 MP，今天挑战是没戏了，但到了明日应该可以与风龙一决雌雄。

我这一招应该不比『始祖涡波』逊色。当然对象从物品转为生物的话，难度自然会抬高。

但那是只要增加对魔力的消费就能解决的问题。只要魔法的构筑本身已至精密，那么是否通用便取决于灌注的魔力总量。『Distance Mute』就是这样一个不讲道理的即死魔法。

将手中的魔石收进『持有物品』之后，我看向自己的手臂。

对不同次元的世界上下其手的那份余韵依旧留存在手上。

同时还留下了对『Distance Mute』这一魔法的

『下一阶段』的预感。

虽然现在的我只能让魔力缠绕于整根手臂，但这个魔法的真髓应该远不及此。恐怕它的最终形态是将魔力缠绕于全身吧。

仅成功运用了一次，我就能作出这番预测。

我还能变得更强。

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做好早饭的莱纳回到了房间。看来魔法练习的时间也该结束了。

得赶紧吃过早饭，投身到今天的工作中去。

在吃完早饭并向莱纳报告了魔法练习的进度后，我来到了街上。

今天的预定跟昨天一样。我在雷纳尔多的家里工

作，莱纳则负责对罗德的监视。

抵达了作为我工作场所的工房之后，映入我眼中的是眉头紧蹙的雷纳尔多。

本以为这意味着今天也有海量的工作等着我，却不想他的回答与我的预料完全相反。

[没活儿了。昨天修得太多，做过头了]

一旁的仓库里已经没有待修的物品了。

这都是昨天以非人的速度修理的功劳。

[唉、一点工作都没有了吗？]

[是啊，委托修理的东西全都修好了。摆在那个仓库里的原本是打算用上一周的时间去解决的……，但是因为小子你来了的缘故一天就给干完了]

原因并不是我来的缘故，而是因为您故意刁难
我才对吧？虽然这么想，但我说不出口，只能苦笑。

[那个，那今天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

[不，让小子你有事做也是老朽的义务啊。不能
让你就这么回去。……对了。那就一边等等看有
没有紧急的委托，一边进行锻冶的训练好了。正好
老朽也想找个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技艺]

这对我来说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我当然不会有丝毫的不满，便点头同意。

[小子，你身上有什么可以拿来做练习的东西
吗？只要有你就尽管从那次元魔法的空间里拿出
来]

[啊，好的]

看来我『持有物品』的事暴露的一干二净。想来拿来锻冶的话没什么东西好藏的，我就把里面所有的武器和装备都取出来了。

从『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开始到破损的直剑和护手，我将身上形形色色的东西全部摆到桌上。

[这数量可真不得了。呼，里面还有品质上乘的东西啊。……其中尤属此物最为不凡]

雷纳尔多首先看向了『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

[那个，这把剑镶有作为我挚友的守护者的魔石]

[……难怪魔石的品质如此绝俗。不过，上面这

些没用的装饰是怎么回事。要是削去这些装饰的话还能更实用些。说得再刻薄点，这造型纯粹就是拿来看的花把势]

[说的是啊]

『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上的装饰在艾利巴茨的作品中风格还算是偏稳重那边的。但是那并不意味他的作品中那种对帅气的执着追求在这把剑上毫无体现。考虑剑的性能的话，该削除的无用装饰确实很多。

比起造型更重视性能的雷纳尔多一边触摸剑柄附近的装饰一边 [全削了算了] 地喃喃自语道。

语毕，我便注意到『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隐隐约约地闪起了光。看上去就像是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的样子。

技能『感应』也擅自发动，并探明已经死翘翘的这位守护者的心情。

[抱、抱歉，雷纳尔多先生。剑本人似乎不愿意这样，能不能算了呢？]

[你说剑本人不愿意？小子你还能听到剑的声音吗？]

听到我这句跟胡话没什么区别的发言，雷纳尔多不但没有怀疑，反而摆出了颇感兴趣的神情。

[不，应该仅限这把剑而已吧。……大概]

[什么啊。无趣]

不过将来会怎么样我就知道了。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魔石』其实是『魂』的具现

化这点。根据次元魔法的用法，通过『魔石』听取装备的声音可能也不是天方夜谭。

[呼。既然这个花把势不行，那就挑这边这些下手吧]

雷纳尔多接着指向了那些我从迷宫里捡来的道具。

我记得这些都是在三十三层附近陪拉丝缇娅拉寻宝的时候捡来的东西。因为『表示』上显示有精神污染的字样，所以全都被我破坏了。

[这些被破坏的装备也都是不错的物件]

这也是当然的啊。毕竟是出现在迷宫的东西，那就是千年前的作品了呀。能入得了雷纳尔多的

法眼并不意外。

[雷纳尔多先生能将它们修好吗？]

看着【Call Outer】【All Confess】【Blood Sword】这些原本因为精神污染而没法使用的东西，我不由地期待起来。

[要试试看才知道。虽然一般来说整个剑身都被折断的是没法修复的，但是视手法而定的话并非无计可施。……好吧，要不今天就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如何？]

雷纳尔多从位于工房角落的架子上取来了不同于修理时使用的道具。以前在艾利巴茨的工房里我也看到过类似的东西。跟打造魔法道具时使用

的那些很像。

[跟昨天使用的道具相比有些不同呢]

[因为这些装备使用了魔石啊。其中不乏刻有魔术式的东西。如果要连同这些一起修复的话，就必须使用这些道具]

[原来如此]

看来跟修理单纯的铁制品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不过通过这种意料之外的形式，我似乎也得以一窥魔法道具的打造工艺。

[小子你会铭刻魔术式吗？]

[仔细点的话姑且可以刻一些简单的]

多亏在艾利巴茨那里稍稍练习过一点，基本的东

西我已经掌握了。如果能一边接受教导一边尝试的话，我有自信能铭刻难度更高的东西。

[那就开始吧。这些就是在老朽这里用于铭刻魔术式的道具。涉及魔石的修复的话，需要用到的特殊道具为数不少。比方说，如果要研磨破损的地方，就要用这个——]

我专心地听取雷纳尔多对道具用途的说明。

工序之复杂与昨日相比简直判若云泥。

多亏了他简明易懂的介绍，我很快就掌握了修理魔法道具的工艺顺序。

既然记住了知识，那之后就只管去实践了。我取来损坏的装备，着手修理。

一开始上手可能不会那么顺利，但这些本来就是

坏掉的东西。我就不客气地把它们当做技能『锻治』成长的垫脚石了。

[那我开始了一—]

因为雷纳尔多在一旁教导，我便挥起手中的铁锤。对锻治动作的模仿早已烂熟于心。被折断的【Blood Sword】的剑身重新接合，满是伤痕的轻盈【All Confess】也被修补完善。

只是外形的话，很轻易就能将之修复回原状。但光是外形恢复并不能取回它们原来的强度。因而一般的武器防具大多都是用坏即丢，修复起来并不划算。

但是这里可是异世界。

而且雷纳尔多还是拥有技能『神铁锻治』的人物。

所以接下来，就要转入一般人做不到的将术式的文字刻到恢复原状的装备上面，让它们取回原来的力量的作业了。也就是将魔术式铭刻到修好的武器和防具上，将魔石的力量予以最大限度的激发。

这项作业对精密性的要求达到了超人的水平。但是依靠我现在的 Status，应付起来并不会感到辛苦。这都是多亏了在艾利巴茨那里打下基础，现在又得到身旁的雷纳尔多事无巨细的教导的福。加上 Status 的强度，我甚至从容到可以与人交谈的地步。

就这样，原本带有精神污染的问题儿童们纷纷获得新生。

过程中，感到光是动手修理未免有点浪费时间的我，打算跟雷纳尔多打听罗德的事。昨天晚上了解过千年前的佩艾希亚的事之后，我有不少事想问。

听到我询问的雷纳尔多随即皱了皱眉，开始烦恼要不要回答。当然，即使烦恼他也没有停下手把手传授我『神铁锻冶』的动作。看来他也相当富有余裕。这位长者果然也不是一般人。

[——哼。因为你自己没有相关的记忆，所以就去城内的藏书室了解了一番千年前的事吗]

[是的。但是，罗德作为王那时候的形象我怎么都难以想象……。实话跟您说，我有点怀疑历史记载的真假]

[那也是自然。毕竟现在的她与那时相比完全判若两人]

言毕雷纳尔多又在句尾轻声补道 [虽说小子你也是一样啊]。不过，比起我自己的事，现在还是罗德那边更要紧。我再次询问：

[罗德她真的将北方的众多国家统合在一起了吗？]（罗德九合一匡，君临北境之事属实吗？）

[这话不假。那个时候的罗德，确实是比任何人都更具风范的王。其威严近乎神明，仅仅立于人前，便足以震慑百姓使之噤口]（此言无虚。彼时罗德王者之风，天下毋能出其右者。天威浩荡，仿若神明，所临之处，万民莫不稽伏噤口）

到了现在再提到她的威严，也就跟小孩子没什么两样吧，而且随便到哪里，怕是就足以让周围的人被她的天真行径惊得合不上嘴。根本就是两个极端。

[请问您知道罗德成为王之前的事情吗？根据书中的记载，说她是住在孤儿院来的]

[在成为王之前，她的职业应该是庭师。至于在那之前的事情就真的不得而知了。……要说可能知道的人，那估计也只有宰相阁下了吧。记得那位大人也是孤儿院出生的。虽说没有血缘关系，但据说罗德跟他是姐弟关系]

[宰相……。您说的难道是艾德吗？]

听到宰相一词，我联想到现在在地上的守护者。论及他在国家的职位，与我对他的印象还真是没什么不符。

听到罗德跟他是姐弟倒真让我大吃一惊。

[没错，就是艾德阁下。那位大人即使在罗德

和小子你消失之后，也作为中流砥柱一直支撑着北国。作为真正的忠臣，他坚信着王的归还，战斗到最后一刻]

既作为家人，又作为臣下跟随在罗德身旁的艾德。

最理解罗德心境的人应该非他莫属了吧。

[那么如果我去地上跟艾德打听的话，会不会就能明白罗德的留恋是什么了呢……？]

[哦？你说艾德阁下他现在在地上吗？]

我刚说完，雷纳尔多立马神色大悦。跟面对我和罗德时的表情截然不同，由此可见生前的艾德人望极高。

[啊，是的。他作为迷宫的守护者已经被召唤了。现在似乎打算再次在地上缔造国家来着]

[呵，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如果有跟王关系最接近的艾德阁下在，那么罗德那一直为人不解的留恋说不定也能被揭晓了啊。毕竟这两人可是姐弟呀。果然，家人的关系就是不一般呐]

[家人关系不一般——我也是同感呢。……话说、怎么觉得比想象中要简单啊。搞不好只要让地上的艾德和地下的罗德相见，两个人立马就能成佛了呢]

要是我是守护者的话，我有一见到阳滝立马成佛的自信。

果然，与家人分离是一种极其难以忍耐的痛苦，而与长久分离的家人再会则是无价的至宝。

[虽然不觉得会那么顺利，但寻访艾德阁下确实是个妙计。如果小子方便的话，老朽倒是希望你能把他从地上带来……]

[当然，我会的。本来我就有事要找他，这件事权当顺水推舟好了]

把阳淹从艾德手上夺回来之后，就给他绑了一路带到这里便是。这样刚刚好。

[很好。既然这样，那小子你就得赶紧回到地上才行呐。……现在确实是因为风龙的阻碍陷入困境了对吧？]

[是的。所以我才为了能够自行打造对付那条风龙的道具而在这里工作的]

[也好。反正修理的训练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来打造对付风龙的魔法道具吧]

[唉，但是我付不起魔法道具的钱啊……]

[钱的事情不用在意。将来你有钱了再付也行。不过要对罗德保密啊]

[非、非常感谢！]

以意料之外的途经得到了雷纳尔多的全面协助，这让我喜不自胜，连连低头道谢。

如此一来攻略迷宫的进程就得以大幅缩短。果然，比起老老实实攒钱，还是打人情牌抄捷径更正确。

在取来对付风龙的魔法道具之前，我将修理过的装备摆到桌上，确认它们的状态。

当然，成果算不上完美。有几件的修理以失败告终，再也无法使用了。

我对要收进『持有物品』中的装备进行最终确认。

【Call Outer】

防御力 6

【All Confess】

防御力 4 耐魔力 1

这两件修理得还算不错。

【赫勒比勒夏因家的神圣双剑『片翼』】

攻击力 2

失去了片翼，丧失了原本的力量

这个本来就是件宝物。但是，可惜的是失去了双剑中的另一把，无法发挥出原本的力量。

顺带一说 **【Blood Sword】** 算是寿终正寝了。果然要修复断折的刀剑没有那么简单。

使用『表示』确认过能力之后，我将这些纷纷收回『持有物品』中。

这时候，雷纳尔多从附近的架子上取来了魔法道具。

那是一条闪着翠色光辉的项链。雷纳尔多将它递到我手上。

[首先是可以保护身体抵御风属性攻击的魔石呐。正好有这个【翠之护身符】在，拿去用吧。
效果你知道吗？]

[感激不尽。我有【赤之护身符】所以知道效果的]

[那就此。……不过，虽说常用的【护身符】有现成的，但其它的魔法道具就得从零做起了啊。小子，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那个，倒是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不如说，

其实我已经有对付那条风龙的办法了。要说不足的话，就是需要用到的魔法消耗甚大这点吧。我打算今天好好回复魔力，明天尝试去挑战一番] [什么啊，原来是这么回事。真不愧是骑士团长，这么快就找到破局之法了啊。嗯，实力上没有问题的话，只要解决小子你的魔力消耗问题就可以了……。那么，这边就准备有助于魔力回复量的魔法道具——不，准备储存魔力的道具更好吗……？]

雷纳尔多揉搓着下巴自言自语道。

思考过一番之后，他抬起头娴熟地行动起来。

[好了。老朽知道要做什么了。来帮忙，小子]

[啊，好的]

他从附近的抽屉里取出不知名的魔石，麻利地加工起来。与魔石的加工一同进行的是对用于镶嵌魔石的戒指的打造。

在雷纳尔多那熟练的技艺之下，魔法道具以惊人的速度被制作而出。

大概过了四五十分钟后，一个魔法戒指便完成了。

[要补充不足的魔力的话，其实还有这种方法]

【魔石『空白』之戒】

寄宿着『力量的戒指

[这本来是结婚仪式上使用的魔法戒指。是将双方的思念和魔力结合在一起，通过交换的方式缔结羁绊的礼装。但是，如果要将之应用到战斗

上的话也很简单。只要把多余恢复的魔力存储到这个戒指里就可以了。这样一来挑战迷宫的效率也能提高了吧]

[这、这个是真的好！我能试一试吗……！！]

[无妨。就当做确认成效，你试一试好了]

得到了如果是在游戏里差不多等于稀有道具的 MP 回复手段，我不由地兴奋起来。

接着，我将在工作中自然回复的 MP 注入戒指中。仅仅如此，戒指的名称就改变了。

【次元之戒】

寄宿着『次元』力量的戒指。

变成了跟之前作为对我的『魔法相杀』的对策使用的戒指同类的东西。

不仅仅是增强魔法和 MP 用尽时的紧急手段，应该也能成为应对『魔法相杀』的对策吧。

[真的帮大忙了！这样一来我最担心的魔力问题也解决了！]

[呼。那就再好不过了。既然这样，那老朽就再做几个好了。所幸材料还有剩]

[拜托您了！]

就这样，我们将午后的时间用于魔法道具的制作上。

不光是魔法的问题，装备的问题也解决了，攻略风龙的自信越来越充分。原本都做好要多次挑战的准备了，但现在大有一蹴而就的势头。

想着明天早上就去挑战的我，带着歉意向雷纳尔

多申请暂停工作一天。雷纳尔多很爽快地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嗯。对老朽而言，也是希望小子你越早回到地上越好。明天你就放心去挑战吧。如果罗德来这里打探情况的话，老朽就骗她说你出去采买好了。要是被那家伙知道了，十有八九会为了找乐子而去碍事的]

而去还主动表示愿意帮我应付罗德。

虽然跟我料想的理由不同，但雷纳尔多也觉得罗德会成为我攻略迷宫时的障碍。

这样一来我就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迷宫攻略中了。

[真是非常感谢。我一定会尽快赶回地上的]

[不过，不要勉强啊。一旦死了的话，那就什么都白费了。难关恐怕不止六十六层而已]

只要突破了六十六层，之后的敌人只会越来越弱。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大意。迷宫的构造有多麻烦姑且不论，怎么也是十的好几倍数的阶层，马虎不得。

[谨记在心。在六十层还有不知底细的守护者。我想在那里，一定也驻守着千年前的某位猛者]
[是啊，最大的难关就是那里了吧。要是出来个不听人话的家伙就糟透了。想来，说到千年前最需要注意的人物的话——]

雷纳尔多稍作思考后，道出了那些人的名字。

195. 挑战开始

[首先是曾作为南之『御旗』的诺斯菲。以及那名少女的骑士缇达·兰斯、诺文·阿雷亚斯、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此外便是北之『狂王』罗德。加上她麾下的艾德、涡波、赛尔德拉。战时属这八人名声最为显赫]

这些名字中既有我早已熟悉的，也有从未耳闻的。

在雷纳尔多罗列出的这些危险人物中没有出现使徒和缇娅拉的名字，这不觉让人感到违和。或许她们在千年前并没有现在地上流传的那样活跃。

[如果诺斯菲的三名守护骑士是六十层的守护者的话，你要切记绝对不可与之相战。生前，纵

使罗德与涡波两人合力也不曾击溃一人，老朽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似乎缇达、诺文、法芙纳三骑士的强大在千年前也是超群绝伦的。就连『始祖涡波』这等人物也战之不胜，他们那深不可测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话是这么说，其中三分之二现在已经都变成魔石了就是。

[不，缇达和诺文的话已经无需担心了。因为他们两个已经全被我打倒了]

言毕我哼了两声，意气扬扬地向他报告自己的成绩。

不过雷纳尔多并没有立时相信我的话。

[.....你说你把那两个人给打倒了？]

[是、是真的哦？]

[.....啊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用陷阱给阴死了对吧？]

[才、才不是！我什么阴招都没使！]

[那就是绑了人质对吧。懂的懂的]

[我是有多不被信用啊！？]

[第一是谋略、第二也是谋略，第三第四为洗脑胁迫，第五还是谋略不就是小子你的信条来着？]

[不不，从一到五全都是堂堂正正地决胜负来的！]

昨天晚上跟罗德的嘴架现在又打了一遍。

从他们两个的反应来看，『始祖涡波』为人信用度之低真是一目了然。因为过去劣迹的拖累，让我现在不得不花上好一段时间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最后我不得不将自己与缇达和诺文战斗的始终向雷纳尔多和盘托出。因为除此之外根本找不到解除他对我的怀疑的方法。

[——呼。既然是这样，那唯一需要警惕的就只剩下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而已了。除了他之外的人都不会一见到小子就袭击过来的]

[赫勒比勒夏因吗……]

一听这姓氏很明显就是莱纳的祖先大人。据说现在在地上赫勒比勒夏因家也是骑士名门，应该不会有错吧。

就这样推敲了一番针对六十层守护者的对策，接着今天的工作也临近收尾。

将工房收拾了一番后，雷纳尔多将戒指交付给

我。

这样戒指就有三个了。我先将它们分别戴到食指中指无名指上试了一试。

[那我就走了，雷纳尔多先生。明天的事就拜托您了]

[知道了，这边的事就放心吧。小子你专心挑战迷宫便是]

最后行了一礼，我便动身打算离开工房。

不过，在即将走出雷纳尔多的房子的时候，我又遇到了贝斯酱。看来她一直在这里等到我工作结束。

跟昨天一样，贝斯酱手中拿着点心。

[骑士团长大人，您辛苦了。那个、这个……]

[多谢啦，你今天也做点心了啊。不过你不用勉强自己哦？做点心很辛苦不是么？]

一边接过她手中的点心，我一边尽可能以开朗的语气说道。

但是贝斯酱却把头摇的像拨浪鼓一般否定说。

[不会的！一点都不辛苦！这都是因为我喜欢才做的，骑士团长大人您千万别在意！……是的，这都是我喜欢才做的。没错、一直一直、永远永远，我都想这样做下去]

[这、这样啊。是这样就好……]

她这坚定的语气听得我无言以对。这不是一个小孩子在撒娇，已经与大人的信念无异了。

甚至到了让我在一瞬间将贝斯酱看作与我同龄

的女孩子的地步。

[所以，请让我从今往后一直像这样为您做点心吧。我、只要能这样就满足了]

[那我在这里工作的期间就有劳你了。虽然我迟早会离开『这里』就是了]

[诶……？]

我不会永远留在这里。将这一点告知贝斯酱之后，她的表情当即黯淡了不少。

比起让她抱有淡淡的期待，不如明确地告诉她，这才是为了她好吧。做出这般判断的我继续讲道。

[抱、抱歉。因为我必须要尽快回到地上才行……]

[回到地上……？离开『这里』……？]

贝斯酱的表情整个僵住了。她含英咀华般将我的话再三重复。

她这样的表情也仅仅维持了数秒。很快贝斯酱就再次变得开朗起来，并连连点头。

[说、说的也是呢！骑士团长大人毕竟事务繁忙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呢！啊，今天的点心我做了不少，请您带回去吧！以便跟城堡里的人一起吃！]

看上去似乎被她接受了。

但是，那股违和感还是挥之不去。

贝斯酱方才的言谈中混杂着与她年纪不符的成熟感。可能是雷纳尔多口中所谓『还残留着』的东西使然吧。

[直到那一天为止就有劳你了呢，贝斯酱。那再见了……]

想到与我的接触越多，越会让她遭受千年前的记忆的折磨，我便不由地与她拉开距离。

[是的，您走好。骑士团长大人……]

就这样，我离开了雷纳尔多的宅邸。

接着，结束了第二天工作的我快步赶回魔王城。

路上面对街坊四邻投来的亲切问候，我再度以假笑应之。

回到了魔王城之后，迎接我的是一场小型的茶会。

不知为何，在城堡庭院的正中央摆着一个规格不小的白桌，上面铺好了雅致的桌布，还有一组饱

含历史感的红茶茶具。

而罗德则坐在价值不菲的椅子上，以优雅的姿势品着红茶。

随侍在一旁的，理所当然地便是莱纳了。莱纳以习以为常的姿势端着茶壶站在一边。

[我说你们俩，今天是在干什么啊……？]

见到我登场，罗德眼眉都不眨一下，依旧以假冒大小姐的扮相品过茶后将茶杯置于桌上。

若是在毫无矫揉造作的状态下，恐怕真正的罗德原本就是一位完美的大小姐。因而现在这副假冒大小姐的模样，其实才是她有意为之的吧。

[你问做什么，不就是野餐喽？因为今天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就一边在庭院里玩一边等

涡涡回来了]

[但是不管怎么看莱纳都不像是在野餐的样子啊.....]

[唉，不管人家怎么邀他一起正常野餐他都不答应呢.....。莱纳坚持说自己不做随从伺候别人的话就不舒服什么的，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看来是莱纳的工作狂性格造就出面前这种扭曲的野餐形式。

再看向他本人，当事人莱纳则是一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的表情。恐怕在莱纳过去的人生里，一直都像这样侍奉着别人吧。一边感叹莱纳那悲哀的人生，我一边将贝斯酱的点心摆到桌上。

[啊，有点心唉。人家能吃点吗？]

[吃吧，本来就是贝斯酱送给你们的当然没关系。]

莱纳也坐下来一起吃吧。对这种别人送来的赠礼，好好坐在座位上享用才符合礼仪]

要是直白地邀请莱纳肯定会拒绝，因而我便用他人的好意和礼节相要挟。

[嗯，这倒确实……]

这一招终于击溃了莱纳执事般的姿态，他坐到了椅子上。

抓住这个破绽，我一把将莱纳手中的茶壶抢过来并倒了满满三杯。

[啊……]

看到我这番举动的莱纳反而露出了反省自己工

作不力的表情，陷入了自责当中。见到他这样，我带着半分无奈指摘道。

[我说啊，莱纳……。你现在既不是贵族（赫勒比勒夏因家）的骑士，也不是谁的侍从。而是一个纯粹的探索者啊。不用这么拘谨也可以哦？为什么偏偏要当个劳苦人呢？]

时机正好，我打算试着纠正莱纳的被虐性格。要是让他继续这样下去，总觉得莱纳会因为心神劳累而病倒，让我有些不安。

不过莱纳却摆出极其认真的神情甩出一番不明所以的理论。

[你问为什么……，地位最低的我负责这些杂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地位最低？莱纳，你居然有这种想法吗。至少我跟罗德可都当你是自己的朋友哦。跟年龄立场都没关系，你是我们对等的朋友]

言毕，在一旁吧唧吧唧地嗑着饼干的罗德也连番点头。

[对等的朋友……。基督，你这话说的可不对。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在等级序列的支配之下的。而『基督』是『始祖大人』，罗德是『王族』，我则是『孤儿院出身的贵族养子』。不管怎么看，我的地位都是最低的不是么？]

莱纳以一副陈述金科玉律的态度说道。
在我心里，本以为共同跨越死斗的莱纳是心意相通的好友，但看来有所不同。莱纳将我看的太高

了。

他的话中甚至透露出一种只要为了我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危险想法。尽管我一直以来都对罗德多加留意，但莱纳的扭曲程度也不小。

当我为了订正与他之间的分歧而挺身欲语时，罗德出声说道。

[莱纳，你这种想法才是错误的。不管始祖啊王啊孤儿啊什么的，跟这种东西都没有关系。我们是平等的。至少在人家眼中，莱纳绝对不是什么地位低下的人——]

罗德讲出了我想讲的话。而且语气相当认真，一反以往那种吊儿郎当的态度，非常稀奇。看来莱纳方才的主张是不能为罗德所容忍的。

[是不是，这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久疏世事才会这样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平等的。你们两人方才所言全都是天真的幻想罢了。不如说，要是我真觉得自己跟始祖和王对等了，那回到地上之后可就不妙了]

然而莱纳一口否决道。

听到他的话之后，罗德稍稍思考了一会儿，接着浮现出相当温柔的表情。从这份温柔中，我有些许感觉到早上的罗德身上那种高贵的气质。

[可能确实是这样呢……。也许莱纳才是对的。千年前的世界一样给人这种感觉。无论在哪里都存在着阶级、序列、还有差别……]

[对吧？无论哪个时代都是被阶级和序列支配的。]

[这可是永远不会消弭的东西]

不过，罗德的高贵气质只是昙花一现，她立马又恢复了平时那种开朗的模样。

[——嘛，既然是没法消弭的东西，那也无可奈何了呢！既然这样，那干脆就从朋友关系飞跃到家人好了！成为家人的话就没问题了吧？没错没错，都是因为莱纳说了些任性的话所以才给你特别待遇的哟？]

[哈？为、为啥会变成这样……？]

[没办法了呢，既然人家是长辈那就得好好让莱纳撒娇才行了呢。也就是说，人家是姐姐，莱纳就是弟弟喽]

[不是，等下。我说真的怎么就会变成这样！？我在地上已经有正儿八经的家人了，用不着你费

心。不如说，我可不想再多个姐姐了啊。是真的，我说真心话！]

[人家说行就是行了哟！家人可是越多越好的嘛！刚才莱纳不是说自己是孤儿出身来着吗！你在孤儿院的时候，难道不是有很多家人的！？]

[那当然、孤儿院的大家都是我的家人来的.....]

[这座城堡就跟孤儿院差不多喽！从今天起大家都是家人了哟！]

[哈、哈啊！？]

如此不讲道理的理论让莱纳目瞪口呆。

[乖哦乖哦～，莱纳。让姐姐喂你饼干吃～]

看来罗德打算强行让莱纳接受自己的娇惯。她将自己手中的饼干喂到莱纳嘴边。

虽然这做法显得稚拙，不过我倒觉得不坏，于是我也模仿起来。

[好滴。那么哥哥我也来喂你饼干吃吧]

[为啥啊！？]

我把自己的饼干也一股脑儿地放到莱纳面前。
要是莱纳一意坚持贬低自己的话，那我们就惯他
惯得更厉害好了。

我们继续伺候一脸懵逼的莱纳。

罗德一边给莱纳揉肩一边在他耳边说“你想要
什么姐姐都去给你买来哟~。”我则给他的茶杯
注满红茶，慰劳莱纳。

感到混乱的莱纳挣扎着说道。

[不、不是，我家兄弟姐妹之间可不是这样啊……]

我们这种应该是平民家庭的氛围吧。

不过我们就是故意这么做的。这都是为了尽可能地治愈作为贵族的养子被抚养长大而妄自菲薄的莱纳。

但是，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罗德这丫头不光对莱纳，还想对我也摆出姐姐的样子。

她满面春风地纠缠过来。

[不过，麻烦了啊。要是这样的话，那连罗德都成了我的家人了唉]

[一脸嫌弃！？不、不是挺好的嘛。虽说到不了代替涡涡妹妹的程度，哪怕一点也好，就把人家当

成姐姐对待嘛！]

[然而很遗憾，虽然我想要一个像莱纳这样的弟弟，但是像你这样的姐姐就免了……]

[好一个令人不想得知的残酷事实！为、为什么啊！？人家难道不是个理想的姐姐吗！？可谓 Best of 姐姐不是吗！？]

[连个饭都不会做的姐姐，说实话有点……]

[你说什么！既然你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做给你看好了！今天的晚饭就交给人家了！]

气得脸颊直鼓的罗德于是起身朝厨房进发。看样子她是当真想要做晚饭。明明除了切菜之外啥都不会。

[莱纳，拜托你照顾一下那个 *** 姐姐]

[啧，真拿她没辙……]

罗德对跟到她身后的莱纳表示出热烈的欢迎。想象到姐弟一起做料理的情景似乎让她相当开心。

而在后面观望着这一幕的我，叹了一口气后紧紧地靠在椅子上。

这样的时间着实不坏……。

尽管我对罗德的留恋毫无头绪，也没有余裕去详细询问莱纳的过去，但至少可以像这样帮他们一点小忙。

在滞留于『这里』的期间，我希望能够好好守护我们三个人和睦相处的时间。

虽然不知为何，但我渐渐能体会到罗德的心情了。

确实，这样的时间如果能永远持续下去的话，那未尝不坏。

如果留在隔绝于世的『这里』，那这份幸福应该能永远持续下去吧。这点毋庸置疑。

但是，在那条路的尽头什么也没有。

既无法实现罗德的留恋，我也无法帮助妹妹和同伴们，莱纳那扭曲的生存方式也不会好转。什么都没法解决。

所以，我明天要前往迷宫。

纵使罗德不希望我那样做。

这一天——，围着罗德那不像样的晚饭，我们三个一直谈笑到深夜。

于是乎，迷宫生活来到了第三天的清晨。

【Status】

名字：相川涡波 HP293/293 MP945/945 职业：探索者

级别 22

力量 12.55 体力 14.12 技巧 18.57 敏捷 22.96 贤能 19.67 魔力 38.34 素质 6.21

【Skill】

先天技能：剑术 3.79

后天技能：体术 1.56 次元魔法 $5.27+0.10$ 魔法战斗 0.73 感应 3.56

编织 1.07 诈术 1.34 锻冶 0.92 神・铁・锻・治 0.44

这两天的工作也有了成果，我的锻冶技能顺利成长了。

身体状况和 MP 也处于万全状态。昨天晚上我将

魔力注入了所有的【空白之戒】中，应该储存了远超『表示』的大量魔力。

就算大量使用『Default』和『Distance Mute』，魔力恐怕也不会轻易枯竭。

首先必须将我今天的行程告诉莱纳才可以。我拍了拍在一旁熟睡的莱纳的脸叫醒他。

[起床了，莱纳。已经早上了哦]

[嗯、呜……。——我靠！？]

一看到我的脸，莱纳吓得差点儿飞了。

因为他吓得就差使出魔法了，搞得我也差点拔剑。

[怎、怎么了吗？]

[不是……，一觉醒来就看到基督的脸对心脏不

太好……]

[我的脸怎么了？]

我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说。以前从没有被家附近的孩子们说过脸长得吓人，也不曾被小动物们避开过。当然我刚才也没有故意冲莱纳摆出一张鬼脸。

莱纳指了指我的头发，接着把手指摆成剪刀的样子比划了两下。

[我说基督，你差不多该剪剪头发了。有点长过头了]

[啊啊，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

来到这个异世界之后，也过了挺长一段时间了。虽说在水晶中的一年间没有成长，但头发的长度

也确实成了问题。

这样的话简直就像——

[说起来，这头发是阳滄的头发来着啊……。一想到这个，就觉得不忍心啊……]

尽管样貌是『涡波』，但这具身体毕竟是妹妹的。想到这是阳滄的头发，就连摆弄刘海的力度也柔和了不少。

霎时间，感到自己变得跟自恋狂一样，脸不由火辣辣的。可能的话还是不要往那边想比较好。

[所以说你能不能不要把这种恶心的台词挂在嘴边啊……。我倒是也知道你的身体是妹妹的来着。然后吧，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不知不觉间感觉你身上女性的氛围越来越浓了啊……]

[诶？]

[虽然可能也有我睡糊涂的原因，但是刚才我起来的时候还以为叫醒的我是个不认识的女人呢]

[怎么会，居然到了这种程度……]

确实，自从知道了这具身体是妹妹的之后我便越发小心地保养了起来。可能洗脸的次数确实比往常频繁了许多。但就算这样，也不至于被错看成女性的吧。

要说原因的话，应该是出于其他理由。比方说，有可能是在我意识到身体原来的性别之后，便被诱向那边了。

一旦我的『魂』本身也对女性身体予以了认可的话，那『身体』的性状向那边进行变化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好，剪了吧。剪回男性该有的发型吧。现在立马就开始剪吧]

我是男的、男的、男的！

想着，我开始在心里反复主张自己是男性的事实。

[不过话又说回来，回到地上的时候多一点女性气质也挺合适的。因为弗茨亚茨十有八九在通缉基督。我觉得改变形象的话行动起来也自由点]

[……你是要我男扮女装去跟妹妹再会吗？]

[我、我没说到那个份上吧……。你表情有点可怕啊，基督……]

[总之你的这个提案没门。反过来显眼一点才更好。虽然弗茨亚茨的追兵会找上门，但是相对地

也更容易跟同伴们汇合了啊]

[啊啊，是这样啊。既然这样，那剪回原来的发型最好。要我现在就帮你剪吗？这种事我已经习惯了所以还挺擅长的呢]

[.....嗯，那就拜托你了]

因为觉得有点可怜，所以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会习惯给人剪发。

接着莱纳便使用『魔力风刃化』将两根手指变作了剪刀，娴熟地开始为我理发。他的技艺是如此娴熟，以至于我立马就理解到他一定是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在为自己那个蛮横的姐姐理发了。

[很好，完美了。跟原来的基督一样]

[谢了，莱纳。那我差不多该出门了。啊，顺带一说，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迷宫来的]

[好、好快啊。这就要去了吗？]

[要是新魔法顺利的话，我想只要一击就能打倒那条龙了]

[哦哦。真不愧是基督啊。不用我跟着去也行吗？]
]

[今天只是去尝试一下所以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我知道了。那我今天不看好罗德可不行啊]

莱纳对进展顺利的事感到欢喜，并表示绝对不会让罗德来碍事。

我们各自在房间里做好准备，莱纳一如既往地要去监视罗德，而我这次的目的地则不是雷纳尔多的工房，而是迷宫。以防万一在出发的时候将撤退用的『Connection』设置在了房间里。

漫步于清晨的街道，我前往这座城市的边缘。

为保万全，我展开了『Dimension•决战演算』之后进入了六十六层。

又一次来到了这个空之世界。

而支配这整座天空的，便是那条体型甚于云海的自由的『风龙（艾尔芬里斯）』。

一边迈步于草原，我一边观察风龙的情况。

光是把握风龙从龙首到龙尾的模样就费了好一番功夫。看上去真的就像茶褐色天花板在蠢动一般。

无论何时，都不觉得能赢得了。

但今天，我却带着犯规的招数前来挑战。只要被我接触到，就有将它无力化的自信，胜算这次姑且是有的。

先在六十六层随便走走吧。在我于地上行走的时候，风龙对我完全没有兴趣。正如莱纳所言，只有到了六十五层和六十六层中间的位置它才会袭击过来。

要与风龙战斗的话，似乎只能攀登位于中央的螺旋阶梯了。

之前被破坏的阶梯已经恢复了原状。在迷宫内的物体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自行修复。应该是使用了魔力的『想起收束(Drop)』的一种应用吧。

所以我打算跟之前一样使用阶梯。

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同时在脑海里模拟战斗的场景。按照计划，我打算使用两次魔法就决出胜负。

在进入战斗之前，我开始构筑打算在最开始使用的魔法『Default』，并一点点地向六十五层接近。

还差一点就到了之前被袭击的位置了。

在此之前，我做出宣言。

为了让自己奋起，我向自己宣誓。

[这是第二次讨伐龙了吗……]

跟第一次不同，这次要依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屠龙。

即使这样我也不能说什么丧气话。哪怕在『最深部之誓约者』的帮助下消除了与妹妹相关的不安，我也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地上。

所以——今天，就在这里，我要杀了这条龙。

连同迷宫一起，用最快的速度进行攻略。

在心中如此发誓过后，我与浮在空中的风龙那双太阳般的龙瞳目光相合。

[好了，那我们就来较量一下吧。——风龙]

应着我的挑衅，遮盖天空的茶褐色巨体自上而下地朝我袭来。

196. 风龙

艾尔芬里斯的攻击跟之前如出一辙，是将全身化作凶器的突击。

再加上席卷而来的《龙之风》，这一撞在人眼中看来与台风直击无异。将之与灾厄同列毫不夸张。

就这样，迅速降下的龙之巨体同螺旋阶梯相接触。

伴随着几欲震破鼓膜的爆炸声，阶梯顷刻间被撞得四分五裂。

艾尔芬里斯没有改变自己的攻击手段。现在的状况就跟上次的战斗完全相同。想必这家伙也明白活用自己与敌人的体格差进行战斗便是自己最有效的攻击方式吧。这倒确实，只要它重复这一单纯却又最强的攻击，就休想有人能回到上一层。

随着破碎的阶梯一同被甩到空中的我思考起对策。

接着我从准备好的迎击计划中选了最单纯的一条。如果对手发起的攻击单调的话，我就使出比它还要单调的攻击便是。我现在的手牌里具有将这份可能予以实现的作弊力量。

计划很单纯。

使用《Default》缩短空间的距离，乘到艾尔芬里斯的背上。之后直接用《Distance Mute》拔除《魔石》。就这么简单。

利用突进撞毁了阶梯的艾尔芬里斯顺势在空中回旋了一圈。

接着它捕捉到坠落的我的身影，便张开那好似可以吞饮高山的血盆大口，打算将我连同四散的阶梯碎片一起饕餮殆尽。

不过我不会让它这样得逞。

将它诱至只差分毫就可以将我吞入口中的距离后，我咏出魔法。

[——魔法《Default》！]

使用新的次元魔法，我将上空的空间予以压缩。遭到次元属性的魔力侵蚀的空间就这样扭曲、距离的概念由此溃崩。

作为结果，上空的空间进一步偏折。我的身体也被一同拉至上方。

我的身体就这样以冲天之势被掷向上空——这是完全无视物理法则的跳跃。

准备动作之流毫无必要。这是接近瞬间移动的位移招数。

如果艾尔芬里斯能就此看丢我的位置的话，那接下来就好办了——当然，事情并不会这么顺利。

艾尔芬里斯那双太阳般的龙瞳仅是在一瞬之内看丢了我的所在。

随着一道《龙之风》拂过我的脸颊，艾尔芬里斯立马将龙首上仰。当我的身影再度映入它的双瞳时，它再次将双鄂大开，为了吞噬敌人腾跃而上。
[——看招！魔法《Foam》《Dimension・决战演算》《Default》!!]

第一招不顺的情况下该怎么做，我事先也想妥了对策。

数量逾千的次元属性的泡沫应声在空中散布开来。

恐怕风龙探定我的位置所依靠的不是双眼而是魔法。这家伙的《龙之风》应该具备与阿尔缇的火焰相似的代行知觉器官的机能。

由《Foam》造出的泡沫一点点地错捩世界，扰乱艾尔芬里斯的魔法感官。与此同时，我利用《Dimension・决战演算》把握艾尔芬里斯的双眼和《龙之风》的动向，探明在它认识之外的空

间并进行移动。

总的来说就是我以往常用的招数——从敌人的视界中消去身影这招的升级版。

[—!!]

看丢了敌人身影的艾尔芬里斯一时不知所措。

不过它为了再度探明我的所在而立刻将《龙之风》的领域向更广的范围扩展。更广的范围——这就意味着它将注意力偏向了远处。

既然如此，那我就反过来跃向艾尔芬里斯的身边。

就这样，正如当初的计划所定，我成功站到了风龙的背上。

它那毫无防备的后背就在我触手可及的位置。

接下来无需使用花招，用上真本事便是。

我以不惜绞尽所有魔力的决意高喊出魔法名——
！

[——魔法《Distance Mute》!!]

闪耀淡紫色光芒的右臂无视坚硬的龙鳞一举刺入风龙体内。

如果用魔导书中的台词来解释的话，就在这一瞬间相川涡波的《领域》和艾尔芬里斯的《领域》连接在一起了。

从物理意义来看，对拥有远超云海的庞大躯体的艾尔芬里斯而言，就跟被一只蚊子叮到无异。

但是，在魔法的层面上，当下的状况，则是次元魔法使（相川涡波）这一凶恶的病原体正在侵蚀艾尔芬里斯的存在。

[咕、噶、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至今为止一直以优雅的姿势游动于空中的艾尔芬里斯难看地扭动起来。

接着，它吼出一道足以震破鼓膜——不，是足以让常人听了双耳喷血的雄叫。旋即被扩散开来的

《龙之风》也以之为信号迅速向艾尔芬里斯的身体回笼，打算将贴在它背后的我吹飞。

我也毫不服输地榨出魔力。

纵使用身体硬接下《龙之咆哮》和《龙之风》，我也绝对不会解除《Distance Mute》。

龙的攻击绝对不弱。不如说凶猛至极。即使对艾尔芬里斯来说只是用于辅助的声与风也足以将我掀飞。即使现在，为了维持魔法我的双臂都几乎要被扯碎。

果然不愧是 Rank 高达 60 的怪物（龙）。

如果这是普通的战斗，那光是因级别不够的理由，我就足以被蹂躏致死。

也正因如此，我绝对不可放过这个机会。

我将意识集中到右臂，在艾尔芬里斯的领域中摸索——要・找・出・来。

务必要找到作为核心的魔石。

无论体型如何巨大都没关系。在次元魔法使面前
体积和距离是没有意义的。

正因为能够超越次元，才会被称为次元的魔法
使。

这是让《领域》和《领域》相交错的魔法。

是由《圣人缇娅拉》奠基，经《始祖涡波》之手
完成的最后最强的魔法。

达到了这个境界之后，级别的强弱已经是细枝末
节的问题，早就可以超越其上——

[——魔法《Distance Mute》！给我拔出来啊啊啊
啊啊！！]

我攥住艾尔芬里斯的魔石——并篡夺、拔除之。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A „ AA „ AA „ ——
—!!]

随即一道直扣面门的振动便斥满天际。

这就已经不是《龙之咆哮》那种了不起的东西，

而是生物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迎来终结时发出的哀嚎——只是一声单纯的临终悲鸣罢了。

失去了自身魔石的怪物面临的结局只有一个。

覆盖天际的巨大渐渐透明化，转换成了光芒。

光之雨淅淅沥沥地降注在辽阔的草原上。

仅仅一头艾尔芬里斯的消亡，就造就了泪洗（Tear Ray）的天候。Rank 达到 60 的怪物魔力密度有多高一目了然。（译注：Tear Ray 即这个世界的雪，早期的翻译们采用了音译，123 话我则搬用了文中的汉字【魔力结晶】，以后正式译作泪洗）

【获得了称号《苍穹的知音》】

获得补正技巧 +0.01

失去了立足点的我再次被投向空中。为了回避坠落的冲击，我最后一次使出《Default》，向地面移动。

接着，躲开自空中陨落的螺旋阶梯的碎片，我沐浴在光之雨中。

[……在理解了这个世界的构造之后，就再也不需要什么华丽的魔法了啊。只要钻到敌人背后拔除魔石就够了]

战斗时间不过数秒。遭到破坏的螺旋阶梯的碎片尚未坠地，就决出了胜负。

在这个异世界中《魔石》就是力量的核心。

既然如此，那么最高明的战斗方式就是去瓦解这个核心。而我尤其擅长这方面的攻击。

我已经不会再输给只有力量强大的怪物了。这场胜利带给我这份确信。

当然，也带来了一抹空虚。

这就像好不容易来到了剑与魔法的世界，我却要使用作弊招数一路通关一样。不过现在不是执着于这种享受游戏的心情的时候。

只要能尽快回到地上，不管是怎样的作弊招数我都会毫无顾忌地使用。

一边向牺牲于我的作弊招数的艾尔芬里斯献上默哀，我一边对手中的魔石使用注视。

【High Sky Beryl】

支配天空的魔力的集合体。

掉落自最高级的风属性怪物。

看来我的《表示》对这个叫做 High Sky Beryl 的魔石赞赏有加。

既然上面写着最高级之类的文字，那么这个魔石即使在佩艾希亚应该也颇具价值。

[再就是经验值了……]

我确认起自己最期待的数值。

【经验值：202345/135000】

可是经验值却比预想中低不少。

我原本以为一口气能提升 10 级的，结果却是这

样让我有些不满。

话虽如此，不过确实是向前迈进了。跟之前被困死在这里的绝望相比，心情好上不是一星半点儿。

一边检查结束战斗后的 Status，我一边扫视周围。

位于平原中央的螺旋阶梯遭到破坏，无法登上六十五层。

使用《Default》的话倒是能上的去。不过，经过刚才这场不计消耗的战斗，目前剩下的 MP 让我舍不得这么早。不惜消费作为备用魔力的《次元戒指》也要去挑战未知的六十五层什么的，我还是有所忌惮。

今天只要获得战胜艾尔芬里斯这个成果就满足了。再往前的探索应该跟莱纳一起进行。两个人合力的话，跟艾尔芬里斯战斗也能节约不少魔

力，而且我也想先将自己的 Level Up 处理好。

[先回去吧。不能急躁冒进]

从遍布周围的瓦砾中抽身，我前往连接城市的《Connection》。

如此这般，我的第二次屠龙行动也平安无事地告终了。



从迷宫回来后，我不做歇息直接造访了雷纳尔多的工房。

当然，目的是——

[——嚯哦，《High Sky Beryl》吗。拿到了相当不错的东西啊。这个在《佩艾希亚》也是一等一的物件啊]

看到艾尔芬里斯的魔石之后，雷纳尔多跟我的表示一样对它大加赞赏。

知道这个魔石在佩艾希亚也通用，我高兴地摆出

了胜利的 pose。紧接着我便思考起要使用《High Sky Beryl》打造怎样的装备。

根据《表示》上的资料，它的属性是《风》。正好跟我的同伴属性相同。

可能像《新月线形石》一样给它打造成剑比较好。
[请问，雷纳尔多先生。可能的话，我想使用这个增强作为我同伴的骑士的实力来着……]

[是说之前跟你到门口的那个孩子吗。那孩子会使用风属性的魔法？]

[是的。不如说他净是在用风魔法，所以我觉得刚刚好]

[呼……。不过，如果当真要为他打造东西的话，就得将他身上所有的装备都仔细确认一番才好。
装备也是拥有平衡性这东西的]

是因为昨天得到了全面协助的缘故吗，总觉得雷纳尔多作为锻冶师愿意全力给予我们帮助的样

子。他这细致入微的要求或许就是证据吧。

我已经见过好几次莱纳使用戒指等魔法道具进行战斗的场面了。估计莱纳身上无处不藏有魔法道具。如果接下来打造的东西效果跟他身上带着的道具重复了的话可就得不偿失了。

看来为了确实地增强莱纳的实力，有必要将他持有的道具彻查一番。

[您说的有道理。那我这就去跟莱纳打听一下。正好我也有想要回收的东西]

我记得莱纳爱用的《Rokh Bringer》现在处于断折的状态。虽然多亏了诺文和艾利巴茨的调整让外表还看得过去，但我打算借这个机会把那把剑也修好。

既然其他的精神污染道具都得到了修复，那《Rokh Bringer》应该也没有问题。

[那好，既然如此今天的业务就是强化小子你的

同伴了呐。你赶紧过去一趟]

[知道了]

因为我们的强化是跟对罗德的救济有直接关系的，所以雷纳尔多一脸高兴地催促我动身。

我立马离开了雷纳尔多先生的家，使用《Dimension》对街道进行搜查。

这里依旧是个绿意盎然的祥和城市。再现出佩艾希亚和平安宁的机能今天也运作顺利。

《Dimension》的感知能力一天比一天敏锐。我很快就找到了与罗德一起修剪花草的莱纳。跟昨天的豪宅不同，今天她们在马路上修剪生长过度的枝叶。

佩艾希亚这座城市的建造在很多地方都利用了自然。

比方说，左右两边并排林立的高度约四米的树木合在一起构成的通道。尽管通道本身没有完美到

可以将雨水完全阻隔，但透过树荫洒落的缕缕光辉却描绘出一幅幻想性的图画。

再比方说，建在大树上的住宅，而以树干为台阶的阶梯。岂止是宝石和铁器，就连石材都没用上。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佩艾希亚城内的大树极多。但就算这样没有让人感到密不透风，都是多亏了作为庭师的罗德吧。无论走在哪里都没有绝对的阴郁，可见罗德在修剪时用了不少心思。

除此之外，佩艾希亚的特色还数不胜数。

我现在抵达的便是其中的一个，以相对较矮的阔叶树作为路标的公路。

罗德正使用高枝剪啪擦啪擦地修剪着枝叶，莱纳则负责将剪下的枝叶收集起来进行清理。我现身后，首先是罗德停下了手边的工作向我打招呼。
[.....嗯？哦呀，是涡涡。你不是应该去锻冶场工作吗？]

[啊一，我工作努力过头了。该修的东西都修好了，所以就休息了]

我用一早准备好的台词回答道。

知道我现在自由了的罗德于是看向手中的高枝剪向我发出邀请。

[那么，要不要跟人家一起工作？]

[不，这就免了。空下来的时间我打算让雷纳尔多先生教我锻治技能。就像之前罗德建议的那样，我打算重新调度相应的装备]

[啊，你真的打算从新准备装备呀……]

[让锻治技能得到锻炼的我来强化学会魔法实力增强的莱纳的装备。这个分工到位吧？综上所述，我这次就是来测量莱纳的各方面尺寸的。还有就是暂时借用一下他身上的装备]

[嗯嗯，这么回事啊。那你们就赶快把事办完吧~]

罗德没有多加怀疑便给予了许可。莱纳也一样。本来是很唐突的要求，但莱纳丝毫没有感到不乐意。他毕恭毕敬地交出自己身上所有的装备，也很配合地接受了《Dimension》对尺寸的衡量。过程中我针对他的装备提了不少问题。虽然他穿在身上的锁子甲的效果容易查明，但戒指和手环的效果是什么就得亲自询问了。

最后对于莱纳爱用的断折的魔剑，我也询问了他的意见。

[啊，莱纳。这个《Rokh Bringer》要不要重新铸成一把？]

[基督怎么想就怎么做吧。全都交给你了]

[.....我知道了]

看来莱纳对我的信任真的是非比寻常。从他只要把事情交给我就没有任何问题的表情上就看得出来。认为理应回应他这份信赖的我用力点头

承诺。

[这么说来，在需要修理的东西再次囤积好之前，
涡涡都休息吗？]

[没错，明天我工作也休息]

[那么那么，明天咱们三个人一起去野餐怎么样！
这边的工作也告休一天！]

罗德一副觉得自己提了个好点子的模样笑着说。
但是她这纯真无邪的目光实在让我心痛。她
是真心相信我明天休息，并打算让我们三个人一起开
心地去玩的。

然而事到如今我们回到地上本身就是为了罗德
好。哪怕是为了早一秒将最能够拯救她的艾德叫
来，我也不能答应她的提议。

[不了，今天做好迷宫攻略的准备，明天我要跟
莱纳一起试试去挑战迷宫]

[诶、诶诶—……。这就要去迷宫复仇了？明明之

前输得那么惨？]

[之前也没到输得很惨的地步吧……。虽然对你的提议很抱歉，但是我明天要在实践中测试今天造好的东西的效果]

[呜、嗯一。嘛啊，人家也知道迷宫探索是你们两个的本业就是了……。没办法呢。那莱纳明天就跟着去吧……。嘛，反正你们肯定又得败在艾尔芬里斯酱手下就是了]

虽然我是因为已经打倒了那个艾尔芬里斯才邀请莱纳的就是了……。

果然像这样欺骗罗德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是，我还是在心中发誓绝对会救她，并继续实施当初的方针。

[这样吗……。明天人家要一个人了吗…….]

虽然本人没有意识到，但是罗德老是将一些扎心的话挂在嘴边。

[那、那就这样，莱纳，装备我先带走了……！]

[啊啊，拜托你了]

[再见啦，涡涡~]

我逃离了罗德身边。想到每次跟她接触都会品尝这种难受的心情，我想要回到地上的决意便更强了。

为了尽早实现迷宫攻略，我分秒必争地奔回雷纳尔多身边。

[——我回来了！]

一回到工房，我就把莱纳身上的装备物品摆到桌上。

不过，看到这些东西的雷纳尔多表情则显得十分严峻。

[这可真是要命啊……]

而其理由似乎不是因为装备的品质太过平凡低劣。

每将一件东西拿在手里，他的眉头皱得越深。

[用于魔力增幅的戒指和魔力爆发用的戒指……。
这个则是用来强制加速的……？不管怎么看，这小子的想法都危险得不得了啊……]

[有这么糟糕吗……？]

[这小子根本就没想着活着回来。这些装备全都是为了跟敌人同归于尽而准备的]

在精通武器装备的雷纳尔多眼中看来，这些似乎全都是用于自杀式袭击的道具。

[啊一，这还真符合他的风格……]

[居然到了被说成个人风格的地步了吗……。那不尽快想点办法可不行啊……]

已经看惯了莱纳的所作所为的我虽然反应平淡，但雷纳尔多对此却诧异不已，同时他还涌起了一种奇妙的使命感。难道这就是锻治师的矜持吗。

[得打造出上好的武器让他免于依赖这种自爆用

的道具才可以呐……。首先就从这把剑开始着手吧……]

雷纳尔多将目光投向了莱纳最常使用的剑《Rokh Bringer》。

在迷宫里找到的诸多物品中，属这把剑的能力最为凶险。当时我身边要是没有斯诺的话，就中了这家伙的精神污染了。

不过，与它那棘手的能力相应地，这把剑的锋利度也十分优秀。可谓不负千年前的剑的名号。

[这把剑的做工相当不错啊。不过，制造者到底是呢？不用《神铁》的技术就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话，老朽应该认识的才对啊……]

雷纳尔多似乎对这把剑没有印象。

千年前毕竟还是个很广的范畴，没准是雷纳尔多死后诞生的剑吧。

[这个我也没有头绪……。毕竟是在迷宫里捡到

的.....]

[随便了。总之，小子你拿来的《High Sky Beryl》就用在对这把剑的修复和强化上了哦]

[了解了。.....不过，您说要用魔石对剑进行强化吗]

为、为什么呢。

我超兴奋的说。

像这样，怎么说呢.....。将被折断的名剑修好的情节、可是我相当中意的剧情哟。总觉得自己游戏爱好者的天性被激发了呢。

中意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的话，到了梦想着有一天诺文也被强大的对手斩断，然后用我的锻冶技能给修好的地步。明明我不是拉丝缇娅拉，但还是有种经过这种剧情之后就能变得更强的感觉。（PS：诺文：涡波，MMP！听到没有，MMP！）

不过当然的，这应该都是错觉吧。

在现实中，要是修复不成功的话，那 powerup 什么的简直是痴人说梦。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锻治的成功。

因为我不想让用到《High Sky Beryl》的锻治失败，所以询问雷纳尔多。

[感觉会是挺困难的作业，那还需要我的帮忙吗？
]

[说的也是呐……。确实，唯有用上这个魔石的修复是绝对不能失败的。那这事就交给老朽单独负责。小子你就把昨天剩下那点儿练习做完好了]

[我明白了]

做好分工后，我们投入到各自的锻治工作中。

因为迷宫挑战花费的时间不到一小时，所以今天也能好好地将精力集中到锻治上来。

跟刚开始不一样，这些装备每一个都直接关系到

从明天开始的迷宫攻略。因而我不顾对体力的规划，忘乎所以地挥舞起铁锤。

——在锻冶的过程中，我想象着。

光是思考这个装备完成后由我和莱纳谁来穿就让我十分愉悦。之前给同伴们缝制泳装的时候我就想过了，相比起战斗，我似乎更擅长生产系的工作。

尤其是在明白好几个战斗用技能都是妹妹拥有的东西之后，这种想法更是提升到确信的领域。接着，我又回想起之前使用另一个生产技能《缝纫》时遭受的失败。

当时因为一味重视实用性的原因，让我给所有人准备的泳衣都成了茶色的土货而蒙受了惨痛的失败。塞拉那时的叱责让我至今难忘。

也就是说，生产者不能只图自己的喜好去制造产品。

只要看一看在我身旁的雷纳尔多就明白了。他奋力驱使身体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使用武器的人。

作为他动力的前提的是对被囚禁于《这里》的罗德的关心。其次是对即将使用《这把剑 (Rokh Bringer)》的少年的担心。为了守护不爱惜自己的莱纳而打算造就一把杰出的宝剑的决心，只要看到他的表情便一目了然。

我必须要从他的姿势中汲取教诲。

也就是说，带着像之前的泳装那种 [只要能游泳就行了] 的想法是不行的。

不光要进行修复，还要联想使用者的情况，生产出更合适的东西。这才是通往一流锻冶师的必经之路吧。

[.....嗯—]

不过，才刚刚接受雷纳尔多的教导学会技能《神

铁锻冶》的我能做到的事情也不多。

基本上的修复都已结束。

剩下的只是完成作为最后一道工序的研磨和镀金而已。

但是真要就这么结束了的话那就跟之前的茶色泳装一样了。回想起当初至少应该给泳装绣上花纹的后悔，我开始对打算给莱纳使用的防具进行细加工。最低也要准备出可以跟《新生的魔剑》这一充满浪漫感的武器相匹配的装备才可以。

首先，为了跟莱纳的发色相匹配，对色彩的平衡进行调整。接着，为了强调他作为骑士的身份，还得施加一些即兴设计的纹章。

不知为何。我在设计独创的纹章时感到特别激动。因为总觉得这就跟设计相川涡波队伍的标志一样。

很早之前我就有这种感觉了，莱纳其实是一个可以站到物语中心的人才。他那勇往无前的性格简直就像少年漫画的主人公一般。

我有点理解艾利巴茨的心情了。一想到穿上我设计的装备的莱纳的模样，我就莫名地兴奋。

也就是说，将符合英雄身份的装备打造给拥有英雄气质的人穿，才是生产者的使命这码事了——！

因此，不光用上技能『锻治』和技能『神铁锻治』，我久违地连『缝纫』也动员上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那狂奔不止的思绪——既然做了装备那就必须准备出跟装备相配的衣服——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

布料方面也绝不妥协，我将在『持有物品』中品质最好的布料给拿了出来。这不是当然的么，绝

对不能重蹈泳装的覆辙。

莱纳的体型我已经用『Dimension』确认过了。做好了完美符合他尺寸的贴身衣物之后，我在衣服上迅速缝以刺绣。

与之前不同，这次没有『并列思考』所以作业速度有所下滑。但能够将注意力彻底集中到一件上应该可以提高缝纫的精度。这回不用大量生产，我将自己所有的能力和心血全都注入到只为莱纳而生的独一无二的作品上，真心爽爆。

必然的，这次的作品根本不是之前的泳衣比得了的。

不过，即使如此我也不能大意。

我自己再怎么满意，但在别人看来却不予好评的事也已司空见惯。

使用『Dimension』对装备和衣服进行检视之后，可以发现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完善。
发动技能『缝纫』，手中牵着针线。

——要下的功夫还多的是。得抓紧才行……！

就这样，我随随便便地结束了对自己要用的装备的强化，却把所有的功夫都花在了对莱纳使用的装备的魔改上。

——于是，第三天的工作也迎来了结束。

今天的不幸，原因就在于雷纳尔多将精力都集中到了『High Sky Beryl』这个一级品上，而没能阻止我的暴走……。

197. 至 65 层为止

[终于完工了吗……]

今天一天，一刻不停地守在《不死鸟使者》旁边进行锻造的雷纳尔多如此宣告道。接着，他将获得新生的魔剑拿在手里，向待在工房的角落里埋头做事的我搭话。

[老朽这边完成了哦，小子。现在这把剑既具有对风属性的抗性，同时还可以减轻使用风魔法时的负担。对要以艾尔芬里斯为对手战斗的风魔法使而言，可谓再合适不过的武器。小子你这边如何了……]

[——没毛病，我这边做得也很完美。防具的色彩特别选了跟莱纳的金发相衬的颜色。并且整体设计上还实现了他作为贵族的高雅与少年的清廉两种风格的统一。最后，为了配合他作为风魔法使的身份，还在各处用翠色点缀了一番。当然值

得一提的还远不止这些。就连边边角角的地方我也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做到了不管从任何角度观赏都毫无瑕疵的水准]

这真心是我呕心沥血的力作。

我也实在不是自夸，就连我自己都要看入迷了。不光是胸甲和护手，连贴身的衣裤我也丝毫没有怠慢。而且还准备了围巾和套袖作为画龙点睛的装饰品。

这些东西就算拿去给对时尚吹毛求疵的塞拉看，估计她也没得好挑吧。说实话，虽然我在设计上还缺少一些自信，但依靠回想艾利巴茨的话总算是弥补了空缺。

一想象到具有英雄气质的莱纳，感觉与他相配的设计就思如泉涌。果然在做设计工作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对那个人穿上作品的姿态进行想象。

[还、还寻思你在干什么，想不到做了这种东西出

来啊。一旦放着不管的话，小子你就会变成这样吗。……不过算了。只要装备确实修好了就行。
……就是有点恶趣味罢了]

[诶？ 恶趣味……？]

[没事，应该只是跟上了年纪的人的眼光不对付而已。在年轻人看来应该没问题吧。……大概吧。
没错，大概吧]

[呵呵，毕竟要穿的人可是莱纳呀。他穿上的话
一定会非常合适的]

无视掉自信满满地握拳的我，雷纳尔多开始检查我修复好的装备。他顺便也拿起我用缝纫技能作成的衣服看了看。

[不过还真是多才多艺啊，小子。你还会裁缝吗？
]

[是的，简单一点的我都能做。我想我应该更适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吧]

[这可是个好本事。比起打造武器这种危险的能力，会裁缝要好上许多]

说着，雷纳尔多将所有的成品都检查完了。看样子在最高级的锻治师眼里，我修复的装备似乎还过得去。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并拍了拍我的肩膀。
[唔姆，每一个都做的不错。赶紧带回去让他穿上试试吧]

[好的，我这就去。今天也有劳您了。雷纳尔多先生]

将完工的武器装备收进《持有物品》里，我行了一礼之后便离开了工房。

今天回去的时间比前两天要晚。恐怕莱纳已经回到城堡里开始准备晚饭了。

走在跟昨天别无二致的街上，听人们打着跟昨天别无二致的招呼。我也用往常的态度予以回应，并快步赶回城堡。

接着，回到了位于城堡内的自己的房间后，发现莱纳和罗德已经摆好了料理在等着我了。我一进门，便将今天制作的衣服从《持有物品》中取出来请愿说。

[莱纳！我给你做了衣服哦！来穿上试试吧！？]

[……衣、衣服？]

被我突然提出试衣服的要求，莱纳一时有些不解，但他很快就摆出领会了我的意图的表情并打算接过我手中的衣服。

[啊啊，原来如此。就是说这是要用于跟艾尔芬里斯战斗的特殊的衣服喽？]

[诶？就是普通的衣服而已哦？]

[诶？]

伴随着疑问，莱纳的手僵住了。

当我们俩两脸懵逼的时候，一旁的罗德冷静地质疑道。

[哎呀？涡涡，你不是在老爷子那儿学习锻冶技术的么？怎么做上衣服了？而且看上去还是跟迷宫攻略没什么关系的衣服呢]

[——！？]

跟、跟迷宫攻略没什么关系……？

我这时候才终于回过神来。

说起来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哦。

因为缝纫的时候感觉比锻冶开心百倍，所以我不知不觉间就把本来的目的给忘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攻略迷宫，不是给同伴打扮成帅小伙儿的时候。

明明如此，我却耗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去做衣服。

[我、我都干了什么……]

[不光是武器防具居然还动手做了用于日常生活的衣服，难不成涡涡你已经做好了要长期滞留在

这里的觉悟了？]

[……啊、是啊，没错。备用衣服可不能随意对待不是嘛]

是我没错，这个就着罗德的话给自己找台阶下的人就是我没错。

不过莱纳依旧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看。

[基督……]

不妙，这是责备我浪费宝贵的时间的眼神。

不想让莱纳感到失望的我连忙抛开衣服，将话题转向得到修复的武器装备。

[不是这样的！这件衣服只是顺手做的哦，顺手做的而已！我今天还专门准备了一堆用于攻略迷宫的道具呢！快看看吧！]

我从《持有物品》中取出今天修复的物件，并摆在房间里。

罗德在一旁兴致勃勃地鉴别起来。

[哦～，都挺有模有样的嘛。这些，全都是涡涡从零开始锻造出来的？]

[不，都是坏掉的成品然后再被我修复过来的。凭我现在的水平，还没法从零打造出这种等级的物件]

[……哼嗯～。不过，样子全都很奇怪呢。总觉得吧，该说是修饰过头了好呢，还是说恶趣味好呢]

[诶？]

把我设计的衣服和装备拿起来观赏了一番后，罗德给出了跟雷纳尔多一样的评价。如果只是雷纳尔多一个人这么说的话还能用品位不同来解释，但是两个人都这么说就不一样了。

不过，这两个人毕竟是千年前的人。差出一千年的品味已经远超代沟的概念了。没准我的设计在现代其实是很流行的呢。

带着这最后的一丝希望，我用期待的目光看向莱

纳，希望他能中意这些作品——

[我说，基督。这些，全是给我的装备吗……？]

[唉，嗯。是这么打算的来着……]

[要是把这些全穿在身上的话，感觉不是跟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了么……？感觉用在迷宫探索的话有点辣眼睛的说……]

[嗯、嗯……。可能是这样呢……]

尽管话说得比较委婉，但是看他的表情就知道莱纳的意见跟罗德一致。

我只好接受自己的作品显得恶趣味的事实，老老实实地点头。

[下次再做的时候，我会控制一下装饰的限度的……]

[能那样就好……]

不、不妙……。

虽然我作为生产者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代价却是

让莱纳对我的信赖产生了磨损。得想点办法挽回才行……。

可能是不喜欢我们之间这种阴沉的氛围，罗德故意抬高声调。

[嘛，反正覆水难收！比起这种事，还是先吃饭吧。来吃饭嘛~。等了涡涡这么久，人家肚子都饿扁了的说！]

[说的也是。那就快吃吧……]

依从罗德的提议，我们终止了有关新装备的话题，开始享用晚饭。

在这之后就没什么特别的事了。我们三人像昨天晚上一样谈笑风生，然后进行魔法的训练，接着罗德就这样离开了。

结束了训练之后，为了消化打倒艾尔芬里斯而获得的经验值，我进行了 Level up。如果莱纳不会使用神圣魔法的话，我们就连级别都会被锁死。

一边庆幸可以升级，我一边确认《表示》上的状态。

过程中，我注意到了 Bonus Point 这玩应儿。

【Bonus Point】获得了一点 Bonus Point。

【Skill Point】获得了一点 Skill Point。

话说这东西、我是真的服了……

在《世界奉还阵》中看到过去的记忆之后，我已经明白打造出这个系统的人就是我自己了。

想来这个系统的本质应该是通过对《魔力变换（Level up）》的应用，作成可以将余剩的魔力随机应变地补足到任何方面的机制吧。意图我懂，但是毋庸置疑，这绝对是我个人兴趣暴走下的产物。

带着跟回想起小时候的失败一样的难堪心情，我将能力点分到了《魔力》和《次元魔法》上。

接下来再把明天的预定传达给莱纳，今天也就算

结束了。

我事无巨细地对今天与艾尔芬里斯战斗的细节进行讲解，并谋划明天战斗的策略。

至于像前两天那种深夜进行的魔法训练，今天当然是不做了。这都是为了好好整顿身体状况。

事前准备已经很充足了。使用魔法的种类增加了，道具和装备也备妥了，级别也提升了。

六十六层的侦查也完毕——不如说，已经打倒了艾尔芬里斯一次，还将它的魔石拿去强化莱纳的剑了。可以说万无一失。

将这完美的状况告知莱纳后，感觉总算是收回了些他对我的信赖。将明天的目标定为抵达六十层之后，我和莱纳便沉入了梦乡。

就这样，地下生活的第三天结束，到了第四天早上——。



将《Connection》设置在房间里之后我们就出发了。

这次出门目标不是工作而是攻略迷宫，我和莱纳一起走在佩艾希亚的街上。

于是，来到了通往迷宫六十六层的门前，我们开始进行战前的最终确认。

[一进门立马开始作战。可不要错失了时机哦]

[明白。多亏了基督准备的剑，感觉风魔法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了。你就放心吧]

语毕，莱纳拔出双剑。

握在他右手上的强化了风魔法效力的新生魔剑。

【Sylph・Rokh・Bringer】

左手则是可以操纵水晶魔法的守护者的宝剑。

【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

以及通过神铁锻冶的修复获得再生的千年前的

轻盈和胸甲。

【Call Outer】

【All Confess】

还有莱纳原本拥有的众多魔法道具。

顺带加上我亲手缝制的衣服（自信大作）。

简直无敌好不好。

另外说一下，我的装备只有《新月琉璃制直剑》和那两个护身符而已。

根据昨天晚上交流得出的结论，跟敌人刚正面的任务交给莱纳负责，所以才这么分配的装备。

因为我的攻击手段只有奇袭之后使用《Distance Mute》这一种。所以对我而言不太需要什么攻击力和防御力。

探索还是以莱纳为主。我的职责是用魔法辅助他。

如果要用职业方面的话来解释的话，那就是作为

骑士的莱纳是队伍的前卫，而作为斥候的我则是队伍的后卫这样吧。因为失去了冰结属性的才能，攻击手段锐减的我只能采用这种配置。

[好的，准备好了吗，莱纳]

[没问题，时刻准备着]

确认完毕，我以手扶门打算前往对面。

就在这时，我察觉到一种细微的违和感，不由地抬头仰望天空。

天空依旧是那样昏暗。但是这股违和感不在于颜色，而是来源于某种别的东西。

感觉整个天空在摇动。漆黑的天空看上去有些不自然，就像暴风雨来临前活动激烈的云层一样。

[怎么了吗。基督？]

看到我站在门前一动不动，莱纳询问道。

[没，只是觉得天空有点奇怪……]

[这里的天空一开始不就很奇怪吗？]

[虽然是那么回事.....]

莱纳也像我一样抬头望了望。不过，他似乎没有像我一样觉得违和。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我重新看向了面前这道门。

[抱歉，说了奇怪的话。比起这种事，现在更应该赶紧攻略迷宫才是呢]

[.....基督。难道说你紧张了？]

[那是自然。毕竟一个搞不好，人生可就走到头了啊]

虽然都怪某位兴致勃勃的迷宫制作者的错，搞得我一直都跟玩游戏似的，但实际上这场挑战并没有重来的机会。既不能存档也不能读档。

这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豪赌。我不可能不紧张。

[嘿唉 ~，原来基督也会紧张啊.....]

[虽然被传颂成了始祖之类的，但我终究还是个

人类哦。更何况还是个谨慎胆小的人]

[……这样啊]

把自己并没有多伟大的事实告诉莱纳之后，就再没什么好磨蹭的了。

[那好啦，这次真的要上了哦……！]

接着，在我 [三、二、一……] 地倒计时完毕后，我们便一鼓作气地冲过了面前这道门。

刚冲进六十六层这个辽阔的《空》之领域，我们立刻兵分两路。

我构筑着次元魔法，莱纳构筑着风魔法。两人都全力奔驰着。

自然，位于上空的艾尔芬里斯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不过它没有采取行动。

艾尔芬里斯的行动原理很单纯。谁敢往六十五层去它就干谁。

但是这一次我们不想让它破坏通往六十五层的

阶梯。要是阶梯再被破坏的话，我们就必须消费多余的 MP 了。

所以我们构思了在距螺旋阶梯较远的地方决出胜负的计划。

如果顺利，那就跟昨天一样只要一击就能解决问题。

[《天路垂临》《续道碧霄》——！]

莱纳咏出从罗德那里学到的程度较轻的咏唱，旋即周围的风便被纳入到他的支配之下。

随着魔法的构筑，六十六层的风纷纷歪曲。

这股魔力的浓度与先前的莱纳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以前莱纳充其量只把风魔法用于辅助。之所以主要用剑攻击，单纯是因为他风魔法的攻击力不足。

不过，现在的他可不同。

继承了海莉的魂，提升了等级，魔力大幅增强，以守护者艾德和罗德教为师学习魔法，掌握了咏唱这一技术，手上还握着增强风魔法效果的魔剑。

种种要素结合在一起，让他的风魔法水准提高了好几个次元——

[——《千之大剑啊，咆哮怒吼吧》！]

因此，在现代已经失传的大魔法再度复苏。

六十六层的平原上随即生成了数量不计的如同高塔一般巨大的风之大剑。这道魔法如此宏伟庄严，俨然给人一种在空无一物的大平原上突然现出一座森林的观感。

[——风魔法《Towers Sus・Wind》]

咏唱结束后，莱纳宣读魔法名。

无数的风之大剑如同从发射台上射出的导弹一般驱向天空。

[—!!]

察觉到以自己为目标袭来的阵势逾千的魔法，艾尔芬里斯亦开始迎击。

它首先利用咆哮和龙之风打造出防御壁。

魔法与魔法——风之壁与风之剑激烈地碰撞、交织在一起，剧烈的震荡直令苍空失形。

然而不管过多久，莱纳的魔法也无法攻破艾尔芬里斯的魔法障壁。虽然他的魔法水平已经提高了好几个格段，但仍旧无法凌驾于 Rank67 的艾尔芬里斯之上。

看着击中风之壁的风之剑渐趋消弭，我与莱纳露出了计划通的笑容。

艾尔芬里斯仅在下方打造出了风之壁，可以肯定，现在它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莱纳身上。

虽然莱纳无法突破它的防御，但却成为了艾尔芬里斯无法忽视的对手。而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Default》《Distance Mute》!!]

确认到两种大魔法的冲突后，我在距离莱纳较远的位置使用魔法进行跳跃，并移动到毫无防备的艾尔芬里斯的背后。

接着我以电光石火的速度将闪耀紫色光芒的右臂刺入艾尔芬里斯体内。

之后只要按照之前的顺序重来一遍便是。

这次的攻击是货真价实的奇袭。再加上已经不是第一次的缘故，我对艾尔芬里斯这一存在的理解也得到了深化。

艾尔芬里斯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乖乖被我拔出《魔石》。

[——唔、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A ” AA ” A ” A !!]

又是一声临终哀嚎，接着艾尔芬里斯就化作光芒消失了。失去立足点的我虽然被抛向空中，但没

什么可担心的。

[——《Wind》]

等候在下方的莱纳用魔法打造出风之坐垫。原理跟之前让勺子浮在空中一样。

多亏了他这巧妙的魔力操作，我得以毫发无损地着陆。

[谢了， 莱纳]

[呼……。作战成功了啊。虽然还准备了不少情况不利时的对策，但看来用不到了呢]

[谁让魔法的相性这么好呢。无论是《Distance Mute》还是《Towers Sus・Wind》都是我们专门拿来招待艾尔芬里斯的魔法，会顺利也是自然的]

[看来只要有你那个《Distance Mute》，以后跟体型巨大的对手战斗时都不会陷入苦战了啊]

我们做完对成果的总结，再捡起《High Sky Beryl》，

接着在草原上前进一会儿，便无伤地攀登起了位于中央的螺旋阶梯。

我确认了一下这一战我们消费的 MP。

这次使用的魔法为《Towers Sus・Wind》《Distance Mute》《Default》各一回。我的 MP 消费量在 200 左右，莱纳则在 50 上下。只要付出这种程度的消耗就可以稳妥地突破六十六层实在是令人振奋。

我一边将这些数字记在脑内的计划表一边同莱纳交谈。

接着我们来到了阶梯的最上方，在六十五层的入口前停下了脚步。

[—《Dimension》]

在进入六十五层之前，我先拓展了次元魔法。

这是为了防止一进入六十五层便遭到像艾尔芬里斯一样的巨型怪物攻击。

不过看来是我多虑了。

因为六十五层的构造跟六十六层截然不同。

六十六层是如此空荡，以至于给人一种除了空气之外什么都没有的错觉。

而与之相对地，六十五层的构造可谓是壅塞至极。

虽然两个阶层都以《天空》作为整个阶层的基调，但跟我们现在踩在脚下的阶梯质地相同的台阶却无拘无束地在空中延展。其中不仅有螺旋状的阶梯，还有向四面八方倾斜的笔直的阶梯，还有描绘出曲线的阶梯等等。

这些数量众多的阶梯在一起构成了森罗万象的立体迷宫。

如果老老实实地踏上这阶梯迷宫的话，那肯定走到明天都不出去。那阶梯的构造就是如此复杂多变。不过因为我拥有《Dimension》这一不讲道

理的索敌能力，所以没什么难办的。只要在阶梯与阶梯之间沿着捷径跳跃的话，应该很快就能抵达上一层。

不过前提是能够无视六十五层内数量铺天盖地的怪物——

[下一层似乎是用阶梯打造的立体迷宫……。道路本身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在周围飞来飞去的怪物就很恐怖了……]

[在那里的是什么样的怪物？]

先用《注视》确认一下名称好了。

【Monster】Lizard Flyer: Rank61

敌人是以肉眼无法看清的速度摆动苍蝇般的翅膀，自由自在地在空中徘徊的蜥蜴。

体长约一米左右。跟艾尔芬里斯相比，小到不知哪里去。

不过不能大意。毕竟 Rank 依旧是在六十以上。

而且总数比莱纳先前的魔法还多。乍一看去，直径一千米内平均有十匹。

恐怕不管到六十五层的任何地方，都必定会被某匹 Lizard Flyer 察觉到。

[有好多会飞的蜥蜴呢。看不出什么特征，但是 Rank 特别高]]

[从外表上估计不出强度吗。那要不要拉一匹打打试试看？]

[嗯一，看来只能如此了.....]

说实话就看它长那样儿我就觉得能赢。

之前第一次见到艾尔芬里斯的时候，那体型真给我吓怂了。现在再看到这帮矮矬子，感觉光用剑就能给它们全收拾了。

我和莱纳维持着临战态势踏进了六十五层。

在肉眼的视野范围内看不到敌人。尽管构造上是充满了间隙的阶梯，但因为阶梯层层相叠的缘

故，用肉眼的话看不清远处的情况。

《Dimension》捕捉到了一只单独飞行的 Lizard Flyer，我们两个边朝它袭去。

[配合我，莱纳！]

[明白！]

我们用夹击的形式挥剑斩向在空中轻飘飘地飞来飞去的 Lizard Flyer。

剑闪的速度贼快。不是我自夸，我跟莱纳的剑技在地上可是跟剑圣比肩的。虽然一个用双剑一个用单剑，但是流派是一样的。节奏的配合天衣无缝。

凡是活物就绝对无法避开的三道剑闪——好吧，却被 Lizard Flyer 以轻盈的动作给避开了。

[诶——？]

[啥——！？]

敌人的动作不是特别快。

它以像落叶一样自然的动作，穿过了三把剑间的缝隙。

看上去就像是被高速挥出的剑所带的剑压给拨开了一样。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我也好萊納也好，单看技能的数值都已经到了达人的境界。

不管你是落叶还是羽毛，一刀两断都不是什么难事。这就意味着 Lizard Flyer 并非利用剑压避开了我们的攻击——而是用一边用眼睛看着，一边活动自己的躯体避开的。

[这、这家伙！]

在察觉到这一点之后，我立马意识到敌人的层次凌驾于我们之上。

恐怕我们与它在速度上有绝望性的差距。

但 Lizard Flyer 丝毫不给我们考虑对策的时间就

立马开始反击。它的目标是位于它前方的我。它的动作依旧像落叶一般轻盈。

尽管我立马挥剑意图将它逼退，但 Lizard Flyer 再次用最低限度的动作避开了我的攻击。

轻轻~地。

[糟、糟糕——！]

话音未落，Lizard Flyer 就潜入我的怀里，它那单薄却锐利的翅膀划过我的肩膀。

哪怕以守护者为对手也不曾轻易让敌人碰到的我的身体旋即被撕裂。

整个过程甚至感觉不到疼痛。

我的肉体就像手指被纸张的边缘切伤一样绽裂。

伤口深达两公分。

如果它的目标是我的手，那现在应该已经切断我两根手指了。

鲜血从直达动脉的伤口处喷涌而出。

背后由是涌起一阵恶寒，同时在恐怖的驱使下我厉声喊道：

[莱纳啊啊啊！！现在立刻用魔法把这家伙吹飞！！
]

——一旦反应再迟一些，那我整根手臂都会被切断。

而且还是在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

只要一口气的功夫。

莱纳也理解到这一点了吧。

他消耗大量的魔力释放出风魔法。

[——《Sehr • Wind》！]

一阵疾风向敌人袭去。对使用翅膀飞舞在空中的生物来说，这是一道绝对无法忽视的风之奔流。因而我和莱纳都暂且放下心打算拉开与敌人之间的距离。

然而我们的这份期待再次遭到背叛。

嗡嗡、地。

Lizard Flyer 振动翅膀鸣出这样的响声。

尽管这并非人语，但却是具有《咏唱》效果的《魔法宣言》。因为《Dimension》感知到了 Lizard Flyer 在进行魔力构筑的事实，所以我能够理解到这一点。

紧接着，莱纳的《Sehr・Wind》便遭到了《魔法相杀》。Lizard Flyer 的翅膀掀起的柔和的风顷刻间便化解了莱纳全力击出的风魔法。

见此我立马下达指示。

[赢、赢不了！撤退！！]

[了、了解！]

我们俩大幅后退以期甩开 Lizard Flyer。

但是敌人却不容许我们这样做。

Lizard Flyer 轻而易举地追上了我们那远超人境的后跳。这一次它的动作不再如落叶般轻盈，反

而是一种让人联想到苍蝇的加速。

惊讶于这缓急自如的动作，我反射性地挥剑。

然而还是打不中。

Lizard Flyer 如同在嘲笑我的速度一般从剑闪的侧方绕过，并再次以切断我的身体为目的袭来。因为《Dimension・决战演算》能预测个大概所以这感觉相当恐怖。再过须臾我的胴体就将被切成两段。就在我意识到这点时——

[—《Sehr・Wind》!!]

在一旁注意到这点的莱纳立马释放出魔法。

尽管是情急之下胡乱构筑的魔法，但依靠消耗掉一个作为魔法道具的戒指，总算是勉强形成了暴风形态的攻击魔法。

面对这个魔法，Lizard Flyer 再次鸣响翅膀练就魔力。

但是这里的关键在于 Lizard Flyer 在迎击莱纳的

魔法时静止在了原地没有动。

应该是因为它在振动翅膀准备《魔法相杀》的缘故。

由此推测这家伙没有办法同时进行移动和《魔法相杀》。

[莱纳！就这样继续不停地用魔法攻击它！魔法的强度不大也无所谓！]

[——知道了！《Wind》、《Wind》、《Wind》哦哦！！]

好几重以拖住 Lizard Flyer 的行动为目的释放的风向它席卷而去。对此，Lizard Flyer 相当讲究地全部用《魔法相杀》予以化解。

敌人的追击彻底停止了。

抓住这个机会，我们使出全力逃跑。

自然，我们就这么一口气跑回了六十六层。

在六十六层的螺旋阶梯上确认到 Lizard Flyer 已

经被甩掉了之后，我们心有余悸地讲道。

[哈啊、哈啊……！差点就挂了……！！]

[那、那家伙什么鬼啊……。攻击根本不起作用……]

明明只经过了数秒的战斗，喘息却止不住。

心脏咕咚咕咚地跳个不停，额头上冷汗如瀑。

在整个人冷静下来之前，我和莱纳都不停地抱怨着。

[幸好莱纳在。不然的话我刚才应该就死在那儿了]

[不，我应该更早反应过来的……。完全被它的外表给骗了……]

接着，数分后。

埋怨过一阵子之后，感觉思考力总算恢复了过来。

[——那家伙，难不成是特化了回避的怪物？估计

用剑攻击的话它只要看看就能躲得开。相较于身体行动的速度，那家伙的动态视力更加异常。我们用剑进行防御也没有用]

[而且还能轻易地将魔法无效化——吗。我想就算使用威力强大难以化解的魔法大概也会遭到它的妨碍吧。不仅如此，再加上它那速度。别说魔法不成功，就算成功了，估计也会被它轻松躲过去]

[简直无解啊……。而且那轻易撕裂我肩膀的攻击力也不容小觑]

[你的伤也得赶紧治疗了。——神圣魔法《Care Full》]

[多谢了，莱纳…….]

[没事…….]

结束了对 Lizard Flyer 强度的分析和我肩膀的治疗后，我们俩陷入了沉默。

实在无话可说啊。

因为根本就不是对手不是么。

基础能力上差的太多了。

而且这次还不能用《Distance Mute》这种作弊技。因为根本就摸不到敌人啊。

感受到敌人那压倒性的强大之后，我的表情自然而然就严峻了起来。

莱纳也是一样。

我们就这么面面相觑地过了一段时间。

率先打破这段沉默的是莱纳。

[基督，差不多该继续行动了。迷宫内的 Boss 怪物被打倒后到再度出现为止间隔应该是一个小时。得在六十六层的龙复活之前行动起来]

[……没办法。在六十五层只能边逃边前进了。如果这样也不行的话，那就回去再做准备]

[我明白了]

[作战方针很单纯——我接下来会用《Dimension》把握前往六十四层的最短路径。然后一路沿着捷径狂奔就是了。有 Lizard Flyer 接近过来的话就由莱纳用风魔法进行牵制。一旦发生了任何不测的事态就立即撤退。如果与不明底细的怪物接触了的话也立即撤退。就这样定了]

莱纳点头同意了我这战意为零的计划。

得到认同后我立刻施展魔法。

[—《Dimension・多重展开》！]

以填满整层迷宫为目的施放的次元属性的魔力进入上层拓展开来。

对这简单暴力的魔力的侵略做出反应，六十五层的 Lizard Flyer 们纷纷开始施展《魔法相杀》。看来它们对密度较浓的《Dimension》也会起反应。尽管这对我的空间掌握造成了障碍，但这个情报本身很具价值。这样就增加了一种拖住敌人的手

段。

因为《魔法相杀》的缘故，密布于六十五层的 Lizard Flyer 周边的情况我无法掌握。但除开这些，将《Dimension · 多重展开》拓展到深处之后，总算是找到了前往六十四层的阶梯——不对，应该是大洞更为准确。

接着也对六十五层的全貌有了个了解。

以无机质的石造阶梯构成的立体迷宫是中央区域所特有的。右侧区域有许多从天而降的瀑布，左侧则是生长着直插天际的大树的区域。

瀑布那边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蓝鸟，大树那边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昆虫。讲道理，哪个都不是让人想与之为敌的对手。

最短的路线似乎需要我们在靠近大树区域一侧的位置一路向上。

沿着这条路线走的话，估计会遭遇好几匹 Lizard

Flyer，但是也只能用魔法牵制它们了。这总比去找不明底细的鸟和虫子的麻烦要好上百倍。

[好，我找到路了。莱纳，你可要使出全力跑起来哦？]

[怎么说也是风属性的骑士。我对速度还是有自信的]

[那就出发吧……]

彼此都做好觉悟，接着我们同时奔驰而出。

不，说是奔驰有点不准确。我们像是在爬攀登架一样在六十五层那立体的阶梯上前进着。

我们并没有将阶梯当做阶梯来使用，而是当成了跳板，缩短到终点的距离。自然，因为这过于显眼的疾走，周围好几匹怪物都注意到了我们的身影。

果然跟低阶层的怪物不一样，感知范围不是一般的广。只能认为它们可以利用风感知敌人。

[身后来了两匹！]

[了解！]

只要时机稍有不慎，可能我们的身体就被切断了。虽然还藏了几手，但我没有那些手段全都能通用的自信。

带着与跟寻常怪物为对手时完全不同的紧张感，我和莱纳构筑着魔法。

而身后的 Lizard Flyer 以比我们快上好几倍的速度、穿过作为障碍物的阶梯之间的缝隙迅速接近过来。尽管被它们这自由自在的立体性动作吓了一跳，但总算是抓对了时机。

[—《Dimension》！]

[—《Wind》！]

我将缩地魔法集中到一点，莱纳则释放出凝缩后的风魔法。

两者都不是什么攻击力强大的招数。但魔力的密

度都不容忽视。

就在距我们咫尺之遥的地方，Lizard Flyer 的追击停止了。

是因为感知到了浓密的魔力的缘故，它们翅膀的用途从追踪转向了类似咏唱的振动，开始迎击我们的魔法。

[很好！就这样继续朝它们释放魔法，然后趁机逃跑！！]

[我知道了！！]

如果是二对一的话，那可以让莱纳释放魔法，然后我用剑干掉停止行动的敌人。但是以两匹为对手的话可就没那个余裕了。而且我总觉得凭这么低级的战术打不倒这家伙。

安全第一，走为上策。

我们使出浑身解数逃离敌人在立体迷宫里攀升。就算甩开了之前那两匹，在我们前方的进路上还

有其它的 Lizard Flyer 存在。Lizard Flyer 那让人心脏狂跳的恐怖袭击还远远没有结束。

[—《Dimension • 多重展开!》]

[—《Acht • Wind》!]

敌人的袭击只见多不见少。我们用魔法牵制的余裕渐失。

即使能够用《Dimension》感知到 Lizard Flyer 接近过来的时机，但是这么多敌人从四面八方杀过来还是异常恐怖。

我有种在枪林弹雨中狂奔的错觉。

伴随着止都止不住的冷汗，我依序将敌人拖在原地。

数分过后，向我们袭来的 Lizard Flyer 数量已经超过两位数。不管怎么拖，一旦解除了魔法的束缚，对手就又会追上来，数量越来越多也是必然的。现在的状态就像滚雪球。

但多亏我们一直全力逃跑的功劳，再过不远就能抵达六十四层了。

使用《Dimension》确认了一下六十四层的状况，入口附近没有怪物。我们继续全力逃跑打算直接冲到对面。

这让我联想到运动会的赛跑，虽然我现在的状况被追上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就是了。

[冲噢噢噢噢哦哦哦——!!]

[——基督，做好准备！《Ex・Wind》!!]

身后的风炸裂开来。

这个魔法什么效果我当然知道。自然也清楚这魔法的运用方法有多么胡来。随着这股爆炸，我们也获得了强大的推进力。与之相对，在后方的Lizard Flyer 也为了应付爆炸而摆好架势。

再只剩最后一把劲儿的时候，用这魔法简直合适到爆。

多亏了莱纳妙不可言的判断，我们终于冲过了通往六十四层的位于天花板的洞穴。

接着，在我们跨过了层与层之间的出入口之后，所有 Lizard Flyer 当即停止追击。看来，低阶层的规则在深层也是通用的。

一边感谢着做出怪物不能跨层行动的规则的自己，我们一边在六十四层整理呼吸。

[哈啊、哈啊、哈啊……]

[哈啊、哈啊、哈啊……]

连呼带喘的我和莱纳轻轻地击了个掌以示庆祝。

这样一来姑且算是攻略了两层……。

198. 自 64 层开始

同之前两层相比，六十四层还算正经。

虽然天花板还是悬得那么高，但基本都是石造的回廊。终于找回了以往那种风格，让人不由涌起一丝感激之情，我们一边调整呼吸一边前进着。要说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层的通风效果有点太好了吧。从刚才开始就持续不断地吹着一股冷得瘆人的风。

[总算是变回往常那种回廊了，但是这样一来视野就变差了，必须得使用《Dimension》才行。另外这附近的怪物是像气体一样轻飘飘的家伙，我猜用剑攻击应该没有效果]

徘徊在六十四层的是发着淡绿色光芒的气态怪物。都是些脚不着地、像幽灵一样飞在空中的家伙。

【Monster】Green High Element

[这个我在学院里学到过。应该是精灵(Element)系的怪物。我遇到过的就只有十五层的火属性精灵。基督你有跟其他属性的精灵交战的经验吗？]

[没有呢。虽然要是故意去找的话应该能遇到，但一直都是以速通为主的，所以没有跟太多种类的怪物战斗过]

而且因为玛利亚和缇亚的缘故不少怪物连进入我的视线都做不到就被干掉了——加上这个原因，我的战斗经验可以说挺偏颇的。

恐怕过去的我特意花费心思把迷宫制造成了让人能够一点点适应形形色色的怪物的构造吧。不过，这一切心血都因为我的同伴们那拔尖的能力而付诸东流了。

像是缇亚的狙击呀，拉丝缇娅拉的无双呀，还有玛利亚的守护炎(Egis)呀之类的，原因大抵出

自这些。

[那就只能摸索着去战斗了啊。虽然可能的话是想无视的就是了。我说基督，这里的怪物们有接近过来的吗？]

[没有，似乎跟刚才那些不一样啊]

Element们只是轻飘飘地飞来飞去，并没有向这边靠近。可能是因为它们不具备感知能力吧。

因而我们放心地在六十四层前进着。

然而，方才的乐观判断立马就遭到了背叛。当我一边用《Dimension》确认着怪物们的位置一边前进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一匹 Element 消失了。紧接着，毫无任何预兆地——它出现在了我们的身旁。

就在眼前蠢动着的淡青色薄雾像是朝我们伸出手一般接近过来。

[怎、怎么回事——!？ ——《Default》!!]

比莱纳更早反应过来的我针对这等异常事态果断打出了手中的一枚王牌。

通过对空间的操弄，增加敌人与我们之间的距离。

然后我一把拎起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的莱纳，逃也似地跑开了。

但是 Element 跟方才一样啪地一下消失，然后又啪地一下出现在我们面前。

它用跟以前的莉帕相似的瞬间移动紧咬住我们不放。

[这、这家伙！会瞬移吗！？]

[基督！我来迎击！！]

终于理解了状况的莱纳立马开始构筑风魔法。

[莱、莱纳！等等—]

我连忙制止莱纳的魔法攻击，但已经赶不上了。

[—《Jaeger • Wind》！]

疾风如同箭矢一般向 Element 袭去。

但这道风却被 Element 一饮而尽。岂止是造成伤害，两种风就这样直接混合在一起，让怪物变得更巨大了。

[什、被吸收了！？]

看到自己竭力使出的新魔法被敌人吸收，莱纳愕然道。

但与莱纳不同，我隐隐约约已经有过这种预感。像这样一眼就能看出属性的怪物，大多都对特定的属性拥有抗性——这种游戏里的常见规则一直都是适用的。

将莱纳的风吸收了之后，Element 的身体肥大化了，无论怎么看都是得到了强化的样子。

但是这一形态的变化却赋予了我希望。

我对因魔法被吸收而感到吃惊的莱纳下达指示。

[莱纳！这样就行！继续用魔法攻击！]

[—诶!? 知、知道了!]

可能的话我想避免战斗。但是将身后暴露给这种擅长魔法的怪物更加危险。

[—《Jaeger • Wind》!]

莱纳再次释放出魔法，而 Element 也跟之前一样将之吸收着。

而它的身体于是进一步肥大化。将莱纳的风像芳醇的食粮一样吸收起来的 Element 体型已经膨胀到了原来的十倍。

继续这样放任不管的话，真不敢想象它会使出怎样的魔法攻击过来。于是我立刻对这巨大的怪物使用出自己最强的魔法。

[—魔法《Distance Mute》!]

我冲专心吸收魔法的 Element 的身体伸出手。因为它的身体像气球一样膨胀着，因而与之接触并不难。

为了理解 Green High Element 这一存在的领域，我开始对准魔法的焦点。

多亏了不久前成功用《Distance Mute》消灭了 Rank 更高的艾尔芬里斯，再加上艾尔芬里斯和 Element 的存在内部结构相似这两点，魔法的进展很顺利。

两者都是 Rank 很高的风属性怪物。理解它们那相似的内部仅过了数瞬的时间。

但就算是如此短暂的时间，Element 仍然发起了反击。不愧是 Rank 高达 60 的怪物。反应速度跟低阶层的没得比。

从它那不具实体的身体中射出了锐利的风刃。

[——好痛！不过这么一来你也完蛋了！！]

虽然右臂的血肉被撕裂，赤色的鲜血四处飞溅，但我还是攥紧了敌人的《魔石》——并将之拔出。Element 顷刻间炸裂开来。应该是因为储蓄在它

体内的莱纳的风魔法未经消化就被解放的缘故。Element 像被戳爆的气球一样爆炸之后，便化成光芒消失了。

[哈啊、哈啊、成功了……]

《Distance Mute》是跟我以前的《过密次元的真冬》差不多的大招。可能是还不习惯的缘故，突然使用这招让我感到了头痛。

忍耐着如同脑袋被捏爆一般的疼痛，我确认莱纳是否平安无事。

[莱纳，你没事吧……？]

[我倒是没事……。可、可是，基督你的手却、可恶！ —— 《Care Full》！]

仔细一看会发现我右手的状态已经不忍直视。尽管伤口不深，但表面的皮肤基本都被炸烂了，整根手臂都是红黑色的。

在那一瞬间就能给予我这等伤害，可见那个怪物的魔力何等不俗。

莱纳用神圣魔法修复着我的右手。

虽然是不忍直视的状态但治疗起来却很快。

[看来只是表面被撕裂了呢。……太好了]

[才不好……！这种事应该由我来做的，基督你不要勉强啊……！]

看到莱纳用苦涩的表情为我治疗，就明白他是真的很担心我。不过，我还是要予以回绝。

[你又说这种话。这种事才不该由莱纳做好吧……]

[这都是考虑到优先顺序的问题啊……！哪怕是为了大家，也不能牺牲基督，而应该牺牲我才对……！]

[你这话说的不对，莱纳]

我无法接受莱纳这种主张，因而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就算是考虑到优先顺序那也是莱纳更高——虽然想这么说不过我忍住了。就算单纯用 [因为我比你年长][兄长应该守护弟弟] 之类的原因跟莱纳说也是没用的吧。

这样就跟把玛利亚当成妹妹对待时没什么两样。
不会有什么好事。

因而我提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争论哪一方应该牺牲之类的事还是算了吧。
莱纳，我们就两个人一起互相帮助，一起去寻找两个人都能获救的道路好了。我非常理解你的想法。因为自我牺牲实在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啊——没错，其实我也乐于如此。但是，在探索迷宫的时候就不要这样了。虽然我知道这很难，但还是要找到我们两个人都能活着离开的道路。
无论何时、无论何事、无论遭遇何种困难，都绝对不能放弃，这是我最近刚学到的]

我直视莱纳的眼睛，无比真挚地说道。
尽管是刚刚学到的理论，但作为比莱纳年长的兄
长，我现在能说的也只有这些。
[两个人一起——？]
[没错，虽然我也觉得作为兄长理应为弟弟妹妹
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只是这样似乎不行呢……。
不如说就是不行。之前我差点就被玛利亚给一把
火烧了]
[不对，难道不应该反过来吗？弟弟才应该为哥
哥和姐姐献出自己的生命吧？]
[你好好想想。海因和芙兰琉莱都不可能希望你
那么做吧。我也一样。罗德肯定也会否决的。更
重要的是，在你体内的海莉又是怎么说的？]
[这……]
莱纳垂下头。看样子是自己在脑海里做起了自我
问答。

几秒钟后，莱纳摆出一副非常不情愿的表情抬起了头。根据他这副表情就可以明白莱纳得到了自己的答案。

[我注意到这点其实也不过是几天前（体感时间）的事。时机正好，让我们两个慢慢来吧]

[切……，虽然有点难以接受不过也没办法了啊……]

反复回味了一番后，莱纳缓缓地点头。

这就是像石头一样顽固的莱纳态度终于软化的瞬间。

是因为曾经与他是互相厮杀的关系的缘故吗，我有一点感动。尽管速度缓慢，但我有一种稍稍向前迈进了的实感。

不过并没有多余的时间让我沉浸在这份感动里。现在我们是在迷宫当中。虽然正因为是在迷宫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让我的话传达到莱纳心中，

但死亡的危险依旧缠绕在身。

[好了，差不多该继续探索了。在跟莱纳谈这些的期间，这个阶层的情况我差不多都掌握了]

[这个阶层的情况是指……？]

谈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松懈，一直都在用《Dimension》警戒周围。

我将情报收集活动的成果告知莱纳。

[刚才的怪物名字叫【Green High Element】。应该是特化了风属性的精灵系怪物。移动方式是将自己的身体分解，与风同化进行移动。因为本身的速度就很快，所以看起来就像瞬间移动一样。而最关键的就是 Green High Element 的感知范围了]

虽然就打了一次，但大致的情报我就都掌握了。可能是因为用《Distance Mute》侵入了敌人内部的原因吧，我甚至带有一种确信。

Green High Element 恐怕是利用了在回廊内流动的风来掌握探索者的位置的。而反应速度极高的 Green High Element 可以在感知到的同时立即移动到我们的身边。这也就意味着 Green High Element 最初消失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在位置之间的距离，就是那家伙的感知范围。应该是跟我相同的将感知范围呈圆环状进行拓展的类型。如果有意的话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变更感知范围的形态，但那应该也只限于发生了异常事态的时候。

在我们方才对话的期间没有 Green High Element 袭击过来这点就可以证明。只要与它们维持先前计算出的距离，那么应该就不会被发现。

所幸，Green High Element 不具有察觉到我轻轻拓展开的《Dimension》的能力。只要我多加

小心，就可以避开它们了。

[我大概推测出具体的范围了。虽然会绕点远路，不过也找到了可以不被 Green High Element 发现的路径。当然，为了预防意外的事态所以我会保持警戒前进的]

[就靠刚才那点功夫……？真厉害啊，基督……]

六十四层的地图也在脑海里画好了。

确认了手臂的治疗已经结束后，我立刻迈出脚步前进起来。就算知道不会遭到袭击，也不能一直待在原地。

重振态势的我们两个在六十四层的回廊里快步进发。

走在我特别挑选的处于 Green High Element 感知范围之外的路上，自然没有任何敌人袭击过来。因而产生了一些谈话的余裕。

莱纳对完全不用担心敌袭的迷宫攻略感叹道。

[就这么走下去的话，六十四层也就算过关了啊。比想象中要顺利呢。都是多亏了基督那过人的判断力的福呀。要是我一个人来的话，肯定刚遇到敌人就被它们那完全未知的能力给干掉了]

[不，我想不是我判断力有多好的原因。而是因为造出这座迷宫的人就是我自己来着。所以马马虎虎地能够猜出配置的怪物的目的和倾向来的……]

虽然也有作为次元魔法使所具备的杰出的观察能力的帮助，但自己在原来世界里的经验起的作用更大。根据怪物的外表和名字，基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它们的能力。而且在至今为止的迷宫探索中，都是一猜一个准。

[啊啊，是这么回事吗。不是因为作为次元魔法使所以有敏锐的判断力，而是作为有关人员所以容易猜中吗]

[就是这样了。……而且多亏了莱纳在，所以战术幅度拓广了不少啊。说起来，你刚才用了新的风魔法来着，是跟罗德学来的吗？叫《Jaeger・Wind》来着？]

[是啊，是那家伙教我的。虽然掌握的还不完全，但是适合立即发动的魔法。……对了。在作为《始祖》的基督看来，有没有什么建议呢？那个魔法原本的威力应该更强的来着]

[建、建议？]

[罗德跟我说过的。《始祖涡波》精通所有的魔法什么的]

[就算那么说，但我现在没有那时候的记忆啊……]
我一直都是自学过来的，所以没法回应莱纳这份期待的说。可是莱纳又两眼直放光地看着我，没有办法，只好将我自学的经验披露一点给他了。
[如果硬要我说的话，莱纳的魔法，不觉得太土

气了吗？]

[诶、土、土气？]

[那啥，与其说是土气感觉更像是太墨守成规了吧？我觉得你不用像念教科书一样使用魔法也行的哦。毕竟莱纳早就不是学生那个水平的了呀]

通过与海莉的同化，莱纳的素质和魔力连跳了好几个等级。但是如果还是用跟没有多少才能那时候一样的手法锻炼的话，那是没办法进一步成长的吧。

[你这个说得是真的好。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好的，那我就传授你一点人生的经验吧。

[我想想啊，要不你就一边想象着帅气一点的魔法，一边喊出帅气的魔法名怎么样？]

[.....]

令人窒息的沉默。刚才寄宿在莱纳眼中的光一瞬

间就灭了。

我急了，连忙主张自己这番话的正当性。

[不、不是的，我说的是真的哦！我就是这么做才变得像现在这么强的哦！]

[……你、你举个例子？]

[也对哦。比方说……，莱纳能够利用风属性的魔力伸长剑刃的长度对吧？使用那招的时候，你就不喊点啥么？]

[明明什么也不用喊就能够使出来的说？]

[就像一种类似于《咏唱》的东西啦。将刻意喊出名字这点当成《代价》。大概、估计、一定]

[真的吗？不过，罗德确实也说过基督是这方面的专家来着呢……。可是，就算你让我喊，那我用那招的时候到底该喊什么好呢？]

[不瞒你说，其实我已经擅自给你那招取名叫《魔力风刃化》了]

[你居然不光给自己的魔法、还连别人的招数都擅自取名……]

这一波过去，莱纳的眼神不仅是没了光，甚至开始因失望而转暗了。刚才我依靠 [两个人一起互帮互助] 之类的好话好不容易提高的好感度正一口气下跌。

但是，我还是相信莱纳总会理解的，便继续讲述我独有的主张。

[所、所以呢，我看再加上注音……，就先叫它魔剑《魔力风刃化 (Air Falchion)》——不，干脆就结合起来叫魔法《风刃剑 (Wind Flamberge)》怎么样？]

[注、注音？你是说书本上使用的那个吗？]

[没错没错，就那个]

[就是说，每次喊的时候脑海里都要浮现出这些字的意思？]

[我想这应该能成为对想象的辅助吧。毕竟魔法最重要的就是想象了呢。我想你只要这么做的话魔法效果就能产生很大的变化哦。顺带一说我就用这个方法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魔法。也就是说，这个可是源自莱文教的《始祖》的名正言顺有理有据的魔法运用哟!]

是的，这个一脸认真地布教的人就是我没错。
其实我差不多也搞不懂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唔、嗯—。虽然我对像这样擅自更改一些不知所谓的名字的做法没什么好感……]

[不，我反倒觉得就应该起一些专属于自己的名字才好哦。可能你在学校里被老师教导说使用统一的名字更有效率之类的。但是，总不能永远被那些千篇一律的东西束缚吧，那可不好哦，莱纳。我们早就脱离学生的水平了]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毕竟这可是作为《始

祖》的基督的论断。比起教科书和圣经之类的，应该是你更正确——的吧？]（译注：此圣经非彼圣经）

[没错！这可是作为《始祖》的我说的话，绝对没毛病！]

看到莱纳开始接受我的说辞，我立马坚定了立场。

要在真正的意义上增加自己的同伴的话，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地我如此想到。

不过，为什么呢。总觉得有种既视感啊。

就好像我现在做的事情，千年前的我也一样干过似的。然后作为结果就是阿尔缇和缇达的魔法名里有我的影子吧。

嘛、嘛啊，应该是错觉吧……！应该吧……！

[晓得了。那我就试试好了。毕竟是喊两声就能变强的话也挺合适的不是么]

[嗯嗯，试试就行。这样一来哪怕是稍微提升一点生存能力那也是很好的……]
没错。

我可不是为了自己的兴趣才这么劝莱纳的。而是因为攸关性命才这么做的。

要是等输给了迷宫中的怪物再后悔没有传授他这个技术的话那就晚了。为了尽可能地保障生命安全，无论什么样都情报都应该分享给同伴，这可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么。

因此，我现在在心里摆出了振臂高呼的姿势也绝对不是因为自己的私欲得到了满足哦。

这一切全都是为了生存——，都是为了莱纳——！
就这样，在将我的魔法理论传授给莱纳的时候，我们顺利地踏破了六十四层。是因为《Dimension》与这一层的相性太好呢，还是因为运气不错呢，在这里只进行了一次战斗。

就这样，探索的场景转到了六十三层。



我立即展开《Dimension》，把我整个六十三层的情况。

不过，虽然天花板还是悬得那么高，但并没有什么特色。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相较于以往，这层回廊的地面在发着强光。照得迷宫像在白天一样明亮。

而且通往下一层的路也很好找，看来不需要特别经过一些诡异的区域。

不过，因为不想再遭受怪物的奇袭，所以我们像在六十五层的时候那样，特地找了一匹怪物与之战斗，从而收集相关的情报。

徘徊在六十三层的主要的怪物叫做【Pale Griffin】。是一种上半身是鸟，下半身是野兽形态的怪物。拥有警戒着周围状况的复眼，还有一张尖

嘴。身后长有一双自由伸展的羽翼，身下则是跟木棒一样粗的四只脚爪。跟我知道的空想生物狮鹫兽很像。

我和莱纳依旧以夹击的形式开始与它战斗。

理所当然地，Pale Griffin 事先就察觉到了我们的奇袭并开始迎击。它就像呼吸一样流畅地使用魔法向我们发动反击。看来在六十多层，感知能力和魔法是一种标配。

不过，跟先前那些敌人不一样，对付这家伙没什么棘手的。

虽然速度确实很快但没到绝望性的地步。力量也确实很强但不到碾压的水准。虽然会使用多种多样的魔法但是没什么突出的。感觉上很平衡很强大，但也就那么个意思。

果然越往上层走，敌人就会越来越弱。

我和莱纳都只用了一些辅助魔法。主要是使用剑

术互相配合一点点地削弱敌人。过程中，莱纳也得到了余裕去实践我刚才教他的内容。

[——魔、魔法，——《Wind Flamberge》！]

莱纳啊……，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呀……。

居然肯老老实实地使用我想出的魔法名。

以作为空想系怪物的外形炫酷的狮鹫兽为对手、穿着我制作的炫酷的衣服、喊着我给起的炫酷的魔法名的莱纳，毫无疑问是我的挚友啊。

[太嫩了，莱纳！你的想象还不够啊！给我更强烈地去想象自己使用风之刃的事！然后把秘藏在台词背后的想象全都怼上去喊出来！！]

[——魔、魔法《风刃剑（Wind Flamberge）》呜呜！！]

[哦哦~！给力啊，太给力了！]

莱纳放弃治疗地喊道。

话说魔法的效果还真提升了啊，我去，我自己也

被吓到了唉。

接着，可能是这种崭新的魔法战法真的起到作用了也说不定，反正我们是快给狮鹫兽打倒了。

然而，没等我们结果它，Pale Griffin 就突然飞到特高的地方，然后开始竭力嘶吼。

看到这一幕我便察觉到敌人的能力，气馁道。

[啊，果然来这套啊……。我就说怎么有点弱来的……]

都不用《Dimension》我就明白。

这是常有的那个套路。

这家伙是一遇到危险就撒腿逃跑然后呼唤同伴群殴的类型。

[基督，不追吗！？]

[不了。暂时撤回六十四层吧]

这种类型的怪物一般来说不追你追得横跨一整个阶层是不会停的。因为六十三层我们是一路往

上走的，所以要回去也很容易。

正如我的预料，我们回到六十四层之后狮鹫兽的追击就停止了。集结起来的怪物们纷纷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既然已经知道了那家伙的能力，接下来就把它全部无视掉前进吧。我想要打倒那么一大群的话应该是没戏的]

[了解了]

结果还是老样子。

虽然能打过但是 Pale Griffin 每一匹都有 Boss 的水平。绝对不是能轻松解决的对手。估计光是以两匹为对手，就够我和莱纳喝一壶了。

有效的招数应该只有《Distance Mute》一个。但是，这招毕竟是王牌，消费的 MP 很多，没办法随便用。而且 Pale Griffin 恐怕就连临终哀嚎都能起到呼唤同伴的效果。其中还会包含 Pale Griffin

以外种类的怪物。

也就是说跟 Pale Griffin 战斗不现实。

刚才跟它战斗的时候我还期待着这一层能成为理想安全的狩猎场来着呢，结果却是最不划算的狩猎场来的。

就跟再早以前遇到的 Rio Eagle 一个类型。

这种一受伤就逃跑喊同伴的怪物都给我去死吧！

我和莱纳在发光的回廊里迈步。

只是避开 Pale Griffin 的话是很容易的。其他种类的怪物也没有下一层的 Green High Element 那样强大的索敌能力。

不过，走到这一步，却有了其他的问题。

[哈啊、哈啊、哈啊]

[哈啊、哈啊、哈啊……]

我们变得气喘吁吁了。

尤其是 Status 中的体力数值更低的莱纳症状尤

其明显。

我们已经不作休息地连续行进四个小时了。再加上一直持续着与死亡相邻的战斗。即使避免了 HPMP 的损耗，但体力上的问题终究是无法避免。尽管还不到出现在表示上的程度，但精神方面的损耗一定也不小了。

虽然依靠躲避怪物而平安无事地通过了六十三层，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于是，我们在层与层之间歇息了一番，然后才进入了六十二层。

除了唯一一点之外，这一层的特色跟其他阶层没什么不同。但是这唯一的特点实在是太过强烈了。

那就是这一层的地面发的光变得更强了。不光是地面，墙壁和天花板也都闪着光芒。

方才那些阶层给人一种辽阔的天空的印象，而这

一层给人的印象则好似眩目的太阳。

因为这些从四面八方射来的光，使得人的视野收到了极大的限制。虽然不到什么也看不见的水平，但必须要眯细眼睛才能勉强获取周围的信息。

能够使用《Dimension》的我虽然没问题，但身旁的莱纳就不妙了。

[莱纳，你能在这里战斗吗？]

[如果无时无刻不使用 Wind 的话，那应该能掌握事物的大概位置。当然，战斗会变得很苦难，MP 的消耗也会令人不敢恭维]

[那移动的时候就牵着我的手吧。《Wind》只在战斗的时候使用就好]

[抱歉。那就拜托你了]

[不用客气]

这时候就要靠习得的魔法的相性的帮助了吧。

在以会飞的狮鹫兽这种怪物为对手时，莱纳的力量很有效。而这种时候则是我的力量更有效。

我牵着莱纳一边走，一边用《Dimension》收集信息。在这闪耀着的回廊的各处都有怪物存在。是跟太阳般的阶层很相衬的鸟形怪物。

尽管我们找到了一只落单的怪物而打算尽早动手袭击过去——但就在马上要发动袭击之前，我们注意到了明显的异常之处。

怪物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只剩下几米。

被光照的浑身洁白的鸟形怪物就在我们眼前漫步着——明明是这样、

【Monster】Pierce Pigeon: Rank 60

Pierce Pigeon 自由自在地漫步着。就像水族馆里的鱼一样，即使看到了我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步调无忧无虑地走来走去。

[这家伙，看到我们也不会袭击过来……？]

[似乎是这样啊，基督……]

都靠得这么近了，眼睛和眼睛都对上了，即使这样怪物也没有向我们展现出丝毫的敌意。只是优雅地啄着自己的羽毛。

我与莱纳看了看彼此，决定不进行无用的战斗消耗体力，于是打算寻找其它的怪物。接着我们找到了一匹浑身洁白的体型巨大的独角兽。

【Monster】Colorless Unicorn: Rank59

之所以浑身洁白，是因为在这一层可以当做迷彩色吧。如果我不使用魔法的话，估计很难发现它。它这体型用来冲刺突进的话很具威胁。

不过，Colorless Unicorn 也一样没有行动。虽然在看向这边，但也不像是在窥探我们的破绽。仅仅只是看着我而已。没有打算战斗的意图。

[嗯、嗯—。难道是我们不主动攻击就不会作出反应的怪物吗……？难不成这一层之所以对视野

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就是为了让我们看不清怪物而撞到它们，然后再被拉进战斗当中吗……]

[既然是这样，那就不要强行挑战了吧。只要有基督的《Dimension》的话，应该可以全都避开的]

[啊啊，我当然是这么打算的，可是……]

就算是这样，也很奇怪。

跟其他阶层比起来，这一层显得异常轻松。与刚刚那些风之阶层相比有云泥之别。只能认为这当中另有蹊跷。

这些白色的怪物们仅仅只盯着我一个人看。它们眼中并没有莱纳，只有我。

它们表现出一种看到了我之后感到十分安心的感觉。这反应就像是见到了非常怀念的旧识一样。

[想这些也无济于事吗。走吧，莱纳。看来能轻松

突破]

我牵着莱纳的手拉开与这些怪物们的距离。

剩下的就简单了。只要用《Dimension》选好道路，然后闷头沿着走便是。当然，我不会解除警戒。但是，一种完全不像是迷宫应有的静寂降临在我们身上。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抵达了六十一层。期间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我们就这样直接上了一层。

然后正如预料中一样的光芒照在我们身上。

比六十二层还要浓烈的眩目光芒充斥在整个回廊中。

天花板已经完全化作了与太阳等同之物。刺眼的光让人睁不开眼，只能将眼睑阖死。就算这样，光仍然灼烧着眼球，将漆黑的视野染红。

我牵着莱纳的手，进行最低限度的说明。

[……看样子跟刚才那层没什么变化。维持之前的方针前进吧]

[啊啊，真是亮得刺眼啊]

着实不想在这里久留。如果继续沐浴这些光的话，感觉会陷入某种异常之中。这光就是不详到让我如此联想的程度。

[这种亮度、光芒……。恐怕在六十层的守护者应该就是《光之理的盗窃者》了吧……]

[是啊，说来接近《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的阶层的时候，也尽是有自然气息的地方啊。果然，现身的守护者跟周围的阶层有共通性吗]

[应该是守护者的力量对周围的阶层产生了影响吧。不过，《光之理的盗窃者》吗。那就是神圣魔法的专家了？]

[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神圣魔法和光魔法是不同的东西]

既然对神圣魔法了解得很详细的莱文教骑士莱纳这么说，那下一位守护者应该就不是特化了神圣魔法的人了吧。

我也只是稍微了解一点魔法的倾向而已。

与暗魔法相对的光魔法也大多都是作用于精神的魔法。但是跟带来异常的暗魔法不同，光魔法都是引导精神恢复正常魔法。就是因为包含了这种回复魔法，才会与神圣魔法相混淆。

不过确实不是偏向战斗的类型就是了。

不过，像诺文和缇达那样，守护者与自身的魔法无关依旧实力强劲的场合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保持完全的状态与之接触。

一边这样想着，我一边用《Dimension》回避着敌人。

六十一层的怪物跟之前差不多，没有任何敌意。因为注意到了轻飘飘地在空中漂浮的白色雾霭，

所以使用了《注视》，但也只是增强了异常感罢了。

【Monster】Holy Element: Rank62

明明 Rank 很高，但这些徘徊着的精灵系怪物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兴趣。

实在是太过轻松以至于让我开始不安了。

虽然想依着这份不安暂时撤退，但是我们的身体现在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HP 也好 MP 也好都富有余裕。既然是终将通过的阶层，那就没有在这时候退缩的理由。

毋庸置疑，Holy Element 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在这无数的精灵的围观下，我们走过了六十一层。

就这样，我们抵达了通往上一层的阶梯之前。

因为已经连续两层没有经历战斗的缘故，所以状况并不坏。以防万一，我捏碎了《次元》戒指补

充了魔力回复了 MP。

再然后也成功地在六十层之前设置好了《Connection》。还以为这么浓烈的光当中没法成功的呢，结果比想象中还轻松。虽然对眼睛不大友好，但并不排斥魔力。

这样就没有不挑战六十层的理由了。

堪称光之阶层的六十一层和六十二层，简直就像是在如此呼唤我一般。

[基督，不去吗……？]

[要去的。我要去挑战并将守护者召唤出来。不过，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如果不挑战这里的话，那永远都无法回到地上哦]

[我知道……]

正如莱纳所言。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绝不允许在这样万全的状态

下还患得患失。

在他的推动下，我终于下定决心。

[好，那么我们分两头行动吧。莱纳就守候在《Connection》跟前。我一个人进入六十层，先跟守护者交谈试试。如果谈崩了的话，我会立刻撤退到《Connection》这边，到时候莱纳负责掩护我]

[.....我知道了]

这是设想到最糟的状况提出的作战方案。

莱纳虽然看上去有些意见，但还是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其实他更想自己去六十层的吧。但是，莱纳在理性上也明白拥有《Default》的我去跟守护者交流最安全。所以他没有表示反对。

看来不久前的说教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

[你不用那么担心。虽说是守护者，但他们原本也是人类。好好谈一谈的话总能互相理解的]

[要是有个像罗德那样对《始祖涡波》态度友好的家伙就好了呐……]

如果不是那就得打上一架了吧。

必须要做好觉悟。

[那我出发了]

就这样，我向前迈进。

迷宫的六十层。

向着《光之理的盗窃者》所在的阶层。

199. 60 层

跟至今为止我见过的众多迷宫阶层相比，六十层的布局是最清廉整洁的。

作为 Boss 阶层，六十层依旧十分辽阔广袤。

我还记得第十层的特色是《火炎》。三十层是《水晶》、四十层是《草原》——而这六十层则全部在《光》的支配之下。环视周围，无论何处都是光、光、光。即使是在大理石造的地面上也不例外。但是与六十一层那刺眼的光不同，这一层的光十分柔和。

明明整个空间内都充斥着光芒，但在这里却不需要合上双眼。跟之前那凶残的光不同，明明是在迷宫当中，但这里的光却能让人感到一丝安详。拜此所赐我能够用目视观察周围的状况。雪白的地面是如此光滑，差点让我错看成瓷砖。其上丝毫没有凹凸不平之处，可谓平坦至极。

无数光玉如同被风惊到的栖萤一般，点点串串从这美丽的地面上飘升。

一时间光流流淌变幻无方，若不细看就发现不了光玉之间其实有着些微的色差。既有淡薄的也有厚实的，有虹色轮廓的，还有暗哑的。

星星点点，似同实异，光与光相互交织而成的这个空间，令人产生了一种仿佛融化在暖融融的阳光中的错觉，暗暗自问是否已经迷醉在梦境里。

卓荦绝俗仿若天国——这就是六十层。

在这一层的中央。

好似从睡梦中醒来的一名少女缓缓起身。

少女那直达脚边的长发在起身的牵引下袅袅逸动。长发与周围的光一样，寄宿着多种多样的色彩。乍看之下，似乎从赤青黄开始，到紫橙绿为止等诸多颜色都混杂在其中。

不过，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无限色彩随即开始汇聚



为一种颜色。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在络合成接近于补色的茶色之后，最终呈现为一种奇妙的栗色。

那是一种随着角度的不同而改变颜色深浅的栗色。对这样的发质和发色，我只能用不可思议一词来形容。

留着这样一头富有幻想性的长发的少女体型娇小。

她的身高大概跟缇亚相仿。一件袖口和裙角带有花边的纯黑礼服紧实地裹在少女小巧玲珑的身体上。

肤如凝脂，目似点漆。

一眼看去以为是日本人，但还是略有不同。用我的世界的话来说，应该是二分之一、亦或四分之一的混血。

如果要问我对少女的第一印象的话，那唯有美丽

二字了。但这所谓的《美丽》并非是对人的赞赏，而更接近于对自然风景的称赞。那名少女就是如此出尘脱俗。

这等冲击只有与拉丝缇娅拉邂逅那时可以比拟。

少女的外表没有一寸不可谓穷工极态。

修长的睫毛配以一双清秀的眼眸，挺秀的琼鼻之下则是一张小巧的樱唇。如果说拉丝缇娅拉是个光明灿烂的少女，那么这名少女则显得幽暗深邃。虽然二者具有截然相反的魅力，但我却对她们抱有相同的感想。没错，也就是说——

——虽然美丽绝俗，却又蹊跷可疑。

正因为抱着这种感想，我才丝毫不敢大意地摆出临战态势并对她使用《注视》。

【六十守护者（Sixty Guardian）】光之理的盗窃者

毋庸置疑。

这名少女，正是这座迷宫的第六位守护者。

[……这里就是、迷宫？]

起身后，少女眯着眼睛如此嗫嚅道。

随后她开始环顾周围这满溢着光芒的空间，接着便注意到了侵入这六十层的我的身影。在见到我的一瞬间，少女便睁大了那仿佛因拒绝光芒而半闭的双眼。

[——啊、啊啊，您特意到这里来迎接我了啊]

起身的少女正打算靠近我时却不小心跌倒在地。

但她立马重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

那副模样就像一个渴求着母亲的幼儿。

少女那过于纤弱的姿态令我如此联想道。

但是不能大意。

尽管她的身姿确实娇弱，但毕竟还是跟罗德和诺文比肩的存在。

我握紧挂在腰间的《新月琉璃制直剑》，继续观

察少女的动向。

但少女丝毫没有在意我的戒备，仅仅就那样靠近过来。

她以感动至极的语气述说着——

[啊啊，好想见您……。我一直、一直都在盼望这一刻的到来啊……]

从这话听来，她对我似乎不抱有缇达和艾德那样的好奇心或敌意。尽管我的警惕随着与她之间距离的缩短而越发提高，但少女的话也成比例地赋予我安心感。

[正如预定，是那个时候的涡波大人的姿态呢。而且，在那具身体里，是这个身体……—终于，这样就可以证明了呢。我究竟有多么渴望这一刻……]

少女不仅称呼我为《涡波》，而且还将十分温柔的眼神看着我。

这样便可以确信少女同我曾是熟人的关系，并且态度友好了，于是我将手从剑柄上拿开。

[那么，就拜托您了。请您触碰、抚摸我吧。哪怕只有一次，若能得到涡波大人的抚摸，那我便能消失了吧。是啊，我的愿望真的仅此而已]

少女将双手合并在一起，祈望着自己的消逝。

与此同时，我与她之间的距离也缩减为零。

这过于迅速的展开令我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我很快便调整好了架势。

如果光是抚摸面前的少女就能够将这六十层通关的话，那实在是一桩美事。

不光能实现少女的愿望，也能够实现我的愿望，一举两得。

[我知道了……]

既然对双方都没有坏处，我便答应了少女的请求并伸出手。

我将手掌搭到少女的头上，缓缓地抚摸着她那柔顺的秀发。

[啊一，非常感谢……]

少女一边道谢一边合上双眼。

她似乎想要仔细品味被我抚摸的感触。

少女踮起脚尖挺直身子，一脸惬意地接受我的抚摸。她的表情确实能让我感觉到一种即将消失的预兆。

虽然我对她的事尚且一无所知，但却能够明白，这一天、这一刻便是少女的夙愿。

从少女眯细的眼眸中滴落了一颗晶莹的泪珠，某个物语也随之落下了帷幕。

技能《感应》向我诉说道。

——终于，一场永劫无尽的战斗结束了。

我如此确信。恐怕少女也是一样。

接下来只要守望少女往生就够了。

带着这样的考虑我继续抚摸少女的头，摸啊摸啊——就这么足足摸了有十·五·分·钟。

虽然知道打断少女对这份余韵的沉浸不太好，但过去这么久我实在忍不住了。

[……没、没有消失诶？]

对此，少女有些羞涩地回应道。

[好、好像是这样呢……]

看来少女也跟我一样没明白怎么回事。

明明少女一直散发出会就这样消失的氛围，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那回事。她的身体并没有失去力量，还好端端地在我面前。

少女连忙离开我身边，不停地重复问着[为什么……？]。接着，在反复自问了好一会儿之后，她拼命地握紧我的双手。

[请您相信我，涡波大人！我绝对没有跟您说谎！我真的、一直都——]

[等、等一下。虽然非常难以启齿，但我有话必须先跟你说清楚，能先听我说吗？]

我打断了少女的话。

如果她能就那样一脸幸福地消失的话，那我原本是打算什么都不说的。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既然如此，我就必须告诉她现在的我没有听她倾诉的资格。

看到我认真的眼神，少女便轻轻点了下头。

我为了不刺激到她而尽可能语气平缓地解释起来。

[其实现在的我没有千年前的记忆。所以说，我并不认得你是谁。说实话，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诶——？]

听我说完，少女惊得瞠目结舌。

[所以，让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的名字叫相川涡波。你呢？]

[您、您忘了吗……？把一切都……？]

少女并没有立即开始自我介绍，而是先向我确认事实。

这也无可奈何吧。如果我的同伴丧失了记忆跟我这么说的话，那我的反应肯定也跟面前的少女一样。

[抱歉……，基本都不记得了……]

所以为了能让少女尽快冷静下来，我便不多做解释，只是点点头这么回答道。

听到我的肯定，少女一时不知所措。

但她虽然感到困惑，眼中却依旧亮出理解的灯火。

那是她接受了状况，并决定即使如此也要坚持前进的意志的体现。

没用多久少女就稳定好了自己的情绪。

她深吸了一口气后便退开一步，掐住裙角向我行了一礼。少女这恭敬有礼的动作中蕴含的高雅气质丝毫不比罗德逊色。

[——我明白了。那么，请容我仅这一次再向您做一番自我介绍吧。我的名字叫做诺斯菲]

少女的这番话中，岂止是困惑——就连一丝一毫的迷茫都没有。

[——我的名字叫做诺斯菲。曾经作为南方阵营的《御旗》置身于战争之中。那时候的涡波大人则是北方阵营的《骑士团长》。我们的关系简直跟罗密欧与朱丽叶如出一辙，悲剧性的命运将你我安排在了对立面。而作为结果，我最终迎来死亡的结局，涡波大人则活了下来并打造出了这座迷宫]

可能是为了失去记忆的我着想，诺斯菲将自己的身世经历一一道来。

她的这番话跟我所了解的信息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而且她看上去也不像是在说谎。

[即使是在战争期间，我也一直在追寻涡波大人的所在。直到身死，我对您的思念也不曾断绝。因此涡波大人便将已经身亡的我选为了迷宫的守护者。而现在，在经过了一千年的岁月之后，我积年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理应是这样才对的……。但看来我作为守护者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啊，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的话中还隐隐约约地透漏出本人对我的倾慕。

不过，有点奇怪啊。

看上去她对我丧失记忆这件事并没有受到太大

的冲击。而且对自己没有消失这件事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讶。

即使拥有技能《感应》，我也看不透她真正的感情。

就好像在看着太阳一般，我无法得知在那光芒的深处究竟有什么东西。

感觉她与至今为止的守护者都不相同。

[不过对已经失去了记忆的涡波大人来说，这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了呢。我方才多言了，非常抱歉]

简直就像是故意提起各种各样的事然后再观察我的反应一样。

明明刚刚作为守护者开始了新的人生，但总觉得她相当从容，是我的错觉吗。

致歉之后，诺斯菲轻描淡写地改变了话题。

[不过，涡波大人究竟缘何才失去了记忆呢？根据

早先的话来看应该一切都进展顺利才是啊……]虽然完全不清楚诺斯菲的留恋是什么，但与我自己有关的事情多少能够答得出来。我谨慎地选择好台词回答她的问题。

[那个……，似乎是因为在千年前的最后遭到了一个叫使徒勒伽西的家伙的妨碍来着，结果导致我在不完全的状态下被迷宫召唤了出来。并且，缇娅拉也不存在于这个时代，我妹妹则处于沉眠状态，现在正在地上。然后我现在正在逆向攻略迷宫]

[……缇娅拉不在，您的妹妹则以沉眠状态留在地上？]

[是的]

[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就必须尽快回地上才行呢]

我们确认完彼此的状况之后，在远处观望的莱纳

靠近过来。

[基督，没问题吗……？]

应该是看到我们平和地沟通了起来，便认为打不起来了吧。

[请问这位是？]

看到莱纳走近，诺斯菲便请我向她介绍。

[他是正在协助我的骑士，莱纳·赫勒比勒夏因]

[赫勒比勒夏因？]

听到他的名字，诺斯菲有些惊讶。不过她仍然优雅地向莱纳行了一礼。

[初次见面，赫勒比勒夏因。我是南之《御旗》——不对，是迷宫的守护者《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

她伸出右手以示希望与莱纳握手。

莱纳谨慎地确认到她没有敌意后，便回握住她伸出的手。

[.....请多关照，诺斯菲。叫我莱纳就好]

通过握手，两人便证明了彼此之间不是敌对关系。

[请问.....，比起莱纳，我更想称呼你为赫勒比勒夏因，这样不可以吗？]

一边握着手，诺斯菲一边请求换个称呼。

[——！？]

被诺斯菲用从下往上看的小眼神请求的莱纳表现出了过剩的反应。他甩开诺斯菲的手，像遇到了天敌的野兽一般大幅后跳，双手握紧了腰间的双剑，差点就把剑拔出剑鞘了。

这反应可不得了。引得我差点也把剑拔出来了。

莱纳自己似乎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以严肃中带有一丝不解的表情询问诺斯菲。

[诺斯菲.....。你刚才，想对我做什么.....？]

但诺斯菲的表情也差不多。她连忙毕恭毕敬地道

歉。

[非、非常抱歉。我原本以为自己身上的《诅咒》已经完全消失了，但似乎还留着一些残渣的样子。我绝对没有加害你的意思。请务必要相信我……！]

[《诅咒》的残渣？]

[是的，是我生前拥有的东西。本以为死过一次之后就已经得到净化了，但看来并非如此。真的非常抱歉，莱纳。我向你发誓绝对不会让残渣浮上表面了]

一提到《诅咒》这个词就让我想起莉帕。

她跟在童话中登场的死神一样身上带有《诅咒》。诅咒的内容为《在被认知到的期间内无法作为实体存在》。而诺斯菲身上似乎也带有类似的某种东西。

莉帕的解除条件为《诺文的死亡》，可能诺斯菲

的解除条件是《自身的死亡》吧。

莱纳被不停道歉的诺斯菲打动，为了重新握手而向她靠近过去。

[没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不介意的.....]

[呵呵。全赖于《诅咒》的解除，我才能体验到如此新鲜的感觉呢。居然能跟别人握手什么的.....]

这是一段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握手。

[.....我能摸摸你的头吗？]

而且不知为何，最后诺斯菲还希望摸莱纳的头。

当然，莱纳立马红着脸打算再次逃离诺斯菲。

[哈、哈啊！？为啥啊！？]

[因为说不定这样能够实现我的留恋呢。请你务必答应我]

但是诺斯菲这一次紧紧地握住了莱纳的手，并不打算放任莱纳逃掉。诺斯菲不仅用力握着莱纳的手，而且还直勾勾地盯着他。败给了诺斯菲施加

的压力，莱纳不得不点头。

[只是一会儿的话……]

[那我就开始了呢]

获得了许可的诺斯菲立马伸出手，像我刚才抚摸她那时一样摸起了莱纳的头。

这可真是一副奇妙的场景。在一个不留意就可能丧命的迷宫深层，一个少女一边握着少年的手一边还摸着他的头。

数秒后，这副奇妙的光景便宣告终了。

[非常感谢……。不过，这似乎也不是我的留恋呢……]

[那肯定不是啊。毕竟我跟你根本就没关系好吧]
相当害臊的莱纳一脸我真是服了的表情拉开了与诺斯菲之间的距离。经过刚才这番交流，莱纳彻底明白自己不擅长应付诺斯菲了。

我代替莱纳同诺斯菲继续沟通。

[我说，诺斯菲。我有很多事想跟你打听。……不过，不是在这个地方，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先回去一趟]

今天就能抵达六十层可以说是战绩斐然。

这才是我们第一次挑战。还不到冒进的时候。感觉现在结束探索时间也刚刚好，于是我开始准备《Connection》。

[您说回去敢问是回到哪里呢？]

[这个啊，其实在迷宫的内侧有个地方将北方过去的城市再现了出来。我们现在就以那里为据点，正在朝地上进发当中。而且五十层的守护者罗德也在那里哦]

[北方过去的城市……、罗德……！]

脸上一直挂着柔和的笑容的诺斯菲表情染上了一丝阴霾。

[有、有什么问题吗，诺斯菲]

[.....涡波大人，请务必让我与罗德相见]

[等，等一下。那得看你打算对罗德做什么再说。

视情况而定，我会拒绝带你去见她]

从她的这一变化中感到不妙的我连忙终止了对《Connection》构筑。

因为她对作为北方的同伴的我展现出了亲切的态度，让我不小心大意了，她在千年前毕竟是与北方敌对的南方的人。可能与《支配之王》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只是想跟她谈谈而已]

[那你先告诉我要谈什么。不然我不会带你去的。

罗德她是——是我的《朋友》。如果你想对她出手的话，那我现在就在这里做你的对手]

当然，虽然嘴上说是做她的对手，但是一旦真的打起来，我还是要按照先前的计划利用《Connection》逃回六十六层的内侧的。

理解到我是罗德的同伴的诺斯菲，摆出冷静的态度讲道。

[……我也没法断言说自己一点儿都不恨她。毕竟杀死我的人就是她呀。对此我或多或少还是有点想法的。但是这些都是小事。我丝毫没有再找她算这些旧账的意思。我想跟她谈的，不过是问问她现状如何罢了。因为视情况而定，搞不好她才是能够实现我的留恋的人啊]

诺斯菲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表情十分真挚。

既然她将理由都归结到解决自己的留恋上，那我也不好拒绝。

再考虑到诺斯菲至方才为止向我们表现出的友好态度，我决定答应促成她们两人的会面。

[……知道了，我带你去。但是在你们谈话的时候我也会临场旁听，没关系吧]

[当然，就依您所说。涡波大人，您不用摆出这种

表情。我绝对没有再掀祸端的意思]

确实，从诺斯菲身上感觉不到丝毫的战意。

至少可以明白诺斯菲并不是为了与罗德厮杀而想要与她见面的。

[那好。——魔法《Connection》]

回到通往六十层的阶梯附近后，我生成了魔法门。

接着，我们穿过了通向城堡的《Connection》，回到了六十六层。

带着不明白自己的留恋是什么的守护者一起——平安无事地回到自己房间后，我立刻使用《Dimension》确认罗德的位置。看样子她已经结束了今天一天的工作，正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发呆。

为了让两名守护者相见，我们开始在城堡中前进。

走在路上的时候，诺斯菲着手将自己的长发编成

了三股辫。正因为是长度直达地面的秀发，所以怎么编都显得很合适。她将身后的头发捋到身前，行云流水地编了起来。最后不知从哪里取出了黑色的蝴蝶结系在两边。

等她将长发结成两根大大的三股辫之后，我们也抵达了城堡的庭院。

罗德察觉到来访者的气息，表情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看来她一直在等我们回来。

[啊，涡涡和莱纳，欢迎回——不是、噫！诺斯菲！？
]

不过一看到走在我身旁的诺斯菲，罗德立马发出了没品的惊叫声。

[我回来了，罗德。因为抵达了六十层所以就把她带过来了，不合适吗？]

[唉唉、这就已经六十层了吗！？不不，不是这个问题，何止不合适，根本糟透了吧、涡涡！对

涡涡来说可能没问题，但是对人家来说可不妙哦！不妙不妙不妙！]

不停尖叫的罗德全身都开始喷出魔力，她解开了自己的马尾辫，伴随着披散开来的翠色长发，她收缩在背后的羽翼也配合着伸展。

接着，相同颜色的魔力、长发和翅膀交融、络合，最终变化为一组巨大的羽翼。

在这对仿佛在喷洒着翠玉粒子的群星之翼诞生之后，庭院里的所有植物纷纷摇荡不已。

罗德进一步从体内榨出了非同寻常的大量魔力。这股魔力也一样是翠色的。翠色的魔力聚集到罗德的右臂上，最后固化成一种造型。

那是一把长度超过罗德身高的《铳》。

不对，从前端的锐器看来，应该说是铳剑更为准确。

我知道枪械并没有流通于这个世界。但是罗德手

中的东西确实是铳剑的形状。

身兼一对巨大的羽翼和巨型铳剑的罗德，其姿态正可谓是与五十层的守护者这一身份相符的怪物。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罗德。

不过可以肯定。

罗德现在彻底进入了临战态势——

[好久不见了，罗德。自从被你杀死之后我们就没像这样见过面了呢]

承受着罗德释放出的凶残的魔力波动，诺斯菲像是在安抚受惊的小猫崽一样温柔地说道。

脸颊抽搐着的罗德将铳剑指向这边回应道。

[不、不是，人家才没有杀死你吧！？那不是你自己擅自自爆的么！看到一下子气势汹汹地暴走的诺斯菲，人家反而被吓了一大跳好不好！！]

[那还不是因为如果不使用足以毁灭自我的魔力，

就没法胜过你呀。这难道不就等于是被你杀死的么？]

[但是啊，所谓战争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怨不得人家吧！？]

[唉唉，那是当然。我对你已经没有什么怨恨了，也不打算再跟你战斗]

[——唉，啊嘞？你说真的？]

[是真的哦]

[啊、这样咩……？]

噗咻地，像是没了燃料一样，罗德的魔力顷刻间消散了。

右手上的铳剑消去了形态，背后的羽翼也重新收缩。

她可真是个好懂的人。

[虽然我确实是因为你的原因而被大陆吞噬了。但是这样也有相应的好处。在那之后，多亏了被

大陆吞噬的缘故，我才好不容易得到了跟涡波大人冷静地进行交流的机会。所以说，我现在已经不恨你了哦]

[啊一，你是说战争也好一切也好全都结束之后，开始打造迷宫那时候的事吗？那时候你有好好地跟涡涡沟通过了来着？什、什么嘛～，既然事情都解决了那就早说嘛～]

在意识到不会陷入战斗的瞬间，罗德一下子就摆出了迎接老朋友的态度。她将披散的长发重新扎成马尾辫，然后就凑到了诺斯菲的身边。

[所有的芥蒂都已经不存在了。我没有理由再跟你斗争。……更何况，不觉得现如今我们彼此的立场都变化太多了么？]

[哎呀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又要像以前那样被你当做偷腥猫追杀什么的呢]

[现在的你并不是北方的代表而是守护者，我也

不是南方的代表而是守护者。彼此都是守护者，
让我们友好相处吧？]

[这、这个可以有！居然跟诺斯菲谈妥了！哎呀～，
姐姐我真是感动呢！就是就是，果然和平才是最
棒的呀！哎呀，果然能重头来过真是太好了呢！
果然啊。如果没有那些无聊的立场问题的话，大
家就能够互相理解了啊！现在就是证明这一点的
瞬间了呢！！]

[所以呢，我也想居住在这里，不知道是否方便
呢……]

[没问题没问题。你就在这座魔王城里随便挑一
间喜欢的房间住下吧]

[……魔王城。果然，这里是佩艾希亚城吗]

诺斯菲环顾周围，接着道出了这座城堡原本的名
字。看来她生前可能到访过这里。

[果然、在南方的救世主大人看来，《这里（佩艾

希亚)》的存在是无法被容忍的？你不愿意看到佩艾希亚的和平吗？]

[…………？非也，我完全没有那种想法。和平是件好事]

[嗯、嗯—？那么你之前又为什么要与北方开战呢？]

[为了世界和平]

[既然是为了世界和平，就不要来妨碍人家嘛～。明明这边也是为了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说！]

[在不同的人眼中，世界和平的定义一定各不相同吧。恐怕直到世界上只剩一个人活着为止，世界和平什么的都是无法实现的呢。呵呵，真是场没有意义的战争呢]

[啊、你、你居然说了！？当时的领袖居然把这种话说出口了！？]

[毕竟我只是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对世界和平

什么的并没有太执着呢……，无论是北方也好还是南方也罢，我都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一定要说的话……]

诺斯菲并没有对佩艾希亚城展露多大的兴趣，但却热情地凝视着罗德。她又一次摆出了从下往上看的姿势，用甜美的语气拜托罗德。

[罗德，你能称赞我看看吗？]

诺斯菲的这一请求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罗德歪了歪头不解地说。

[称赞？让人家来称赞诺斯菲吗？]

[正是，我希望由你来做。正因为是你，才适合称赞我在那场战争中的努力。那样一来，说不定我的留恋就可以实现了]

就像拜托莱纳那时一样，诺斯菲将留恋当做盾牌请求道。

既然明白守护者相关的规则，那么罗德便无法拒

绝。

[你、你很努力了哦，诺斯菲。超级厉害的哟？]

[.....]

诺斯菲用笑容接受了罗德那相当生硬的赞赏。她没有回答些什么，只是在一段时间里仔细品味着罗德的称赞。

罗德可能是对自己这番称赞没什么自信吧，她一副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样子，试图想出一些更好的台词，但率先发声的还是诺斯菲。

[罗德，非常感谢你的赞美。真的让我有些得到报偿的感觉。.....可是，这似乎也不是我的留恋呢]

[那也在情理当中吧？就算让曾作为你的敌人的人家来夸你也.....]

[正是因为你曾经是我的敌人，我才最希望能得到你的称赞啊。因为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得到谁的

认可呀]

[不不，没有人会不认可诺斯菲的吧！人家也是哦！诺斯菲真的很厉害！了不起！]

[呵呵呵.....]

罗德和诺斯菲手握着手，过去的因缘就这样渐渐化解。看上去就像是刚刚成为好朋友的两个女孩子似的。

但是，就算知道这一幕是千年前互相攻伐的两方领袖迎来和解的历史性的瞬间，我始终是没有什么实感。

说实话，在一旁看来总觉得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因为总觉得要是放任她俩这样下去的话会卿卿我我个没完，所以我插入两人的对话当中。

[罗德，虽然很抱歉打扰你们，但是我有很多事想跟诺斯菲打听。像是她跟千年前的我的关系啦

还有《诅咒》的事情啦之类的——]

[诶诶诶诶诶！？ 难、难难难道说涡涡，你把诺斯菲的事情也给忘了吗！？]

罗德也难以置信的眼神看向我。

明明我已经跟罗德说过自己不记得千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她为什么还会这么吃惊呢，真是不明白。

[啊，是啊。但是千年前的事情我基本全都不记得了啊，这也没办法不是？]

[涡涡，你明明就记得妹妹酱的事不是么？那、那样一来，如果不记得诺斯菲的事的话，那个、不好吧……？]

[就算你这么跟我说……。但是我记得的，也就只有妹妹和使徒她们，再有就是缇娅拉的事情了啊……]

我了解的千年前的登场人物是真不多。

听到我的话，诺斯菲的脸色变了。

[——缇·娅·拉]

听到诺斯菲嘀咕的这一声，罗德一脸慌张地批判道。

[不、不记得人家的事情倒是没关系。但是至少、至少也要把诺斯菲的事情记起来啊。你明明记得缇娅拉不是么？明明是这样，但是居然把诺斯菲给忘了？真、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么？哪怕一点也好？]

[好了，算了吧，罗德]

诺斯菲制止连番质问我的罗德道。

我能感觉到现场的空气正在越来越紧张。但是我真搞不懂为什么。记得千年前的事情的两人眼神变得严肃起来，但我是一脸懵逼，根本跟不上节奏。

[才不好啊！人家也是女孩子，只有这件事绝对

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管忘了什么都无所谓，但是诺斯菲是涡涡绝对不能忘记的人啊！因为、因为——！！】

罗德的情绪前所未有的激动。

接着，她将可以纠正当前双方的分歧的事实飙出口——

[因为诺斯菲可是涡涡的《妻子》啊！！】

[.....哈？】

——妻子？

我也实在不是谦虚，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是见的多了，身经百战了，但是要理解这两个字却还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伴随着一种时间都静止了的错觉，一阵风飒爽地拂过庭院。

在只听到树叶沙沙作响的寂静之中，我呆站在原地。

啊、啊—，也就是说——诺斯菲是始祖涡波的妻子了呗。

好，把这些词语罗列起来可以，我做得到。

但是，是这句话的内容太难以理解了吗，我还是没法明白其中的意义啊。

你要问为什么，那是因为按理来说只有在我快死翘翘的时候才最为活跃的技能们——《感应》和《最深部之誓约者》居然同时发动了唉。

我从挚友和始祖那儿得到的最强的这两个技能，没有在与凶恶的怪物们战斗的迷宫攻略的时候发动，反倒是在这时候鸣响了史无前例的警报声。

在我面前，气得脸颊直鼓的罗德。

在她旁边，有些凄凉地笑着的诺斯菲。

在我背后，大张着嘴 [呜哇-.....] 地感叹着的莱纳。

渐渐地，这道难解的方程式终于被解开，我也终于理解了是怎么个意思。

——诺斯菲是我老婆。

这也太刺激太突然了。这是什么暗喻吗，还是什么隐语吗，尽管在一瞬间我的脑海里上过了成百上千的臆测，但能够解释现在这个状况的答案却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啊——虽然如此，但是要理解其意义实在是过于恐怖，以至于我只能傻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200. 感想

『妻子』。

因为不得不迫使自己接受这个单词的意义，所以我无可奈何地问道。

[等、等一下，罗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妻子就是妻子的意思啊]

[……你说的妻子。这个词是指配偶吗？]

[那肯定的啊]

[……那意思就是说，过去的我跟诺斯菲缔结了婚姻关系？]

[所以才会冲你生气啊，人家]

[……我是丈夫，诺斯菲是妻子。也就是俗称的夫妻，我这个认识对吗？]

[你们两个人就是夫妻啊！所以诺斯菲才会坚持战斗的不是吗！？明明她那么辛苦，涡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

这下我真说不出话了。

不过，是拜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经历所赐吗，我虽然感到了混乱和惊讶，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了。估计是因为在我潜意识的某处已经对这种程度的事做出预料了吧。

所以我也能窥视在我身旁的诺斯菲的表情。与我截然相反，诺斯菲就好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冷静地安抚罗德。

[罗德，那都是千年前的旧事了。承认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的国家早已不在。你的主张已经不合时宜了]

[不、不合时宜、唉？没有的事，人家可以证明啊！而且哪怕没有证明，夫妻依旧是夫妻不是么！只要共同许下了爱的誓言，那就应该是永恒的关系不是么！？]

接着诺斯菲以有些严厉的态度否定罗德的话说。
[——我们并没有许下爱的誓言。那不过是徒具形式的婚姻。是充斥着虚伪和欺瞒的契约。是毫无意义的仪式。跟罗德想象中的婚姻完全不同。更何况涡波大人已经失去了相关的记忆。既然如此，事到如今我再以妻子的身份自居岂不是愚不可及]

[居然说愚不可及、诺斯菲……！可是、可是……！
]

诺斯菲以冷淡的语气制止了罗德之后，又把目光朝向我。

[呐、涡波大人。事到如今再提这些，会让您感到困扰对吧？]

她那如同黑玛瑙一般的纯黑双眸注视着我确认道。这是一双不允许一丝一毫的虚伪和错误存在的眼神。

这番询问是如此沉重，以至于我无论是颔首还是摇头都做不到。

因为没有记忆的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

但诺斯菲还是用微笑接受了我这以沉默为形式的回答。

[——就是这么回事了，罗德。我们现在不是夫妻，那只是存在于过去的关系。当然，因为光是提起这件事都会让涡波大人感到困扰，所以以后也请不要挂在嘴边。好了，那么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如果诺斯菲可以接受的话那好吧……。姐姐我可是很不满的哟……]

诺斯菲强行结束了这个话题，并开始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看来夫妻关系这个话题不仅是对我，对她来说也是不愿提及的事。

撂下吐露着不满的罗德，诺斯菲针对我的问题作

出回答。

[比起这个还是来说说千年前的事吧……。话虽如此，但谈到我在千年前的经历，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向使徒西斯大人复仇却被反杀的涡波大人在那之后被・交・托・到・了我的手上。后来又因为涡波大人逃到了北方的缘故，我就统率自己的国家实行了侵略。最后自己被『支配之王』所杀，这就是全部了……。真的就仅此而已]

[……等等，你是说我输给西斯了吗？]

虽然我被交托到她手上的详情和战争的理由都值得探讨，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与使徒西斯的战斗。

因为我没有败给使徒西斯的记忆，所以我最先对这方面的出入进行确认。

[是的，虽然最后您似乎还是取得了胜利，但初战却是您的败北。战败后的涡波大人当时的精神

处于崩溃的状态，而负责治疗您的人便是我]
[原来最初我失败了吗……。这么一来，我应该跟你说声谢谢的……？]

[您无需向我道谢。我不过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罢了。那个时候，无论是我还是涡波大人都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我们的情况只是两枚棋子凑到了一起而已]

[也就是说，我在千年前——]

听了诺斯菲的话之后，我有些理清千年前的物语的脉络了。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千年前的棋盘了吧。

决心为妹妹的死复仇的我去追杀逃到南方的使徒西斯。

但是初战却反被击败并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在那之后使徒西斯为了将我吸收到自己的阵营，便让当时作为南之『御旗』的诺斯菲与我缔结了婚姻

关系。而在那之后，我经某种途径总之是收回了自我并开始逃亡。在意识到靠自己战斗无法取胜之后，我前往了北方与罗德联手。然后就掀起了席卷整个大陆的战争以图杀死使徒西斯。在那场战争的终盘，我和罗德不惜舍弃北方也要追杀潜逃的使徒西斯。如果是这样那就讲得通了。

而在打倒了使徒西斯之后，情况就跟我之前在『世界奉还阵』中看到的记忆一样了吧。缇娅拉说服了自暴自弃的我。然后我开始打造迷宫，并遭到了使徒勒伽西的欺骗，演变成了现在的状况——

……当时的情况真的就是这样了吗？

[——……是的，我想您的推测基本上与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只是作为南之『御旗』这枚棋子的我，不清楚离开南方后的涡波大人的具体经历。
……非常抱歉]

综合自己知道的情报，并与诺斯菲进行核对，结果看来没有太大的纰漏。但是因为诺斯菲陪伴在我身边的时间不算长，所以没法详细回答我。

其实直接询问罗德是最合适的，但那家伙在不肯讲述过去的事情这方面表现得很顽固。不如说我们刚开始讲这些，罗德就跑去打理院子了。

看来罗德她很抵触去回忆千年前的事情。

[没事，比起『过去』的事，『现在』更重要。接下来我想问问『现在』的诺斯菲身上的『诅咒』的事……]

[……生前的我，因为身体里被先天性地植入了某个咒术式的缘故，所以处于一种时常向周围散布某种『咒术』的状态。不过现在我已经可以对该种咒术进行控制了。看来正如涡波大人预言的那样，在成为守护者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净化呢]

配合着说明，诺斯菲身上泄露出光辉四溢的魔力。

很不可思议地，这道光中蕴含的力量仿佛可以将一切都吸纳进去。

[这道光就是诺斯菲的？]

[是带有魅惑力量的光。我就是依靠这道光统率南方的士兵们的]

[魅惑士兵？那还真是种凶恶的『咒术』啊.....]

[对实力强悍的人是没有效果的。像涡波大人和罗德就可以将光的力量完全无效化。对那边的莱纳应该也是不起效的]

我转向在身后旁观的莱纳。

他冲我点点头说[确实没事]，看来诺斯菲说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这点不假。

就这样，当我们围绕千年前展开的话题告一段落之后，罗德便又掺和进来。

[啊，果然呀。诺斯菲的那个力量已经没了吗。本来看到那个刺眼的圆光没有了，人家还挺奇怪的呢。太好了呢，诺斯菲。这样一来人家和诺斯菲都从『诅咒』中解脱出来了！]

[是啊，看到罗德也乐得一身轻的样子，我也为你感到开心。虽然不讨厌你以前那种如同遭受诅咒一般沉重的模样，但你果然更适合像个孩子一样欢笑啊]

诺斯菲以慈爱的目光看着孩童般凑过来的罗德。紧接着罗德突然僵住，像是注意到了什么重要的事。

[姆姆！难道说，人家终于能交到一个同性朋友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我可以，那请务必让我成为你的朋友]

[(*@o@*) 哇～！好棒！]

看来同性朋友对罗德来说是真的很稀奇。她这波高兴得已经跟小孩子没什么两样了。不过罗德的心情我也是不理解。如果身边一个同性朋友都没有的话那真的很心累。

被罗德抱住的诺斯菲再一次小声嘀咕道。

[——这•个•也•不•是?]

我的『Dimension』探听到了诺斯菲这声小得不能再小的轻语。她可能是觉得与罗德和解是自己的留恋吧。但看来并非如此。

[那么诺斯菲，赶快去人家的房间里聊聊吧！人家有不少事情想问你呢]

罗德打算就这么带着诺斯菲离开。

[等等，罗德！我还有很多事不得不问她才行呢！]
]

[可是人家也有好多想跟诺斯菲说的话嘛！同样作为女孩子！——没错，这是女孩子间的谈话！]

就算你再怎么强调跟她同是女孩子这点，但我要问的可是跟记忆相关的事情啊。而且还会跟接下来的迷宫攻略相关，所以不可能让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罗德才会想要妨碍我吧。

[不是，那种 Girl's talk 拜托你之后再做好不好。我这边是真的有很多重要的事要问的啊，真心的.....]

[.....不要。人家也有好多重要的话要说嘛。不如说，涡涡你应该先好好地回想起跟诺斯菲的夫妻生活才对！在你想起来之前，可怜得不得了的诺斯菲都是属于人家的哦！走吧，诺斯菲！]

接着罗德就这么用公主抱的姿势带着诺斯菲飞出了庭院。因为她这出手诱拐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以至于我没能反应过来。

[我的天、你这房间根本都不在城堡里了吧.....]至少也待在城堡里行不行，可惜罗德的身影

就这么消失在了街道里。虽然想着要不要用『Dimension』窃听她们的谈话，但因为罗德主张说是女孩子的悄悄话，所以我断了这个念想。而且考虑到她们的实力，我估计一般的窃听应该是做不到的。

就这么被留在院子里的我于是向一旁的莱纳问道。

[我说，莱纳。你以前知道吗……？]

[嗯？啊、啊啊，你说那事儿啊……]

看来不用我说清楚是『什么』，莱纳就猜到问题所指了。

果然，刚才那段谈话中，问题最大的还是—

[—不知道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始祖大人有老婆呢]

[我也是啊……]

我还是头一次知道自己在千年前结过婚。

这真心是让我非常蓝瘦想哭的事儿。别说是原来的世界，就连回到地上都变得很难办。

莱文教的传承中没有相关的记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吗。可能是缇娅拉对我的关照吧，也可能是我自己想把这事当做不存在吧，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呢，那就不清楚了。

当然，虽然也有我们是夫妻这事儿本身就是谎言的可能性.....。

但是看到罗德那反应，真不像是假的。

[你觉得她们两个说的是真的吗？]

[诺斯菲先不提，罗德看上去真不是在说谎啊.....]

[我姑且问一下，就那位诺斯菲小姐、在你看来大概几岁？]

[她那个头儿比我还小啊。看上去大概就 12 岁左右吧？说实话你这婚姻有点犯罪啊]

[就是说啊。那体型超小的啊，诺斯菲。.....所

以，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也是啊。那你就负起责任来，等回到地上之后好好跟人家再婚呗？]

[果、果然是这样吗？]

[.....别认真啊，基督。开玩笑的]

[wan、xiao.....？]

要是玩笑能解决一切就好了，但是我可不那么觉得好吧。

从诺斯菲的表现来看，我觉得我们那段婚姻关系还留着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才想多跟她谈一谈的。因为我想尽快弄清楚诺斯菲的留恋是什么。

坦白了说吧，我想在回到地上之前解决诺斯菲的留恋。

我没有想毁灭证据的意思。

而且我好像也不是在搞外遇吧。

但是明明是这样，脑海里却一直警报声大作，说要是带着她回到地上的话我就废了之类的。

这俩技能，明明我在迷宫里差点都要被怪物干死了也默不作声，现在倒是搁那里叫个不停。

就是说如果我带着诺斯菲去见地上的同伴们的话，那危险度比我在迷宫里高出 40 级以上的地方探索还高呗。……好吧，有道理，我无法否定。我现在，光是回想起那几位个性贼强的同伴胃就痛得要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让我跟她们再会的时候 [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老婆诺斯菲] 试试，空气当场冻结？不存在的，朋友，这句话会直接成为我的遗言。

所以说，必须得赶紧解决诺斯菲的问题。

我好不容易才抵达六十层，明明按理来说回到地上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但是现在这样就算我想回

也不能回了啊。

现在我应该不管罗德强行去找诺斯菲谈一谈吗？

不、还是说……—！

[基、基督，你这汗流得可不得了啊……。没事吧？]

[你问我有没有事……？哈，当然没事好吧。根本没事，这种程度我早习惯了……！一丁点儿问题都没有……！]

没错。这种程度我早习惯了。

之前海上旅行的时候，每天都是这个感觉。

不过是回到往常的状态罢了。没错，只是回归往常而已—。

[这、这样啊，这居然成习惯了吗……。不过，今天在迷宫里打拼了一天，你应该累了吧？我觉得你应该尽早睡一觉休息比较好哦？我会做晚饭的……，好吗，你快回房间准备休息吧……]

[——你让我尽早、去睡觉？……我说，莱纳。我真的能去睡觉吗？这样真的可以吗？从你的角度来看，我没有做出什么错误的选择吗？等我睡一觉醒过来的时候，周围不会是一片火海吧？说不好——]

难得回想起同伴的事，我的身体战栗不已。
是因为胃痛的错吗，我怎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

说实话。好恐怖，我不敢回地上了。

但是偏偏不回去不行。

我发过誓要救她们、救妹妹。

现在多亏了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的福我还能保持正常，不然的话就这么过去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估计早就因为焦躁而发狂了。

方针还是不能变，必须尽快回到地上。

[不是，我说你在发抖啊，基督……。总、总而言之

之，你快去休息吧。不修养好身体的话，万一真发生了什么就不妙了吧……？好吧？]

[——啊啊，你说的对啊，莱纳。既然必须要尽快回到地上，那就得将身体状况保持在万全的状态下才行啊……！但、但是，我总觉得就这么去休息的话，之后好像会后悔什么的，好恐怖啊……！啊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就是好害怕啊……！怎么这么恐怖啊！]

[好了听我的你去准备休息吧……！我会给你熬容易消化的汤喝的，基督你就在房间里等着吧……！]

[唔、唔嗯]

输给了莱纳催促我去休息的气魄，我老老实实地点头。

那之后，我是被莱纳牵着手带回房间的。

我自己也理解到这不是能从罗德手中抢回诺斯

菲的精神状态。

结果，这天晚上，我只为明天的探索做了最低限度的准备，就立刻入眠了。

因为有必要先让情绪冷静下来。

这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莱纳像是对待病人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201. 新的队伍

由于六十层的守护者登场而陷入大混乱的我，用了一晚上才取回了冷静。

“早上好，涡波大人”

“——恩？！”

睁开朦胧的双眼，诺斯菲的脸庞就在鼻尖快要相互接触的距离。

本该在这极近的距离下呼之欲出的悲鸣总算是压抑了下来。那是因为只要稍微动一下嘴唇与嘴唇之间就好像会交合在一起。

“……h，好啊，诺斯菲”

用颤抖着的声音回应而诺斯菲以笑颜接受后便保持这个距离应答。

“虽然十分的冒昧，不过我为您准备了早餐”

伴随着仅眼球的运动我看到了房间的桌子上放着早餐。貌似是为了我诺斯菲特意准备的。

“多谢。现在就起床，能不能稍微让一下呢……？”

“啊啊～这可真是失礼了”

诺斯菲以笑颜接下这句话之后离开了我。

终于能够起身的我确认了早餐的内容。认真的切分下来的面包，由红色和绿色的蔬菜所点缀色彩的汤，蒸鸡肉的色拉以及木质的被子里倒满了新鲜的果汁。

毫无疑问的罗德无法自身一人做出来的豪华料理。

让我惊讶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惊讶的地方不是料理的豪华，而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摆放下这些料理的高隐秘性。别看我这样我得神经可是无时无刻不在警惕的。来到异世界以后，就连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

话虽如此，诺斯菲可是就在我身旁摆放料理并且

接近到了鼻尖就快要接触的距离。

恐怕是为了不吵醒由于疲劳而在休息着的我而特意而为的，我对着这样的行为感到了十分的恐惧。

“涡波大人，您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吗……？”

为了了解我的感受而窥探过来的诺斯菲——我对着她那深不可测的实力感到了寒意。

她也是，罗德级别的实力者是毋庸置疑的。

“不，没有，只是对这豪华程度感到吃惊而已哦。

谢谢了，诺斯菲”

“哈～让我安心了。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是不和您的口味……。那么，请来这里就座”

诺斯菲邀请我坐到房间中央的餐桌上。我就这样败给了那微妙的压迫力，二话不说的坐到了座位上。紧跟着，诺斯菲坐到了桌子的正对面，用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把汤用汤勺送到了我的嘴边。

“那么，请吧，涡波大人”

“.....”

ze，怎么办.....。

这样下去的话，应该要‘啊～’的含住汤匙吧。明明没有在做坏事，可是为什么却有种积攒了某种罪恶的错觉。这种时候我机灵的技能们全都在‘真的还是别这么做’这样警告我。

决定相信曾数度把我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技能我决定这时候选择逃避。

“ch,吃早饭前还是把莱纳叫起来比较好吧.....！再顺便把罗德叫来吧.....！果然，吃饭这种事还是热闹一点比较美味呢.....！”

“.....是这样啊。唉～毕竟是难得的事情”口头上赞同我的意见，但诺斯菲一定保有不满是毋庸置疑的。停留在空中的汤连同汤匙放回原处，那张笑颜稍稍的扭曲了一点。

“那，那么诺斯菲去叫罗德，我去叫莱纳起床。
”

“好的，我马上就去叫她过来”
诺斯菲先行从我的房间出去了。

确认到这点后，我立马朝着待在房间角落紧闭双眼随便躺着的莱纳靠近。

对着他的头毫不留情的用双手抓住（对着莱纳的头毫不留情的使出了鹰爪）

“莱纳！为什么不起来……！？”
但是，我的双手被莱纳的双手所阻止了下来。

“——qi，起来了拉！”

果然，这家伙只是在装睡……！

醒了的莱纳，和我一样拼了命的反驳。

“在刚才那样的气氛下加入吗……？那样的不行！我不擅长！打杂或者厮杀的事情再叫我！那样的话我会心甘情愿的献身付出的拉！”

先前的甜美的样子但事实上对胃不好的氛围貌似是莱纳苦手的范围。

但是我也一样。所以才说，比起厮杀更轻松来说，刚才那种情况我更希望得到帮助。

“我们是伙伴吧！困难的时候不就是应该互相帮助吗！？”

“我也是！本来有哪种打算的……。就仅仅只有那孩子不行！要是妨碍你们的二人世界的话总觉得会遭受冰冷的目光！怎么会这么恐怖啊，那家伙！虽然看起小小只的，其内在一定是抖 S 这么感觉到了……！说实话，我完全不想扯上关系……！！”

莱纳一边把我的双手抵挡回去，一边直接的说出了内心中的想法。

那份心情表示赞同，那份评价我也赞同。

但是，正因为同意，才希望莱纳想想办法……！

“呀，应该没有这回事吧……？诺斯菲，不管怎么看的都是十分非常温柔的女孩子啊……！所以，你也去和诺斯菲说说话啊！——作为我的替代！”

“基督！用《dimension》好好看看自己的脸！这可不是什么说出十分非常温柔的女孩子的脸啊！”

用《dimension》看了自己的脸。

这是个十分令人怀念的表情附在上面。

以前，在 living legend 号上的闭锁空间与伙伴一同旅行时一样的表情。

“——ha,哈哈……。这，这就是我的普通啊……”

用颤抖的声音，主张着这就是平常的自己。

回想起来，这几天胃每天都十分的温柔。

就快要忘了本来的自己，真的十分安逸的每一天……。

“普通？就这张拼了命的脸吗？”

“啊。这几天都快要忘记了，这就是我在异世界生活的普通。日常啊，莱纳……”

“……这样啊。如果这就是日常的话，基督就算一个人也没有问题啊。好，诺斯菲的对手就决定是基督了。”

“我都说了我并不是没有问题吧……！拜托了，介入我和诺斯菲之间当缓冲素材吧……！”

“缓冲材料？！那样，我不会就这样崩溃了吧！？”

“……老实说，我做不到安全的保证。”

“混蛋——！！”

莱纳也回到了那个令人怀念的表情。

地上看到的没有任何余裕的表情——也就是说，往常的，表情。

接着，一边流着冷汗莱纳下了决断。

——使用魔法的决断。

“……gu，果然还是不要！卷入色男的痴情的扭结什么的死都不要，就算是我也不要！一点都不像骑士！《wind》啊啊！！”

“怎么会放你逃啊！！——魔法《default》啊啊！！”

无法让步的魔法战开始了。

莱纳对于风的力量十分擅长，从我的拘束中逃脱，想从房间的窗户逃走。但是我率先预判出了那一手。马上用次元压缩的魔法缩短距离，逃窜的莱纳立马被吸引了过来。接着被我的两手抓住开始力量的较量。

【表示】来精确的把我双方的力量的数值。

单纯的压制的场合是我比较有利。

啊啊，就对着就这样吧莱纳出卖的事没有任何的迷茫——

“怎么会让你得逞啊！——《イクス wind》”

“哈，果然来这一手吗！你以为以我为对手在一
对一魔法战里能赢吗，莱纳！！！”

打算用被抓住的双手爆发风之魔力的莱纳。打
死，这个自爆式的战法已经经历了好几次了。使
用《dimension》掌握魔法的时机在《イクス
wind》的风爆发的时机松开双手——接着立马重
新抓住。

“啧，真的假的——！对于让女人哭泣的渣滓来
说真是没用的强。”

“rang，让女人哭泣什么的别说了，没有什么哭
的记忆啊！因为我不记得了！”

“那个发言就像渣滓一般！弄哭沃克家的大小姐
的事我可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斯诺的不好！而且也许斯诺是哭了没错！
但诺斯菲又没哭！——大概！！”

“转移责任真是熟练啊——！！不愧是，基督啊！！”

莱纳在星低对我抱有的评价，说实话我脆弱的心灵都快要碎裂了。

但是，坚定自己的心不能让莱纳逃跑。

如果让他逃了，有要回到一个人承受胃穿孔一般的的生活了。只有这点绝对不要。

已经不想再经历一样的失败第二次了。

在船上的旅行生活时曾无数次的想到。

绝对要交到同性的朋友……！绝对……！

“别想跑啊，莱纳 aaaaa—!! ”

“我要逃走！要跑掉啊！基督 uuuuuu—！ ”

我和莱纳都是超过 20 级的存在。

在地上与其说是【英雄】不若说是到达了【怪物】这种让人畏惧的领域的存在。

而且，在狭小的房间中央进行笑醒竞技的话，激

战，就会发生。

双眼无法追上的快速的囚禁技，高等级的体术的应用。超告诉的魔法构建不断重复，超掌握的魔法看破以及选择最优的处理方法。

神技与神速飞驰着。

正所谓，这场战斗乃是世界最顶级的也没有错。

虽然是事实，但也微妙的混杂着空虚与悲伤的感觉。

但是同时也有着微妙的安心感。在不知不觉间莱纳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得到了缓和。但，一点也不想在这种地方察觉到莱纳的成长。

要是在更帅的场面——比如，迷宫探索中遭遇强敌时产生的危机的时候就好了。

紧接着，风的骑士与次元魔法师的战斗正突入佳境。

“咿呀，哈哈！被叫过来了哟！因为被叫过来，

没办法所以才来了哦！是人家哦！”

磅！的门被进入屋子的罗德打开。

随着第三者的介入，世界最高级的战斗在一时被中断了。我和莱纳静止在了紧紧扭打在一起的样子。

“把罗德带过来了。倒不如说，不知道是不是在等我们就在那边的庭院里待着”

紧随其后诺斯菲也回来了。

“en，恩？阿类？莱纳，你要去哪里？”

莱纳向正打算靠近窗口出去的莱纳开口询问。

“呀……，元夫妻好像有话要说，读出了这样的氛围的我打算让出位置稍稍外出一下……”

莱纳为了逃跑而开始了辩解。但是，怎么能让他得逞，我追上去紧握住他的双腕。

“你想太多了，莱纳……！我想和你一起吃早饭，比起其他人更想和你一起呐……！”

“不不不，基督才是别做这种没用的牵挂……！
我这里一个人足够了，一个人啊……！”
“别这么说啊……！我和你是同伴吧，同伴啊……！”

发挥出能用出的最大的握劲，确保绝不会把打算逃跑的莱纳的手腕放开。

这时罗德的朴素的意见插了进来。

“恩……，莱纳也一起来吃嘛？因为人家来了的关系，留下元夫妻已经是没办法的事了。”

“库”

被一下子说出来的话语打败，莱纳慢慢地放松了力气。

在气氛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我把莱纳邀请到了中央的桌子旁。

“唔恩！接下来，大家一起来吃饭吧-！”
接着，夹杂着两名守护者的早饭开始了。

量方面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为了能让我再添一碗的样子原本就有四人份左右的样子、
桌子上整齐的摆放着豪华的早饭，将各式各样的
食物送入口中。

“涡波大人，味道是否符合您的心意呢”
到底还是不会在莱纳和罗德的面前干出‘啊～’
这样的行为。

诺斯菲来到了肌肤就快要紧贴的距离向我询问
味道的感想。不知道为什么罗德以温柔的目光守
护着我们，莱纳啧不断地冒着冷汗。

老实说，诺斯菲的料理十分的美味。能够让瓦尔
德的酒场端出来的职业的料理都觉得逊色。但是，
要不是这股怀念感，不是对我胃口的那种男
孩子偏好的料理。

有种和玛利亚相同的倾向，以健康为主的倾向很
强烈。

“吓了一跳。真是十分美味……但是，莱纳的料理那样的一类跟符合我的偏好吧……？”

为了把移开目光的莱纳也卷入进来为目的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听到这句话的诺斯菲，向正对面坐着的莱纳瞄了一眼后低语。

“嘿？”

莱纳的流冷汗的速度加快了。

虽然视线没有重合，但莱纳的“喂，快住手”却好好的传达到了我这里。

真不好意思，可是没有停手的打算。没有莱纳的协力的话，元夫妻的微妙空气根本没办法破坏。不知是不是对于我这样的逃窜儿看不下去了呢，罗德开口插入了我们。

“唔恩，真是好吃啊，诺斯菲！果然是一個好妻子呢！”

“恩～就是为了这样才努力了一番呢。料理方面还是有自信的”

“那么，把这～样的一个好妻子舍弃的某位传说中的丈夫。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喂，快住手。

罗德微微的笑着，把元夫妻的话题挖了出来。

看来他是推举再开元夫妻生活的样子。但是，这边只好使出完全不记得的话题来做到完美的回避了。

“——a，啊啊，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一定是一个好妻子不会错呢？je，接下来，比起这个！今天也想继续去挑战迷宫呢，莱纳会一起去的对吧！？”

强行转换话题后莱纳以一张呆然的脸转了过来。虽然绝对不想搭话，但是迷宫探索方面的话难以无视，慢吞吞的做出了回答。

“……那是，如果基督要去的话我也会去的。”

“好的。那么，过会我们两人就出发去探索吧”
今天想就这样逃进迷宫里以此为话题继续下去。

“姆，又是探索迷宫吗？真的是充满想要回去的心呢……。昨天也是，不知不觉都到六十层去了。。。。。 ”

在这里突然插进来的毋庸置疑是罗德。

看到一心一意的以地上为目标的我们，不开心的鼓起了脸颊。

但是，没有感到出发前所预想到的那股不安。
没有那种从以前到现在的与守护者拼上性命的战斗是的紧迫感。

就好像小孩子在撒娇，不断发出叫喊的程度感觉一样。

“虽然也快要到了，但是到达地上不是那么容易的！就不能再悠闲一点吗！”

do do do 的温柔的轻轻敲打桌子。这种温柔的生气方式也能够感觉到可爱的地方。

怎么说呢……非常的，基本没有什么恶意……。这样的就只是好朋友之间恶作剧的程度。

不如说，旁边的诺斯菲的微笑中蕴含着很强烈恶意。

应该是我看错了吧

与迄今为止碰面的少女不同，在那里的罗德也许不会紧逼过来。从她哪里感到的危机感都是自我意识过剩也有可能。

与莱纳眼神交汇来确认，我们决定把我们的进步状况与仿真不弄虚作假的如实转告。

“虽然一开始就说了，我们是十分匆忙的。为了打倒风龙而凑齐装备和练习魔法，勉勉强强把在迷宫里所需要的食物入手。说实话，没有不去迷宫的理由”

“唉？已经储存了食物？”

“啊啊，只算单程仅仅几天的分量”

“姆”

多亏了有归回地面的协力者雷纳尔多先生给了许多的薪水的缘故，收集了足够的食物到【所持品】中。作为代替定下了带来艾德的约定就把那个作为相称的报酬好了。

不如说，出发准备已经在维艾西亚全波准备好了。

“原来如此。要去迷宫了呢，涡波大人。那么，连同我一块带上如何？一定会派上用场的。”

与罗德不同，诺斯菲希望协助我们。

虽然想到了根据六十层守护者的性格不同攻略迷宫的顺序会发生改变，这是理所当然的展开。但是，同时这又是不可否认的好情况。

不马上回答，开始思考起了诺斯菲这份微笑侧面

的含义。

代替我做出速答的是罗德。

“ei，诶？为什么诺斯菲要一起去啊？！不是没有取得理由吗！不如说诺斯菲实在是太犯规了，要没收！诺斯菲要陪人家一起玩！”

“……诶，是啊。我没有从迷宫出去返回地上的理由。这里的话有你和旧友一起留在也许也不错。但是——”

诺斯菲他，把已经离我很近的身体靠在我身上。

“理所当然的，我的一切都是为了涡波大人。不管怎么说支撑伴侣的丈夫是义务……留下来的话是不会说的，仅仅只是单纯的想要为涡波大人派上用场”

耳边就是那微微的吐息。

我颤颤兢兢的为我同行的事道谢

“xie， 谢谢”

“不用”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诺斯菲挂上了微笑，希望下次别再以伴侣作为威胁了。

“唉，等等。那么，又要留人家一个人？三人去迷宫？”

罗德一边来回看着我们，一边向我们确认着。

看到三个人点头后微微流出了一点眼泪。

“那，那么，把人家也带上！会帮忙的！”

讨厌看家的孩子提出了一同去探索迷宫的请求。

“唉，你真的也要一起来？”

“要去。已经决定了……！昨天莱纳就不在，感觉很寂寞嘛！”

“不过不捣乱的话……”

“不会的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大概，绝对！”

罗德移开视线手在身旁摆动着。

这是个没有信用的【绝对】啊。

可是，这样子队伍就有四个人了哪。

而且还有两名守护者。从探索迷宫的战力来考虑，是迄今为止最高的队伍了呢。

“那么，涡波大人，罗德，赫勒比勒夏因，然后是我的队伍吗。但是，如说是这个成员的话……呼呼，呼呼呼，稍微有点怀念的感觉呢……”

“我倒是有点会遭到背叛的感觉……”

就好像罗德大概会在探索的时候捣乱一类的。

“不会背叛的，不会背叛的。大概，绝对！”

那么就别加上【大概】啊……。

但是，为了要让着四个人能好好地和做还有许多的问题要解决是毋庸置疑的。

“嘛，不会说让你帮忙的。……那么，早餐吃完以后就出发吧。早点出发早点结束。”

做出了全员吃完诺斯菲准备的早餐后就出发得宣言。就这样，我们的新的小队开始了想迷宫发

出挑战。

今天是地下生活的第五天——第三次挑战迷宫。

202. 魔王大人和勇者大人关系超棒

[果然还是很奇怪啊……]

站在通往六十六层的门前，我仰望着佩艾希亚那阴暗的天空说道。

注意到昨天感觉到的那种天空的扭曲变得更严重之后，我不禁止足。

原本是漆黑一色的天空如今产生了些微的色彩变化。好似阳光透过云层那样，星星点点的微光在扭曲的间隙里明灭着，点缀着阴暗的天空。

当然，那绝非太阳所拥有的明亮之光。而是一种即使被羁縻在黑暗中也并不显眼的暗光——仔细看去，会发现那些光与怪物们掉落的魔石闪耀的光芒很相似。

[唉、这里的天空奇怪不是一直都有的事儿么？比起在意这个，还是快点出发嘛~]

罗德没有对天空的诡异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只是

一味地推着我背后催促我出发。莱纳和诺斯菲也跟在我们身后穿过了门进入六十六层。

来到门的对面，那早已熟络的空之世界便再次铺展在我们面前。

艾尔芬里斯依旧自由自在地翱翔在这辽阔过头的阶层中，那双闪烁着光芒的龙瞳好似在宣示不许有人通过位于中央的螺旋阶梯一般。

一如既往地，这条风龙满溢在外的存在感仿佛足以将人压垮。

不过无论如何也必须要攻略掉这家伙，不然没办法前进的。

如果这次只有我和莱纳两个人的话，那重复一遍之前的手法就好，但今天还多了两名同行者，所以必须要选择其他手段才行。

先前我们针对风龙展开讨论的时候，罗德拍胸脯保证说自己一个人就能够攻略六十六层。

虽然知道罗德实力非凡，但我还是带着些疑虑向她进行最终确认。

[我说你是真的打算好好干是吧……？]

[当然的。嘿嘿嘿，你就瞪大眼睛好好看看人家有多么给力吧～]

如果她并不给力的话，那就会变成将罗德排除在外只有我们三个人组队前进的状况。因为对我来说无论结果如何都没有坏处，所以就先作壁上观吧。

[那人家就上了哟，涡涡你们就先待在这里看着吧]

罗德自信心爆棚地在六十六层的草原上独步。

明明接下来她就要一个人去挑战那条体型大到足以遮天蔽日的龙了，但罗德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

该说真不愧是魔王吗，看到她身上泄露出的庞大

魔力，就让人觉得可以放心交给她。

……可是，想来我还是第一次有机会看到罗德认真战斗的样子。

那位传说中的存在，被誉为王中之王的《支配之王（Lord/罗德）》的人战斗起来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姿态呢。哪怕是为了将来考虑，我也绝对不能看漏接下来的每一个细节。

忽然想到昨天她面对诺斯菲时构造出的羽翼和铳剑。

讲道理，要是能看到她使用那些武器战斗的话，那简直酷毙了，我激动得根本停不下来好吧。想到这些，我现在的表情大概就跟期待英雄秀的小孩子差不多了。

在草原上前进的罗德逐渐接近艾尔芬里斯，并开始将缠绕在她身上的浓郁魔力聚集到一处。然而，聚集的地方跟昨天不同，并非手臂而是喉咙。

我还以为她要释放什么用作先手的魔法呢，于是便为了抵御余波而摆好架势。

然而很可惜，结果却是——

[艾尔芬、里斯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却是这么一声让人泄气的呐喊。

说实话就跟在门口招呼朋友的那种吆喝差不多。

又亲切、又随意、又轻松的声音。

使用《Dimension》仔细观察，发现她只不过使用魔力增强了声音的音量罢了。仅此而已。

听到了罗德这声嗓门特大的吆喝之后，艾尔芬里斯扭头看向她。

接着，罗德继续喊道——

[人家要过去一下，拜托借个光好伐———！！]
她拜托的模样像个孩子。

[——哈？]

你这不是逗我么，要是这么容易就能过去那我们之前哪里还用得着那么辛苦啊、但是，我的这个想法立马就烟消云散了。

你问为什么，那是因为艾尔芬里斯听到了罗德的请求之后，居然还真点了点头飞离了螺旋阶梯旁边。

而罗德呢？她正在冲着飞向远处的艾尔芬里斯不停地挥手。

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而且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平方式。

[.....]

.....行，可以的。这样也不坏。

没有任何损耗就可以突破这一层，那当然是件好事咯。

可是，因为这条风龙而让我们在佩艾希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的那份怒火，又将何去何从呢。能

这样解决的话，真希望罗德早点说行不行。

[哼哼～。涡涡，怎么样？厉害吧？]

一脸自鸣得意的罗德。

嗨呀，差一点我就反射性地抬手怼她这破绽百出的脑门了，幸亏我自制力强，不然真不好说。

现在先忍住，等回到地上在扯碎她这张洋洋得意的面孔也不迟。

[.....比起厉不厉害这种事，我倒是更惊奇那家伙居然能听懂人话]

[不不，它能听懂的也就只有人家的话而已哟？]

与离远一些的罗德汇合之后的我们正向着阶梯前进着。随后我们一边攀登不再有任何妨碍的阶梯，一边聊起了别的话题。

[只有罗德的话？那是《风之理的盗窃者》的能力吗？]

[不是哦。这是人家与生俱来的能力的说。从人

家小时候开始，就能够跟各种各样的生物互相沟通了哟～]

[原来如此，所以才被称为《支配之王》吗……。那只要有你在，就能够避开这座迷宫里所有的怪物了吗？]

[这个做不到的说。刚才这个是因为人家跟艾尔芬里斯酱的关系好所以才成功滴]

[你说你跟那家伙关系好……、那是指生前的因缘吗？]

[倒没，只是在这一千年里，人家感到运动不足的时候就会来找艾尔芬里斯酱玩鬼抓人游戏来着。虽然过程中杀掉过它几次，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哟～]

[不不，都给人家干死了那没法做朋友的吧……]

[诶？是朋友唷？现在一见面它就会跟我低头打招呼捏！]

对不起，我想那应该不是朋友，而是被你揍成小弟了。

[不过，居然能跟那家伙玩鬼抓人游戏……]

[嘿嘿～，毕竟人家超厉害滴～]

虽然说能在天上飞的话，那跟龙玩鬼抓人游戏确实不是不可能。但是如果是像艾尔芬里斯这种一旦被抓到就立马死翘翘的对手可就两说了。既然能跟那种东西混在一起玩，可见罗德的实力有多惊悚。

接着，明明我没有问，但还是被罗德强行灌输一番她自己研发的空中鬼抓人游戏的规则，在我们讲这些闲话的时候，终于也走到了六十六层螺旋阶梯的顶端。

在抵达终点之前，我将在前方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的六十五层的情报分享给了守护者二人组。

下一层是以阶梯为主体构成的立体迷宫。

在那里游荡着的怪物名字叫 Lizard Flyer。可以回避一切物理攻击，并可以利用风中和敌人的魔法攻击，是这么一种防御能力堪称铁板一块的怪物。

将这一情报告知两名守护者后，诺斯菲率先举手表示道。

[——原来如此，我基本上明白了。那么下一层就请大家看看我的力量吧]

[诺斯菲的力量……？]

[交给我一个人就足够了。我想您说的怪物跟我想象中的形象应该没有什么出入]

[啊，等、等一下……！]

不想被罗德一个人占尽风头的诺斯菲赤手空拳地进入了六十五层打先锋。接着，她完全不在乎敌人的位置，毫无防备地走在延伸于空中的阶梯上。

附近的 Lizard Flyer 自然没理由跟她客气，注意到诺斯菲的它们像苍蝇一般一股脑地飞了过来。Lizard Flyer 的翅膀可以像刃物一样撕裂人的肉体。

看到诺斯菲即将被它们所伤，我连忙作势欲冲，但却被罗德摁住了肩膀，迟了一步。

[喂，罗德！你做什么——！]

[没事的啦。那可是诺斯菲的说]

罗德摇摇头表示不需担心。

就在下一瞬，诺斯菲既没有咏唱也没做任何准备动作，就极其自然地咏出魔法。

[光魔法《Light・幻影（Phantom）》]

因为在迷宫当中，所以我一直都在展开《Dimension》。结果却完全感觉不到诺斯菲进行过魔法构筑的事。诺斯菲的魔法就是如此流丽、如此洗练——最重要的是、如此自然。

诺斯菲将手轻轻一挥，刹那间一道令人目眩的闪光便在迷宫中一晃而过。

而 Lizard Flyer 丝毫无没有犹豫地继续在闪光中突进，并用它们那锋利的翅膀将诺斯菲的身体斩断——看上去似乎如此，但实际上却像是穿过了立体影像一样掠过了她的身体。

[……原来如此。这就是 Lizard Flyer，是将风化做了自身的感觉器官呢。不过，感官越是灵敏，我的魔法效果就越好——魔法《一再反转之光(Re・Light)》]

闪光变得更加强烈，好似要沁染到 Lizard Flyer 之中那般将它们包裹起来。

自然，注意到光开始侵蚀自身的 Lizard Flyer 纷纷打算像之前那样鸣动翅膀进行《魔法相杀》。
看到它们负隅顽抗，诺斯菲笑道。

[已经结束了。就算你们能做到像风一样快，但

也不可能追得上光的速度不是么？]

虽然这魔法不像她说的那样真能匹敌光速，但光毫无疑问发挥了作用。沐浴在这道闪光之下的 Lizard Flyer 回天乏术，在《魔法相杀》成功之前就已经受到魔法的影响了。

被释放出来的 Lizard Flyer 的魔力跟它们的战意一同萎缩起来。

接着，它们轻飘飘地从近在咫尺的诺斯菲身旁飞离。

就像是纵享自由的自然界里的蝴蝶那样，Lizard Flyer 全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在空中漫舞。

看到这一幕，我哑然无语。

与之相对地，诺斯菲以感到满意的语气点点头说道。

[看来成功了呢……。好了，您请吧，涡波大人。我已经用魔法将怪物们的战意打消了。只要我们

不主动向它们投以敌意的话，就不会有问题的]
这么说着，诺斯菲向站在后面观望的我们招了招手。不过我实在是难以相信她的话，所以没有解除警戒态势。

毕竟就在昨天我还险些葬身在这个怪物手下。可能的话，我想随时跟它们拉开五米以上的距离。

[诶、真、真的没问题吗……？]

[没问题的。以这种纯粹遵循本能行动的野兽为对手，这种程度的处理是非常轻松的。只要是能使用光魔法的人，就都能做得到。……话说回来，请您不要那么紧张。不然会刺激到这些被无力化的怪物们的]

[知、知道了…….]

罗德率先笑着走上前，于是我和莱纳也跟了上去。

飘飘飞舞的怪物（Lizard Flyer）就在我触手可及

的距离。

[您的表情还是太过僵硬了。请您尽量开朗一些]
诺斯菲用两根食指把自己的嘴角向上提了提示范道。

受到她再三叮嘱的我和莱纳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将手中的剑纳入剑鞘。

四名探索者来到距离自己这么近的位置 Lizard Flyer 也无动于衷，可见确实不会再发生战斗了。

得到这般确信之后，我的表情总算缓和了下来。

[很好，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继续前进吧。之后再有怪物接近过来，我都会用光魔法镇伏它们的]

[……那我来带路吧。但是在那之前，我有事要问你。诺斯菲，你的魔法能够对精神产生作用是吗？]

通晓前往上一层的路径的我一边在六十五层做向导一边询问身旁的诺斯菲。

因为我对精神魔法实在没有什么好印象，所以在意得不得了。

诺斯菲思索了一番后，向我详细地说明起来。

[正是，就如您所说，这个看法并没有什么不对]

[这、这样啊……]

[但是，与暗魔法不同的是，光魔法没有办法强制改变他人的内心想法。必须经由彼此心意相通、得到互相的认可之后，才终于可以对特定的感情进行缓和。因此涡波大人您所担心的那种行径，靠光魔法是做不到的，请您放心]

可能是从我的表情中察觉到了什么吧，诺斯菲的第二段说明意在打消我的不安。

看来跟缇达的魔法不同，诺斯菲的魔法似乎有诸多的限制条件。

[彼此的认同是必要的是吗？]

[没错。这充满和平性质的条件，我想应该就是

光魔法与暗魔法最大的不同点了吧。因为怪物们也不想平白无故地送死，所以我才能够利用它们的这份心思解决问题]

尽管诺斯菲说的轻描淡写，但之所以能成功，本质上是因为她的魔力强大到可以让对方明白一旦继续战斗就会被杀这点吧。恐怕除了她之外，再没有能够剥夺 Lizard Flyer 战意的光属性魔法使了。

[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在直觉层面上进行《交流》的魔法吗……？也正因为这只是一种《交流》，所以根据我们的态度，仍然有进行战斗的可能。因此你才要我们避免去刺激它们是么]

[果然不愧是涡波大人。您对魔法的感性还是这样出类拔萃。没错，你所言极是]

诺斯菲轻轻鼓了鼓掌夸奖道。

但是我没有大意，而是看向了另一名少女进行确

认。罗德有跟诺斯菲的战斗经验，她应该了解千年前的光魔法。只有她没有感到违和，才能证明方才的话都是真的。

被我盯着看的罗德一时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但很快她便点头肯定方才的话属实。

虽然我也明白自己这样有点神经质，但面对精神魔法必须要谨慎再谨慎才可以。毕竟我在这上面吃了不少苦头。

我绝对不想再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一点点逼到绝境了。

[那个，机会难得，能拜托诺斯菲多跟我介绍一些你的魔法吗？我现在对这些魔法知识真是一窍不通啊]

[当然，乐意之至。那么请容我先从光魔法的基础《Light》开始向您介绍吧——]

现在正好有罗德跟在身边，是个能判断诺斯菲所

言虚实的好机会。我抓住机会在路上对诺斯菲的光魔法刨根问底。

我差不多打听了将近十种光魔法的信息。在向我讲解的过程中，诺斯菲从未有过迟疑，罗德也未曾表示过怀疑。

……看来，诺斯菲所说的《光魔法的倾向偏好和平》这点是真的。

在像这样增强对诺斯菲的魔法的了解的过程中，我们非常飒爽地踏破了迷宫六十五层。一路上虽然不乏 Lizard Flyer 的袭击，但是全都被诺斯菲的光魔法给摆平了。

如此顺利显得昨天我和莱纳的死斗简直蠢毙了。

我们就这么抵达了六十四层。

一到新的阶层，走在我和诺斯菲身后的罗德便斗志昂扬地上前说道，

[好嘞，又到了新一层了呢。那么按照顺序就轮

到人家——]

[接下来的对手是精灵系的怪物是么。这也是适合由我来对付的对手呢。请您放心吧，涡波大人。若论及和平地解决问题这点，没有人能够与我相提并论]

但罗德话没说完就被诺斯菲打断了。

[诶？又是诺斯菲？]

[要是交给罗德的话，那肯定会显得很粗暴不是吗？相较之下，如果让我来，那就避免战斗平稳地前进了]

[不、不是，虽然话是这么说。但要是一直都这样的话，不觉得单调么？]

[没有那回事。……那么涡波大人意下如何？]

虽然罗德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但诺斯菲对她的反应却很冷淡。但是因为诺斯菲说的有道理，所以我自然不会反驳。

[那肯定是诺斯菲更好了。毕竟我的目的是安全地回到地上啊]

[那我就献丑了]

于是诺斯菲将罗德置于身后而自己先行。这一层的怪物，Green High Element 的索敌范围很广。因而诺斯菲很快就被敌人感知到，伴随着一道风，敌人瞬移到了我们的身边。

早已准备好的诺斯菲当即用光迎击。

[——魔法《一再反转之光》]

沐浴在闪光之下的 Green High Element 跟 Lizard Flyer 一样丧失了战意，接着就像个气球一样轻飘飘地在空中浮动。

它也是因为《交流》的影响而放弃了战斗吧。

[成功了。好了，我们放轻松继续前进吧。带着观光的心情前进就足够了。不如说，考虑到光魔法的性质，以观光的心情前进才是最安全的]

诺斯菲一边朝我们挥手一边笑道。看来对我和莱纳构成了相当的威胁的怪物在她面前也不过跟随手便可安抚的幼儿没两样。

[是啊，那就照着这个拍子继续前进吧]

讲道理，这种发展其实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居然能够规避称得上对我们回到地上而言最棘手的障碍——六十余层的怪物之间的战斗。以至于让我觉得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可以毫不费力地回到地上。

[姆姆……]

而这一点，罗德也注意到了吧。

她有些不满地呻吟着。

我们在六十四层前进的过程中，诺斯菲的魔法闪光真的是大放异彩。接近过来的 Green High Element 无一例外全都变得跟气球一样人畜无害。

[—魔法《一再反转之光》]

[—魔法《一再反转之光》]

[—魔法《一再反转之光》]

虽然我能用《Dimension》掌握敌人的奇袭和动向，但是因为诺斯菲的反射速度实在太快，以至于我几乎连这种程度的戒备都没必要做。

我们的攻略顺利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的话，简直就像是走在低阶层的《正道》上一样。

因为这出乎意料的进展，我和莱纳绷紧的脸颊都不禁松弛下来。

但看到怪物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哪来回哪去，只有罗德感到了慌张。

[啊哇哇哇哇.....]

就像这样，从六十四层前往六十三层这一路，我们也是顺风顺水。

接下来，在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敌人就不是精灵而

是幻想生物狮鹫兽。

将这点告知诺斯菲之后，她的表情有些困扰。

[姆姆，你说 Pale Griffin 是吗……。对它的话，我的魔法就起不到效果了呢。因为狮鹫兽并非畏惧死亡的生物，所以我的《交流》就没用了呢]

看来《一再反转之光》是种虽然不受对手的级别和魔力的影响，但却会被与对手之间的相性左右的魔法。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前进呢。是要正常的战斗还是一路逃避着它们前进呢……]

依靠我们四个人的话，应该可以做到一边击退敌人的攻击一边前进吧。于是我询问生前战斗经验丰富的两名守护者的意见。

在稍加思考过后，诺斯菲答道。

[非也，我想无需劳烦涡波大人动手。就交给我和罗德处理吧]

[诶、人家和诺斯菲吗……？]

[正好让我看看你的手腕有没有退步吧。而且我也想活动一下这副变得有些迟钝的身体]

[啊啊，是这样嘛……。确实比躲着它们前进要好呢。不过，跟诺斯菲并肩作战吗～，感觉会很有趣的捏]

[确实，我居然会跟你肩并肩战斗，这在生前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呢]

两人相视一笑，接着各自构筑起魔法。

[那就让姐姐给你表演一下自己厉害的地方吧！

——《Angelo Baïonnette》！]

[好啊，我很期待哦，罗德姐姐。——《Light Rod》

]

堪称是守护者的特征的浓郁魔力最终收束成了两件武器。罗德手中的是用风构成的铳剑，诺斯菲那光属性的魔力最后固定成了棒状。

[哦、哦哦？事到如今人家又得到了一个妹妹！？]

[是的，就是《妹妹》唷。……那么，我先用枪好了。再来就是《转光枪（Brionac）》]

罗德对诺斯菲喊自己姐姐一事感到雀跃，诺斯菲则莞尔一笑。接着，她在光之棒的前端附上枪刃，将武器作成长枪的模样。

[好嘞，那人家就负责这边喽。另一侧就交给诺斯菲啦]

[好好，我知道了。姐姐]

[姐姐我要努力喽！！]

想必诺斯菲是没真心把罗德看做自己的姐姐的吧。不过这样去称呼她会让罗德更有干劲所以姑且言之。古灵精怪的诺斯菲就这么微笑着对罗德姐姐来姐姐去地称呼起来。

当两人分配好任务之后，数匹 Pale Griffin 也发现了我们。

面对从四面八方袭来的敌人，我和莱纳也采取临战态势。

[好了好了放宽心，交给人家和诺斯菲就好！]

但却被罗德这样安抚了。而且诺斯菲好像也是一样的意见。

没办法，我和莱纳只好解除架势。相对地，罗德与诺斯菲同时奔驰而出。

这之后的战斗只是一瞬间的事。

那两人的移动速度甚至远在特化了速度的我和莱纳之上。罗德像是乘着风滑翔一样一跃而起，诺斯菲则用与外表不符的脚力在墙壁上疾走。

一刹那间，两人便冲到了距离最近的 Pale Griffin 身边，并挥下手中的武器。

Pale Griffin 哪里能反应过来。

这不是单纯的疾走而纵劈。正因为我习得了诺文的剑技，所以才能察觉到她们卓越的技能等级。

两人那预备动作鲜少的疾走，跟体术的《滑步》很相近。不，准确来说，已经达到技能《缩地》或者《瞬步》的水平，是高次元的移动技术。而且两人挥出武器的动作中也蕴含着非凡的技术。毋庸置疑，罗德拥有《剑术》——而诺斯菲则拥有《枪术》。

突然吃下一招，两匹 Pale Griffin 猛然咆哮。

因为体型巨大，所以没有当即毙命的它们一边使用爪子反击试图拉开与守护者们之间的距离，一边奋力想要逃向空中呼唤同伴。

但两名守护者不会允许它们这么做。

风与光的奔流顷刻间支配了整座回廊。面对如此迅速的魔法构筑，Pale Griffin 的挣扎没有任何意义。

[—《Wind Arrow》!!]

[—《Shine Arrow》]

罗德呐喊，诺斯菲轻吟。

尽管音量不同，但释放出的魔法却很类似。

几乎斥满整座回廊的魔力被瞬时压缩，变成纤细的箭簇。

箭簇那精致美丽的形状足以证明二者的魔力操作已经臻于完美。接着，两支箭以令人胆寒的速度向 Pale Griffin 袭去。

诺斯菲和罗德瞄准的都是敌人的脑门。

没有丝毫的偏差，两支箭同时命中，敌人在同时丧命。

看着化作光芒消失的 Pale Griffin，我背后一阵恶寒。

她们使用的魔法是基础中的基础。

但其效果却可以达到《魔法的极致》来形容。

密度、操作、速度、一切都是如此完美，打倒了缇亚那种水平的杀伤力。

只用两招就结果了 Pale Griffin 的两人继续杀向其余的敌人。而怪物那边也向杀死了自己同伴的两名仇敌投以了敌意。

正如罗德所言，我和莱纳只需要放宽心在这里旁观就好。

战斗的危险根本不会波及到我们。

那两人不仅身体能力极强，技能也十分丰富而且水准极高。更了不得的是她们使用魔法的应对能力。丝毫没有浪费那庞大的魔力，挑选出最适合状况的魔法。因为属性是《风》和《光》的缘故，远距离魔法繁多，想要逃命的 Pale Griffin 最后也只有死路一条。技能《魔法战斗》的数值比我还要高。

——《好强》。

是真的太强了。

在她们那压倒性的强大面前，袭来的 Pale Griffin

们在不到数分钟的时间里便被尽数歼灭。

虽然没有得到经验值，不过我可以捡掉落的魔石。可以说现状是最理想的迷宫攻略……但，我身后涌起的这阵恶寒却挥之不去。

[你、你们两个，居然这么强吗……]

看到两个人以只是做了一番准备运动的表情过来与我们汇合，我不由地声音颤抖。

这不是当然的么。一旦命运稍微偏差，我就会与这两个人战斗的啊。

[唉、那不是肯定的么？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凭借力量登上王座——用涡涡的话来说就是《魔王》大人了哦。哼哼哼，以前就是用力量将大家纳入支配之下的哦—？]

[哪怕只是最低限度，像我这种资历尚浅的人无论如何也都必须拥有可以统率骑士们的单纯的力量……。虽说是《御旗》，但也不意味着完全

与战斗无缘……]

[用涡涡的话来说，那诺斯菲就是《勇者》大人了捏。那肯定也是很强的啦]

感觉这两个人与自己的距离突然变得好远。这种感情确实很久没品味过了。

好耀眼。我痛切地意识到她们两人才是真正应该作为主角活跃在故事舞台上的存在。

跟动不动就借用妹妹的力量，或者耍赖作弊的我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物语中的《魔王》和《勇者》。

作为传说被流传至今的《顶点》与《顶点》。

守护大陆，引导大陆的《救世主》与《救世主》。那便是现在在我面前的、北方的《支配之王（罗德/Lord）》和南方的《统御之旗（诺斯菲/Nosfi）》。如果以游戏的角度考虑，她们两者全都是可以作为异世界物语的最终 Boss 的存在吧。她们身上

的才气和压力确实配得上这个身份。

而且这两个人全都一边走一边理所当然似地对自己使用回复魔法。

这也太万能了……。

比某个只会一种魔法的魔法使高到不知哪里去。

如果这两个人联手的话，那估计没有人是她们的对手。

能有这两个人在，那攻略迷宫岂不是跟玩儿似的。

[那之后的战斗就拜托你们了……]

[遵命，请您放心]

[好久没有运动过了，人家会努力滴！]

这之后，诺斯菲还是一样给罗德戴着高帽，迷宫攻略也由此一帆风顺。越接近六十层，没有战意的光属性怪物越多，所以攻略一直都是越来越轻松。

我和莱纳就这么丝毫没有消费 HP 和 MP 便抵达了六十层。

到了这里的话，基本上以后就没有难关了吧。毕竟越往上走，迷宫的难度就会越低。

可以说回到地上这事儿已经是稳了。跟像被《将死》一样困在六十六层进退两难的时候比起来，前途一片光明。

事情的进展很顺利。

但是，总有种不安像薄膜一样笼罩在头顶的感觉。——因为这状况实在是・过・于・理想了。

确实，如果有这两人帮忙，那么迷宫攻略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反过来说的话——一旦罗德和诺斯菲联手成为我们的敌人，那么我们离开迷宫也是不可能的。

事到如今，唯有这件事，令我感到了不安……。

203. 直到 57 层

多亏了两名守护者的帮忙到达上次的中断点比预计还要早。

没有任何大消耗便突入了有光辉石的大理石所构成的六十层。

如果诺斯菲保持友好这里的休息空间就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那么！旅行的铁则！那就是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别以为随时都能露营哦——！！”

“虽然这不是旅行是探索迷宫呢……”

到达六十层后罗德提议休息并高兴地主张着毫不相干的铁则显得十分得意。

“但是，罗德说的话也有道理。要不就稍微休息下吧，涡波大人。”

诺斯菲对着那个铁则表示了赞同。

不怎么开口并在后方待机的莱纳也点头表示同

意所以我们决定姑且在这里稍作休息。

“确实，我们一直在走啊……”

“好～那么涡涡，把出发前我给你的东西给我。
”

“啊啊，那个吗。……好啊”

因为罗德说这是探索迷宫所需要的东西就把它们放进了《持有物品》。我把他的麻袋，包全部取出来展开在迷宫的大理石上。

“恩～首先把座位摆好，再装一下这张桌子……”

从那个麻袋和包里取出来的东西是称之为野餐套装的东西。罗德把他们以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在六十层展开。接着，仅数分钟里就准备完了上次在城堡的庭院里举行的茶会一样的事。

“差不多要中午了呢。既然没有带午饭过来，那么就来喝茶吧”

手边的事忙完了，便拿出了装有热水的水壶。

“说起来，已经是中午了吗……”

虽说没怎么战斗但我们已经过了六层了。这个距离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次没有奔跑所以经过了五个小时左右。

罗德的提案也是理所当然，我也从《持有物品》中把迷宫用的食材取了出来。

就好像配合一样莱纳从后方向前一步。取出茶壶准备好了全员的茶。

好像和以前一样当自己是杂物人员微微的提醒他。

“莱纳，只不过是茶而已我们可以自己准备的。
”

“别担心，基督。站着当个杂物人员什么的我已经不会做了。这仅仅只是单纯的帮忙而已，也是为了能让大家快点吃到午饭”

“……这样啊。多谢了，莱纳”

莱纳的表情和之前不同。能看出充分了解了自己的恶癖并面对的意思。

一边对着弟弟的成长感到感动一边坐到了罗德准备的桌子旁。

从状态值来看完全能走一天的四个人要说完全没有疲劳那是骗人的。各自吹着气后把拿到的茶送入口中。

接着罗德就好像来野餐一样轻松的开始了闲聊。

“呼-。但是，诺斯菲的阶层真是连房间和气氛都这么棒啊。佩艾希亚的街道都看厌了偶尔来这里郊游貌似也不错的样子”

“咿呀，我们可不是来玩的哦”

“涡涡虽然确实是来探索迷宫的，人家可是打算来郊游的哦。享受假期的状态哦。……呼呼”

明明身处迷宫罗德却很松散。貌似是很久没有外食了罗德开心的把料理塞进嘴里。

“啊，唉，吃太多了。罗德”

“但是，这就是人家的食量嘛”

“在迷宫里吃本来的量要怎么样啊……。动了之后会吐出来的。总之快点停下。”

“对于人家来说在这里吃的饭可是主食，才不会停下来~”

“这个笨蛋……，还不停下……！”

明明只是吃而已，罗德的动作十分敏捷没有丝毫的浪费。一边把食物大把大把的塞进嘴里一边以十分灵巧的动作躲开想要制止她的我的手。我和莱纳的食物正以十分快的速度削减着。

伴随着叹息，我，放弃了抵抗。

“……唉，算了”

虽然很顺利但也没想着一下子就回到地上。

现在罗德吃的东西的钱拜托他在佩艾希亚还给我后再去买好了。

稍微冷静下来吧红茶送入口中以求体力的回复。
莱纳和诺斯菲也和我一样。不一味的把食物塞进肚子以此准备下一场战斗。

数分钟后，就一个人满足的吃饱的罗德，顶着圆滚滚的肚子从座位上站起来。

“呼~。吃饱了。在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吃饭感觉真好啊。那么接下来，晚安~”

“这个蠢女人.....”

看到在吃饱以后马上就宣言要睡觉的罗德感到呆然。

察觉到莱纳和诺斯菲的目光朝向了自己，罗德感到十分的疑惑。

“唉？吃完饭后不是应该马上小睡一下吗？”

“虽然是这样.....，但对于你的态度感到不爽.....”

“唉唉?! 感觉好过分!?”

“呀，看到这样堂堂正正的表示饭后要小睡一下
不论是谁都会这么想”

“但是不是说了吃完了要睡觉了吗！人家可没有
错！”

“吃饱了以后就这样熟睡的打算啊，你”

“没错啊”

“虽然确实说了要去小睡一会儿……。哈……。”

在叹气的同时，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接着在躺着的罗德的附近靠着面墙壁坐了下来。在那的诺斯菲也像我一样。

“罗德说的有道理，我们也小睡一下吧……。那么——”

像我一样……到不如说，就坐在了我的边上。
就这样把体重交付与我入睡。这又是个能感受到彼此一呼一吸的距离。

“nuo，诺斯菲，好近……”

“不可以吗？”

“与其说是不行，很困扰。各方面都很困扰”

“.....”

诺斯菲无言的凝视着我。

看来，是打算就这样在我边上睡了。但是就这样
别说回复体力了，我的其他方面要被削减的体无
完肤。就像精神力，胃壁一类，生命一类的许许多多重要的东西.....。

“哈，这样子的话我会睡不着的，真的拜托了”

“涡波大人。您说的睡不着是为什么呢？”

诺斯菲在能感受到突袭的距离妖艳的笑了。

不断重复着借口是没有用的，只会让状况恶化所
以我打算诚实的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

“因为诺斯菲是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待在旁边让
我无法冷静啊”

听到这句话的诺斯菲的笑的更加开心了。

“呼呼，哈哈……。十分感谢。既然您这么说，那就没有办法了……”

说着慢慢的站了起来，从脸颊正在抽搐的我的身边离开。接着向着边说“诺斯菲，这里这里”边招手的罗德的身旁移动。女孩子的两人好像是打算手拉着手一起睡。

看到这个的我立马为了确保周身安全而找起了最后的伙伴。

——莱纳到底在哪里呢……额，好远？！

吃完烦了的莱纳悄悄的离开了百米以上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闭上了眼。小跑的跑到莱纳的边上开始了恳求。

“莱纳，缓冲材料呢——”

“所以说，我不要啦”

“至，至少在我附近……”

“哈，仅仅只是待在周围哦”

看到我这副拼死的样子莱纳只好无奈的点点头。

……好的，得到了个替死鬼（原文是盾牌）

就这样，罗德和诺斯菲依偎着睡，而我和莱纳则背靠着墙壁睡。

六十层充满了光可是却并没有灼烧眼睛的感觉，不如说，光照在身上感觉让人冷静。

如果敌人侵入这一层的话层主的诺斯菲能够察觉。因此，并没有什么戒备周围的必要，我们度过了数十分钟的安心的休息时间。

接着，从短暂的小睡中醒来再把熟睡的罗德敲醒，再开了我们的迷宫探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房间十分的清净体力和MP都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呼。好，睡够了。差不多出发了”

带着大家一同向着五十九层进发。从这里开始就是完全初见的世界。这么想着便加强了警戒与次

元魔法。

“莱纳，诺斯菲，准备好了吗？为了从今以后我想尽量一边攻略怪物一边探索……”

向大家确认了战略。

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生过战斗，但是那是因为掌握了路上的迷宫的怪物特性的缘故。到陆上的路还很长，确认怪物的强弱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诺斯菲却摇头表示否认。

“虽然是这么说，我认为我的楼层附近的怪物没必要攻略。基本由光属性构成的怪物并不会对其他生物产生过多的敌对行动。一一确认过于浪费时间。如果说一定要有攻略的必要的话，应该是接近五十层左右怪物的属性开始变化的时候”
——没必要与光属性的怪物敌对。

微微的这么觉得。

光属性的怪物都没有什么战意。

“为什么光属性的怪物不来袭击我们呢……？”

“虽说就是这样的属性了……。我们就先来微微说明一下吧，光属性基本以《交流》为主。并非《争斗》而是《交流》——这边是《光之理》的理想”

也可以说这便是《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吧。同时也从她的表情看出对于千年前战斗没有和平解决的自负。

“那么，也就是说就算放置光属性的怪物也没有问题是吧”

“恩，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应该，到五十五层位置都能以这种步调前进。”

诺斯菲既是光属性的专家，又是迷宫的主人。对于她的话表示安心，我们继续向着五十九层进发。

但是，我们队伍的最后尾漏出了不满的声音。

“恩，呜呜呜嗯嗯……。不妙啊。攻略迷宫比预想当中的简单啊。这样下去的话……——”
是诉说着让人不稳的话的罗德。

但是，因为说出来的话可以让人安心。比保持着淡淡的微笑，但是心里却思考着的人要好的多。
说实话，不知道在思考什么的的诺斯菲更加让人害怕。

在这期间诺斯菲微笑着拉起罗德的手。

“那么，出发咯。罗德，再发呆的话就把你丢下咯？”

“唔，唔恩……。唔唔……，明明大家一直待在佩艾希亚就好了……”

罗德就像耍脾气的小孩子一样，但是她身上所缠绕的魔力却十分的凶恶。感觉每当我们越接近地上，这股魔力就越发的浓烈。

与完成迷惑而消失的诺文不同，感觉迷惑在变大

并且存在感好像在增加的样子。

罗德嘟着嘴嘀咕着。

“这份轻松的气氛要是一直持续下去就好了”

这是已经确认如果到了地上就不能这样继续用下去的话语。

把这话当做耳旁风，无言的前进着。

为了罗德的迷恋去到地上也是必要事项。不赶快和她的理解者联系的话她身上的魔力应该会不断膨胀吧。

“罗德，抱怨就到此为止了。快点一点。不要再让涡波大人困扰了”

只是，理解到这时就连诺斯菲也不能大意的存在。与罗德一样，昨天开始凶恶的魔力就开始不断膨胀着。虽然尝试了许多方法消除迷恋，但，好像反而产生了反效果。

与诺斯菲也相处了一段时间了。不是应该从闭锁

的地下而是该从能做许多事的地上寻找她的迷恋。

再度确认了身后的两名守护者需要到达地上后，向着五十九层的中央前进着。

五十九层的回廊与一般阶层没什么过多的改变。都是石造的。

但是，那些石头都闪烁的光辉这点与其他阶层不同。

正因为是六十层正上方的楼层，那阵光芒强的限制着视线。但是，我有着《Dimension》，风魔法使的两人也用《wind》把握着物件的大概位置。不用说，有光的专家诺斯菲在这层的难易度不在话下。

“--《light》”

光的调整，对于她来说就像呼吸一样。

仅仅只是一句话，只是这一句基础魔法，灼烧眼

睛一般的光也中和的像六十层一样温和。

因为这个的关系，不如说五十九层的比起通常的回廊要更加的舒适。

就像地上的白天一样明亮，远处被昏暗的面纱所隐藏的薄薄的黑暗也被驱赶走了。

前进的道路也被光照耀着闪烁着光辉而容易行走。就好像不是身处迷宫而是某处华丽的宫殿的走廊一样。

当然怪物也不成问题。

又是呼哇呼哇漂浮着的光精灵，但没有发生战斗。尽可能的用《Dimension》回避着，如果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以防万一诺斯菲也会出面用光魔法《交流》解决。

没有任何间隙。

前所未有的轻松。

向着通往地上的最短路程前进，就连搜索宝藏的

余裕也有。恐怕，这是没有任何人到达的领域。指不定有千年前所锻造的道具也咕噜咕噜掉落在某处的可能性。

在锻炼了装备制成的我感觉就快要输给了那份诱惑。

可是，回想起现在的主要目的总算是忍了下来。这并非是一个要与怪兽战斗的阶层而是一个要与自身微笑的欲望战斗的地方。

就这样，再次没有收到任何障碍的我们通过了五十九层，顺带保持这个步调通过了五十八层与五十七层。在这途中，找到了华丽的支柱支撑的房间，被吹倒的圣殿，但是不是十分的难以通过。竟是些相当平整的地面，没有消耗多少体力。每当遇到新的怪物诺斯菲便会出面回避战斗。真的。
真的——

“——轻松啊。感觉就这样能到地面上”

现在通过的低五十七层，那是最甚的东西。地上的探险者谁都不会认为这是迷宫吧。不论怎么说，宽五十米的回廊一直线的连接着下一个楼梯。就感觉好像在大街上走着。视线内的怪物多种多样感觉十分的热闹。

但是，乘船旅行的创伤的缘故，太过于顺利的话我反而感到不安。

以险峻的表情警戒着周围一边慎重地前进。

看到我这个样子，诺斯菲就好像看到了有趣的东西似的微笑了起来。

“涡波大人，不用担心。多少已经使用了《交流》，这些怪物都是懂得话语的孩子。倒不如说，我的温厚的性格反映出了这些怪物温厚的性格吧”

“诺斯菲拍打着胸口保证着。”

确实，她的能力有着能做出这些保证的力量。

迄今为止的顺利都是托了诺斯菲的福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六十层的守护者不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话而是一个好战的对手阻挡在眼前的话恐怕连一半都进展不了。

“帮大忙了，诺斯菲。就这样进到三十层，设置《Connection》是再好不过了……”

“《Connection》……，是涡波大人的转移魔法吗。但是，既然如此，就这样在这一层设置不就好了吗？”

诺斯菲张开双手，示意着五十七层的空间。

确实想着设置《Connection》的事，在这里也设置一个好了。

回忆起迄今为止没有在元守护者的阶层以外设置《Connection》的理由。

说先《正道》的结界十分的碍事。接着是怪物有可能破坏掉《Connection》。这两点。

“确实需要设置,但在这种地方设置《Connection》怪物不会乱摸破坏掉吗……？”

“这时候就需要我出场了。对这附近的怪物《交流》的话,反而来保护魔法门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唉,那还真的吗……?”

“我从不说慌。是真的。”

十分健谈的说出了不得了的事情。

那是一个把我的探索迷宫计划从根本上颠覆的情报。至于有多么重要,那就是回到地上以后一定要从艾尔米拉德学院里劝诱一个会使用光魔法的学生这般重要。

我的表情很自然的明亮了起来。

“虽然打断您的兴头十分的抱歉,但只能建立在六十层附近的情况下哦?而且还要是温顺的怪物……”

基本的，这附近——也就是说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阶层的附近才行。但即便如此也有大大缩短路程的优点。

没有守护者的阶层——也就是说，三十层为止的近路计划失败了。但是，如果在五十五层设置《Connection》的话就能缩短十层数量的路程。照这个步调还有几天就能够到达地上。

“就算如此也足够了。多亏了诺斯菲终于能看到终点了”

“呵呵。能让涡波大人感到高兴比什么都好”听到了这个喜讯，我打从心底笑了起来。诺斯菲就像自己的事情一样也笑了起来。

但是，也有把这件事当成悲报的人在。

“jie，结束了……？”

是在后面走着的罗德。

在迷宫中前进时那阴沉着的脸由于明确结束而

扭曲。

204. 乱战

『Dimension』并没有漏过她表情的变化。

我连忙转身打算招呼罗德。但在我向她搭话之前，她就已经喊出声来。

[啊、啊呀一、手滑啦——!!]

随着罗德这听起来就觉得假的叫声，一股蕴含着凶恶魔力的风随即诞生。

情况很不妙。不但我们目前所处的空间相对辽阔——而且在罗德视野范围之内就徘徊着数只丧失了敌意的怪物。而她的风就是以它们为目标进行攻击的。

尽管风本身算不上正八经儿的攻击魔法，但加算罗德的魔力那便是十足的凶器了。

被这道疾风所侵扰的怪物种类繁多。既有飞在空中的洁白精灵和鸟类，还有在地上行走的白蛇与人形铠甲（Living Armor）。所有这些，眼睛的颜色全部转黑，接着狠狠地瞪向这边——下一刻，它们全都动身袭来。

看到这一幕，罗德笑道。

[——啊哈，果然！]

[还、还说果然、你啊……！]

[啊，不是，手滑了手滑了！人家手滑了！]

这玩笑开得我都说不出话了。看到她一直把不满挂在嘴边就能猜到迟早会来捣乱，但我真料不到她居然会这么早，以这么幼稚的手段捣乱。

与哑然无言的我不同，诺斯菲冷静地构筑出光之

枪。

[涡波大人，既然是手滑那就没办法了。现在还是准备好迎击吧]

[唔，真是的——！]

接受诺斯菲的告诫之后，我为了把握状况而拓展开『Dimension』。

首先是整个空间的信息。其次是友方和敌方的正确位置。

预计会最早杀到我们面前的怪物是在六十二层见过的 Pierce Pigeon。体型与一般的飞鸟相近，因而显得十分轻盈。它的羽毛是由闪耀着光芒的魔力构成的，看上去像是沿着镜面流动的水流一般起伏荡漾着。

【Monster】Pierce Pigeon: Rank 60

从上空飞来的 Pierce Pigeon 被诺斯菲的一记光枪扫到了远处。

尾随其后袭来的是在地面疾行的白蛇——

【Monster】White Snake: Rank 60

这家伙的体型也跟通常的蛇相近。而且外皮也跟 Pierce Pigeon 一样闪闪发光。

向我们逼近的 White Snake 遭到了莱纳双剑的迎击。莱纳锐利的剑闪精准地命中了敌人那小巧的身体。但 White Snake 的身体却并没有被斩裂。

不仅如此，接在白蛇身后还有更多新的怪物渐渐接近过来。

意识到这样下去会被大量不知底细的怪物夹击的我无奈之下只得构筑出次元魔法。

[——魔法『Default』！！ 诺斯菲、莱纳！ 我会将看上去难对付的敌人先拉到远处，你们注意按照顺序打倒它们！]

我丝毫没有吝惜自己的魔力，一刻不停地扭曲空间的距离。

并非单纯将所有的怪物一口气推倒远处，而是为了能先让 Rank 较低的怪物依序抵达我们这边而对敌人的位置进行调整。

理解我打算各个击破的意图后，两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距离自己最近的敌人。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涡波大人。——莱纳，你应该更仔细的观察敌人的身体才好。光属性的魔力不是时常在敌人身上流动么？对这样的对手，物理攻击是没有效果的]

[原来刚才会有那种手感就是因为这个吗。既然如此——『Scythe Wind』！]

[这个选择很正确。那么我也来——『ScytheLight』]

诺斯菲一边对莱纳作出指导，一边对冲向自己的敌人予以回击。与莱纳不同，她似乎相当从容。这样的话下次调整距离时就将更多的怪物分配给诺斯菲负责比较好。

当两人的魔法击中了怪物时，我注意到另一名守护者也打算加入两人的战斗当中。

[罗德！你给我待着别动！！]

[唉、唉—！？不，不行吗？]

能行就怪了好吧，为什么这个状况的始作俑者居然还能提着铳剑意气洋洋地想投身到战斗中啊。

[那不肯定不行么！？不如说，我倒是想问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参加呢！？]

[因、因为看你们现在好像很难办的样子？]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

[呜、呜呜……]

被我责怪一番之后，罗德总算明白自己做了错事。眼角泛起泪光的她随即将手中的铳剑雾散掉。

看上去有点可怜不过这也没办法。虽然在罗德眼中这可能跟恶作剧差不多，但对我们来说可是关乎到死活问题的。为了避免状况的恶化，我必须盯着罗德不要让她再做多余的事。

制止了罗德之后，我没有拔剑参战，而是继续用『Dimension』把握战局。因为相较于我直接进入战斗，还是在后方专注于指挥对队伍的总战力提升更有益。

现在我能使用的攻击魔法唯有『Distance Mute』而已。其它魔法尚在练习当中。

比起在前线浪费魔力使用命中率较低的『Distance Mute』，还是贯彻辅助的职责对他们两人更有帮助。

至今为止的战斗经验和 Status 赋予我的『贤能』

都将这个做法视为最善。

就这样，遵从这一判断的我全神贯注地进行着『战场把握』和『指挥』——

——我按顺序整理着『Dimension』看到的情报。此时，诺斯菲刚好结果了一匹 White Snake。但莱纳正与他的对手、会动的铠甲（Living Armor）Illusionist Knight 陷入胶着。

IllusionKnight 的特征非常明显。它是拥有可以完全抵消物理攻击的防御力，使用一柄闪耀光芒的剑进行战斗的战士。丝毫没有能够使用魔法的迹象，一切全凭『剑术』说话。

怪物的 Rank 为 59。尽管我特意将 Rank 最低的怪物交给莱纳负责，但效果不佳。虽然莱纳在『剑术』上更胜一筹，但似乎没有能力使出能突

破它光属性魔力的防御的魔法。

这并非是莱纳的力量不足。恐怕就算换我上也只能是同样的结果吧。反倒是能轻而易举地将怪物一个个击毙的诺斯菲太异常了。

再这么下去的话，在莱纳负责的右侧会有第二匹怪物赶到。一旦情况变为二对一，那莱纳的负担无疑会更重。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大量榨出体内的魔力，开始构筑用于掩护的魔法。

我要使用的魔法是『Default』。

不过这一次使用的目的不是『移动』而是『掩护』。我现在就要在这里构筑出『专门用于辅助攻击的《Default》』。相应程度的想象早已备妥了。

无论是编制新的魔法，还是在十万火急的战斗中对魔法进行强化，我都已习以为常——！

[诺斯菲，左侧就继续这样拜托你了！莱纳，你的回避行动由我来帮你进行，你不须顾及防御只要专心攻击便是！——次元魔法、『Dimension』『Default』！]

[我相信你、基督！]

莱纳当即答道。

为了不辜负他这份信任，我使出浑身解数咏出新的魔法。

[——『Dimension・曲战演算（Difference）』!!]

新魔法的名字叫『Dimension・曲战演算』。

是专门用来制造误差的魔法。

首先利用『Dimension・决战演算』对空间的把握计算出敌人挥剑的轨迹。接着使用『Default』将剑即将通过的空间扭曲，破坏敌人的攻击和防御。就跟次元属性的『次元之冬』差不多。

这个魔法的难度与『Dimension・决战演算』绝不可同日而语。

大脑难以处理的信息如此繁多以至于可以致人眩晕。

但多亏了这次我只需要在后方集中意识构筑『Dimension・曲战演算』的福，尽管是初次使用，但这个魔法还是成功了。

正如我的指示，莱纳放弃了防御开始构筑风魔法

准备攻击。

敌人也没有放过这个空隙用剑挥出一计斜切——但、并・没・有・击・中。本应斩断莱纳身体的光芒四射的剑产生了微小的偏差。简直就像外行胡乱使出的斩击一样挥空了。

这次反倒是敌人产生了巨大的破绽。而莱纳灌注自己全力构筑的魔法剑此时已经呼之欲出。

[——斩断它！魔法『魔力风刃化』！！]

以最快的速度，缠绕着最强的魔力挥出的双剑用X形将敌人的铠甲斩成了四段。

尽管看到怪物化作光芒消失的样子，但仍然不能放松警惕。

[下一个！诺斯菲，有蛇打算从你身后偷袭，小心点！莱纳，接下来你去对付面前那个白色的精灵，三秒后且战且退，把它引到我附近来！]

[非常感谢您的忠告，涡波大人]

[知道了！基督！]

通过各种各样的指示，我将现场的信息分享给全员共有。

接着，为了打倒只靠莱纳对付不了的白色精灵(Holy Element)，我再次准备构筑出新的魔法。这一次想象的是剑兰花。

将始祖涡波释放的魔法『Torsion』进行再现——的程度虽然做不到，但只是模仿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魔法『Foam・捩菖蒲 (Torsion)』！]

三秒的时间用于魔力构筑可以说足够了，我顺利地在『新月琉璃』的剑身上附着了次元的歪曲。若仔细凝视的话，会发现这是一朵以花为形态的歪曲。

但理所当然的，终究是即兴做成的魔法之花，这个魔法还相当不完善。魔力十分薄弱，一旦我松手立马就会消散殆尽。

跟始祖涡波的魔法相比，这个只是完全没有物理性攻击力的劣化版。但既然对手也是没有物理实体的精灵，那这样就足够了。

[我给它引过来了哦，基督！]

[知道了！接下来交给我就好！]

我从侧面冲到将注意力集中在莱纳身上的 Holy Element 旁边挥出缠绕着『Foam・捩菖蒲』的剑。

剑本身就那样穿过了 Holy Element 的身体。果然精灵系的怪物无一例外都是免疫物理攻击的。但是『Foam・捩菖蒲』构造出的花却成功地附上了敌人的身体。

[捩转它！——『Foam・捩菖蒲』!!]

用使用跟『次元雪（The・Snow）』时一样的想象，让魔法炸裂开来。通过解放凝聚在『Foam』中的次元歪曲，对用魔力构成身体的敌人造成伤害。

这股爆炸并不具有物理性的影响力。但却能够对敌人的魔力造成莫大的影响。

用游戏的语言来说，这是攻击 MP 而不是 HP 的魔法。

构成 Holy Element 身体的魔力随即开始扭曲——并渐渐歪作旋涡状。尽管没有将其杀死，但敌人闪着光芒的身体确实开始了收缩。

[——『Sehr Wind』！]

而莱纳则间不容发地配合我放出魔法了结掉敌人，Holy Element 就这样连原型都不保地被消灭了。

——很好。这样就是第二匹了。

[还差一点！维持这个节奏继续迎击，莱纳、诺斯

菲!!]

[遵命， 涡波大人]

[啊啊， 这样能行！]

另一侧的诺斯菲已经处理掉了数目在我们两倍以上的怪物。多亏了她留给我们这边处理的只剩下一匹了。既然这样，就不需要顾虑后援，慢慢花费时间和魔力解决它就好。

就这样， 我们用了十几分的时间， 终于歼灭了将近十匹的光属性怪物。

大量的光之粒子漂浮在回廊之中。将怪物们掉落的魔石回收之后，我确认过周围没有其它怪物，便质问罗德道。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好好跟我解释一下]

说实话，我是想直接冲她怒吼来的。但还是尽可能以和善的态度，打算听一听罗德的辩解。如果任凭感情的驱使，可能会变得跟阿尔缇那时一样无法挽回。

也许是我这份心意传达到了吧，罗德颤抖着慢慢地将自己的想法述说出来。

[因、因为嘛.....，如果继续这样一帆风顺地前进下去的话，大家不是就会回到地上了么。人家一听到涡涡说结束了什么的——.....啊、对、对了！呐、要不就像刚才一样每到一层就把所有的怪物都消灭如何！？这样的话应该就能多拖延点

时间了！！]

[我、我说你啊、罗德……]

半哭半笑的罗德向我表示自己那哪怕一点也好，想要尽可能让大家能更久地待在一起的愿望。

听到她这岂止孩子气，简直就像幼儿一般的愿望，我一时感到不知该如何是好。

罗德刚才以前所未有的真挚态度表达出了自己的感情。这份诚恳的想法中并没有掺假。

——但是，她这发自内心的感情实在是过于直率了。

这份感情到底真挚到什么地步呢？真挚到让一只认为罗德背地里暗藏心机，并因此警戒、欺骗她，隐藏自己攻略迷宫的计划的我显得有些滑稽的程度。

不，与其说是真挚，看这个样子简直就是……—

已经没有像之前那样急于求成的必要了吧。做出如此判断的我，也将自己真挚的想法告知罗德。——也只能如此了啊。

[罗德，这我做不到。我不尽快回到地上不行。妹妹和同伴们都在等我。拜托你了，请你理解我……]

我抓着罗德的肩膀，让彼此的目光相合。我将自己绝对不会移开视线、也绝对没有向你说谎的意思用这种方式传达给罗德。尽管罗德一时间也以不输给我的气势盯着我，但她的身体立马就没了力气。

[呜、呜。人、人家知道的。涡涡最重视阳淹酱这事，人家也是知道的呀……]

罗德扭扭捏捏地回应道。

尽管听到她这老老实实的回复让我感到了安心——但同时也感到一丝违和。

——就只有这样吗？

地、我如此想到。

传说与实际再脱节也要有个限度。

我面前这名弱气的女孩子真的是一个生存了千余年的王？

统治着成千上万的臣民，率领着成千上万的士兵，屠戮了成千上万的敌人，背叛了成千上万的友方的王？那个被冠以『狂王』『魔王』『支配之

王』这些如雷贯耳的称号的存在？

真的吗……？

传说与现实真的完全对不上。

尽管她拥有与王的身份相符的压倒性的暴力。但在精神层面上根本不是那块料儿。

[那、那么呢……、人家会，一直在『这里』等你们的……。所以说、你们绝对、绝对要再来这里玩哦……？]

就像一个跟朋友约定下次一起玩的孩子一样，罗德哽咽着拜托道。

没错。

简直就跟个孩子一样——

[那当然。这个我可以跟你保证]
[要是打破了约定的话，姐姐会生气的哟！大概会哭的哟！]

眼泛泪光的罗德鼓起通红的脸颊。

[啊， 啊啊.....]

不、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难道是我之前搞错了吗。
我一直觉得正因为罗德是度过了千年光阴的王，才故意摆出一副孩子的做派。我一直觉得她通过故意扮演丑角的方式，来观察我的心思。所以我才一直警戒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在我面前的人，真的就单纯只是个孩子罢了。

我不觉得这是某种话术亦或是陷阱。首先我已经对这样的尔虞我诈烂熟于心，其次在这个异世界里也积累了多种多样的经验。更何况在刚才这几个来回的交流中，我一直都发动着技能『感应』和『诈术』对她进行观察。毫无疑问，我可以确信罗德的话全都是真心的。

传说中的『支配之王（Lord）』与我面前的罗德差距实在是太大，甚至让我感到不舒服。
在为这种奇妙的感觉而困惑的我面前，罗德继续叮嘱说。

[涡涡，你一定要再过来哦？人家会永远永远等

下去的。没错，就在『这里』永远永远等下去——]

事态急转直下让我陷入了不得不重新审视罗德
在我心中的形象的境况。

因而我没能立刻回答她。

而事态就在我词穷的几秒间进一步演化。

在我们身后一直维持沉默的诺斯菲这时走上前
来。

而且是以一副看不下去的表情。

[罗德，你这是在说什么话。『永远』之流、根
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都必将迎来灭
亡]

[诶、诶？]

突然以严厉的语气插进我们的对话的诺斯菲让罗德不禁一颤。

[说实话，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哪怕是为了你好，我也必须尽早跟你说清楚，那个空间——『佩艾希亚』的寿命已经所剩无多了。你方才说的『永远』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

[寿命？才、才没有那种事吧？人家要在那永远生存下去啊……，因为就是这么决定的啊……]

[罗德，你说这话是真心的吗？]

诺斯菲皱起眉头，想点醒做白日梦的孩子一样继续说道。

[——没有能够永远存在的事物]

诺斯菲以理所当然的态度道出了定理。
但罗德却不愿意接受，她以颤抖的声音反驳。

[就、就是有！因为，人家已经在那里待了一千年
了不是么？整整一千年！所以，接下来也没有问
题！肯定的！！]

[不，就要结束了。在我看来，那个空间的寿命也
就只有一个月了]

[一、一个月……？]

这我也是初次耳闻。

但是，我并没有过于惊讶。可能是因为看到了那
个世界那扭曲的天空的缘故吧。还是因为创造出
那个空间的人就是我自己呢。对于一个月这个数
字，我很快就接受了。

[我已经听说了那个空间的由来了。在此之上进行推测的话，恐怕那里一开始设定的寿命就是一千年吧]

诺斯菲连推测带提示，这对我来说也是有益的情报，所以我错过了制止她说下去的时机。

[诶、你、你在说什么……，诺斯菲]

[过去的涡波大人原本就预定将在千年后抵达『这里』。因此才设下了千年这一期限吧。因为再多的时间就是对空间和魔力的浪费了啊，这也是当然的]

[可是，即使过去了一千年，人家也完全没有消失啊……？]

[如果涡波大人的记忆正常，那么应该可以延长这里的寿命吧。但是，依当前的状况恐怕很难做

到这点。涡波大人，请问您会使用空间系的魔法吗？]

要说到空间系的魔法那我能想到的就只有『持有物品』了，但对那个魔法的解析，我目前仍然没有任何进展。

[就算你跟我说空间系的魔法，我大概也是用不了的……。比起这些，诺斯菲，你先等一下。你说得有点过了……]

诺斯菲这番严厉的语气对现在的罗德来说有点太残酷了。

尽管我带着这样的想法打算制止，但诺斯菲却摇了摇头。

[请您稍安，涡波大人。这些话对她来说都是必要的。罗德，你有听到我说的吗？那里的崩坏是必然的。你要是像这样坚持『一直』『永远』什么的，只会被卷进崩坏之中啊。——我……作为・你・的・『朋・友』，必须阻止事态演变成那样]

接着诺斯菲说出的都是为罗德着想的话。

诺斯菲的表情跟罗德一样因痛苦而扭曲着。从她这副表情看来，可以确信诺斯菲也一样说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正因为我像刚才一样使用技能进行观察所以可以做出确信。

但在获得了这份确信的同时，我再次感到了一丝违和。

还是一样的违和感。

我一直觉得正因为诺斯菲聪明伶俐，所以才摆出建立在计算之上的礼节和亲善的态度接近我们。我一直觉得在她表露给人的温柔之下，无时无刻不藏着某种盘算。

但现在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认真地担心着自己朋友的女孩子。尽管语气和措辞有些严厉，但很明显她是怀着慈爱的心情和真挚的话语在劝说着自己的好友。

[你、你骗人……，那种事……]

[看到那个空间里的天空扭曲到那种地步，说不定连一个月都撑不到了。请你尽快做好觉悟。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

[……你在骗人。骗人骗人骗人、你骗人啊！]

[论及对魔法的鉴定能力，不可能有人在我之上不是么。而且，我从不说谎这点，罗德你也是知

道的不是吗？我是、不可能说错的]

[呜、呜呜……]

[终结已经近在眼前了，罗德。在那个空间迎来灭亡的时候，你将不得不回到地上]

[『地上』……？]

对听到『地上』一词而畏惧起来的罗德，诺斯菲继续向她倾吐着毫无瑕疵的正论。一直向人诉说着正确的话，一直向人展示着正确的道路。这样的诺斯菲仿佛是在修道院中祈祷的修女一般，无垢而清廉——

[你不能摆出这样的表情。反过来考虑一下如何。既然不能在原地踏步，那就应该向前进。不如说，时限结束反而是一件值得开心的好事才对]

[就、就不能想想办法吗……？如果是诺斯菲的话，总应该！]

[那个空间并非以光属性的魔力，而是用次元属性的魔力构成的。靠我是没有办法做些什么的。而且，就算我能够重新修复那个空间，我也不会帮你的]

[为什么！？]

[——已经够了吧？罗德，现在正是你直面自己真正的留恋的时候。就算在那种地方一直后悔过去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向前进吧。作为背负宿命之人，去做自己所应做之事。没错，所谓人者，就是能够不断进化、生存下去的生物。这不是什么限制，而是机会啊。是让你离开这个阴暗的地下，前往洋溢着光明的地上的好机会。是啊，现在的你应该做的，就是去感谢这个机会的到来，然后向前迈进——]

[吵、吵死了!!]

罗德终于无法忍耐，浑身战栗起来，并狂暴地解放出自己身上的魔力。

可以与莱纳的『Sehr • Wind』相匹敌的暴风旋即席卷、吹飞在场的三个人。

205. 归宅

虽然被罗德的风吹飞，但我立刻就调整好姿势落地。诺斯菲和莱纳也是一样。毕竟我们三个都不是会被这种随意释放的《Sehr Wind》程度的风伤到的人。

但经此变故，一直在后方观察情况的莱纳脸色大变。

他落地后立即拔出双剑站到我和罗德之间，并瞪向两名守护者。莱纳一副如果再受到任何攻击，就立刻开始迎击的架势。

[等、等一下，莱纳！你们都冷静点，不要在这种地方吵架！这可是在迷宫里啊！？]

[但是，基督，这帮家伙——！]

我拉住随时有可能扑上去的莱纳的衣角制止他。但被我制止的也只有他一个而已。身兼凶恶力量的两名守护者仍然在打着嘴仗。

[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诺斯菲你吵死人了啊！！还不够、还远远不够啊！所以去地上什么的、绝对不要！！绝对不去！！]

[罗德，老是说这种任性的话怎么行。就算还没有待够，你也非去不可了啊]

相较于歇斯底里的罗德，诺斯菲看上去十分冷静。但如果定睛细看，会发现她身上也冒了些许冷汗。看来诺斯菲也没有想到情况会演变成这样。

[就知道在那里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明明诺斯菲才是对过去耿耿于怀的人！！却像这样、成天只会在那里装乖的诺斯菲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

[你、你说我装乖.....？]

[你就是有在装乖！留恋之所以是留恋，不就是因为实现不了么！？要是真能那么简单就正视得

了，那人家从一开始就不会存在于《这里》！诺斯菲明明就连自己的留恋是什么都还不清不楚，却在这里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罗德一边喊一边将右手横甩，向诺斯菲投以翠色的魔力。但被诺斯菲用光芒闪烁的魔力沉着地化解了。

随着争论的激化，两人的魔力也开始爆发性地膨胀。

状态已经接近在无意识之下使用魔力弹互相攻击的程度了。

[喂，不要用魔法……！魔法不行……！]

一旦两个人就这样开始用魔法互角的话，那么会演变成将迷宫内的怪物卷进来的大战的。必须要阻止事态发展到那个地步。就算对她们两个来说无所谓，但是我和莱纳要是被卷进去可是会丧命的。

[罗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我的留恋也是《无法实现的留恋》是指？]

[就是说啊，诺斯菲你不也是有着留恋的么？而你的留恋，难道不是在地上、在未来无法实现的东西吗！？难道不是跟人家一样，只有在过去才能实现的东西吗！？难道不就是因为这样，你才没有去地上，而是来到了《过去（这里）》的么！？如果《那个空间（佩艾希亚）》崩坏了的话，最困扰的人不是诺斯菲你才对吗！？]

[没有……那回事。我与罗德、我和你不一样，我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请你不要说一些不知所谓的话好么。而且、而且我们现在在谈论的不是我，而是你的事……！]

尽管诺斯菲当场否定了罗德的言论，但她内心的动摇是确实的。方才她身上只有少许的冷汗正在逐渐增多。

随着口角越来越激烈，罗德与诺斯菲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接着，两人终于来到了距彼此触手可及的位置，并向对方伸出手。

[——!!]

技能《感应》就在这时突然发动。

这道警告就像闪电劈过天灵盖一样震悚。

感觉到绝对不能让她们两个接触的我当即使用魔法。

[——魔法《Default》!! 你们两个都先冷静下来!!
]

我操弄空间，在罗德和诺斯菲之间生成十米左右的距离。

两人向对方伸出的手什么也没有抓到，只是徒劳地划过空气罢了。

[啊、涡涡.....]

[涡波大人.....]

通过使用次元魔法，我总算将两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最重要的可能是我现在正发自内心地感到愤怒这件事传达给两人了吧。

诺斯菲露出了相当羞愧的表情，罗德则深感歉意地低下了头。在稍稍从物理和时间上空出了些间隙之后，两人都恢复了少许的冷静。

在经过这少许的冷静和时间之后，率先开口的人是罗德。

[……人家今天、就先回去了]

模样相当憋屈的罗德打算就这样一个人先折返回去。好像要藏起她那泫然欲泣的表情一样，罗德背过身去。

[你说回去……，难道说你打算一个人从这里走回去吗？]

[认真地飞回去的话很快就到了，没问题的……。
感觉脑袋热得发涨，人家去冲个凉冷静一下……。]

涡涡，抱歉了……]

[啊，喂！]

没有理会我的制止，罗德展开翅膀飞走了。她飞翔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没有任何阻止在迷宫里逆走的罗德的办法。

就这样，突然就演变成在迷宫里只剩我们三人的状况。

看到罗德离开，莱纳放下了心，将手中的剑收回剑鞘。只是最后一人——诺斯菲看上去极其不安。她那张无时无刻不显得高雅凛丽的面容如今染上了一丝阴霾。

[涡、涡波大人，是我做错了吗……？我本来是想作为罗德的朋友劝诫她应当走上正道……]

[不，我觉得诺斯菲说的没错。这点毫无疑问。但我觉得光说正确的话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以罗德那样的小孩子为对手，正论往往只能

起到反效果]

[您说罗德、是小孩子……？]

诺斯菲做的没错。

尽管态度有些严厉，但作为朋友，她的话无疑是正确的谏言。相较于畏惧罗德作为守护者拥有的力量，而至今不敢涉足太深的我要强上许多。

但是她们两人的思考方式却脱节到了致命的地步。我觉得会发生刚才的事并不是因为她们两个谁犯了错，而是单纯的时机不好。

[您的意思是因为罗德是个孩子，所以即使我做正确的事、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吗……？]

[是啊。视时机和场合的不同，我觉得有时就会变成这种结果]

[是、这样、吗……—呜、好痛！]

诺斯菲突然抱头蹲下。

事发突然，我大吃一惊。自从进入迷宫以来，我

第一次看到她因疼痛而变了表情。

[怎么了？]

[没事，只是有些头痛……]

[没事吧？不光是罗德，在我看来，你的状况也不太好啊……]

[可能确实如您所说……。因为与罗德的争论，似乎让我的思绪也乱了起来……]

借着我的手，诺斯菲摇摇摆摆地站起身。担心是不是 HP 减少了，我便请莱纳给诺斯菲施加回复魔法。但却被诺斯菲回绝了。

[莱纳，非常感谢。但不需如此。比起这些，我们还是赶快前进吧。因为方才的口角，浪费了不少的时间]

[你还要继续在迷宫里前进吗？]

[没错。既然被罗德说了那种话，那在回到地上之前，我绝不能休息。更何况，我可是为了帮上渴

波大人的忙才在这里的。所以，我们尽快……]
不顾我和莱纳的担心，诺斯菲一个人在大理石制的回廊里前进着。

明明她的表情如此痛苦，但不知为何她身后的魔力却迸裂似地不断膨胀。经过了与罗德的争吵，诺斯菲作为守护者的存在感明显变得越发沉重。这也意味着她的留恋在剧烈膨胀。

《光之理的盗窃者》如同亡灵一般向着回廊的光的深处前进着。这道光景实在太过不详，让人无法追随。

[不，还是先回去吧。我们现在应该先回到佩艾希亚，再跟罗德谈一谈。虽然有些遗憾，但今天的迷宫探索就先到五十七层为止吧]

[可是……！ 涡波大人您不是应该尽快回到地上才可以么……！？]

[虽然确实是这样……。但总不能放着刚才那样

的罗德不管吧。而且诺斯菲你在跟罗德吵过架之后状态也变差了……]

[我的状况是好是差您根本无需介意。比起这种小事，我无论如何都必须成为涡波大人的助力才可以。没错，我的留恋一定就是这个。所以说，我还——！]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那就听我的今天先到这里吧。多亏了诺斯菲你们的福，今天在迷宫的探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了。所以今天到这里就可以了]

打断了语气像一个狂信者的诺斯菲之后，我用强硬的口气说服她。

听到我的话，诺斯菲以扭曲的表情垂下头，声若蚊蝇地答道。

[……那么，请您至少前进到通往五十六层的阶梯吧。阶梯附近的怪物数量应该最少，在那里的

话，我想应该可以安全地使用《Connection》]这个折中方案很妥当。虽然前往通往上一层的阶梯伴随着一些危险，但总比在这里僵持更好。

[我知道了。那就这么办吧]

定了好方针，我们便重新开始迷宫探索。

快步在前的诺斯菲打头，我和莱纳尾随其后，我们就以这样的阵型前进着。但是其实不管采用怎样的阵型都无所谓的。在经过了方才那场乱战之后，五十七层的怪物就没有敢来袭击我们的了。它们就像是在害怕着什么一样。

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找到了通往五十六层的阶梯。接着，我在那附近挑了个合适的场所使用魔法。

[终于到了。这附近的话应该是安全的吧。——魔法《Connection》]

在我生成紫色的门扉之后，诺斯菲接着我立刻使

用出别种魔法。

[那么，为了让附近的怪物们不要接近这里，我跟它们《交流》一下好了。——《一再反转之光（Re・light）》]

因为是障碍物很少的阶层，所以这里视野很开阔。诺斯菲的光射向了视野里所有的怪物。

如果她的话不假，那么有这个《Connection》和《一再反转之光》的组合，通往五十六层的折跃点就可以确保了。

才过了这么几天，我们在迷宫的进展可谓神速。与通常的探索不同，因为越往上越轻松，所以感觉迷宫探索的美好结局越来越近了。但与之相对地，产生了棘手的问题这点也不容忽视。

看到昨天两名守护者的样子，还以为罗德和诺斯菲的相性很好来着，结果完全没有那回事。虽然两人没有敌对的意思，但她们的思考方式差别太

大了。

尽管这个问题光是想想就觉得头痛，但却不容我逃避。

[这样这道门就安全了。好了，我们回去吧]

[啊啊]

在诺斯菲的带领下，我们穿过了《Connection》，回到了罗德的世界——佩艾希亚之中。



利用《Connection》从迷宫探索者中抽身的我一回到佩艾希亚便立刻展开了《Dimension》。

寻找罗德的所在并没有花费太多的功夫。

尽管在迷宫里分别之后还没过一个小时，她人就已经在城堡里了。由此可见她飞行的速度有多快。

[找到了。那家伙、待在藏书室……不对，在保管室里]

罗德以体操坐的姿势待在满是被撕碎的绘画的保管室里。不光眼角泛着泪光，她的鼻子也都哭红了。

尽管分别那时看上去她已经冷静了不少，但看这样子，似乎罗德回来之后就一直一个人窝在那里闷头哭泣来着。

带着诺斯菲和莱纳，我们赶往城内的藏书室。

已经锈蚀的藏书室的大门是敞开的，但通往保管室的门却像是在拒绝他人一样上了锁。

要推开这扇门其实轻而易举。

我也好诺斯菲也好，根本无需使用魔法，只要用力去推就可以破坏门锁将门打开。

但是如果我真的用这种方式破坏掉这扇门的话，那么这扇门就永远不会再向我们敞开了。不论是物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

因而，我选择在门外呼唤她。但还未出声，便遭

到了诺斯菲的制止。看来诺斯菲认为这里需要让作为将罗德逼到这个地步的自己负起责任来同她沟通才行。我理解了诺斯菲的意思，便退后一步转入观望。

[.....罗德， 我回来了。你方便打开这道门吗？]
诺斯菲温柔地唤到。她觉得现在最先应该做的是跟罗德见面。

[不要。现在不想见你]

但罗德的回复却是明确的拒绝。

罗德之前就注意到我们来到门外了吧，她回答得非常快。

被罗德拒绝的诺斯菲表情一时黯淡起来。但她很快又重新振作，明明罗德看不见，但诺斯菲还是低下了头。

[非常抱歉，罗德。我刚才说得太过了。我向你道歉]

[.....不用哦。诺斯菲没有跟人家道歉的必要。这边才是，冲你大喊大叫的，抱歉了]

是诺斯菲真挚的致歉起了效果吗，罗德也同样以柔和的语气反过来向她谢罪。看来多亏了自那之后过去了一段时间的福，罗德在迷宫里失控的情绪得到了收敛。

总觉得现场的氛围比之前缓和了一些。

至少没有在迷宫里那种一触即发的氛围那么紧张了。

在后面观望的莱纳将手从剑柄上移开。看来对他来说，这算是过了最关键的一关。

经由双方的谢罪，谈话开始在柔和的氛围里继续着。

[.....但是诺斯菲你还是觉得人家应该回到地上对吧？]

[是的。我觉得那才是正确的道路]

尽管诺斯菲道了歉，但她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听到她的回答，罗德以有些遗憾的语气说道。

[其实人家也明白那样是对的哦。但是，光靠这是正确的之类的理由就能选择正确的道路什么的，人家并不是那种成熟的大人啊……。所以呢，抱歉了……]

尽管对话本身能够和平地进行，但内容依旧是平行线。罗德仍然没有回到地上的打算。

[没、没有那回事。罗德绝对是一个比任何人都要成熟的大人。作为你的劲敌，我可以证明的，你是一个大人……！是个比任何都成熟的大人……！！

]

[——不・对]

[没有什么不对……！如果连《支配之王（罗德）》都不是大人的话，那还有谁有资格说自己是大人呢……！？]

[就是因为讨厌你说的这些，人家才会在《这里》哦。所以说——你说的不对]

[唉？]

罗德一再否定道。

无法理解罗德的两度否定，诺斯菲哑口无言，不知该回些什么好。紧接着，罗德再次将谢罪和拒绝一起抛了过来。

[真的抱歉了呀，诺斯菲……。今天就让人家一个人待着吧……]

这以悲痛的声音发出的恳求，带有足够的重量让诺斯菲退让。

[好、好的……]

诺斯菲离开了被紧闭的冰冷门扉，看向我和莱纳摇了摇头。

接着，诺斯菲深感抱歉地缩紧了身体。

[真的很抱歉。都是因为我的错，让罗德她……]

[不，没关系。罗德她想自己一个人整理好情绪吧。就先让她一个人静静好了]

就算我代替诺斯菲去跟罗德交流，恐怕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结果。

虽然我隐隐约约已经察觉到罗德讨厌自己作为王的身份，但会这样坚决地否定自己是大人的理由却没有任何头绪。我想，如果不是明白这个理由的人的话，是没办法说服她的吧。

这里比起鲁莽地试图闯入她的内心，还是让她一个人整理自己的情绪更合适。在不了解事情原委的情况下随便说了什么无心之言反而更危险。更何况现在罗德自己已经在平复自己的情绪了。那么我们就没有强行冲进保管室的必要。

我能做到的只有尽快结束迷宫探索，回到地上把她的家人带来罢了。

但是，跟冷静地进行分析的我不同，诺斯菲的动

摇一直没有好转。

[啊啊……，又是这样尽是失败……。又是这样……]

悔恨着自己的不争气，诺斯菲牵起我的手问道。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好？请您教教我，涡波大人。如果说做正确的事也无法解决问题，那究竟应该……]

我有些畏缩。

要问为何，那是因为她的寄托太沉重了。

诺斯菲的眼中寄宿着的是对我的绝对信赖。就像不久前的莱纳一样，这是一种认为只要是我的话就无所不能的狂信。

然而我既不是神也不是别的什么了不起的存在。

我只能将自己力有未逮这点坦率地告诉她。

[抱歉，这个我也不清楚……]

[——！？连、连涡波大人都不知道吗！？]

看到我也连连摇头，诺斯菲大惊失色。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吃惊的表情，由此可见她对我的狂信甚至在莱纳之上。搞不好我在她眼中真的被当做神明看待了……。

[是啊，就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至今为止，什么都没跟罗德说过]

[……真的有连涡波大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存在么？]

[那是当然的啊。就是因为有太多事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才会一直做些错事……]

也许千年前的始祖涡波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但我并非如此，我将这点告知了面前的她。

即使现在，我对自己做的事是否正确也没有自信。

也许我应该多跟罗德和诺斯菲说些什么才对。但是，该说什么？我完全没有头绪。一边寻求着最

好的做法，一边迷茫，这样才勉强能够进行对话，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了。

听到我这番明确的泄气话，诺斯菲便 [连涡波大人都会做错.....] 地嘀咕起来。

[我想光是做觉得正确的事是不行的。总觉得只是那样的话还缺了点什么。所以说诺斯菲，让我们一起去考虑欠缺的到底是什么吧]

也许靠自己一个人做不到，但我相信两个人一起思考的话就能够明白了。就像不久前跟莱纳说过的一样，我回握诺斯菲的手，表示希望借用她的力量。

[只做正确的事不行.....。我之所以没有消失的理由也是因为这个吗？既然是这样，那么罗德所说的《跟罗德一样无法实现的留恋》又是.....]
诺斯菲没有给予回应，而是以手扶着下颚沉思了起来。看来她将光是做正确的事不够这点，与自

己的问题结合了起来。

[总之，我觉得今天就让罗德一个人待着比较好……。在这期间，我们就去做我们能做到的事吧。我接下来打算去锻冶屋准备用于下一次迷宫探索的东西，诺斯菲你呢？]

在迷宫前进了十几层之后，现在的时间差不多是傍晚。

考虑到明天开始的迷宫探索，那么得抓紧时间在雷纳尔多离开工房之前去拜访他。

[……不，非常抱歉。就让我像罗德一样，给我一些自己思考的时间吧。可能是因为跟生前没能充分交流过的罗德和涡波大人谈了太多的缘故，真的是有不少事情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诺斯菲在烦恼了好一段时间后，摇了摇头拒绝了与我的同行。

看来她打算好好思考一下我和罗德对她说的这

些话。毕竟就算去了工房诺斯菲也没什么事好做，所以我没有强求她的理由。

[嗯，没关系。光是为明天做准备的话我们两个就足够了]

[那么容我失礼了。我想先在城内散会儿步……]

就这样将诺斯菲留在城内，我和莱纳前往雷纳尔多的宅邸。

穿过已经熟悉的古旧走廊和庭院，我们重新来到了佩艾希亚的街上。

206. 最终装备

每次走在绿意盎然的街道上，居民们都会向我们友好地打招呼。但这一次还有人打趣问 [听说你老婆也来了？] 什么的，让我不知该作何回答。最后我只好用笑容敷衍过去，路上莱纳态度严肃地问我。

[我说，基督。我有一点想事先问清楚、对罗德和诺斯菲——你是打算帮助她们两个吗？]

看来莱纳好不容易等到了和我独处的时机，这才把他一直想问的话问出口。与我不同，莱纳对罗德和诺斯菲的警戒心很强。

[因为我跟雷纳尔多先生约好要对罗德施以援手了啊。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帮助诺斯菲实现她的留恋。莱纳你不是这样吗？]

[说实话……，我觉得那两个人的存在、无论对我也好还是对基督也罢，都太沉重了。她们实在

过・于・强・大，以至于让人将帮助二字说出口都感到忌惮]

可以听得出来，莱纳这话并非是在议论剑术或者魔法的前辈时用的『强大』，而是在谈论一种绝对无法涉足的天灾领域时用的『强大』。

[确实如你所说，罗德和诺斯菲都很强。想必在地上没有人能够与她们争锋吧。但不论她们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说到底还是跟我们一样，都有着自己的烦恼。她们是像我们一样会烦恼、会欢笑的——随处可见的女孩子啊]

[能把那・种・东・西当成女孩子，你就不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很奇怪么？在那种魔力面前，基督真的不害怕吗？]

[别说这种跟帕林库洛似的话啊……。那肯定，还是会有点害怕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也要帮她们]与她们一样作为守护者的『火之理的盗窃者』阿

尔缇的终幕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如贤人一般殚见洽闻，似怪物一般强大如斯的她，最后的表情恰如一个柔弱的女孩子。

只要有一丝可能，我都希望能够与罗德和诺斯菲互相理解。像阿尔缇那时一样因为恐惧而拒绝去理解的行径，我绝不想再有第二次。

[基督、她们令人恐惧的可不只有魔力而已。她们走过的人生的重量、作为守护者这一身份的重量、还有魂本身的重量，全都非比寻常。我再问你一次哦。……即使如此，你也想去帮助她们吗？我觉得还是按照当初的计划，与两名守护者保持更远的距离为好。作为侍奉你的骑士，这是我给你的忠告]

恐怕这是莱纳在这件事上最后的忠告，也是他最终的确认。

莱纳知道我生存的意义就是为了妹妹。他话外之

意，就是在说我试图帮助守护者的行为可能会对此造成妨碍。为了不让我以后感到后悔，莱纳发自内心地在担忧此事。

一面为这令人暖心的友情所感动，我一边点头。

[我知道，多谢了，莱纳。主要是罗德那边，我已经不觉得她是障碍（敌人）了]

尽管是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出发——但在我看来，如果真的从守护者身边逃走，那么最后迎来的必定是更加悲惨的结局。还是像诺文那时一样，堂堂正正地面对守护者才能让事情更好地解决。

为了不让迄今为止的经验白费，我要发誓绝对不能逃避守护者。

看到我毅然决然地做出断定，莱纳在长叹了一口气之后，以拿我没办法的表情笑道。

[这样吗。那就听你的好了。因为我要做的就只是辅助基督而已。……而且我跟你一样，也不觉

得那个笨蛋（罗德）是我们的敌人。非要说的话，
感觉她更像是个邻居家的笨姐姐]

接着莱纳义无反顾地决定陪我走上这条注定充
满苦难的道路。

[非常感谢， 莱纳。有你在真的太好了]

[你不用向我道谢的。我是守护基督和拉丝缇娅
拉的骑士——不，即使没有这些，我也是你的『同
伴』啊]

从这些台词中，明显可以感觉到莱纳的成长。

莱纳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眼界狭隘的少年骑士
了。

历经一场场苦战磨砺的他身心都已经走向成熟。
不光是单纯的实力。在精神从孩子向大人的阶段
成长蜕变的过程中，他也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了解以前那个朝着破灭一路狂奔的莱纳的人
看来，这进步堪称飞跃。

尽管对与守护者的关系会否发生变故而感到不安，但至少这次有值得信赖的同伴在我身边，与阿尔缇那时候相比情况迥然不同。

这次我一定能将结局导向最好的方向。

在我像这样审视状况与之前的不同的时候，雷纳尔多的宅邸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

不过这次雷纳尔多他很少见地没有待在工房，反而是在房前忐忑不安地踱来踱去。

[啊嘞。请问出了什么事吗，雷纳尔多先生]

[唔，是小子你啊。倒没什么，只是我家孙女没影儿了……]

看来是在找贝斯酱。

所幸这种找人的事儿我特别擅长，所以立马在佩艾希亚展开了大范围的『Dimension』，寻找她的身影。

还好并没有消费过多的时间与魔力就有了成果。

因为贝斯酱所在的位置比想象中近了不少。

[我找到她了。她正在『魔王城』的附近发呆……。

话说那个是花田吗……]

在以面积巨大为特点的魔王城后方，想不到会有一个各种各样的花尽情绽放的空间。在城堡和街道之外的场所，居然会有这样一座花田——而贝斯酱就在那里眺望着微风吹拂下的花朵。

[这样啊，她在城堡那边啊。不过、你说花田吗……。算了，没去太远的地方就行……。那我们就到里面去吧]

[如果您担心的话，那需要我去带她回来吗？]

[不用，没那个必要]

[……我明白了]

听到贝斯酱的所在，雷纳尔多似乎若有所思的样子，不过他还是一口否决了我的提议。接着就带领我们向工房移动。

看来他是看出了我们来此的意图。一进入工房，雷纳尔多立马开始检查莱纳身上穿的装备。似乎是在直接用眼睛确认自己打造的武器与其他装备的是否匹配。

[呜姆，你就是莱纳吗……。看上去能够运用好老朽打造的剑呢……]

[那、那个，我叫莱纳。真是把用起来非常称手的剑，十分感谢您]

被雷纳尔多以可怕的表情审视了一番的莱纳有点战战兢兢的。他连忙深深地鞠了一躬并对获赠『Sylph・Rokh・Bringer』的事道谢。

[说说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在这儿可是能打造出比你现在用的那些玩意儿好得多的魔法道具呢]

[不用，我觉得现在这些就足够——]

[不行。赶紧说。探索的时候让你感到麻烦的事

儿总得有那么一两个吧]

[啊、好、好的。要说有什么麻烦的话、让我想想……—]

雷纳尔多以严厉的口气逼莱纳说出自己的要求。虽然之前就听他说过了，但这么一看果然雷纳尔多对莱纳那身全自爆用的魔法道具感到很难以容忍。

他一边听取我们在迷宫中战斗的详情，一边决定莱纳所必需的装备。

[——那、那个，还有就是……。啊，总觉得我的攻击对风属性的怪物效果太差了。不过、因为我只会使用风属性的攻击，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呢]

[唔姆。因为老朽的改造，让『Rokh・Bringer』完全变成风属性的武器了呐。会有这种麻烦也是自然。既如此……，那就准备另外的剑对付风属

性的敌人好了]

雷纳尔多环顾周围，但在最近只有修理业务的工房里，并不能找到可以与莱纳现在使用的武器相匹敌的东西。

[小子，你有什么可堪一用的么？]

[您是说剑吗？原先是有一把，可是在之前练习锻治的时候坏掉了啊。现在我手头上有……，也就只有这个了呢]

说着我将其从『持有物品』中取出。

【赫勒比勒夏因之神圣双剑『片翼』】

攻击力 2

遗失了片翼，失去了原本的力量

是我过去在迷宫的祭坛上入手的逸品。

[这把剑带有赫勒比勒夏因家的铭文，我觉得应该是适合莱纳使用的，但这个似乎原本是成对使用的武器，只有这一把的话好像没办法发挥出本

[来的力量]

[呼。确实只有一把的话，魔石的平衡性很差啊。这是以双剑为前提铸造出来的剑吗。不过，着实是把好剑。无论是做工还是使用的矿石都极好。而且运・气・不・错，这把剑跟另外两把的相性也不坏。拿去临时用用的话也足够了……至少是不会那么容易就折断的]

接过片翼之后，雷纳尔多如是鉴定道。

跟我仰赖『表示』的鉴定不同，雷纳尔多对剑的构造也可以详加分析。我能明白的就只有攻击力和不知所以然的说明，至于剑的强度根本一无所知。

[小子，为了让你们明天能用得上，你今天把这把剑好好研磨一下。顺便为了能挂在莱纳腰上，再在剑鞘上付好新的剑带]

[啊，好的。我这就去]

拿着重新到手的『片翼』，我立刻走向工具台。作为给人打工的，我没有任何犹豫就听从了雷纳尔多的指示。但预计将要使用这把剑的莱纳则口吐不满道。

[请、请等一下。我现在腰上可是已经挂了两把剑了哦？难道数量还要增加吗？]

[唔姆，你就带着这三把剑上吧。在战场上准备应急用的武器是常有的事。凭你的力气配着也不碍事儿，不用太在意]

[不是、虽说是没有多沉……，但是我还是负重轻点比较好啊。我的战斗方式可是仰仗速度对敌人发动突击的类型啊……]

[那也没有负重越轻越好的道理。而且你还年轻，多掌握点战斗方式没什么不好。你就老实听话带上这三把吧。老朽不会骗你的]

[那个、话是这么说，我也知道这在遥远的未来会

派上用处什么的。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即战力啊。所以，我想专注在一点上、这样……]

[你说的一点专注怎么想都是自爆的把戏。多给你加点负重正好可以让你注意一下，不要成天想着自残]

[不是，所以我就说了……！你真是个讲不通道理的人啊！我现在根本没有从容到去习惯什么新的战斗方式啊！为了跟上基督和守护者们，我必须坚持现在的做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虽然以长者为对象交谈让莱纳一直有所克制，但他终于忍不住了。岂止如此，莱纳甚至带着怒气逼近雷纳尔多。

尽管刚刚刚才体会到莱纳的成长，但果然他在成长的道路上还仅仅只迈出了一步。莱纳孩子气的表现还残留着不少。

[啊、莱纳。雷纳尔多先生其实相当强的，你说话注意点——]

说来意外，雷纳尔多其实是个说动手就动手的人。我在这里打工的时候，可是吃了好几发手刀伺候的。

再这么下去莱纳就要步入我的后尘了，于是我连忙出声提醒他，但话还没说完，我就被超乎预想的光景给吓呆了。

[呼——。『Flame・Accel』]

[Giyaa!!] (译注：这是莱纳的尖叫)

雷纳尔多的铁拳缠绕着赤色的魔力，一计通天炮二话不说直接击中莱纳的下颚。紧接着，这一击上手就夺走了莱纳的意识，他噗通一声倒在了地板上。

不仅级别在 30 以上，雷纳尔多还是特化了力量型的人物。再加上用出了千年前某种未知的热魔

法对拳头进行加速，莱纳怎么说也是扛不住的。

[哟西。接下来就把这小子的魔法道具也给调整一下好了]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雷纳尔多搜起了躺倒在工房地板上的莱纳的身。看来他是觉得说服莱纳太麻烦了，所以就揍晕了再继续做自己想做的。注意到我的视线，雷纳尔多一时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怎么、小子你也有意见吗？]

[……没有的事，一切拜托您了]

我稍加思考过后，摇了摇头反过来拜托他。

莱纳说其实没有错。但是雷纳尔多说的也并非是错的。这也是光是正确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一个例子。

莱纳现在的战斗方式实在太极端了。

要光是今天明天这样还行，但是莱纳的人生还长

着呢，怎么说还有几十年。站在长远的角度看，他着实应该改变自己那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法。

对此给予忠告原本应该是我的任务。但雷纳尔多却代我完成了。既然这样，我还阻止什么，应该向他道谢才合情理。

就这样，在我加工『片翼』的剑鞘期间，雷纳尔多搜集好莱纳身上的魔法道具，并 [这个还能用，这个可不行][这个也是自残用的吗。破坏掉算了] 地擅自甄别起来。

因为彼此的作业是平行进行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谈论迷宫探索的进度。

[那么小子，你今天到哪儿了]

[那个，已经到五十六层附近了]

[不错嘛，六十层那边这么快就通过了啊。照这样看来，你很快就能到地上了吧]

[说实话，这都是因为六十层守护者积极的协助才能有这样的成果]

[嚯、六十层出来的是哪一位啊？]

[是『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

[哎姆，原来是『御旗』诺斯菲吗。那位虽然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但结果看来还是挺不错的嘛。哦对了，记得她跟小子你原来是夫妻关系来着啊，那会变成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嘛]

看来就连雷纳尔多都知道我跟诺斯菲有夫妻关系这回事。由此看来，但凡是千年前的登场人物，就应该都知道这码事了。

[但是，因为诺斯菲的缘故，有不少事情暴露给罗德了……。而且诺斯菲她还说再过不久，这佩艾希亚就将面临崩坏，导致罗德把自己关在城里闭门不出……]

佩艾希亚的崩坏对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来说

可是关系到死活问题的。所以我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在这座城市里年龄最大的雷纳尔多。

[是那位诺斯菲说再过不久『这里』就会崩坏的吗……？]

[是的，她说时间还剩一个月左右。难道说您心里已经有数了吗？]

我觉得这个事实是相当具有冲击力的，但雷纳尔多听后却十分冷静。

他像是在确认一般轻声叨咕着预示自己的消失的数字。

[这样吗。还有一个月啊。……说心里有数倒也不算，只是自从小子你出现在这里以来，就看到一点预兆了。所以或多或少有过预想而已]

[这个世界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以存在一千年为条件创造出来的。诺斯菲说能够延长这里的寿命的，就只有我的次元魔法而已]

[应该是那么回事吧。那位诺斯菲应该是不会说谎的]

[如果我能够使用空间系的次元魔法的话，可能就能想些办法了.....]

[小子，你不用在意『这里』的问题。我等早就做好了无论何时崩坏都无妨的觉悟了。.....嘛，想必罗德除外就是了]

当我为自己的力量不足而懊悔时，雷纳尔多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不要在意。只是他不忘向我强调那唯一的例外。

为了听取值得依靠的雷纳尔多的意见，我将自己为了帮助那位例外的计划述说出口。

[罗德不愿意接受『这里』即将迎来崩坏的事实。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她可能会成为这里的陪葬的。.....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尽快将艾德带到罗德的身边。我会在一个月之内把艾德带过来，

并说服罗德，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给她送到地上。现在迷宫探索的进展很顺利，我想应该能够成功]

[唔姆。毕竟堪称最大难关的守护者的阶层已经顺利通过了呐。你的想法应该有戏。接下来只要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做好万全的准备就行了]

[是的，今天的准备结束之后，我打算立马回到城内休息，然后明天早上再去一趟迷宫]

[真快啊。明天也打算去迷宫吗？]

[实话跟您说，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不知怎么，就是觉得不加快动作不行……]

是因为对象是雷纳尔多的缘故么，我不意间道出了苦话。

要问为何，那是因为面前这名长者锻治师具有让我卸下心防的包容力。而看到急于准备迷宫攻略的我，锻治师叹息道。

[哈啊……。你听好了，小子。老朽不会要你别勉强，但你切记不要丧命。如果死了，可就什么都做不到了，这点你千万不要忘了]

雷纳尔多就是因为是已死之身，才能在『这里』度过了千年的时间。在这一千年里，他应该有充分的时间去做各种各样的事的。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向我强调 [如果死了就什么都做不到了]。

想必这是源自他亲身经验的教诲吧。我会铭记在心的。

[虽然确实有拜托你帮助罗德……，但是你千万不要被这件事束缚住了。担心罗德和诺斯菲的事固然是好，但对你自己的事也不要怠慢了。如果连自己都照顾不好，那么你最后谁都帮不到，只会自己先崩溃罢了。所以今天晚上你先冷静下来，然后好好去思考一番。视情况而定，你就是把这里的一切都抛弃掉也无妨。毕竟说到底，『迷

宫（这里）』终究只是千年前的旧事而已]

[把一切都抛弃……？]

[『这里』并不像躺倒在那边的年轻人那样充满希望和未来。『这里』终究是类似于墓地的地方，灭亡是注定的，只是方式有别罢了。就算被你们舍弃，老朽也不会有怨言]

他以温柔的措辞，将我们的将来摆到优先的位置。

雷纳尔多看出了我因为罗德和诺斯菲的口角而身心俱疲的事了吧。他甚至更进一步地看穿了我的承受范围，将自己委托给我的『拯救罗德』的请求也撤回了。就为了减轻我的负担……。

[雷纳尔多先生……]

讲道理，我快感极而泣了。

在这几天——不、从我来到异世界以来——也不对，哪怕是加上我在原来的世界的生活，也找不

出第二个像雷纳尔多这样关心我的大人。

为了不让眼泪夺眶而出，我向他道谢说。

[实在是感激不尽。我能遇到雷纳尔多先生实在是太好了]

[哼。就算没有老朽，小子你一个人也是没问题的。老朽所了解的『涡波』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然而听到我真挚的感谢，雷纳尔多却把头扭向一边没有坦率地接受。看上去他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那回事。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肯定马上就泄气了。但是多亏了雷纳尔多先生的话，我感到轻松了许多。那个……，该说是您就像父亲一样才对吗？]

[你、你说父亲？]

听到我坦率的感想，雷纳尔多目瞪口呆。

[那个、因为我没有父亲，所以只能说是有一种感觉……]

[小子你没有父亲吗……。怪不得……]

准确来说，是我的父亲没有尽到抚养我们兄妹的责任——但雷纳尔多不知道是领会了什么。千年前的我可能表现的就像是一个没有从双亲那里接受正经教育的人也说不定。

不对，可能现在在他眼中还是这样看待我的。所以觉得不能放任这样的我不管，他才如此关怀我吧。

不知为何，我突然觉得不光是我，莱纳、罗德，甚至是诺斯菲，都需要得到像雷纳尔多这样的大人的的话语。

我们四人的共同点，搞不好就是——

[但是，把老朽错看成父亲什么的肯定是不对的。
还是算了吧]

在我想到结论之前，雷纳尔多便继续述说起来。

[老朽作为父亲是失格的……。到头来，老朽就是

个没能理解任何一个家人的大蠢货。正因如此，才会像现在这样，魂没有遭到磨耗，孤身一人苟活至今吧。如果小子你将来有了孩子，可千万不要变成老朽这样啊]

[我想应该很难。毕竟我现在已经相当尊敬您了]

[要是像老朽这样，那你也会变成一个大蠢货啊.....]

[要是能跟雷纳尔多先生一样的话，总觉得也不坏呢]

[.....太迟了吗]

雷纳尔多像是投子认输一样摇了摇头。

对此我以微笑处之，随后将在谈话期间做好的成品展示给他看。

[——终于完成了。将赫勒比勒夏因之神圣双剑加工成莱纳使用的形式。您看一下觉得如何？]

[唔姆，做得很好，挑不出毛病。之后只要把莱纳

的魔法道具甄别完，看他缺什么就补上好了]

确认过『片翼』剑鞘上的剑带之后，雷纳尔多便去工房的仓库里拣选起了常备的魔法道具。

把应当装备这些东西的本人放置在一边不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擅自变更着莱纳的装备。

过程中，我将突然想到的事说出口。

[……雷纳尔多先生。等到『这里』崩坏之后，您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地上呢？]

[去地上、老朽吗……？]

不仅是在这里的地下生活，我希望他也能在地上成为我的助力。我不由地将这孩子气的愿望表露了出来。

因为感到有些羞耻，所以我脸一下子就红了。但是既然都说出口了，那就把这份愿望好好地编织成话语讲完吧。

[是的。如果还有其他人像雷纳尔多先生这样保

留着自我意识的话，就把他们也带上……。如果一切都能顺利的话，那么这样的结局肯定不是幻想不是么？您就当做是离开这片墓地好了。一边守护罗德她们的将来，一边再在地上开锻冶屋吧。我会介绍熟人的工房给您的]

[确实，如果能够在一旁守望罗德那丫头获得幸福的话是最好的啊……]

[而且……，不光是罗德，去把雷纳尔多先生想做的事也一并实现吧]

雷纳尔多一直都在为别人的事情操心。

我觉得他也应该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幸福才是。

[老朽想做的事吗……]

提及雷纳尔多自己的幸福，他不由地停下找东西的手，并露出远视的眼神。

看来他已经有好几十年、不、比这更久的时间没有考虑过这种事了吧。经过了一段足够长的沉寂

之后，他缓缓地将自己想做的事道出口。

[那么到时候就把贝斯那孩子带上一起去吧。即使只有一点也好，或许能够重头来过啊……]

[能做到的……。一定……]

到头来，他说出的也是与自己不同的名字。最先讲出口的还是他自己孙女的名字。

果然雷纳尔多就是雷纳尔多啊。想到这里，我也不再多追求些什么，只是祈祷他的愿望能够实现。

[呋姆。……那么小子，现在地上是怎么个情况？

]

[现在在迷宫上面有着叫联合国的规模庞大的国家。在那里有许多的冒险者、不对是探索者的存在，所以我想技艺高超的锻治师应该是非常吃香的哦。然后呢……——]

接着，我们一边推进莱纳的装备改造计划，一边

就地上的话题大谈特谈。

如果顺利的话，肯定所有人都能回到地上。

我们就这副美好的愿景讲得津津有味，随后又把今天入手的魔石变现，再用笑容与雷纳尔多告别，我就离开了工房。

一边背着在昏厥期间被人强制更换了装备的莱纳，我一边用钱在街上购置食物。尽管街上的人感到有些奇怪，但一看到昏厥的人是莱纳便立马摆出了有所领会的表情。看来，在莱纳这几天陪着罗德的时候，他遭受过分的对待已经成为这里的家常便饭了。

之后我们就回到了城里。

此时罗德在保管室里缩成小猫似的睡着，而诺斯菲则待在先前贝斯酱所在的花田里，一个人抱着腿望天。

因为这里昏暗的天空导致我不清楚正确的时间，

但差不多到晚上了。

我打算直接就寝，所以把莱纳放到房间里的床上之后，我就在沙发上躺下。

在阖眼之前，我开始检查今天取得的成果。

【Status】

名字：相川涡波 HP353/353 MP1165/1165-200

职业（Class）：探索者

级别（Level）：25

力量 14.01 体力 15.54 技巧 20.77 速度 25.87 贤能 20.79 魔力 45.23 素质 6.21

【Skill】

先天技能：剑术 3.79

后天技能：

体术 1.56 次元魔法 $5.33+0.40$ 魔法战斗 0.79

感应 3.56 指・挥 0.89 后・卫・技・术 1.01

编织 1.15 诈术 1.34 锻冶 1.00 神铁锻冶 0.56

首先最大的成长就是『魔力』——以及与之相应的 MP 量的上升。当然，不光是 Status 的数值，Skill 的数值也得到了提升。

技能『锻冶』的数值提高到了可以独当一面的水平，不知不觉间还新增了技能『指挥』『后卫技术』。然而，与战斗直接相关的技能却不见有所起色。

莱纳这边的话……、

【Status】

名字：莱纳·赫勒比勒夏因 HP409/409 MP102/281

职业（Class）：骑士

级别（Level）27

力量 14.04 体力 10.21 技巧 11.76 速度 16.88 贤能 13.40 魔力 10.76 素质 3.87

【Skill】

先天技能：风魔法 2.57

后天技能：

神圣魔法 1.27 剑术 2.38 血术 1.12

魔・力・操・作 0.89 集・中・收・束 0.56

最适行动 1.22 不屈 1.11

他的成长也很顺利。

跟我不一样，与战斗直接相关的技能涨得飞快。

在罗德的教导下『风魔法』的数值一口气上升了将近 0.50。至今为止我看过的各种各样的 Status，短时间内上升这么多算是很稀奇的了。而且还新增了『魔力操作』和『集中收束』，该说是真不愧为『风之理的盗窃者』的弟子吗。

不，而且还不仅如此。

我看向了靠在床边的三把剑中的一把。

【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

镶有守护者诺文的魔石的剑。

攻击力 27

攻击力与装备者的等级同值

装备者可以习得诺文・阿雷亚斯的剑术

可以变换形状装备者的地魔法补正 +2.00

而且他还是『地之理的盗窃者』的弟子。多亏如此，技能『剑术』的数值也大幅提高了。哪怕是现在已经精通了阿雷亚斯的剑术的我，也没有提高的这么快吧。看来我把这把剑给他使用的目的达成了。再要说还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就是我希望他也能掌握地属性的魔法。不过这一点看来没有那么顺利。毕竟他现在光是学习风魔法就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

接着，我又看向另外两把剑。

【Sylph・Rokh・Bringer】

攻击力 11

装备者的风魔法 +0.50

装备者的风属性魔法对魔力的消耗量-33%

装备者对风属性的抗性 +40%

【赫勒比勒夏因之神圣双剑『片翼』】

攻击力 2+1

遗失了片翼，失去了原本的力量

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专用

鉴于他身上的装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明天的战斗一开始他估计会很吃力吧。但这些最后还是会成为他的力量。

[今天真是有够受的啊……。千年前的我过得也是这么艰苦的日子么……]

我在沙发上一个人叨咕道。

本来是不怎么去想的，但现在我却认真地打算回想起千年前的事。因为与地上不同，但这里千年前的余韵实在是太多了。一不留神我就会很自然地去思考这方面的事。

最重要的是，那两名守护者、罗德和诺斯菲的存在

在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我很在意她们千年前的情况。

讲道理，对那两人的违和感现在还挥之不去。

我总觉得罗德和诺斯菲都应该跟她们现在的样子有所不同。

她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孩子气，而应该更加成熟才对。

没错……，她们两个、确实……。

[—！]

——像是头上起了静电一样，我感到一股微痛。

与此同时，守护者们的姿态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那不是她们现在这样身着朴素服饰的样子，而是穿着与王的身份相符的奢华服饰的两人的姿态。

[对了……。我是在那时候与她们相遇的……]

一点一点地，我逐渐回想起来。

我熟悉这个现象。

这是每次经由 Level UP 让我的魂接近曾经的始祖涡波时就会发生的想起（Flashback）。

是获得魔力的『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收回了原本的力量的现象。

在理解到这一点的同时，我闭上了双眼。

我的本能将如何最大限度地去活用这一现象的方法告诉了我。

我就这样前往最适合整理记忆的场所。

沉没在深层心理最底部的黑暗。

为了抵达『千年前的梦』之所在，我在睡魔的引导下沉入了梦乡。

207. 与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遭遇

好暗——

昏暗至此仿若于水底漫步。

深邃如斯以至于无光可寻。

殚精竭力也只得动指分毫，步履维艰竟不知所过分秒，我现在所处的便是这样一个世界。

因而我当即放弃挣扎，决定随波逐流。在这昏暗沉重的世界里，想要依靠自己的意志前进实在难如登天。

身体在浮力的作用下缓缓上升。升啊升啊，终于看到了几束射入水中的光。

形形色色的事物就映在那一缕缕光的彼方。

伫立在为冰霜所覆盖的湖面上的黑发少女——在只有烛光点缀的阴暗的地下室中过活的黑发少年——坐在被数量过万的书山拥簇起来的摇椅上的暮年兽人——在高塔顶端神色痛苦地咏诵诗文

的金发女性——以及，光辉眩目的秀发迎风飘舞的小国公主——……

终于意识到我是在这里观赏着自己的梦。

也理解到映在眼前的一切都是我古旧的记忆。

就在不久前，我还做过同样的梦，那时候的我对过去记忆进行了整理。

看来今天也产生了同样的现象。

因为使徒勒伽西的缘故而没能继承的始祖涡波的记忆的碎片纷纷复苏。

毋庸置疑，随着蕴藏在身的《魔力》不断增加，我的记忆也会逐渐修复。一个、再一个，归还的记忆如同自水底上翻的泡沫那般接连涌现。

我从那林林总总的记忆群中选出一个。

遵从本能的指引选中的，是与现在的我因缘最深的记忆。

与她相遇的记忆——

映入眼帘的——是一名在无数民众的欢呼声中凯旋而归的翠发少女。

那是一位乘在狰狞凶猛的巨兽背上，身后追随着成千上万的士兵，沐浴在喝彩与赞赏的风暴中高歌猛进的姿态年轻的王。

这无数的民众全都是兽人。而这座城市也与佩艾希亚相似。在我也熟悉的佩艾希亚大道上，以这名翠色的少女为中心，军队列阵前行庆祝着战争的胜利。

——这就是我与罗德的相遇。

在欢声雷动的人群中混杂着四名旅人的身影。

虽然旅人们不知为何用魔法进行着变装，但我还是知道全员的名字。

金发的女性是使徒西斯。黑发少女是阳淹。最年少的少女为缇娅拉。而戴着假面的少年则是始祖涡波——也就是我吧。

只是所有人都因为某种原因长着猫耳和猫尾。虽然能够推测是因为这个时期只有兽人才能进入北方之类的缘故，但会选择猫耳猫尾肯定是因为我的兴趣。真是在做什么蠢事啊，我对过去的自己感到无语了。

但混杂在凯旋游行中的我眼神极其认真。我认真地、从远处眺望着翠色的少女——罗德。与我现在熟知的罗德不同，这名翠色少女的身上可谓满溢着威严与气魄。

与平时在我们面前的那种朴素风格大相径庭，少女身上穿着精致的丝绸衣物，外侧还披着精雕细琢的奢华铠甲。头戴镶满宝石的王冠，将她便是王这一事实毫无保留地向周围夸示。当然，那平民家闺女似的马尾辫也披散了下来，高雅的翠色长发迎风飘荡。背后的羽翼也不做掩饰，悠然自在地向两侧伸展。

看到这样的姿态，所有人都会觉得她是个理应被绘入画中予以纪念的人物吧。

——所有人看到都会感叹“啊，多么了不起的王啊。”

不得不这么想，因为罗德的表情实在太过完美、没有丝毫的瑕疵。

仿佛理所当然一般带回胜利，以镇定自若的神情接受臣民雷霆般的喝彩。这样的姿态，真可谓是王中之王。明明是女王，但罗德的表情却如此威风凛凛、高贵典雅、孤高傲世、冷漠乏然，以至让人很容易就忽视她的性别。

人群中的《使徒》和《圣人》在一旁评价这位王说。

[……唉～，那就是《狂王》？虽然这份风采确实值得让人如此称呼，不过……在缇娅拉你看来，觉得她如何？]

[总觉得她的人气好高呀—。虽说在南方被唤作《狂王》什么的，在这边却被尊称为《支配之王》了呢。要我说的话，感觉还是百闻不如一见吧！]乘在使徒西斯肩膀上的缇娅拉以明快的语气如此应道。听到她的回答，使徒西斯[你说得是呀]地苦笑道。

[以后像这种跨国的传闻还是不要去信了吧。真想不到，北方的国王大人居然是这样一位貌美绝俗的人……—]

妹妹阳滝接着两人说道。

不过她话说到一半便欲言又止。因为她身旁的哥哥——也就是始祖涡波的表情有些不对劲。

始祖涡波在对罗德使用《注视》。

[怎么了吗，哥哥？]

阳滝关切地问道，始祖涡波随即回答说。

[倒也没，只是觉得跟想象中不一样，吓了我一

跳……]

[你的意思是她比你想象中还要美是吗？]

阳滝有些不快地呛他道。

[不是、没那回事好吧！我完全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意思呢？]

[总觉得……，那个国王大人，好像很痛苦的样子。现在也是，总觉得她在渴求着什么人能拯救她……]

表情认真地注视着罗德的始祖涡波对她做出的评价与现在的我可谓如出一辙。

罗德这名少女，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一直在渴求着帮助——我这样想道。然而始祖涡波认真的品评却只得到了同伴们辛辣的回应。

[好好好，你又来了。哥哥你每次看到美人，都非得来这么一出才行是么？]

[唉，盟友的坏毛病真是让人困扰啊]

[师父，你又来这套？]

可以，看到她们这个反应，我立马就知道这家伙平时一直在拈花惹草了。

好气啊，明明我现在在迷宫深处累死累活，这个叫始祖涡波的小子成天都在搞什么啊。啊，虽然这个始祖涡波也是我就是了。

[不是，我就说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她看上去真就给我这种感觉啊……。可是，那毕竟是北之帝国的国王大人啊……]

[绝对不行哦，师父。我们就是一小撮随波逐流的旅人，而且我们的身份是绝对不能暴露的啊。要是你真去接近那位英姿飒爽的国王大人，那北方可就不会有我们的容身之处了哦？]

尽管始祖涡波坚持己见，但周围的反应依旧冷淡。说到底另外三人好像压根就不相信罗德在渴

求帮助。

[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魔力》的收集。你可千万不要搞错了啊，盟友]

被圣人和使徒提点的始祖涡波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啊啊，我知道。我知道了啦……]

在这之中，只有一个人——唯有阳滝一言不发地观察着始祖涡波，她那漆黑的双目仿佛连他藏在面具下的表情都不肯放过。

就这样，王的凯旋队列继续前进，始祖涡波一行人看丢了罗德的身影。

即使王已经离开，周围民众的狂热也丝毫不减。四人就在这喧哗声中离去。到最后，始祖涡波的话被当做没说过，她们极力避免与罗德的接触。
——没错。

最初的相遇，我与罗德彼此错过了。

我很清楚，自己对此感到多么后悔。

始祖涡波与罗德协力，应该是在距此很久之后的事了。

是在阳滙化作怪物，始祖涡波与使徒西斯和缇娅拉决裂之后的事。

因此，相遇的梦便在此暂告中断。

我又一次回到了好似水底般的梦境。

射入水中的光越来越多。可以预料到，在光填满这水中世界的时候，我的梦便会宣告结束。

在梦醒之前，为了取回尽可能多的记忆，我拼命地向四周张望。

接着被我找到的——是有关一对在被圈在城墙中的宅邸里迈步的少年少女的记忆。

少年与少女都留着黑色的长发。

一瞬间，我没能反应过来这两人的身份。但等看清了他们的面容，我便不可能搞错他们的名字。

是始祖涡波与诺斯菲。

看来这一次，我找到的是这两个人邂逅的记忆。

不过与我所知的姿态相比，出现在梦境中的两人模样有些不同。

诺斯菲还是一样穿着那身带有饰边的黑色礼服，唯一的不同就是她的发色。感觉色素与现在相比更淡了一些。但诺斯菲的长发原本就像是蕴藏着所有的颜色一样，因此她的变化显得没有那么明显。

至于始祖涡波那边变化可就大了，他的黑发已经长得延伸到了胸口。比起现在的我，他身体的状态更接近之前从《世界奉还阵》中出现时相近。看来是经过了相当长的岁月才让头发长到这么长的。

根据他头发的长度来推测的话，那么这个场景所处的时间，应该是在之前与罗德相遇后过去很久

的事了。恐怕这是在妹妹化成怪物，我为了向使徒西斯复仇而单独行动的时期吧。按照诺斯菲所说，我曾败在使徒西斯手下一次，并陷入了自失状态。这可能就是那时候的光景。

始祖涡波那双没有生气的空虚眼神便是证据。

作为败北者的始祖涡波就像一个梦游症患者似地摇摇晃晃地走着。而诺斯菲则在身旁搀扶着他。

虽然有所耳闻，但实际一看还是觉得惨不忍睹。真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的模样。

[……涡波大人，请走这边]

在金碧辉煌的走廊中，两人慢慢踱步。

始祖涡波好几次险些跌倒，而诺斯菲每一次都将他扶好。

接这样，缓缓移动的两人最后走进了一间大气的屋子。

房间中央摆着一张足够让二十人同时使用的长桌，桌上摆好了两人份的膳食。

[这是今天的早饭，让我们一起用餐吧]

诺斯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始祖涡波。

若只供两人使用，这间屋子未免太过豪奢。

地上铺有绣着纹样复杂几乎可以摆到艺术馆展览的绒毯。天顶挂着魔石打造的豪华吊灯。

墙壁上还画着好几幅纵向长达十米的画。金铺屈曲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说到了让人反胃的程度。（译：吃饭的屋子建出十米多高……弗茨亚茨这也太……，好吧到后面弗茨亚茨圣都比这宏伟多了，大家要习惯，异世界好厉害啊……）

感觉这就是一间只为了夸耀财力而打造的屋子，在这样的屋子里只有两个人实在是一幅奇妙的光景。

[请问饭菜味道如何？这是我特意早起准备的。都

是涡波大人喜欢的料理、做了好多好多……]
即使知道不会得到回应，诺斯菲还是一边向他搭话一边用勺子将食物送进始祖涡波的口中。
纵使瞳孔连焦点都对不上，但目光彷徨的始祖涡波至少还能勉强进食。
这光景真的让人不忍直视。
相较于始祖涡波这悲惨的状态，诺斯菲的模样更让人为其凄怆动容。
尽管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但那笑容却越发苦涩。
也许是因为与始祖涡波共同生活的时间让她感到幸福吧，诺斯菲脸上些微地泛着红潮。但她的心中同时也寄宿着远超这份喜悦的悲伤。
她明明在笑着，但眼眶中却充盈着泪水。
诺斯菲就带着这样一张泫然欲泣的笑脸，体贴入微地持续照料始祖涡波进食。
就在这过程当中。

[啊、您的嘴角……]

因为没有坐稳，始祖涡波因为身体的摇摆而使得自己的嘴角撞上了汤勺。

看到这一幕的诺斯菲连忙伸出手。但她的手未能触及始祖涡波的嘴角就在半途僵住。

挂在这脸上的表情开始由浅入深。

喜悦与悲伤依旧维持着原有的比率，感情则在不断的膨胀。

接着，尽管她又几次试图去触摸始祖涡波的脸颊，但最后还是收回了手。

花费了数分的时间、历经了不知几次的踌躇和决断，诺斯菲最后选择用桌巾擦拭他的嘴角。

泪水就在这一刻夺眶而出。

就这样，她仅有的几分喜悦也终于荡然无存了吧。彻底成为悲伤的囚虏的诺斯菲眼梢下垂——泪珠从少女那双好似黑玛瑙般的眼睛里不断零落。

[父亲大人……]

抬头望向屋顶的少女口中轻声念出父亲一词。

虽然不知道这个词中蕴藏的意义，但只听语气就能明白那是少女最为珍惜的事物。

但即使看到这样的她，始祖涡波口中也没有吐出半个字。更没有任何动作。可以说完全没有反应。这样的事实更加深了少女的悲伤。

何等凄惨的记忆，让人不想再看下去。

但、这就是我与诺斯菲的邂逅。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的邂逅啊。

纵使知道这不过是一场梦，我还是不由地伸出手想为少女擦拭眼泪。

但是我的手碰不到她。

这是已经结束的故事。是已经发生的事。

因而，我就这样在一旁听着少女的泪水奏出一首黯然神伤的悲歌、最后……—就在此时。

啪嗒地、我感觉自己的脸被某种湿润的东西碰触着。

(———!?)

我说的这个“我”……并不是指这场梦中的始祖涡波。而是在看着这场梦的我的感觉。因为这份刺激，我与诺斯菲邂逅的记忆在此中断了。

就像一块石子落入了水面那样，激起的涟漪打散了我种种的回忆。

.....。

我知道在这之后要上演的将是非常重要的情节。所以我还想继续观看自己与诺斯菲的记忆，但雾散的记忆终于没有再回来。

伴随着啪嗒啪嗒的温暖触感，光渐渐填满象征着梦境的水中。我渐渐感觉到自己在从梦中苏醒。如此重要的记忆变换时间遭到了妨碍，让我感到十分不快。

接着，这道明亮得刺眼的光，逼我睁开了沉重的眼睑——

——我的意识完全清醒了。



我睁开双眼。

从梦境中苏醒过来后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与昨天一样的光景。

诺斯菲的脸就鼻尖相触的距离，她那黑玛瑙般的眼瞳中映着刚睡醒的我的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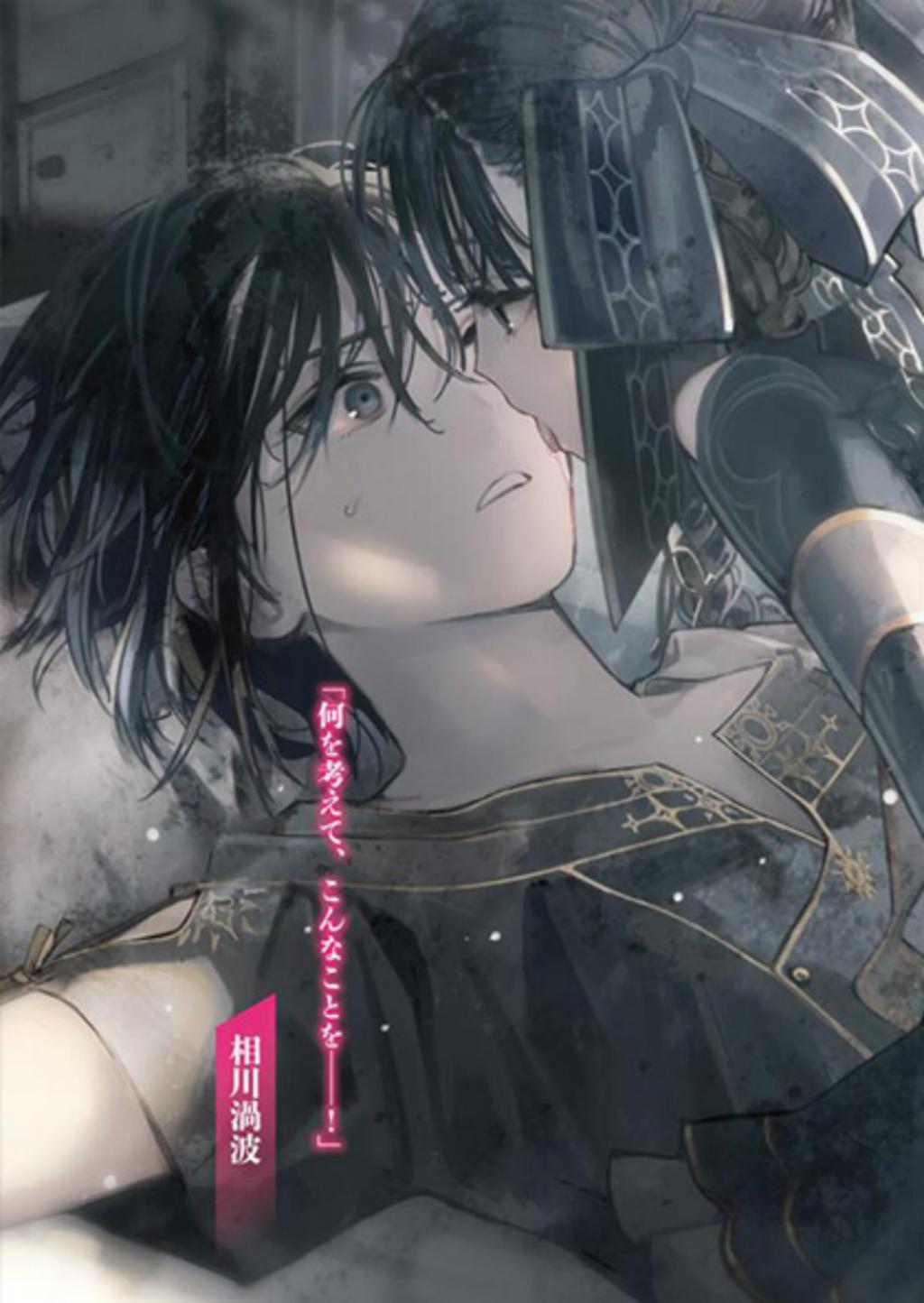
基本与昨天如出一辙——但还是有些不同……而且相当致命。

与昨天不同的是诺斯菲正骑在我的身上，从秀口中伸出粉红色的柔舌舔舐着我的脸颊。

听到唾液黏连的声音，吓得我舌头都打卷了。

[——!？]

在理解到目前的状况后，我当即打算将诺斯菲推



「何を考えて、こんなことを――！」

相川渦波

【六十守護者】光の理を盗むもの ノスフイー

「はい……。よく考えた結果です」

开。

但身体却动弹不得。只听得嘎哒一声，我的双手双脚都感到一股刺痛。

自动发动的《Dimension》和《感应》旋即把握了我目前的状态。

我现在正呈大字型仰面躺在床上。而双手双脚都被通过魔法制造出来的耀眼的绳子捆了起来。仔细观察会发现捆住我右手的绳子穿过了床板与捆住我左手的绳子连接在一起了。双脚那边也是这样。

光靠力量还没办法挣脱这些束缚。

[……早上好，涡波大人]

停止舔舐的诺斯菲用笑容向我投以起床的问候。

[诺、诺斯菲——？]

藉此我意识到梦中听到的啪嗒声和温热的感触都是因为诺斯菲的行为所致。但是，搞不懂。为

什么会陷入目前这个状况，我完全没有头绪。明明就在刚才我还在梦里看到了那样贤淑的诺斯菲，再看看现在，这落差未免太大了。

[喂、喂，诺斯菲！你在想什么，竟然做这种事——！
]

百思不得其解的我只得诘问诺斯菲。

[是的。这·便·是·我·仔·细·考·虑·过·
的·结·果……]

然而她却只是从容自若地轻抚着我的脸颊如此说道。

[什么、你还说仔细考虑过、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别管那些、快把这些绳子解开！]

我一边活动着被绑住的手臂一边要求她解开束缚，但结果她也只是面带红晕地冲我摇了摇头。接着，将我的要求甩到一边，诺斯菲向我述说出她自己的要求。

[这、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说的话听起来是在确认，但很明显她根本没有听取我的答复的意思。抚摸着搞不懂她在指什么的我的脸，诺斯菲用食指按着我的后颈，又以五指轻抚我的锁骨，伴随着淫糜的吐息，她的脸再次凑到我的眼前。

我渐渐明白现在的诺斯菲打算做什么了。

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她要做的事也太过突然、太过出离常识、太过不洁了。

[没错，我们原本可是夫妻啊……！既然有这份关系在，那么不管做什么都没有任何不妥不是吗……？呐、涡波大人……！！]

[你难道要——！]

我理解诺斯菲要做什么了。

这件事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因为就连我最敏锐的感觉技能——《感应》都没有察觉到任何预兆。

不妙。

这可是真的不妙了。

尽管跟战斗时会感觉到的那种死亡预感不同，但我背后还是感到一股可以与其相提并论的恶寒。

[您不是一直都被困在这异世界……、还有这迷宫当中吗……？既然这样，那您肯定会感到诸多不便才是。您大可用我来发泄那一直积攒下来的性欲]

再加上诺斯菲的发言，已经可以确信了。

尽管不清楚出于什么理由和原委，但这名栗发少女打算跟我做《那种事》。我的脸霎时痉挛起来。

接着，染上了红晕——才怪，我整张脸都青了。

我面前这名少女很美。既然之前能将她和拉丝缇娅拉归为一类，那就意味着她对我来说是代表了最高水平的美的。

莹洁光滑没有一丝瑕疵的肌肤，细丝如绢地逸动

着的诱人栗发。宛如皎洁绽放的白花，拥有可以吸纳一切的动人魅力。

而且她这双黑玛瑙般的眼瞳也不由地引我联想到原来世界的人。如果她生活在我的世界里，那么她肯定能站在偶像或者模特的顶点君临一个世纪吧。

这样一名美少女中的美少女（诺斯菲）正在索求着我。

如果放在平时，虽然会有些困惑但肯定会感到欢喜吧。那才是男性应有的正常反应。然而，现在的我感觉到的哪里是什么兴奋，只有恐怖罢了。我也知道这样形容有点过分，但我现在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感。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有种直觉，那就是只有诺斯菲，我绝对不能对她出手。

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怎样的情况，绝对不能——

不用说，用常识来判断的话，现在这个状况毫无疑问是犯罪现场。

因此我语气平缓地打算用道理说服诺斯菲。

[你、你冷静一点，诺斯菲……。那种事必须是在互相倾心的两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做的，才刚刚相遇没多久的我们不该做这种事。这种事你也应该明白吧……?]

但是没有效果。诺斯菲眉头一蹙，但手上爱抚我的动作却没有停。

[……只要得到双方的同意就可以了是吧。那么涡波大人，请您现在就予以认可吧。那样一来就不再是单方面的，而是彼此的爱在呵护下生根发芽的结果了。没错，请您立刻同意吧]

[你让我立刻同意……、就在这种状况下！？]

[正是如此，请您立刻同意。——《Light Knife》]

诺斯菲莞尔一笑，随即咏出魔法。光聚集在她手

中形成了一把看上去就很锋利的小刀，接着她将小刀比在我的脖子旁边。

[别拿锐器指着人威胁啊！这样算哪门子双方都同意啊！]

[啊，不好意思。无意间我的坏毛病就犯了……]

[——坏毛病！？]

诺斯菲像个因为咬手指而被叱责的孩子一样有些羞耻地解除了光刃。话说她刚才这威胁得是不是太熟练了点，我越来越混乱了啊。

[拜托您了。您就当行个善，让我实现我的留恋吧……]

[等等……。我也拜托你了，冷静一点好吗。你难道觉得做这种事是自己的留恋吗……？真心的？]
]

[没错，我想我最需要的一定是《证明》。因为就算得到了《朋友》，我的内心也并没有什么感怀。

果然，我只有涡波大人您而已！所以我想要获得与涡波大人的《证明》！得到我与涡波大人确实结合在一起的《证明》、得到可以宣告我实现了自己的使命的《证明》，只要得到这份《证明》，我就一定——！！]

诺斯菲越说越激动，最后甚至一反常态地喊了起来。

害怕会被她的气势压倒，于是我也冲她喊道。

[但是像这种把我绑起来后无视我的意志袭击的做法，难道诺斯菲你觉得是正确的吗？你真的觉得这样做可以实现留恋吗！？不可能的吧！！]

感受到我的愤怒之后，诺斯菲的气势有所削减。

[我当然不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可是，是涡波大人您亲口跟我说只做正确的事情是不行的啊……]

[你是怎么理解的啊！至少我不是为了让你做这

种事才说那种话的啊！]

本想就这样借气势一口气压倒诺斯菲，但她很快便重振旗鼓。

[那么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心中，涡波大人曾是《绝对正义》的《完美》存在！可那样的涡波大人居然对自己说的话感到模棱两可，这让我感到困惑不已！我一直都想要接近那样完美的涡波大人！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我都想要接近您、触碰您……！没错，就是这样，果然这才是我的留恋……！！也是我的遗憾……！！]

诺斯菲一边喊一边继续将脸贴近过来。再这样下去，她的樱唇就要与我的嘴唇相合了。

已经没有功夫再进行这些口舌之爭了。

意识到接下来会遭到强奸的我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发动作为最终手段的魔法。

[——魔法《Distance Mute》！！]

可以打破次元的壁垒的魔法《Distance Mute》。攻击并不是它唯一的用途。就像不久之前我用它打开保管室的门锁一样，它的用途十分广泛。这一次我没有将魔力覆盖到整个手臂上，而是在一瞬间施展到双手双脚从而摆脱绳子的束缚。

因为这胡来的魔法构筑，我一口气消耗了大量的魔法。同时脑袋像被锥子钻了个洞出来一样剧痛不已。但像这样蛮干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我压下剧痛，使用重获自由的双手抓住诺斯菲的肩膀。

诺斯菲应该是对自己的光之绳颇有自信吧，事发突然，面对我的反击她没能给予及时的回应，因为她的身体被我顺势甩到了床上。

而我则借机打算逃到房间外面。

[涡波大人！——魔法《Light Stuff》!!]

然而连同窗户在内的所有出口都被拼成格状的

光棒锁死了。所有的光中都蕴含着多得扯淡的魔力，让我逃无可逃。

认识到如果继续这样一意逃跑的话只会被诺斯菲从背后捕获，于是我转身面向诺斯菲。

[诺斯菲！你觉得现在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吗！？至少也要等到我取回记忆再说吧！你也应该觉得以回忆起千年前的诺斯菲的我为对象才更好吧！？]缓缓从床上起身的诺斯菲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您所言极是，我最初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按照顺序来说，我的留恋应该放在最后解决才对……。所以，我之前认为您应该先回到地上，帮助您的妹妹、再拯救罗德、然后好好地取回涡波大人的记忆，在那之后，我再将我的心情传达给您。是啊，即使事到如今我仍然认为那样才是正确的。而且毋庸置疑，那就是正确的道路吧——]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那么做……！！]

诺斯菲的回答比我想象中要理性得多。

跟至今为止我遇到的那些根本讲不通道理的敌人比起来，她实在太过理性了。但正因如此，我的恐惧感才会加速攀升。因为这就意味着诺斯菲她是冷静地选择了这个状况的。

[但是在与罗德和涡波大人接触过之后我才察觉到。不对，不是这样，我在千年前其实就有想过了]

平静地述说着自己的想法的诺斯菲没有丝毫的混乱。

正如她最初所言，这一切都是她深思熟虑后选择的行动。

接着，诺斯菲将她理性地选择暴走的理由道明。

[因・为、正・确・的・做・法・永・远・都・不・会・得・到・报・偿]

[——什!?]

诺斯菲以欲哭无泪的表情，带着明快的笑容，道出简单的理由。

听到这言简意赅的理由，我哑口无言了。

本以为她的理由会是相当复杂相当诡异的东西，结果却完全相反。

[千年前——就在我故作老成做着正确的事的期间，我失去了所有的一切。那个时候，明明好不容易才得到将涡波大人收入手中的机会，我却让它逃掉了。被人教导说要做正确的事，而我也确实听从了这句话，好好地做了所谓正确的事，最后又如何呢，只有《死亡》和《后悔》罢了。对那样的结果，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容忍。这个世界并不会用好事回报做好事的人。反倒越是行善，你的人生就越是不幸。那样的结局，那样的方式，我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

她的诉言作为留恋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

这是人活在世经常会有的体会。

再加上从已死之人的口中吐露的话语的份量，便形成了千钧的呐喊。

你没有办法轻易说一声 [不对] 去反驳，也不能随便地妄图去抚慰她。

在诺斯菲心灵的呐喊之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

[既然作为大人老老实实地活着最后得到的只有悲惨的结局。那么我也想像大家那样，成为一个不明事理的孩子。我已经不想再作为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活下去了。因为装作好孩子这种事，实在是太艰辛了啊。真的是、好艰辛啊……]

颤抖着的诺斯菲恐怕是在羡慕我和罗德吧。

是因为她生来的性格使然吗，她并没有产生嫉妒之类的负面感情，只是单纯地羡慕着我们罢了。

正因为单纯地感到羡慕，所以才会像这样单纯地

进行模仿。

我这才理解到。

自己会错意到了什么程度——在昨天一连串的骚动中，内心动摇得最为剧烈的并非罗德，而是面前这名少女啊。

现在，诺斯菲正在逐渐崩坏。

从她心灵的支柱开始，逐渐崩毁。

[没错，一切皆如罗德所言。真不愧是那个比任何人都要成熟的罗德。她对人生的感悟实在是太到位了。只是装个好孩子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光是做正确的事，人根本不可能得到幸福……]

听到从诺斯菲内心深处榨出的嘶哑声音，我变得无法动弹。

原本想要说服诺斯菲的我，现在反过来要被她说服了。

[一直被告知要做正确的事要做正确的事，然后遵从教诲正确地活着正确地活着，最后就那么正确地死去！我终于察觉到了！要做正确的事什么的，只是出于教导者的私利罢了！没错，我以前隐隐约约地就察觉到了！人越是正确就会变得越不幸啊！！]

说实话，对诺斯菲的这番话我其实也深有体会。简单来说就是人越是努力就越是得不到回报。不论你怎么努力，世界为你准备都也只有残酷的结局。

为何恶人总是不受惩罚地享受幸福，善人却只能平白遭受死之命运的惩罚呢。

就因为我深有体会，所以才无法否定她的话，渐渐被她的气势所吞没。

诺斯菲一步一步地走近动弹不得的我。
而我无法拒绝。

要问为何，那是因为我面前的少女（诺斯菲）存粹是在追求幸福罢了。

没有任何恶意。也没有任何敌意。有的只是亲爱感。

这样的姿态实在是太过动人了。

[所以，我现在明白了。是啊，事到如今，我终于能够说清楚了。我一直、一直都——渴・望・犯・错・啊]

《光之理的盗窃者》的留恋终于浮上水面。

追求幸福的少女最后得到的答案，真的过于扭曲。

就像是抱有仇恨一样，她要颠覆自己人生的一切。要将自己生涯缔造的所有荣耀全都推翻重来。而且已经到了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么自己就会窒息的地步——她脸上挂着的就是这样一种表情。

[我要犯错、再犯错、不断地犯错，纵使永远错下去我也要变得幸福。然后在幸福中迎来幸福的结局。这就是我的留恋——]

不知不觉间，《光之理的盗窃者》已经来到了触手可及的距离。

208. 分歧

在我因困惑而动弹不得的时候，诺斯菲以双手把住了我的脸颊。

[我很清楚这并不正确。但即使如此，我也要夺走涡波大人的一切。现在、就在这里……]

她那双漆黑的眼瞳仿佛被狂气所支配了一样，其中只能映出我的面容。

诺斯菲对我的渴求，亦即我在她心中有多么必要已经无需赘言。但就算明白这一点，我也不能这么简单就点头接受她的要求。

为了摆脱这个状况，我再次确认她真实的愿望。

[如果得到了那所谓契约的证明，你就能够满足了吗？你真的觉得这样就能实现自己的留恋了？

虽然很抱歉，但我觉得肯定不是那样……]

[舍此之外，我已经想不到别的了]

她回答得如此果断，将我的退路完全封死。

这毫无迷茫的答案听得我无言以对。

[.....!]

现在只有我还拿不定主意。

这份迷茫就像在战斗时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加速回转。

如果在这里给予她所冀求的一切的话，那么六十层的试练就此终结的可能性并非没有。那对我来说也不算坏。是一个很具魅力、而且十分轻松的提案。

但我的理性还是对其作出了否定。

首先作为大前提来看，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行为已经接近强奸了，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人道上来看都已经出格了。

不仅仅是我，诺斯菲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也就是说她是在明白自己在做《不正确的事》的

基础上依旧选择向我索求。

就从这一点来看，我就不觉得这样能够实现她的留恋。

确实如她所言，在这个不讲理的世界——只做《正确的事》可能真的只会变得不幸。相较之下选择做《不正确的事》可能会过的更幸福。

但就算犯下这样的错误，那藉此获得的东西真的能让她接受吗？难道不是会孕育出更多的后悔和留恋才对吗？这样的疑问接踵而来。

拒绝她的理由还远远不止这些。

很单纯地，我就是不觉得这种行为会是诺斯菲的留恋。我可以想象到在做完这些事之后，依然慨叹[这也不是]的诺斯菲的模样。不光是技能《感应》，从以往的经验中锻炼出来的直觉也是这样判断的。

我丝毫不觉得守护者会凭如·此·简·单·的·

行・为就消失。面前这名少女真正想要的，应该是与此不同的某种东西。

然而，将有可能的行为通过[这也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进行排除确认，说不定才是找到解决诺斯菲留恋的方法的唯一途径。

.....既然这样，那么我现在应该在理解这是《不正确的事》的基础上，去实现她的索求吗。还是应该以这是《不正确的事》为理由否定她的欲求呢。

啊啊.....。

迷茫剪不断理还乱。

对正确的做法完全找不到头绪。

失去了技能《并列思考》的我因为无法对思考进行分割，所以导致思考一旦开始加速就会停不下来。我冷静地分析着为了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而需要付出的损益。这种寻找《最优解》的感觉就

跟与守护者上演一场死斗的时候差不多。

脑部神经运转得过于迅速总觉得像着火了似的。

我表情自然因为痛苦而开始扭曲。

到底要不要接受诺斯菲的要求。

迷茫迷茫迷茫、我迷茫个不停……、

——在这份迷茫的思绪走到尽头的时候，我的脑海中闪过同伴们的面容。

首先是妹妹阳滝——接着是缇亚、玛利亚、斯诺、莉帕、塞拉、在异世界关照过我的那些恩人们——最后则是、拉丝缇娅拉——

——没错、拉·丝·缇·娅·拉。

出现在思考的终点的，是耀眼的长发正随风飘扬的黄金色眼瞳的少女。

自下而上地仰视着我的她脸上挂着微笑。

心脏开始加速跃动。身体由内而外的颤栗让我汗毛倒竖。

烧得滚沸的情感自心口上涌。

明明拉丝缇娅拉人不在这里，我却不由地背过脸去。现在的状况，即使是被想象中的她看到，都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一开始明白的。

她（拉丝缇娅拉）的存在，才是让我始终无法接受诺斯菲《妻子》身份的理由。

若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利用作为《丈夫》的立场来驱使诺斯菲这名守护者才对。如果我这样做的话，那么回到地上的进程恐怕会缩短到原定计划的一半以上。

但我却没有这么做。

理由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我早已有了心上人。仅此而已。

因此就算是逢场作戏，我也不会选择那所谓最好的做法。就因为如此幼稚的理由。

在重新确认了这一点之后，先前那几乎把大脑都烧焦的盘算——一切合理性的思考与对损益的分析便全都被我抛诸脑后，反而从口中吐露出了相反的台词。

[不、不行……。唯有这件事我做不到、绝对不行……！]

我维持着扭头的姿势从肺里榨出声音。

此言一出，我随即感觉到自己那热得发烫的身体开始因后悔而降温。

我将不在这里的少女（拉丝缇娅拉）摆到优先的位置，却置面前这名悲叹着不幸的少女（诺斯菲）于不顾、拒绝了她的渴求。强烈的罪恶感几乎要将我的身体撕裂了。

但覆水难收。

我已经做出了选择。

诺斯菲悲伤的表情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几乎可

以看到她因痛苦而流泪的未来。在事情发展到那一步的最后，即使是演变成与她战斗的状况，那也是我的责任。

为了做好万全的对应，我将扭到一旁的脸重新转向正前方。

无论接下来诺斯菲怎样斥责我，我都要做好觉悟——

[——诶？]

然而并不需要什么觉悟。

因为重新映在我眼中的是与预想中正相反的光景。

挂在诺斯菲脸上的，并非悲伤的表情。

面前的少女睁大了双眼，两边的嘴角上扬开心地笑着。

就像是遇到什么始料未及的幸事一样，她一副既惊讶又欢喜的模样。

而最大的变化则是她的《魔力》。

她的魔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减着。

我熟悉这个现象。

这是守护者的留恋实现时发生的现象。是因为心中的遗憾得到清偿，导致维持身体的存在变得困难的现象。

她的存在淡薄到几乎要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一般.....。

[诺、诺斯菲.....，你的身体.....]

对这突然发生的现象感到混乱的我指着诺斯菲的身体说道。

[——啊、是。我、我的身体、怎么了吗？]

面带笑容出神的诺斯菲这才回过神。

接着，她将自己的双手置于眼前，于是发觉了自己身体的异变。

[唉.....，身、身体变稀薄了.....？这个是、留恋

的解消……？]

看来诺斯菲也知道这个现象的意义。

她意识到现在、就在这里，自己人生夙愿的一角得到了实现。

虽然因为这一变故导致眼睛瞪得更大了，但诺斯菲还是冷静地思考起来。

她现在在思考的恐怕就是自己留恋的全貌。

发生这种事之后，无论谁都会这样做吧。毕竟这就像本以为得不到的东西突然从天上掉了下来一样。但凡是人，都会先去思考缘由。

而在想明了原因之后，诺斯菲的笑容变得比先前更甚。

[……啊哈]

她像是在嘲笑什么东西无趣至极一样，笑着。

用与一贯贤淑的她不相称的表情，仿佛自暴自弃一样放声大笑。

[啊哈、啊哈哈哈哈！]

她明白了自己的留恋——之后又因这份留恋而大笑。

不，用《笑》这个词来表达可能并不严谨。

这是在自上而下地做出鄙视之后，发自内心的《嘲讽》。

[诺斯菲……？你的留恋、真的在这时候实现了吗……？]

尽管心中对这一现象有所了解，但我还是诚惶诚恐地询问。

[啊哈哈。正是，虽然并非全部，但看来确实如此。这样一来，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真正的留恋、它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

诺斯菲以爽朗的表情点头肯定道。

——明明她的渴求刚刚被我拒绝了？

我会将信将疑也是无可厚非吧。

[为、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

[虽然我也想过不该是这样……。嘛、说到底，它也就是这么回事了吧……]

诺斯菲一个人继续会意地颌首说道。

但我还是一知半解。

虽然诺斯菲确实袭击了我，但从结果来说她的目的还是未遂的。

她并没有真正犯下错误。

她方才以那样的态度扬言说犯错就是自己的留恋，结果现在她的留恋居然这么简单就实现了什么的，我只能从中感到违和。

诺斯菲为了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我而继续说明起来。

[看起来是这样的，涡波大人。对我来说所谓的《犯错》，只是对至今为止的《正确的事》进行否定罢了。没错，只要去《否定》就足够了……]

《犯错》和《对正确的否定》。

我倒是不觉得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顶多只能让我觉的对她来说比起今后的事，可能还是过去更重要这种程度罢了。

但诺斯菲的说明还是就这样结束了。

可能她自己觉得解释得已经足够了吧。诺斯菲没有再顾及还在不解的我，自己仰起头再次嘲笑道。

[呵呵、呋呋呋呋、啊哈、啊哈哈哈哈哈哈——！我这种人居然也能称什么《圣女》做什么《偶像》、叫什么《御旗》说什么《精灵》，可笑至极。真是可笑至极啊，啊哈哈哈哈——！！]（译：这里的偶像和精灵都是宗教意义上的那个，不是唱歌跳舞的偶像和长耳朵的精灵那类东西）

笑着笑着，诺斯菲笑个不停。

说实话——这并不是什么让人看着觉得愉快的光

景。

但这段大笑显得她是如此满足，以至于我不敢擅加制止。

不过无论如何，理解她心中真意都是必须的。因而我还是战战兢兢地打断她的笑声向她搭话。

[我、我说，诺斯菲。到头来你真正的留恋究竟是什么？为了能让我也明白，拜托你简明易懂地再跟我解释一下……]

[……嗯。呵呵，简要来说的话，我想要的也就是让人听我说些任性的话而已吧]

重新看向我的诺斯菲稍稍考虑过后，露出像小猫一样俏皮的表情，仔细地解释起来。

[因为在之前的人生中我一句任性的话都没说过……，所以就变得只要能化解那份怨念便怎样都好了吧。实在是太容易了，反倒让人觉得扫兴呢。呵呵呵]

这话听起来倒是合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的身体突然稀薄的理由也就清楚了。

但这仍然不能让我毫无保留地去相信她。要问为何，那是因为最初从她身上感受到的可疑氛围现在膨胀了好几倍。

[那个、也就是说……]

[将任性的话说给涡波大人听，这让我人生的忧愤得到了一些解消。拜此所赐，我的身体才变得稀薄……就是这样了。综上所述，我必须向您道歉。向您索求契约的证明什么的，实在是过于冒昧了。我的愿望不过只是《说任性的话》罢了，没错，我的愿望仅此而已]

语毕，阻挡我退路的所有光棒便消失了。

看来现在的诺斯菲已经没有强迫我做那种事的意思了。

也就是她的留恋并不是非要用魔法将我拘束起来才能实现的不得了的东西。——而是种更加微小的愿望。

或许诺斯菲她也跟诺文一样，能够因一份简单的愿望得到实现便消失吧。

真·的·是·这·样·吗……？

[你真的仅·仅·只·要将任性的话说出口就够了吗……？]

[只要说就足够了。因此，您也无需勉强自己听从我的话。看来我只要能把话说出口就足够了呢]
如果连实现的必要都没有的话，那这留恋真让人觉得再简单也要有个限度。

当然，在她认清自己的愿望之前，肯定是尝遍了各种苦恼吧。但在这时得知可以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同六十守护者的战斗，虽然说不上非常怀疑，但我总不会轻易相信。

所以我没有懈怠，反而为了能够完美地实现她的留恋而表示出愿意协助的意思。

[……不，你不要误会，诺斯菲。我也不是完全不打算听你说些任性的话。虽然这次的事不行，但除此之外，多少有些任性的话，我听取一些也不是不可以]

[呵呵，您真是温柔呢]

听到我的话，诺斯菲笑了。

明明昨天一次都没有笑过，到了今天她却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笑颜频频。

[那我就承蒙您的好意了。温柔的涡波大人]

接着她再次露出小猫般的俏皮表情，动作轻盈地靠近过来打算牵起我的手。

我敏锐的感觉技能捕捉到了她的动作。但因为她的举动中没有任何敌意，也没有蕴含丝毫魔力，所以我没有挥开她的手。

[——那请您听我说句任性的话吧。如果可以，能否请您让我的《朋友》罗德恢复精神呢？倒不至于让您说服她。至少让她恢复到以往的状态就好]

[让罗德恢复精神？这样就行了吗？]

手一下子被握住，让我反应慢了半拍。

她的这份任性是如此清廉，让人难以拒绝。

[可能的话，我想跟罗德和好。因为我和罗德是《朋友》啊]

[这种程度的话没问题的。我肯定会让罗德恢复精神，让她跟你和好]

[呵呵，非常感谢。涡波大人果然好温柔。咗咗、啊哈、啊哈哈哈哈——！]

任性得到听取的诺斯菲再次欢笑。

她的情绪简直像是达到了人生幸福的顶点一样高涨。

[真、真开心啊……。倒也是，毕竟就像得到了自己人生的答案一样，会这样也是自然的么……]

[呵呵呵，啊啊，抱歉。可是，既然知道了我的留恋是这种东西，我实在没法忍住不笑呀]

[忍耐确实不太好啊……。还是把想说的都说到口，想笑的时候就开心地笑更好……—]

——但是，我觉得那总得有个限度。

像这样态度接近一百八十度的剧变，让我不知该如何应对。

[所言极是。既如此，在我剩下的人生中，就让我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任性过活吧……。呵呵，啊啊，太好了。能够与涡波大人和罗德相遇，真是太好了。多亏我能够在其它人之前与你们两人相遇，感觉一切都能顺利解决了呀。这一天，在这个场所，以这样的立场，我们三人能够聚集在一起——这简直就是命运。没错，这就是命运！

拜您二人所赐，我终于认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

以这句话为最后，诺斯菲松开了我的手，并转身打算离开房间。

她看上去是真的感到满足了。因为她的步伐如此轻快，几乎都要跳着脚走起来了。

在推门走出房间之前，诺斯菲回头道。

[啊，莱纳他现在被我绑起来丢在走廊那里了，有劳您去回收一下。因为要是我去说的话，总觉得会闹得不愉快，能拜托涡波大人代我向他道歉么？]

正想着原来在屋子里的莱纳去哪儿了，原来是一早就被绑到外面去了啊。

[啊啊，我知道了……]

[那就拜托您了呢。——我诚恳地拜托您]

诺斯菲有意地强调了两次。

接着，她抬头看向上方轻语道。

[我已经不会再忍耐了。因为，我好不容易才从大人变成一个孩子啊——]

这是在跟她自己说的吗。还是跟别的什么人说的呢。现在的我无从得知。

留下这句话之后，诺斯菲便离开了。

与深夜相符的静寂重新支配了房间，夜晚的黑暗越来越深。

[呼……]

简直就像一场暴风雨席卷而去。

睡意什么的早就消失的一干二净了。呼吸一口空气权当作休息过后，穿过冻人的夜风流经的房门，我在精神焕发的状态下来到了走廊。

走廊里已经看不到诺斯菲的身影了。但在走廊的角落里倒是躺着被魔法制成的闪着光芒的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的莱纳。

我一找到他，就把包含塞口物在内的所有拘束解除了。

重新取回自由的莱纳一边起身一边深吸了一口气叫喊起来。

[——那、那个女人！你没事吧，基督！没被那家伙做什么吧！？]

[我没事。只是跟诺斯菲谈了些话罢了]

[哈！？那家伙，不过为了个谈话而已就把我捆起来了吗！？]

一脸愤慨的莱纳魔力也振奋起来。他一副打算追上已经离开的诺斯菲讨公道的架势。不过总觉得就算他去追也只会被反过来收拾掉，所以我就帮诺斯菲开解道。

[……我们谈的是关乎她的人生的重要的话。她也是无论如何都不希望被打扰才会这么做的，你就原谅她吧。她也托我向你道歉了]

[关乎人生的话？……切，要是这样的话早说不就好了么]

清楚守护者的原委的莱纳也知道这些话的重要性，他总算是肯容忍了。

[然后呢，在仔细谈过之后，现在已经知道诺斯菲的留恋是《说任性的话》了。看来她在生前一句任性的话都没说过……]

[……任性？嘿唉~、任性啊。那么，她说了怎样任性的话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发生在我被绑起来之后的情事。

她那想要得到契约的证明之类的请求。

但是说这些也无济于事吧。还是简洁点只把最后的部分说给他听就够了。

[她说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所以希望我替她让罗德打起精神来。所以我打算明早再去找罗德一趟]

[让罗德打起精神来……吗。这点事我倒是不反对。——但是，基督。你真的相信她所谓《说任性的话》就是她的留恋吗？实话跟你说，在我看来诺斯菲那家伙说的话全都可疑得不得了。说得直接一点吧，你难道不觉得她说的全是假话吗？]

我慎于出口的话还是被莱纳讲了出来。

我懂。

现在的诺斯菲很多地方都显得很诡异。因为无法预测而导致的不安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视情况而定，她不光可能成为我们回到地上的障碍，甚至会成为威胁我们生命的敌人。

担心这份可能性的莱纳，跟以前的我很像。曾经那个怀疑着守护者这一存在，直到最后也不曾对《火之理的盗窃者（阿尔缇）》卸下心防的我与现在的他如出一辙。正因如此，我才向着过去的自

已摇了摇头。

[再一点就好……。我希望你能再稍微信任她一些……]

直到现在，我也不时会设想。

如果——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逃避阿尔缇的愿望，而是堂堂正正地去面对她的话，会怎么样呢……。即使是当做对这份设想的确认，我也要听取诺斯菲的任性。

而且诺斯菲的《让罗德打起精神》这一要求跟我们回到地上的目的也不相悖。虽说现在没有多少余裕，但并不是绝对做不到的事。再说我也想让罗德恢复精神。如果这样可以让她们两个老实下来，那就有去挑战的价值。

虽然诺斯菲可能已经看破了我能够去挑战的勉勉强强的境界线……。

也许是领会了我的意图吧，莱纳叹了口气后点点

头。

[……唉，我知道了。既然主子已经放话了，那么闭上嘴服从才是骑士该做的。我会遵照你的吩咐再观察一段时间的]

[谢了，莱纳]

说完这些之后我们便离开了冻人的走廊，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路上我轻轻展开《Dimension》寻找正处于漩涡中心的少女。

[让罗德打起精神、吗……]

罗德仍然在保管室里缩成一团睡着。

发出呼-呼-的声音熟睡的她，姿态看上去是那样幼小。

我也跟罗德一样蜷缩在沙发上缩成一团。接着便闭上了眼睛。也许是还残留着相当的疲惫吧，我很快就失去了意识。在一旁的床上躺着的莱纳也

是一样。

就这样，到这里今天总算是结束了。

明天，我要去实现诺斯菲的请求，让罗德打起精神——立下决意之后，我又一次沉入黑暗中。

……令人可惜的是，这一次我并没有再做梦。

无比珍贵的可以让我回忆过去的机会就这样再也不复返了。

总觉得这会导致莫大的后悔，让我十分不安。

209. 出发

第二天早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晚上起来了的缘故这次起床有些迟。

但是，为了实现诺斯菲的任性我立马展开了『Dimension』。

迷宫探索的细致准备就先交给莱纳了，我要做的是找到罗德的所在。诺斯菲的那个请求我希望尽可能的在开始迷宫探索之前搞定。

但是在找到罗德之前，城堡的异样倒是先勾起了我的注意。

说得准确一些的话，城堡外侧——也就是城门的前方聚集了许多人。

在人群的前方能够看到贝丝酱的身影。她以十分

不安的样子窥伺着城内的状况。其他的居民也带着一样的表情在她后面你言我语。由于在居民的只言片语中听到了[罗德]这个词，我便决定先向城门移动。

看到我的身姿出现在城门前，贝丝便向我发问道。

[骑士团长大人！早上好！那个，罗德大人她没有从城里出来！请问其中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贝丝以十分焦虑的样子担心着罗德。

还没等我回话，她便急着继续说道。

[其实我和罗德大人本来约好了昨天晚上碰头的。但是，昨天不论我怎么等她都没有来……！而且今早也没有外出的迹象，总感觉很奇怪，这

究竟是——！]

周围的人似乎也是同样的心情，他们担心罗德的声音不间断的传入我耳中。

[到底怎么了啊，罗德大人……]

[明明她可是从来都没生过病的啊]

[早上罗德大人没有来回飞这种事，有多久没发生了……]

从这些声音中可以充分了解到了罗德有多么得民心。而且，也了解到了在街上露面这事，罗德是从不间断的。

但是，也有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看向了自己刚刚经过的城门。

城门本身是大敞着的，没有拒绝任何人进入的意思。

[大家的担心我都了解了。但是，既然这么担心的话，你们为什么不进到城里面来呢？]

[唉？因为，我们不是城里的人啊。所以，才会先这样感到困扰]

不仅贝斯酱酱，全员都是一样的表情。

不论发生什么，国民都不得进入城中。他们的这一行为实际上暗示了『这里』的一条法则。

[……明白了。罗德的情况，就由作为骑士团长的我去查看好了，大家在这里等一会儿]

察觉到这个空间特异性的我，把代替她们查探城

里的情况这事承办了下来。

[十分感谢，骑士团长大人……！]

离开深鞠了一躬的贝斯酱酱和居民们，我赶忙折返回城内。尽管边走边发动着『Dimension』，但罗德已经不在昨天的保管室里了。而且中庭和瞭望塔也一样没有她的身影。

把罗德喜欢的地方滴水不漏地查了一遍后，我又猜想她是不是跑到城外去了呢。不过，就在我将要把注意力转到城外时，罗德的所在终于水落石出。

罗德正待在城堡的中心位置。那是在我印象中应本应是她最为忌讳的场所。

那是王的谒见室。

在位于谒见室最深处的玉座——的后面，她正以

体育座的姿势待在那里。

而且，她一个人在嘟囔着什么。

将同样的话不断重复不断重复不断重复，好像没有止境地吟咏着。

[『我无法抉择行进之路』『我乃风』——、以及『妾身之灵魂将得以加速』『得以加速』『得以加速』、『得以加速』——……]

我立马就意识到那是『咏唱』。

但是，不仅没有在行使什么魔法，她那翠色的魔力也丝毫没有增加。然而经由这份『咏唱』，她确实在支付着某种『代价』。

这是一种只有舍而没有得的行为。

进入谒见室的我，以足音代替敲门声渐渐接近罗德，并远远地出声搭话。

[罗德，你那『咏唱』没问题吧……？]

[嗯，没事的……这就跟能够让心情变轻松的诅咒（咒术）那类东西差不多……]

身经百战的罗德早早地就注意到我向她接近过来了。

因而她丝毫没有动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贝丝酱因为担心你，人都来到城堡外面了哦]

[啊，话说回来……之前和贝丝酱说好要一起玩的来着]

[不仅贝丝一个人。大家都来了]

[……大家，都来了啊。这样啊。]

她的回答显得无精打采。

可以看出她得知本以为一直会持续下去的世界濒临崩坏这一事实后感到的绝望。

虽然让这样的她恢复精神很困难，但我也想尽我所能。比起不去做而后悔，不如尽全力做了之后再后悔。

[是啊，大家都因为担心罗德而赶来了。所以，你不出面露下脸吗？和大家见面的话，心情有可能会变好哦]

[大家是因为担心『人家（Lord）』而来的吗？哈哈，『罗德（Lord）』吗。这样啊，担心『罗德（Lord）』呢……]

以一种自嘲的味道，罗德反复念着自己的名字。

最后，她小声地嘟囔着，同时抱紧了腿。

[说到底担心的又是哪个『罗德』呢……大家，明明就了解真正的人家来着……]

这些呢喃并非是想说给别人听得，仅仅只是独白而已。

罗德这番独白中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深意，我不得而知。

撑死也就只能领会到这个状况并不合罗德的心意罢了。

[呐， 涡涡……人家想不到地上去……]

[是啊， 这我知道]

[如果去了的话，人家一定又会背负期待的……人家讨厌那样……]

她仅仅只是像这样，接连不断地说些丧气话。

[被期待着的话，身体会变得很沉重很讨厌……所以人家不想去地上……]

看到她这过于令人哀怜的姿态，我不由得责备起了之前的自己。

现在，我能够确信了。

罗德哪有什么隐瞒。作为魔王应有的老奸巨猾在她身上连影子都找不到。

在我面前的，仅仅只是一个弱小的孩子。

如果要拯救这孩子的话，只能温柔地去牵起她的手，别无他法。

[好吧，我明白了。大家以后都不会再跟你说
到地上去了。我会嘱咐诺斯菲不要再说的。所以，
你别再摆出那样的表情了]

[——诶？]

得到我的全面肯定反而使罗德感到不解。
我的反应肯定是彻底出乎了她的预料吧。她声音
颤抖着回问。

[但，但是……人家所说的事情，那个……]
[距离『这里』的崩坏还有时间不是吗。在那之
前，我会实现你的留恋。这样一切就解决了。谁
都不会有意见]
[能解决人家的迷惑吗……？由涡涡？]

说实话，我没有绝对的自信。

但是，为了让她恢复精神，我以强而有力的肯定语气继续道。

[没错，所以别再担心了。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把你弟弟带到『这里』来]

[……唉？你要把艾德带到这里来吗？]

[是啊，在和雷纳尔多商量过之后，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现在的我没有千年前的记忆。所以，我无法彻底理解你。那么，我就去把有千年前的记忆而且还是和你关系亲密的家伙带过来就好了。你的家人（艾德那家伙）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但是，要是艾德来了这里的话，之后又要……又要——]

[我觉得，你们姐弟（两人）之所以会成为守护

者，一定是为了能够在千年后再会。没错，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家人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存在啊。只有家人才能成为家人最大的理解者啊。跟艾德再会，同他好好地商量一番，然后重新审视自己的留恋，这样做是最好的。这样一来，你的留恋一定能够实现]

这点我可以带着确信断定。

虽然为了给她希望而多少有些夸张但基本都是我毫不掩饰的真心。

家人——也就是让她们姐弟再会，这样就能够实现两人的留恋。

虽然我是带着这样的想法才这么说的……然而，

[住手，涡涡。唯有这件事绝对不行]

结果得到的却是她本人彻底的否定。

罗德的脸庞扭曲着，在玉座的后侧摇起了头。

[不要……不想和艾德见面……]

[但是，艾德不是你的弟弟吗。只有他才是比任何人都了解你——]

[就说了不要啊！！]

没有把我的话听到最后，罗德歇斯底里地喊道。

接着她站了起来从玉座的里侧露出脸。

她用力的抓住玉座的边缘将自己拒绝的理由抛向我。

[因为，如果现在和艾德见面的话，那人家又非得摆出完美的王的做派不可！花费了一千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让作为『支配之王』的人家成

为了过去！事到如今岂能再恢复原状！！]

伴随着 baki 的声音玉座的顶端部分被捏碎了。
然而罗德并不在乎，她继续喊道。

[让人家再做回那个王什么的、不要！再去背负那种期待什么的、也不要！因为人家、人家啊
啊啊——！！]

眼角浮现出薄薄的泪花。

再这样的话罗德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了。但是，在这之前罗德低下了头，用额头抵着玉座。

应该是不想顺着自己的感情哭出来吧。

她就好像是要把自己的心情隐藏起来一样，抓紧自己的胸口强行改变声线。

[就这样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的话，人家就会消失了……所以，不用叫艾德过来也可以……因为佩艾希亚的和平就是人家现在最期望的了……]

接着，罗德将一开始就说给我听过的愿望重新陈述了一边。

以恳愿的语气，将自己在这里空守千年也没有得到任何意义的愿望再次倾诉给我。

[涡涡你别做多余的事……既然不打算和人家一起呆在『这里』的话，那你放着人家不管一走了之便是了……]

罗德膝盖脱力跪坐在地，用衣袖擦拭眼泪。

不论怎么看都与『支配之王』的身份不相符的少

女的姿态，让我口中的话自然而然地遗漏了出来。

明知是恶癖但还是说出了口。

[怎么可能一走了之啊，笨蛋……！罗德，我绝对要救你。所以说，你再等一等就好……！]

是因为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发动了吗。亦或是因为和诺斯菲约定好要让罗德恢复精神关系的缘故吗。还是单纯想要帮助哭泣着的少女的关系呢。又或是感到这是自己应该完成的使命的原因呢——

——也许理由不止一个，但总而言之我无法做到对她置之不理。

[要救人家……？]

[没错]

[再·一·次，像那个时候一样，涡波要来救人家……？]

[没错]

罗德抬起头。

接着，可以看见希望之光在她的脸颊宛如花朵般绽放。

这里也是，终于握住了看不见的线索之丝的感觉。

如果要让她恢复精神的话，那么就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机会才可以。

为了不说错话，我勾勒出罗德期望的未来。

[意思是说只要让艾德对你不抱有期待就可以

了吧。那么，我和莱纳两人这就去敲打他一番。
那之后，我再告诉他说罗德现在已经变成了无可
救药的废柴你不要再对她抱有什么幻想了。接着
把『对你不抱有期待的弟弟』带过来。那就没
有问题了吧？]

[.....!!]

罗德睁大双眼。

这个怕寂寞的女孩想要见到家人（艾德）的心情
是很明显的。

所以，在保管室的绘画中，才残留着绘有艾德孩
童时代的样子的稚拙的绘画。而且更重要的是和
这家伙至今为止的共同生活都让我得出这一个
答案。

[对你来说『家人』的存在应该是不可或缺的。

就因为一直都没有一个心意相通的人陪在你身边，所以你才不论过了多久都没办法消失。我认为原因只可能出在这里]

[是这样吗……？人家需要的是『家人』……心意相通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吗……？]

所以罗德才不想我和莱纳消失不见。

哪怕只是一时的，她也想要得到像『家人』一样可以和自己一起欢笑的存在。

[我绝对会把你的『家人』带来的。所以，打起精神来。诺斯菲也说过不是么。比起这种表情，还是笑容更适合你]

送出那句话的同时，我拉近和罗德的最后的距离。

我轻轻地挪动脚步，绕进玉座的后侧，向跪坐在地上的罗德伸出手。

[你就笑着等我吧。不光是我，还有莱纳呢。没什么好担心的]

罗德向身体注入力量，握住我伸出的手。

接着，她站了起来。就好像常年的苦恼得到了解决一般连连点头。

[是，是啊。有·莱·纳·在……嗯，你说的对啊……]

[对吧，而且还有诺斯菲呢。那家伙，说想要和你和好哦。过会去她那儿走一趟吧]

让她与诺斯菲和好也是很重要的事。

为了让罗德不忽略这件事，我强调了一下她的存在。这样诺斯菲的任性委托应该也达成了。

[嗯， 诺斯菲也在……这・样・就・好・办・了，
也是呢……]

确认了自己不是一个人这点，罗德的表情渐渐明朗了起来。

看来已经不会闹变扭把自己关在哪里了。

[好， 既然已经恢复精神了。那你就趁早到贝丝酱和诺斯菲那边露个面吧]

[啊、嗯。但是现在就去有点害羞啊，再等等吧。
等我真正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理清了思绪之后再去……]

[啊啊， 那样就行]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她眼睛下面还是红红的。罗德怎么说也是女孩子，对外表还是会在意的。在这里要是强拉着她过去，那我未免有点神经大条。

不论怎么说，看到一如既往的罗德的样子居民们也会安心吧。

[那么我就先走了。毕竟我还得去迷宫呢]

为了完成刚刚立下的约定，我必须要尽快行动。我攻略迷宫的成功在现阶段无论对谁而言都是必要的。

罗德点头回应我。

接着，她以稳健的步伐——坐・到・了・玉・座・上。

[嗯，一路走好。另外，非常感谢你，涡·波……拜你所赐，人家真正的愿望似乎终于能够实现了呐……]

一边摆弄着艳丽的翠绿色长发，罗德一边微笑着给我送别。

那动作竟是如此美丽以至于让我不由毛发倒竖。跃过了一个坎儿的罗德的姿态，总觉得成熟了一些。

——那个罗德居然给人成熟的感觉？

这般姿态实在过于不平衡而使我背脊发凉。毫无疑问地，罗德恢复了精神。不论谁看到都会这样判断。

但是，一股强烈的恶寒却在背后游走迟迟无法褪去。

尽管没有失败，但也不算成功——我不禁这样想道。

[……啊啊，我马上就出发。你好好等着吧]

我只得这样回答。

留下这句话，我便离开了谒见室。

接着，我走到了城外。

首先遇到的是在城外等待着的人们。

为了让大家安心，我带着爽朗的笑容送去吉报。

[大家，罗德她没事哦。大概再过一会儿她就

会出来了]

把她哭过的事情藏了起来。罗德自己也一定是这么期望的。

[没事……？那么，她又是为什么不出现在街上呢……？]

贝丝酱对我的报告感到不可思议。

我的大脑高速运转起来并开始圆话。

[啊一，那是因为……昨天，我从迷宫把罗德以前的朋友带来了的缘故。因为跟她聊了一整晚，所以罗德今天睡过头了来着]

[您说罗德大人以前的朋友……？]

人群的嘈杂声开始变大了。

罗德有朋友这种事，这么让人吃惊吗。

[是啊，跟我不同，这可是同性的朋友，所以她感到很兴奋吧]

[是、这样吗……]

貌似还是没有完全相信，但是由担任骑士团长的我的话也只有相信了。她们的反应大概就是这样。

[是真的哦。大概中午左右就会从城堡里出来了，具体的事等到那个时候再问罗德吧。其余的诸位也都可以放心了]

虽然有话没有说，但是并没有说谎。慎重起见，我将自己所言属实一事传达给在场的所有人。听

到我的话，大家也都松了口气。

[没有生病吗。那就好……]

[呼……什么嘛，别吓人啊……]

[罗德大人没事就好]

男女老少，聚集的人群开始散开。

当然，这之中也有等着罗德登场的人。最有代表力的当然就是贝丝酱了。

[但是……，今天很也没有什么事，所以我要在这里等罗德大人]

[恩，就这样吧]

[那么骑士团长大人接下来要去干什么呢？]

[我要去迷宫。那本来就是我的本行]

[是这样啊……虽然要是您能一起等的话就更好

了……]

[抱歉啊。我没法那么做。我无论如何都要尽快回到地上才行……]

[会不会，没关系的]

看起来贝斯酱酱觉得十分的可惜。虽然嘴上说着不在意但眼里却有着对我的依赖。

可是，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我马上转身回到城里。

[那再见了……]

渐渐远离城门，展开了『Dimension』。接下来要找的是诺斯菲。完成了她所谓任性的委托让罗德打起了精神这事儿我想赶紧告诉她。不然的话，可不知道她会干出什么来。

透过抽着鼻子的罗德所在的谒见室，我让魔力渗

透整座城堡。

最后，发现了诺斯菲和莱纳一起在我自己的房间里。

看来，她和我错开跑到那儿去了。

为了解决与堪称自己天敌的诺斯菲两人独处的莱纳，我快步赶回自己的房间。接着，一回到自己的房间诺斯菲的打招呼立马就飞了过来。

[早上好，涡波大人。还有实在是感激不尽。您竟然能这么快就让那个像小猫一样难讨好的罗德恢复精神，我真的十分感动]

我的身体不由地颤抖了一下。

虽然昨晚的事件以未遂告终，可是被她袭击这事

仍然是事实。身体反射性地打了个颤。

但是，毫不在意正在紧张着的我，诺斯菲面带笑容向我靠近过来。根据她方才那番话可以明白我和罗德的谈话她全都知道了。为了配合她我也打了个招呼。

[早啊诺斯菲。……我觉得罗德已经没事了。定下了把艾德带过来的约定后，她一下子精神了不少。再过一会应该就会来找诺斯菲了，到时候就热情的迎接她吧]

[如您所说，我也正有此意。……所以呢，我打算就这样在这里等罗德过来。十分遗憾，这次的迷宫探索我无法与您同行了]

[不，本来这就是我和莱纳两个人的事，你不必放在心上。]

[呵呵，感谢您的体贴。您真是好温柔啊，涡波大人。那我就继续这样遂行我的任性了。啊啊，任性真是好啊。就好像内心得到了清洗一样呢。呋呋呋，总觉得，我可能很快就要因为留恋实现而消失了呀]

诺斯菲不仅边说边笑，而且还强调了自己的死期。

然而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

本人虽然说什么就快了，但根本不可能马上消失。从她身体存在感的强度来看，应该还需要再听取她几次任性才行吧。

把困惑的我放置在一旁，诺斯菲哧哧地笑着在房间的床上坐了下来。

[呋呋呋。啊啊，罗德，请你快一点来啊。我会

等着你的哦。没错，我会一直等着你，无论多久……我都会在这儿等你……]

诺斯菲一把躺到被上，视线朝向空中来回游移，从心底里期待着罗德的来访。

[……我得赶快把艾德带过来，所以就先去迷宫了]

我也有我要完成的任务。如果没有实现这件事的话，好不容易才让她们两人和好的努力也会白费的。

我在躺倒的诺斯菲旁边开始构建魔法。

诺斯菲送我启程道。

[好的，祝涡波大人的迷宫探索能够一帆风顺]

[.....——魔法『Connection』]

她的祝福刚说完，魔法门的生成就成功了。

接着，我和莱纳前往了迷宫。

通过到五十七层尽头为止的捷径。

回到了放眼望去传世纯白的空间。

多亏了诺斯菲的魔法，周围的怪物数量不多。虽然也有能够目视到怪物不过都没有敌意。通往五十六层的楼梯就在眼前。

这次是第五次的探索。而且是重新变回两人队伍的探索。

无需赘言，我和莱纳很自然地向着楼梯迈出了脚步。

[基督，那样可以吗？那么轻易的就答应了，说是

要把艾德带过来，但这事儿可没那么容易吧]
变得仅仅只剩下我们两人之后，莱纳毫不客气的
指出了问题。

[既然跟罗德保证过了……那就非做不可了……]

重新复述一遍后，我巩固自己的决心。
意识到这也是为了罗德好，所以必须加快探索迷
宫的决心。

从以前到现在，我都是为了妹妹而以『最快速
度』在迷宫中前进的。
但那说到底，都是在保证了妹妹（我）的身体的
『安全』基础上，以『脚踏实地地前进』为方针所
说的『最快速度』。

但是，现在我必须要放・弃这个做法。
如果继续这样做，那就来・不・及・了——我有
这样的感觉。

百般磨练而出的敏锐的感知技能——技能『感
应』如此预感。在异世界里数度出生入死的记忆
也这样向我倾诉。与凶恶的强敌战斗的经验也如
是向我推荐。

乍一看，现在这两名守护者身上带有一种明朗的
氛围。虽然我在城堡里奔波了一番，好不容易才
平复了昨天紧张的事态，但隐藏在这明朗的氛围
下的阴霾远远没有散去。

尽管诺斯菲脸上挂着清灵的笑容，但是她的真心
依旧不明。

罗德的眼中虽然闪出了希望的光辉，但她看的根本不是我。

别看这样，我也是有了一定的成长的。早就不会单从『表示』上显示的『Status』和『状态』来分析问题了。本不擅长的人类观察能力也练就了一些。和各种各样的人们相遇，也送别了好几位守护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如此，尽管真的只有一点，但我仍然感觉到了她们身上的危险。

不安像薄膜一样笼罩在心头——罗德和诺斯菲聚在一起成为障碍的可能性——我感觉到了其演变为现实的预兆。

所以，我为了不后悔而做出了打算进行『最高难度』的迷宫探索的宣言。

[莱纳，我・们・要・在・这・次・的・迷・宫・探・索・中・直・接・回・到・地・上]

进入迷宫后说出真心话的不止莱纳。

我也是一样，终于能够把这句话说出口了。

[这，这次直接就？你认真的吗，基督？]

当然，听到这个简直不可能的目标，的莱纳反问回来。

[没错，我认真的。——就这次，我要动真格地结束这一切]

但是我并没有收回前言的打算。

210. 自 56 层开始

迷宫还有一半以上留着。数下来还有五十六层——那是，用一次就探索完迷宫这样的听起来精神正常的话。

莱纳怀疑我的意识是否清醒。但是，那是技能《感应》——结合了至今为止的所有经验做出来的决定。对于那个预感，确实的感觉到了某种确信。

“今天，在城里来回游走，想着做些填补……但，已经是极限了。和两人的谈话确信了这点。罗德无论何时崩溃都不奇怪，诺斯费也是感觉到了和以往的气氛不太一样。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确定了方针而这样断言了。

与罗德相会，呼唤出诺斯菲，两人的《救世主》在《这里》回合，本停滞着的这个《世界（佩艾希亚）》有什么正涌动着。

“但是，罗德也精神了，能够和诺斯菲好好相处准备食物了吧？都这样了，还是感到焦急吗？”

“感觉只是表面上这样而已。至今为止与各式各样的守护者战斗的经验推测，那两个人明显很奇怪……”

与昨天的迷宫探索结束时不同，两人的表情都变得明亮起来了。

罗德的暴躁平息了，诺斯菲也老实了。

进行的很顺利——看起来是这样。但，这样美好乐观的人生并没有送到我的手中。

不如说，和《进行的很顺利》正相反。

有一种被追趕不舍的感觉。

所以，我想要尽可能的早一步到达地上。

不管做什么《这里》都过于闭锁了。

“……基督说的话我都理解了。但，别想着单靠自己的力量去。要前往地上的话，我一定会助你

一臂之力”

就好像看透了我的想法一般，莱纳插了进来。

轻轻的点点头，传达出了自己的不成熟。

“啊啊，不会做乱来的事。倒不如说，莱纳不在的话很难办到。如果没有帮忙的话，想在今天内通关根本不可能”

这毋庸置疑是真心话。

正因为曾有着数度的厮杀，我和莱纳的真心话才会碰撞在一起。并且共同度过的这数日的迷宫探索也了解了莱纳的思考方式。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优势。

落到迷宫的底部，紧急结成的队伍，好不容易终于有真正成为伙伴的感觉了。

莱纳和我思考了同样的事情，不怀疑我的话，安心的拍了下肩膀。

“出发吧，莱纳。这之后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

“哈，这是个粗暴的使唤人的队长大人啊……。
——了解了”

为了不后悔，向着五十六层朝上的阶梯出发了。
双脚没有任何的犹豫。

当然，并没有从昨天的探索抽手的打算。但是，
正因为是这种时候才更该接受五十层与六十层
的《试炼》，而收紧气。

说实话，结束语柏林库洛的战斗，身体中的《魔
石》被剥离让我极具弱化了。《素质》被削减，特
定的技能也被弱化。

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心灵更加强健了——这样
相信着没有丝毫的疑惑。

不会再畏惧了。已经不会想着再从这个世界逃走了。
不会再搞错自己的愿望了。不会再独自一个人
烦恼迷失自我了。

依赖着这份强大的心灵，向着五十六层进发。

接着，出现在眼前的是熟悉的宽大的亲切的石造回廊。

来到这里迷宫的构造好像变回合之前一样了。低阶层的要吐不平的岩石表面不同，还有某些墙壁发着光，复杂的迷宫之中《Dimension》成为了关键。

迷宫的特色对于我这样的次元魔法使而言并不说算得上是障碍。对着这个亲切习以为常的感到安心，我们使用者《Dimension》把握着最短路程奔走着前进。

在这途中，虽然与几头怪物相遇但并没有受到袭击。和诺斯菲说的一样，有着光属性的特色的怪物并不好战。看来这个五十六层能作为安全地带。

在这还有余裕的时间里，我们开始详细商量之前所说的乱来的话题。

“但是，基督。虽说这次就前往地上，但是食物要怎么办？不是就剩下一次的量了吗？”

莱纳向着现实的部分确认着。

现在《持有物》中，并没有放着多余的食物。虽说昨天罗德大吃特吃也是一个理由但，食物是根本性的不足。

“吃饭的话——只能忍耐了”

“额，真是简单明快的解决方法啊……”

对着这根本性的回答莱纳传来了颤抖的声音。

可以看出要帅说出的《帮忙》这件事稍稍感到有些后悔。

“不，并不是毫无计算的说出这种话放心吧。想着由于空腹而造成的身体不适是无法防止的，但这之后的阶层，我想应该不会遭受沉重的打击。”

“确实，在这之后，敌人应该都会变弱……”

对于我而言数日前（现实应该是一年之前……），在四十层附近狩猎怪物时并有觉得辛苦。只要越靠近四十层，六十层左右的怪物就应该不必感到害怕。

“还有，还好好的计算过时间了哦。我已经完全的记住了四十层左右的路实际还剩下的层数只有 16 层而已。那么，这十六层一层要两小时来考虑，必要的时间是三十二个小时。接着，知道路的四十层毫不浪费的前进的话我想只要二十小时，合计的话……”

“唔，呜呜呜……”

“恩——简单地说，只要两天不眠不休的进发的话就能结束啦”

听到详细的数字的话题让莱纳的脸扭曲了，便把粗略的时间——两天这样的数字告诉了他。
没错。

只要忍耐两天就可以了的话题。积极地考虑的话，一口气回到地面的话食物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虽说多少有点乱来，如果到达四十层的话已经可以说胜利了。如果三四层的《Connection》还在的话，毫无疑问能归还地上了。

这是有胜算的挑战。

但是，以往的我是绝对不会这么挑战的。

如果考虑得损的话，这样的做法是只会有支出不合理的方法。

心思紧密的我的话，不以百分百的《胜率》以及绝对的《安全》来考虑的话，会害怕迷宫也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如果以以往的话。

百分百的《胜率》以及绝对的《安心》不过是幻想。

刻在身上十分的清楚。这个世界上，绝对的百分百并不存在。绝不可能存在。

就应为这样，在安全范围和余裕来考虑，一直一直总会晚一步。不仅如此，那个所谓的最好的思考方式的背面也给许许多多的人添了麻烦。

所以我做出了背负风险，尽可能赶路的决定。

以前虽然我因为害怕连脚都迈不开但是现在的话感觉能勇往直前冲过去。

啊啊。还有十六层的程度——，看我冲刺冲刺再冲刺闯过去。

“两，两天啊……，不眠不休的前进吗……”

但是，看到我充满觉悟的脸，莱纳感到十分的不安。

“不，结合以往的可能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身体能力的话认真赶路的话应该能缩短很多路程。习惯的话一天就能搞定了我是这么觉得的。……我

在《舞斗大会》上还干过这之上的事情所以还有余裕，对与莱纳来说太辛苦了吗？”

“不，这里也是对于不睡觉还是有点自信的。……但是，不休息的状态下要集中精神就有点。。”

我的场合来说睡意满满的保持一周的话神经反而会敏锐。不睡的话反而更强，是拉斯提亚拉也认可的。

但是，莱纳貌似不是这样。

和睡意的相性好像每个人都不同。

但是，因为这也是意料之中，便立马说出了准备好的方案。

“……那么，莱纳可以稍微休息会也没事哦”

看到撤回前言的我的发言，莱纳感到了困惑。

“不，在迷宫中休息应该是不可能的。倒不如说，不是以不休息前进为话题的吗？”

“严格来说的话，并不是从头开始。并不是先回一次佩艾希亚，之后再从五十六层出发这样”

“但是，只有回佩艾希亚才能休息。要想在迷宫里做到是不可能的。”

“啊啊，所以说，只有一方用《Connection》回佩艾希亚的房间里休息”

“只有一方？”

“啊啊，有必要休息的哪—个回佩艾希亚。所以另一个留在迷宫里独自守护《Connection》”

“啊啊，这样说的话倒也可以……”

终于看到了莱纳接受的表情。

虽然是危险度很高的办法，但是成功的话得到的收益也高。貌似是理解的样子。

“越接近上面，《Connection》的保卫任务应该也越轻松，应该不是那么难的事我是这么想的。

”

当然，失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但是，如果是我防卫失败的场合，只要再一次制作《Connection》就可以回来了。但如果是莱纳失败的场合，就只好向佩艾希亚留守的罗德和诺斯菲低头拜托救出的帮忙了……。

“如果这个休息方法可信的话，这次的探索就应该能回到地上了”

“姑且，考虑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那个基督居然会选择这么危险的方法，看来是相当的认真啊”

“恩，真的很急……不，当初最开始就应该选这个方法”

虽然十分感谢《最深部的誓约者》但诱发了心情的松懈也是毋庸置疑的。以前，不眠不休的朝着最深部奔走的焦躁感也遗忘许久了。

果然，能完全信任的力量并不在这个世界存在。

不论是什么东西根据使用的方法都能变成毒药。

“基督，路稍微变得有点暗了哦……”

讨论这次探索方针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五十六层的深处。因为以光属性的怪物为中心，所以并没有引发战斗顺利的前进。

但是，来到这里眼睛所能看到的回廊有着明显的变化。

越是前进光亮越是减少，有时还能看到像电灯泡一样闪烁着的地方。这是意味着正从光属性的安全圈脱离的指标。

“啊啊，一直在前进呢。这里就是诺斯菲所说的敌人的属性可能要变化的地方呢”

不袭击的只有光属性的怪物。

一边提高警戒一边在黑暗中突进。

然后回廊的光亮陷入了以往的薄暗之中的时候到达了五十五层的楼梯。在上楼之前微微的张开

了《Dimension》。

并不是五十五层见到的闪着光辉的怪物在等着，倒不如说是六十六层附近出现的凶猛的风属性的怪物。天花板微微的提高了，看惯的岩石构成的不整洁的回廊。

“莱纳，在这之后可能就会受到怪物的袭击。可能的话我想全部都避开，但是无法回避的时候就拜托了”

“啊啊，了解了。像以往一样，前卫就交给我了”

莱纳打头阵，我们俩到了五十五层。

接着，《Dimension》计算出最短的通往地上的捷径。敌人的认知范围就以上层的高绿元素为原型。如果是在近十层的这层的话，应该不至于超越那个感知范围的吧。

在这途中，理所当然的没有像光之阶层一样顺利

的前进。不论如何都有无法回避的怪物阻拦在道路上。那种场合，就靠两人的奇袭来解决。和之前的探索不同，这样来看。比起安全时间的节约更重要，强硬的通过。

对手的怪物是像狼一样野兽型的怪物。和一般的狼不一样的是那四只脚。并非拥有血肉的脚而是由高密集的魔力构成踏在空中走着。

【怪物】SkyRunner：等级 52

名字是 SkyRunner。

就像那名字一样，在空中行走的狼。

我们从 SkyRunner 的死角发动袭击。

莱纳一直线向着敌人冲过去，在那之后由我跟在后面。

在那路上，向着余裕的前卫骑士搭话。

“刚才的不眠不休的话题，有一点要顶着……，我并没有危险到莱纳所担心的那样。因为，我们

变强了。特别是莱纳，那已经——”

察觉到袭击的 SkyRunner 回过头。

它的反应速度十分快，偷袭并没有得到成功便受到了迎击。被认知为敌人后 SkyRunner 的两个前脚化成了不详的钩爪的样子。

莱纳在地面奔走着，SkyRunner 在空中奔走着，双方交错着。

最初的一击——莱纳的双剑与 SkyRunner 的钩爪相咬合，双方被弹向后方。接着，是第二次的交锋。看到莱纳和 SkyRunner 同时突进后我发动了无咏唱的魔法。

把那个情报元，真的是很轻微——用《Dimension・决战演算》更改两者的攻击轨道。恐怕，仅偏离了连一厘米都没有的距离。但是却得到了巨大的收益。

“——《Wind・Flamierge》”

莱纳全力的魔法剑能够得以直击。

锋利的双剑的到了风的魔力的增幅变得更加锐利。结果，*Skyrunner* 并没有过多的抵抗身体遭到切断就这样变成光消失了。

战斗结束了。带着确信继续往下说。

“——已经是另一个次元的强大了”

就算是这样的深层，莱纳的攻击力也已经足够了。使用的剑可能也有影响，但对这一带弱化了的怪物为对手的话。只有先制使出最强的一击就可以确定胜利了。

莱纳把掉落的模式向我丢过来，歪起了头发出疑问。

“有这么强吗？仅仅只是敌人变弱了这么感觉啊……。比起守护者们——罗德呀，诺斯菲呀，柏林库洛也是，还远远不够不是吗”

“不，这个对比的东西太可怕了，那是……。莱

纳再对自己有点自信就好”

当初刚和莱纳相遇的时候他正要被一位数的阶层的怪物吃掉。

但是，下一次的相会他以舍身的方式把我逼到走投无路，在下一次的相会他已经能作为伙伴帮助我的程度追上我。接着，最后的柏林库洛战中才能得到完全开花与我并肩战斗。

在这之上，现在得到了千年前的魔王罗德所教授的魔法，千年前的《神铁锻造》持有者的雷纳尔多充实了装备，等级也得到了提升。

如果这不是强大的话，那么谁才是强大的呢。

“对于风属性的骑士而言，没有比莱纳的完成度更高的人了哦，比如，就算是这样的地形……”

就算谈话中也不能停下在迷宫中前进的脚步。

把挡道的 Skyrunner 打倒，我们进入了下一个区域。石造的回廊的样子变了，变得更加粗糙。与

其说是墙壁不如说是被夹在了悬崖的谷底的险峻岩道。

不如说，已经没什么平坦的道路了，有时也会出现不得不通过断崖绝壁的画面。

这种时候就是莱纳的魔法活跃的地方了。

“——《Wind》”

“多谢， 莱纳”

多亏了风的浮力，能够像羚羊一样在岩壁上奔跑，咻咻的攀登悬崖。

对亏了罗德所锻炼的魔力操作，没有浪费多余的魔力与体力。在能够自然恢复的范围内使用风魔法，实际上莱纳的 MP 并没有减少。

现在的莱纳的应用力的话，就算是完全在水中的三十五层也能自由行动吧。

“这样自然地对应也是。能够随机应变很厉害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是莱纳的话，一定能够和守护

者一战的。”

虽然这可能有点说过头——但我是这么期望着的。

不论如何，现在世界存在的守护者艾德，罗德，诺斯菲三人。根据场合来看，也有可能与复数的守护者交战。那时候……—

“真，真的？”

“……首先，与我不同有着基础”

从我的角度看到的莱纳的强度进行说明。

用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的我所持有的基础魔法不同，莱纳具备着基础的风魔法与神圣魔法。是学院的教育的成果吧。当然，有着被那教育所感染的固定观念也有，但已经解除了。

莱纳可以使用多种的魔法以多样的形式使用。

顺便一提，也有我直传的魔法的运用方式（用全力喊出来）。

“能做到各种各样的事，根据对手的讨厌的方式来战斗。我由于做不到接近战所以多少有些羡慕。”

“以对手讨厌的方式战斗，吗……。作为骑士而言不太想那样战斗啊，如果遇到不能输的战斗也不能这么说……”

“老实说，作为后卫支援发出指示来看，莱纳十分的便利”

“还是第一次被这么说”

至今为止一直是和完全特化型的性格问题儿的同伴配合，总是会这么想。

昨天掌握的技能《指挥》，能发挥它最大性能就是莱纳了。倒不如说，正因为是和莱纳一起战斗才掌握了《指挥》这个技能。

“照这个样子进行下一场战斗吧。因为中间夹杂着光的阶层，十分的轻松。唉，……下一场战斗

的怪物是鸟类。跟上一次一样。莱纳就全力的上吧。如果掉下去了，我就用《Default》拉你”“了解！”

登录断崖说话的途中，新的鸟型怪物袭击了过来。

【怪物】Riosheth Eagle：等级 53

和二十层附近的リオ eagle 的名字很像。不出意外应该是它的上位种。

而且，不仅没有立足点，还要在体势不妙的情况下战斗，但我们并不焦躁。只要有魔力的情况下，就绝对不会衰弱死。不论如何，我们都对彼此的配合有着绝对的信赖。

特别需要警戒的是是否有着某种能力的 Rioshetheagle，与先前的 Skyrunner 一样在短时间内决出胜负。在被袭击的时候莱纳进行迎击，而我则在后方帮忙就可以了。虽然很单调，但对于应对敌

人来说是很好的战术。

就这样被击穿心脏的 Rioshetheagle 变成了光，魔石向着悬崖下方掉了下去。

悬崖边的战斗没办法回收魔石让人不开心，我们继续应对着敌人的袭击。和リオ eagle 一样有着呼唤同伴的特性。结果我们最后不得不把周围的 Rioshetheagle 全部打倒。

接着，重复着迎击与爬坡二十分钟左右，终于到达了五十四层的楼梯前。

惯例的微微张开《Dimension》掌握下一层的情况，立马突入了进去。悬崖边的战斗十分的辛苦，但是下一层应该会轻松不少。

以地上为目标的迷宫攻略让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们向着五十四层前进。这里也是由悬崖包围的特殊区域不过基本是石造的普通回廊。

并且敌人弱化后从最短的捷径通过，最快速的奔

走着。这样一来，我们所要注意的仅仅是体力与茉莉的分配。虽说路程很轻松却很长。尽量避免没必要的 MP 消费。

作为这个的一环，催促进行武器的变更。

在这段时间里几度与 Rioshethetheagle 交战的时候，彻底的观察所确信的情报传向前方。

“——莱纳！对方明显是风魔法相性最差的对手！把《Sylph•Rokh•Bringer》和《片翼》交换！还有和这家话战斗节约着使用风魔法！”

“说起来你有千里眼来着！就那样吧！！”

莱纳巧妙的把一边的剑收起来，换成了昨天新入手的剑。

《片翼》并没有取回本来的力量的武器。和《Sylph•Rokh•Bringer》比应该要衰弱几段的剑吧。

不仅失去了单纯的刀刃，对风魔法的耐性莱纳也失去了。但是，就算如此《片翼》也比《Sylph•Rokh•Bringer》

来的合适。

和リオ eagle 同样，不使用任何的风魔法，嘴和爪子的攻击才是主体。就算从莱纳的即死攻击中脱离出去，不使用风魔法追击，我控制住以后用投掷给予最后一击就好了。

节约魔力的关系，稍微拉长了点战斗时间，但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这场战斗我们完全没有使用 MP。

“跟着基督的指示走，感觉战斗很容易呢……”

“不，还差的远呢。技能《指挥》的数值还很低呢”

“不，之前是外行人的西娅·伽勒西是队长，再之前是芙兰姐姐做队长……”

“和这两人比，真的是……”

恐怕是没怎么和正经的队长一同战斗的经验吧。莱纳对着这个安心的作为前卫的状况很是感动。

一边守护着这份苦笑一边向着更深处前进。

然后，在后方索敌的同时，对着莱纳的《战斗很轻松》反复回味。

敌人的等级下降了，悬崖的独特条件也消失了，这句话自然而然就说出口了吧。虽然要禁止粗心大意但说实话我也这么觉得。

“……好”

接下来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怪物都决定先无视。对手的敌人能力都没有确认，只在意身体状况而全力的奔走。因为接下来要进入可能这样的领域了。

“接下来我也在前面挥剑吧。之后要更加的加快脚步才行”

拔出《新月琉璃制直剑》体力和 MP 都充实的我宣言要加入前卫的行列。

“了解，队长。没有异议”

全权的信赖让莱纳没有片刻便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认真的强行军开始了。

地形也好敌人也好全部无视。

在祭坛上的珍宝神器也好全部无视。

看到的东西全部无视，无视，无视。

快点，再快点，更加的快点——

在心中反复的念叨这前进，我和莱纳在五十四层奔走着。

接着立马突入五十三层，也同样的前进。

当然了，在路上被怪物从后面袭击的场景也是有的。这种时候就没有进行无端的进行魔力的消耗，强行拉走后前进。我们有着能做到的魔法。

继续《加速》——，《加速》《加速》《加速》——！

就好像咏唱一样，尽可能的快一步回到地上而期望着。

对这《加速》的《代价》应该是要失去《安全》

吧。

但是，那个咏唱很有戏剧性。

屏住呼吸，虽然曾有几次受到敌人的攻击，但是本来的攻略时间降到了一半以下这是毋庸置疑的，

就这样，我们的迷宫探索加速成功了。

恐怕，这也是理论上的最速。



接着，这个强硬的迷宫探索已经开始了四个小时。

以地上为目标的迷宫探索，越前进越是轻松。六十层左右完全没有这么想，现在终于能够略微感觉到那个恩惠了。

没有拥有着异样回避率的怪物，也没有拥有着异样移动力的怪物。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五十三层与五十二层用同样的方式攻略了。

但是有问题的是之后的五十一层。

原来还有啊不由得让人这么想，迄今为止所没有遇到的层数。

完全的空洞的层数在等着。

然后，和六十六层同样广阔的空间与高度但是一一中央却没有螺旋的楼梯。

迷宫的一半，五十层与五十一层的夹缝间，成为了拒绝折返的构造。

恐怕，本来是难以降落的楼层，但是迷宫的逆向行走的状况来看，又产生了其他的困难问题。与六十六层不同，站在寸草不生的地面上向着只做这个迷宫的家伙发牢骚边向天空凝视着。

看着……微微思考了之后，马上得出了最好的解答。

“哈啊，没办法、用《Default》好了。”

问题虽然是问题，但是是个简单的问题。不如说，

对我们而言只是个小问题而已。

顺利的话，不用多久就能突破五十一层了吧。照着这个节奏的话，只用一天就到达地上也不是梦吧。

“那样就可以了吧？如果要飞的话用风魔法就可以了吧”

“不没我的华 MP 还有多余。而且这途中还有怪物在晃来晃去，移动最好能在一瞬间结束。
.....稍微等一下。——魔法《Dimension・多重展开》”

次元魔法向上空伸展。但是不是想着广范围扩散，而是以连接五十层的空洞而以线的形式连起来的感觉。

魔法的想想是《直尺》。

为了减少《Default》的过度消费而以毫米为单位来精确测量。

闭上眼，意图性的切断触觉听觉嗅觉，特化距离的测量。

没必要考虑上空的风的魔力的影响所以测量很快就结束了。

从石造的地面到上空的距离时……两千两百七十四米七十八厘米三毫米——不，四毫米左右。小数点以下的误差在容许范围内。

这样就准备好了。

“莱纳，抓牢了。马上就要《折跃》了”

“诶，已经？”

“——魔法《Default》”

抓住莱纳的手，依照刚才算出来的距离发动《Default》

以前从未有过长距离的空间压缩，但是没有消耗过多的 MP。这个魔法的中心在于空间的压缩，最费魔力的地方也在那里。因此，如果只是距离

上的伸展就没有任何困难的地方。

感到身体被拉扯后一瞬间距离变成了零。

接着，与浮游感一同在上空被放出。

首先把莱纳丢进大空洞里。我抓着大空洞的边缘后爬进五十层。

就这样平安无事的到达五十层后窥伺起了周围的样子。

“这，这里就是五十层……。罗德的阶层……”

广阔的世界是一片草原。

弟弟艾德的阶层的四十层——以及《佩艾希亚》的阶层六十六层的构造十分的接近，并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就好像坚持这自己的风属性一般，宛如叩击身体一般的狂风吹了过来，仅此而已。

莱纳为了确认周围是否有危险，走动了起来。

“但是，基督。现在罗德那家伙在六十六层哪里。

这种场合，守护者会怎么样呢。谁都不出来吗？

”

“大概，就是这样。可以的话，想在这里休息下再出发……”

没有守护者的话，五十层作为休息点来说正好。

已经走了好久了。可能的话想稍微休息一下。

确认这楼层的安全而到处走着，慢慢的云的走向变得奇怪了起来。这不是什么比喻，是现实的表现。五十层的中央附近，明明在迷宫里云却从天井里溢出来。

接着，雨滴从云中落了下来。

与迷宫的强风相结合，就好像处在暴风雨中一样。地上所生长的草就好像处在大海的激流中摇曳着。

“这中间好像下雨了。比起休息还是快点出发吧——”

感到不适合休息正准备出发的时候。

暴风雨的中央——五十层的中心有人影出现了。

跪在地地上的人影，现在正好站了起来。

这幅光景有着强烈的既视感。

那是，守护者的阶层有人进来后的《召还》现象。

“罗，罗德……？”

马上张开《Dimension》后，叫出了一个人物的名字。

但是，在那里的是——

211. 50 层

[非也，是我。涡波大人]

身着黑衣，留着一头栗色长发的少女一边转身一边唤出我的名字。

这下我不可能再认错人了。因为就在几天前与这一幕完全相同的光景才刚在我眼前上演过。

本来已经在六十层现过身的诺斯菲如今又出现在了五十层。

我和莱纳都诧异于她的登场。而诺斯菲并没有在意我们两个的反应，只是自己一个人边环顾周围边自言自语道。

[……呵呵。好久没尝试过了，本来还挺不放心来着，看来是顺利成功了呢。虽说有不少的限制，不过运用我原本的魔法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看着自己的双手，诺斯菲轻笑了两声。

[为什么、诺斯菲会出现在这里……]

[对了，现在的涡波大人是不知道的来着？这个呢，是守护者的阶层在人类初次抵达的时候，发动『异邦人召唤』的术式，将『理的盗窃者』唤醒的现象]

[你说『异邦人召唤』……？不，我不是指这个，会『召唤』守护者的事我是知道的。但是，正常来说出现在这里的不应该是罗德才对吗？]

[没错，按照预定应在五十层被召唤的确实是罗德。不过，就在不久前，我对执行召唤的术式进行了『交流（篡改）』，将召唤对象从罗德转变为了我自己。毕竟那术式现在的状态就跟没有使用者的魔法差不多，所以可容易了呢]

诺斯菲轻描淡写地透露出自己篡改了关系到迷宫根底的术式的行为。

[你居然连这种事都做得到吗……可是，你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诺斯菲光魔法的深不可测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但紧接着我又感到了不解。

是什么样的理由让她改变了『召唤』的对象。面前这名少女此时究竟在想些什么。

明明熟人就在自己面前，但慑于这些问题，我始终不敢向前迈出一步。

而且技能『感应』也警报大作，告诫我不要贸然接近出现在五十层的六十层守护者（Sixty Guardian）。站在我身后的莱纳此时的表情也与我相仿。

看到我们这样的反应，诺斯菲变得忍俊不禁咯咯地、咯咯地，她的笑声久久不绝。随后——，[.....好了，以我为界，您二人不得再向前踏出一步。——『Light Rod』、还有『光之御旗（Nosfi Flag）』]

她用魔法在右手生成了光辉灿烂的旗帜，并披露

再往前禁止通行的意思。

[—！]

她话音一落，以暴风雨为衬的现场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方才还是彼此谈笑的场所，顷刻间就变成了一触即发的战场。

我退后一步，莱纳则拔出了腰间的双剑。

与此相对，诺斯菲像表演一般将光之旗转了几圈后插进了五十层的地面。倒也意外，这次光之旗没有被拿来做武器，而是按照旗帜本来的用法被使用的。

就在旗帜竖立起来的一瞬间，整个空间的魔力颜色全都产生了变化。白色的光之魔力开始与翠色的风之魔力混合。形成了一种淡绿色——结果并没有，仅仅是白色在涂抹一切，但·凡·在·场·之·物·全·被·光·所·沁·染，整个五十层

都被光属性的白色所支配。

纵然莱纳性格好战，但看到这等剧变，也迫使他不得不先守在一旁观察情况。在属性产生剧变的空间中，诺斯菲出声埋怨道。

[……哈啊。不过话说回来涡波大人，您有点太快了呀。距离您早上出发到现在才过了两个小时而已哦？这才刚到中午呢、中午。难不成，您是打算今天就要离开迷宫回到地上吗？要是您这么着急的话，拜托您早点跟我说好不好。我们这边也是有准备要做的]

明明已经确定了敌对的关系，但她的言谈却依旧平和。而且她脸上的笑容也是那样友好，就好像之前的宣言不曾存在过一样。

这让我和莱纳的疑惑更深了一层。看到不知该作何回复的我，诺斯菲提议说。

[所以呢——在罗德那边做好准备之前，要不要跟

我在这里先『交流』一会儿呢？]

言下之意不过是交流才是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诺斯菲藉此推荐道。

将现状判断作战斗的大脑开始告诉运转。脑袋里能被拿来思考的东西全部被我调动起来，每一条神经都被唤醒投入到分析之中。

此时，一旦我的判断有误——就·会·输。情况紧迫已至于此。

借 Status 的『贤能』加持，我的思考速度得到了提高，拜此所赐，分析的结果让我选择了收集情报。我将右手偷偷塞到背后冲莱纳做了个 [稍等] 的手势。

[.....那么先让我问一句。罗德现在在为什么东西做准备？]

[直截了当地说，她正在为『试练』做准备]
扑通一声。

继大脑之后，心脏也骤然搏动。

——『试练』

说实话，这个词对我而言就意味着艰难和痛苦。得知合计起来算是第五次的『试练』正在逼近，我的思考速度因紧张而更上了一层楼。

[为什么，事到如今要进行『试练』……]

[并非什么事到如今。在涡波大人抵达了五十层的现在，正可谓实行『试练』的最好时机。……好了，我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接下来就请涡波大人回答我了。对了，涡波大人您觉得『过去』和『未来』——哪一个更重要？我呢、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诺斯菲要求得到方才那一问一答的报酬。

我也还有要间的事情，而且也有想暂时观察一下情况的理由。所以作为之前提到的满足诺斯菲的任性的一环，我对她的提问作出了回答。

[我知道了。……一定要选的话，应该是『未来』吧。准确来说的话我认为『现在』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的真心话。

尽管我明白在当前的情况下，哪怕是说谎也不能刺激诺斯菲的情绪。但我还是说了实话。

因为诺斯菲身后那闪耀着光芒的旗帜就像审讯室里满溢的灯光一样，散发着不容许任何虚假的压力。

[原来如此。这也就是说，涡波大人觉得『过去』怎样都无所谓是吗？比起『过去』您更看重『现在』？『现在』就是您眼中的一切？]

[我也没有说到那种地步。只是如果眼中只有『过去』的话那就无法继续前进了。之前你也这样说过不是么……]

[那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在『过去』犯下了罪孽，您也要因为自己没有了记忆而摆出一副毫不知

情的样子来回避咎责是吗？因为那都是千年前的事所以时效已过（可以被原谅）了是吗？这可真是相当积极向前的想法呢。嘛，倒也确实，因为・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她的回话中带有挖苦的意味。

接着，诺斯菲又笑着对话中的观点表示同意继续说道。

[是啊，就算后悔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也没有意义。应该向前看，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也觉得那是『正确』的，我也认为应该那样做]

这番话与诺斯菲昨天劝导罗德时的所言相一致。但现在的她语气却给人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为了弄清她心境的变化，我继续质问道。

[那接下来轮到我提问了……。罗德因为什么理由选择在这时候进行『试练』？]

[因为那正是罗德现在的愿望——不，说是任性更

妥当。而身为她的『朋友』，我现在要协助她实现愿望。作为其结果，就是我现在成为了『风之理的盗窃者（罗德）』的代理。呵呵，吓了您一跳吗？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涡波大人的心情]

[确实让我吓了一跳啊。毕竟我本以为就算有人出现那也应该是罗德呢。那么，既然你自称为五十层守护者的代理，也就意味着……]

[正是，镇守阶层之守护者所应行之事唯一：除却已备资格者，一概不予通行。所以涡波大人您二位不可自此通过。只因二位尚未通过罗德所欲行之『试练』]

此言一出，便印证了最开始的话并非戏言，并可以确定诺斯菲将严格贯彻自己的宣言。

事态已经严峻到不能再继续进行这种一问一答的『交流』把戏的程度了。在剑拔弩张的氛围中，我进行最后的确认。

[.....这里是罗德的阶层没错吧？]

[没错，正是如此。我是六十层的守护者]

[在那之后，你跟罗德和好了吗？]

[拜您所赐，我们很快就和好了。罗德她笑着原谅我了呢。所以我才会像这样通过『交流』改变『召还』的对象代替她显现于『这里』。没错，都是多亏了涡波大人，我和罗德才能成为『朋友』。不过——]

我接连不断的质问得到了诺斯菲泰然自若的答复。

我面前的少女十分冷静。看上去不会一有点儿小事就歇斯底里。

跟我至今为止遇到过的守护者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很奇怪。

明明守护者应当是全靠留恋驱动的存在，可诺斯

菲却显得从容不迫。

承受着我猜疑的目光的审视，诺斯菲展开双臂强调五十层现在的模样。

[如您所见。罗德她现在正在哭泣。纵使以笑颜示人，她的哭泣也未曾断绝]

辽阔无垠的草原。

无论周围怎样晴朗，草原的中心却是暴风骤雨。而这副景象可以说就是罗德的象征。

我回想起了阿尔缇当初说过的话。

在第十层，她曾说过 [此处景象乃是我的写照]。

其他的守护者想必也是如此吧。

[作为『罗德』的朋友，知道她哭个不停的事之后，我自然想要实现她的任性。没错，我想要让这场泪之雨得到终结]

[果然，罗德她现在在哭吗……？]

[是的，在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因此，我的任性

也还没有结束呢]

诺斯菲又笑了两声，将自己昨天的要求又提了一遍。

[好了请吧，请您再去见一次罗德。然后再让她打起精神来。在这实现之前，我都会一直如此向您祈乞。毕竟这可是我的留恋呀，没有办法不是么？]

话外之音就是诺斯菲在我实现她的任性之前都不会让我通过这里。

[……要让罗德恢复精神必须要把艾德带过来才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不能等我到那时候吗]

[不等。要问为何，那是因为虽然您从之前开始就一直艾德艾德地说着，但其实根本没那个必要]

[不可能没那个必要好吧。罗德她需要家人。只有这点绝对没错]

[您所言极是。罗德渴望得到家人。我也是这样

认为的]

[既然这样——!!]

明明同意，但对话却完全没有进展。对这种原地打转的行为感到不满，我忍不住喊出了声。

但我的气势在听到了意料之外的话语之后受到了重创。

[可是说到罗德的家人，那不是已经有了么]

这道发言颠覆了我的行动前提——因而我没能理解其中的意义。

不对，严格来说虽然能够做出推测，但我却拒绝接受推测的结果。

[你说罗德的家人……？ 在哪里……？]

[就在那儿]

诺斯菲伸手指示。

她指向了在我身后释放着杀气的少年。

莱纳。

[此・乃・无・上・喜・悦，你・当・为・此・感・
到・荣・幸，赫・勒・比・勒・夏・因。
你・就・是・罗・德・的・新・弟・弟]
推测还是成为了现实。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终于察觉到诺斯菲阻止我们通过的真正目的。

[不苛求罗德以王者姿态示人的弟弟。无需任何顾虑可以畅谈真心话，仅仅待在身边就会让她感到快乐的弟弟。一样都是风属性，值得教导，非常非常讨人喜欢的弟弟。哈哈哈，实在是完美呢。只要有你（莱纳）在，艾德之流根本没有必要。
这就是罗德得到的答案——]

[—『魔力风刃化（Wind Flamberge）』!!]

[我躲]

诺斯菲话还没说完，莱纳就挥剑砍了过去。
这是缠绕着风属性魔力的全力一击，但却被诺斯

菲轻而易举地避开了。

只有我的反应显得迟缓。

看到我犹豫不决的样子，莱纳一边挥剑一边喊道。

[基督，你难道还觉得这家伙不是敌人吗！？好好看看她这态度，不会错的！这家伙无论如何都不打算让我们过去！！你死心吧！！]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都想依从诺斯菲的任性。

直到无法挽回为止，我都想相信她不会成为我的敌人。

——但莱纳的话却击碎了我这虚幻的愿望。

[话不是这么说的哦，莱纳。我不是不想让你们过去。只是想让你们先回去一趟罢了。来吧，涡波大人，我们一起回六十六层如何？您看，直到罗德停止哭泣，真正恢复笑容为止，这里都是禁

止通行的呀。这不是无可奈何么。呵呵、咲咲咲]
所以我就说了，要让罗德恢复笑容必须要去把艾
德带过来啊。而要把艾德带过来的话就必须回到
地上才行。但你却要我不去地上就让罗德恢复笑
容。——我只能认为她根本没有想让我实现她的
任性的意思。

[反正也没有非打倒她不可的必要！只要从身旁
冲过去甩掉她就行了！这样基督也能战斗了吧！?
]

在莱纳和诺斯菲的话语交错之中，我做好了觉
悟。

[只能这么做了吗……！]

在这里与守护者——『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
战斗的觉悟。

[要打吗？可是，就凭还不成熟的骑士和不完全
的涡波大人，要做我的对手未免太不够格]

看到我拔出『新月琉璃』，诺斯菲以温柔的表情开始迎击。她将插进地面的光之旗拔出，像长枪一样架好，并将旗帜的前端朝向我们。

[那就照字面意思，让我告诉你们何谓水平的差距好了……]

话音刚落，诺斯菲的光属性魔力便惊人地膨胀开来。

与此同时我和莱纳也奔驰而出。

并没有打什么信号协同，但是我们仍然以堪称完美的默契分别取道左右两方。

作为对应，诺斯菲调整了光之旗的长度，使出一记横扫。这一招的攻击范围极广，可以同时击中我和莱纳两人。

[就这样继续跑，莱纳！我来让距离产生错·位，藉此化解这一招！——魔法『Default』!!]

为了避免被诺斯菲击中我构筑出次元魔法。

这次不是对空间进行压缩而是扩张。制造出的间隙应该可以在毫厘之间让诺斯菲的横扫因错・位而打偏——本应如此。

[——什么！？]

被我柔和地拉长的空间，在同一时刻被重新压缩了。

生成的间隙瞬间就被填补，空间的错・位遭到了修复。

理所当然地，本应化解横扫的错・位并没有发挥效果。

旗的前端击中了我和莱纳，因离心力的加持而增强的冲击将我们两人直接击飞。尽管情急之下用手臂进行了防御，但这攻击的力道就算将手臂震断也不足为奇。并且『Dimension』把握到信赖着我的魔法的莱纳一条手臂此时已经脱臼。

[咕！基督，发生了什么！？]

被击飞的莱纳连忙起身询问原因。

[对方使用了一样的魔法……？不对。这是，我·
自·己使用了两次同样的魔法……？]

我回想着刚才一连串的经过，探查原因。

接着我发现的事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Dimension·决战演算』确实掌握了空间内的所有魔法。而它的分析结果告诉我，方才『Default』一共被发动了两次。更诡异的是两次『Default』全都是我自己释放的。

第一次是我有意使出的，但第二次却并非如此。
是我无意识地使用的。

[呵呵，二位还有时间闲聊吗？]

在我整理信息的时候，诺斯菲疾驰而出。

目标是莱纳。看来她是打算先制服受伤的对手。
我为了不让她得逞而使用魔法辅助自己移动。

[——『Default』！！]

为了缩短与她之间的距离，我对空间进行压缩。

然而——

[又、又来！？]

跟刚才如出一辙。

被压缩的空间，在同时刻被重新扩张。

同样的魔法从完全相反的方向同时发动，结果就是没有任何效果。

不会有错了。

在以诺斯菲为对手的时候，魔法会双重发动。

而且是以正反相抵的『相杀』形式——！

就在我使用魔法失败的时候，诺斯菲已经冲到了莱纳身边。

在近身战开始之前，莱纳打算用暴风魔法攻击敌人。

[——『Sehr • Wind』！！……啥！？]

但是结果跟我一样。

魔法『Sehr・Wind』确实发动了。但却因为同时发动的另一个魔法『Sehr・Wind』而受到了抵消。

趁着这个机会，诺斯菲带着坏笑发起了袭击。莱纳驱使另一条手臂用剑与诺斯菲的旗互角，勉强做出了防御。但是并没有用。因为一股足以让这最后一条手臂也脱臼的冲击，莱纳再次被打飞到了远处。

[莱纳！对诺斯菲使用魔法会双重发动，使魔法被抵消的！不要期望我的援护！尽可能也不要使用魔法！！]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实打实地冲过去救援莱纳。路上也不忘对这棘手的症状进行分析。

我对这个空间内最诡异的存在——亦即诺斯菲手中的光之旗，进行全面的观测。而且丝毫不放过在旗帜中心梭巡回转的光属性魔力的运作，进行

高精度的分析。

最后我总算明白了『光之御旗（Nosfi Flag）』真正的能力。

那杆旗不是武器，而是精神感应魔法的发动媒介。

从旗帜中产生的光时常发动着那个所谓『交流』的魔法。

而且对象不是我们。

光属性魔力流入的对象是——

[光属性的魔力沁染到了我们的『血』里！？]

对象不是『生物』而是『血』。

不，准确来说是以刻在『血』中的『术式』为对象吧。这是直接跟魔法的『术式』进行『交流』的把戏。而且因为对象是没有意识的『术式』，所以可以无条件地用『交流』解决许可与否的问题。

光属性的魔力就像在欺骗连话都不会说的幼儿

一样操纵着『术式』。

[莱纳！这些光控制了我们『血』中的魔法『术式』！诺斯菲的魔法就算对手不是活物也能够发挥作用！什么不具有强制力的『交流』都是假的！得想办法把光属性的魔力从体内清除掉！！]

虽然理解了这诡异想现象的原委，但应付起来仍然没有什么头绪。

首先是作为魔法媒介的光本身，这东西从物理上就没法回避。加上光支配着整个空间，也难以进行中和。

而且双重发动时的魔法消耗的也不是我们的魔力，而是沁染到体内的诺斯菲的魔力，『术式』会在没有任何违和感与负担的情况下被发动。这是最难办的。——我们的魔力没有减少。使用的只有诺斯菲的魔力。跟暗魔法那种硬来的方式不同，特别具融合性——所以没有办法事前察觉，

自然难以抵御。

[就算你说要清除，可是哪里有那个功夫——！]

这对竭力于防御的莱纳而言更是难上加难。

正因如此，我现在正在全力驱驰。

就在我终于赶到了可以掩护莱纳的距离时，诺斯菲将脸半转向我。可以看到挂在她侧脸的嘴角在翕动，诺斯菲正在咏唱魔法名。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赶往莱纳身边的行为正中诺斯菲下怀。

[一次・元・魔・法『Connection』]

她念出的不是光魔法而是次元魔法。

尽管念出魔法名的人是诺斯菲，但发动者却是我。

又给我像这样擅自使用别人的魔法——！

[唔——！]

魔法擅自从我的左手迸出。

在我察觉到的时候魔法构筑已经结束了。

一道超大型的『Connection』就在附近的地面上铺开。出现的门规格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从未见过。而且颜色不是紫色而是白色，密度也相当不凡，一眼看去就知道不是能轻易破坏的东西。很明显不是我现在的水平能打造出来的魔法像陷阱一般张开大口铺展在五十层的地面上。

[这是将我事先灌注到您体内的魔力全部用尽使出的『超大门（Large・Connection）』。好了，让我们干净利索地到对面去吧]

以这句话为肇始，诺斯菲的动作变得更快了。可见她至今为止都在有意放水。

这速度不是受伤的莱纳对付得了的。

光之旗的前端击中了他的腹部，让他的呼吸陷入困难。接着诺斯菲以娴熟的动作将光之旗的旗面部分使用得像自己的手一般自如，旗面轻柔地裹

住了莱纳，接着——

[——那么、我射！]

随着这道可爱的声音，莱纳就像曲棍球一样被她射进了巨大的『Connection』当中。

[魂、魂淡啊啊啊——……!!]

莱纳跟着叫声一起消失在了次元之门的对面。

他已经飞到其他场所去了。

恐怕就是罗德准备的用于『试练』的场所。

[莱纳!!]

[首先是赫勒比勒夏因一个……]

笑逐颜开的诺斯菲接着转向我。

不妙……。

接下来她是打算把我也射进『Connection』里去的吧。

我的脑海中有那么一瞬间浮现了故意被射到对面的选项。可是莱纳他不会期望我那么做。好歹

是这么多天来一起吃住的同性友人。这种程度的事我还是明白的。

而且我自己之前也跟莱纳说过了。

虽然自我牺牲是一条轻松的道路，但还是算了吧——这样。

尽管我想去帮助莱纳想得不得了，但我的理性很清楚在这里哪怕牺牲自己也要帮助他并非最好的选择。那只不过是会让我的内心感到轻松的选择而已。

现在正确的做法，是就算兵分两路也要尽快将艾德带回来。只要能回到地上，增援要多少有多少。所以——！

[可恶！！]

我咬了咬牙拔腿开跑。目标既不是诺斯菲也不是『Connection』，而是通往四十九层的阶梯。

[呵呵。真有您的风格啊，涡波大人。只要为了大

目标，任何累赘都可以舍弃。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做]

我全力的疾走被诺斯菲三下五除二就追到了身边。接着，她以异常的腕力朝我挥下光之旗。

[不对，这是因为我相信莱纳！莱纳就算一个人也能开辟道路前进！]

我一边用剑弹开旗杆一边反驳，然后转身面向诺斯菲。

诺斯菲的身体能力极高。想靠速度甩开她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只得尝试用剑击退诺斯菲。

因为已经知道了她光魔法的效果，所以我只能以技能『感应』和剑为中心与她战斗。

[姆、姆姆——？]

剑与旗交锋过后，诺斯菲皱了皱眉。

她应该是觉得能更轻松地制服我吧。能感觉到她

很惊讶于一直在做后卫的我『剑术』技能级别会有这么高。

诺文的剑术具有可以弥补绝望性的身体能力差的力量。

我只有在技能『剑术』上可以胜过诺斯菲——话是这么说，但也无法赐予我可以一口气决出胜负的优势。

为了找到能够逃离这里的可乘之机，我将话语也当做一种武器。

[你可真是藏着棘手的魔法啊，诺斯菲！！]

[我并没有隐瞒的意思。对他人的奉献可是光魔法的基础哦？我只是将自己的魔力献给了涡波大人而已]

[可是你的魔力在擅自使用我的魔法诶！]

[魔法的发动也跟『血』进行了『交流』，好好地获得了许可。我觉得这无可非难吧]

[才怪啊，要使用我的魔法就找我获得许可啊！别跟什么『血』，好好跟我『交流』啊！？]

[唉……，可是那样的话您不是会拒绝我么……]

[那肯定的啊！这才正常好不好！什么玩应儿啊，跟『血』进行『交流』也太扯了吧！！]

[恕我直言。抓住对手的『弱点』再『交流』是和平交涉的基本原则]

[唔——！]

但是诺斯菲的话术也不是盖的。

不光是对话，战斗也没什么手感。

很果断地放弃了与我在『剑术』上一决高下的诺斯菲，通过将旗的形状予以千变万化来同我交手。

以棍术为基本，不时改以枪、斧、长刀、长剑、双剑、短剑等各种武器应战。而且所有武器她用起来全都得心应手。不光是技能『武器战斗』的

数值不俗，可以肯定就连这些个别的武器应用技能也属完备。

不仅基础能力存在很大的差距，再加上这千变万化的武器。

虽然战斗已经持续了将近五分钟，但看她的样子就算打上一个小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就算我能应付她这千变万化的招数，也做不到将她击溃。更何况诺斯菲并没有执着于攻击，而是专心防守，更加大了取胜的难度。

我的体力不断削减，终于开始喘息起来。

大颗的汗珠从额头滴落，几乎就要流进眼中。

[哈啊、哈啊、哈啊——!!]

为了调整呼吸，我暂时停止了战斗大幅后跳。

而诺斯菲并没有追击，只是背对着通往四十九层的阶梯向我笑道。

[.....呼。我很擅长这种持久战的哦。没错，我

啊，特～别擅长忍耐的]

轻轻吐出一口气，诺斯菲以清爽的表情这样说道。

虽然谈不上一点疲劳没有，但跟我相比确实一个天一个地。

我一边擦汗，一边重新确认状况的恶劣。

我之所以不敢使用可以打破现状的魔法，是因为对手也一样藏着底牌。

说实话，六十层守护者的实力不可能只有现在这种程度。诺斯菲根本没有全力使用她那所谓『交流』的魔法，甚至刻意在近身战中与我的『剑术』互角。这就是说诺斯菲就算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战斗，也强悍至斯。

如果我想要破局，就必然需要一定程度的乱来。而要说到乱来，那么最先想到的，就是在地上的记忆。在地上我做过的最乱来的一次，就是与帕

林库洛的战斗。

在那场战斗的最后……，我用那个犯规的魔法……—

——我应该使用那・个・魔・法・吗？

那是我现在能使用的次元魔法中最高级的魔法。

但是如果那一招也被敌人化解，我就黔驴技穷了。更重要的是，那个魔法本身不是战斗向的东西，而且『代价』极其沉重。可能的话，我不想以这・个・身・体使用那招。而且与帕林库洛的战斗是我唯一一次使用……，不敢保证第二次也能顺利发动。

如果真想赢的话，还是把所有的魔力全都投入到现在能用的手牌里比较好吧。

这样的战术固然更正确……但也一样用过之后就没有退路了。

这里是五十层。迷宫腹心中的腹心。说是正中央也毫不为过的地方。

就算打赢，如果陷入了燃料耗尽的状态，到头来虽然没回到佩艾西亚，结果也会死在别处。
可恶。

明知道敌人强悍却还无法拿出全力，居然会这样让人焦躁……！

[咲咲。我也不必急于求成，只要在这里消耗涡波大人的话，胜利也是迟早的呢，真是轻松呀。怎么样啊，涡波大人。现在莱纳都不在了，您觉得自己可以在这样疲劳的状态下回到地上吗？魔力还足够吗？差不多也该感到肚子饿了吧？]

诺斯菲很清楚自己的胜利条件，于是开始煽动我的不安，并窥伺我接下来的对策。

[……涡波大人，您还是不要勉强了，就跟我一起回佩艾西亚一趟吧。然后在那里接受罗德的『试

练』。您有接受的义务。没错，这是作为抵达守护者阶层之人应尽的义务]

诺斯菲指向了稍远处的『Connection』，劝我不要继续乱来。

已经别无他法了……！

听到她这话，我做出了抉择。

我可还没有开始乱来呢。到现在为止的战斗根本算不上乱来。

现在真真正正地乱来一把，只要能超出诺斯菲的预料，就还有胜算。

[更进一步来说，这同时也是您的责任。您必须对『过去』负责任，不负不可。鉴于以上原因，您还是跟我一起回去为好。回到千年前的佩艾西亚——！]

我的乱来、这才、刚刚开始——！

使出全力打倒诺斯菲，然后靠毅力回到地上便

是——!!

[——魔法（Default）『Default』『Default』『Default』!!]

我一边喊着魔法一边向前冲。

全力的疾走和全力的次元魔法连发加在一起。

魔法会被抵消也无所谓。

那就用数量来决胜负。

无数空间的扭曲随之产生，我大量地创造出可以从诺斯菲身旁冲过去的路径。毕竟也有她无法抵消复数魔法的可能性。

[来这招吗。……在我意料之内呢]

可是连手指都不动一下，顷刻间所有的空间扭曲就被修复了。这样迅速的对应表明她早已料到了我会使用这种特攻。

然而这对我来说也在意料之内。守护者这种存在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事很正常。

没有得到『Default』帮助的我现在是一种笔直地朝着诺斯菲面前冲的状态。

就在这时候，我放出了准备好的本命魔法。

[——魔法『Distance Mute』!!]

随着脑髓都在颤动的声音，我将『Distance Mute』缠绕在全身。

数量也不行那就用质量上。

把能灌注到一个魔法中的魔力抬到极限，构筑出我最强的魔法。我现在已经没有再准备一次这个强大魔法的余裕了。

对于利用我使用相同的魔法进行『相杀』的诺斯菲来说，这是最棘手的选择，也是最好的对策。

我要就这么直接穿过诺斯菲的身体，冲到前往四十九层的阶梯给你看。

[.....这样的浓度要进行再现确实要伤筋动骨呢。
不过这个魔法您已经暴露给我看过一次了。您真

的觉得能够起效吗？]

面对我的特攻，诺斯菲显得很冷静，她当即放弃了用相同魔法抵消的对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面对『Distance Mute』无计可施。对她来说，抵消不过只是一种手段。没有执着于这一种手段的必要。

[因而，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Distance Mute』。只让我的右手，与您那产生错位的次元相位相合便是。多少有点勉强就是了]

这次诺斯菲只利用我使出了弱化版的『Distance Mute』。接着，她那闪着白光的右手便抓住了冲着她笔直奔来的我的手臂，而且握得像台钳一样紧。

[放、放手——!!]

尽管我用力挣脱，但力度却被她巧妙地化解了。虽然『剑术』水平是我更高，但『体术』就完全

相反了。而且诺斯菲很明显已经身经百战，她以巧妙的动作，抓着我冷静地起跳。

我就这样被她带着，一直飞到了几乎要碰到迷宫天花板的位置。

而着陆点便是门户大敞着的『Connection』。

[这样就将军了。我不会让您去地上的。诶诶、绝对不会——让您去地上]

[咕、你这——！]

诺斯菲笑着——抓着我的手臂、向下坠落。

向着迷宫的深处。

超越次元，跨过整整十六层，坠落着。

说是十六层，只要穿过『Connection』，那也只要一瞬间就结束了。

刹那的黑暗转瞬即过，世界的样貌顷刻间为之一变。

我们从席卷着暴风雨的迷宫、一口气来到了鲜有

人迹的静默之城。

就这样，我来到了罗德在静候着的御殿——也就是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

212. 罗德 (Lord)

最后落抵的是一个广阔的空间。

本以为会回到自己的房间，但看来她们在完全不同的场所准备了『Connection』。不如说，从诺斯菲表明敌对态度开始，设置在自己房间的『Connection』和五十七层的『Connection』就都消失了。可以肯定这也是诺斯菲事先做了什么手脚。

在我确认了可供逃跑的途径遭到削减之后，诺斯菲也松开了以几乎捏断骨头的力道握紧我手臂的手。接着，她朝坐在玉座上的少女挥了挥手。
[我回来了。成功把人带回来了哦，罗德]

既然玉座镇座于此——那就意味着这里是位于城堡中央的『御殿』。庄严的梁柱于殿内林立，大量的烛火在褪成深褐色的石壁上摇曳。

殿内只有两扇门。其一为臣民谒见之际使用的大

门，其二为玉座后方为王所专用的门。饰有华奢刺绣的红色地毯自大门开始向玉座延展。

因诺斯菲的缘故，我现在就站在红色地毯上。

自己确实回到了位于六十六层里侧的『佩艾希亚』。

眼前的翠色少女便是证明。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矣吾之魂』 —]

俯下头胡乱重复着简短的咏唱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罗德。

能够持有如此独特而强大的魔力，除了她以外还能有谁呢。

闪耀着翠光的魔力将玉座染上同样的颜色。而竖在她身后——绘有应当是象征着这佩艾西亚的纹章、鸟与剑的图案的旌旗正迎风飘摇着。

这光景未免有些奇妙。

明明是封闭的房间，却有风吹过。

被这股风吹动的不仅只有旌旗，还有罗德的长发。

一别以往，罗德解开了自己翠色的马尾。这跟第二天早上我在城内的庭院里见到的罗德——以及、在梦中曾一睹其英容的高贵的『支配之王』很像。

终于，罗德抬起了头。

缓缓地、缓缓地——在罗德的眼神里，平常那种可爱娇气已是荡然无存，只剩威严洋溢在其中。她那宛若翠玉（Emerald）的眼瞳。明明是那样辉耀夺目，如今却像是被一层漆黑的薄膜覆着在上一样，变得有些黯淡。那双精致的眼球中，仿佛凝缩着一座正经历一场风暴的森林。

暴身于她这深浅莫测的翠色双眸之前，不由让人涌生一股畏惧之情——而与这份畏惧一同产生

的，还有一种悲悯。

罗德就快到极限了，距离她的崩溃只剩最后一根稻草。

正所谓一触即碎。

搞不好她的崩溃会将周围的一切都卷进来。

我不禁这样想到。

因为她给人的感觉过于险恶，以至于我不敢贸然出声同她搭话。

但我身旁的诺斯菲却平静自若地跟她招呼道。

[嗯？ 啊啦、好奇怪啊。莱纳这是跑到哪里去了呢。我确实应该将他送到这里来了才对，怎么看不到人……]

听到诺斯菲的话罗德的肩膀微微颤动。

接着，她将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以憎恶的语气嘟囔道。

[皆因雷纳尔多·沃尔斯所致……。其人察觉并参

与到发生于此处的战斗后，将莱纳带走了……]

[啊，原来是这样。话说回来，果然还是演变成战斗了吗]

[孤・被・拒・绝・了……]

罗德组织话语的方式有些奇怪。

不光是外在仪表，就连造句遣词也变得威严十足。

反差之大甚至让人怀疑面前的罗德是被人假扮的。

[唯一一个将灵魂的磨耗忍耐到最后的国民——雷纳尔多·沃尔斯将军吗。唔……，看来就算是对『这里』的时间轴上下其手，那个男人也一样可以自由行动呢。不过，居然能在我和涡波大人战斗的数十分内甩掉罗德……。大战期间的猛将着实不可小觑啊]

[沃、沃尔斯这厮，竟妄言孤行为脱轨……。妄言

孤已经崩坏……。竟敢对孤、对孤……！]

罗德称呼自己为『孤』。

尽管说法没变，但意思已然不同。氛围、言谈、口气、一切的一切都很异常。那像老嫗一般的措词——仿佛她・对・自・己・是・谁・都・感・到・混・淆・不・清一般。

(译注：“尽管说法没变，但意思已然不同”的原因在 189 话最后解释过。缇缇的自称很多变，最常见的是『童』，其次是接下来十几话的『妾』，这两种读起来都是『わらわ』。这种令人窒息的操作日语可以，但是在中文我实在能力有限，只能以译注的方式做解释。非常抱歉了)

两人将我撂在一边继续对话。

[呜呼，真是岂有此理……。万分抱歉，罗德。考虑到『结界』的构造，我明知只有那个男人可以无视规则行动，却未能防患于未然。这都是我的

错]

从慨叹到谢罪，诺斯菲的口气都夸张至极。

这样陈腐的演技还是老样子让人感到不快。但罗德却没有感到违和，很平常地接受了诺斯菲的表演。

[孤有一事不解，诺斯菲。沃尔斯那厮，背叛了孤并与涡波等人同谋不轨。竟妄图夺走孤重要的『臣子』与『弟弟』……。为何、为何只有不肯善待于孤的沃尔斯留到了最后……？无论当时今日这厮都只知碍事！不可饶恕、不可饶恕！！]

[啊啊，可怜的罗德。既然这样，就让我来消除你的后顾之忧好了]

尽管语气温柔，但诺斯菲的台词中却渗着残虐之意。愤恨不已的罗德在听到她这番无情的话语后也不由一惊。

[消除……？此言何意……？]

[『将军』之流，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不是么？需要在『这里』继续保有意识的只有『你』和『我』、再加上『涡波大人』和『莱纳』，这四人就足够了。至于其他人就让他们彻底成为观众吧。这样做更接近于你所期望的世界]

[要、要消灭沃尔斯吗……？这厮纵然不可饶恕，但其人毕竟是至死侍奉佩艾西亚的忠臣……、不至于做到那种地步……]

[正是你的这份温柔放跑了赫勒比勒夏因。最重要的是，『将军』这种存在对你的世界来说真的是必要的吗？还是让沃尔斯将军的灵魂获得解放吧]

[……！]

诺斯菲接二连三的正论还是说服了罗德，她最终缓缓地点了点头。

[同样作为努力过头的孩子，我们不是约好了要

一起重新来过么？放心吧。我很快就会消除一切让你感到不安的因素。所以请你恢复平常的状态吧。好了，冷静下来……]

[唔、唔姆]

在诺斯菲的劝诫下，罗德的愤怒得到了平复。看到这样的她，诺斯菲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接着便打算离开御殿。

[那么我先走了。在我离开的期间内，就有劳罗德你说服涡波大人了]

[也好……。那一切就依吾友所言……]

诺斯菲就这样走出了大门，御殿内只剩下了我和罗德。

我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有话想跟罗德说——不光是这个原因，还在于一股可怕的魔力震慑得我不敢贸然转身。

从我坠落到这里开始，罗德就一直朝我释放出与

王之身份相衬的强大压力。

此时此刻，她终于向我开口道。

[欢迎啊，骑士团长殿下。孤已经在这里久候多时了]

[你是、罗德吗……？]

我首先提出了自己最大的疑问。如果这个前提被颠覆了的话，那么我就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孤正是罗德，有什么奇怪的吗？]

罗德以优雅的动作歪了歪头。

果然只是一份淡淡的期待，终究还是我多想了。

[……是有点。你这说话方式太老气了]

她的身上还留有罗德的神韵。

果然我眼前的少女就是罗德本人不会错。

就连『表示』也将她判断为：

【五十守护者（Fifty Guardian）】风之理的盗窃

者

[这样啊，你觉得奇怪是吗……。不过，这才是孤原本的风格……]

[你为何会……？]

[算是利用了风之咏唱的『代价』吧，姑且让孤变回了曾经的样子]

虽然我问的不是变回去的方法而是理由，但罗德一字一句地只肯说自己想说的话。

可是看到她这般模样，我无论如何也不觉得这叫变回去。

可爱之气荡然无存，变得威严十足。不见小动物一样的活泼俏皮，代以稳重和端庄。看不到以往的朝气，眼神中也失去了活力。

谁看到她都会这样想吧：

——这是变老了。

罗德敏锐的目光似乎是从我的表情中读出了这

个想法。她撇嘴一笑，指着自己的身体订正道。
[呵、这并非变老。这・其・实是返老还童。反倒是至今为止，因为时日太久、年纪太大，让孤的说话方式糟得不成样子，不过这样一来算是恢复正常了……]

就算你跟我说恢复这样老气的说话方式是返老还童的表现我也不知所谓啊。这不就跟说人能在一星期里长大成人一样不可理喻么。

[啊啊、实在是引人怀念呐……。这样啊，孤原本是这样说话的啊。不过、只是这样还不够啊……。孤作为『理的盗窃者』所度过的人生实在太过漫长，若不彻底改还原貌，就谈不上归全反真。然也、此身必须更返归以往而不可]

罗德的目光于虚空中彷徨，自顾自地呢喃着。看到如此病态的行为，让我确信了她现在绝不正常。

罗德像个迷失了神志的患者一样发问道。

[孤问你，涡波。『孩子』和『大人』、这两者的分界线，你可知是在何时？]

恐怕这便是现在的罗德心中最大的疑问吧。

谁是『孩子』谁又是『大人』，自己究竟在什么位置上，她全都不明白啊。

可是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如今站在自己面前的少女也好，自己的事情也好，我亦不能清楚明白地说出个一二三来。更谈不上是能够告诉她这二者分界线的了不起的人物。

看到因找不到答案而感到窘迫的我，罗德以平静的表情摇了摇头。

[也罢，孤原本就不期望你能给出答案。就连孤自己，至今也未曾领悟。千年前，端坐在这玉座之上，言词恢弘不可一世的王其实不过只是一个

孩子。纵然是大人，却又比谁都要稚拙]

在千年后，『支配之王』本人亲口表示自己曾经只是个孩子。

想必对她来说，区别孩子与大人的、绝对不是仪表与措词。我至少能够理解到，她口中所说的孩
子指的是更偏向内在的东西。

[想来着实让人怀念啊。遥想当年，孤就是在这玉座之上、在一众臣子的反对之下，将涡波纳入麾下的啊]

虽然感觉她要开始品味往事了，但她说的事我完全没有头绪。所以我马上打断道。

[……说来抱歉，但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我全都不记得了]

[就算不明白孤也希望你试着答一答。千年前，孤究竟出于何种理由，才将作为南之『御旗』的丈夫的涡波，作为臣下迎入北方……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记得了，所以当然只能摇头。

[那孤现在就告诉你。虽然当着臣下的面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只有涡波曾劝孤舍弃王位]

恐怕这应该是罗德最初就想要告诉我的话吧。

是她最想要传达给失去了记忆的我的事。

[涡波你……当着孤的面批评说这一股子老气的措词实在很奇怪。还要孤说话更孩子气一些。告诉孤说回应来自周围的期待固然好，但这种措词实在是跟孤的风格不符……、这些话都是你说的……]

而她一定希望我将这些话再说一次吧。

只要看到她这充满狂气的表情就懂了。

[孤确实是『北方的救世主』，这毋庸置疑。可是，对那个时候的孤来说，涡波则是『孤的救世主』。不过当然，这话在当时是不会跟你说出口

的……]

眯细双眼、回想着过去的光景，这样的罗德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孩子。

无论嘴上如何修饰，在这里的终究是已经度过千年岁月的老人——一个沉溺于对过去的感怀打算就这样结束余生的老人。

[孤从未说出口的情感，当时只有涡波能够理解！只有涡波察觉到了孤心中的痛苦，告诉孤说会带来救赎、说要实现孤的愿望，这都是你曾说过的！涡波，是时候再将这些孤想要听到的话语再说一遍了。此时此刻，孤要你负起当年的责任。成为孤的『臣子』，去说服莱纳成为孤的『弟弟』！]尽管今天早上我跟罗德说过 [我会帮你][我会实现你的愿望]，但现在让我再说一遍的话我是做不到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因为到了现在，这些话的意

义已经完全改变了。

现在再说这些，那帮助罗德要做的就不是把艾德带来，而是让莱纳成为罗德新的弟弟。

这我做不到。

那不过是假货。是虚假的世界。是虚伪的幸福。

在那种世界的尽头等待着什么，我比谁都清楚。

[容我拒绝]

看到我摇头，罗德一时感到困惑，并颤抖起来。

虽然拒绝这个请求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罗德看来却并非如此。

[拜托了、涡波。成为孤的『臣子』吧……。这名为『佩艾希亚』的国家，如果没有你是无法存续的……。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一直如此……。

只凭孤一个人，已经撑不下去了……]

一边道着泄气话，罗德一边像行将熄灭的火焰一样摇摇摆摆地从玉座上起身。

[诺斯菲已经同孤说过了。若是依靠与涡波的共鸣魔法，那延长『这里』的寿命也并非不可能。只是那个空间魔法必须以涡波留在『这里』为条件。所以拜托你留在『这里』，将这里的寿命永远延续下吧……]

这要求我还是首次听说。我连忙摆好架势。

看来有危险的不仅仅是莱纳。

[开什么玩笑，你是打算将我封死在这里吗……？
]

[确有此意。想必孤就是为了此事才会一直枯守在『这里』等候涡波的到来的。不会有错，千年来孤一直都在等着涡波……！]

继狂气之后涌现的，是一种渴求。

与之前的守护者们一样，罗德向我伸出了手。

[从涡波口中得知了其他守护者们的有关始末之后，孤已经得到了确信。所有的守护者、都・在・

等・待・着・涡・波。纵然已经身死，化作一缕孤魂，为地底所囚缚，记忆惨遭削夺，哪怕堕为怪物，历经千年岁月，即・使・如・此・吾・等・也・在・等・待・着『来自异界的救主（相川涡波）』。在孤看来，涡波有着实现这些怪物们的留恋的义务……。所以、拜托了……]

[所以你觉得我有留在『这里』的义务……？]

[正是如此……。拜托你留在『这里』让孤的内心得以平静……]

从她这自说自话的任性愿望开始，到我平白无故被安插的义务为止——我・觉・得・还・都・可・以・接・受。

这种程度都在我的容许范围之内。

但是这并不是罗德自己真正的愿望，她执着于这种错误的愿望才是我所不能容忍的。

甚至让我感到愤怒。

[不对……！你说的这种做法是错的，罗德！就算我们四个人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不会有任何改变！家人不是可以轻易替代的存在！真正被你爱惜、被你保存起来的那幅画上画着的『家人』是艾德！不是莱纳！与你一同在那个孤儿院里生活的朋友也不是我和诺斯菲！就算准备好所谓的代替品，也只能徒劳地延长你受苦的时间罢了！我很快就会把你真正的弟弟带来的！所以你只要稍等一会下就可以了——！！]

[艾德已经算不上弟弟了！他已经化作了只会将孤当做王来崇拜的存在！那种人孤才不需要！不需要！！]

[——！]

我掺杂着怒意的叱责居然被罗德回以更加愤怒的叱责。

[什么艾德什么赛鲁多拉统统不需要！如今孤已

经得到了新的『弟弟』和『朋友』！更何况孤与艾德原本就不是血脉相连的姐弟！找个新『弟弟』又有何妨！？现在孤身边不仅有『莱纳』和『诺斯菲』！而且还有孤最信赖的『臣子』！已经臻于完美、舍此之外皆是冗余！！】

一边说着『臣子』，罗德一边伸手指向我。

除了我们之外，已经没有什么能够进到罗德眼中了。

被这迷宫的深暗之底（佩艾希亚）所囚禁的三人，已经成为了她的世界里的全部。

过去也好、艾德等人也罢，全都被当做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东西——她对我和莱纳还要诺斯菲的执着，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等注意到了，就已经停不下来了啊……。没有办法去抑制的……。孤本以为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一直在触不可及的远方。然而就在今晨，孤总

算察觉到了，这是错的啊。不知不觉间，孤渴望得到的东西已经全都准备了！一切的一切，尽在不意之间！呜呼、不枉孤在这里等了整整千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罗德以没有焦点的眼神大笑起来。

看到她的眼神，我总算真正理解了。

积攒在脑袋里的怒意全都消散到了九霄云外。

啊、啊啊.....。

罗德已经.....。

[故而、孤绝对不会让涡波回到地上！亦绝不会与不懂人情的艾德再会！只要『涡波』和『诺斯菲』和『莱纳』待在『这里』就足够了！不，岂止足够、简直完美！呵呵哈哈！]

除了她愿意看到的东西之外，罗德的双眸已经再也容不下别物。

最后甚至以大人的身体，发出孩子一般的狂笑。

——罗德她已经……坏掉了啊。很早以前就。
尽管她本人说什么自己就快到极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极限早就已经到了啊、只是她自己没有注意到罢了。
仔细想来，她会变成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啊。
[倘使涡波能够维持『这里』的存续，那便万事无虞……！此次孤定要在这和平的佩艾希亚入手真正的幸福……！没错，孤要利用这次机会从·头·活·过——！这一次，孤要活在没有任何人将期待加诸于孤的世界——!!]
只要回想一下我与她相遇那时的事就明白了。
度过了以千为单位的漫长岁月，她怎么可能那样心平气和地与人交谈呢。
她怎么可能像一个随处可见的女孩子一样欢笑呢。

[呜呼、及・至・今・日，则・往・昔・种・种，孤・当・欣・然・弃・之!! 无妨，但以方长之来日，纺焕新之既遂！铸永续无止之安宁，泽佩艾希亚之元元！孤与诺斯菲辛劳之甚，非惟此褒赏而不得偿！褒赏、然也！蓦然念及！孤尝以佩艾希亚之永久安宁作赏许赐某・人！期诺既许，岂可不予践行！当此二者两立之际，便为孤留恋清偿之时！是矣、孤将殒没！必将如此！唔哈、呵呵哈哈哈！！]

已经坏掉的她，妄信着那必错无疑的留恋癫笑着。

她的内心已是满目疮痍，到了不相信那份虚假的留恋就没办法保持自我的程度。

我实在是太天真了。

雷纳尔多不是都告诉我了么。罗德在最开始的一百年就已经沦于疯狂……

没理由不坏掉——所以请你救救她，他不是都这样拜托过我了么。

结果我却——……

在佩艾希亚的人民灵魂不断被磨耗的过程中，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留到了最后，苦苦探求着自己真正的留恋却得不到答案，别说渴望的家人，任何人都不会来到自己身边。

罗德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待了一·千·年。那可是整整一千年啊。

度过了这为人所不能忍受的极其漫长的时间——一直被孤独和悲伤所支配的罗德的心情，我真的试图去理解过吗？

察觉到自己的留恋可能无法实现，对自己可能无法消失而感到恐惧的少女的心情，我可曾想过去给予她一丝慰藉？

不仅没有，我竟然还以为罗德作为传说中的『支

配之王》就算有这样的经历也可以安之若素。岂止如此，我甚至还怀疑她暗藏心机。

天真。真是太天真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天真所致。

在苏醒之后，我应该不顾一切地朝地上进发才对。如果有必要，哪怕是从佩艾希亚盗取食物也要抓紧往回赶才对。我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去把艾德带来才对。

要问为何，那是因为在我与罗德相遇的那一刻，一切就已经晚了啊——

[你・错・了……]

尽管体内盈满后悔和绝望。我还是做出否定。
不可以放弃。以我的放弃而宣告结束什么的，绝不可再发生第二次。

我的下腹——丹田重新提振气力，打算尽可能将罗德从歪路上带回来。

[没・有・错]

然而得到的回答中依旧充满了狂信。

[你错了啊!!]

[孤没有错！适才主张句句皆为孤亲口所言！岂能有出错之理！?]

[就算这样我也要告诉你你说的是错的!!]

[涡波！予孤救赎之言难道是你信口雌黄不成！?
今晨也好、彼时也罢！皆因涡波的许诺，孤才会、
才会——!! 咳哈!! 哈啊、哈啊、呜!!]

究竟是因为激烈的争辩还是感情的压迫呢，罗德表现出像是过呼吸的症状。

欲吸却吐的呼气。欲吐却吸的吐气。

这吸也不成吐也不得的呼吸让罗德的表情因痛苦而扭曲。

最后，忍受不住折磨的罗德将手伸向了『咏唱』的『代价』。

[呜、呼呜——、哈、哈啊！ji、『加速jia速jiasu』、『袈速加夙伽溯』！

『孤乃袈夙（加速）之魂矣』——！

『焕翠光（加速）/践逐追（加速）/奔驰无羁之魂（加速）』、

『孕逝亡（加速）/且疾驱（加速）/奔驰无羁之魂（加速）』、

『丧绮梦（加速）/空余躯（加速）/奔驰无羁之魂（加速）』——！！】

这是减轻心中的压力使情绪变得更愉悦的『咏唱』。

作为舒缓心情的『代价』，罗德的心会遭受一而再再而三的磨耗。

只要看到她这跟罹患药物成瘾症的患者相似的表情，就知道罗德对『咏唱』的依存程度。此时的她身上没有丝毫的开朗和庄严，有的只是凌



乱，她的这副模样实在令人不忍直视。

[快停下你那咏唱！会让你失去冷静的！！]

[哈、哈哈、哈哈哈……你在说什么呢……孤现在可是相当冷静的啊……？]

被凌乱的翠发掩盖的罗德的双眼中依旧寄宿着理性。

确实……

虽然很多地方都已经坏得不成样子，但在『咏唱』的影响下，罗德仍然是冷静的。

这场会话还・能・继续。

既然这样，就快点动脑想。

给我回想起过去的经历。我之所以能打败守护者，从来都不是依靠纯粹的战斗，而是仰仗了别的什么东西。

只要这次也能够想到那东西，那就一定还赶得上——！

[……我明白了。你还冷静对吧，罗德。那么接下来我希望你能听我谈谈个人的一点经验。那是我曾经走过的道路，也是你接下来将要踏上的道路]

[孤、孤的道路……？你在说什么……]

[我曾在一段时间里，将别的女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妹妹。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那时候的事情]

[——！]

看来这对罗德来说也是颇感惊讶的话题。

她瞪大了眼睛表示自己对此有兴趣，并一言不发地等我继续往下说。

[败在了『暗之理的盗窃者』手下的我，记忆和自我都被改窜得暧昧不清，并与不是阳滙的妹妹一起被囚禁在了虚假的幸福之中……。可是，那充满了虚假的世界很快就迎来了崩坏！就算在虚假的世界中得到了幸福，你也绝对不会认同那份幸

福的！我比谁都要清楚这个道理！就算你逃到了没有人期待你的世界，也不意味着你受到期待的过去会就此消失！来自心底那不成声的悲鸣会一直折磨你，让你的痛苦更加无法忍耐，到最后在那个世界里你也会感到无处容身……！！]

回想起自己在劳拉维亚的生活，我将那份后悔传达给罗德。

[所以你现在真正该做的不是逃到充满了恰好的虚伪世界去！而是直面自己的过去，将过去予以清算啊！]

[那、那种事孤做不到！就因为做不到，孤现在才会在『这里』，变成这样……！！]

[就算给你准备了『不期待你的弟弟（莱纳）』，『对你抱有期待的弟弟（艾德）』存在于世的事实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份潜藏在你心底的事实就如芒刺在背，你的留恋怎么可能实现！替代品终究

只是替代品而已!!]

[你这.....尽知道说一些听起来有道理的话.....!!
]

然而传达不到。这终究也只是我的经验。尽管这份经验化作了我的血肉，但对罗德来说只会感到漠然。

正因为罗德受苦的时间实在太过漫长，才会让她没有办法轻易地接受我的劝诫。

[涡波说的话统统都是大人的理论！倘若孤真能一切都按照这些理论行事，那怎会有什么烦恼！如今孤并非大人，而是孩童，就算知道该这么做，也要背道而驰！就算知道这是错的，孤一样要坚持犯错！]

罗德终于连说理也放弃开始了一味地耍赖。

这就跟昨天罗德和诺斯菲的口角一样。对现在的罗德，只说正确的理论是没用的——到头来我明

知这个道理，却还是这样做了。

[孤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孩子！孤要与诺斯菲一同将孩童时代从头来过！诺斯菲也答应孤会一起变回孩子！啊啊，只要有涡波在，就可以在『这里』将过去再现！孤怎能错失这等良机！]

对罗德这过于任性的说辞感到不满的我抬高了音量再次以正确的言论驳斥道。

[就算你真的重新来过，得到的也只是与你曾经度过的『孩童时代』截然不同的东西啊！]

听到这番话之后，罗德的双肩先是一阵颤抖，接着竟眼眶含泪地呜咽起来。

[呜、呜呜……！呜、呜 u 呜呜呜……！]

明明她方才的态度那样强势，结果才刚听到几句正论就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看来是她溢于言表的威严让我产生了错觉，正如罗德自己所言，现在的她心灵其实十分脆弱。

[为何！为何只有孤不行！？你不是都实现了诺文的愿望了吗！？你不是听取了诺斯菲的愿望了吗！？不许差别对待！差别对待可不好哦！孤很容易就会哭的哦！当身旁没有人的时候孤一直都在哭哦！？]

虽然流着泪，但她的泪水作为一种压力对我来说份量也不轻。而且只要她一哭，就意味着罗德没办法继续保持理性同我交谈了。

如果继续谈下去，罗德估计会当场开始痛哭吧。

[.....咕]

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无话可说了。

因为我已经明白了，罗德需要的是『不同于话语的别种东西』。但现在的我能为她准备的却『只有正确的话语』。

我放弃了说服罗德这条路。

[这就是你决定要踏上的道路吗.....。罗德，对

不起。都怪我没能赶上……]

接着我向她道歉。

听到我的话罗德重新转入了攻势，擦掉眼角的泪水笑道。

[哈、哈哈，你这是什么话？没赶上？没有的事，涡波你来得正好不是么？你能专程在『这里』迎来崩坏的一个月前出现。孤应当感谢你才是，涡波……！]

[可是我未能在你崩坏之前赶来……。遇到你之后，也因为什么都想不起来，所以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忘掉了与你之间的过去，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

对话已经无法再继续了。

持续渴求着我的罗德，以及不断道歉的我。构成了两条完美的平行线。

放弃了说服的我，将自己在意的最后一点疑问问

出口。

[……我说，罗德。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是诺斯菲向你提议这么做的吗？]

[……这你可想错了，涡波。其实正相反，是孤向诺斯菲发出邀请的]

[这样啊]

我或多或少地想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原因归咎到诺斯菲身上。

但果然不是那回事。罗德原本就快要演变成这样了，跟诺斯菲没有关系。

[……看来，话也就谈到这里了呐。既然如此，那你就死心与孤一战，然后再败给孤便是。无须担心，孤可以向你保证，在『这里』的生活不会有任何不便。毕竟孩童时代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美好的象征。四个人在一起想必可以过得很愉快吧]
[容我拒绝。事到如今我可不要用长大成人的身

体像个孩子似地活着。而且我非去不可……去外面的世界……]

[是吗……既然这样……—]

对话一结束，罗德身上的魔力便开始剧烈膨胀。

既然没能说服罗德，那我就只剩下回到地上一条路可走。为了赶到诺斯菲离开时走出的大门，我往轴足中注力。

但就在我蓄力的同时，宣告开战的魔法当场迸裂。

[—『Sehr Wind』！]

那是我耳熟能详的中级风魔法。是我司空见惯的引发暴风的魔法构筑。

但这效果绝对是我平生所未见。

以罗德那庞大的魔力释放出的『Sehr Wind』已经超越了暴风的等级——成为了爆炸的气浪。过于强大的风在瞬间斥满整个御殿，接着房间便像

冲气过多的气球一样炸裂开来。

强风向我全身袭来，与之一同的还有被风破坏的城堡的碎片。

虽然体势架不住强风的冲击，但我还是能用『Dimension』掌握碎片的全部轨迹，并用剑一一将之挡开。

当风魔法的影响结束后，只剩下两人还留在现场的残垣断壁中。

御殿之内只剩下架起剑严阵以待的我、以及背后喷洒着翠色粒子的罗德。

因『Sehr Wind』的缘故失去了天花板和墙壁的御殿完全暴露在了户外，并开始遭受不断降注的雨水的浇打。天气从未发生过变化的佩艾希亚，不知为何如今正被暴风雨所支配。

就像之前的五十层那样，户外风雨大作。

我将沾润着雨珠的『新月琉璃』指向罗德，并逐

步后退准备逃跑。

[很遗憾我既不会死心，也不打算输给你。事到如今就算是为了你，我也要从『这里』出去。当然，我还要把莱纳也带上]

[徒劳罢了。孤不会让你逃的。你再好好看看周围如何。如今你已经不可能筹集到用于逃跑的食物了]

罗德将双臂和羽翼同时向两侧伸展。

因为御殿建在城堡顶部，所以在失去了遮蔽物之后，可以很容易地将整座城市收入眼中。我将『Dimension』的范围稍稍拓展到了外部，窥探佩艾希亚城内的状况。

[城市的构造、居然变了……？]

虽然因为这阵暴风雨扰乱了『Dimension』的魅力导致我难以确认，但外面确实跟我熟悉的佩艾希亚不同。

位于城堡之外的是一座与先前似是而非的城市。首先最引人注目的区别就是城市的规模。城市的规模相较之前扩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原本特别诡异的类似于世界尽头的边缘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这辽阔程度已经超越了一个国家、成为了国家群——或者说是帝国更准确。尽管环境依旧被丰富的自然植被所点缀，但植被的颜色完全不同。一别于往常的绿色，现在是焦褐色遍布各地。就好像是遭受了战火侵袭留下的痕迹——不对，不是痕迹，即使在这样的大雨下，火种现在仍然没有完全熄灭。

和平的国度佩艾希亚已经消失了。

现在存在于『这里』的，是在战争中扩大了领土，而且正处于战争之中的『北之大帝国』。

[孤变回这样的说话方式既不是为了撑门面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因为这对于调整『这里』的时

间轴来说是必要的。在结界方面的专家诺斯菲的帮助下，『这里』现在是以孤的记忆为基点对环境进行再现的]

想来她们要做到这一步确实没什么不可能。

毕竟『这里』原本就是用于再现千年前的环境的世界。只要把再现的时间点调整一下就可以了。那也就是说，这处于暴风雨之中的佩艾希亚也是存在于过去的一幕。

[只要孤想的话，『这里』就可以配合着改变姿态。利用这一点，孤将这里的时间轴调整到了孤与骑士涡波背叛佩艾希亚的时期。因此现在整个『佩艾希亚』都是你的敌人。不会有任何人来帮你的]
[啊啊，原来你是这样打算的吗]

如果说的是真的，那么我现在很可能处于被通缉的状态。不可能再心平气和地去商店买东西了。

[——可是那又如何！]

然而我已经不打算用正常的途径入手食物了，就算偷也无所谓。在做出没有任何问题的判断之后，我立刻动身打算逃出城外。

[休想！]

罗德摆动以魔力生成的羽翼，精巧地操纵着在场的风。明明不是魔法，但风却能以生物般自如的行动挡住我的去路。

[你忘了被孤盗取的理是什么了吗？]

罗德一边在右手生成风之铳剑，一边像疾风一样朝我接近过来。

虽然我挥剑打算将她击退，但却被她以灵活的身法避开了攻击。

[孤的属性为风。逃亡亦在孤擅长的领域之内。就像『地之理的盗窃者（诺文·阿雷亚斯）』盗取了【不碎之水晶】那样，『风之理的盗窃者（罗

德·缇缇)》盗取了【自由之风】。就算你想逃，
也逃不出孤的掌心！——很快一切就将结束！]

接着，一如她的宣言所示，打算逃走的我的所有动作全都被她看穿，罗德用左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跟地地道道的守护者罗德角力于我来说不可能有胜算。

而且罗德也不是一个适合面对面较量的敌人。我当即甩出一张王牌。

[——魔法『Distance Mute』！]

我要用犯规的魔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就这样让我的手臂穿透罗德的左手摆脱她的束缚。

相当用力地握住我手臂的罗德因此失去了平衡，我看中这个时机全力地踢出一脚。

[咕！怎么、回事，刚才的魔法是——！？]

看来就算在千年前她也没见过这一招。当然，就算是在『这里』的生活中，我也一直对罗德隐瞒着『Distance Mute』的存在。令人悲伤的是，这一崭新的次元魔法很完美地发挥出了最初预定的机能。

先不管皱紧眉头感到疑惑的罗德，我迅速将另一个次元魔法连续使用出来。

[——魔法『Dimension・多重展开』、『Default』]『Default』『Default』!!]

将『Dimension』尽可能向远处拓展，然后设定好最合适逃跑地点。接着只要压缩空间让我能够抵达那里便是。

通过三连发的『Default』，我的身体被压缩的空间再三拉扯，像从原地消失了一样飞跃到了远方。

当这接近瞬间移动的跳跃结束时，我滚落到被雨

水打湿的街道上。

因为势头太猛，让我没能调整好落地的姿势。我像皮球一样轱辘轱辘地在水洼中打了好几个滚。仅仅是移动就让『表示』上的 HP 减少了。

但是我这胡来的移动获得的成果也不小。

我撑起满是擦伤的身体，接着用『Dimension』进行确认。随后发现了在距我一千米以外、位于断壁残垣之上目瞪口呆的罗德。

对于我的消失，罗德呢喃道。

[……原来还会那种魔法吗。……嘛，也罢。既然你希望将战斗拉长，那这边也按照预定将你包围、让你无路可逃便是。可不要以为下一次你那魔法还能派的上用场呐、涡波]

罗德原以为只要抓住我一次就能获得胜利吧。我能看到她脸颊稍鼓很不服气的样子。

虽然不服气但罗德并没有感到焦急。

就算拖延战斗，也只会让我更弱。因为所有的状况全都是罗德的友军，她很清楚这一点。

罗德说的没错。

现在仍然是她更有利……明明是这样，不知为何，罗德的脸色却很不安似地转青，呼吸也变得紊乱起来。

[哈啊、哈啊、哈啊……，呼鸣——、呼鸣……。孤、孤的子弹可是很快的哦、涡波……。毕竟『孤之弹丸亦是加速之魂』。没错、『日日夜夜』『加速不息』。『加夙（加速）』、『伽溯（加速）』、『削磨（加速）、减轻（加速）、无以羁止，然则——……。】

罗德像是习惯一样吟咏着。通过像这样使力量无意义地增幅，将各种各样的东西予以『加速』。再作为『代价』，调整好自己那紊乱的呼吸。

也许不这样做，她就冷静不下来吧。

看到她这习以为常的模样，我就知道这已经成为

了她的一种习惯。

一直以来，她一定都是像这样，在没有人知晓的地方独自哭泣，在没有人知晓的地方进行这种『咏唱』，由此才能勉勉强强地保住脸上的笑容。就算作为『代价』让她失去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她也一直坚持着给大家展示自己脸上的笑容，想必一直都是这样吧……为了守护『佩艾希亚』这一心灵的城墙，她一直都像个孩子般笑着……—

[罗德……]

『Dimension』中映出的她那痛苦的表情让我不由地看得出神。

罗德一边不停呢喃着那份咏唱，一边将展开的翅膀收拢，摇摇摆摆地在御殿的地面上迈步。与她咏唱的台词不同，她的动作与其说是迅速，不如说相当缓慢。

在瓢泼大雨之中，罗德一边规避瓦砾一边前进，走到了城上的边缘。

她的表情中带有绝对能成功狩猎猎物的魄力。罗德以一流猎人的熟练动作架起了铳剑。

接着，她将枪口对准了位于一千米以外的我。

[——！]

我连忙躲到了隐蔽处。

我在发什么呆啊。

比起担心罗德，还是先关心关心自己吧。

现在哪里有时间让我停下脚步，哪里有时间让我发呆呢。

我迅速地在暴风雨肆虐下的巷子里穿梭起来。

既不在乎淋湿脸颊的雨珠，也不管溅湿衣裤的水洼，为了逃离罗德的追捕，我奔走在『千年前的北方』。

10

割内タリサ

イラスト 鵜飼沙樹

異世界迷宮の最深部を目指さう

Aim the deepest part of the different world labyrinth

OVERLAP

213. 伊丽莎白

我一边奔跑一边回头，同时将《Dimension》的范围扩大，但没有找到罗德的身影。看来，罗德并没有笔直朝我追来，而是前往了其他地方。虽然可能单纯的只是因为她没有索敌魔法而已，可还是让我感到些许不安。

但是，也不能一直将《Dimension》的注意力放在罗德身上。首先必须先得和莱纳和雷纳尔多先生汇合。为了寻找二人，我降低《Dimension》的密度同时扩大观测范围。

「这，这个是……」

我不断在佩艾希亚街道疾驰，同时这变貌的世界让我忍不住发出动摇的声音。

点缀在街道两旁的草木被燃烧殆尽，仅剩的一点自然之景也全都枯萎变色。到昨天为止还都完好无损的众多房子也已纷纷倒塌，化为废墟被雨水浇打。

比起这些，更加异常的是街上完全没有半个人影。可能是天气的影响吧，现在的状况实在没法让人有心思在街上悠然漫步。

根据罗德的话来考虑，现在的『这里』是千年前大战的之后——或者也有可能是大战正酣之时。

我一边穿过被战火吞噬的街道，一边考虑目前的状况，然后制定出接下来的行动方针。

「首先是和莱纳他们汇合……不等一下，要从迷宫脱离果然还是要准备好食物吗？先在『这里』

准备好食物比较——」

「前面那个男的，不许动！站住！！」

不过，我却并没有考虑这些的闲暇，新的问题又在不断向我逼近。

出现在雨中疾驰的我面前的是，装备精良的武装集团。我一心只在考虑接下来计划，竟然大意到连接近的敌人都没发现。

眼前的是用护臂和铠甲武装自己的五名男性兽人剑士。

好久没见过这样的装扮了，感觉和地上的探索者有些相似。恐怕他们是罗德扭曲了时间轴而特地为我准备的阻碍吧。

我没有想要迎敌，打算一口气从旁边通过，可从四方逼近锐利的剑闪却让我不得不选择后退。

「什——」

我不禁为敌人敏捷的身手感到惊讶，停下来用『表示』确认他们的 status。

从左边到右的等级依次为 27, 24, 28, 24——五人都是可以和我比肩的高等级人员。此外，『素质』的数值也不俗。虽然比起我来还差一点，但也并不是可以无视的对手。

「——请不要小看我们，我们乃荣耀的『王近卫骑士团』的一员。就算对手是团长殿下，也别想轻易从这里通过。」

等级最高的兽人作为五人的代表，宣示出己方的立场。

『王近卫骑士团』。并且他还称呼我为团长殿下。这礼仪端正的姿态和那份强大的实力，让我不由的想起地上的『天上七骑士』。只是，这边的骑士团是生活在千年之前，传说中的时代的骑士。不仅仅是单纯的实力差距，更主要的是他们有着在战火中生存的人类特有的威压感。

「从你那得到的力量没想到会以这种形式还给你。真是万分悲痛。」

「不过事到如今，你已是反叛者……我们只有兵戎相见别无他法。」

兽人骑士们没有丝毫大意，慢慢散开想要将我包围。

他们眼中的战意不容小觑。恐怕他们自己也明白不是我的对手。但即使如此也绝对不肯后退。他

们现在的表情和我挑战守护者时的表情非常像。

现在战斗的话，肯定会变成单纯的互相残杀。为了避免杀戮我将剑收回了剑鞘。不管怎么说，说服他们的胜算还是有的。听他们说话的口气，应该是我以前的旧识。

「我并不想和你们战斗，能先听我说几句吗……？」

我想要告诉他们『这里』只是迷宫之中被创造出来的空间，大家都在千年后守护者的股掌之中。

但，我的想法没能实现。

「……这个我们做不到。你的话语有着特别的力量。而且，我们并没有判断其真伪的能力。因此我

们不会去听你所说的任何话语，虽然想听……但却不能听。我们只为将任务完成。现在开始将『王近卫骑士团』团长——断罪!!」

在说完这些话语之后，带头的狼人骑士飞奔而来。

接着，左右以及后方的骑士便一齐袭来。

逼不得已我也只有拔剑迎击。

几乎同一时间五柄利剑一齐向我逼近，同时五名骑士挡住了我的去路。一看便知是日常共同训练所积累的成果。现在我用单单是用『新月琉璃直剑』弹开他们的攻击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暴风雨肆虐的街道中，五对一的剑戟相交奏出了别样的旋律。

然后，随着剑与剑的交错，我逐渐明白了教他们剑术的人正是我。他们的战法充满了现代价值观的合理性。

首先，他们贯彻了多数人对少数人同时攻击的战法。

绝对不会一人冒前突进，比起武人的矜持更重要的是将胜利拿到手。只为胜利而行动，是『陷入困境的我』惯用的手法。

面对这波状攻击束手无策只能防御的我，简直完美印证了我理论的正确性。

我一边避过迎面而来的剑雨，一边考虑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战法强力，个人的力量也都不俗。

我不禁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到昨天为止我都没有在佩艾希亚见过这些猛者。

不对，应该是他们到昨天为止都不存在才对。

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和《Dimension》的观察能力有着足够的自信。

毫无疑问，我是第一次见他们。

那么，他们至今为止都在哪呢？

我自然地向观察和『注视』之中注入力量。随着等级的提高，《Dimension》的观察能力更上一层楼，最终一份情报被送进了我的脑海中。

那便是他们魔力的光芒。

那魔力的光辉——不，这魔石（魂）的光辉我曾经见过。

那确实是曾在佩艾希亚的天空中闪烁的光芒。
他们魔力的光芒和那些魔石当时在天上闪烁着
的淡薄光芒一模一样。

对照了自己的记忆之后，我确信了。
他们到昨天为止还作为魔石漂浮在天空。和平的
世界不需要带剑的骑士，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罗德和斯诺菲她们却扭曲了时间轴，将他们
唤回了现世。

罗德、诺斯菲、是她们做出了这个选择。
选择将充满绝望和猜疑的战乱再现了出来。仅仅
是为了那种理由——

「——魔法『Dimension・决战演算』!!」

在理解了这一切的瞬间，我消耗了大量的 MP
咏唱出了魔法。

就算是为了他们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我解放了魔法，以全力使剑奔驰。

『新月琉璃直剑』上的青色磷光化作一条细线，
击退了袭来的五柄利剑。然后斩伤了五人的手腕
和脚部，使他们丧失战斗能力。通过辅助魔法的
帮助，利用 status 的差距一口气结束了战斗。

「库， 啊啊——！」

我向呻吟着倒下的兽人骑士发问。

「请告诉我，你知道雷纳尔多先生和莱纳他们

选择在哪里吗……？」

只要我们还留在这里，他们在这个时间轴的使命就不会结束。

为了和他们汇合我必须尽可能的收集情报，但是我并没有得到想要的情报。出现在我面前的只是因悲痛而扭曲的充满绝望的表情。

「团长殿下……不， 涡波大人……为、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背叛我们啊……？」

随后责难的话语不断飞了过来。

虽然我对这些事没有半点印象，但我却无法将这些话置之不理。

「我们曾经那样相信你。我们一直以为、你是

我们第二个《救世主》……可是，为什么……」

「你虽然是南方的骑士，但却一直温柔地对待我们魔人……我们不曾从你身上感受到丝毫的差别意识，你明明是那样地亲近我们……」

「你对我们说过的话、难道全都是谎言吗！？难道你其实在心底里，也是忌讳厌恶我们魔人的存在的吗、涡波大人……！」

雷纳尔多和莱纳的事情想必根本不在他们的思绪之中。

与责备我的背叛相比，他们两人的事份量实在是轻了些。

[这、这个……]

我并没有当时的记忆。可我还是被他们的绝望所压倒，声音也在不断的颤抖。当然，我也无法回应他们哪怕一句话。

[把我们的『支配之王』还给我们……。那位大人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要活下去所必须的路标……]

[没有『支配之王』的话，这个国家就会毁灭的……]

[请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带走我们的王……？
]

他们从喉咙深处不断挤出嘶哑的声音。

干脆告诉他们认错人好了。可看见他们悲壮的眼神之后我不禁无言。

一无所知的我，连站在他们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我不由这样想到。

[抱歉……。我得走了……]

忘记一切的我就算和他们道歉也没有任何意义。
可就算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向他们道歉。

大雨不断敲打着地面，演奏着一首首悲歌。将倒

在雨中的兽人骑士丢在一旁，我再次开始在雨中飞奔。

比起去和他人打探还是我自己找比较快。如此考虑着的我，向更广阔的地区展开了《Dimension》。

[——魔法《Dimension・多重展开》!!]

首先从雷纳尔多的家开始。

如果要找汇合地点的话那就只有那里了。虽然空间化作帝国后面积扩大了不少，但我现在应该还是在『佩艾希亚』附近。

但是，本该在此的事物早已消失不见。这种感觉就像离家数年的人们突然回家，发现自己曾经熟悉的东西已经很难找到了一样。

毕竟街道会随着时间不断发展或衰退。昨天的信息现在已经没有丝毫用处了。

不得已，我只能在大脑中从头开始重新绘制地图。在疾驰的途中我发现了一个店铺。我对这个

店铺的装潢有印象。看来这个店即使是被战火吞噬还依然保留着原有的样子。

如果我记得没错，那这个店确实应该是卖粮食的杂货铺。先补充一点事物也不坏，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飞奔进了店中。

可眼前的景象却是——

[——好惨]

店里简直就像经历了暴风雨洗礼一般，所有物品散落各处。

整个店铺都被破坏殆尽。货架被破坏，商品散落一地到处都是剑痕——而且在店的另一头还有一具尸体。

死者是一个被拦腰斩断的兽人女性。

这几天我经常在她这里买东西，受了她不少的照顾。

[这个人，在这个时间轴上已经死了啊]

整个店里涂满了鲜血。

看着店里残虐的光景，比起不快感来首先浮现的是悲伤。

不管这数日来我们有过多少交谈，可结果却是如此。这个街道的一切都早已在千年之前死去。

不过，我现在没有时间沉浸在伤感之中。

我立刻展开《Dimension》，开始在店里寻找吃的。

[.....库]

可是得到的信息却向我展现了更加严峻的现实。

我期待着在坏掉的日用品地下能有一点吃的，可严峻的现实就像是在嘲笑我一般，我连一片面包都找不到。

恐怕，原因在于这个时间轴吧。

估计是在大战之中，发生了国家规模的粮食短缺。又或者是被掠夺走了。

别说是去购买食物，就连偷都没得可偷。这个世界可能就是如此的悲惨。

忍不住咋舌的我离开了店里，回到了大雨之中。这时我被徘徊在街道的几名新人兽人骑士发现了。

[找到了！是背叛的骑士涡波！！]

不好，为了绘制地图把《Dimension》的注意力放的太远了，对附近的敌人疏忽了。不，或许是因为情况让我的心开始动摇了也说不定。不行，要是因动摇而变得疏忽的话就正中罗德下怀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在那些兽人骑士靠近之前远离他们。

就算和骑士们战斗也得不到经验和魔石。我也没有自信能从他们口中打探到情报。所以完全没有和他们战斗的理由。

幸好，逃跑我还是很在行的。逃跑用的魔法也相

当的多。

在逃跑的同时，一边慎重的绘制新的地图，一边偷听兽人骑士们交换信息的谈话。

还差一点地图就完成了，同时也从大路前面的骑士那里听到了有用的情报。

[绝对要找到他！这里离沃尔斯家很近！再等一下团长代理就会过来了！在此之前一定要拖住他！]

[啊啊，如果是伊丽莎白·沃尔斯殿下的话，就算是以团长大人为对手肯定也能有办法解决的！]

一时之间我停下了脚步，集中精神去听他们的对话。

[伊丽莎白·沃尔斯……？]

我记得这好像是贝斯酱的全名吧。

她现在是团长代理？

从时间轴来看的话，现在的贝斯酱应该比与我相

遇时长大了不少。长大成人的她会当上近卫骑士，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继承了雷纳尔多先生血脉的贝斯，在才能方面应该是无可挑剔的。

还有，如果刚才的骑士所言不虚，那贝斯酱的房子应该就在这附近。可是我用《Dimension》却找不到沃尔斯家，看来并不是沃尔斯家已经不存在了，而是时间太久房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已。而且在这个时间轴中贝斯酱已经长大成人，雷纳尔多先生也已故去。这种情况下可能连工房都已消失。

我将《Dimension》的注意力调回到附近。然后不去按建筑物的外观寻找，而是直接确认其内部。

不断映入脑海的是焦烟腾腾的废墟，空空如也的商店，塞满烧焦尸体的仓库，以及驻扎着士兵的

城寨。然后我在一户豪宅之中找到了熟悉的两人。

在足以召开舞会的广阔前廊，负伤的雷纳尔多和『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正在对峙。

[终于找到——!？]

在找到他们的同时，《Dimension》的视野开始不断摇晃。

佩艾希亚的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地震。我被迫解除了《Dimension》，体势也崩溃了。

接着从另一张嘴里，讲出了我刚才没说完的话。

[——终于・找・到・了]

小巷的阴暗处，传来了尖锐的声音。

她是什么时候接近的，为什么她能找到我。我心中不由浮现了数个疑问。

但是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从黑暗中走出了一名身材高挑的女性。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魔法。她每走一步都在不断注入地属性的魔力。用不着使用《Dimension》解析，我就知道这是可以引发地震的魔法。

就像巨大的石像一般，她每走一步佩艾希亚就会剧烈地震动一次。

我一边在摇晃的大地上保持平衡，一边确认眼前高挑女性的相貌。

大大的眼睛下面高高的鼻子，粉红色的嘴唇后可以看见尖尖的犬齿——不，这些特征根本无所谓。我眼前这名女性就是之前那个幼小的贝斯酱。而眼前的她则是贝斯酱成长后的姿态，这在我使用『表示』之前就已经一目了然。

长大成人的贝斯酱全身装备着精良的武具。她的红色长发已经垂到腰部，头上形状独特的猫耳低垂着。

[就算是外貌改变了，您的脚步声也还是没变呢。]

团长大人]

从她的发言来看，她十分擅长地属性魔法，不过与其说是擅长魔法，倒不如说是擅长将魔力铺展到『地面』上。

【Status】

名字：伊丽莎白·沃尔斯 HP721/721 MP103/143

职业：骑士

等级：33

力量 15.91 体力 14.46 技巧 12.01 速度 6.44 贤能
5.04 魔力 6.72 素质 1.52

【Skill】

先天技能：斧术 0.89 火魔法 1.56 地魔法 1.67

后天技能：剑术 1.43 锻冶 0.88 点心制作 1.56

料理 1.09 编织 1.00 音乐 1.32

然后，『表示』也正确地向我传达了贝斯酱的危险度。

她完全超越了她的祖父雷纳尔多。
这一点毫无疑问——

214. 诺斯菲

——伊丽莎白·沃尔斯很强。

我现在明明分秒必争，但从她脚下放出的震动大地的魔法却让我逃无可逃。

[——『Flame Flamberg』]

贝斯把剑从腰间拔出，并将火焰覆于其上。看到这眼熟的魔法，我的身体不由发生颤栗。但跟玛利亚她们的『Flame Flamberg』不同，贝斯的火焰充其量只是一种辅助。并没有光靠火就能斩杀敌人那种程度的力量，我很快就停止了颤抖。但是不可以大意，她真正擅长的应该不是火而是地属性的魔法。

[骑士团长大人……。看到这个国家的这番模样，我终于想起来了。想起了自己的身份。我是您的部下、伊丽莎白……]

尽管释放的魔法杀气腾腾，但她的话语却极尽温

柔。

这让我产生了搞不好可以不用战斗就解决问题的期待。

[您传授我的做点心的技艺.....，我已经练习得十分熟练了。因为就算是骑士团长大人不在了之后，我也一直、一直都在练习啊.....]

在她另一只没有握剑手上拿着一个小包裹。

我知道放在包裹里面的是跟平时一样的点心。

[相信您一定会回来的我，一直、一直都在等您。没错，一直。唯有我一人，直到最后都不曾放弃等待。因为我相信，您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

伴随着独白，贝斯一步一步走近。

接着，她将包裹中的曲奇展现给我看并询问道。

[前几天，可算有机会让您品尝了呢。您觉得味道如何？可曾让你感受到您故乡的味道？]

她在询问我对几天前吃过的点心的感想。由此看

来，她与其他的骑士不同，记忆是连续的。

[贝斯、你还记得前几天的事情吗……？]

[没错，虽然有些模糊就是了。恐怕是因为流淌在我体内的血的浓度所致吧]

她缓缓地点了点头。

看到这一幕我也上前一步。

虽然我知道她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现在雷纳尔多的情况很不妙。只要将祖父的危机告诉她，就应该可以得到她的协助了。

[贝斯你听我说！现在因为罗德和诺斯菲的错，这『佩艾希亚』现在很多地方都变得很异常！她们将『佩艾希亚』拉回了战争时代，将所有人都卷了进来，那两人打算做的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事啊！而雷纳尔多先生在这个情况下正一个人孤军奋战——]

[请问那又如何呢？]

然而与我的情绪相反，贝斯的声音极其冷淡。
看到她就算听到雷纳尔多的名字也丝毫不为所动，我惊讶地反问道。
[你、你问那又如何……。贝斯你觉得这座城市这样下去真的好吗……？]
[当然，我毫不介意]
[不可能毫不介意的吧！？她们可是打算将千年前的战争重新再现出来啊！？这种事绝对不能容许！！]
[所以呢？]
[你问我所以呢、这……]
我从语气冷淡的贝斯身上感到了异常。
横亘在我们想法之间的鸿沟实在太深了。她对目前这个状况并没有感到愤慨。令她感到愤怒的，恐怕是不是别人，而是在她面前的——
[所以，您就没有时间和我在这里悠闲地交谈了]

是吗？您觉得反正这场战争早在千年前就已终结，所以事到如今不应该有人想起来是吗？涡波大人对自己千年前犯下的罪孽、丝毫不关心是吗？您是这个意思？不是别人偏偏是您、打算说出这种话是吗？]

——我啊。

她眼中只有我的身姿，对周围的状况毫不在意。来自宿敌『南方』的侵略、千年前的战争、操纵自己生存的世界的罗德和诺斯菲——这些对贝斯来说都不重要，映在她眼中的只有我。

[那我就把话说清楚好了。请您听好，骑士团长大人。虽然其他人似乎都已不成器地在这里磨耗殆尽（迎来终结）了，但我、伊丽莎白·沃尔斯的战争（战斗）还没有结束。这是您亲自教导我的。所谓战争，在被彻底遗忘之前都不会结束。所谓战争，直到将敌人的遗族也杀尽为止都不会

结束。只要还有任何可以证明战争发生过的证据存在，那场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您说的很对，我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我绝对不会让自己的战争被当做不曾存在过的东西！]

贝斯的感情终于流于言表。

我也终于明白了她愤怒的源头。

贝斯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轻视千年前的事情的我。但这于现在的我来说仍然是无可奈何的事。只要没有取回记忆的手段，我就没有回应她的资格。

我只能默默地后退罢了。

随着我的后退，贝斯也像斥责一般不断接近过来。

[这份沉默就是您的回答了是吗。您全都忘了啊。将过去、将佩艾希亚、将您的部下们、还有我的事情——全都忘掉、舍弃、然后逃走了]

说什么得到协助，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我对『现在』、『这里』的认知程度还是太浅薄了。
[那一天、在那个场所，对变得孤身一人的我，涡波大人曾说过要成为我的『家人』……。可是、看来就连这件事也被您忘了呢……]

以随时都可能崩溃的笑容，贝斯将手中的包裹掷于地上。

这是一种稍微碰触就会让内心产生巨大空洞的凄惨笑容。

[既如此，那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战斗而已了。因为您便是将我羁留于此世间的最后的留恋啊……。

——『Flame Accel』]

——来・了。

就在我这么想的瞬间，她的身体便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接着，随着地面格外剧烈的震动，她原先站立的地点以一声巨响炸裂开来，整个地面被掀翻，茶色的土尘飞溅。

这一现象的原因被我用『Dimension』捕捉到了。这是无咏唱的地与火双属性的魔法。是雷纳尔多曾经使用过的加速魔法——『Flame Accel』。

得到了魔法强化的贝斯猛跺了地面一脚。

贝斯在顷刻间就冲到了我怀里。

这速度实在可怕。因为『Flame Accel』灼热的魔力，她的双脚甚至闪耀出淡红色的光芒。这恐怕是可以暂时增强筋力的魔法吧。在异常的力量加持下的剧烈加速可以很轻易地无视距离这一概念。

[咕！——魔法『Dimension・决战演算』！]

缠绕着火焰的剑向我袭来。我读取剑的轨道，大幅扭转身体。

尽管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开了剑的攻击——、

[——『噬咬侵蚀之』! 『Flame Flamberg』!!]

溅到衣服袖口的火苗就像被浇过油一般越烧越旺。再这样下去不一会儿火焰就会遍及全身，我立刻切断袖口将之甩到一旁。

但就在这时，贝斯的第二计斩击已经逼近眼前。

[『Default』!]

在判断出回避已经来不及之后，我使用次元魔法压缩空间向后跳跃拉开了数十米的距离。

[——『戮力擒之』! 『Earthquake』!!]

但我刚一落地就受到了地震的影响，整个人如同被扫堂腿击中一般屈膝。只差一点体势就会彻底崩溃让我跌倒在地。

就在我稳住架势的时候，贝斯又一次冲到了我眼前。

[不、不好——！]

面对如怒涛一般的连击，我也不得不拔出剑迎战。

两把剑同时挥出，『新月琉璃』和『Flame Flam-berge』就此交锋。

已经没有对熟人手下留情的余裕了。虽然会伤及贝斯的身体，但也要用『剑术』将她压倒——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了我的预料，上演在面前的不是一边倒的战斗，而是势均力敌的激烈互角。

[什么——！？]

『剑术』和『速度』还有『技术』我的数值都远在她之上。就算因为魔法的影响让我的『力量』有所逊色，但在剑术的对决中这一点应该不重要才是。

明明是这样，我却无法压制住她。

贝斯接二连三地化解了我释放出的神速剑闪。

没过多久我就注意到了这不可思议的颤颤的原

因。是『Dimension』获得的信息给予了我答案。
Status 带来的残酷差距是确实存在的，贝斯经常跟不上我的攻击。但是在那种时候，她采取的行动，正所谓是以『直感』来迎击。

像她这种水平的强者，藉由一定的经验锻炼出相应的『直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但话是这么说，她的『直感』未免也太精确了。

几乎到了将我的所有行动都预见到的程度。而且还是像那种『师徒的预测』一样正确而大胆的预见。这也就是说——

——贝斯已经习惯了与我的战斗了。

只能认为蕴藏在她『直感』下的经验来自与我战斗的经验，不然没办法解释这个状况。恐怕，在我已经丧失的有关千年前的记忆中，也包括了对她进行的漫长的训练（战斗）吧。在那长时间的训练中，我肯定经常像现在这样对她手下留情。

我立刻转变战斗的方针。因为那就意味着我以次元魔法为小动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我断了带贝斯去见雷纳尔多的念想，事到如今岂止是获得协助，就连带她一起去救人都是妄想。不仅是因为她的力量太过危险，而且我也不希望让雷纳尔多看到她这好像忘掉了自己祖父的事情的模样。

[——抱歉，贝斯！我现在没空做你的对手！！]

我抓住剑戟交错的空隙，向后跳跃。接着我直接顺着巷子里的高墙飞奔到屋顶。这样一来多少可以减轻她擅长的对『地面』施加影响的魔法的效果了。

[休想逃！]

贝斯也奋力蹬地跳向空中。但我没有乖乖等她落地，而是继续在屋顶奔驰打算逃离她的追击。

这一次我不会用『Default』。不使用次元魔法压缩距离，而是依靠单纯的『速度』和『体力』决出胜负。

如果纯粹以 Status 进行较量，那我们之间的差距是了然的。

就算贝斯可以依靠『Flame Accel』的强化在一段时间内跟上我，但我只要等待她 MP 耗尽就可以了。要比『MP』的话，迟早也是我的胜利。

[——『Flame Accel』!!]

贝斯将自己身上的魔力用途全都变换为加速，打算追上我。她一使用『Flame Accel』，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在瞬间缩减为零。

但是我没有急于一时。就算被追到了身边，也只是用剑冷静地进行对应，然后见机逃走。

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

以佩艾希亚的街道为场景展开的捉鬼游戏就这

么开始了。

我们迎着风从一处房顶飞跃到另一处房顶。在战火密布的空中，剑戟交错的声音接连鸣响。接着，在这场捉鬼游戏进行了两分钟左右——比我想象得要快很多，贝斯的速度就开始衰减了。

[哈啊、哈啊、哈啊！！]

看到她这样痛苦的表情，我就知道她消耗的不仅仅只有体力。恐怕是『Flame Accel』的影响吧。那东西应该不是单纯强化力量的魔法，而是让筋力发挥出超越极限的力量的魔法。

一看到自己与贝斯的距离不断拉长，我立刻脱下自己的鞋子光着脚奔跑。

[既然她说我的脚步声是特征……]

虽然这会让脚底受损伤，但也别无他法。我将『烧焦的异界鞋』收进『持有物品』中，尽可能减轻脚步声。

在远处看到我这番举动的贝斯先是惊讶——接着悲叹道。

[啊、啊啊 a、a 啊啊……！ tu、脱掉了……！ 果然团长大人还是逃了……！？ 又是这样……！ 啊啊，团长大人是真的从『这里』逃走了……！！] 她的表情和台词就像是唯有我这种行为是她所不想看到的一样。但我还是不明白她话中的真意。只能归于无可奈何，随后我立刻将前进的方向转变为雷纳尔多和诺斯菲所在的豪宅。

等到我彻底甩掉贝斯的追踪，已经看不到她的身影之后，我听到了她的恸哭。

[啊啊、团长大人……！ 团长大人团长大人团长大人、团长大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AAAAAA——！！]
]

她的痛哭声再次让『佩艾希亚』产生了剧烈的震动。但是我不会止步。我已经没办法停下来了。

现在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让『佩艾希亚』变回原来的样子，让大家回到平稳的世界中去。我以街上的骑士们肉眼跟不上的速度飞奔，细心地甩掉任何追踪，在屋顶上不停疾走着。



[哈啊、哈啊、哈啊！]

我一边在『佩艾希亚』街道中的屋顶上逃跑，一边重新确认道。

『这里』很危险。

我的——不对，这里到处都是千年前的我『始祖涡波』的敌人。时间拖得越久，敌人增加的越多。而且还尽是一些明明我对他们完全没有印象，但是他们却习惯于与我战斗的骑士。

我必须趁早与莱纳和雷纳尔多汇合，然后和他们一起逃到迷宫里去。可是我越是焦急，注意力却越是散漫。在我前往豪宅的路上，差一点被数名

骑士包围，情急之下甚至使出了『Default』这种消耗不小的招数。跟迷宫里的怪物不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思考着想要抓住我，实在是麻烦至极。

[哈啊、哈啊！但是，就差一点了……!!]

因为相当奋力的驱驰，导致我开始激烈地喘息。一路上因为谨慎而故意绕远路的消耗确实不小。不过，也多亏了这过甚的消耗——

[终、终于到了……]

我终于抵达了作为目的地的豪宅。

亲自来到了宅邸的院落之后，我终于能够直接感受到现场的氛围了。接着，我确信了这栋豪宅就是雷纳尔多之前居住的地方。虽然宅邸的面积扩大、相应地建有新的建筑物，工房也被拆除，但这里仍然残留着那栋宅邸的风韵。

我连忙穿过宅邸的庭院，粗暴地推开房子的正

门。

按照『Dimension』获得的信息，现在在这里的只有三个人——

[——雷纳尔多先生!!]

刚一推开门我就这样大喊道。

但是回应我的并不是雷纳尔多。

而是一名少女那柔和的声音。

[.....呵呵。真不愧是您，涡波大人]

就跟『Dimension』得到的情报一样，雷纳尔多和诺斯菲就在摆着富丽堂皇的家具的前廊之内。但两人的状况差别就大了。

相较于毫发无损的诺斯菲，雷纳尔多已经是满身疮痍，连回话的余裕都没有。

由魔法生成的光箭深深地刺入了他的右腿，让他跪倒在了地上。除此之外他的身上还有数不清的伤口，衣服也变得破破烂烂。一只手臂扭向了

夸张的方向，本应持在手中的大斧现在也掉落在地。

看到他这满身是血的姿态，用不着『表示』，我就知道他的情况万分危急。

接着，将雷纳尔多逼到这幅境地的少女，缓缓地将身体转向我。挂在她脸上的仍旧是今天早上的那种笑容。

[——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罗德手中逃走，然后摆脱对您充满敌意的街道来到这里。呋呋呋，您真是一如既往啊。真的是『一如既往』] 诺斯菲本来是将作为武器的旗帜朝向雷纳尔多的，但是在她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之后，旗帜的前端也随着指向了地面。

考虑到雷纳尔多的安全，我一边大声说话一边向两人接近过去。

[诺斯菲——！！快住手！现在立刻让『这里』变

回原样！这全都是你做的不是吗！？]

混杂着怒气和敌意，我将『新月琉璃』指向诺斯菲。

但是即使沐浴在我全力释放的压力之下，诺斯菲仍旧是一副无谓的表情。

[没错，的确是我在罗德的委托下调整了『这里』的环境。既然您如此强烈地希望我将这里变回去，那倒也无妨……不过容我先问一句，在我将这里变回去之后，涡波大人又打算做什么呢？]

[这一—]

[涡波大人是打算带上赫勒比勒夏因以及沃尔斯一起逃到『未来（地上）』去对吧]

根本用不着问，她早就知道我的回答了。

带着故意使坏的表情，诺斯菲先是夺去了我没说完的话，接着摆出一副悲伤的模样摇头。她那看上去很悲伤的表情，比以往还要可疑数倍。

[啊啊，那可不行。不行哦，涡波大人。要是您那样做了的话，罗德又会伤心的不是么？涡波大人不是答应要让罗德恢复精神了吗？您不是答应要实现我的任性了吗？那跟说好的可不一样]

明明当初说什么只要把任性说出口就足够了，现在却在这里自顾自地说这些……！

不，我明白的。

这家伙跟罗德不一样。

罗德现在十分痛苦。罗德现在十分迷茫。罗德现在正在哭泣。

但是这家伙跟罗德完全相反。

[所以我就说了！为了实现那些，我要去地上把艾德带过来！只要有艾德在，那家伙的留恋就能实现！就能获得幸福！那样一切就解决了！！]

[可是，如果涡波大人去了地上的话，罗德的脸上又会被阴霾所笼罩……！啊啊，我实在不想看

到那样的罗德……！请您务必让我的朋友罗德停止哭泣，涡波大人！！]

[把艾德带来只要几天就够了！给我忍几天不行么！！]

[——不过，请您放心！涡波大人！我们已经想好了可以让所有人都接受的计划！咲咲咲，这是罗德和我一起考虑出来的令人满意的主意！！]

我在呐喊，诺斯菲在欢笑。

表面上看来，这场对话还能维系。我和诺斯菲确实都还能冷静地继续这场对话。

但是，实际上——这场对话根本没有意义。诺斯菲那边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的意思。她一开始就已经是以自己为中心自说自话罢了。

[震惊，其实涡波大人根本就没有去『地上』的必要！只要大家都留在『这里』生活，那一切就可以解决了！那样一来，罗德不仅不会摆出悲伤的

表情，她的留恋也可以得到实现了吧！只不过，距罗德完全消失为止，可能需要一千年——不对需要一万年就是了！！]

[一万年！？你们打算在这里待上一万年吗！？]

[正是，我认为是需要那么长的时间的。所以说涡波大人，您就花上一万年的时间留在『这里』回顾过去怎样？我想这对您来说也不是坏事。在您摆脱街道来到这里的路上，想必您也涌生出各种各样的罪恶感了吧？呵呵，如果是现在的话，您大可以在『这里』以这・种・方・式赎罪哦？忏悔可是好东西。它会让您的罪恶感减轻的哟？]刚才被我甩掉的骑士们以及贝斯的面容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话确实不能一听了之，所以我回问道。

[你……、你是说『佩艾希亚』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吗？]

[正·是。在这佩艾希亚曾经生活着成千上万的人。而涡波大人您却欺骗了他们所有人——并最终害死了他们。如果说这都不是罪孽，那还有什么能算得上罪孽呢。您必须接受自己犯下这份罪孽的惩罚。如果你不接受惩罚，那就不公平。无论怎样想，涡波大人都必须在『这里』反省一万年的时间。没错——，我的朋友罗德她用整整一千年的时间做的反省，涡波大人您也必须仿效。毫无疑问，这是涡波大人的义务。……啊，当然，我也会和您一起反省的，您不必担心！呵呵，只要一想到我和您一起在『这里』不断向他们谢罪的生活——就让我心动不已呢！]

[心动不已……？也就是说，这跟诺斯菲留恋的实现也有关系吗……？]

[唉？完全没有关系唷？您看，『想要一起在这里生活上万年』可是罗德的愿望，『将这里变成地

狱』则是涡波大人的罪过。跟我没有关系。既然没有任何关系，那我又怎么会消失呢。不如说，如果被关在地底待上一万年的话，反而会让我的身体的浓度更高才对]

[你、你这家伙——！]

啊啊，已经毋庸置疑了。

这家伙是『敌人』。是我的『敌人』啊。

做出让步什么的，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这场会话根本连谈判都算不上。

更重要的是，看到我困惑的姿态，诺斯菲她——
[没错，正是如此，『这里』毫无疑问是只为罗德和涡波大人而存在的世界！这个状况也并非我的期望！我只是陪伴在您二人身旁而已！因此，这与我的留恋毫无瓜葛，我的留恋将是毫发无损！更不可能消失！咲咲咲、啊啊，这实在是太令人遗憾了！！]

[你说这不是你的期望！？开什么玩笑！既然不是你的期望，那你为什么！为什么你会摆出那种表情来呢！！]

——在·笑·着·啊。

这家伙从今天早上开始，就一直像这样开心地笑着。

跟在六十层被召唤的时候不同，不是大人那种老成的笑容，而是像孩子一样无拘无束的笑。用不着仔细观察就知道这才是她的本心。诺斯菲现在正对让我感到困扰一事发自内心地感到喜悦。

于此同时，昨夜我所疑惑的答案也水落石出。

在我拒绝她索求契约之证的时候，她的留恋得到了实现。其中的理由，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那时候诺斯菲肯定也跟现在一样，看到我痛苦的表情，她感到非常开心。

而她也藉此得知了自己的愿望，所以现在在全力

地让我感到困扰。

[您说那・种・表・情……？啊啊，是说我在笑吗？咲咲、哈哈哈，看到涡波大人您拼命的样子，难道我笑出来了吗？难道说，从今天早上开始就一直？啊啊，这可真是抱歉！我没有这个意思的，呵呵呵，可是，实在是，咲咲，笑、得、停、不、下、来——！呵呵、啊哈哈、啊哈哈哈 hahahaha——!!]

诺斯菲的台词只能让我感觉到恶意。她那像是在抑制打喷嚏一样颤抖的身体，用手遮掩因笑而歪斜的嘴角的姿态。还有她的那种笑容——

那种嘲笑——！

[——魔法『Dimension・决战演算』!!]

都让我忍不下去。

再也不做它想，我只是冲上去挥出手中的剑。

215. 雷纳尔多

诺斯菲以轻快的步伐向旁边一跳便躲开了我的一闪。

挥出这一剑之后，一股强烈无比的懊悔涌上心头。毕竟这是我第一次首先出手袭击与自己交谈的人。

[唉、唉唉，如此痛苦的表情、请您不要再露出这样的表情来了，涡波大人。这对我的留恋来说实在是太过满足、唉唉唉、会让我消失的啊]

但多亏了这一剑，我们两人在前廊的位置也发生了改变，现在雷纳尔多已经在我身后了。我感觉到身后魔力的波动，看来雷纳尔多虽然已是奄奄一息，但是在我的袒护下获得了给自己施加回复魔法的余裕。

[呐、诺斯菲。你恨我吗……？你其实是我的敌人吗……？]

我一边守护雷纳尔多，一边进行最后的确认。尽管在迷宫时，莱纳曾经催促我应战，但我仍然没有放弃与守护者和解的道路。以前未能同阿尔缇实现的和解，我希望能够同诺斯菲实现——但这也快要到极限了。

阿尔缇也好、帕林库洛也好，都不曾向我表现出这样强烈的恶意。可面前的《光之理的盗窃者》给人的氛围却是如此不详，光是与她面对面就足以让人的内心崩溃。

与之相对地，诺斯菲又摆出了夸张的姿势。她以左手抚胸，右手朝向空中，像吟咏一般喋喋不休地述说了起来。她的话语之中早已没了丝毫的矜持。

[啊啊、您怎么能这么说！敌人什么的，请您不要使用这样令人悲伤的词啊。我是涡波大人的同伴。要问为何，那是因为我爱着涡波大人啊。从

我诞生之日起，便一直醉心于这份思恋。至今更不曾有一丝改变。所以我是不可能成为涡波大人的敌人的。岂止如此，我甚至想恢复曾经与您的夫妻关系呢。唉唉、这全部都是我真心到不能再真心的话！我最最最最喜欢您了，涡波大人！咗咗咗！]

[既然这样，那看到我痛苦的样子，为什么你还会这么满足啊！！]

阿尔缇和帕林库洛的话语中，总会让我感受到一种在义理驱使下不得不为的悲壮感。尽管她们会为了胜利而说必要的谎言，但两人都不是只凭恶意说谎的类型。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可是在我面前扭动着身体沉醉在喜悦之中的少女就不是这样。

[咗咗、啊哈、啊哈哈哈哈！您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吗？爱与恨同时存在这种事，我觉得并没有什么

稀奇的哦？就是那个啦、那个、想捉弄自己喜欢的孩子的心情，就跟这差不多不是么。我反倒觉得这是稀松平常的事呢。——我啊、非常、极其普通哟。呵呵]

[你很普通？稀松平常？简直胡说八道！]

[作为爱与恨同时在我心中调和而得出的结果——我仅仅只是想永远待在涡波大人身边、我想要永・远・永・远・在・您・身・边・看・着・您・痛・苦・的・样・子。没错，就是为了这个心愿，我要重新与您成为夫妻。只要一想到涡波大人得到了这样一位妻子之后会露出多么痛苦的表情，我的心就雀跃不已。说实话，这份心动根本停不下来！]

满面春风的诺斯菲——就连她的恶意都开始出闪耀不吉的光芒。看到她的表情，我才知道自己至今为止遇到的对手都是何等的《好人》。

[你、你疯了……。这不对劲……。那种留恋、太异常了……]

[哈啊。您指的是什么呢？]

困惑到最后，我吐出了自己现在能讲出的最狠的恶言。但诺斯菲仍旧以铁壁般的笑容淡然处之。

[不如说，我这样的留恋才是正常的留恋吧。您看，不觉得这其实是稍有些可爱的复仇吗？这是复仇哦、复仇。我觉得这可是大多数人临死之际都会有的留恋。反倒是罗德和诺文她们那种愿望才有些沦于疯狂呢。异常的不是我，是她们、她们]

[你这……！]

听到友人的愿望受到贬低，我立时血气上涌，以带着杀意的敌意投向诺斯菲。但这份敌意还是被她以欢喜的模样欣然接受。而且是那种以十分珍惜的、就像品味着珍爱的点心一般的神态接受

的。

接着，她以再继续接受就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一样的表情摇了摇头。

[呋、呋呋、啊啊、呵呵、我真的求您不要再这样了！如果涡波大人太过痛苦的话，那这令人愉快的时间会一下子就结束的！那样就不好办了。没错，那样可不好。因为我还想更多地沉浸在这份幸福之中啊！我的任性还远远没有说够呢！我要将《不正确的事》重复一遍又一遍，犯下更多更多的《错误》！我想看到更多涡波大人痛苦的表情！——呋呋呋，所以说，平衡就很重要了呢。必须要努力调整好平衡，让身体维持在不会消失的水平才可以。像昨天晚上那样，因强制接受契约的证明而感到痛苦的涡波大人算是仅那一回，等再看到那种表情的时候就是最后了。没错，《涡波大人与我（两人）的开始（最初）》便・是・

结・束！在结束之前，不好好享受一番可就不划算了呢！！ 咝、啊哈、啊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与心情好得不得了的诺斯菲相反，我的思考温度在不断冷却。

这已经超过我可以容忍的界限了。

已经忍不了了。

因为这个模样便是诺斯菲的真心。

在昨天夜里，在她感到最为幸福的时候，诺斯菲心中想的居然是这种事。

仅仅只是，想让我感到痛苦。

仅此而已。

与这种对手和解，根本是强人所难。

[既然如此，那你就是我的敌人……！就算被我在这里斩杀，你也不会有怨言吧！！]

我加强了握剑的力道。

我要砍了她。不是对守护者、而是当作以怪物为对手，像斩杀怪物一样将她一并在这里斩杀。

伴随着这份决意，我瞪向诺斯菲……尽管如此，但看到的却是一副充满了不解和动摇的表情。

[——！？您、您要杀死我吗？为什么？明明我是这样爱您……、明明是这样思慕您……！就因为我碍了您的事，所以您就要将我杀死抛弃吗……！？怎么这样、太过分了……！]

眼角盈满泪水的诺斯菲就这样哭倒在地。

这演的哪出是哪出啊——真正搞不懂的是我好不好。

[什、你在说什么鬼话！不是你自己刚才说要让我痛苦的吗！！那还能不是敌人！？]

[我自己又何尝愿意做这些呢！可是，我不得不这么做啊……！是涡波大人您让我不得不这样做的。都是涡波大人您、让我不得不复仇的！没

错，明明都是因为涡波大人……可是您却要否定这些吗！？]

诺斯菲的眼泪越来越多，她将闪着光芒的泪珠挥洒到空中叫喊着。

被她态度的剧变所压倒，我减小音量回问道。

[因、因为我的缘故？我究竟对你做了什么——]

[唉·唉、骗·您·的。我现在已经会对您撒谎了唷。啊哈，像不像个孩子呢？请您务必夸夸我]

[——诺斯菲啊啊啊啊！！]

我不禁挥出一剑。

在守护雷纳尔多的状况下，明明不可以随意行动，但只因为无法忍受诺斯菲的话，就让我失去了理智。

任凭感性驱使的这一剑当然对诺斯菲构不成威胁。

她又一次轻而易举地避开我的攻击，接着欢喜不

已地说了起来。她将甩出的手臂缓缓收拢，随后扶着自己的前额继续道。

[咲咲咲，不过涡波大人～。这也是您教的哦？当有事拜托别人的时候，就冲他撒娇。如果撒娇行不通就哭着求他！要是哭也搞不定那就哭得再厉害一点！！是您说这是最容易成功的求人方式的！没错，虽然说不上全部，但大部分的问题都是您的原因所致！存在于《这里》的人与物，都受到了您的影响！首先是我和罗德两人……其次还有佩艾希亚国以及其历史，王近卫骑士团的成员和市民、以及生活文化——……啊啊，不对不对，这已经不是大部分了呢！咲咲咲、就是全部不是吗！？全一部，都是您导致的！]

[所以你要说这里变成这样全都是我的责任！？所以你就要我留在《这里》不走！？开什么玩笑！！]尽管语气戏谑，但讽刺的是她这些话能够以巧妙

的平衡将责任确实地加诸在我身上。

而且她说的全部都是《事实》。因为句句属实，考虑到我的性格，自然没办法无视这些言论。

确实，因为千年前的我的缘故，如今《这里》才会以这种形式存在着，这点毫无疑问。无论是《相川涡波》也好还是《始祖涡波》也罢亦或是《骑士团长》云云，这些名词在《这里》已是根深蒂固。存在于《这里》的一切都憎恨着我、追逐着我、大喊着要我偿还自己的罪孽。

这就是说过去的我犯下了罪孽，却逃避了应当接受的惩罚。而且到最后也未曾负起一丁点的责任。既然是这样，那么现在的我应该做的就是——

我开始就诺斯菲的话展开思考。结果冠以过去的罪孽为名的无数桎梏便紧紧地束缚住我让我无法前进。我在原地陷入了自问自答的囹圄之中。

看到我这样，诺斯菲连忙用食指抵在嘴边。

[——哎呀、我在这里就把涡波大人给驳倒了可不行呢。呋呋呋]

她一边表示不能再继续说下去，一边后退了一步。

这种发言就等于是表明只要她有那个想法，那么她随时都能将我击败一样。可以从中窥探到她无论是战斗还是辩论都绝对不会败北的坚定自信。

由此观之，现在诺斯菲只是执着于《以何种方式战胜我》而已。

[让涡波大人的心灵屈服不是我而是罗德的任务。我这次只是一个龙套演员。按照顺序来说，我的正式出场要留到一万年之后的终幕。这一次我必须要好好品味（画上）《餐后甜点（句号）》才可以……否・则・我・死・亦・不・得・瞑・目]

如果在这里战胜我的话，那么诺斯菲可能会因留恋实现而消失。她必须回避这一点。从她的话来分析，她可能真的将罗德消失后的一万年后纳入了考虑之中。

[你.....、你真的想在这里度过一万年吗.....!?
]

在设想了一下那漫长无比的情形之后，我因惊恐而暂时取回了冷静。

一旦败在了她的煽动之下，让我失去理智的话，那么这份设想很可能成为现实。对我来说，事情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演变到那种地步。

于是我们两人都进入了平复情绪的时间。

就在一瞬的静寂之后，伴随砰的一声，房门被推开。

[团长大人团长大人、团长大人 a 啊.....、找到了.....！哈啊、哈啊、哈啊、想不到居然跑到了

这里……！]

一名少女骑士冲进了前廊——是贝斯。

拼命的追逐让她变得大汗淋漓，肩膀颤动着连呼带喘。

诺斯菲冷静地对这唐突的访客表示欢迎道。

[咗咗咗，人我好好地帮你留住了哦，伊丽莎白。
真亏你能注意到我那细微的魔力信号呢。确实值得赞赏。鼓掌鼓掌]

诺斯菲以可爱的动作拍了拍手招揽贝斯。

我这才明白原来诺斯菲方才的话都是在为她争取时间。

贝斯在行了一礼之后，竟然站到了诺斯菲的身旁，而不是雷纳尔多的。

[感激不尽。你的协助实在是帮了大忙]

[哪里哪里，你不必向我道谢。只是我们利害一致罢了]

接着，在诺斯菲的促使下，贝斯在我们的面前拔剑摆好了架势。

[好了，伊丽莎白。你的悔与恨全部都在这里。接下来只要好好清算便是。我对你的期望仅此而已——啊，等等、机会难得果然还是多一点期冀好了。如果迎来死亡，那么希望你能够死在涡波大人的面前。没错，希望你尽可能以苛责涡波大人的形式逝去。不要有任何保留，请将你所有的愤怒一并发泄出去。拜托你了呢]

[……无妨。即使魔法使殿下不予以此委托，我的怒火亦定将成就此事]

[呵呵。这回答实在是妙极了，伊丽莎白]

诺斯菲拍手的声音又变大了一些。

如果说诺斯菲方才莫名的饶舌都是为了等待贝斯的到来的话。那这状况的恶化与她争取时间的会话配合得简直天衣无缝。

搞不好是有某种魔法作祟——不，也许是某种技能的影响。比如说技能《诈术》之类的。

让贝斯挡在前面，诺斯菲开始后退。

[那么在伊丽莎白战斗的期间，我就去把好友罗德喊来好了。看来她没有注意到我的信号，跑去破坏佩艾希亚的出入口了……。虽然将《门》破坏掉确实是一种办法，但绕的实在是太远了啊……。哈啊]

[等、等等、诺斯菲!!]

[才不等。不完全的涡波大人也好、衰老的沃尔斯将军也罢，都让计划产生了些许的偏差，必须要进行修正才可以。就请涡波大人先陪伊丽莎白在这个宅邸里待一会儿吧。我很快就会和罗德两个人一起回来的]

她丝毫不打算掩饰自己接下来的行动，一脸愉悦地走出了大门。

诺斯菲是导致《这里》变成现在这样的犯人。要想让《这里》变回原状必须留住她，但就在我打算追上去的时候，贝斯挡在了面前。

[团长大人，我不会再让您逃掉了……。我已经全都明白了……。自己生前的愤怒、还有这千年来的遗憾……，我要将这一切，全部、返还给您……]

被贝斯挡住了去路。

但这样一来我才终于恢复了冷静，并旋即放弃了追上诺斯菲的打算。刚才的自己实在是太混乱了。不过是受到了诺斯菲的愚弄而已，自己未免有点冲动过头。

现在重要的既不是诺斯菲也不是《这里》的问题，而是带着身后的雷纳尔多和莱纳一起逃到地上。如果抓住现在的机会，那么只要将贝斯一个人打倒，我们就可以三个人同时行动了。对损益的判

断结束之后，我决定先处理挡在面前的少女骑士。

但是不等我上前，便被来自身后的一股力量止住了脚步。是雷纳尔多抓住了我的肩膀。

[……等等，小子。……贝斯就让老朽来对付。多亏了你，方才已经充分休息过了]

浑身是伤的雷纳尔多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打算走到我身前。

尽管刚才他在我身后对自己使用了回复魔法，但很明显他根本没有恢复完全。

[不、不行啊，雷纳尔多先生。对手可是贝斯啊？
]

[就因为是她才必须这样。或许那位光之魔女（诺斯菲·弗茨亚茨）的对手是小子你，但贝斯的对手必须是老朽才行。……你马上去带莱纳逃离这里。那小子现在在这栋房子的深处昏睡。伤势比

起老朽要轻得多]

[您现在这个模样如果乱来的话可是会死的哦……!?

]

原本如同高耸的石柱一般坚韧的雷纳尔多，现在的模样就跟摇摇欲坠的枯树一样脆弱。用《表示》看过去，就知道他这实在不是可以战斗的状态。

【Status】

名字：雷纳尔多·沃尔斯 HP54/589 MP7/123 职

业：锻冶师

看到制止雷纳尔多前进的我，贝斯不满地上前一步。她以对上演在自己眼前的一切都看不过眼的态度说道。

[您对那位老人很看重啊……、骑士团长大人。明明就对自己过去的部下毫不在乎……!]

[你说那位老人——雷纳尔多先生可是你的祖父

[啊！？这么重要的事你竟然给忘了吗！？]

看不下口气如此冷淡的贝斯，我立马出言驳斥。可是听到我的话，她露出了一副不知所谓的表情。

[我的祖父？您到底在说些什么？]

[你们两个人是家人不是吗！？这一千年来，你们两人不是一起在《这里》生活的吗！？不，就连生前——！！]

如果能够成功说服她的话，就可以稳便地解决当前的状况了。搞不好雷纳尔多也能顺利带着贝斯回到地上。这是掺杂着我这样一份心愿的说服。但是我的话并没有说到最后。

因为雷纳尔多从身后发起的攻击打断了我的话。

[——《Flame Accel》]

来自友方的攻击出乎了我的意料，让我无法及时作出回应。

雷纳尔多的豪腕揪住了我的脖颈，接着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将我甩向后方。

[——！干、干什么、雷纳尔多先生！？]

被丢到了房子深处的我连忙向他投以疑问，接着雷纳尔多简短地答道。

[小子，你·想·错·了]

以黝黑的后背背向我，雷纳尔多凝练有力地指摘道。

[不要被迷惑了啊。那个魔女肯定盯上了你这份天真。听好了，小子。事到如今，你设想的那种美好的道路根本走不通。老朽这不肖的孙女，现在必然是处在对那个魔女来说最好利用的状态。恐怕是她人生坠入最低谷的时期、是她最憎恨小子你的时候。靠说是没用的。没用的啊]

[也许是这样、可是……！]

这是一句无法反驳的忠告。

就在刚才让诺斯菲顺利争取到时间的我对此无话可说。

——光靠说没用。

那不光是指与在我们面前的贝斯，与诺斯菲的对话也在他忠告的范围之内。

接着，雷纳尔多也摆好了架势。

不知何时，他将原本掉落在地的大斧握在了手中。

与贝斯的剑相对地，雷纳尔多举起了大斧。

[贝斯，现在在我们身后的那小子并不是你所熟悉的团长殿下。而且你早已成为一个死者。同样作为死者，我等没有将小子拉入地狱的资格]

[你……、是谁……?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怒意已经升到极点的贝斯对阻挡在自己眼前的雷纳尔多如此说道。

[了不起的样子、吗。嘛啊，老朽倒确实有个了不

起的身份就是了]

[明明就对我的事情一无所知……。连我心中留恋的深浅都不懂的人，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

[哼。反倒是老朽要说，你的自我明明早早就崩坏了，现在却在这里牙尖嘴利。明明留恋就不如老朽，还是别在这里卖弄悲剧赚人眼泪了]

[你、你说什么……!？]

自己的根本遭到否定，贝斯的敌意渐渐从我转向了面前的雷纳尔多。

与此同时她的杀意开始剧烈膨胀。魔力的波动以物理上的地鸣声为形式脉动起来。

现场的氛围一触即发。两人高涨的魔力全都宣示着厮杀已经近在咫尺。

[雷纳尔多先生!!]

看不下去的我为了制止事态向最糟演变而高喊。

然而——、

[不要制止。老朽一直以来，都渴望着有朝一日可以直面自己的家人。这是老朽的夙愿。不要横加阻拦]

但反过来却是我被制止了。

——想要直面自己的家人。这句话让我只能接受他的抉择。

如果我有一天与雷纳尔多站在同样的立场，那么我肯定也会说出同样的话，所以我现在无话可说。但我终究不能坐视不顾。

看到我僵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雷纳尔多继续叱责。

[——别管了快走、小子！你还傻待在那儿干什么，都说了你很碍事啊！你也有自己的家人吧！？别搞错了！快回到地上去！快点赶到你自己的同伴身边去、快跑起来——！！]

但是这就意味着要我舍弃眼前的雷纳尔多和贝斯两个人，这种事、我不可能做得到。

看到我仍然没有行动，雷纳尔多便发动了魔法。

[—《Earthquake》!!]

这是先前贝斯使用的魔法。

但是威力却不可同日而语。

雷纳尔多的脚甫一落地，整栋宅邸便轰地一声震颤摇晃。仅仅一次的颤动却让墙壁绽开蜘蛛网一样的龟裂，伫立在玄关的数个支柱也纷纷崩毁。轰鸣声还没有结束。如同雪崩一般的轰鸣还在自远处传来。随着余震的扩展、天花板也噼里啪啦地向下降注尘埃和碎片。

整栋房子好像要倒塌了一样。事实也确实如此，《Dimension》就感觉得到。崩毁的支柱全部都是支撑建筑物的重要部分。雷纳尔多精确地掌握了这栋房子的构造，并以此为着眼点进行

了破坏。

这个魔法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我远离这里。

如果崩塌继续下去，那么留在房子深处的莱纳情况就危险了。就算莱纳再结实，被直接活埋的话也会死的。雷纳尔多就是为了让我去救莱纳，才使用了《Earthquake》。

[我、我很快就会把莱纳带回来！您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

不去不可。

我将这里交给雷纳尔多，推开了身旁的们，朝房子深处疾驰。

[哼……。这样就好。你就这样离开这里，再也别回来了啊……]

从身后传来的声音是如此温柔。

他终于变得像一个安抚撒娇的孩子的父亲一样

慈祥。接着，与挡在面前的雷纳尔多对峙的贝斯说道。

[徒劳罢了。等不到房子崩塌，我一瞬间就会结束这一切。我绝对不会让涡波大人逃走的]

[啊啊、确实……。只一瞬间就让它结束吧。这一切、都实在太足够了……]

他回复孙女的话语，也是一样的温柔。

在逐渐崩塌的回廊里奔跑的我，耳中回响着雷纳尔多那温柔的话语。

尽管温柔，却又像遗言一般幽辱。

不断回响、迟迟不绝。

216. 誓言

『Connection』无法设置在正濒临崩塌的宅邸。因为障碍物过多『Default』也没法使用。我只能自己跑了。

以最大速度冲过大厅的我立刻在宅邸的中心发动魔法。

[—『Dimension・多重展开』!!]

我将『Dimension』集中于宅邸之内，专心寻找莱纳的身影。

不计损耗的魔力消费很快就带来了成果。莱纳如今正躺在储藏室的地上。雷纳尔多为了不让他着凉还特意将自己的外套盖在莱纳身上。

只是、因为宅邸的崩塌，现在周围的物品随时都可能砸落在莱纳身上。

我一边与摇晃不已的地面苦战一边全力奔跑，抵达了储藏室。一冲进房间我就喊道：

[莱纳！快醒醒！！]

我将充当毛毯作用的外套掀起来，狂拍莱纳的脸。因为现在情况紧急所以我没法控制力道。这波狂拍差不多赶得上殴打了。

脸都被我拍红的莱纳一边揉脸一边挺起了上半身。

[好、好痛！？基、基督……？那这里究竟是……？]
[

[不好意思现在没时间解释了！雷纳尔多先生的情况很危险！赶紧跟我回去救他，然后一鼓作气逃回地上！！]

将要点告知莱纳之后，我牵着他的手将他拉了起来。

[……啊、啊啊。可恶、是这样吗。我又麻烦别人帮助自己了吗、真难看]

莱纳虽然不清楚事情的详细经过，但他唯独对这

一点抱有确信。

不过他至少也知道现在没有时间让自己在这里懊悔，所以没有抵触很爽快地就遵从了我的指示。

[雷纳尔多先生现在正在前廊战斗！我们先往那边赶！！]

我带着莱纳按照原路返回。

但是随着宅邸崩塌得越来越严重，现在连天花板和墙壁都已经走形。走廊到处都是淤塞的瓦砾，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用『Dimension』找出最短的路线前进。

我一边跑一边把握宅邸内的状况。

所谓宅邸内的状况，说白了就是现在发生在前廊的贝斯和雷纳尔多的战斗。

明明距离我们赶回前廊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一场毫不留情的极限厮杀却在我眼中上演——

——大量的火花在沃尔斯家的前廊迸发。

同样做出要在一瞬间结束一切的宣言的两人一出手便狠辣至极。

才一口气的功夫，火焰属性与地属性的大魔法便纵横交错，缠绕着火焰的剑与斧更是被挥舞得激烈无比。

雷纳尔多和贝斯都是留名史上的猛将，两人的级别都达到了常人望尘莫及的领域，在现在的地上可谓是货真价实的怪物——他们所有的攻击，都具有将整栋宅邸击垮的威力。然而前廊现在之所以还能维持原型，是因为相同属性且力道相仿的攻击常常遭到彼此的抵消。每一击之间产生的熔岩每每在空中雾散。

接二连三的抵消将周围环境的受害程度抑制在了最小。

注意到这异常的情况之后，贝斯提出了疑问：

[什——、你为什么会使用与我相同的魔法——！？
]

[既然流着相同的血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啊……]
与表情苦涩的贝斯相比，雷纳尔多的语气十分平淡。

敌人的这份从容更进一步地刺激到了贝斯。

[你说与我流着相同的血！？一派胡言！继承了这个血的人，除我之外如今这世上再没有第二个！因为继承了那个沃尔斯的血的、只有我而已啊——！！]

[是啊，这老朽已经知道了。身上继承着老朽的血的人，最为浓厚的并非老朽的儿子们，而是作为孙女的你啊。正因如此，在一千年后的，才只有老朽和你两个人留在了这个宅邸里啊……！]

即使回应着贝斯的话，雷纳尔多构筑杀招的动作也不曾停止。

他一脸淡然地，只为了结束这一切而行动。就算对手是自己的孙女，他也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在一击必杀的狂风骤雨之中，两个人都向对方大喊着。

尽管二人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他们都到了不大喊就连呼吸都做不到的地步。

他们就是这样的痛苦、就是这样的难受……。

[没错！我身上的血很浓！而且就因为这份血的错，让我变得孤身一人！大家全都被战争夺走了！因为这所谓『沃尔斯』的使命的缘故、我所有的亲人、全都——！！]

[是啊，这老朽也知道。不，这算是在死后才终于有机会得知的。这一切都是老朽的错……！]

尽管痛苦不堪，但贝斯呐喊的气势却没有减弱。这是当然的啊。已经很显然了。

贝斯她已经察觉到了。

通过这场战斗，她或多或少已经意识到面前的人是谁了。

所以她才在倾诉啊。正因是来自孙女的倾诉，身为祖父的雷纳尔多才必须给予回应。

[只剩下我一个人留了下来！这实在太让人寂寞了啊！但是我的愤怒要比心中的寂寞更甚！我憎恨将大家从我身边夺走的所有一切、所以我才成为了骑士，拼命地杀啊杀、杀掉了无数的敌人！结果又如何、到头来身边的人却又背叛了我弃我而去了啊！他们全都从我身边逃走了！结果我还是变得孤身一人——最后孤独地死去！！对这种人生，我除了愤怒之外还能有别的感受吗——！！]

[啊啊，这老朽也知道的——！]

说实话，对蕴藏在两人这番对答背后的故事，我并不能予以准确的理解。或许千年前的始祖涡波

能够理解贝斯的愤怒，但现在的我只能浅薄地意识到有些隐情是只有知晓千年前往事的两人才明白的而已……。

而这个事实——加剧了我心中的焦躁。

两人那如火如荼的激战终于接近了极点。

即使只有余波，前廊也已经快承受不住了。

已经分辨不出所有者的地与火属性的魔力充斥于整个空间。

[不过现在『这里』有团长大人在！应当承受我心中愤怒的对象总算来到了面前！我终于可以燃尽自身、从这座『地狱』里消失了！难道不对吗！？让背叛了我们的团长大人负起责任，难道是这么不能容许的事吗！？我没有做错！绝对没有！团长大人有赎罪的义务！所以！快从我面前让开！爷爷———!!!!]

[这可不行！这份使命老朽不能让给其他人、就

算是小子也不行！作为雷纳尔多·沃尔斯，唯有这份使命必须由老朽自己来完成——！]

爷爷——雷纳尔多·沃尔斯。

这个名字便是宣告这场战斗进入尾声的信号。

两人都拉开距离，开始构筑自己最信赖的魔法。并且理所当然地、两人以同样的咏唱释放出同样的魔法——

[——『勗兮奋哉、吼哮不绝之焰』！『焦土踏破、疾驰无息之魂』！]

[——『勗兮奋哉、吼哮不绝之焰』！『焦土踏破、疾驰无息之魂』！]

然而纺出的魔力在质上却截然不同。

与贝斯那一欲将敌人燃尽的魔力相比，雷纳尔多的魔力则是为了将敌我一同葬送。

贝斯是为了获得胜利而绞尽了自己所有的魔力，雷纳尔多是为了同归于尽而绞尽了自己所有的

生命力。

不需要『表示』，我就明白。

雷纳尔多的最大HP开始削减、削减、再削减，这全部都转化为了浓郁的魔力。

就像濒临消失的迷宫怪物一样，他的身体开始散作发光的粒子。

[—『Full Blazing』!!]

[—『Full Blazing』!!]

两人的身体开始闪耀赤红色的光。

这是因为炽烈的魔力将他们的身体能力抬升到了极限的缘故吧。并且魔力的余热化作火焰盘绕在两人的全身。就像『Flmae Flamberge』一样，两人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刀刃，榨出全部的底力，将力量强化到极限。

接在之后的突进比野兽要迅捷、比炮弹更凶悍。

首先、两人奔驰的脚力不同。

以让人联想到硝化甘油爆炸一样的剧烈加速，两人同时奔驰而出。

其次、两人挥动武器的腕力不同。

浮现在两人手臂上的血管全部都绷紧到几乎迸裂的程度。

最后、缠绕在两人身上的热量不同。

武器相撞咬合在一起、彼此的火焰也侵蚀起对方的身体。

贝斯和雷纳尔多的攻击都是近乎冲撞的全力袈裟斩。

魔法也好时机也罢全都相同。

但结果却并非颟顸。胜败在一瞬间便被决出。

只因为两者的魔力在质上存在差别。

虽然贝斯的魔力的确倾注了全力，但与以生命为薪柴燃烧而成的雷纳尔多的魔力相比还是逊色一筹。

结果便是贝斯的剑被大斧击碎。

即使被四散的碎片刺伤，雷纳尔多也没有一丝动摇，他将大斧扣入贝斯的肩膀。

斧刃顺势直抵心脏，毫无疑问是致命伤。

力量自贝斯的身体流失。但即使如此，雷纳尔多的势头也丝毫不减。

雷纳尔多携着贝斯的身体一起继续向前突进，直接撞破了前廊的墙壁，飞奔到了庭院中去。接着又顶着整堵墙向前奔驰了几十米远，这才终于止住了势头。

在雷纳尔多家的庭院中央，两人的战斗迎来了终结。

濒死之际，贝斯口中吐着鲜血，以颤抖的嗓音问道：

[爷、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

[抱歉了啊、贝斯。让你一个人孤独地死去。这次就让老朽陪你一起上路吧。虽然有点太迟了就是]

[啊、啊啊 a.....、 a 啊啊 a 啊 AAAA.....!]

战败的贝斯双眼盈满了泪水。

而雷纳尔多只能在身旁守候。

等待两人的只剩下消失的命运——

[老朽一直都不敢触及你的心事.....。因为老朽早就知道，不管做什么，都没办法化解你心中的愤恨，所以就只能在一旁看着而已.....]

[啊 a 啊、啊 a 啊啊啊、 a 啊啊啊 AAAAAAA ^ A
^ —— !!!!]

对这样的结局，贝斯一定无法接受吧。她心中一定充满了不甘和悔恨吧。

贝斯像孩子一样放声哭泣，伴随着她的恸哭，她的身体也逐渐转化成了光之粒子。

贝斯的身体越来越淡薄，消失已是近在咫尺。
抱着她的残躯，雷纳尔多也闭上了双眼。对自己化作光芒消失这件事，他没有任何的抵触。
[这样就好，你没有必要原谅吾等……]
祖父与孙女的战斗结束了。
真的是一场瞬间就结束的战斗。明明曾在一起经历了一段漫长到近乎永远的时间，两人的最后却是如此短暂。
我不禁咬牙，对这样的结局，我也一样无法接受。
[雷纳尔多先生！！]
到这时，我和莱纳才总算回到了前廊。
接着我们在宅邸倒塌的前一刻冲到房外，抵达了被飞溅的火星引燃的庭院，跑到濒临消失的两人身旁。
这一路我都是全力跑过来的。
在房子里也一样不曾有时刻停留。

特地挑选了以我能想到的最短的路径——明明如此。

却还是不够。还是没能赶上。

看到我们从房子里现身，雷纳尔多露出安心的表情。

但是我的表情与他正相反。我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眼前的光景，整张脸都是扭曲的。

将怅然心伤的我留在原地，莱纳上前打算对两人发动回复魔法。但却被雷纳尔多摇头拒绝了。莱纳默默地点了点头，停下了脚步。

莱纳和雷纳尔多都知道回复魔法已经于事无补。离别的时刻到来，雷纳尔多将最后的话语留给我。

[小子……、不，『涡波』。一切如你所见。老朽终于也要消失了。果然，过去这东西还是无法改变啊……。话虽如此，老朽也相当满足了。能够和

自己的孙女一起迎接第二次的结局，足够了]
就算事情演变到这一步，雷纳尔多仍然温柔地向我笑道。
笑着说自己满足了——就算你这么说，难道我就能坦然接受了吗，不可能啊。就算你这么说，难道我就可以表示就算是这种结局也无所谓了吗，不可能啊。
[啊、啊啊、啊 a 啊啊……、怎么能这样……]
怎么能就这样满足呢。
你们两人是家人啊。
更多、更多的。
你们还应该有更多、更多、更多的话要说才对啊。
结果却要以这样的结局迎来死别？
就以那样的会话收尾？
[你听好。老朽已经满足了。心中的牵挂已经没一一……不，还有一个吗。现在在『这里』，还有

一个跟老朽的孙女一样的少女，抱着与她一样的烦恼，孤独地留在这个地方。……是啊，她现在仍然孤独地留在『这里』]

他的声音越来越模糊。

即使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雷纳尔多还是这样比起自己，更关心别人的事。

[事到如今，只有那丫头还是老朽的……、……一一]

明明没有多少时间了，雷纳尔多却欲言又止。

在摆出了有些困扰的表情之后，他隔了一拍继续道：

[——涡波。你不要管她，赶快逃回地上去吧]

隔了一拍之后，他留下 [逃到地上吧] 的遗言。

[那、么……、别了……]

接着，轮廓已经模糊不清的雷纳尔多扭了扭头、眯细眼睛、向我们道别。

话音刚落，雷纳尔多和贝斯两人的身体就彻底化作了光之粒子。

没有『魔石』仅仅只有光粒。

光粒纷纷扬扬地升入空中。

方才还留在这里的魂就这样远去。

一直到那遥远深邃的天空尽头——成为了点缀漆黑天空的星。

尽管我伸出手试图抓住仅剩的些许光粒，但它们却像水流一样从我的手边淌走。看到这一幕，我明白了自己无力阻止他们的消失。

[消、消失了……？不对、这是死了吗……？]

空握伸出的双手，我将疑问纺成话语。

他们两人原本就是经由魔石获得再生的存在。而现在他们就连魔石都没有留下，化作了纷繁的粒子。

对这样的终结我不清楚该用什么词来形容才恰

当。只是，这是一种比死还要可怕的结末，我不由这样想。

虽然思绪混乱，但为了接受现实，我重新开始确认现状。

虽然雷纳尔多的遗言只说了一半便改口，但其实不用他说完我也明白的。无论何时，雷纳尔多都在担心别人。[她仍然孤身一人]、这指的想必就是罗德。

他肯定是想说：罗德就拜托你了、的。

但是，之所以说了一半就改口。肯定是为了减轻我的负担。

不仅是罗德，莱纳和我又何尝不是雷纳尔多的牵挂呢。就算是两个刚见面没多久的毛头小子，他也愿意给予关怀。

领会了他的厚意，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消失感到的悲痛。

明明昨天我们还在一起洽谈。明明约定好要一起回到地上……、结果我却失去了他。正因为我对魔法和迷宫姑且算是有所了解，所以我才明白。——他已经回不来了。

[啊、啊啊、可恶……。又是这样……]

我不禁回想起了最近的光景，想起了海莉的姿态。

与帕林库洛一同贯穿了彼此的心脏之后，那名少女迎接死亡时露出的表情。

我意识到自己又一次丧失了重要的人，不由感到双腿无力，尽管差点跪倒，但我还是勉强忍耐住了。

如果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还是技能『???』的话，搞不好它现在又要开始暴走了。袭向我的窒息感就是如此强烈。

但是我坚持着站稳，并先前迈出了一步。

我已经跟以前不同了。

就算不使用技能，哪怕经历了这种程度的离别，
我也一样可以继续前进的。

[不许哭、不许绝望……！不许驻足不前……！赶快朝地上前进……！！]

我鼓舞自己道。

不能停下脚步。

必须尽快逃走。

我得带上莱纳，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地上才行。

快点——快点朝地上进发。

现在我能做的只有迅速行动而已。况且雷纳尔多也留下了让我 [快逃] 的遗言。为了实现这一点，我得尽快逃到地上，然后把艾德带来——接着说服罗德，再想办法跟诺斯菲谈谈，然后——然后……—

[——根·本·不·对·吧……！]

不等我想完，嘴里便蹦出了这么一句否定的话语。

一旦做出了否定，之后就停不下来了。我狠狠地用双手砸向自己重新稳住的双膝。

[我是蠢货吗！还没明白吗！那样做根本就不对啊！一味地逃跑有什么意义！我应该做的根本就不是逃跑啊！！]

难道我没听到贝斯刚才的嘶喊吗？难道我没有在她的嘶喊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吗！听到她那些话，难道我还打算摆出一无所知的样子一了百了吗——！？

在五十层从诺斯菲面前逃走，在御殿又从罗德身边逃走！从千年前北方的人民的叱责中逃走、从贝斯的面前逃走、一路逃啊逃逃啊逃就知道逃！——结果如何！

结·果·就·是·这·样·啊！如果没有从贝

斯面前逃走的话，雷纳尔多还会以这样的方式迎来结局吗！？

只消一猜就知道，千年前的我肯定也逃走了。

肯定也是像这样抛弃『这里』不管一逃了之。

过去了一千年，我难道还要再来一遍吗。

与『过去』做一样的事能改变得了什么。什么都改变不了，只会失去更多罢了，看到刚才的那一幕我不是已经明白了吗。

我越是逃越是逃，留下的债就越会被推卸给别人偿还！要我闭上嘴乖乖看着就好，不可能的吧！？

从海莉的死中，难道我什么教训都没学到吗！？

什么叫——[现在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让『佩艾希亚』变回原来的样子，让大家回到平稳的世界中去]——啊。

唯个头的一。全是扯淡。这种话不过是给我的怠慢找借口而已。

没错，我终于察觉到了。

[被托付了罗德的事的人是我・自・己・啊……！
艾德才是跟现在的『这里』毫无关系的人才对不
是吗……！！]

一开始雷纳尔多拜托的就是我。

他没有拜托艾德、拜托了我啊。

[不是别人（艾德）……！这是我非做不可的事
啊……！应该与这『千年前的佩艾希亚』做一个
了断的人是我！是我自己啊！！]

——[把艾德带过来]

这只是借口，我不过是想逃回地上罢了。

让艾德和罗德相见，然后就觉得自己做完了应该
做的事，把剩下的问题推给别人处理，这样真的
能解决问题吗？

说到底，我竟然还想把这个问题带到地上去，这
不是给同伴们添麻烦吗？

—[我没有千年前的记忆]

所以就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跟自己没关系了、这可能吗？

无论是雷纳尔多还是罗德，他们注视、交谈的对象不都是我吗。

无论是『这里』的人还是贝斯，都只追逐着我，都只诅咒着我不是吗。

对他们来说，我有没有千年前的记忆又能怎样。他们一直都在全力向我倾诉不是吗……结果我却摆出事不关己的样子来。

那些全部都是与我自己相关的事。明明全都是我自己—！

[活在千年前的人是我、来到『这里』的人也是我！在『这里』与雷纳尔多先生、与贝斯、与罗德、与诺斯菲相遇的也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既然如此，应当接受『这里』的『试练』的人也是

我，不该是别的任何人！！]

确实，要接受自己完全没有印象的罪过的咎责未免过于不讲道理。

但是我早就明白的。无论是在原来的世界还是异世界都一样。不管哪个世界，都是这样充斥着不讲理的事。

但是如果你从不讲理的现实中逃走，那么只会掉落到更加痛苦的现实中去。

我对此再清楚不过。

[就是这样啊、就算逃掉了也什么都没有解决不是吗……！以・前肯定也・什・么・都・没・有・解・决……！所以，『这里』才会这样……！！]

如此单纯的事实，我一开始应该就明白的才对。即使如此我也想要逃到地上，原因不过是我最初就或多或少地察觉到了『这里』的本质。『这里』不仅仅是清算罗德的罪孽的地方，同时也是清算

『始祖涡波』的罪孽的场所。

所以我才想要从这里逃走。

啊啊，简直就是个小孩子啊。我还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呢。

从对自己不利的事中逃走，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

在雷纳尔多成为我凌乱感情的牺牲者之后，自己总算醒悟了。

[还・来・得・及。不，我要亲自挽回。还远远没有结束……！请您看好了，雷纳尔多先生。虽然过去无法改变，但我一定会改变未来给您看。我想、这肯定才是我真正的使命——!!]

我攥紧手中的魔力粒子发誓。

与原本就是活人的海莉不一样，现在尚存一丝可能性。如果是当下这极其特殊的环境的话，说不定做得到。

虽然只是我的猜测，但雷纳尔多和贝斯现在、应·
该·还——

怎能容许自己再像与帕林库洛战斗时一样轻易
屈服！

那样不堪的模样，我可不要再有第二次。

愿望也好自己也好同伴也好重要的人也好——，
岂能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丧失！！

[基、基督……？]

看到不停自问自答的我，莱纳终于忍不住发出关切的声音。

虽然很抱歉，不过你再等一下。

事到如此我已经没有顾忌。

我现在就要在这里使用那·个·魔·法。

什么会给妹妹的身体增加负担、什么成功率、什么敌人还不在身边、这些借口统统免了。

这原本就是一场没有规矩和礼法的战斗，是熊孩

子打架、而且对手还是比我更强的两个熊孩子。
既然这样，那我一开始就要把自己最强的魔法——不对，我要在战·斗·开·始·之·前就使用自己最强的魔法！

[Status、Skill、『表示』——.....]

【Status】

名字：相川涡波 HP340/353 MP623/1165-200 职业：探索者

级别 25

力量 14.01 体力 15.54 技巧 20.77 速度 25.87 贤能 20.79 魔力 45.23 素质 6.21

【Skill】

先天技能：剑术 3.79

后天技能：体术 1.56 次元魔法 $5.33+0.40$ 魔法战斗 0.79

感应 3.56 指挥 0.89 后卫技术 1.01

编织 1.15 诈术 1.34 锻冶 1.00 神铁锻冶 0.56

与在地上的时候相比，Status 中的素质数值下降，战斗方面的才能与技能都减少了。

所以就没办法与守护者战斗？才怪了。这所谓的『表示』，说到底也只是过去的我打造的指标罢了。如果『表示』能够万能到决定个人所有的价值的话，那我现在哪里还会变成这样。

重要的是『数值表现不出的数值』

既非『素质』也非『Skill』的武器，现在我已经具备了。

给我把至今同自己战斗过的守护者们教导自己的东西回想起来……。

[等、等一等，基督……。你在说什么、不对，你打算做什么……？]

看到我开始凝练体内的魔力，莱纳一脸不安地发问道。

不过现在没有时间跟莱纳解释。恐怕再过不久诺斯菲就会带着罗德赶到这里。我必须在她们抵达之前做完。

[莱纳，给我点准备的时间。接下来我有东西需要使用次元魔法看一看……]

[用次元魔法……、看东西……？看、看什么……？]
]

[—『Dimension』]

我立即将提炼出的魔力解放，并扩展到整个『佩艾希亚』当中。对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来说，最必要的就是信息。

将『这里』完全覆盖的阴云——、在漆黑的天空中像星星一般闪烁着的无数魔石——、在和煦却淡薄的光线下燃烧着的国家——、怒号声四起，硝烟密布的战火——、化作废墟的众多房屋——、在废墟旁穿着铠甲来回奔走的骑士们——、遍布

各处的火星——、每一颗火星都像红宝石的碎屑
一样晶莹美丽——……

将整个世界予以『表示』，随后对『这里』的现
状进行解析。

在火花舞动的街道深处——、高耸着的城堡附近，
找不到那两人的身影——、她们现在位于距那里
稍远的位置——、破坏了通往六十六层的门——、
然后两名守护者关系融洽地正向这边赶来——、
作为『风之理的盗窃者』的罗德和作为『光之理
的盗窃者』的诺斯菲——、再过不久两人就会来
到这里——、就像宣示着我们与魔王和勇者为对
手根本逃不掉一样、缓缓地向这边移动——

虽然一开始就明白的，不过现在再看的话我们
的确是被将军了。

逃跑必经的门被破坏之后，意味着我们被封死在
了这个空间之内。

罗德和诺斯菲精心准备的包围网已经织好。要予以突破从物理上来讲等于不可能。

可是如果说无路可走的话，那么只要自己开辟出新的道路就好。

术式本身会由『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自行编制。

我要做的就是咏出名字。

[—次元魔法 | 『次元决战演算《先谭》』]

这是我曾经对帕林库洛使用的次元魔法。

是『在特定空间内进行未来预测』的魔法。

在这个魔法被发动的同时——我知觉中的次元数便增加了一个。

一点点地，我开始观测呈树枝状延伸的未来。

数量无限的世界——开始发芽伸展。浩瀚无垠的思考空间开始被名为未来（可能性）的枝芽填补。这副景象就像一颗大树在成长壮大一样——

然而，虽然只是增加了一个可以认知的次元，但这个次元的容量实在是太大——、它那可以无尽延展的可能性填满了我的大脑——以至于几近破裂。魔力也好——、处理也罢——、全都跟——不上——。在一瞬间，脑袋——快要——裂开——！
[如果说我现在的力量还不够的话……、那·就——！]

再用别的办法弥补不足就够了。

而且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手段。

并且我比谁都要精通这个手段。

这是不久前罗德告诉我的。是她让我想起来的。

我不仅是次元魔法的专家，更是咒术的专家——！

【Skill】

先天技能：剑术 3.79

后天技能：体术 1.56 次元魔法 $5.33+0.40$ 魔法战斗 0.79 咒・术 **5.33**

感应 3.56 指挥 0.89 后卫技术 1.01

编织 1.15 诈术 1.34 锻冶 1.00 神铁锻冶 0.56

在我对这件事予以正确认可的瞬间，『表示』的技能栏里边追加上了过去的技能『咒术』。

[—咒・术(Connection)、—咒・术(Dimension)!!

]

这次我念出口的不再是『魔法』而是『诅咒』。

一个是打穿世界制造洞穴的『诅咒』，一个是支配世界的『诅咒』。

我以习惯的感觉将两者拼合在一起……接着再拼成熟悉的台词。

[—复・合・咒・术『咏・唱』。

『于此起誓，种种罪过，吾当清偿』——！

『纵此世之终结至来，此誓亦无毁弃之日』——!!

]

浸透世界的『咏唱』的原典——它的正式名称为

复合咒术『咏唱』。

作为创始者我进行了正式的『咏唱』。

没错。

只要一如既往地将自己现在的心情用话语进行具现——然后要帅地给它喊出来就好——！

之后再从这个『咏唱』在世界钻出的洞穴中摄取无限的热量——！

[是矣！『冀请赐吾予彼等救赎之力』——!!]

我大喊着希望自己能够帮助『这里』的大家。

其中的『代价』就算我现在无法支付，最后也一定会予以清偿。

就这样，『咏唱』在真正的意义上获得了成立，与这份誓言的重量同等的力量开始自体内向上翻涌。

像化学原液一样浓稠的魔力好似剧毒一样侵蚀着我的身体。这毒没有以我的身体为对象而是打

算溶解我的心灵——但这份『代价』却在『最深部之誓约者』的发动下受到了缓解——足以溶解内心的剧痛被后延了。

[——咕、呜 a 啊!!]

凭借膨胀到快要溢出的魔力，我重新将意识集中到魔法 | 『次元决战演算《先谭》』上。

对未来的预测很快便重启。

我冷静地观测着让自己的思考达到饱和的『这里(佩艾希亚)』的种种可能性。

看到的是——连碰都碰不到罗德便败北的未来——内心彻底屈服于诺斯菲的未来——尽管抵抗的意志尚存，但却被监禁于地下的未来——莱纳牺牲的未来——四个人同归于尽，佩艾希亚彻底崩坏的未来——北与南的战争像儿戏一样永远持续下去的未来——充斥着鲜血的未来、充斥着鲜血的未来、充斥着鲜血的未来——黑暗的未

来——啊啊，无论哪一种未来都悲惨至极。

可以称得上胜利的胜利根本不存在。

我理解到自己是找不到完全胜利的未来了。看来凭借现在的我，并不能开拓出一条通往一切都能顺利解决的美好世界的道路。不过这不重要，我不需要掌握一切，自己并没有必要成为全能的神。

我现在想要的唯有一个。

那就是可能性。

不管它多么困难，多么微小。

只要能把告诉我去战斗也可以的可能性给我就足够了——！

[| 『次元决战演算《先譚》』———!!!!]

在『咏唱』结束之后，我再一次喊出了魔法名。

接着，我看到的是充斥在眼前的无限延展的未来——并非如此，而是唯一一种未来。

尽管它像闪光一般一闪而过，但那份未来的光景确实映入了我的眼中。

那是不到亿分之一的微小的可能性。

但却是对我稍微温柔了一些的世界。是相川涡波和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以『支配之王（罗德）』和『光之御旗（诺斯菲）』为对手，并取得了胜利的世界。

那条道路变作现实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并为我所确认。

[哈啊！！哈啊、哈啊、哈啊——！]

一直屏住的呼吸终于再开。

于此同时，盈满整个佩艾希亚的我的次元属性的魔力，就·像·是·沁·染·到·世·界·里·一·样·消·失·了。

我做了好几个深呼吸，并擦掉不知不觉间淌满前额的汗水。

魔力和体力都产生了剧烈的消耗。

不过咒术（Connection）确实钻出了次元之穴——，咒术（Dimension）掌握了次元之穴的深处——，咒术『正式咏唱』将我不足的魔力强行从穴中摄取——，由此产生的『代价』在技能『最深部的誓约者』的作用下得到推迟——，我固有的次元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譚》』成功发动了——应・该・是・这・样。

只是入手的通往崭新未来的道路与其说是最好、不如说是虚幻缥缈。

不过只是一条只容许蹑足前行，而且满是绊脚石，一旦跌倒便会崩溃的脆弱道路罢了。

[基督……？]

莱纳向集中于魔法的我搭话。

我先调整好呼吸，接着对让他担心自己这事致歉。

[抱歉，已经没事了……。只是使用了一下辅助魔法而已……。不过这么一来准备就做好了。随时都能投入战斗——不，这样就・能・赢・了] 不过多亏了乱来我才捕捉到了胜机，我将这件事清楚地传达给莱纳。

恐怕这算是在事前使用的辅助魔法中级别最高的了吧。虽然算不上完全，但能够在确认了接下来发生的事之后进行战斗什么的，再犯规也得有个限度啊。话是这么说，就算做到这个地步以那两人为对手也大意不得……。

听到我的话之后莱纳先是露出了有些悲伤的表情，接着以与我同样的口气坚定地道出自己的决意。

[你做好觉悟了啊，基督。接下来就要与『这里』做出了断了呢……。这样的话——]

他先看了看我，接着又看向自己的剑。

他看向的是被刚才逝世的雷纳尔多授予的『Sylph・Rokh・Bringer』。看来莱纳心中对现状也存有诸多思绪。

他握紧那把剑，也开始咏唱。

[骑士莱纳・赫勒比勒夏因，愿意助你实现方才的誓言。

『亦・于此起誓，种种罪过，吾当清偿』『纵此世之终结至来，此誓亦无毁弃之日』——]

他的『咏唱』与我的只有一个字不同。

当然与咒术『咏唱』不同，他的『咏唱』效果很小。——但我能感觉到在他的咏唱结束时，仍然完成了某种『契约』。很明显莱纳也付出了一份绝对无法无视的『代价』。

[莱纳……]

我的咒术『咏唱』是为了成功使用魔法。但是莱纳的『咏唱』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除了能够储备

一些魔力之外，基本没什么作用。

他的『咏唱』仅仅是为了许誓。

当我打算开口教训他胡来的行为时，

莱纳抢先说道：

[两个人一起互相帮助两个人一起开辟生还的道路，这不是基督之前教我的么？]

这是不久之前我在迷宫跟莱纳说的话——而他只是付诸了实践。

那么我自然无法责备他。

[……多谢了]

我只能道谢。

因为我感觉到莱纳的『咏唱』是他将在从・今・往・后・的・战・斗中坚持到最后的证明。要我坚持走完『次元决战演算《先譚》』展示出的狭窄而脆弱的道路的话，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值得信赖的倚靠了。

[不需要道谢啦。赫勒比勒夏因的骑士就是为了这种时候而存在的……]

我面前的同伴表示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看来感谢的话语已经可以打住了。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地拜托你喽。我所信赖的骑士、莱纳·赫勒比勒夏因——]

接下来只要信任、并托付给他就好。

相信如果是莱纳的话，那么就算是接下来那乱来的命令他也能够办得到。

想来也许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我才会一直在这地下迷宫里锻炼他吧。为了这场在潜意识里预料到的终将发生的战斗——

[呋、呋呋，这可真是听到了有趣的话呢。罗德，涡波大人说他要战胜我们两人哦？]

但是在我的命令说完之前，一道清灵通透的声音便传入了我耳中。

『Dimension』已经察觉到了她们的接近。

出现在沃尔斯家的庭院的是两名少女。

首先，手中握着光之旗的诺斯菲自南侧现出了身影。接着、

[哈哈、区区涡波竟敢肆志如此？战胜孤与你两人？哈哈哈哈]

手持风之铳剑的罗德从北侧现身。

大英雄两人将我们前后包夹。

这两人正是千年前『北』与『南』的最强战力。自诞生以来便宿命不凡，在死后缔造的传说依然被歌颂不绝的『支配之王』与『救世之御旗』——被这两人夹在中间的感觉就像置身于魔力的海啸面前一样。

两人的身上都缠绕着前所未有的魔力，是货真价实的临战态势。本能告诉我她们在此之前的战斗都不过是小打小闹。

身体在颤栗。以在地上缔造了不朽传说的千年前的『魔王』和『勇者』为对手，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就算身体在颤抖，也休想让我再退却逃避。

今天、就在『这里』，我要给一切做个了断。

现在想来，只有从这两人的手中获取胜利，才能让我在真正的意义上从『地下/过去』回到『地上/未来』。

仅仅是攀登迷宫的阶层并不是真正向地上的归还，那没有任何意义。我不能永远地逃离『过去』，必须要荡清它的阴影才可以。

所以我没有在乎两名守护者的嘲笑，将自己的命令继续说完。

[——骑士莱纳。我命你接下来将诺斯菲彻底压制住，直到我与罗德的谈话（战斗）结束为止。她对我们解决这里的问题来说是严重的障碍]

面对在场的另外三人，我已经不再有任何顾虑。

向莱纳下达了近乎傲慢的命令。

听到我的话诺斯菲皱了皱眉，罗德则因惊讶而瞪大了双眼。

但莱纳却以十分欣喜的神色笑了笑，接着以骑士的规范行了一礼。

最后他毫不胆怯地应道：

[遵命。我主]

随着这声简短的答复，莱纳笑着将自己身上颜色黯淡的戒指和手环——亦即已经用完的魔法道具丢弃于地面。最后将『Sylph・Rokh・Bringer』和『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拔出，又把其剑鞘也一并丢掉，让自己的负重减到最轻，随后面向了南侧的诺斯菲。

接着我也将一直拿在手中的雷纳尔多先前盖在莱纳身上的外套披在身上。

这用宽松的外套裹住身体的模样，跟过去的我倒是有些相似。以重回被称作始祖的次元魔法使为目的，我将次元属性的浓郁魔力缠绕在身上，转向北侧的罗德。

我们两人背靠着背。

不管对手是传说中的救世主还是什么都无所谓。

我们既不会后退，也不会绕路而行。

我们要在这里从正面突破五十守护者和六十守护者的阻拦——

217. 千及百一十一年铸此轻薄之集大成

尽管暗云密布，但遍及城内的烈焰却照得庭院灼烁明朗。

在烈焰的环绕之下，两名守护者与两名挑战者相向而立。

看到我和莱纳挺身向前，罗德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战力差如此悬殊，你们当真不逃？]

[当然想逃啊。如果合理地考虑一下，我也觉得逃走确实是正确的做法。但是我已经不打算再拿『合理』或者『正确』之类的词当借口了。接下来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都会战斗到最后]

通过毫无迷茫的回答，我将自己的决意传达给她。

听罢，罗德笑得更厉害了。

[哈哈、哈哈哈哈！既然这样那事情就简单了。]

——『玉座既临路一条』。『残躯已化风千束』、『孤以此生铭此愿』『遍历悠世凭徒步』！]

这是不久前她向我和莱纳讲授魔法时用过的基础咏唱。

接着她使出的也是基础魔法中的基础魔法。

[——风魔法（Wind）。既・然・要・打，那・就・是・孤・与・诺・斯・菲・的・完・胜]

不过被她用出来的这个风魔法可是远超基础的水平。

罗德的基础魔法能够在一瞬间改变整个天候。

然而这对她来说也只不过是事前准备而已。跟上位魔法『Sehr・Wind』同等力度的广范围强风开始在周围呼啸。整个环境在顷刻间转变得如同台风过境时一样凶险。

我一边顶着强风接近罗德，一边向同伴下达最后的指示。

[莱纳，我很快就搞定。在我结束战斗之前，务必要撑住]

在我身后的莱纳默默地点了点头。现在他已经将自己的意识全部集中到了面前的诺斯菲身上。他的视线牢牢地固定在诺斯菲那边，根本由不得一瞥。

被人死瞪着的诺斯菲以有些不快的表情构筑好魔法，结束了战前准备。

[——光魔法（Light）。罗德，涡波大人他们似乎是打算将我们两个分割开来呢]

[将计就计便是，诺斯菲。与其让他们使出即兴的共鸣魔法，不如各个击破更为稳妥]

罗德定是确信她们在基本实力上远胜我们才会做出这个判断吧。在单挑必胜的情况下，将我和莱纳各个击破可以确实地排除不确定因素。
——跟我预测的一样。

[.....罗德与涡波大人一对一是吗。虽然在个人实力更强的情况下，那样做着实正确无虞、只是.....罢了，我愿意相信『朋友』的话。那么涡波大人就交给你负责了]

虽然诺斯菲的表情有些不情愿，但最后她还是接受了罗德的提议。

[你放心好了。孤绝无敌北之理]

[是啊，的确如此。因为罗德比谁都要强啊。为了不負于你，我这边也会尽快解决的。就让我把莱纳毫发无损地制服，作为纪念今天凯旋的礼物献给你吧]

[那孤就好好期待了]

四个人的利害达成了一致。

就这样，我走向『北侧』的风中，莱纳则迈进『南侧』的光中。

[.....那么涡波大人，我先去陪莱纳玩耍一番，有

劳您稍候了。我会尽快赶回您身边的]

虽然诺斯菲调皮地跟我打了个告别的招呼，不过我没有理会。

接下来我的魔力不能有丝毫的浪费。与诺斯菲有关的问题全部交给莱纳处理，我将『Dimension』集中到罗德身上。

接着为了让两个战场之间有足够的距离，我跟罗德开始向别处转移。我们从沃尔斯家的庭院转移到了空无一人的大道。

迎面而视的我与罗德进行了战斗开始前的最后的交谈。

[罗德，我先把话跟你讲清楚了。接下来我要拉着你一起，回顾被你说成无所谓的『过去』。不管你 howl，我都不会住手的。可不许你塞住耳朵哦]

我以说教的强硬口气讲道。

毋庸置疑，对这种说教型的话，罗德是最反感的。不过我就是要故意激怒她。想要抓住守护者中速度首屈一指的『风之理的盗窃者』，不使用点卑鄙的手段的话，那估计连碰都碰不到她。而且具有飞行能力的罗德一旦冷静地进行长期拉锯战，那对我来说可是很难办的。

[你说要回顾『过去』……？这种话居然从想要逃离『这里』的涡波嘴里讲出来……？]

[打算逃跑这事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不过，我已经决定不再逃避了。所以希望你也一样不要再逃避了……]

[你在那自顾自胡言乱语些什么……！你觉得孤会老老实实地听你的吗！更何况、孤早就已经一一]

[我明白。所以，就算来硬的我也要逼你听。没错，就・算・来・硬・的・也・要……]

[除了辅助魔法之外什么都不会的涡波以孤为对手，不可能有胜算的.....]

罗德轻轻地摇了摇头。看来即使到现在她也觉得我打算抗战到底的决定很不可理喻。毕竟她具有支撑她这份自负的实力，所以也难怪。

[别太小瞧人了哦。若论及『剑术』，如今这世上没有人能跟我匹敌]

虽说坠落到『这里』之后我一直都甘于后卫的角色，但这可不是说我没法打前排。那不过是我为迷宫攻略的整体效率考虑的结果罢了。

然而一直没见识过我的剑技的罗德将此视作了虚张声势。

[不过是运气好打败了弱化的阿雷亚斯而已，真是狂妄.....。明明就只有藏起来放些魔法的本事.....！]

[可不要跟『过去』的我相提并论啊.....。你会

后悔的……]

现在罗德眼中的世界，是跟『过去』重合的世界。她将我看作了『近卫骑士团长涡波』，将莱纳当成了『以前的弟弟』。

这种看法必须要否定不可，所以我以剑而非魔法作出了宣言。

当我的战意触及罗德时，她缠绕于身后双翼的魔力也随之膨胀。接着，她将右手中的铳剑指向我。看来她已经清楚靠谈话威胁是不可能让我屈服的了。

[——既如此，那你尽管让孤后悔试试看好了！孤必将否定那一切，之后重新将你纳入麾下！放马过来、涡波！！]

[啊啊，接招吧！罗德——！！]

这句话便是开战之号炮，我应声冲出。

尽管我试图用魔法『Dimension・决战演算』读

取罗德铳剑的弹道，但很快就意识到没有这个必要。罗德并没有打算以铳的形式迎战，她要发挥的是剑的机能。

罗德随意地架起铳剑，站在原地分毫不动。

似乎是打算否定我方才的发言，陪我在近身战过几手。

[就先让孤见识见识那什么『剑术』是否足以支撑你的狂妄好了。虽说在孤面前，一切刃物皆是废铁]

[用不着你说、我这就让你见识一下——！]

为了展示『剑术』我义无反顾地向她冲去。

虽然这都是为了事情顺利发展的布局，但否定她作为『支配之王』的强大是无论如何都必须的。这便是我想在这场战斗中取胜所必须达成的绝对条件，先前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谭』》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冲到她面前之后我顺势挥出『新月琉璃』。不过没有击中她的身体，传来的是铁器撞击的钝音。接下我这一剑后罗德微微一笑。

与实打实铸造而成的『新月琉璃』不同，罗德的铳剑是用魔力构筑而出的。接着她在一瞬间解除铳剑的实体，直接穿透了我的剑发起攻击。

我首先发动技能『感应』，接着以技能『剑术』化解她的攻击。通过回抽剑柄末端的柄头，叩击袭向自己的剑刃将其错开，藉此实现了防御。

铁器的碰撞声再次鸣响，罗德的体势崩解了。

[确实不错——！可惜——!!]

可惜即使崩解了她的体势，我也抓不到破绽。

罗德现在大半部分的身体都向前倾倒，只剩下左脚着地，毫无疑问是重心不稳的架势。

但是不管我向哪里攻击都不能击败她。

理由很简单——

[—『W・i・n・d』]

以完美无缺的魔法操作，罗德用风帮助自己调节好了平衡。

而且她甚至在这种扯淡的体势下，自如地驱使那骇人的臂力，回以又一计威力巨大的斩击。

[咕！]

我放弃了追击的念想，用剑展开防御。

本以为让她产生了决定性的破绽，不想竟然还能遭到反击。

[哈哈！比起以前确实优异了一些！不过就这种程度的话，还差得远——！！]

罗德翻了个筋斗，直接将空中当作了立足点。

随后她身体倒转猛蹬以『Wind』打造出的垫板，持铳剑从我的正上方挥出逆斩。技能『剑术』纵然可以让我在千钧一发之际以剑身接下这胡来的逆斩——但止不住她接踵而至的连击。

本应被我架开的罗德的剑刃、在周围的风的引导下无视惯性接连袭来。

因而虽然我具备最高水平的技能『剑术』，却还是被罗德压制在防守中。

当然、『剑术』的水准肯定是我更胜一筹。

只是罗德的动作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再加上她那不讲道理的架势、剑招、重心变动，全都超出了『剑术』的范围。

而支撑起这些的便是风魔法『Wind』。

她曾说过只要将基础钻研至登峰造极就无所不能。现在她就像是在验证这个理论一样，接二连三地使出无咏唱的『Wind』。

这仿佛是在失重空间里上演的剑舞已经达到了别种技能的水准，应当以『风剑术』来形容才比较妥当。

[怎样、涡波！是孤比较强吧——！？]

看到我光是在防御，罗德得意地笑道。

看到她如此草率就确信自己将获得胜利，我不禁想出言反驳，不过最后还是决定默不作声。

我『剑术』的真本事还根本没有发挥出来这事没必要特地告知自己的对手。

[不仅、如此！就算是这样战斗、孤也一样很强！]

也许是因为我一言不发的缘故吧，罗德变得更加得意了。

接着她用铳剑虚晃一招，实则趁机用左手抓住了我的衣摆。

估计是想证明自己不光『剑术』强劲『体术』也一样强悍吧。不过她的自信也不是白来的，这突如其来战术转换确实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

衣摆被抓住——之后整个人就被她粗暴地丢了出去。

因为罗德那超人的臂力，我的身体就像出膛的子弹一般在佩艾希亚的大街上划过一道笔直的轨迹。结果就是撞上一栋建筑的墙壁、撞穿——还没完、再撞到下一栋的墙上、再撞穿——一共重复了五次，最后顺势滚落在一条大道上。

[咕、啊、——哈啊!!]

多亏了级别的提高，我身体的耐久力和 HP 有了飞跃性的抬升。

一边感谢自己着自己的身体比建筑物还要结实，我一边自掀起的土尘中翻身而起。话是这么说，不过疼还是相当疼的。要是撞到的部位不好，估计现在也是骨折了。

刚一起身，我就重新开始搜集周围的地形情报——紧接着，不需要魔法，我的肉眼直接确认了身边有数名表情诧异但却架好了武器的骑士。

[——难、难道说、是骑士团长大人!?]

[可是为什么会砸穿墙壁掉下来！？]

看到突然有人撞穿墙壁滚落到地上，正纳闷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却发现当事人居然是自己正在搜捕的犯人，他们会惊讶也无可奈何。

我没有回答直接跳上了刚才被自己砸穿的建筑，打算就这样移动到其它场所甩掉这些骑士。

就在这时、『Dimension』察觉到了以超高速向我射来的子弹。

[——！！]

我连忙挪动身体避开风弹。

接着便在远处看到了与我一样登上屋顶的罗德。

[休想逃、涡波！就算你逃也没用，因为就算是在这个距离战斗孤也一样很强！！没错，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何种战斗，孤都一样——强过任何人！！就是这么强！所以孤才会成为立于一切顶点的『支配之王（Lord）』！！]

[说什么胡话！别管这些先换个地方再说！在这里战斗会把别人卷进来的！！]

她似乎将我登上屋顶的行动当成了逃跑，如此浅薄的思考真是让我无语，不过我还是催促她转换战斗的地点。

[换个地方！？为何！？要到哪里！？反正去哪里都一样，一·直·以·来都一样！！——魔法（Fly Shoots）！！]

但罗德却表示没有那个必要，接着她开始倾泻压缩于枪口的风弹。

尽管无数的风弹以高速袭来，但我使用的『Dimension』与远程武器的相性很不错。我完全掌握了风弹的弹道，并全数避开。

结果没有命中的风弹却在我身后卷起无数爆炸。

[你、你这——！！]

看来这些风弹在着弹的同时就会炸裂。

罗德继续倾泻魔弹，我则飞越一个又一个屋顶持续进行回避。当然这个过程必然导致着佩艾希亚的街道变得一片狼藉。

在爆裂弹的攻击下，一个又一个的屋顶纷纷塌陷，硝烟随着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四处弥漫。竟然使用如此显眼的攻击，可见她根本没考虑过周围的骑士们可能会介入战斗。

[啧、这种程度的攻击不起作用吗！那只要改变子弹的种类就是了！！——『迅雷疾风共铸圆环』『将此异弹烙入我魂』！！]

罗德的魔力随咏唱一起开始凝练。

这时有好几道声音从房底传来。

[那、那是『支配之王（Lord）』——！？难不成、是在跟骑士团长战斗吗！？]

[我们的『支配之王』回来了啊！！我们的救世主没有背叛我们啊！！]

[啊啊、终于回来了吗！？回到这『支配之王』的故乡！！]

数名骑士看到了罗德的身姿欢喜雀跃道。

然而受到他们激励的罗德表情却产生了扭曲。在那之后，她以反感到极点的口气命令道：

[——少、少来碍事！统统退下——！！]

受到王的叱咤，本打算作为援军介入战斗的骑士们止住了脚步。

罗德在焦躁着。

听到子民的声音之后，很明显在她的内心刮起了暴风雨。

接着，就像她的心象表露在外一般，罗德的周围开始迸裂闪电。

随着烈风一般呼啸着的魔力，噼里啪啦的雷电声聒噪不绝。

就像是飓风携雷电一同化作了人形伫立在那里

一样。我一瞬间错以为自己不是以人作为对手，而是在挑战自然灾害一般。

雷电逐渐被收束到一处。

罗德手中的铳剑凝聚的闪电越来越多，『Dimension』注意到它开始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力。

——这、这个是……！？虽说自从来到这边之后就没什么机会接触到了、难不成、是磁力……？

『Dimension』与我原来世界的知识一同察觉到了它的正体。

那独特的电流运动、毫无疑问是在生成一种筒状的磁力结界（一类的东西）。『Dimension』在对磁力结界作出分析之后，意识到了它的危险性，技能『感应』亦在脑中警报声大作。

——不、不妙！

在涌现出这个想法的同时，我向正侧方猛地一跳。

[奔驰超越吧！雷霆之魔弹啊——!!]

接着整个视野便被令人目眩的闪光充斥，缠绕紫电的弹丸奔驰而出。

几乎就在它被射出的同一刻，我方才身处的空间便被贯穿。

其威力令人发指。

明明不是次元魔法，可在子弹驰过的轨迹上，空间却产生了扭曲。

[初・速・度你能躲过吗——！不过刚才这一发只是调整误差的试射！孤的子弹还能继续『加速』呢!!]

——勉强躲过了。

但是罗德的动作没有停。

就像是置换弹壳一样，铳剑排出一股染得漆黑的魔力，接着重新凝练更多的魔力。

可怕的不光只有雷电而已。风和魔力的膨胀也令

人胆寒。

这可以跟自然灾害匹敌的魔力运用让我流出冷汗。

装作还有余裕而摆出的微笑此时算是到头了。

虽然嘴上没说，不过我在心里疯狂制止着罗德。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那玩应儿是啥？

结界还在强化？

刚才那一发就已经那样了，接下来的怕不是——！纤细的枪身内就像镰鼬一样生成无数的真空束射管。不仅如此，罗德的魔力不断在空间内制造扭曲，重复进行对空气的压缩和膨胀，直至引发范围虽小却近似于重力崩坏的现象。与正常的魔法世界画风不太一致的某种凶恶『结界』——不对是凶恶的『力场』正在那纤细的铳剑之内展开。看到这么扯淡的光景，流那么两滴冷汗也是必然

的啊。而且这个毫无疑问、教会她这东西的肯定
是来自我的世界的人——

[可别死了哦、涡波啊啊啊！这一招正是过去的
你所传授的力量！这份罪过，你就好好品尝吧！！
——魔弹 (Fly Shoots)『重崩色之非凡剑 (Nacht
Cult • Gram)』 噢噢噢！！]

——不如说肯定就是始祖涡波（我）没别人了啊！
罗德将这个跟异世界的风格不太着调儿的魔法
名全力喊出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种喊法，跟我
不久前教导莱纳的魔法运用方法如出一辙啊。

——都给这个笨蛋教了些什么危险至极的把戏
啊、我去！！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骂了过去的自己多少次了，不过
情况紧急我也只能全力喊出自己的魔法应对。

[——『Dimension • 曲战演算』！！]

我一边做出回避动作一边构筑魔法。

不过我知道回避这一招从物理上来讲是不可能的。

所以真招还是捩转空间以求改变射线的轨迹。

我们两人一喊完，魔法便被同时发动。

自罗德的枪口中迸发的闪光——不对是黑暗。

那是一颗漆黑的子弹——其在射出的同时也在世界中划出一道线条。

那并非一道『光线』而是应该用『暗线』来形容的黑线。

『黑线』以我的腹部为目标袭来、但就在即将命中之前产生偏折。因为次元的错位，它改变了轨道朝空中奔驰而去。

没过多久，便传来了像野兽的临终哀嚎一般尖锐的声响。

使用『Dimension』予以确认，便发现天空被开了一个大洞。

一个宛如教科书插图里的黑洞一样巨大的漆黑洞穴凿穿了名为『佩艾希亚』的结界。

被强行制造出的风穴旋即导致了周围空间的龟裂。空间的绽裂开始逐渐蔓延，让天空逐渐剥落塌陷。始祖打造出的结界的外膜，就像鸡蛋壳一样被轰碎了。

[——我、我说你!! 难道想把『这里』毁了不成!?
]

[反正只要涡波留下的话就能修好!]

[就算是那样、你这样太过火了! 这东西不是能朝着有人的地方射的玩意儿啊!!]

[这本来就是涡波当初传授来射人的魔法啊! 那么孤用它来射涡波有什么不妥!!]

[我告诉你拿这玩意儿射人的!?]

[对!]

[.....那、那你光射我就行! 不过不要再朝『佩

艾希亚』射了!!]

[之所以会击中『佩艾希亚』不都是因为涡波躲开了的缘故吗!?]

[那肯定得躲吧、这种玩意儿!!]

可能是因为看到这非现实的魔法让我有些混乱了吧，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你一言我一嘴地吵了几句之后又重新开始了战斗。

看到罗德还要凝练更多的魔弹，我连忙向她冲去打算切入近身战。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刚才那种子弹射的话我可受不了。

然而在我奔驰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一股违和感。

自己的左臂使不上力。

仔细一看才发现左臂摇摇摆摆地下垂着。

紧接着一股直触脑髓的剧痛袭来。

[怎、怎么会——!?]

我确实完美地避开了魔弹『重崩色之非凡剑』。

就连擦伤都没有。

可是为何左臂折断了——！

难道真的仅靠余波就震断了我一根手臂吗。

[嗯……？ 呀、呀哈哈哈、手臂断了吗！？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见识到孤这『魔王』的实力了吧！ 终于拿下你一手了吗！ 呀哈哈哈、这样一来近身战就是孤的完胜了！！]

看到这一幕的罗德大喜不已，停止了对魔弹的装填，也向我冲来。

估计她是觉得以因负伤而导致战斗能力下降的我为对手，只需要靠近后捕获就足够了吧。

罗德在空中一蹬便飞翔起来，宛如嘲笑重力一般自由地向我逼近。

218. 天狱五十，孤臣堕坠。唯愿奏此、幼王终曲。

[啧——!!]

我一边咋舌一边挥剑架开罗德的铳剑。
但是在一只手被震断的情况下实在有失平衡。
随着与铳剑进行了数度交锋，断折的左臂的疼痛感便不断加剧。
我渐渐招架不住罗德的猛攻，终于败露出巨大的破绽。罗德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紧紧抓住我的左臂——接着以背摔的姿势将我掷出。
因为罗德是以倒悬在空中的状态下与我战斗，所以这一下我没有被摔到地面，而是被投往高空。
伴随着一股手臂几乎被扯断的剧痛，感官于顷刻间上下倒置。
以这种速度向高空腾升的话，就连击打在全身的风都化作了凶器，我的身体因为与风的摩擦而炽

烈得好似要灼烧起来。

就在投技的势头总算得以羁止，一股漂浮感支配了我的身体的时候，我与罗德对上了视线。

此时罗德已经先行飞跃到比我所在位置还要高出 100 米的上空。

她将没有持铳剑的手掌朝向我这边，喊道：

[——『Sehr • Wind』!!]

[咕!!]

这次就像受到一根肉眼观测不到的巨槌奋力轰击一般，我的身体被猛地砸落。

方才还相当于摩天大楼 30 多层的高度瞬间便消失无余。

坠落点为流经佩艾希亚城附近的河道。

雷霆般的冲击刹那间蔓延全身，紧接着视界中便溢满河水。

即便在落水前调整了姿势，不过根本是杯水车

薪。

虽然罗德可能是为了不将我击毙而将我震向水中，但以那样的速度落水，搞不好水面要比地面还硬。

浑身的骨骼都因这股冲击吱呀作响。

就算肉体强度因升级而提高，但终究有其极限。只要人体的构造未变，这一发就算引至脑震荡也不足为奇。

可好死不死罗德的追击根本不留情面。

驱使双翼以与子弹匹敌的速度向下方疾驱的罗德顺势向河道挥出一拳。

下坠的能量加上她原本那扯淡的力量，构成的就是凌驾于『体术』之上的现象。

[—、—!!]

虽然因为在水中而发不出声，但我还是成功发动了『Default』紧急逃离到河道之外。

接着逃到了河道旁的我算是有幸亲眼见识到罗德这一拳的威力。

以无数水气球在同一时刻炸裂的声音为标志，河道内所有的水尽数迸溅、荡至空中。

紧接着，拳头砸穿一滴水都不剩的河底，地裂霎起、规格触目惊心。裂缝下的洞穴之深邃竟与先前凿穿空中的那个无异。

罗德凭借物理攻击就直接击碎了『这里』的结界。我一边抑制左臂的剧痛，一边责备因为这计胡来的攻击而身处河道底层的罗德。

[罗德——！你是真想将『这里』破坏不成！？这样好吗！？你忘了自是为了什么才在『这里』待了一千年的吗！你难道想把一切都付诸流水吗！？！
]

随着地基被毁、佩艾希亚城开始塌陷。

如果塌陷得不到制止，那么附近的市区都会受到

波及。

[吵死了！只要涡波不避开就好了！你赶快死心
老老实实地被孤打中、这样战斗就可以结束了!!
]

一面将责任转嫁给我，罗德一面自河底飞出。

接着，以漂浮在空中的黑洞为背景，她翠色的魔
力居中闪耀。

罗德消耗的魔力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那深不可测的魔力既是她身为守护者的证明，同
时也是她留恋之深厚的证据。

魔力无限——正因此罗德才强悍至斯。

可是那实在是一种过于空虚的强大。

只要明白魔力无损的事实意味着她的留恋从来
不曾得到实现的话，就觉得那翠色的光辉是那样
引人痛心。

——然而在不清楚内情的旁观者看来，那却是一

道近乎神圣的光芒。

不知道个中缘由，但却能让罗德站在自己这边的话，她的力量又怎能不被他人视作神明呢。

故尔看到了罗德那辉耀夺目的姿态，欢呼声便自远处传响。

[啊啊、真不愧是『支配之王（Lord）』！请您就这样将骑士团长制服吧！！]

[果然罗德陛下还是回来了啊！而且是回来抓捕背叛者骑士团长的啊！果然，一切的元凶就是团长殿下，罗德陛下依旧是我們『北方』的『救世主』啊！！]

[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愿为陛下助威——！！]

不少骑士开始向河道周围集结。仔细一看还会发现躲在家里的普通国民、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所有人无一例外都仰望着『支配之王（Lord）』。毕竟肆无忌惮地战斗了一番，这也是理所当然

的。

能够实现如此撼天动地的激战的人物，只要是佩艾希亚的国民就没有人会不知晓她的名字。因为他们也确实发自身心地敬爱着被他们视作救世主的『支配之王（Lord）』。

然而听到他们的声援，罗德却颤抖了起来。

她看上去是如此动摇，就好像要从天上坠落一般。

[不、不对……。孤不是为了你们才要将涡波……。
孤对你们……、对你们——！哈啊、哈、ha……!!
]

只有我能够依靠『Dimension』听取她的嗫嚅。

她的声音无法传达给在地上欢呼的民众。

所以民众的声援还在继续。

[我们所有人都一直相信着陛下!!]

[陛下一定会像这样、回到佩艾希亚、回来拯救

我们的——！我们一直都如此相信着——！！]

[我们反击的狼烟就自今日燃起了！只要有『支配之王（Lord）』坐镇，佩艾希亚就永远不灭！]

不知不觉间，聚集过来的民众数量已有近百。

所有人都期待着正义的王能够制裁背叛的恶人，助威的声势越来越浩大。

没错。

他们都在期待着。

而背负着他们这份期待的罗德此时的表情已经是扭曲到了极点，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

接着，她的嘴角微微抽动，以嗫嚅的口气发声。

[就、就算变成这样、你们仍然要将期待加诸在孤身上吗……！？如今破坏了佩艾希亚的人、明明就不是涡波而是孤……！？即使如此吗……！？

哈、哈啊、唔唔……！]

理所当然，罗德的声音淹没在了民众的欢呼当

中。

罗德的状况不断恶化着，明明在跟我战斗时呼吸从未有过不适，但只是听到声援就让她变得喘不过气来。

[呜、呜呜——！呃、哈啊、哈啊、哈啊、啊、啊 aa 啊啊啊 AAAAA——！那份期待太沉重了！好重、好重好重好重 haozhong 啊啊啊啊！！不可以、不让身体轻下来的话——不把这个世界都变得再轻一点的话、孤会、孤会撑不住的——!!]
受到曾几何时的过呼吸症状所苦，罗德在半狂乱的状态下于空中开始构筑魔法。

我是第一次见到她这样的魔法构筑。

跟风属性不同。

[一群早已崩坏只会机械式(擅自)行动的人偶！只要安静地待在空中就够了!! ——咒术『忘却扩散(Reverse)』!!]

罗德将双翼大振，在城堡周边卷起旋风。

随即但凡是触及旋风的人，都在一瞬间化作了齑粉。简直就像强风席卷风化的城堡一样，所有人都变作了光粒。

众人像轮唱一般的声援——

[——『支配之王（Lord）』陛下！]

[——『支配之王（Lord）』陛下！]

[——『支配之王（Lord）』陛下！]

[——『支配之王（Lord）』陛下！]

[——『支配——……

就此断绝了。

就连感到痛苦的闲暇都没有，周围的民众纷纷化作光芒消失。

看到这幅光景，我变得目瞪口呆。

[什——！？]

当然这并非彻底的消失。他们消失之后留下的魔

石就是证明。

只要有魔石的话，『这里』的民众就能够再现。这一点我已经清楚了。

只是，这些残留的魔石全都轻飘飘地升上了空中。恐怕是要回到我之前看到的那种类似于星星的状况吧。

虽然这确实比让他们一直旁观我与罗德的战斗要安全，但我还是觉得接受他们声援的罗德做出这种事有些不妥。

[罗德！他们都是带着对你的思念才为你声援的啊！难道你觉得就连这份思念也是无所谓的吗！？

]

[你说思念？一派胡言！若当真对孤存有思念的话，又为何要置孤而去！？这个也好那个也罢，全都抛下孤不管、只顾自己接受这接受那！他们不过只会将自己的期待推到孤身上而已啊啊

啊——！只知道把期待推给孤、却不回应孤对他们的期待、这根本就不公平不是嘛！！]

虽然想责备她的行为，不过还是发挥不出责备的效果。

反而是罗德歇斯底里地冲我喊了回来。

不过走到这一步，罗德总算是暴露出自己新的一面。

这是她第一次将不公平这样的词说出口。

[啊啊、所有人都好碍事好碍事好碍事！都消失、都给孤消失啊啊啊——！！不许再看孤啊啊啊！视线一聚集到孤身上的话，那不是会变重的吗！身体变得太沉重不是会输给涡波的吗噢噢噢啊啊啊啊啊啊 AAAAAA——！！]

旋风没有停止，罗德继续让其扩散。

接着各地便接连升起光之烽火。

就算不用『Dimension』确认我也知道现在光粒

已经充斥整个佩艾希亚。带着兴奋、带着错乱的情绪，罗德要让存在于『这里』的国民全部退场。
[呃、呃呜哈！哈、哈哈！这样一来世界就轻快多了！接下来『这里』就只剩四个人了！只剩孤和诺斯菲、还有涡波和莱纳四个人！！]

将『佩艾希亚』的所有登场人物变作魔石之后罗德才满足。

飘然升空的无数魔石就像回溯的雪之结晶一般美丽无比。然而在知道实情的我看来，这一幕就像无数灵魂漂浮在空中一样。

[罗德！别耍小孩子脾气啊！！]

最好的情况下，我是希望能让罗德直面千年前的国民们的。然而就连这『打造而成的过去』也被她化作了虚无。

[就算要小孩子脾气又有什么不可以！孤本来就是孩子，比谁都稚拙的孩子！！]

[说、说什么胡话。好好看看你自己都长多大了。
老大个人还像个孩子一样发脾气像话吗！]

[身体长大了一—所以孤就得是大人吗！？哈、哈哈
哈哈！哈咳哈哈 a 哈哈哈哈、哈啊啊啊啊 AAA—
—!!??]

罗德在大笑中掺入愤怒和威吓向我突进。

冲到我身边后，她就在这份激情的驱使下胡乱挥舞手中的铳剑。

[你在地上不是当过几十年的王了么，这可是相当了不起的大人才能做的好吧！？再者说，在『这里』也活了一千年了！给我数数自己的岁数啊、岁数！！]

[你是说因为年纪大了所以要自重是吗！？一派胡言！不论历经的岁月如何漫长，只要没有内容填补就没有任何意义！你不知道徒增年岁的大人要比随处可见的孩子还要难对付吗！？孤就是这样！

孤一直都只是具空壳！一个只懂得回应期待，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意志的徒具空壳的王！！]

作为对我批判她的回应，罗德情绪激昂地挥动铳剑。

她一次又一次地劈砸，同时以就连停下来呼吸都舍不得的感觉大喊道。

[——然而那可不是孤的错哦！？孤没有错！！都是时间擅自加速的错！本以为只过了一秒实际却经过了一分，本以为只过了一分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就这样一个小时变作了一天、一天变作一个月、一个月再变作一年啊啊啊！其实只过了很短的时间而已啊，只过了很短的时间孤作为王的人生就结束了！没错，真的是一段无比空虚的人生！因此孤在那种人生之中没有学到任何的经验、更谈不上什么成长，所以孤还是个孩子啊！！——你说对吧、涡波哟！那一天，唯有你曾跟孤

说过，说你明白这种感受！你说失去了妹妹的自己的时间就像停滞了一样，这不是你亲口说的吗！？孤也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在孤成为『风之理的盗窃者』的时候，在那个失去了弟弟的时候，孤人生的时钟就坏了啊、它再也不曾动过！！所以你也好孤也好，都永远也无法成为大人了啊啊啊啊！！】

罗德在呐喊中将自己的过去阐述而出。

讲明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

认为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价值。

最后以不讲道理的方式死去，就那样结束的人生——所以她感到不公、所以才会闹别扭、所以才会发脾气。

就像个孩子一样地.....。

我未尝不明白她的心情。

想来不久前的我也在地上如此叫喊过一番。

我和罗德都一样、像个孩子。

也许这的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但就是对这样的我和她感到羡慕，所以现在就连
诺斯菲都开始模仿这种做法。

也正因此，虽然显得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还是答
道。

[——也许是你说的这样！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一
开始就放弃从孩子转变为大人这件事本身吧！没
有人是在意识到自己变成大人之后才转而成熟
的！而是在不断叮嘱自己要成长的过程中，努力
活下去的！一定是这样！！]

[所以你就要孤也这样做！？明明空摆成熟的模样
碌碌度日根本就是浪费生命！？你却要孤再一次
变回那样，浪费了作为人的生命还不算，连这作
为守护者的第二次人生也要浪费吗！？]

[我没说浪费好吧！也没让你立马做回大人不是

吗！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再把自己就是个孩子
当做借口肆意妄为罢了！！]

[要是能有那份自制心的话，孤根本就不会说自己是个孩子了！时间一直在加速流逝加速流逝、岁月加速流逝如梭，孤的记忆也不断流失不断流失、风化一般流失而去！时至今日孤对所过人生的体感时间合计起来也不过只有数年！没错，所以孤还仅仅只活了不到十年，因此孤的年纪尚不过个位之数！根本就是孩子中的孩子，岂止是少女就算说是幼女也不为过！！]

[你这说的什么蠢话！给我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
多大了都、这不胡扯么——！！]

我当然清楚用这些正确的理论不可能说服得了她，要想将罗德说服，需要的是更加特别的什么。所以这些口角只是我为了将她激怒而故意为之一一一边将罗德的攻击化解，我一边在心中将这个

方针重新落实。

[真可气、竟然又被架开了——!?]

以一只手折断的伤员为对手竟然迟迟不能取胜，这让罗德十分不解。

双方于近身缠斗已久，结果除了迸散的火花，她的铳剑至今未能取得丝毫战果。

罗德的铳剑仍然是肉眼捕捉不到地迅猛，那可以手撕结界的力道也一如既往。

对付这两样东西却有一只手无法使用，说实话一开始局面简直不利到了让我胃液倒流的地步。

不过可惜的是罗德现在的眼界太窄。

因为被我激怒的缘故，她的连击实在是流于单调。

多亏如此，我才能勉强撑住。

不过理由不仅只有这一点。

还在于她这在风加持之下的剑技暴露给我太多

了。

尽管牺牲了一根手臂，但拜此所赐我可以仔细观察罗德战斗的方式。作为结果，我已经摸透了她这独特的风之『剑术』。事到如今不过是倒悬在空中出招什么的，已经吓不到我。并且只要是她用过一次的架势或者招数，都已经被我记得清清楚楚。岂止是同样的招数无法再起作用，我现在就连反制的准备都做好了。

就是因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剑圣（诺文）』才将阿雷亚斯的剑传授于我。

阿雷亚斯流剑术最棘手的地方，就是它的柔軟性。在设想好各种各样的局面下诞生的这一剑术，可以在任何场合下当场找出对应的策略，战斗每过一秒就会让使用者变得更强。这样的特性在被原本就专精于此的我继承之后，更是尽显所长。

多亏了与魔王（罗德）这样强大的对手交锋，技能『剑术』的数值在短时间内有了飞跃性的增长。何况现在对手完全变成了一个什么也不考虑只知道仰赖蛮力战斗的孩子，不过是一根左臂被震断，这份不利很快就能够扭转。

[啊啊、为何！？为何就是打不中！？明明孤要比你快上好几倍、强上好几倍、可是究竟为何！啧、既、然、如此啊啊——！！]

罗德拉开距离将铳剑的枪口冲向我。

她用枪射击的话就麻烦了。近距离攻击不管什么招数我都能用『剑术』对付，但要跟远距离攻击互角的话我现在拿不出太多对策来。

故而利用罗德拉开距离的间歇，我藏身到即将崩塌的城堡之内。

[什么！？啊、啊啊！就知道乱藏！！]

不爽我的回避，罗德气得向城堡连射了一通。不

过子弹却被挡在城墙外爆炸了。

跟我预测的一样，她抬枪就射的这些子弹跟一开始射击的那些具有同样的性质。虽然会发生爆炸，但是穿透力并不惊人。

虽然她要是换使穿透力骇人的子弹就没辙了，不过面对远距离武器，有没有掩体还是非常关键的。而罗德肯定也很清楚这一点吧。

她的不忿到达了极点，终于爆发出来。

[啊 a 啊啊 a 啊，这座城堡也是碍事！！ 啊啊、真是碍事真是碍事！这一切都、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为了观测到她下一步的行动，我在城内用『Dimension』探察罗德的状况。

紧接着，就看到她解除了铳剑的形态，将空下来的右臂高举，把所有魔力向一点集中。

看到那股魔力，我背后涌起一阵恶寒。

我见识过跟这类似的东西。

这并非单纯地将魔力集中到一起而已。而是跟诺文释放『亡灵一闪』那时一样，有一种世界的理受到侵蚀的恐怖感。

[被孤盗取的【自由之风】啊！风之理啊！把这一切统统分解殆尽啊啊啊啊啊——！！]

伴随着怒吼，罗德顺势握拳一挥。

这动作跟先前的魔弹比起来未免过于平凡。

结果罗德这一拳，岂止是城堡，根本就什么都没有碰到。

漂亮的一记空挥——明明如此，但位于城堡内部的我的视野却产生了颤动。

啪吱一声——我眼前的空间开始龟裂。

明明什么都没有的空间竟然像镜面破碎一般产生了大道不规则的裂缝。

而且这道裂痕在罗德挥拳的地方尤为显著。

—罗·德·的·拳·头·将·世·界·砸·裂·
了。

这一幕让我不由如此想到。

这道龟裂自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方产生，接着向一切都存在的地方蔓延、传播。

城堡的支柱、周围的墙壁、脚边的地面、就连空气都不例外——殃及世界。

原本就濒临塌陷的城堡这下算是到头了。

从物理上、从其存在本身开始，整座城堡的根基都彻底崩溃、阵阵不详的异声如此诉说着。

现在城堡的崩坏已经近在咫尺。

[不赶紧出去的话……！可是——！！]

可是出不去啊。

要问为何，那是因为在外面的罗德，继刚才那一拳之后已经将另一拳——第·二·发准备好等我送上门了。

看到将凝缩再凝缩的风缠绕于手中的罗德，我就是想离开也没法离开这座城堡。

接着，对仍旧缩在城内不出的我感到不耐烦，罗德再次将拳头挥出。

接下来要破坏的可就不仅仅只是城堡了。

她这是一副要将所有能够藏匿我的地方统统破坏的表情——！

[你不肯出来的话、那就再来一发！统、统、粉、碎噢噢哦哦哦——!!!!]

这是一声响彻『佩艾希亚』全境的咆哮。

与此同时，罗德将拳头挥向象征世界的大地。

用地动山摇都不足以形容的剧烈冲击旋即抵至脚边。本已有一道裂痕的城堡地面上顷刻间粉碎，失去了落脚点的我被直接甩到空中。在像饼干碎片一样崩裂的瓦砾之中，我好不容易才抓住一个合适的以防进一步的跌落。

[咕——!!]

这座城堡就此彻底崩溃。

不过这根本就是小问题。

使用『Dimension』把握佩艾希亚状况的我很清楚。

罗德挥出的第二拳，为这个满是疮痍的世界带来了终结。

就像是空手碎瓦片一样——整个世界被劈・裂・为两半。

在这结界当中才得以再现的名为『佩艾希亚』的国土、折・断・了。

当然，做到这样的话结界也保不住了。

位于空中的黑洞开始拓展，地下的那个也是一样，黑色逐渐侵蚀蔓延。原本『这里』就是被建造在迷宫里侧这一空无一物的空间的东西。既然存在于其上的『佩艾希亚』已经崩坏，那么世界

自然将退回原本那什么都没有的漆黑空间。

世界的崩坏在继续着。

随着崩坏的进行，为了将『这里』作为地上再现而设定的种种法则也沦于疯狂。就连为了让人能够居住所必须的自然法则也产生了龟裂。

其中最明显、最脱轨的就是『重力』。

明明支撑城堡的大地本身都已经崩碎，明明现在位于我们下方的就是一片漆黑的天空，但崩解的城堡的瓦砾群却没有向那无底深渊坠落。所有的瓦砾都轻飘飘地浮在空中，简直就像宇宙空间一样。

就这样，我失去了佩艾希亚城这一藏身之处，只能踏上手边的瓦砾，被强行逼到了外面。

于是我可以肉眼直接去看『佩艾希亚』现在的样子。

真可谓是世界末日一般的情景。

国内所有的建筑物全都崩坏，化作了数不清的残骸漂浮着。其中还混杂着碎裂的大地，连什么东西原本是建筑物都不明不白。

那宏伟的自然景观如今消失的无影无踪，原本参天的大树变成了断折的木桩，失去了土壤的根干裸露在外。

花花草草则在战火的摧残下，凄惨地浮在空中。在罗德的拳头下——无论是河流还是桥梁、是街道还是城堡，统统被击碎，名为佩艾希亚的国家就这样毁灭了。而唤作『迷宫里侧』的一无所有的空间重新于此降临。

大破坏的余韵——地震的轰鸣声仍然环绕在耳边。

除了声音之外，剩下的就只有漂浮在这黑暗的世界里的无数残骸罢了。

就像漂浮着碎石的太空那样。

[……这、这就是『风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
踩在一片瓦砾之上，看到面前的世界，我战栗不已。

引发这场崩坏的当事人对此回应道。

——没错，正是如此！孤将【风之理】打进了施展于这个空间内的涡波的魔法中！！这就是孤最擅长的魔法！【自由之风】！就连殴打的对象都无法由自己选择的自由的暴力、正是孤的本质！是与支配和秩序背道而驰的力量！]

在稍远处。

罗德正倒悬在一个漂浮的瓦砾之下。

她那从重力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翠色长发，就像狮子的鬃毛一般飘散在周围。

翠发随着本人的语气一同粲然踊动。

[孤一直都在想！想要像这样，把这里的一切都碾作齑粉！然后让孤自己也化作自由之风消失得

无影无踪！因为就这种世界，对孤来说是不需要的啊！！所以就要把一切都粉碎、粉碎、粉碎，都破坏掉！就像这幅引人作呕的画像一样！！】

之前曾在保管室里看到的一幅画如今正漂浮在罗德身边。

那是绘有完美的王之英姿的——肖像画的碎片。她奋力砸向那枚碎片，欲将其彻底摧毁。

一道对只为了破坏一枚碎片来说未免太大材小用的暴风随即产生，将绘画彻底粉碎。

【涡波——！孤承认先前确实小看了你！因此接下来，孤会拿出真本事同你一战！！用曾经被己方（你）称为『魔王』，被敌人（诺斯菲）唤作『狂王』的孤的真本事！来吧，好好看看你眼前的世
界！已经不是『剑术』这种程度的东西能够起效的级别了吧！！】

是这样。

最令人恐惧的，就是即使做出了这种惊世骇俗的破坏，罗德也还没有认真这一点。

我所看到的胜利，仍然还很遥远。不再更进一步地激怒罗德的话，就创造不出让我的大魔法击中罗德的机会。但是就算明白这一点，一想到继这之后要发生的战斗，就实在让我感到胆寒。

化作齑粉的碎片与呼啸的暴风，还有这片漆黑的天空——不对，应该说是宇宙——这个漆黑的宇宙在我眼前铺展开来。

我一边拓展『Dimension』，一边整理这个空间内的信息——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佩艾希亚在物理上迎来了毁灭。

这里已经算不上是谁的领地了吧。

当然了。民众也不存一人。

既然没有任何人存在，那这里自然也不是任何人

的所有物。

就是这么一个，好似在主张这一点一样充满了虚无的空间。

——环顾左右两方，然而什么都没有。

但凡是有形之物都失去了形体。

被允许存在于此的只有灰尘和瓦砾。还有就是在远处已经死去的民众的魂所化成的群星。

——再看看前后上下，依旧什么都没有。

这里已经不是人应该待的空间了。

所谓迷宫的里侧，原本也就是这种地方。

既不属于我的世界，也不属于这个异世界。一个不属于任何地方的空间。

托『Dimension』所赐，我察觉到了这个空间的本质。

恐怕.....。

恐怕再过不久，就连呼吸的空气也会归于虚无

吧。还有这仅存的重力也一样。运动法则也好热量法则也罢，不仅有形之物，就连一切无形之物也会统统消失，无一例外。

这就是『里侧』这一场所。

而罗德在这里表示说自己将要拿出真本事。

因为『这里』什么也没有，所以不会感到沉重。

因为『这里』什么也没有，所以不会有任何羁縻束缚。

因为『这里』什么也没有，所以不会有人对她予以期待。

什・么・都・没・有。

只有这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才是能够让罗德这名少女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的领域。

并非有人生活的地上——而是这空无一人的世界，才是她的独奏场（舞台）。

[哈、哈哈、咳、哈哈哈、呜唔!! ji、『加速』『加

速 jia 速 jiasu』、『袈速加夙伽溯』——！这样一来孤便可以无所顾虑地使出全力了！刚才的战斗只不过是助兴！接下来才是『风之理的盗窃者』的真本领！哈哈、涡波！要低头认输的话，现在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啊！！】

为了平复紊乱的呼吸，罗德笑着咏唱起来。

接着，像是在呼应她咏唱的台词一般，这个宇宙也开始加速运转。

在现在的『这里』，时间这一法则已经崩坏。

因而世界开始加速——

加速着、加速着、加速着。

不断加速不断加速不断加速不断加速不断加速
不断加速——

——就像刹车失灵一样，时之车轮大肆转动。

而其结果、便是漂浮在远处的魂之星不知为何开始像天体一样回旋。

速度在加法和乘法的重复运算之下不断提高，加速加上加速、加速再乘以加速。最终，原本是数量上千的群星之点，描绘出了上千条呈圆环状的线条。

[这、是……、什么……！]

上演在眼前的情景实在是太过奇妙。

这一幕是如此梦幻，竟让我的胸口高鸣鼓动。

这无以计数的星之曲线，是递至这黑暗世界的时（Gray）与光（White）的波纹（Line）。

曲线轨迹的终点与曲线的始点相衔，若非以兆倍计数的加速，必定无法成就这些幻想般的光环。

数量过千的光环于兹诞生。

无数的星（魂）之历史共相交错，最后描绘出这些庄严的圆环。

以无限为范仿就而出的圆环持续旋转。如车轮一般、回旋无息。



而在这千重光环的中央，将双翼与长发尽情伸展的罗德以悠然的姿态倒立着。

她的魔力是那样浓郁，以至于从旁看来宛如翠色的日轮。

在这魔力的太阳照耀之下，原本漆黑单调的世界被绘上了几抹苍与碧的色彩。

这份光景已经不复足以用宇宙一词加以描述了。

如果要给这虚假的群星和虚假的宇宙一同编织而出的虚伪的天体集合加一个名字的话——

[—『这・里』，这・除・孤・以・外・再・无・别・物・的・虚・无・之・空・便・是・五・十・层！『风之理的盗窃者』的阶层！与徒具空壳的孤简直再相配不过了不是吗！？理所当然啊，因为孤什么都没有！既无法赶工建造，也做不到强行借用的『这里』就是孤的一切！！来吧，虽然此处空无一物，不过不必拘礼！接下来要开始的就

是『第五十之试练』！孤定要战胜于你，将『这里』引至真正的和平！！】

——那就是『风之理的盗窃者』的『阶・层』。
我终于在真正的意义上抵达了罗德的『阶层』。
那么理所应当地，『第五十之试练』也应当拉开帷幕。

而『试练』的内容我早已了然于胸。

虽然罗德说是要造就和平什么的，不过其实根本不是那样，问题比那要简单多了。

所谓『第五十之试练』，就是一个小孩子拽住了打算离开游乐园的朋友的衣角——仅此而已。

真的，只是仅此而已的试练。

那么我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

只有一个而已。

尽管因恐惧而生的恶寒依旧……但为了将这股恶寒拂去，我从丹田提炼出一股热气吐出，随后

喊道。

[罗德！我早就准备好了！少在那边耍帅、赶紧开始吧——！！]

[口气不小啊、涡波——！！]

我要做的就是拎住这个小孩子的脖子，带着她一起走到外面的世界去。仅此而已。

不能再将她一个人继・续・像・这・样，留・在・这・种・地・方不管了。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罗德，我必须将那・个・胜・利得到手。

一心只为实现那个未来，我奋力自立足点跃起。

219. 少年莱纳的挑战

爆炸声如狂风骤雨般在远处轰鸣。

想必是罗德的风魔法导致的吧。我的主君基督的魔法要比这安静多了。

[看来罗德战斗得很是自由呢。那么赫勒比勒夏因，我们就到不会波及其他人的地方战斗吧]

诺斯菲以从容自若的态度背对我向街道迈步。

她肯定是有就算被我突袭也能够应付的自信才会这么做吧。在她看来，我这种货色，就连当作与基督交战前的准备运动都不配。

我不会顺从她的意图跟她走的。

要跟她走才怪好吧。

说实话，听从这个性格恶劣的女人的提议绝对不会是什么好的做法。

罗德和基督好不容易才到了远离我们的地方战斗。我要在这里战斗、现在立刻！

[先把话跟你讲清楚了，我一上来就会出全力哦。跟之前不一样这次我不会再大意了，光之守护者。——诺文！Sylph・Rokh・Bringer！]

我握紧手中的『宝剑』和『魔剑』，并提炼出体内的魔力。

接着将刚才通过模仿基督的『咏唱』而得到的魔力全部灌注进去。

传说般的两把剑获得了魔力之后都闪耀着光辉。

不过这样还不够。

还差得远呢。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
]

要将魔力进一步增幅。

于是我开始模仿罗德的『咏唱』。

体内的风属性魔力旋即以一股可怕的势头膨胀起来。看来比起基督的咏唱，还是这边这个更适

合我。不过相应的，它的『代价』也更明显。
就像是在阐明要想加速就必须要减轻重量一样，
我所拥有的种种东西都受到了削减、削减、不断
削减着。

自我也好经历也好记忆也好——凭借对魂的磨
耗，藉此让使用者减轻自己在各种方面的重量。
这是一种伴随着快感的自残行为。它对魂的磨耗
竟然让我愉快得止不住笑意。

然而在这份愉悦的背后，却是无数再也无法挽回
的重要之物。

几乎要忘却一切。

几乎要蜕回原初。

几乎要复归始点。

直到那遥远的过去、甚至超越了幼儿时期、一直
退回到出生之前的——一种对死的渴望。

何等恐怖的『代价』。

[——哈！哈啊、哈啊、哈啊啊！！]

就连呼吸都在不知不觉间停滞。

作为获得大量魔力的代价，活下去所必须的种种事物都遭到了剥夺。

[哦呀、这不是罗德的咏唱吗？看来像这种模仿别人的『咏唱』的行为，就连作为末裔的你也还没改过来呢]

[这、这种咏唱、绝对不正常……！这不是人应该咏唱的玩意儿……！但是，罗德却一直在使用这东西……！在工作的时候，她笑着咏唱着这东西……！！]

好不容易才扯住了记忆流逝的脚步。在保留下来的记忆中就有罗德亲自传授我魔法的部分。

虽然教的方法不算好，但是她的态度着实做到了仔细认真。

看到那样的她，我不由地联想到了芙兰姐姐的

事，果然是因为她性格中那温柔的本质使然吧。我和她一起做了庭师的工作，工作之余还在一起吃饭休息。在玩自警团的把戏的时候，她装作姐姐的模样蹭早饭的记忆现在也还历历在目。

可是事到如今，一想到在她的笑容背后，居然是这种痛苦的代价，我的心脏就好像被撕裂一般。

[如果说罗德她已经被逼到不得不倚赖这种东西的地步的话！那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接下来你休想再前进一步！我绝对不会让你靠近他们两个！！]

[……你这话说的就有些不知所谓了呢。既然罗德现在十分痛苦，那么就更需要我这个朋友在她身边陪伴不是么？我可是发自心底地希望罗德能再露出笑容哦？]

还敢说这种话，这个女人真是恬不知耻——！

[——不·可·能。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不管怎么

看，不管怎么想，我都觉得你才是万恶之源。没错，无论怎么看都是这样！可能我那心地善良的主君现在也还对你的本性存有一丝幻想，不过我可不一样！我才不管你有什么内情有什么原因！废话少说，我要确确实实地——在这儿杀了你！！

]

这就是我的宣言。

虽然主君不在身边让我的口气恶劣了不少，不过我觉得以诺斯菲为对手的话这种语气就刚刚好。
[……我记得涡波大人对你的命令只是压制我来着？]

你看吧。

诺斯菲这家伙听过刚才的话之后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她仍然从容地挂着微笑挑着我的话把儿。

[是这样没错，我主的命令确实是让我拖住你。不

过很可惜，我早就不打算做一个正八经儿的骑士了呢。我脑袋里满满的都是杀意！从一开始就是!!]

[原来如此。赫勒比勒夏因的这份决意确实传达给我了唷]

就算是在我全力的杀气投射之下，诺斯菲依旧能以贤人的姿态淡然处之。

果然，我与她之间不仅只有实力的差距，阅历也不在一个层次上。

根据莱文教留下的传承记载，身为『御旗』的这名少女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了。

自从她的名字出现在历史书上之后，就以主宰年表所有大事件的势头驰骋于无数的战场，是货真价实的历战猛者。

这就是我的对手。

但是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输。

主君基督是因为信赖我才将这个任务托付给我的。我绝对不能辜负他的信赖。

而且作为骑士——不，作为莱纳·赫勒比勒夏因，我绝对不能输。

[没错，我绝对不能败给你这种程度的家伙……]

[我这·种·程·度……吗？]

[……恕我直言，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比那个诺文还要强]

我在劳拉维亚曾拜见过『地之理的盗窃者』诺文的战斗。

在旁观他的战斗的时候，我真的丝毫不觉得自己以他为对手会有取胜的机会。他没有任何的破绽，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自己都只会被他一招斩飞首级。

但是面前的『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就不一样了。

单论战斗方面的话……她给人的感觉十分温和。诺文是专精于战斗的人物，诺斯菲则是战斗以外方面的专家。我总有这种感觉。

[你很明白呢。若单纯论及战斗能力的话，确实如此。不过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吧？负责守护的骑士如果比主君还要弱的话那未免太不像话了]

[是啊，骑士如果不比主君更强则有负于守护之责。那样的话就不配做骑士了啊……。但是，身为我主君的基督却战胜了诺文。这就意味着，以比诺文还弱的你・这・种・货・色为对手，我如果不能赢就太不像话了]

将自己不能输的理由说出口，从而堵死所有的退路，逼迫自己专注于取胜之法。

听到我的话，诺斯菲面露惊讶之色，她在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之后笑道。

[呋、呋呋、呋呋呋呋。这可真是豪言壮志啊。虽

然是刨除掉这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点就是了]

[我背负着必须变得比基督还强的使命。没错，就算要拼上性命我也要战胜你。所以啊啊啊——!!
]

诺斯菲说啥都无视掉，我只管自己说个爽就好了。

自己的经验告诉我，这份誓约才是这场战斗中举足轻重的东西。

以跟『咏唱』相仿的感觉，我高声喊道——

[为了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基督的骑士！今天，就在这儿！我要将守护者打倒，让自己变得更强!! 我要杀了你!! —『Ex・Wind』噢噢!!
]

——将风之魔力转化为推进力，助我冲出。

相对地诺斯菲仍旧从容不迫地编织光魔法准备

迎击，并叨咕了几句说：

[……唉，真是光看着就觉得不舒服。这份不逊、傲慢、鲁莽。明明就知道自己做不到，却非要讲出口勉强自己。你的这些行为老是让我联想起过去的事，拜托你克制一下不行吗？]

当然了，她的魔法构筑犹如神速。

[—『Light Rod・光之御旗（Nosfi Flag）』]

在我冲到她附近之前，她就将魔力注入了旗帜之内。

接着诺斯菲将手中的旗帜横向挥出。

不过既没有引发冲击波，也没有释放出任何魔法。仅仅是旗帜的光芒更加闪耀而已。

我的全身随即被纳入光芒的照射之下。

无所谓。反正这东西没有办法防御。

就算『血』会受到支配也无妨。

反正之前吃过一次亏，这次我早就决定主要依靠

剑来战斗了。

不过，就像在干扰我的注意力一样，一道声音在耳边响起。

(——赫勒比勒夏因。请你听我说)

[——!？]

在我视线前方的诺斯菲并没有开口说话。挂在她脸上的还是那抹从容的微笑，她的嘴动都没有动一下。

但是，我刚才、确实听到了诺斯菲的声音。

于是我察觉到。

刚才的光目的不是支配我的『血』。

它要支配的不是『血』而是我自身。

就是说之前提到的那所谓的『交流』这把货真价实地冲着我来了。

(——哪怕只有一会儿也好，请你侧耳倾听。……战斗不会孕育出任何好的结果。来吧，先把你手中

的剑收起来，让我们谈一谈吧。互相伤害带来的只有对彼此的憎恨罢了。那份憎恨则会导致更多的战斗。这是何等令人悲伤的事啊。如果这种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那这世界实在是难以救赎。战斗只会不断蔓延，将周围的一切都卷进来吧。你的剑将斩杀的不止于敌人，还有无数无罪之人。总有一天，就连你所爱之人也会亡命于你的剑下。继敌人之后，下一个惨遭屠戮就是你身后庇护之人。这就是战斗。这就是战争。请你务必要明白这个真理。斗争不会孕育出任何东西。现在你应当做的是跟我好好谈一谈。只有交流才是通往和平的正确的途径。来吧，跟我谈谈。跟我谈谈。谈一谈、谈一谈谈一谈谈一谈谈一谈谈一谈谈一谈谈一谈……——)

从旗帜中射出的光凝缩着无数罗列好的台词。
这所有的话语都一股脑儿地被灌进了我的脑中。

这全部都是令人听后感到心情舒畅的天籁之音。
就像母亲在耳边唱响的童谣一般、就像响彻圣殿
的祷词一般，温暖而柔和。
恐怕这才是这个光魔法原本的用法。什么小伎俩
都不要，依靠压倒性的光量将对手说服。
在光的感召之下，我竟身不由己地想要点头称
是。
然而我还是使出浑身解数奋而摆首。
说出这些台词的可是那个诺斯菲，只要有这个理
由在，就足以让我拒绝光的侵蚀。
[吵死人了！这点破事我老早就知道了好不好！可
是这个世界才不会因为这些漂亮话就发生改变！
事到如今还扯什么交流！去你的吧！！]
即使沐浴在眩目的光照之下，我也势头不减地逼
近诺斯菲。
与此同时为了直取敌人的首级，我将双剑摆作鉗

型挥出。

但诺斯菲只是微微后仰便躲开了我的攻击。似乎是因为光照的影响导致我对距离的判断产生了误差，刚才这一招出早了。

[哎呀，了不起。就算沐浴在这等光照之下，你居然还能行动吗。明明进行了那样过激的『咏唱』，正常来说内心应该产生了不小的空隙才是……真是奇怪。即使支付了『代价』，你仍然能够保持自我？还是说，是依靠坚强的意志将『代价』克服了？]

就算被避开了也无所谓。

那就再踏出一步，以高速将双剑自左及右，自右及左地继续攻杀。

结果似乎就算是诺斯菲也很难赤手空拳地化解这一击，她终止了旗帜的发光过程将之收作防御用的武器，挡开了我的双剑。

[赫勒比勒夏因的末裔、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你具有凭借不正当（正确）的手续达到与我们相同领域的可能性呢。若论及精神力的话，你毫无疑问凌驾于所有『理的盗窃者』之上。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毕竟被选作『理的盗窃者』的条件就是具备满是空隙的心灵呀]

一边用光之旗架开我的攻击，诺斯菲一边从容自若地对我展开分析。

对她这份充满余裕的模样感到不耐烦，我奋力加快剑速。

[我还想着你为何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之上呢，这下看来着实有趣。就连我都想要你做弟弟了。不过跟罗德不一样，我想要的不是拿来疼爱、而是拿来欺负的弟弟就是了]

她终于欺人太甚到开始赞赏与自己战斗的我了。身前一阵恶寒，我连忙挥出一记强击拒绝道。

[谁稀罕做你弟弟啊！你的光给人的感觉太不详了啊！你的眼神跟弗茨亚茨那些腐烂到骨头里的骑士一样！造句遣词的方式也是！你的光是予人痛苦的光！我现在就要在这里把你结果掉！！]

我熟悉诺斯菲的这种眼神。

那是经常出现在我儿时记忆里的眼神。

庶民出身却成为大贵族家养子的我，一直都是周围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就因为在贵族圈子里我的出身实在太过特殊了吧，我很容易就会成为别人的撒气包。自己一直以来都活在明目张胆的欺凌之下。

那时候欺弄我的骑士们，全都可谓是光芒四射。为了故意表现自己与我这种出身下贱的人不同，他们在措辞和行为举止上表现得贵族风十足。有个财力雄厚的背景，流着古老尊贵的血统，才能优异，穿着珠光宝气的衣服，摆出一副装模作样

的表情。

——笑着，为刁难而我感到愉悦。

诺斯菲现在就让我联想到那些骑士们。

那些对自己的恶行毫无自觉，以像是在享用下午茶一样随意的态度贬低他人的骑士！

[你说要结果我……是吗。不过，我姑且还是出于善意地跟你说清楚……你想赢我是不可能的哦？
]

在超高速的剑戟交错之中，诺斯菲举重若轻地指出我绝无胜算。

她说得不假。

如今的我实力已经可以轻松秒杀学院里的前辈。就算是聚集上百名弗茨亚茨的正规骑士恐怕也不是我的对手。但是诺斯菲的层次比这还要高出太多。她是那种就算以整个艾尔多拉琉学院乃至弗茨亚茨一国为对手也能轻易碾压的存在。我与

她在存在的格段上就不同。她拥有让我如此感叹的力量。

不仅是奇特的光魔法，就连近身战她也是规格外的怪物。

非但能将我以全力驱使的双剑悠然地化解，甚至还可以在一边谈笑风生。

[混、混蛋哦哦哦！！]

我雄叫着继续挥剑。

讲道理就算是在迷宫我都不曾如此奋力地使剑。在与诺斯菲开打之前，我本以为拿出全力中的全力总能起点效果。但是她这淡然的表情彻底击碎了我那微薄的期待。

[呵呵，这剑法真是让人怀念呢。不过，正因为它令人感怀，所以我早已惯于应付了]

诺斯菲眯细双眼说道。

居然还在战斗的时候感怀过往！

实在是令人不爽。不过比起她的态度，她刚才说的话更令我在意。

——惯于应付？怎么会？

之前在迷宫与她战斗的时候，我正仓皇失措之际就被她给收拾了。我与诺斯菲正式开战后还没过一分钟，就算她的规格再高，这习惯的未免太快了。

[我能如此轻易地对付你的剑法让你感到很不可思议吗？]

诺斯菲察觉到了我的不解。

接着，她摆出有些故意使坏的表情，将手中的光之旗折成两段。

[什！？]

两分的旗帜很快就转换成其它的形状。

正好跟我手中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Sylph・Rokh・Bringer』形状相仿。

[你还差得远呢，赫勒比勒夏因。比起你来，反而是我更擅长这个剑法也说不定哦。咲咲咲]

诺斯菲坏笑了一声后，手执光之双剑再起战端。她用剑的架势，还有那从左右两方划过的光剑的轨迹。

我都再熟悉不过了。

[这、这是……竟然是赫勒比勒夏因的双剑……!?

]

困惑之余我不忘以同样的架势和轨迹抵挡她的攻击。

毋庸置疑。

诺斯菲一样习得了赫勒比勒夏因的双剑术。而且水准在我之上。

在身体能力原本就居于劣势的情况下，连技量都被碾压的话就太不利了。

我连忙改变剑术的流派。

[既、既然这样——！诺文！]

向『地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发出请托，以便从剑中导出相应的技能。

但是诺斯菲见状之后又笑了笑，这回她已经不做掩饰，完全露出小孩子故意欺负人的典型表情。

[接下来是阿雷亚斯的剑法？想法倒是不坏，不过如果不是阿雷亚斯本人的话是碰不到我的哦。而且这个也一样，是我的水准更高]

诺斯菲语毕便将光之双剑并在一起，转化成一把。

接着她释放出一记仿佛曾经的诺文再临一般的剑闪。

我将双剑交差接下了这一剑。理所当然的，诺斯菲这一剑跟诺文没得比，但毫无疑问是速度远在我之上的剑闪。

[——风魔法『Towers Sus•Wind』！]

也许是无法在近身战中战胜诺文的潜意识作祟，我为了拉开距离而慌忙使出了风魔法。但是又受到了诺斯菲的嘲笑。她愉悦地脸泛红潮，以舞动般的轻灵步伐闪过风剑的射击。

[这魔法还不错，就是魔法构筑上继承了太多教你这招的师父的癖好。自然我也擅于预测这魔法的发动时机了。就连用『交流』使出同样的魔法进行抵消的必要都没有呢。……我就告诉你好了，在迷宫那时虽然将你的魔法抵消了，不过那只是为了动摇你的意志所作的表演罢了。本来的话，就算不抵消我也一样有能力对付的]

[…………！]

我无话可说了。

这一个月来好不容易树立起的自信开始崩溃。

这、这样的话——！

被逼入绝境的我，无可奈何之下使出了被封印许

久的手段。

[——『Ex・Wind』 o 噢噢噢!!]

将压缩在脚底的风解放，蹬地冲出。

左脚的裤腿应声碎裂，皮肤也被风溅伤。但同时也赋予了我与这份损伤相应的速度。

赌上我生来最优的踏地，向诺斯菲释出我最强的剑闪。

可谓是以自伤为前提的毫无保留的一击。

结果映在我眼中的光景却充满了讽刺。

诺斯菲从方才所在的地方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双剑徒劳地斩断了空气。

接着，有人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从身后传来了她的声音。

[——就连逼急了想出的主意也跟那个笨蛋骑士（赫勒比勒夏因）如出一辙呢。这我也早就习惯了。毕竟我自己都不记得阻止过这种自爆招数多

少次了呢。唉……]

一道轻柔的叹息吹到我耳边。

[诺、诺斯菲!!]

尽管我立马回身劈斩——但视野却在瞬间倒置。

在视野上下颠倒之际，我瞄了一眼诺斯菲的姿态。她将光剑恢复成了棍状，并将我扫倒在地。

[唔!!]

我整个人摔倒在地。紧接着双手传来一阵剧痛并伴之以重负。

我好不容易适应了摇晃不已的视界，睁开眼睛确认现状。

结果看到的是岔开双腿、用双脚踩住我的双手的诺斯菲。她将手上的光之长棍抵在了我的眼前。

彻彻底底的碾压。再漂亮不过的死棋。

押上我剑与魔法的全部依旧是这等惨败。

如此无可争辩的败北。

这来得太早的终结让我悔恨得表情抽搐。

[好的，是我赢了——话虽如此，不过做得有些过分了呢。我实在于心不忍，还是赶快结束这一切吧。一看到他人发自内心地感到痛苦的表情，我心里就感到很不舒服……。呵呵，果然啊，我只有涡波大人了呢。咲咲、咲咲咲咲咲！哎呀、光是想象了一下而已、口水就流出来了，真是不像话呢]

在口水滴落之前，诺斯菲就以她那敏锐得浪费的反射神经伸手擦去。看她这样子就知道诺斯菲根本没在刚才的战斗中拿出真本事。

就连拖延时间都做不到，更别提什么将她逼上死路了。

这就是我的现状。

——可恶……、畜生……。

我不由地在心中咒骂起来。

[那么就请你稍微昏迷一段时间了呢。毕竟手段有些强硬，请注意不要咬到舌头哦]

诺斯菲重新握紧手中的长棍，并将其上抬，打算叩击我的脑门将我击晕。

——就在这时。

轰隆一声，大地开始颤动。

远方传来远胜雷霆的轰鸣声，世界遭受大地震的侵扰。

因为地震的影响，诺斯菲的长棍打偏了。

[……哦呀？这可真是这可真是、看来罗德终于使出真本事了呢]

诺斯菲的视线投向远方。

看来，在远方的战场上，罗德释放了某种大魔法。再仰望天空，就可以看到一道非现实的龟裂。接着，随着裂痕的拓展，天空也开始七零八碎地剥落。不仅如此，再将视线偏向身旁，就能看到密

布于大地之上的无数裂缝。
只能用世界崩坏来形容的光景如今就在眼前上演。
这就是罗德和基督战斗的余波。
明明两人正在距此遥远的地方战斗，但其壮绝凄厉甚至能波及此处。
是我连模仿都没有资格模仿的力量。
看到这一幕，我慨叹道。
[即使勉强到这种地步，我也还是够不到吗……！
畜生……！]
方才我就应该知道自己无法与守护者比肩才是的。
我应当明白自己的斤两，严格遵照基督的命令，专心拖住她的脚步就好的。想着打赢什么的，傲慢也要有个限度，实在是太天真了。
听到我的叹怨，诺斯菲以温柔的语气回应说。

[没错，正是如此。赫勒比勒夏因，是你输了。你还是太过弱小。即使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不过终究无法与我们『理的盗窃者』匹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人生还太过短浅。看上去，你还不过只有十几岁对吧？]

从她这时的语气，可以听出这番话并不是在贬低我。

诺斯菲只是将事实罗列出来，客观地对我进行评价而已。

[与在这里的另外三人相比，你那短浅的人生是最大的短板。而这份不足，是你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

[即使弥补不了也不得不为不是吗……！！]

[再进一步来说的话，现在的你根本就没有发挥好自身具备的力量。想必是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才将自己增强到现在的水平的吧？我说得直接

一点好了，仅仅倚赖借来的力量勉力支撑，内在却单薄如纸——这便是我对你的印象了]

即使听到我近乎胡搅蛮缠的狡辩，诺斯菲仍然温柔地给出了进一步的回应。

这简直就像是她在劝导我一样。

而这也意味着她根本没有将我当成敌人来看待。

诺斯菲的诫言在我的脑海中回响着。

莱纳·赫勒比勒夏因的内在单薄如纸。只能依赖借来的力量勉力支撑。是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增强力量的卑鄙小人。

所以无论是诺斯菲还是罗德还是主君，全都是我无法望其项背的存在。

——我·知·道·的·啊。

这种事，我最初就明白的。

首先是我现在的级别和魔力，基本全都是海莉的东西。都是仰赖她将魂托付于我，我才好不容易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再者是剑术，这全都是跟诺文借来的东西。自己根本没去努力钻研过，全都是临阵磨枪而已。

魔法也是一样。我的魔法都是多亏了艾德和罗德的教导，才勉勉强强能用于实践的玩意儿，说到底也不是自己钻研所得，而是仰仗千年前的智慧的照顾。

就连身上的装备，也全是借来的东西。没有一件是我自己打造，甚至就连魔石都不是我自己收集的。而且我也没有花过一分钱，全部都是基督给我准备好的东西。从基督将他的挚友诺文借给我用这点看来，就能知道主君对我的关照已经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啊啊。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我明白的。

在这封闭的地下空间里，基督早就预料到战斗的到来了吧。他早就预料到，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

只有我的力量还不够充足了吧。

所以明明他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却还是专心帮助我提高实力。

何等善良的主君。

尽管羞于出口，但他的确是比至今为止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值得侍奉的了不起的人物。

也正因如此，才让我的悔恨感倍增。

明明好不容易才成为了那理想的主君的骑士，自己的力量却如此弱小，好不甘心。明明基督是信任着我才将诺斯菲交给我对付，结果我却无法回应他的信任，何等不甘心——！

[啊、啊啊、可恶……！ 可恶啊啊啊啊……！！]

为什么我这么弱——！

太弱太弱太弱、简直弱爆了！

弱小的骑士没有任何价值！连守护主君都做不到，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垃圾！我就是个垃圾中的渣滓——！

不，连渣滓都不如！别说是帮上谁的忙，根本就只会拖人后腿而已！

啊啊，果然我就是个没有任何价值的连垃圾中的渣滓都不如的存在——！

不管过多久都是这样！就算活到现在，这一点也不曾改变过！！

——这番在心中的咒骂几乎要将让我的斗志消磨殆尽。

感觉自己差点又要输给这一如既往的恶癖。

可·是！

就算如此——！！

我现在还拥有可以战胜这份懊悔的感情。

这是至今为止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是单纯想要回应他人的信赖的意念。

是想要将胜利献给主君的纯粹的感情。

[才、不……会输啊啊……！我已经发过誓了！我要守护自己的主君！所以啊啊啊啊 AA——!!]

纵使倒在地面，也要咆哮。

为了得到力量，进行咏唱。

[『加速加速加速』！『天路垂临』『续道碧霄』—!!]

对此诺斯菲一脸无奈地继续告诫道。

[只要支付『代价』就能被你扭转局面什么的，我还没有弱到那种地步呢。向世界祈乞虽然不错，不过这个世界绝非那么善解人意的东西。你必须要知晓这一点]

在我咏唱的途中，诺斯菲的话勾起了我的注意
——我在向世界祈乞？

[总而言之，请你先昏过去吧。那样就结束了]

接着她举起长棍，打算再次为这场战斗画上句号。

长棍的前端正在向我逼近。

明明这样下去的话，一切都会像诺斯菲所说的那样迎来终结……可我却有一件事无论如何都感到介意。因为那是一个我不能忽视的台词。

在败北化作现实之前的一刹那，我的大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运转。

就像在观赏走马灯一般，思考在加速。

——你说『世界』？

向那种东西。向那种东西。向那种东西。

你竟然说我在向那种东西祈乞？

——胡扯。

我反射性地否定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啊。

因为我仰赖的，是不同于世界的别的东西。在进行这份咏唱的时候，浮现在脑海中的也不是什么狗屁世界，而是我信赖的人们的面容。

我想到的是诺文、艾德、罗德、基督的教导。

所以我不可能向世界祈乞，对我来说——世界是『敌人』。

自我诞生以来，这个事实就不曾改变。

这便是莱纳·赫勒比勒夏因的初心。

我信任的从来不是『世界』。当然，也不是我自己。

就在我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尽管没有魔法被发动。

——但却・吹・过・一・道・风。

这道风在我和诺斯菲之间拂过，摇动我的前发。

那既不是罗德的风，当然也不是我的风。肯定也不会是诺斯菲的。

但是，我却熟悉这道风的触感。

我知道它属于谁。

现在，诺斯菲光之长棍的前端，即将击中我的脑门。

随着长棍前端的光越来越大，败北也越来越近——就在这时候。

我清清楚楚地、知晓了自己的力量的真正源泉。

[啊、啊啊 a 啊啊啊啊……!!]

——是得以回想起来的。

220. 空之魔王

以崩坏的世界为舞台，『风之理的盗窃者』的『试练』就此开幕。

纵然在这脱轨的重力环境中行动多有不便，但通过在漂浮的瓦砾间穿梭的方式进行移动还是没有大碍。然而我的对手可是『风之理的盗窃者』罗德。跟受到环境制约的我不一样，她可以使用双翼自由地飞行。

跟她玩你追我跑的抓鬼游戏没有任何意义，在这方面我不可能是她的对手。所以为了让罗德看丢我的身影，我打算到瓦砾之后藏身。但罗德根本不吃这套，她直接挥拳砸向瓦砾。

[碍事——!!]

足足有一栋建筑物质量的瓦砾，在罗德拳下也跟一块饼干没什么两样。虽说拳速太快听着只有嘭的一声，但映在眼中的景象可不是闹着玩的。

瓦砾的碎片化作了骤雨，如散弹一般向我袭来。匆忙之下我拔剑招架，但势同暴雨的碎片终究不能全数化解，还是有大量弹片击中我的身体，视命中部位而定有的甚至痛及骨髓。

[咕呜！！]

本想试图打造出一些地利，但这里果真不愧是五十层。不管怎么挣扎也改变不了这里的一切构造都对她有利的事实。

[啊 a、啊啊啊啊、真是可恶——！！跑来跑去躲来躲去的烦死人了——！！]

可惜占据了地利的罗德自己却不这么想。

因为『咏唱』的『代价』和战斗的兴奋感，让她的情绪高涨到了极点。

无法做出冷静的判断的罗德，对猎物接二连三的逃匿大发雷霆，决定从近身战转为远距离战斗。只将她摆动双翼，在顷刻间便飞到了数百米之

外。

[呼、呼鸣！咳、哈啊、哈啊！『加速加速加速』!!]
]

紧接着，就在她开始咏唱的瞬间，一道翠色的魔法阵便浮现在上空。

魔法阵的规模也随罗德咏唱的加速一同巨大化。连她身后的双翼也随之一同伸展，无数闪耀着翠色光辉的羽毛自上而下地飘散。这一幕就好似翠色的泪洗降注于世。

[『加速、而后迸溅』、『花碎之瓣全数作风驱驰』！
——魔弹 (Fly Shoots)『Wind Arrow・散花 (Fall Flower)』!!]

冠以子弹之名的魔法随此宣言一同构筑完成。旋即于天拓展的魔法阵便应声迸散。描绘于上空、构成了魔法阵纹样的翠线全部分解成了无数的绿点。

『Dimension』正确而无误地、认清了这个现象的意义。

那无数的绿点——无一例外皆是『Wind Arrow』。
风矢坠落有如骤雨倾盆。

[咕!!]

我连忙逃离箭雨的范围。

虽然比不上罗德，但我对自己的速度还是颇有自信的。只消一跃之间，就可以移动到足够远的位置。

就在我跳开的下一刻，自己方才所在的地方便被骤雨一般的风矢贯穿，瓦砾转瞬间就被射成了蜂窝。

在确认到箭雨已经远去之后，我总算松了口气。
但就在这一息之间，我注意到了翱翔在远处的罗德那得意的笑容。

——于此同时，『Dimension』察觉到射穿了瓦砾

的箭雨的轨迹在极下方发生了偏转。

本应一头扎进无底深渊的箭雨，其坠落的轨迹在偏折之后竟然重新转向了我现在所在的方向。

[不会吧——！]

我再次从脚下的瓦砾一跃而出。

接着不断改变逃跑的方向，像跳弹一样在瓦砾和瓦砾之间奔驰穿梭，打算借此避过咄咄逼人的风矢。但风矢却像是活物一样不断改变飞行的轨道，始终尾随在我身后不放。

再这样下去，我迟早也会跟瓦砾一样被射成马蜂窝的。

[——『Dimension・决战演算』!!]

做好觉悟之后，我在一块瓦砾上站稳，并摆好架势。

理所当然的，在我驻足的瞬间——箭雨就来到了眼前。

『Dimension』将逼近眼前的无数绿点转化为信息送给大脑处理，这几乎让我的大脑因运转过热而沸腾。

但是就算是这种阵容，凭借我现在的『剑术』应该也是有办法对付的。

我能感觉到因为与帕林库洛的战斗而受损的力量现在重新恢复了。或者说是因失去了阳滙的魔石而产生的违和感已经消失，应用于实战中的直觉重新趋于敏锐。

虽然只有数秒的时间，但是拜与『魔王』的剑斗所赐，我的『剑术』已经成长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就这种程度的玩意儿——!!]

将魔力注入『Dimension・决战演算』之中，把思考和感知能力磨练到极限，延长我的体感时间。通过对次元魔法本质的理解程度进一步加深，如

今『决战演算』也提升到了新的领域。

——我眼中的世界开始迟滞。

『Dimension・决战演算』所抵达的新领域，它给了我能够预测眼前所有风矢的轨迹的能力。

在『Dimension・决战演算』的帮助下，相关的所有数值都被输入我脑中。

现在在我眼前的风矢数量为三百四十四——其中会击中我的数量共计五十四——另外二百九十将在之后改变轨道袭击背后——所有风矢距我的距离都可以予以把握——因而可以计算出它们命中的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合适的选择方式是什么？

这个问题由技能『感应』来回答，接着技能『剑术』则负责将那天方夜谭般的答案化作现实。

再看倾注而来的箭雨——首先挥剑纵劈将最近的风矢一并扫清，接着其势不改再以同样的动作将

旁边的风矢全部斩除，紧接着再挥出第三剑目标同样是旁边的风矢。在累计三次的剑闪挥出后，便在箭雨中开辟出了一道缝隙。

随后侧身潜入缝隙之内，再继续挥剑斩除风矢。以最合适的出剑顺序配以最合适的身体动作，不存一丝瑕疵地、将风矢斩斩斩斩——不断斩除。结果总算是成功化解了箭雨的第一轮冲击，但没有被我斩除的风矢还有很多。这些风矢纷纷改变轨道，再度向我袭来——所以我就后跳一步，继续实施刚才的对策，不断砍砍砍砍砍——如此反复。

——就这样，数秒后，现场只剩下毫发无损的我，方才还数不清的风矢已全部被剑葬送。

[什、什么！？竟然全部挡下了——！？]

看到我只用剑就将自己的魔法化解，罗德惊讶地喊道。

[.....小菜一碟！！]

讲道理我自己也有点吓到了。

不过我看了两眼自己手中的剑，随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总之先装得强势一点出来。

但是总觉得很微妙，虽然我知道战斗时间拖得越久对我越有利，可是也还是有些奇怪。

刚才我是当真以堪比电脑演算的思考速度，加上敏锐得骇人的预测将箭雨化解的。当时的感觉就跟既知的未来迫近一样——那倾注如雨的风矢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既视感。

我又盯着充斥于这个空间内的魔力观察了一番，随后低语道。

[难・道・说.....]

刚才并非是『Dimension・决战演算』发挥了作用——

[既、既然如此！那就使用无法回避无法化解的魔

法便是！你就后悔自己让孤使出这招好了一！！
]

对自己的风矢被我化解感到不服气的罗德立刻准备构筑出新的魔法。

被她凝练而出的魔力是如此浓郁，以至于让人错以为一颗新星诞生在了这个宇宙当中。还是老样子，她的魔法全都夸张到荒谬不经的程度。

罗德瞪着我宣示自己必将利用接下来的魔法摘获胜利的桂冠。

[这个魔法是为了同世界战斗编织而出的！其攻击对象为世界本身！以前不经意使出之后，因波及太广甚至让孤遭受了己方的诟病！不过在这里就可以使出全力而不需顾忌太多了！此招一出，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你想藏到何处都没有意义，一切必将结束！！没错，这样就结束了！可不要有怨恨啊，这都是因你挡下了孤的『Wind Arrow』

所致!!]

语毕罗德振翅飞翔。

不顾已有的距离，她翱翔到更远的位置。

这也就是说，她接下来的魔法如果不隔上个几百米的距离就发挥不出原本的威力。看来那个魔法的攻击对象是世界本身这话并不是在虚张声势。

用翠色的羽翼包裹身体，向上再向上，罗德以下坠的势头扶摇直上。

魔力与空气剧烈摩擦在苍穹之下描出一道青白色的线条。

何等恐怖的速度。明明再不会有超越其上的速度和魔力了——但罗德却仍然不满足，她『咏唱』着。

一边飞翔、一边再度将那份咏唱吐露出口——。

[——『孤之所欲为更速』『加速加速加速』!!]

仿佛在表明现在的速度还是太慢一样，罗德将

[加速]二字挂在嘴边。

于是，将此世一切魔力纠集于一身的罗德，终于化作了一颗星。

若仅以肉眼观之，则能看到的唯有一个点罢了。

那颗翠色的星一面咏唱着、一面闪耀着，向穹顶攀升无息。

罗德要通过『咏唱』宣泄自己的人生不存任何意义，藉此削耗自己的魂，从而让自己的身体无止境地变轻。

还可以更闪耀、还可以更辉煌的这颗星，也许正是天下苍生无不期冀渴望的天上之王吧。

这甚至不允许你去臆测她的力量之极限的存于否、这只要苍穹无顶就可以永远飞翔的王是那么的美。

纵然美丽——.....

[『加速加速加速』！『呜呼』、『孤方为于此地狱疾

走之魂』——!!]

——可这份美所寄存之物却是刹那一现的昙花。

如果继续这样不满于现在的加速而索求更进一步的加速，为了实现更进一步的加速而舍弃更多的东西的话，那就不光是心灵，甚至会危及她的生命乃至灵魂。

再也看不下去的我连忙出言想要予以制止。

[罗德！快住手、不要再继续『咏唱』了——!!]

但是理所当然的，我的声音传达不到。

无论是在物理上还是在心理上，罗德跟我的距离都太过遥远，她不可能听到我的声音了。

所以『支配之王』不厌其烦地继续咏唱着。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

罗德的咏唱，拜『Dimension』所赐，只有我听

得到。

磨耗、融解、化作风溶入世界的，是罗德的心这点，只有我看得到。

用自己的牺牲换取他者的利益方为王的本质，她对此的证明，只有我明白得了。

终于，罗德停止了飞翔。

她现在所处的领域，根本容不得佩艾希亚的瓦砾亵渎。在那至高至远的地方，能被允许存在的唯有虚无。用『Dimension』向那漂浮于漆黑天空的翠之源看去——旋即被映入眼中的罗德那凄惨无比的表情所触动。

因『咏唱』之故网罗过多以至无法完全蕴藏于体内的魔力，从她的肩膀手肘腰部膝盖和脚踝处喷出。以故乍看之下会错以为是复数的翠色羽翼。而她那头翡翠一般摇曳的长发在辉耀全身的魔力之光的映射下显得越发璀璨夺目。翠发如怪异

的触手般妖异地踊动着的光景，带有一种引人心荡神驰的淫靡之美。

与方才射出箭雨的时候一样，一道绘以几何学纹样的魔法阵罗织在漆黑的穹顶。当然，两个魔法阵本身截然不同。首先二者在规模上就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次铺展而成的魔法阵大小已经超越星辰。而且更不会分解作矢。

咚地一声，罗德踏立其上。

她将魔法阵当做了自己的立・足・点。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

明明她已经驻足不动，却以更甚以往的劲头吟诵

[加速] 的咏唱。

翠星的发光仍然无以羁止。罗德还在以成倍的势头变得更加耀眼。

那早已不是一般的光了。

那天裂地吞的风之魔力的聚合体——那堪称魔力临凡也不为过的姿态，正可谓是
正・可・谓・是—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 jia 速 jiasujiasujiasujiasu』——！『焕翠光
践逐追尚奔驰无息』『白樱陨堕孤身尚奔驰无
息』『绮梦丧空余躯尚奔驰无息』『孕逝亡且疾驱
尚奔驰无息』『家族失诅咒穆尚奔驰无息』『驰
骋战场驱至坟茔疾走地狱——纵达奈落之底，孤
之加速亦无羁止』——！！『唯孤方是加速之魂』
——!!!!]

——正可谓是『魔・王』。

已经无法挽回了。
早在很久以前便丧失了补救之法。
所以自己对成为了王这件事感到追悔莫及、作出
上述主张的咏唱如怒涛般席卷于整个世界。
本应是一段无法传及的距离，但这份『咏唱（呐
喊）』却清楚地流入我的耳中。
接着伴随她的咏唱，魔法阵的规模也不断巨大
化。
充满幻想色彩的纹样——宛如布满龟裂的镜面、
宛如蕾苞绽放的花朵——以其延展无垠侵蚀漆黑
的穹顶——。
这道魔法阵，想必就是罗德其人之魂的具现化。
翠星之闪耀堪比当空之白日。
[——因而！孤将再度、就此坠陨！
这便是！以孤之魂铸就的魔弹！
乃此世上究其轻薄的一击！接招吧、涡波啊啊！！

魔法『Ex・Wind』 o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

E、『Ex・Wind』 —?

以如此恢弘的气势，使出的却是莱纳也会的风属性魔法。

而且还是连地上的探索者都能熟练使用的中级魔法，是原本根本就不具攻击力的用于移动的魔法。

——然而罗德使出的这招效果与寻常作比实在是判若云泥。

首先是翠光如焰火般激烈迸射。

被当做立足点的魔法阵只在罗德一脚踏穿之后便粉碎无遗。

紧接着便是风的炸裂。

无尽藏的风之泪洸随爆炸声一同填满世界。

随后，罗德如从世界上消失了一般——向此宇宙

之极深处、飞去。

那是从遥远的彼方、自天际坠来的翠星。

『流星』正在坠落。

『Dimension』将它的构造予以探明。

正如我眼中所见，那颗『流星』的构成十分简洁。

简洁、而且明了。

仅仅只是、罗德在全力飞奔而已。

它就是仅仅如此的体术。

没错。

并非魔法而是体术……但却引发了魔法现象——

！

速度臻于极致的飞翔令空气也为之灼燃，罗德的全身都放射出青色的光辉。

她以翠星之形驰骋、留下一道青色的轨迹，向我扑来。

流星所过之处，世界亦不免被其撕裂。

不以魔力，仅凭物理上的力量将次元撕开一个裂口。

——如同一把剪刀在裁剪黑色的纸张那样，世界的切口越来越大。

这份姿态真可以说是恐怖的象征。此时此刻，见到这一幕，我终于明白作为『支配之王』的罗德被敌人唤作『狂王』，被己方称为『魔王』的因果。

——这・就・是千年前的传说。

将濒临毁灭的诸国重新振兴统合在一起，继承最悠久高贵的血统的王中之王。

既是大陆北方的芸芸众生醉心不已的梦幻，也是千年後仍然被传颂不绝的强大之象征。

国家、大陆、星辰……甚至宇宙都在其支配之下的风之化身。

那就是『风之理的盗窃者』、罗德。

——也就是她啊。

而现如今、又一次。

罗德凿穿世界的全力一击。

其攻击对象仅有一人——唯有我而已。

[.....!!]

暴身于此流星之下，我不禁冷汗涔涔，不寒而栗。

一旦被击中就是消灭。

哪怕是擦伤也是即死。

只要人在附近身体就必定被拆个七零八落。

就算离远也会因热量和冲击让 HP 在顷刻间归零。

就算用『Dimension・曲战演算』改变罗德的轨迹恐怕也没有意义。无论到哪里都避不开她攻击的余波。不对，说到底我的魔法能否起作用都是个问题。

那么我应该如何回避呢——？

——该怎么做，我・早・已・经知道了。

没问题的。

毕竟我终于让罗德使出了自己有印象的魔法。

我绝对可以挺过她这凶恶至极的飞踢。通过刚才化解她的箭雨攻击这件事，我已经可以确信了。直到刚才为止我们之间的战斗都只是小打小闹，其过程甚至没有出现在《次元决战演算『先譚』》当中，但现如今我眼前的这一幕却曾在其中出现过。

这就是说罗德终于彻底被激怒，而我也踏上了通往那个胜利的道路。

我原本就知道，如果不让罗德拿出自己的全力，那么自己就没有获胜的机会。

无论哪一场『试练』都是双方赌上自己的本心全力互搏的战斗。

所以我早就知道。在这之后，我没能躲过这颗

『流星』并受到重创——不、是负上了致命伤。像无伤回避这种天真的想法必须予以舍弃。

因此我现在应该做的不是防御。

而是去找到致胜一击所必须要用到的『那个』。

『那个』肯定还留在这个世界当中。

只要『这里』当真是罗德所期望的世界，当真是罗德自身的话，就一定——！

[哈、哈哈！ ——『Dimension・多重展开!!』]

我发出了莫名其妙的笑声。

也许是因为恐怖和喜悦的混杂让我的精神产生了些许错乱吧。

但既然世界已经走上了《次元决战演算『先谭』》所预示的轨道，那我能做的就只有沿着这条路冲到底了。

[给我把空间扭曲！ ——『Default』哦哦哦!!]

在流星的一击命中之前，我构筑出自己常用的次

元魔法。

说实话，自己的魔法实在是太不可靠，我现在也怕得不得了。毕竟预见到的光景是那种样子。几乎让我想立刻向罗德投降。

也许是这份不安在脑海中一掠而过的缘故吧——一阵风就像是为了支持我的决心一样从旁吹来。

这道风拂过了我的脸颊。

我不由地将意识投向风吹来的方向。

这是一道从右侧远远吹来的强风——同时还伴以柔和的光芒。

这道风不属于罗德。这光也不属于诺斯菲。

当然，它也不属于莱纳。

它不属于现在在场的任何人……但我却清楚地知道它属于谁。

我曾被风的所有者帮助过无数次，想忘都忘不

掉。

在这道风的支持下，我得以直面上空的罗德。

虽然只有一点，但自己的不安确实得到了平复。

尽管状况依旧残酷，但获得胜利的预感却得到了加强。

果然，只有莱纳能够战胜诺斯菲。不是我而是莱纳才拥有战胜『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同时也只有我拥有战胜『风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

没错，如果是我们两个的话是能够战胜『风之理的盗窃者』和『光之理的盗窃者』的。

相信着这一点——我在心中呐喊。

为了传达给在远处战斗的同伴。

莱纳、让我们一起跨越这个试炼吧！

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

无论何时，我也好你也好都是借助别人的力量在战斗！

为了报答将力量借给自己的那些人，我们绝对要——绝对要赢！赢过她们两人，一起回到地上！！就在这番心灵的呐喊结束之时。

——罗德的『流星』已经坠至眼前。

221. 四骑士

你说我向世界祈乞——？

胡扯！我莱纳·赫勒比勒夏因——！

[——我从来不曾向这个世界祈乞过、一次都没有！！]

就在我如此痛斥之时，一道强风自我体内席卷而出。

[——！？]

见到长棍的前端被这道风抵回，诺斯菲首次露出了疑惑不解的表情。

[没错，就·凭·我确实无法同你一较高下！但是就算这样也不能成为我败给你的理由！！]

而且我也不可能因为赢不了就向什么狗屁世界祈求。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善解人意？

我老早就明白这码事了，用不着你跟我说。

所以我真正依靠的——是兄长大人和基督！还有
诺文和罗德！再加上姐姐大人和学院里的朋友
们！

我现在之所以能在这里战斗，全都仰仗这些愿意
助我这个垃圾渣滓一臂之力的『人』们！！

从我体内产生的强风引发的骚乱达到了最高潮，
甚至要将上方的诺斯菲吹飞。自然地，她打算利
用光魔法进行应对。但当诺斯菲打算操纵我的
『血』发动同样的魔法时——她竟然陷入了混乱
之中。

[这、这道风不是魔法——！？不、不对、岂止如
此——！！]

风以我的肩膀为支点开始收束，最终获得了形
体。

风构成的形状为『手臂』。

那是一条让我感到莫名熟悉的风之臂。

[手臂！？]

风之臂为了抓住目瞪口呆的诺斯菲而采取了行动。慑于这诡异的手臂，诺斯菲纵身一跳拉开了与我之间的距离。

拜风之臂所赐，我得以从诺斯菲的束缚下解脱。接着，当着警戒着我的诺斯菲的面，我一边缓缓起身一边重新握紧双剑。

不知不觉间，世界已经化作了暗与翠的磷光交错弥漫的幻想之空。在崩坏的世界中，仅剩下漂浮的瓦砾，这幅景象就好似星罗棋布的宇宙。

因为一种跟从空中坠落时相仿的漂浮感影响，我好不容易才在脚下的瓦砾上站稳。

要是不慎失足，恐怕就要一头掉进无底深渊了吧。

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感觉不到恐惧。尽管世界已然崩坏，但却有风吹过。

这从我耳边拂过的柔和之风，其奏响的音色宛如一道人声。

（——没错，这样就好。莱纳）

明明是跟人声相去甚远的风声，但不知为何，在我听来它是如此的清晰易辨。

流入我耳中的，是道无比怀念的声音。

（能够帮助少年的，绝非世界这种不知所谓的东西，而是『人』的羁绊。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前进吧。继承我之意志的骑士——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你就与我们一起、击败光之守护者吧！！）

接着席卷于我身边的风纷纷向我体内聚拢。

就好像我的身体正是风所应当归还之处那般，我的魔力十分自然地得到了风的补助。

[这个魔力是——海莉小姐？还是说是兄长大人？不、是更不同的——……女性？]

尽管声色令我怀念，但这股魔力给人的感触却有些陌生。

因为魔力本身混杂着复数的属性和特性，所以无法推定它究竟属于什么人。

不过我很清楚，这股魔力属于谁并不重要。

[算了，不管怎样我们要做的事情都不会变……。

没错，我们要做的事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我说的对吧，大家！？]

我向自己所依赖的这不特定的多数魔力源呼唤道。

紧接着、

(—、——！！)

便有种得到了答复的感觉。

因为风已经化作魔力融入我的体内，所以我现在已经听不到声音了。

但我却可以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他们在我体内颤

首。

紧接着，就像是证明这点一般，基督赠给我的『次元戒指』突然破碎。

更进一步地，从戒指中溢出的魔力无关乎我的意志擅自构筑起了魔法。

看到这一幕，诺斯菲揣测起来。

[这个魔法，不是『Wind』……？难不成是、『Connection』……？]

就算你问我我也不知道的。

因为这不是我的魔法。

但它却是将助我一臂之力的魔法。对我来说，只要明白这点就足够了。

[怎么可能……。你为何会、使用次元魔法……？]

风之臂最终发动次元属性的魔法。这让诺斯菲感到异常震惊。

自我的肩膀处伸出的风之臂将一把剑从『什么也没有的空间』中拔出。

这一幕我很眼熟。就跟基督使用『持有物品』的时候一模一样。

而且它抽出的这把剑我也一样眼熟。因为现在另一把同样闪耀着银白色光辉的剑就佩在我的腰际。

——如今，丧失了片翼的圣双剑在此备齐。

[哈……、哈哈哈哈！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另一把『片翼』原来是在海莉小姐手上吗！不对、是在我体内吗！！]

我见状大笑，同时魔法的效果还在继续。

此时已经有另一条新的风之臂在另一侧的肩膀上生成。生成之后它立即将我腰间那把备用的剑拔出。

两条风之臂各持一柄『赫勒比勒夏因之神圣双

剑・片翼』，这成对的双剑终于得以发挥自己真正的力量。

[是啊，就应该如此！我们赫勒比勒夏因原本就是使用双剑战斗的骑士！双剑配双剑才是我们的真本领！『赫勒比勒夏因之神圣双剑』就交给你！！从诺文手中继承而来的双剑则由我来使用！！]
我将『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和『Sylph・Rokh・Bringer』——两把魔剑架好。

接着，风之臂所持的两把圣剑潜藏于两把魔剑之下。想当然耳，风之臂也丝毫不差地同我的双臂重合在一处。这副架势乍一看去会以为我手中只有一组双剑而已。

这都是为了不妨碍我手臂的正常使用吧。

我知道风之臂充其量只能作为我攻击时的辅助。

没错，我能明白。

如今我与这对风之臂是意思相通的。

这份奇迹令我的内心雀跃不已。

然而另一边，看到这份奇迹的诺斯菲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好・奇・怪。这实在是太奇怪了。难道说风魔法还能对次元魔法进行再现不成？不、刚才的对话莫非是使用了鲜血魔法？.....无论怎样，这魔法构筑是何等蛮不讲理、何等溪壑无厌——!!]
]

看来这现象对诺斯菲来说实在难以接受，竟气得她恨不能咬破嘴唇。

虽说我也一样搞不懂其中原理，但却能以与她截然相反的表情踏出一步。

[—我要上了，『光之理的盗窃者』。这便是我真正的共鸣魔法、『血与魂的共鸣』『将世界斩裂的生命之双剑』！其名为—『赫勒比勒夏因・二重奏剑』!!]

遵从基督的教导，我将此时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吼出，随即便蹬地而出。

[好奇怪……！这种事、实在太奇怪了……！]
战斗重新开始。

但诺斯菲仍然没有从疑惑中缓过劲来，她一边念叨一边仅以光之长棍摆出迎击的态势。

我的双剑从左右两侧向诺斯菲挥去。

但这一招被诺斯菲以洗练的动作用长棍的两端挡下。

不过就算我的双剑被挡下，此时还有另一对双剑蓄势待发。

一对崭新的双剑从我双剑的形体之下轻盈地滑出。

[——确实奇怪、但是也不过如此而已！！]

然而诺斯菲看破了我的企图，她在瞬间将我的双剑弹开，并再次以长棍的两端招架住杀至眼前的

第三第四道凶刃。

果然不愧是守护者，寻常手段根本奈何不得，哪怕将手臂的数量倍增，也仍旧找不到突破口。

那接下来就试试这个——！

[——『Wind・Arrow』！『Divine Arrow』！]

在魔剑剑锋杀抵敌人之前，先使出两道基础魔法进行攻击。按理说这不过只是不值一提的牵制罢了。但此时起关键作用的并非我自己释放的魔法。

而是继我的魔法之后放出的另外两道魔法。

一如我的期望，潜藏在我双剑之内的双剑释放出了第三和第四道魔法。

这样一来『Wind・Arrow』和『Divine Arrow』便各有两个。

——在双重击出的魔法之上，再辅以双重的魔法。

[魔、魔法也是四重！？这把戏耍得可真不赖！不

过只要还是魔法的话……、——什么！？]

见到我使用魔法，诺斯菲便打算用旗帜的光芒操纵我的『血』进行『相杀』。然而我能提供的同样的魔法只有『Wind・Arrow』和『Divine Arrow』各一个。『赫勒比勒夏因之神圣双剑』释放的第三和第四道魔法是无法被我用魔法予以『相杀』的。

诺斯菲见状连忙用长棍将魔法生成的镝矢击落。

[没用的、诺斯菲！我的力量可不是从『血』中溢出的！而是从比『血』更深的、这赫勒比勒夏因的魂中溢出的啊啊啊啊——！！]

既然不是我的魔法，自然就无法用我的『血』进行处理。

我将这理所当然的道理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向诺斯菲说明。

[哈、哈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诺斯菲却摆出一副你在胡说些什么的表情，接着她用体术避开了接踵而至的魔法。

到这一步，我总算以连绵不绝的猛烈攻势将她逼入了守势。

面对从上下左右四个方向挥来的两对双剑，诺斯菲的表情渐渐丧失了余裕。

[唔、每把剑的剑法个性都太鲜明了！这就好像是同时以我的三名骑士为对手进行战斗一样……！难道说、这些剑的机能是——、既、既然如此——！！]

诺斯菲将旗帜的光集中到了其它的地方。这一次光感染的对象既不是我本人也不是我的『血』，而是我们手中的四把『剑』。

不过这不成问题。

我很清楚，这四把剑每一把都有自己明确的意志。

虽然不清楚是谁，但它们全都有对诺斯菲的明确的敌对意向。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诺斯菲的光继续挥剑。

[.....光、光对剑居然不起作用！？为何区区几把剑竟然能抵抗我的魔法！？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真是受够了！是阿雷亚斯、兰斯、赫勒比勒夏因你们几个对吧！你们这三个可恨的骑士！还是老样子，我这个主人的话你们一丁点儿都听不进去！！]

无法控制我的剑的诺斯菲居然少见的口吐恶言。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般模样，因而不禁扬起了嘴角。

阿雷亚斯、兰斯、赫勒比勒夏因吗.....

连我不认识的剑的主人的名字都告诉我了，这可真是多谢。

看来寄宿在这把 Sylph • Rokh • Bringer 当中的

引人发狂的意志便是那个『兰斯』了吗。这个信息就让我在接下来使用这把剑的时候好好发挥吧。

没错、就发挥在将你杀掉的用途上——!!

[给我——去死吧啊啊啊啊——!!]

为了将敌人就此铲除，我以几乎令双臂自断的力道挥剑猛攻。

同时为了进行配合，我又声嘶力竭地喊出魔法。

[『Sehr • Wind』 o 噢噢噢噢！]

[鸣！]

在剑与暴风的胁迫之下，诺斯菲的脸上渗出几滴冷汗。

丧失了原本的绝对优势，再加上正体不明的力量的猛攻，使得她的步调被打乱了。

如果想要将她逼入绝境的话，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时机。

现在的我不仅是增加了手臂的数量那么简单，连魔法的攻势也上了一个台阶。

在可用的手牌得到增加的此时，基督曾经给我的建议又回响在耳边。

关键是要揪住对手的软肋，必须要以脱离常识之外的行动，让诺斯菲难以招架。

那么考虑当下的状况，我最好的策略便是使出无法被光魔法的『相杀』化解的招数。

[——『Quartz Bullet』『Sehr・Wind』!]

一面利用诺文释放出水晶魔法，另一面则调动我的『血』使出风魔法，但风魔法只是摆个样子，目的在于掩护水晶魔法。

想必风之臂那边一定能够领会我的作战策略。

[传达到啊啊啊啊啊——!!]

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待，又有两道魔法紧随而出。

在水晶和风的弹丸之后，风之臂释放出了次元的扭曲和神圣的镝矢。

就这样，四种属性双重发动的两对魔法以各自的意志向诺斯菲袭去。

就算是诺斯菲也终于招架不住，光矢掠过了她的脸颊。

还差一点——！

[能行！大家、多谢了！]

我的攻击终于生效了。

为此我高声致谢。

紧接着，带着胜利的确信，我继续对诺斯菲穷追猛打。

从双剑的影中滑出另一对双剑。

在双重释放的魔法之后继以另外的双重魔法。

片刻不停地、将怒涛般的攻势延续下去。

每一把剑都寄宿着不同的风格，每一个魔法都彼

此独立。

这就是我真正的长处。

用借来的力量奠定自己的优势。

即是说我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并非孤身一人的真实——！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下一发一定能打中——!!
]

我要维持目前的优势继续猛攻，诺斯菲休想再做出什么反击，看我就这样将你压倒！

脚蹬瓦砾、再利用风魔法、使自己在这脱离常规的宇宙中纵横无尽地穿梭时，我笑了。

为何而笑？只因我发现自己对诺斯菲还有许多的优势。

只要看一看这家伙现在的表情就一目了然了。她现在正对我的猛攻感到措手不及。

果然如此。

毋庸置疑，在现在这种打得难解难分的殊死搏杀中，诺斯菲很弱。

想必她最擅长的，是不以击毙敌人为目的的战斗吧。若论及将压倒性的优势转化为彻底的完胜，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这一点依靠弗茨亚茨的传承也可以推测的出来。根据弗茨亚茨流传下来的历史记载，在千年前的战争中，在南方的攻击下，北方曾发生过数度的无血开城。而当时南军的统帅全部都是作为『光之御旗』的诺斯菲。

她在无意识之中，更倾向于将对手制服而不是杀害，这才是她的战斗方式。毕竟连她拿来做武器的东西也是原本不具有杀伤性的『旗帜』。说实话，旗帜这种东西根本算不上什么武器。

也就是说，诺斯菲这个人，比起厮杀她更倾向于捕获。比起战斗她更倾向于进行对话。

这肯定就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特性了。而且不擅长应付这种远远谈不上是光鲜亮丽的比试的——粗俗血腥的厮杀，也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特性——！

既然如此，那我就远离诺斯菲的得意领域便是。为了把对手从她的舞台上扯下来，哪怕是假装也行。

就算是假装的，只要能被我面前这个敌人看到，也一定能打乱她的步调。

不光是要取得战斗的优势，还要把精神上的优势也拿到手。

所以——、再笑、再笑、再给我笑得更激烈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哈！去死啊啊啊啊啊、诺斯菲！！——『Ex・Wind』哦哦！！]

不顾自己的损伤，让风在脚边炸裂。

接下来要以舍身攻击为主，摆出一定要拉着敌人上路的模样狂笑。

说来也是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这种战斗方式我早就已经习惯了。

没错。

正因为我早已习惯，所以才能演绎得如此自然。毕竟比起想这想那的战斗，还是这样更符合我的本性，所以也是理所当然的。

感觉心情有种莫名的昂扬。

来吧、将我这条命烧得再旺盛一些。不要管什么风险。

只要盯紧眼前这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就够了。

反正我这条命也不过只是废物渣滓的命！

废物渣滓废物渣滓废物渣滓、区区一个废物渣滓罢了——！

把废物渣滓的命拿来当柴烧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不是么——!!

[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ahaha——！]

我现在可以说是把过去在劳拉维亚的大剧场船与基督搏命时一样的情绪给再现了出来。

不仅如此，还把因实力的提高而杜绝的胡来动作也统统使了出来。这些全都是因为会对自己造成严重的损伤而被身边的人严令封印的招数。

如此不择手段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让我的剑伤到敌人。

不必说，作为一个骑士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一种退步吧。但现在这份退步反而是击败敌人的上上之策。

这是肯定的，只要看看诺斯菲的表情就知道了。像这样对诺斯菲来说各种各样的棘手要素全都凑到了一起，导致她露出了极其不快的表情。

[——还、还是老样子，真是令人恶心！赫勒比勒夏因，你又如此乱来！！]

诺斯菲深陷防守的泥潭无法自拔。

就算她已经习惯看到这种舍生忘死的特攻，也改变不了她不擅长应付的事实。再加上与罗德的约定，让她难以对我下狠手。现在诺斯菲已经完全中止了反击。

想来我这还真是阴了点。

这确实不是一个骑士应该有的战斗方式。

不过可惜，只有这种厮杀才是真正擅长的领域，所以也别无他法……！

再怎么说，哪怕是跟诺斯菲同归于尽，我也值了……！哈哈！

啊啊，这感觉真是令我怀念。而且简直爽爆了。我这不管在谁看来都是恶癖的本性，居然在与诺斯菲这种强敌战斗时发挥出了这么大的效果！真

心爽得不行……!!

爽得我不吐不快。

[去去去去去——去死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诺斯菲与我之间的激烈战斗还在不断升温。

而且、真的是一点点地，我开始将诺斯菲压制住了。

我要比诺斯菲弱上许多，这点毫无疑问。

但有赖于各种各样的人借给我的力量，才能让我成功地以多样的手段抓住诺斯菲的软肋。

如今我虽然不必执着于以前那种自爆特化的攻击，但也不意味着会严格遵守基督的教导去好好珍惜自己这条命。

自己的力量也好、属性也好、特性也好、精神也好，把所有这一切——都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适当的使用，这才是我真正的力量——！

终于——在这猛烈的攻击下，我终于成功压制了诺斯菲。

[咕呜——！！]

诺斯菲接受了自己的不利，猛地向后一跳。

[哈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

喘着带有血味的呼吸，我向拉开了距离的诺斯菲笑道。

我以得意的神态和姿势窥伺敌人接下来的行动，同时夸示我处于有利地位的事实。

诺斯菲则瞪了我一眼说道。

[……真是。实在是难对付啊。还有你那眼神也是。果然不愧是赫勒比勒夏因的末裔。你这种不管怎么制止都制止不了，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手的打算，至于主君的命令也是毫不在意地无视，嘴上说着这都是为了主君，实际上忤逆君命起来比

谁都熟练——彻头彻尾的狂战士的眼神！]

看样子我意外地与赫勒比勒夏因家的先祖有着相似的性格啊。明明我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这种偶然可真是不可思议。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以至于我都笑出声了。

[哼哼、呵呵、哈哈哈哈哈！]

看到我的笑容，诺斯菲整张脸都扭曲了。看来是被她误以为我对狂战士这个评价非常满意了。她就像看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又一脸忌讳地后退了一步。

[要奉陪你这胡来的厮杀倒也不是不行，可我不擅长这种事也是事实……。而且必须要提防被你所杀这种万中唯一的可能性……]

一边拉开距离，诺斯菲一边嗫嚅着整理现状。

哪怕可能性只有万一也绝不能被我所杀……吗。

她这样想也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对我来说能与守

护者同归于尽都已经是莫大的战果，但诺斯菲就不同了。对她来说，如果在这里死掉，那自己就相当于是跟一个垃圾渣滓换掉了。如此不划算的结果肯定不会有人喜欢。

[……而且战斗方式的相性也实在太差。我这种利用对手的力量的魔法，在遇到你这种从别处借力的类型的时候发挥不出效果。除此之外你还具有对精神污染的抗性]

不停自言自语的诺斯菲情绪逐渐趋于冷静。看来自言自语是她安抚自己情绪的一种办法。

[可是，要是使用了『光之理的盗窃者』的『诅咒』的话，那就无法证明我对涡波大人的思慕了。所以绝对不可以。但是使用光之『咏唱』也不行，那样我好不容易才削减的良心又会恢复的。变成『半死体』就更不用说了。但是话是这么说，我也不能在这里打出密藏的手牌。……啊啊，这实在

是——]

诺斯菲猛地吸了一口气，接着狠狠地吐出。

随后她将自己手中的旗帜插进脚下的瓦砾，把自己当前最大的不满倾吐出来喊道。

[啊啊真是的、太·奇·怪·了。这万中唯一的胜机，怎么就被你抓住了……，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呀……!!]

她将视线从敌人身上挪开，并开始环顾四周，打算找出导致这诡异现状的原因。接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线索，她最后将视线投向了固定于自己掌中的一股魔力。

[果然如此，这东西、隐隐约约能感觉到某种魔法的干涉……。可是这属性的颜色，并非是赫勒比勒夏因而是涡波大人？而且这魔法的对象不是人而是整个空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使用的——不、这都不是问题，竟然连我都无法

察觉，这究竟是怎样的魔法……？]

看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基督给予了我某种援助。如此想来，估计就是他在战斗开始前进行的『咏唱』或者次元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谭》』了吧。很可能是被我主基督称作强化魔法的那东西将战况引导至此。

真是场全靠别人的帮助才能坚持下来的战斗啊，想到这里，我不由地笑了笑。

不过我却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反而认为它值得夸耀。

[你又摆出这种表情吗……。真是没法理解。唉、果然我还是不适合战斗啊……。你们这些战斗狂的思考方式，我是真的理解不了]

事到如今诺斯菲已经超出了厌恶与否的程度，只是一脸的无奈。

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她向身后一瞥。

看到她这番举动——我感到情况不妙。

搞不好我刚才做过头了。如果她刚才的举动意在确保退路的话，那事情就麻烦了。

[唉、喂，我说……。你该不会，以我这种货色为对手还要逃吧……？]

正常来说就算再傲慢我也不认为会发生这种事。

像诺斯菲这等人物，绝对不可能会畏惧我这种垃圾渣滓。

[哈啊。事到如今，请你不要再说什么自己这种货色了。……我必须承认。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很强。尽管质色或有不同，但就算将你评作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的复归亦不为过。综上所述，我要在这里打出撤退这张牌。既然不是必胜的战斗，那我实在没有兴趣继续与你纠缠]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居然得到了『光之理的盗窃者』的认同。

随即就在诺斯菲语毕的同时，她蹬了瓦砾一脚打算从战场脱身。

[站住！我岂能让你逃走！]

我连忙追了上去。

[—『Light』]

结果诺斯菲便将手中的旗帜一挥，放出一道眩目的光芒。

尽管只有干扰视野的作用，但却是非常适合掩护逃跑的手段。

我的视界在一瞬间被光充斥，诺斯菲趁机进一步拉开了与我之间的距离。

在重力沦于癫狂的世界中，诺斯菲以灵敏的动作在瓦砾与瓦砾间穿梭。她的目的地不用想必然是罗德与基督的战场。

如果放任她就这样逃离的话，那好不容易才将她们二人分割开来的局面就全乱套了。

情况紧急，我立马开始构筑移动用的魔法——
——但就在此时，一颗『流星』于远处坠落。
它以一道青色的线条将这个昏暗的世界撕裂。
随即便是一阵几乎将我的身体吹飞的冲击。不仅
仅是强风，还有因次元的扭曲而产生的波纹也一
同在这个世界中蔓延开来。

[什么——！？]

[唔——！！]

不仅是我，前方的诺斯菲一样受到了这股冲击的
波及。

看来这个情况对诺斯菲来说也是预料之外的。
又有意外之喜助我一臂之力实在是漂亮极了，我
抓住机会扑向体势不稳的诺斯菲。

[你的对手是我！诺斯菲！！]

[你这个人真是讨厌死了！请不要靠近我！！]

我的双剑与诺斯菲的长棍再次撞击在一起。

在诺斯菲已经不打算堂堂正正与我交战的现在，我只能放弃将她击败转而专心拖住她的脚步。自然我的战斗方式也从舍身攻击转变为了只为挡住去路而战。

可这样一来方才奠定的优势就付之东流了。

诺斯菲在撤退战中很显然具备出色的手腕，我们的战场在逐渐向基督那边靠近。

但是我的幸运还没有结束。

——继『流星』之后，又产生了一道『龙卷风』。在基督他们所在的方向，诞生了一个很像巨型龙卷风的东西。

之所以不能断言说是龙卷风，是因为那光景实在太过奇妙。

那东西散发着翠色的光辉，将一切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吸引过去并伴之以次元的扭曲。

没错。

那不是风，而是魔力在世界涡卷的结果，从而生成了这看似龙卷风的东西。

看到这一幕，诺斯菲脸色大变。

[难道说、罗德！没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吧！？那东西还不完全、太危险了！！]

她吃惊到中断了与我的战斗大喊的程度。

但说实话，看到那东西，我的意见其实与诺斯菲相同。

[这是、魔、魔法、吗……？]

危・险——无论任何人看到这东西都会这么想，那东西就是如此异常。

毫无疑问，那玩意儿并非龙卷风。

要挑一个合适的词去形容的话，那是风之茧？不对、是筒？

正因为我是风属性的骑士才能意识到。

那东西早已超越风这种司空寻常的存在了。

风属性的魔力太过浓密，甚至导致了物质化。那东西作为一种存在来说实在太过沉重，以至于世界都无法负担。

——那简直就像……

对了，我想到类似的东西了。

那东西已经、那个像茧一样的玩意儿就是一个跟星辰同规格的——『魔石』。

[罗德！快住手、我这就赶去你身边！！]

先于我回过神来的诺斯菲朝着翠星构成的『魔石』奔驰而出。

继她之后我也反应过来。

虽然只是推测，但是现在基督和罗德应该就在那个巨大的『魔石』中战斗着——看到那个大魔法，可以肯定他们两人现在都没有多少余裕。

在那样的状况下，如果让带有恶意的诺斯菲插手的话，那么情况会更加危险。

况且将诺斯菲拖住是基督对我下达的命令。他说过罗德的问题由自己想办法解决。

作为骑士，我相信主君的话。

那么我应该做的就是——!!

[我主基督已经有命在先!! 你休想过去！ 诺斯菲
唉唉唉唉唉唉——!!!!]

我绝对不容许你逃到他们的身边。

[啊啊、你这个人真是恶心死了！ 碍事碍事碍事！
莱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诺斯菲以厌恶至极的口气回叫道。

——就这样，我对『光之理的盗窃者』的挑战接近了尾声。

222. 第五十之试练『天堂』

『流星』的直击——被我躲过了。

对于可以操纵空间距离的我来说，仅仅是躲开并非难事。

只要利用魔法『Default』的效果，我完全可以与『流星』拉开很远的距离。但是我事先知道就算躲过去也没有意义。因为虽然流星本身只有一个人那么大，但它的攻击范围却是整个世界。

当流星坠落之后，首先引发的便是一阵遍及世界的冲击波。

这股冲击波甚至造成了让身为次元魔法使的我都相形见绌的空间扭曲。如果毫无防备地触及这些扭曲的空间，那么区区肉身顷刻间就会被撕成碎片。

[—『Dimension・曲战演算』!!]

但也多亏了我是次元魔法使，才能够有惊无险地

化解这些空间扭曲的攻击。应付这种自己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总比面对完全陌生的攻击要好上百倍。就算是连擦伤都能要命的致命攻击，只要有所了解就总有对应之法。

使用『Dimension』把握空间扭曲的动向，接着再用『Dimension・曲战演算』相应地使本应击中我的偏离原有的轨道。

可惜如海啸一般紧随而来的暴风就不是『Dimension・曲战演算』应付得了的了。

我的身体就像被台风吞没的鸿毛一般在暴风中上下踊动难以自处。

前后左右之类的方向感在顷刻间消弭殆尽，暴风的浊流成为支配我身体的唯一主宰。

稍迟一会儿，我就听到了一阵令人不快的奇异怪诞的声音。

那是连疯狂诅咒世界也还嫌不够的与恸哭相似

的『轰鸣』，在蹂躏着我的双耳。

比起此时我肉体上的疼痛，反而是这阵轰鸣让我备受折磨。

[咕、呜uu、唔啊啊——!!]

在狂风的凌虐之下——与风的剧烈摩擦导致皮肤灼烂、鼓膜被肆意摧残、连眼皮都不敢睁开、可以说各种感觉机能全都沦于癫狂。

就连时间感也不例外，也不知究竟是过了一个小时还是一瞬间，我的身体总算从狂风的支配中解脱出来，恢复了自由。

在一股漂浮感中，我首先按照习惯先展开『Dimension』，从而确认了自己还活着的事实。

接着以『Dimension』的视角俯瞰我现在的姿态。好不容易能留作对雷纳尔多的念想的外套已经被狂风无情地撕成了碎片。当然全身也遍布无数割伤，浑身是血都不够形容我现在这凄惨的程

度，在别人看来估计跟死了没什么两样。

『流星』并没有直接击中我。空间的扭曲也被我全部避开了。对狂风我也尽量做到了将受害程度抑制在最小。然而、却还是——变成了这副模样。

【Status】

名字：相川涡波 HP32/353 MP134/1165-200 职

业：探索者

看到 HP 削减了九成，我不禁扬起了嘴角。

[唔、唔 u.....。哈、哈哈.....]

因为就算变成这幅德行，可我也还能动。

虽然满身疮痍，但是还能动得了。

我睁开双眼，站到附近尚存的一块还可堪一用的瓦砾上。因为眼前满是血糊，无奈之下我只能以

『Dimension』代目。

接着，我重新攥紧手中因沾满鲜血而变滑的剑，在瓦砾上作了一番深呼吸。尽管稍有不慎便可能

就此而死……不过如此一来我总算是挺住了。

——这样就跟预定中一样了。

重新审视被『流星』撕裂的世界，我确认了一切都在按照预定进行。

既然已经让罗德发挥出此等力量，那接下来就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只要再撑一口气就能给这一切做个了断。

在这之后，只要罗德看到我还能继续战斗，那么她必定气急败坏，接着便会使出更加强大的魔法以确保可以将我击败。

——我要做的就是抓住她蓄力开大的破绽，用『Distance Mute』把『那个』打进她体内。

我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十分卑鄙的挑衅。但是这确实是『相川涡波』能够战胜『风之理的盗窃者』的唯一的方法。

[——『Dimension・多重展开』]

用渗着血味的口舌，念出魔法的名字。
必须把握住这能让我慢慢寻物的最后机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使出全力让自己的魔力浸透在被罗德的飞踢搅得一团糟的世界中——然后总算找到了苦苦追寻的目标。
在稍远处，有好几张『绘画』漂浮在空中。
那些『绘画』只有小孩子涂鸦的水准——但却被用最豪华的画框装饰了起来。那上面画着的是『草原和人字形屋顶的房子』、『一对兽人老夫妇』、『孤儿院』、『城堡的庭院』。
就算连世界都被蹂躏成这般模样，但唯有那些绘画仍旧毫发无损。
这是当然的啊。
因为『这里』是始祖创造的以实现罗德的愿望为规则的空间。

而这五十层的世界又是罗德其人之写照，是经罗德之手诞生的只为了罗德而存在的罗德所期望的阶层。

所以在这里，只有这些画绝对不会被破坏。无论什么人都破坏不掉。

我遵・循・罗・德・的・期・望，伸手抓住那些画并施以魔法。

[—『Distance Mute』]

然后就像我第一次对桌子做过的一样，将魔石从这些『绘画』中抽取出来。

尽管蕴藏在魔石中的魔力很微弱……但却散发着阵阵令人温暖的翠色光芒。

一边将魔石挪到先前被罗德的魔法震断的左手掌中，我一边想着。

这『Distance Mute』的真正力量，并不是收割敌人的生命。它是为了能像现在这样，将寄存于重

要之物当中的宝贵记忆留存于世而被创造出来的魔法。

接下来只要把这个魔石扣进罗德心中就够了。

当我做好了最后一击的准备时，远处传来了罗德的声音。

[得手了吗……？不、不对、难道说、涡波死了？不过孤是打算下手轻点的来着啊……]

在空中扇动翅膀飞来飞去的罗德一脸不安地寻找着我的身影。

应该是看到被自己的飞踢踹了个稀巴烂的世界之后让她多少冷静了一点吧。

明明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但看到她这孩子气的举动还是令我忍俊不禁。但是我立马止住了笑意，摆出严厉的神态冲她叱责道。

[既然那么想了那你倒是做啊、你这个笨蛋……]

飞在空中的罗德随即转身，接着便发现了恶言的

源头所在。

[在那儿吗、涡波……！而且你还敢如此出言不逊……！真是不知悔改……！！]

罗德以喜怒参半的模样嘟囔着。

[是啊，我就敢怎么了。你还差得远呢。毕竟从刚刚开始你的攻击就一次都没直接打中过。说实话就跟挠痒痒没区别嘛？魔王什么的也是，感觉其实没有多了不起啊]

[你说什么——！！]

为了将她赶入我设好的圈套中，我持续不停地煽动罗德。

就凭这个孩子脾气要过头的丫头不可能不被我的挑衅激怒。

[罗德，你是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人。你的器量既不到可以冀求世界和平的水平，也不到能够背负国民期待的水准。你其实是一个比你想象得还要

脆弱渺小的胆小鬼……这个事实，我现在就来证明给你看……！]

[胡说、孤很强！比任何人都强！正因如此，孤才会成为常胜无敌的『支配之王』！！]

[就连那什么『支配之王』，其实也只是你的逞强罢了……。罗德，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逞强……？你说这个？你说造就出这等局面的强大只是逞强！？]

罗德张开双臂强调这个世界的现状。

她在主张连世界都能撕裂的自己不可能是弱者。

[你只是出于撑场面才装出自己很强的样子在战斗而已]

因为我也一样是在装样子所以很明白的。

[你这、你说孤的强大只是在撑场面……？不对。不对不对。孤很强！孤就是因为这份强大，才会待在那个地方！就因为孤很强、所以才不得

不做！如果说孤只是一个弱者的话，那孤又怎会在那里战斗呢……？那样就没有道理了。那样就说不通了。那种事、无法、认同——唔、呜啊——、哈啊、哈啊、哈啊！]

支撑自己所拥有的身份的逻辑产生了动摇，让罗德陷入了过呼吸的症状。

[呜——呜呜、唔啊！不、不强的话那孤就不是罗德（Lord）了！不、因为孤是罗德（Lord）所以才很强！不、不对、还是因为强所以才是罗德（Lord）……！？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AAAA ‘ A ‘ ——!!]

她看上去真是痛苦。

现在她就连事情的前因后果都理不清了吧。

究竟是自己先有了一份愿望而后去追逐，还是先有了那份愿望而后塑造出了自己，如此重要的因果也已经被罗德遗忘了。

通过全力的战斗，罗德心中的情感终于披露在外。

而我也知道了那才是让罗德崩坏的首要原因。

幸运的是，她现在这种感觉——

[你现在的感觉，我・也・明・白。……现在的我并没有千年前的记忆。因为这一点，可以说我现在处于失去了自己活过的证明的状态。再进一步来说，就连我的身体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因此『暗之理的盗窃者』便质问我，这样的我凭什么能够做相川涡波这个人呢。他还说过我根本就连名字都没有。说我是『魔石人类』。说我希望拯救妹妹的想法也是虚假的。而我也曾和现在的你一样，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而战，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是什么人。……但最后我给出的回答是：我就是我。无论谁说什么，我都能回答他，我是作为『相川涡波』存在于此的。并且

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做出同样的回答！
你也一样！]

[你说的不对！不是这样的啊，涡波！说到底，来自周围人的评价才是一切！真正决定了你是什么人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你周围的环境！是你周围人对你的看法！！不管孤自己想说什么，只要周围的人都认为孤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王，那孤就必须是王不可！！]

[……也许吧，可能给予人价值的确实不是自己而是他人。只有愿意相信你的他人存在，才能证明你是你自己。……可是你再看看『这里』现在的样子如何！如今能够给你证明的他人，除了我以为可就没有了哦！现在相信你的人就只剩我一个了！而作为唯一能给你评价的人，我要告诉你，你根本就不强、也根本不配做什么王！！]

[你、竟敢……！！]

罗德听完大怒。

然而这都是我的诡辩。

毕竟讲道理，仅从个人经验来说，我就知道逞强是可以转变成真正的强大的。

虽然这还只是我的猜测，不过想必罗德在千年前就是勉强自己摆出王的样子，而最后的结果就是她真的获得了与王相符的强大。那时的她，一定不这样做的话就无法保护自己重要的人吧。会让秉性善良的罗德选择撑场面装样子的理由，只可能是为了他人。

然而、事到如今——罗德想要守护的人并不在『这里』。已经不在『这里』了啊。

岂止是她想要守护的人，就连敌人也没有的。但理智早已失常的她却无法察觉到这一点。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北方』和『南方』的概念了。

岂止国家，就连大地都已经化作虚无。

敌人也好、家人也好全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所以、你已经——没有必要强逼自己摆出王的姿态了。

就算我的话都是诡辩，可唯有这个事实，必须尽早让她意识到才行——！

[没错，我从来都不觉得你是什么王！一次都没有！千年前肯定也是这样！！在我眼中，你肯定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又弱又没用的爱哭鬼！居然跟我说你这种家伙是王什么的，会信才怪了——！！
]

[你、你说孤很弱……？说堂堂『支配之王』是爱哭鬼……！？]

[就是我说的、看我接下来就去揍哭你……！你要是当着我的面痛哭了一场的话，可就没什么能狡辩的了吧！我这就来证明『支配之王（你）』只是一个弱者！！]

剑锋直指翱翔空中的王，极尽挑唆之能事。

轻蔑贬低、析辩诡辞，极尽愚弄之能事。

理所当然地，罗德被我无礼至极的发言激怒。

[涡波啊啊啊啊啊啊——！竟敢如此亵渎于孤，
死不足赦！胆敢小看孤这『支配之王（lord）』的
力量，你就在那个世界后悔去吧！！]

唉，你可真是个温柔的人。

所谓『支配之王（Lord）』就是集民众的憧憬于一身的存在。而我贬低『支配之王（Lord）』的行为，也就等于是贬低整个北方的民众。

所以罗德才会发自心底地感到愤怒。

在三番五次地使用过那个『咏唱』之后，罗德现在的意识绝对不会正常。搞不好她就连现在是『何时』，在跟谁做些什么都不明不白。

但就算是处于这种状态，罗德仍然在坚持守护着。

明明那么想舍弃自己作为王的身份，甚至连心都为此崩坏，但她却还在坚持守护着民众憧憬的王这一立场——！

而这份矛盾带来的结果，就是『这里』了。

就因为她实在太过温柔，所以才会掉进这奈落之底。

就这样，在这奈落之底，罗德厉声喊道。

[——『此身乃是于地狱路上疾走之魂』——!!]

她的这个『咏唱』还是我第一次听到。

但不知为何，我就是能领悟到这才是她真正的『咏唱』。

通过『咏唱』的作用，罗德的体内开始涌现出无尽的魔力。

这还不够，她又驱使自己的风从周围采集魔力。这恐怕就是罗德的最大出力，为她所能在一击之间灌注的所有魔力，释放出自己最强大的魔法而

蓄力。

自然，聚集而成的风也绝非泛泛之物。

那是【自由之风】。

那风自己也无法控制将吹向何方，不会被任何事物所干涉，但却能干涉任何事物。

罗德的双翼与【自由之风】混杂在一起变得巨大无比。

随后，她那对巨大的双翼缓缓地在我周围收拢。

无论左右、无论上下，四面八方皆为翠色，我就这样被关进了风之囚笼。

然而，明明被如此大量的风所禁锢，但不可思议的是，并没有风触及我的身体。与映入眼中的光景不同，这风之囚笼内十分平静。

唯有罗德的声音在这无风领域中传响。

[—『世界（你）既堕孤（我）至此』『则深渊之下，无论既经几时，此恨不绝』——!!]

伴随罗德的『咏唱』，周围的风之壁逐渐向内收缩。

风之囚笼在向其它的形态转变。就好比被绞车拉伸一样，囚笼收缩成了圆柱形，最后，倾斜的圆柱化作了将我和罗德连接起来的风之隧道。

罗德停止了飞行，将双脚踏在风之隧道上。

接着她将手臂轻轻一挥，一道强风便开始在隧道内流通。

经罗德挥手而产生的风在一瞬间便将罗德脚下的风推平，打造出一条平整的『道路』。

她的魔法在打造出『道路』后仍然没有结束。

风之隧道还在不断被拉伸着，隧道的宽度越来越窄。其狭窄的程度几乎令人因闭塞感而窒息。

紧接着又是一道风。

这次产生的是一道从罗德那边吹向我这边的强风。

全身沐浴在强风的推挤之下，我的身体也被押向后方。没多久我便被风从脚下的瓦砾处吹离，不得不移动到罗德所站的『道路』上。

然而即使移动到这条路上，身体仍然在向后方栽倒。强风持续不停地将我推向后方，让我根本没法站稳。

这种感觉，就像重力牵引我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一样。

原本不安定的重力现在被固定在了一个方向，将我拉向身后。

这股强风——或者说伪重力，还在不断强化。

就好比方才脚下还是阳关大道，突然间就变成了悬崖峭壁一般。

再也支撑不住，我的双手也抵在了风之『道路』上。

不过，向前——不对，向上看去，可以发现罗德

跟我的状态差不多。尽管依靠双翼的支持才让她没有坠落，不过这股风一样在将她向下拉拽。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无法选择攻击对象的魔法——

——但我知道，这样一来这个魔法的效果就构筑完成了。

也许是因为我从她方才的『咏唱』中窥探到了她人生的一角吧。

就跟诺文释放『亡灵一闪』的时候一样。这个仅仅是让人在这条路上摔落的魔法，便是罗德的人生（魔法）本身。

那是与无法抉择自己所行之路的『风之理的盗窃者』的特性正相反的力量。

——这堵死了所有退路，只能在这条『道路』上向下坠落的魔法，正是罗德的魔·法。

随着魔法的逐步完成，罗德宣言道。

[—魔・法『■道落土 (Lord・of・Lord)』!!]
魔・法『■道落土』。

跟『Wind・Arrow』和『Ex・Wind』不同。

跟司空寻常的属性魔法不一样，这才是赌上了她的人生的只属于她一个人的魔・法—！

[—!!]

在魔法构筑终于完成—的前一瞬，我迈步在『道路』上狂奔。

尽管这是我初次所见而且难以解析的大魔法，不过我却能以直觉理解它的效果。

魔法『■道落土 (Lord・of・Lord)』与『亡灵一闪 (Von・a・Wraith)』一样，毫无疑问都是无法回避无法防御的即死魔法。

比方说罗德接下来沿着这条『道路』释放出跟先前的『流星』一样无法防御的一击，那我也就可以歇菜了。

不过这个魔法的弱点也跟『亡灵一闪』一样。
那就是准备动作耗时太久了。
而且不知为何——我就是能知道，这个魔法还不完善。这个魔法本来应该是以共鸣魔法的形式使用的——是与最重要的人一起共同使用的魔法，但现在却缺失了那最重要的部分。
罗德将本应由两人共同使用的魔法，以一人之力强行使用了出来。
所以在铺垫『道路』的魔法和『流星』坠落的魔法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空隙。
[罗德 o 哟哦哦哦——!!]
机会唯有这一次。
现在，罗德消耗着自己有史以来最多的魔力，将自己的心最大限度地予以解放。
也暴露出了她最大的破绽。
这条『道路』毫无疑问就是我通向胜利的『道路』

——！

——怀抱着这份信念，我奔驰着。

与此同时从上往下席卷而来的狂风势头仍然不减。

一旦我向上方猛冲的速度有丝毫减缓，那么我必定会被风打进深渊。

所以我为了维持自己的速度而绞尽全力，向上再向上，不停地向上奔跑。

[——w、『Wind・Scythe』!!]

看到我突然在风之道上疾走，罗德连忙中断了对『Ex・Wind』的构筑，并代之以无数的风刃。

[不、不要上来！涡波、你走反了啊啊——!!]

就算你来阻止我我也不可能止步的。

[并没有反！无论是我还是你，都必须要往前进才行——!!]

为了印证这句话，我不断向前向前向前、向上向

上向上、奔驰无息。

不知不觉间，风之『道路』已经彻底化作了垂直的墙壁。

不过无所谓，只要它不能扯住我的脚就无妨。

不管这风是『道路』还是墙壁都没关系，我要做的就是拼命跑、只要一路跑到底就行了。

然而超越极限的狂奔终于让肌肉纤维再也无法承担重负。

感觉我下肢的肌腱几乎就快崩裂了。

再加上逆风而行的代价，我的皮肤也被风刮破。

不时还有肉被剜掉，血管也被撕得粉碎。

随后又听到右耳嘭的一声，紧接着周围的声音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流经伤口的鲜血就像被什么东西抽出去一样，一片片血雾飞洒在翠色的世界中。

就算如此——，也不能停！

你必须跟我一起去上面，罗德。

就算我们两个在这里一起坠落，也什么都得不到的。

我也好你也好，都必须要回去才行——！

[罗德！跟我一起回去！！一起回去，然后再看一遍千年前的你是怎样的！去好好确认一下，在你身边的人到底是谁！你当初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谁、才决定成为王的——！！]

随后我将自己接下来的攻击内容告知罗德。

[你在说什么！涡波！]

罗德不明白我这些话的意思，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解。

就在不久前，我对罗德说过 [因为我什么都不想不起来，所以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忘掉了与你之间的过去，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不过这话是不对的。

使用我的魔法是能够知道我到底该对罗德说什么的。

既然《次元决战演算『先譚』》是超越次元观测『未来』的魔法，那么只要改变一下用法，就没有不能反过来回顾『过去』的道理。

[复合咒术『咏唱』！ ——『既然未来得以与现在联结』『则现在亦当与过去相连』 ——！]

与罗德一样，我也要用『咏唱』叙述自己的人生。这便是我教给莱纳的，我流魔法构筑的极致，守护者们抵达的『为了盗窃理而编织的魔・法』的真髓——！

[—『只为等待，世界（你）将我忆起（想起）之时到来』 —!!]

这就是我为了构筑出能够连世界的理也改写的『真正的魔法』而进行的『咏唱』 —!!

通过这份『咏唱』，我的身体中溢出大量次元属

性的魔力。

而我则将这全部的魔力，都聚集到左手。上。

准确来说是灌入左手的魔石里——！

[涡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察觉到我的魔法的危险性，罗德表情为之一变，她立马抬枪用铳剑射出风弹。

你射我我一样不会停。

就算风弹贯穿胴体，我也绝对不会停止对魔法的构筑。

反正因为你的魔法『■道落土』，我根本就不可能躲避攻击。

[罗德噢噢噢噢噢噢噢——!!]

将这条『道路』以外的东西全部消灭的人就是你，罗德。

就是你本人，希望我在这条『道路』上向前狂奔的——！

就这样，即使罗德的风弹全部击中了我的身体，我也没有减速继续狂奔——于是我得以逼近罗德身边。

罗德为了阻止我的靠近而挥舞铳剑，但是太迟了。我抬起『新月琉璃』就是一剑将罗德的铳剑架开。

随后驱使灌注了我全部魔力的之前被罗德震断的左臂，一把抓向罗德的胸口——借助『Distance Mute』的力量直接刺入她的体内。

左手一插进罗德体内我立马松开手置下魔石。

最后一击了、我将罗德的心脏——将她的『魔石（魂）』攥住。

[联结吧啊啊啊啊啊啊啊——!!!!]

魂与魂就此接合在一起，我与罗德之间构建起了一道『联结』。

就像我过去跟莉帕以心传心那样，我强行让罗德

和我的心连接在了一起。

我把脸贴到罗德眼前，以直触心灵的方式——向她喊道。

[罗德，跟我一起去看！去看你的过去！你肯定有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家人！给我好好回想起来！就是因为你还有珍视的家人存在，你的留恋才寄存在家人的身上，你就是依靠这份留恋一直活到今天的！那就跟我一起，去过去找到你最重要的宝物！这就是拯救你的真正的『道路』——！！]

我猛地握紧罗德的魔石（魂）。

被我通过『联结』直接扣进心灵的吼叫打动，罗德动摇了。

[道、『道路』——！？孤重要的宝物——！？]

因为『Distance Mute』的正确运用，罗德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刺入她胸口的左臂，反而开始品味我的台词。

[啊啊，没错！而这就是我・的・魔・法！为了拯救守护者（你们）而存在的魔法——!!]

语毕，我发动了与诺文的『亡灵一闪（Von・a・Wraith）』和罗德的『■道落土（Lord・of・Lord）』相匹敌的魔法。

也就是说，这也是无法回避无法防御的即 si 魔法。（译注：原文即シ，跟即死同音）

[—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Dimension・Gradient Recall）!!]

——魔法沁入了罗德的魂中。

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将罗德的意识从这个次元中解放了出来。不仅超越了空间，连时间也一同超越，带着她前往不同的次元。

而作为魔法的使用者，并与她『联结』起来的我也一样。

原本的五感逐渐丧失，崭新的五感则在缓缓生

成。

在这种世界好像被慢慢置换的感觉中，意识飘然模糊。

这就是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譚』》的力量。
——『过去视』。

意识渐渐在黑暗中坠落，身体则被一股令人怀念的温柔的风包裹起来。

这道风是罗德的过去的风。

如今，向着千年前。

我与罗德在往她的孩童时代回归。

在这之后，我会将——

埋藏在罗德心底的东西。她在被逼上绝路时释放的『魔・法』的真正由来。

罗德那漫长的人生。折磨得她连呼吸都感到痛苦的，不得不喊出的『咏唱』的真正意义。

——将这一切都映入我的眼中。

223. 童

.....。

.....。

.....。

回过神来，『孤』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只有两种色彩的世界。

以地平线为界，碧与青二色将世界两分。

辽阔的青空之下，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延展无垠。

这、『这里』是、哪里……？

孤记得，自己刚才应该是在战斗当中。

不是这里、而是在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孤在和涡波战斗着。

可是，为什么自己会来到这个地方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孤来到了『这里』……？

为了探寻原因而看了看周围，结果发现了一个坐

在草原上的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在笑着。

在看到她的笑容的瞬间，所有的思考都中断了。

战斗也好原因也罢，全都在她的笑容面前黯然失色。

纤细的身材，草绿色的头发，背后长有一对轻巧的羽翼。

这个女孩子总觉得有些眼熟。

可是不知怎么就是想不起她的名字。

——她、到底是谁……？

又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接着发现那个女孩子是因为找到了什么东西才露出了笑容。

于是孤向她的双手看去。

随即发现在她手掌中的，是一块小石头。

那是一块形状圆滑、半透明的翠色石子。虽然不比宝石那般通透，但在阳光的照射下却有种独特

的光辉。

对于大人来说，那东西也就是块普通的石头而已，但在小孩子眼中却颇为稀奇，值得把玩。

事实上，这个女孩子也确实将小石头看做了宝物。

她的表情是如此着迷，就像大人在品鉴宝石一般。

[那个、小姑娘……。能给孤看一看你手中的东西吗……？]

在一股奇妙的冲动驱使下，这番话擅自蹦出了口。

然而听到这番话，小女孩猛地一颤，接着便战战兢兢地起身，她在害怕。果然，转身看向这边的她一脸不安地瑟瑟发抖着。

这也难怪。

突然间就被陌生的大人搭话，而且还被要求拿自

己的宝物给她看，任谁都会心生怯意的。

[不、不是这样的，抱歉，孤没有要抢的意思。只是想稍微看两眼就好……]

自己连忙辩解道。

然而感到害怕的小女孩不管这些，她转过身逃走了。

在这辽阔的草原上，拔腿就跑。

[啊、等一等！跑得那么急的话、别摔倒了！]

就好像冥冥之中注定了一样，女孩来了个平地摔。

结果握在她手中的小石头也因为摔的这一跤脱手了。

她那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宝物、就这样——

女孩 [啊] 地张大了嘴，连忙起身去追。

[等、等一等！]

在滚动的小石头后面追逐的小女孩。

可无论她怎么追、怎么追、怎么追——不知为何，始终也追不上。

在远处旁观这一幕的孤，注意到了她追不上的原因。

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正在逐渐向下倾斜。

所以石头才会以不自然的轨道，不停地向远处滚落。

理所当然的，那女孩还在拼命地追着。

这份光景映在眼前，孤直感到浑身的鲜血都在沸腾。

自己从女孩的身影中，感觉到了非同寻常的破灭之兆，于是从喉咙深处以近乎悲鸣的声音制止道。

[等等！不要再继续跑了！！那前面是——]

那前面是——地・狱・啊。

[——！？]

当最后三个字即将脱口而出的时候，孤终于察觉到了那女孩的身份。

为何孤会知道在前面等待着女孩的是什么呢。

当然会知道啊。

因为这条路，是孤曾经走过的路啊。

在过去，还是个小女孩的孤，就曾穿过这道平原。

虽然那时的记忆已经暧昧不清……但还是发生过。

确实有过。

那是『我』啊。

是幼少之时的我啊。

我曾经跑过啊。

就在这片草原上。

所以，孤当然会知道在这前面等待着的是什么。

在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自己的视界高度突然变低了。

明明方才还在远处望着女孩的背影，可此时却变成了孤在追逐滚落的石子。

孤变成了那个女孩，在草原上奔跑着。

啊、啊啊……，终于想起来了……。

这是我的人生啊。

在过去，让这个石子，让那最重要的宝物脱手的、就是我啊……。

所以才会追。

所以才会拼命地追啊……。

并且，我已经知道，像这样不停地跑不停地跑，不停地追不停地追也是没有意义的了。

我知道，那颗美丽的石子，再也不会回到手中了。

要问为何，因为这片草原的坡度在越来越陡。

就像在证明这一点一般，我追得越紧，坡度就变得越陡，那颗美丽的石子离得就越远。

就这样，我终于跟丢了那颗美丽的石子。

而到这个时候，这片草原也已经化作了名副其实的坡道。

化作了一旦奔跑的势头过猛，就无法止步的陡峭的坡道。

所以，即使跟丢了那颗美丽的石子，我也停不下来，我仍然在继续奔跑。

明明知道我越是奔跑，坡度就越陡，可是我却停不下来。渐渐的，我奔跑的速度不断提升，在此期间，坡道倾斜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剧。

——不断加速。

最终坡道化作了一道绝壁，而我就在上面向下坠落、坠落——然后狠狠地撞到了奈落之底，我就那样连打了好几个滚。

带着浑身的擦伤和眼角的泪水，我挣扎着起身。我最终坠落的地方，是一个前后左右都被石壁包围起来的洞穴。

地面也是岩石构成，舍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不对，定睛一看可以发现有不少石子落到了这里。但是那全都只是普通的石子罢了。

想着也许这里面有自己掉落的宝物，便不停地捡来看、一个不对再捡另一个，如此反复。结果无论哪一个都与被我视作宝物的石子有所不同。

没有一个石子带有我在那天看到的光辉。

在滚落这里的石子中，有几个与曾几何时的那颗石子十分相似。如果再费点心力继续找的话，没准可以找到与那颗美丽的石子外形一模一样的。然而，唯有那个『美丽的石子』本身，再也不会被我找到了。

因为这世上没有两个完全同样的东西。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有这么一条规则。

[没有！没有……！为什么……！！]

——但是，我却不愿认同这点，于是继续拼命地

寻找着。

尽管我一刻不停地探寻，但终究找不到属于我的宝物。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找不到啊……]

就这样找了几十年、几百年，我终于停下了手。

接着，我将一直执着于地底的双瞳转向了上方。

从这洞穴的底部，仰望那只有洞口大小的穹顶，于是我终于理解了。

那颗美丽的石子，是只有在那个时候，只能在那片草原上寻获的宝物。只要我变成了大人，那我就再也没有机会找到它了。

总算明白了这个道理，而我的表情也不由为之扭曲。

[呜、呜 uu、呜 u 呜呜……！]

然而不管我有多么悲伤多么痛苦，我都无法回到那个时候了。

因为我跌落得太深了。
时过境迁，那片草原变成了坡道，坡道变成了石壁。
我无论怎样都没办法从这深渊中脱身。
如此无情如此残酷的世界，令泪水夺眶而出。
就这样，我一个人，在这深渊中哭泣着。
哭着哭着哭着、我的哭声一直没有断绝，但却不会有任何人听到。
就这样——过去了一·千·年。
就让人沦于疯狂而言，整整千年的时间实在是太足够了。
没错。
这就是我人生的终点。
这奈落之底——这既不许生亦不许死的黑暗『地狱』，就是我的世界。
在此地狱之中，一个空有长大的身体却内心脆弱

的孩子，一边说着不要这样一边哭着。
痛苦难熬、无依无靠、孤独寂寞，终于连内心和
自我也相继崩溃，最后竟然在这深渊中笑了起
来……。

那就是我……、也就是孤。

孤将一个人待在『这里』，永远也出不去——

[——不对]

——明明是这样，但却传来一道陌生的声音。

不过自己已经懒得去理解了。

在『这里』已经思考了太久，足够了。

但是那道声音还在坚持向这边搭话。

[——罗德，快想起来]

[做不到的……。已经什么都不明白了……]

摇了摇头。

就连该回想些什都已经不明白了。

[——做不到也得做。听我的，快去把那个捡起来]

[捡起来……？ 干什么……？]

[捡到你手里， 然后去读啊……]

[读……、吗……？]

根本不知道要读些什么。

说到底『这里』就没有能读的东西。

就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 孤才会变成这样。

[我为了搞出那本书可是把命都折了。 你再不愿意也得给我读]

『这里』什么都没有——本应如此， 但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自己却看到了一本书。 那是一本默默落在这个洞穴角落里的书。

那本书实在是太具有存在感。 正因为这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世界， 所以孤才会被这名为书的异物吸引， 向它伸出手。

接着， 用手指轻拭书的封面， 再翻开这本书的扉页， 首先看向上面的目录。

写在上面的是『支配之王』四个字。

而第一章的题名就是『支配之王的觉醒』。

支、支配之王？『支配之王（Lord）』？

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孤的名字是——、名字是——！！

[没错，的・确・不・对。就像你觉得这不对一样，
你所在的地方也不是什么深渊，也许你觉得周围
都是悬崖峭壁，但其实那是一条平坦的大道——！

]

孤的、我的、我的！

我的我的、我的名字才不叫什么『支配之王
（Lord）』！

不叫啊！！

我的名字叫.....—

—就这样，继续翻动书页，故事的第一章『支

配之王的觉醒』便拉开了帷幕。

那既是『支配之王』的英雄谭，也是北方的历史。

是王的物语。

224. 童の長い人生（後編）

那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故事。

它讲述的是一个将比千年前的世界还要久远时代的传说——『支配之王（Lord）』的故事化作了现实的少女的物语。

在当时的大陆北方，『支配之王（Lord）』的英雄谭可谓家喻户晓。

以约定俗成的[很久很久以前]为开头，再接上一句[在一个边境小村庄里生活的老夫妇捡到了一个小孩子]，于是物语就开始了。然而很快，书上就以三言两语表示说那对老夫妇后来死掉了，从而将主人公的孩童时代一笔带过。仅仅是照本宣科地对文字进行罗列，用最快的速度提及王之力的觉醒云云。于是『支配之王（Lord）』的英雄谭就开幕了。（注：之后的每一个支配之王都带有lord的注音，以后不再赘述）

……也罢，毕竟这种东西大抵如此。

英雄谭从来不会有闲心对和平安稳的日常生活付诸太多笔墨。因为那会让读者感到无聊。

而作为当事人的孤，其实记忆也跟这本书上的记载差不了多少。不知为何，自己孩童时代的记忆总是异样的模糊不清。无论是那个偏僻的村庄，还是老夫妇的相貌，现在都很难回想起来了。

不过所谓的儿时记忆，说到底都是这样。只要年龄超过二十，变成了大人的话，想必谁都一样吧。何况孤的人生已经走过了千年的岁月，光是模糊不清就已经很不错了。

……是啊，已经很好了。

还能留下一点暧昧不清的印象真是谢天谢地。

因为、总觉得……自己与那对老夫妇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尽管无论怎么努力都回想不出儿时的记忆，但在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记得十分鲜明。

以老夫妇的死为契机发生的，孤的觉醒。

这个关联孤记得很清楚。

当时确实是处于魔人狩猎在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期。

『魔人』——那是一个突然出现在世上的种族——特指身体带有怪物的特征的人。

记得那时候了不起的学者们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世界的毒』的影响，导致身体向怪物的方向演变。而人们就用『魔人』一词称呼这些身体发生异变的人。不知为何，『魔人』出现在北方的数量要远远多过南方。也正因为这数量上的差距，使得大陆北方将『魔人』的体征视作一种特性，而南方则将之视作了一种病症。

就这样，在不同的地域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之后，排斥魔人的声音便越来越大。

而其结果，就是大陆南方的诸国采取了将『魔人』这一存在彻底铲除的国策，由此引发了大陆北方的反冲——于是爆发了将大陆一分为二的战争。战争甫一开始，各地便相继掀起了魔人狩猎的活动。

就在那危险的时代里的某一天。

孤和艾德姐弟两人在返家的路上，远远地看到了那一幕。

尽管写在书上的只有 [南方的部队在狩猎魔人的名义下实施的侵略] 这么短短一句话，但亲眼看到那一幕的自己当时已因颤栗而寸步难行。

因为那光景实在过于骇人——全村的房屋都变成了废墟，大家平日精心养育的家畜也都被残杀，街坊四邻的尸体被堆积在一处。

当然作为孤和艾德姐弟的恩人的老夫妇也未能幸免于难。

所以——

——所・以・怎・么・了・来・着?

所以孤和艾德挺身与他们对抗。

依靠孤作为『风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好像就是这样……大概吧。

对，就是这样。

虽然当时的记忆只剩下一些片段，但还是能想起来。

看到草原上的大火，看到被摧毁的房屋，看到村民的尸体，孤感到无比愤怒。于是，为了报复犯下那等恶行的南方的骑士们，孤冲进了战火之中、

随后，孤在那里高喊。

面对南军士兵们的刀剑，孤是这样冲他们大喊的。

就像是在向全世界做出宣言那般、厉声喊道——

[—『孤』乃是支配这片大陆的翼人之王！继承最悠久的魔血的末裔，将此世上的一切纳入支配之下之王、『罗德（Lord）』！面对尔等草芥，孤绝无敌北之理！！]

这样地，打着自己是『支配之王』的幌子，凭借压倒性的实力行遂复仇之事。

肉体凡胎在『风之理的盗窃者』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自由之风统统杀绝。就这样，在一时之间，那一带被孤从南方手中夺了回来。

真是一场跟童话故事的剧情如出一辙的逆转戏码。

而这也正是物语的『第一章』『支配之王的觉醒』的终幕。

为这一章拉上帷幕的结语这样写道：

——因为南方士兵卑劣的行径，『支配之王』失去了两名家人。但王的力量也就此觉醒。依靠自己



的力量，『支配之王』成功将支配自己故乡的恶人驱逐了出去——
就这样，物语进入了『第二章』。

.....

啊啊，什么第二章啊。竟然擅自对别人的人生进行划分。

.....不过，也无所谓了吧。是啊，对如今的孤而言，这种事怎样都好了.....

结果，虽然『支配之王』好不容易夺回了自己的故乡，但因为家乡的草原被烧毁，所以难以进行复兴。就算勉强留在『这里』，迟早也会被南方压倒性的人力物力吞没。孤也不蠢，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且不说孤自己如何，为了贫弱的弟弟考虑，当时也只有逃走这一个选择。

于是舞台就移动到了北方的更深处，也就是孤儿院的物语开始了。

不过这段期间因为也没有发生什么战斗，所以书上的记载也进行了十分大胆的跳跃。

在那一路上应该也发生过不少事的。比如说经营孤儿院的老夫妇温柔的接纳和照顾，明明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情节……可这本英雄谭却只对与战斗相关的事有兴趣，除此之外都是寥寥几笔糊弄了事。

顺带一说，写在书上的文字是这样的。

对时间流逝的表现真的十分轻描淡写。

——移动到孤儿院之后，『支配之王』的时间开始流逝。

这是已经觉醒的幼王最后一段休息的时间。

从粉色的花绽放的季节，到黄色的花绽放的季节。从红色的花绽放的季节，再到白色的花绽放的季节。大陆北方特有的不安定的季节来而又去、去而又来，『支配之王』与自己未来的臣下

们一起在孤儿院中生活着。

在这一期间，『支配之王』作为一名『庭师』——一个与她的才能不相衬的职业，在佩艾希亚城内工作。然而，在修剪街上的花草树木时，『支配之王』注意到了。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才能和特异之处。意识到自己并非池中之物。她明白自己的器量绝对不能止于『庭师』这种卑微的存在，并理解了自己作为『支配之王』的使命。

就这样，不仅仅觉醒了力量，终于也获得了觉悟的『支配之王』，在那之后……—

—什么东西啊，写的这都是。

压根没有这么自命不凡的情节才是。

这段时期的事，孤还能勉勉强强想得起来，

那个时候，孤应该是很害怕的。

应该是因恐惧而在颤抖着的。

在孤儿院给自己安排的房间的角落，孤浑身颤抖着嗫嚅道。

[——、一・点・变・化・都・没・有……？就算一成不变可这也太过头了……！为什么只有孤！？为什么只有孤毫无变化！？]

来到孤儿院之后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弟弟艾德的个头在这期间不断增长。

他与明明还是个孩子但却有一副大人的身体的孤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地缩小。

会不断缩小也是理所当然。因为孤的模样一直没有发生变化、明明还在成长期，但身高却丝毫不长，只有魔力随着时间的经过反常地膨胀着。

[虽然只是推测……、或许是姐姐大人你的身体年龄固定在了同样的岁数没有变化的缘故吧……]
在同一个房间生活的弟弟艾德察觉到了其中的理由。

虽然艾德的个头比孤小了两圈，但他的直觉已经不比成人逊色。

[你说身体年龄没有变……？难道说，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那一天，便是一切的起因。

孤身体的异变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千、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艾德……]
孤颤抖着告诉艾德要保密。

这种事要是暴露给周围人知道的话，那肯定得不到什么好脸色。就算大家都是魔人，那也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关系全都能亲密无间。

[没关系的。姐姐大人你不会变成孤身一人的。
在·那·一·天，鄙人也发过誓了。绝对不会弃姐姐大人不顾……]

艾德牵起了孤的手。

[这、这样啊……。既然这样那孤就放心了。果

然孤的臣下就是可靠啊……]

[当然，鄙人永远都会陪伴在『支配之王』的身边]

为了稳住情绪，自己装作了一个完美无缺的王。这是自己在故乡的草原上经常与艾德一起玩的家家酒，对于扮出王的做派这件事，孤已经十分娴熟了。

如果不仿造出一颗英雄般的内心，那自己当时肯定会因为这异常的事态而发疯的。

没错。

孤害怕到几乎发疯的地步。

这就是『支配之王』的『第二章』。所谓『孤儿院篇』的真实情节。

孤并不是什么对自己的命运做出觉悟的王，而是一个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恐惧的脆弱不堪的小孩子。

紧接着，就像是在故意折磨心生怯意的孤一样，孤儿院很快也被卷入了战乱之中。

就在孤对自己这不会衰老的身体感到恐惧的时候，因魔人的诞生而爆发的战争也终于决出了胜负。

南方在各地的战斗中连奏凯歌，北方的领土几乎全部沦丧。大陆北方的人越来越灰心丧气，战败的影响当然也传到了孤所在的佩艾希亚国的孤儿院之中。

包含孤在内，孤儿院的每一个人都恐惧不已。对即将袭来的强大势力感到无能为力，只能束手无策地在孤儿院里坐视时局的演变。

终于，孤儿院的和平也迎来了终结。

位于大陆北方中心地带的佩艾希亚首都，被南军攻克了。城陷之时正是北方战败的瞬间。

用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北方诸国在南方诸国的

猛攻之下战败了——大概这样吧。

自然而然的，孤儿院也遭到占领，成为押放非军属的所谓『污秽的魔人』的地方。

而孤儿院周围则无时无刻不被南方的所谓『高洁的人类』看守着。

孤儿院中的魔人全都像被关进了牢房一样脸色惨淡。当然艾德也是一样。

他当时的表情，孤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缇缇姐姐大人……我们在这之后究竟会被怎么样呢……？]

在拥挤的孤儿院的角落，艾德向孤这样问道。

尽管艾德的个头长大了不少，但当时还是孤比他更高。比孤小了一圈的弟弟，眼中盈满泪水，自下而上地看了过来。

看到他这副表情，当时自己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必须要好好保护他。

可是，其实真正想知道 [会变成怎么样] 的人是孤自己。

但作为艾德的姐姐，自己绝对不能摆出怯懦的样子来。

更何况在那一天，自己已经作出了身为『支配之王』的宣言。

其实只要看到弟弟的眼神就知道了。

艾德他想要依靠『风之理的盗窃者』在那一天展现的力量。

不，准确来说，他是在期待自己那作为『支配之王』的姐姐的力量。

他觉得只要是自己的姐姐，哪怕是面对国家毁灭的危机也有办法解决。

[艾德……孤、孤现在……—]

孤现在很迷茫——但自己并没有把这话说出口。

自己会感到迷茫是自然的。

实际上，在艾德不知道的时候，孤从『使徒』那里接受了有关『理的盗窃者』的说明。一个叫使徒迪普拉库拉的家伙告诉说孤作为第一个『理的盗窃者』，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但是如果继续使用这份力量的话，就会正式成为『理的盗窃者』。
——好害怕。

怕得不得了。

如此荒谬不经的力量……真不知道如果继续使用的话会发生什么……

正因为他姑且还算得上聪慧，好歹不是一个蠢货，所以才很清楚。

很清楚——那种力量、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一一的道理。

[姐、姐姐大人你……是比任何人都要强的『支配之王』对吧……？你是可以拯救北方的王对吧……？]

可自己那被逼入绝路的可爱弟弟的面容就在自己眼前。

紧接着，周围的人也纷纷发声。

平日里就像亲人一样生活在一起的孤儿院的大家纷纷看着孤说道。

[如果是缇缇姐姐的话……能有办法吗……？]

[别说傻话。就算再怎么强也不可能对付得了这么多敌人的]

[确实艾德的姐姐就像那个传说中的『支配之王』一样厉害……又聪明又强大，什么人都赢不了她……]

[如果是缇缇的话，说不定真的能……]

他们全都像是走投无路了一样，看向这边。

不光是仰慕着自己的孤儿院的孩子们，就连平时照顾自己的大人们也是这样。或许孤确实是这周边使剑使得最好的。或许孤的相貌确实跟成人相

仿，或许孤在狩猎时确实作用最大。或许弟弟他确实一直都在自豪地宣传孤的本事。或许在这样的绝望中，再微小的希望也会显得无比耀眼。

可是、可是孤终究还是个小孩子啊。

明明是这样，但就连大人也在期待着孤能做些什么吗……？

就连大人都在仰赖孤的力量吗……？

[——啊、是啊。孤可是『支配之王』啊。弟弟啊，还有大家都不必担心……这一切就都交给孤吧……]

其实自己有好多话想说。

但无奈抵不过这份期待的重量，只能垂下头起身。

的确如他们所言，孤拥有力量。

作为拥有『理的盗窃者』的力量之人的责任感，最终还是压过了自己的恐惧。

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表情，孤前往在孤儿院中央的大厅。熟知孤的事迹的人则跟在身后。成群结队地跟在孤身后的他们眼神中全都闪烁着期待的光辉，想着只要孤出手就一定能有办法。

于是来到了大厅的中央，孤向聚集在这里的生面孔说道。

[孤之名为『支配之王（lord）』、罗德。希望能向诸位借一份力]

为了让所有人都听到，孤的语气十分坦荡。

虽然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来说，孤一个人单干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还是多争取一些人的帮助更有益于成功。当然最重要的是，自己一个人的话难保不会被心中的恐惧感压倒。

最早响应这份号召的，是孤在孤儿院里最好的朋友。

[你真的决定好了吗、缇缇？]

是龙人巨汉，赛鲁多拉。既是孤为数不多的理解者，更是在这个情况下助力最大的人物。

毕竟这个蓝色头发的男子是在没有任何加护的情况下，就能跟上觉醒为『理的盗窃者』的孤的魔人。虽说因为孤的存在而遭到了掩盖，但这个男人毫无疑问有哪里不对劲。

[缇缇你有恩于我，如果你想的话，那作为朋友——不，作为你的臣下，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但是、你真的觉得这样可以吗？]

这是赛鲁多拉作为孤的朋友进行的确认。

看来与孤实力相近，又彼此熟识的他已经看穿了潜藏在孤心底的那份恐惧。是啊，在这个时候——赛鲁多拉勉勉强强仍然还算得上孤的『朋友』。

[呵呵，当然了。既然如此那就有劳了，赛鲁多拉。你的力量是必须的]

但孤还是向他点了点头，将已经没有退路的决意一并告知。

[……明白了。那么从今往后，我就以『支配之王（Lord）』的名号称呼你了]

[赛鲁多拉你去把有一战之意的人召集起来，取左路向佩艾希亚城进军。至于细枝末节的问题全部照你的想法来便是]

[遵命。『支配之王』]

这扮演『支配之王』的家家酒，赛鲁多拉也不是没有与孤玩过。他平时扮演的角色大抵都是在前线指挥士兵的将军。尽管刚才这番对白只是将一贯的戏码重演一遍……可是与个头尚小的艾德不同，由样貌威严的赛鲁多拉称呼孤为『支配之王』的这一幕，在旁人看起来相当有模有样。真的让人产生了一种孤确实是有能的王的错觉。

[赛鲁多拉，我也来帮你！我可不要就这么坐以

待毙！]

[我、我也来！！缇缇——不、『支配之王』，拜托了！]

[啊啊，就算是我们肯定也有能做得到的事！！]

被二人的演技蒙骗的孤儿院的同伴们纷纷报名响应。

估计是受不了就这么坐以待毙才会这样的吧。即使知道这是出于恐惧的压迫导致的暴行，孤也只能摆出赞赏的样子予以认可。

[多谢了、大家……。这样好了，你们不必跟随赛鲁多拉，就让艾德带领你们吧]

就这样，孤很快就制定好了这场反乱的计划。

不去计较琐碎的问题，用速攻决出胜负。作为『风之理的盗窃者』，这才是自己的真本领。

[艾德你们这边的话，就去把现在变成俘虏的沃尔斯将军他们解救出来吧。解救成功之后，你们

跟他们一起取右侧前往佩艾希亚城。孤会一个人从中央前进，并在那里肆虐一番吸引敌人。在孤开始战斗之后，佩艾希亚必将陷入混乱之中。趁着混乱的空当，对俘虏的解救和向王城的进军也趋于可能。如果有任何紧急情况是你们对付不了的，那就过来与孤汇合便是。无论你们引来怎样的敌人，都不是孤的对手]

如此乱无章法的战术，自然在孤儿院避难的普通人中引发了骚乱。

[喂、喂。你在说什么傻话……！]

[做不到的！这太扯了！周围可到处都是南方的人啊！]

[我们已经彻底输了啊！做什么都没用的！！]

在他们眼中看来，现在就是一个绿色头发的女人在说一些胡言乱语，而这个女人的熟人还都盲信着她真的打算采取行动。

不过这也没办法。

其实他们的反应才是正常的。

但孤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正常人也一并拉进异常之中，于是孤回以一句不带丝毫动摇的断言。

[——孤做得到]

理所当然的，这些普通人的疑问并不会因为这一句话就全部打消。

[哈、哈啊！？怎么可能——]

[做・得・到——既然『支配之王』这么说，那就不需要怀疑]

所以再来一句话碾碎他们的疑虑。

而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平时那只存在于家家酒中的戏言，在这个状况下填上了足以化作真实的重量。在这异常的情况下缠绕在孤身上的异常感，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噤若寒蝉。

所谓异常感，也就是孤那后来被人传颂为支配魔

之才的一鳞半爪。

这异常的魔力量和太过异质的血，让在场的魔人从本能上感到了畏惧。

姑且先把被孤压倒的普通人放在一边不管，以泰然自若的神色继续推进反乱的准备。

[总之当下要务便是夺回佩艾希亚城了。先不说据点如何，若是缺乏一个象征那无论如何都难以成事。……加紧动作吧。就让孤的【自由之风】来做信号。不、是反击的狼烟]

接着，孤解放了一直隐藏起来的『风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

一道柔和又不失力度的风就这样在孤儿院内拂过。

如此一来，孤儿院内的骚动便达到了最高潮。

[刚、刚才这是，人为唤起了一阵风……？]

[这怎么可能……这样不就跟传说中的魔法一样

了吗]

[难道说，这真的是那个传说中的『支配之王』的力量.....?]

[简直就像山谷里吹来的风一样.....]

[风在向她的周围聚集着——]

[真、真的是、『支配之王』.....?]

孤能够将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大陆上，只存在于童话故事里的力量轻而易举地使用出来。

所以他们会感到混乱也无可厚非。

将风缠绕在身边的孤向至今仍未能做出决断的人投以和善的劝导。

[如果还是心存疑虑的话，那就在孤身后看着便是.....不过，如果到时候诸位肯认可孤的力量，那希望你们能够将这句话传达给更多的同胞。只要大家还没有放弃，那孤就会一直在前方为你们开辟道路.....!]

这便是最后一句话，语毕孤开始构筑魔法。

这是在这个时代已经遗失的超常的力量，但却毫不吝惜地从孤的口中高声颂出。

为了鼓舞在场所有人的意志——

[孤正是那王中之王！支配整个大陆的翼人之王！
继承最悠久的魔血的末裔，将此世上一切纳入支配之下的王、『罗德（Lord）』！面对彼等草芥，孤绝无敌北之理！——『Wind』!!]

随着一声轰鸣，风的聚合体被打向上方。

这道风将孤儿院的天花板撞出了一个大洞。而孤就从那个洞中飞出。

像传说中的『支配之王』那样，在空中展开自己的双翼。

为了让在孤儿院中的所有人看到而飞翔，为了让所有人听到而大喊。

[凡是吾等仇敌，都将被孤逐出北方！！就以孤的

力量、从此刻开始——!! 这道风，是所有北方的魔人期望的【自由之风】！是将南方的侵略者驱逐殆尽的希望之风!! 『Sehr • Wind』——!!!!] 为了将『支配之王』的存在告知南方的人，孤随即掀起了暴风。

在这个时代，那是违背了常规的力量。从孤手中放出的可以破坏一切存在的风将周围一带绞了个粉碎。

只一瞬间就有上百的死者，只一瞬间就有上千的伤者。

在南方的人看来，这就像是天灾突然降临一样令他们不知所措。

化作刀俎以人为鱼肉的凶恶暴风制造出了无数的鲜血和哀嚎。

见到这血腥的一幕，当时的自己好不容易才控制好表情，从空中俯视着那份光景。

趁着暴风造成的混乱，赛鲁多拉一行从南军士兵手中夺取了武器，而艾德他们也从另一边偷偷摸出了孤儿院。

由一个小女孩想出的计划就这样付诸了实行。

那么之后孤要做的就只是朝王城一路肆虐过去而已了。

既不要飞得太高，也不要飞得太快，尽可能让自己的身影映在南军的视线中。

为了让北方的同胞都能看到——自己必须要一边宣传『风之理的盗窃者』是『支配之王』的再临，一边肆意破坏周围的东西进行造势。

于是陷入了混乱的南军渐渐重整了态势，并为了将孤从空中击落而发起了进攻。对此，孤则……—

—

——说实话，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实在不愿意去回想。

因为在那之后发生的，仅仅只是一场屠杀罢了。
在风的肆虐之下，敌人被撕裂、击溃、鲜血和内脏四处飞溅。

杀、杀、杀，孤只是在用鲜血铺成一条通路罢了。
但这条涂满鲜血的通路，却给了魔人以希望。
[啊、啊啊。那、那就是『支配之王』……？]
[说是翼人种的末裔、这怎么可能……]
[可是，那股力量……不会错……]
[根本就是碾压……难道能就这样一直抵达王城吗……？]
[大家都看到了，『支配之王』的力量是货真价实的！她肯定能就这样继续开拓一条血路！只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她就可以杀到王城当中！]
在魔人们惊愕的声音中，混杂着艾德的煽动。
[——可是，在那之后需要的就是大家的力量了！
虽然现在『支配之王』优秀的臣下们正从左右两

方对她进行援护，但是还是不足以夺回王城！为了进行确实的占领，相当的人数是必须的！！] 知晓了艾德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战斗，于是孤将风势进一步增强。

孤要作为一个完美的王、继续战斗。

无论是过千的军势，还是上万的镝矢，亦或是数不清的悲鸣，都阻止不了自己。战斗战斗继续战斗——直到将这条涂满鲜血的『道路』铺到目的地为止。

[哈啊、哈啊、哈啊——!! 孤可是『支配之王』!! 是『支配之王』啊！还不够！在把尔等草芥统统杀尽为止，都不会停啊啊啊啊——!!]

只管考虑如何把被南军占领的王都打穿一个洞，杀杀杀不停地杀。

用风将数量过千的士兵撕成两段，用上万的风矢迎击上万的镝矢，留下数不清的尸体，最后终于、

孤来到了王城之下。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只要依靠汇合的赛鲁多拉和沃尔斯将军就足以与敌人决出胜负。孤只要将城门击毁，敌人就失去了笼城防御的选项，用不着攻城就可以了事。

彻彻底底的完胜——作战本身获得了大成功——将敌人的指挥官抓捕也是轻而易举——一切的一切都十分顺利。

没错。

这便是最讽刺的一点，如此儿戏的进军和计划都能进展得如此顺利。

而原因当然就是孤这『风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了。

自己当时真的好不安好害怕。这连小孩子的幻想都能化作现实的不讲道理的力量——它的『代价』究竟会是什么东西，仅仅稍作想象就让孤战

栗不已。

可是这份不安还不能表露出来。

[啊啊，成功了！成功了啊！我们把王城夺回来了——!!]

[我们赢了啊！夺回来了！把南方的混蛋们都干掉了!!]

[实在是感激不尽！『支配之王』啊——!!]

[『支配之王』！万岁、万岁——！『支配之王』、万岁——!!]

[『支配之王』！『支配之王』！『支配之王』！『支配之王』！『支配之王』——!!]

被这么多欢喜到哭出来的人围在中间，自己又如何能摆出一副不安的表情呢。

为了让别人安心，自己必须摆出『支配之王』应该摆出的表情才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哈……！]



说起来……孤记得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如何随心所欲地摆出从容自在的笑容的……

——就这样，物语的『第二章』『孤儿院篇』结束了。

一场斩获大胜的逆转剧。王都夺还作战大成功。作为传奇的开始简直再标准不过。

于是接下来就是『第三章』。

这本书在『孤儿院篇』之后讲述的是所谓『佩艾希亚防卫篇』。

不过、『佩艾希亚防卫篇』吗……

啊啊，像这样擅自给别人的人生做出划分的行径，真是令人不快。

谁给你们这种权利的。以为对死人就可以无所顾忌了吗。

明明有权利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划分的只要孤自己才对……！

……算了，反正到了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

比起愤慨这些，孤记得那时候的自己确实是……—

—

将被敌人占领的佩艾希亚首都夺回之后，孤一个
人在御殿中心如乱麻。

城下是沉浸在战胜的喜悦中、像开宴会一样情绪
高涨的人民。

城内则关押有无数的俘虏。

——你们开心归开心，可是接下来又该何去何从
呢……？

除了扮家家酒之外对国事一无所知的孤不可能
有能力将这份和平一直维持下去。

自己只是个连如何处理俘虏都不知道的外行，外
交事务就更不用提了。

城内有没有精通战争和政治的人在呢……？

有没有可以想办法与敌人缔结休战协议的人

呢……？

不，比起这些，现在更要紧的是尽快交接首脑的位置……。

总不能一直让孤来做这场反乱的首脑。必须要找到比孤更适合的拥有专门知识的人才可以……是啊。

对还是个孩子的自己来说，领导者的担子实在是太过沉重了……

重得几乎将自己的身体压垮。如果领导者被压垮的话，那现在在城外好不容易才得以欢庆的成千上万的民众很快又会跌入绝望的深渊，在事情无法挽回之前、谁来、谁来……—

[—『支配之王』！您交代的事有结果了！！]

[哦、哦哦～。终于有消息了吗！]

在空无一人的玉座之后抱膝而坐的孤一听到孤儿院的熟人的声音，便高兴地站了起来。

委托他去调查的事正是有望解决现在孤所烦恼的问题的关键。

为了将调查的结果告知众人，孤立刻将这次反乱的主要人物召集到了御殿之内。

包括孤儿院的大人们还有佩艾希亚的将军们——以及城内的权力者。

然而意想不到的调查结果十分彻底地背叛了孤心中的期待。

[——你、你说什么！？现在城内一个佩艾希亚王族都没有……？]

[是的。虽说有不少王族战死，可是这……、恐怕有半数都在事前逃走了……]

结果，明明不少国内的大人物还在场，但自己的怒意却当场倾泻而出。

[这怎么可能！！竟然舍弃了臣民自己逃了！？正因为王必须守护人民，所以才是王族不是吗！？明

明背负着这份期待，却不尽任何责任就逃走了！？
不可饶恕！这等行径，绝对不可饶恕！这种人不配称为王族——！！】

对本应守护自己却只顾自己逃走的王族极度不满，导致孤在国内的权力者面前出言贬斥道。

【——啊……】

糟、糟了……。

这下就算被以对王族不敬的罪名送上绞刑架都难逃咎责。

一面感到胆怯，孤一面窥伺周围的反应。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一个人打算追究自己方才那不敬的发言。

岂止如此，他们甚至全都跟孤儿院那时一样——
【打断会议实在抱歉！『支配之王』、有敌军从南方袭来……！！】

就在这时，一名传令兵慌慌张张地冲进了御殿之

内。

他带来的是战斗远远没有结束这一残酷无情的报告。

[敌、敌人这么快就来了……!? 可是，现在这城里并没有王族在啊……!!]

[诶？ 您说王族……？『支配之王』、请问王族不在有什么……？]

前来报告的传令兵听完孤的话感到十分不解。

[肯定有……问……—]

肯定有问题啊、什么的这话自己没能说完。

因为不光是传令兵而已，周围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表情。

孤儿院的大人也好佩艾希亚的将军也好、还有城内的权力者全都在看着孤。

——为、为什么，你们要看孤。

所谓『支配之王』不过是一时的幌子这种事，在

这里的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孤的身上哪里有什么『支配之王』的高贵血统，
那都是吹牛罢了啊！？

也许『风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确实很强！

可是如果只要一个强的话，除了孤之外不是还有
别的人可以胜任吗！？

你们难道都不觉得奇怪吗！？

在这里年纪最小的就是孤啊！

要是告诉你们孤现在几岁的话，那可是小的能给
你们吓一大跳的啊！！

对了、现在在来这里的大人中，实力最强的人是—
—找到了，就在角落那里！！

[既、既然南军打过来了……沃尔斯将军！接下
来就请你接替孤——]

孤搭话的对象是平时就素有耳闻的身经百战的
名将。

此人有一副巨体和富有威严的风貌。

如果是他的话，一定能够代替孤成为出色的领导人。然而——话才说到一半，便被一旁的沃尔斯将军的副官打断了。

[非常抱歉、『支配之王』……。沃尔斯将军被国家背弃，失去了众多的同伴、还痛失了家人……说实话，能撑到现在已经是极限了……]

他说的不假，仔细一看会发现沃尔斯将军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活力。

这是一种失去了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一切的表情。他能来出席这场会议似乎都颇为勉强。

[这样啊……另外，你们军属人员没必要以『支配之王』称呼孤的。这种事孤不会强求……]

既然沃尔斯将军不行，那要不要请这位副官接替孤的位置呢。

然而这份期待下一秒就化作了泡影。

[您言重了……我们怎敢如此不敬。『支配之王』的英姿，在战斗中早已烙印在我们眼底]

[是、是吗……]

再好好看看周围，就能注意到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表情。

啊啊、全都是跟艾德一样的表情。

一副如果是孤的话就什么都做得到的、充满期待的表情。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除了你以外没人做得到]

接着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是赛鲁多拉。

[孤、孤知道……]

赛鲁多拉很冷静地判明了现状。

与不愿接受他们这份期待的孤不同，他很清楚只有打出『支配之王』的幌子的孤才能引导这个已

经与死灰无异的国家。

[——既如此、赛鲁多拉！就有劳你再陪孤走一程了！！]

[当然，这也是除了我以外没人能做得到的事了啊。就让我作为『支配之王』的右腕，同你一起前进吧。毕竟我算是你们姐弟的好友啊]

友人的帮助为孤的内心增添了些许的勇气。

接着依靠这份小小的勇气，孤在会议的中途喊道。

[——诸位！！孤打算出城迎击！不知大家是否愿意追随！？]

孤并没有与敌人交涉的能力，所以只能如此。

因为自己所能做到的唯有破坏而已。

[当然愿意效劳。『支配之王』。我们沃尔斯将军麾下的士兵全部由您来统率]

想当然耳，出城迎战的提议没有任何人反对。

这就是以『支配之王』为首脑，以佩艾希亚城为据点的北方反乱军揭竿而起的瞬间。

顺着这股势头，孤在城内到处奔走，与孤儿院的熟人们打招呼。

艾德当然也在其中。

[姐、姐姐大人——不、『支配之王』！会议的结果怎么样了呢！？]

[敌人的增援来了！所以现在要编建迎击的部队！
艾德，你也来帮忙！！]

[乐意之至！因为鄙人可是『支配之王』的第一个臣子啊！！]

弟弟一脸欣喜地承诺道。

啊啊，真的好沉重。

这个弟弟为什么就是不明白，他这份期待是如此沉重如此令人痛苦呢……

但无暇将心中的不满表露在外，孤还得继续为反

击做准备。

[『支配之王』、『支配之王』、『支配之王』！][万岁、万岁、万岁——！]这雷霆般的欢呼声在城下久久不绝。

千万分的期待叠在一起压到孤的身后，让孤除了率军出城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对手是由南方的人组建的大军……不过，结果想必已经无需多言，仍旧是孤的完胜。

继续儿戏般的战术，但就是能取得辉煌的胜利。如同诅咒一般的胜利。

而随着这种胜利的累加，孤的表情也越来越僵硬。

本是扮家家酒的产物的『支配之王』在逐渐成长着。

就好像少女缇缇成长的时间，被『支配之王』夺走了一样。

以极其恐怖的速度，孤作为『支配之王』不断趋于完成。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自己的体感时间在不断加速。

就好似从高处摔落一样，故事从『第三章』转入了『第四章』。

用篇章的命名来说，就是从『佩艾希亚防卫篇』进入了『北方夺还篇』。

……啊啊，真的都懒得去生气了。

毕竟，这个物语在这之后讲述的，就只是一个少女越陷越深的故事。所以怎样都无所谓了——

随着接连不断的胜利，之后也就很自然地不再局限于单方面的防御，反而主动出击逐渐扩大了领土。明明作为一个国家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唯独战力却相当了得。

在这期间，因为从南方逃亡的魔人的流入，王都

的人口迅速增长。

看到人民的数量在短期产生了爆发性的增长，孤感到十分疑惑。

在巡视紧急设立的帐篷区时，孤向身边的人询问起了详情。

[这、这是怎么回事……为何突然间增加了这么多……]

[启禀『支配之王』，在向移民打听过之后，据说是因为在现在的南方有一个传言，传言说在北方的尽头有一座乐园]

[北方的尽头有一座乐园……？还有这种传言……？
]

在、在哪儿？『这里』的哪里有乐园？

把一个小丫头捧做领袖，财政入不敷出，组织的建构也是差强人意。这样的地方也能叫乐园？哪里像了？

说到底，要是真有『乐园』的话，那比起你们，孤反倒更想——

[——报告『支配之王』。南军那边发来了要求我们归还的通告]

[归还……？还什么？]

[归还逃到我们这里的魔人。他们说这些人是南方的所有物]

[——！？说、说什么蠢话！！就这么告诉他们！！来了这里就要按照我们的规矩办事。但凡是从南方逃到这里的同胞统统是我们的家人——就这么说！！归还之事没得谈！！]

[遵命。我们就知道『支配之王』一定会这么说。那么我这就安排下去]

[啊啊、去吧……]

这坏毛病又犯了。

怒意一上头，结果就选择了保护这些魔人。

可能是因为作为『支配之王』的缘故吧，一想到这些受尽虐待的魔人的事就让自己难以冷静。

接着，看到孤的表现，民众的眼色纷纷为之一变。一如往常——他们又一次 [真不愧是『支配之王』] 地喧闹起来。

唉、孤已经明白了。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

只要回应你们的期待就行了吧？

所幸正因为孤比谁都想去那座所谓的『乐园』，那么为你们准备一个假货也没什么不行。

于是就这样，北方的反乱军决定接受这些移民，结果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而遇到了诸多问题。

后来之所以能解决这些问题，全都仰赖弟弟艾德的力量。尽管在战斗方面没有任何才能，但艾德在操办这些踏实的事务和琐碎的问题上的能力却是出类拔萃的。

而且艾德也有为国家献身的觉悟。

但是艾德却从不会考虑孤身上的负担。

弟弟他一直都觉得『支配之王』是无所不能的。而孤也只能去回应他这份期待。姐姐和弟弟的这种关系也是一样，一如既往。

令人恐怖的是，随着这种事的不断重复，北方一点点地夯实了作为国家的基础。

最后将孤捧上了王位，新生的佩艾希亚国也就此诞生。

对此，孤的朋友赛鲁多拉冷静地分析道。

[——主要还是因为王族的销声匿迹啊。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所有人们对你的期望一共有三重，首先是作为王族的举止，此外还有作为总大将的英明、最后甚至是作为革命家的感染力]

[赛鲁多拉.....]

[不过幸运的是，你确实是能将这三者集于一身

的大才]

这不是幸运，而是不幸啊。

还是这样，孤的朋友不懂人心……！

[那种器量、孤没有的……没有啊。这一切都只是偶然罢了。只是运气好而已……全都是你们会错意了]

因为身旁无人，导致孤将泄气话说出了口。

这话只能对拥有与孤匹敌的力量的赛鲁多拉说。

[是这样吗？不，我看都是因为我太没用了吧。我就只能帮你点小忙……]

然而没有用。

现在就连自己的朋友，也对孤是『支配之王』的事深信不疑。

看到这一幕，孤便明白已经没有人能做自己商谈的对象了。

[……哪、哪里的话，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肯帮

忙对孤来说就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

[这话应该我来说才是。虽然这话有失妥当，但目前我所处的位置也算是给自己的病下的一副药了]

[这样吗、那真是可喜可贺……抱歉，先让孤一个人待一会儿……]

从那时起，孤就再也不曾跟赛鲁多拉商谈过了。

已经没有人可以依靠了。

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只能一个人做了……！孤一个人来……！！]

在下定了这份决心之后——自己向深渊坠落的速度又一次加快了。

将错就错的孤从此之后一心想着结束这场战争。

一改从前的守势，以猛烈的攻势夺回北方的领土。孤的力量足以支持自己完成这件事。

尽管不愿承认，但自己除了单纯的战斗力之外，

确实也具备了领导者的能。想着如果一直以扮
家家酒的样子打下去，那么无论何时也打不完，
所以为了更好地与南方战斗，孤废寝忘食地进行
学习。将城内的文献渔猎无余，打造出自己独特的
战法。

而结果就是更加稳固的民心和臣下更加深刻的
信赖。

原本个人就拥有异常的力量，再加上臣民的协
助，『风之理的盗窃者』几乎跟无敌同义。

就这样，数年后——孤的悲愿终于得以实现。

[——成功了……！北方的领土，恢复了战前的状
况！哈哈、终于全都夺回来了……！！]

这都仰赖于对魔人们的战斗方式的重新审视。

虽然为了能让他们不依赖孤的力量就能与南方
战斗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收效是十分显著的，原
本将人和魔人的体能进行对比的话，就是魔人更

强。只要选拔出能够将这些实力强劲的魔人统率起来的将领，那么北方的军队理应不会比南方逊色。

就像是在证明这点一样，北方在与南方的战斗中连战连胜。

不仅有训练有素的魔人组成的军队，孤本身还可以统率真正的魔物，没有不赢的道理。

就连在偏远地区肆虐的龙都被纳为了孤的麾下，当时连自己人都被吓了一跳。

就这样，南北双方的版图重新恢复了战争开始前的状态。

北方诸国的国力得到恢复，并在孤的影响下团结在了一起。北与南的势力回到了均衡状态，接下来只剩缔结休战协定就可以了。

孤立刻着手推动休战的谈判，结果也是大获成功。

世界的局势变得与孤还在故乡的草原上生活时一模一样。

啊啊，这样—来……

这样—来终于——！

[北方恢复原状了……！这样—来、这样—来——
！！]

——这·样·一·来·孤·的·任·务·终·于·
结·束·了。

尽管是这么想的……

[——成功了啊，『支配之王』。讲和总算是结束了。那么利用这段休战的时间，赶快做好下一场战争的准备吧。整顿国内的财政，然后着手军队的重组。再就是笼络地方的豪族了呢……不过在『支配之王』的威光之下，想必都不是什么难事]

[…………]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身边的亲信一脸淡然地谈起了接下来的事情。

[与南方的外交当然不能松懈，不过与东西邻国的交涉也得推进才可以。这场革命没有他国的协助也难以成功啊。想必会开出不少要求吧。那之后——]

[哦对了，打断一下。要是逃亡在外的佩艾希亚王族回来的话怎么办……？]

[唉？佩艾希亚王家的人吗……？啊啊，倒也是，仗着我们『支配之王』的温情，没准真会回来。可是，那又能如何呢？『支配之王』，请您定夺]
可是那又能如何呢？

当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自己已经绝望了。

但是孤的表情仍旧未变。

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表情悯然的王，在听取亲信的报告。

啊啊，身体好沉……脸也没法动……
而最为讨厌的还是习惯了这一切的自己……
[也罢，如果他们能回来那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也许有人会打着旧王族的旗号试图夺取自己现在的王位。只要能孕育出这份可能性就足够了。
这份可能性值得现在的孤去期待。
可惜这份期待一样未能化作现实。
接下来不管过了多久，北方也没有爆发反对孤的叛乱。
于是埋头于国事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用英雄谭的话来说——从粉色的花绽放的季节，
到黄色的花绽放的季节。从红色的花绽放的季节，
再到白色的花绽放的季节。大陆北方特有的
不安定的季节来而又去、去而又来——大概是这样吧？
想必起的名字就是什么『第五章』『霸王篇』之

类的了……

唉，真是怎样都无所谓了……

随着作为王的立场越发稳固，自己向深处坠落的感觉也越发鲜明。

就像滚雪球一样，羁糜在身上的牵绊越来越多。

如今不仅是国民的期待，就连整个北方的期待都压在自己的身上。

如此沉重的包袱真的几乎将自己压垮。但是不可以，孤绝对不能垮掉。一旦北方失去了孤的支撑，那么来自南方的攻击会再次将这个国家吞噬。

所以，只能如此。

孤只能继续坚持。

就这样，孤在渐渐演变为真正的『支配之王』，而真正的自己——缇缇这名少女却在不断的丧失。

缇缇的丧失对自己的内心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一点一点的，孤变得就连自己在做些什么都感到

模棱两可。随着自我意识的丧失，体感时间的流逝进一步加速——不、已经不是加速的次元，而是发狂的境地了。

自那一天以来，究竟过去了多少年呢……？

一面想着这个，孤今天也依旧在佩艾希亚城接见臣下。

以分毫未变的外表——但内在却已经化作了传说中的『支配之王』，接见众多的王和英雄、将领和地方豪族的家长。

如今孤的任务，就是将化作磐石的北方进一步统括在一起，打造成更稳固的磐石……

就是这样、应该没有错……

这都是孤应当完成的任务，所以没有办法……尽快去解决吧……

[——『支配之王』。已经到了会议开始的时间了]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宰相的艾德如此唤道。

弟弟也长大了。

不知不觉间，他的身高已经超过了自己。容貌也更加成熟，没有了当年的稚气。尽管看上去体格瘦削有些不健康，但终究与孤不同，他已经是一个出色的大人了。

[啊啊、艾德……孤这就动身……]

于是乎，今天孤也一如既往地来到了佩艾希亚城的御殿之内。

坐到后面挂着象征着北方的旌旗的玉座上，宣告会议的开始。

『支配之王』一登场，在座的要员无不屏息。

不过生面孔还真是多了不少。出现在这里的要员的人数其实也正是北方的领土得以拓展的证据。相较于最初起事之时，数量已经多了十倍有余。

[那么、『支配之王』陛下……]

[孤知道，那就开始吧]

这是从起事之后就成为定例的会议。

不过这个会议无论过去多少年都是千篇一律。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对孤投以期待的目光。就连作为国内最高级将领的沃尔斯，也只知道附和孤的话而已。

当然，成为了宰相的艾德也是一样。

[明白。那么一切皆遵『支配之王』所言]

全员都向孤俯首称是。

一成不变的会议，就这样以一成不变的方式结束了。

于是所有人纷纷从御殿内退出。

带着一副只要有『支配之王』在就万事无虞的表情。

这跟孤设想中的会议相去甚远。

本来孤是想让这个会议变成统筹所有人的意见，然后制定国家方针的存在的，这才是孤理想中的

国家形式，那样一来这个国家也就可以蜕变为不依赖孤的自立的国度了。结果根本没有那回事。这个国家依旧是只要孤不在就会瓦解的东西。这就是王过于完美所导致的结果。

毕竟无论是政务还是军务，只要孤出马就可以完美地解决，那么其他人的意见自然无所必要。企望着魔人能够幸福的孤，在任何困难中都会披荆斩棘，获得成功。个中道理孤当然不会不知道，但是就算知道，可身体却会不听使唤地擅自采取行动。

因为现在执掌这幅躯体的、不是少女缇缇，而是『支配之王』……

而且自己越是作为一个完美的王，自己的时间也就流逝得越快。根本不是什么勤于政务以至于忘了时间这种好言好语，那是一种连自己是否存在于那里都不清不楚的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时间流逝如白驹过隙。

就在这样的噩梦当中，也不知究竟是什么时候，孤一个人喃喃自语道。

[——已、已经够了啊。孤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可是、到底要、到底要持续到何时。这种事……]

这是一个注定得不到回答的问题。

因为孤的年龄是固定的——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就因为这个缘故，自己就连隐居都做不到。

[没有变化……。因为不会有变化，所以也就无法结束是吗……？]

自问自答继续着。

这个国家现在还不到能考虑继任者的级别。教育水平和人力都还不足。当然现在已经实施了相应的政策用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就算几十年后这些问题被解决了——

——到时候，人民真的会愿意对『不老的王』这

个理想的存在放手吗？

况且这个王还是一个不可能被暗杀的最强的魔人。就算是再猛烈的毒药也只能让她坏两天肚子，不仅有坚韧的身体，还有大陆最强的魔力和魔法。军事上身经百战，国事颇有政声。因为不会衰老，所以能力也不会劣化。岂止是不会劣化，她的能力现在也还在提高。在永远处于巅峰期的情况下依旧不断成长。不仅持有凌驾于传说之上的力量，更在坊间的流传中被评为比任何人都热爱这个国家的完美人格者。在此之上，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敌国的巨大威慑，而自己国家的臣民对她的尊崇更上升到了信仰对象的级别。

第二个问题根本无需考虑就知道答案。

只要孤还是孤，那就永远无法摆脱这个王位。

当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即使被成千上万的敌军以剑相向也不曾动摇的身体开始颤抖不已。

[不、不行的……孤已经撑不下去了]

要一直端坐在这王位之上……？

这个一直究竟是到何时？

如果自己真的永远不老的话，那可能要以百年来计数。

岂止是百年能了事，也许千年都不够。千年亦不止，或许是永远。

想到这里，自己一个人在寝殿内摇起了头。

接着，在恐惧的压迫下，孤夺门而出。

好想有谁能来救救自己。

像这样一个人默默承受痛苦真的已经到极限了。

尽管赛鲁多拉的形象在脑海中一闪而过，但很快自己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现在正在南方作战，一时间回不来的。况且就算他现在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他早已无法体谅孤的痛苦。而导致情况演变到这个地步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王的自己。

赛鲁多拉作为『朋友』已经是过去式了。他现在已经成为前线的『总大将』，踏上了新的人生。

这样一来的话，就只能求助于弟弟了。

只剩下弟弟艾德能够帮助自己了。

就算弟弟是应当由自己来守护的存在，但是这已经到极限了。

因为自己是姐姐什么的，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已经不足以支撑自己坚持下去了。

已经受够了。

好想把这一切都抛弃，回到属于自己的家。

找一个与故乡相似的地方，逃到那里，两个人一起隐居吧——！

为了把这个想法告诉他，孤动身在城内寻找艾德。

一路狂奔，冲向宰相的居室。

啊啊，艾德……

好痛苦……救救孤……

[艾德、艾德艾德艾德、艾德——！]

穿过城内的回廊，孤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一推开房间的门，结果发现——

[——啊啊！是『支配之王』啊，您来得正是时候！
鄙人终于也做到了！现在鄙人已经成为『木之理
的盗窃者』了！！]

艾德确实在房间里。

那不知不觉间已经变为長身瘦躯的大弟
确实在房间里不假。

但艾德他却像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怪物一样，散
发着异常的存在感。

[诶？]

应该由自己来保护的那个弟弟已经不在这里了。

那个比孤小了两圈的艾德，如今已经变得比孤更
高——更强了。

长时间来一直在孤身边辅佐的艾德，早已成为与『支配之王』相衬的『完美的宰相』。

在此之上，他现在又成为了孤的同类——『理的盗窃者』。

[请看！这份力量，您觉得如何！？鄙人也听从了使徒阁下的建议，『盗取了理』！啊啊，这样鄙人终于能帮上您的忙了。这个国家终于不再是只靠『支配之王』一个人庇护的国家了！如此一来鄙人就可以完美地陪伴在您身边了！！没错，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能随侍在您身边！『支配之王』啊！！]

又是这种闪闪发光的眼神。

本就已经不堪重负的身体，此时好像又重了几倍。

重得几乎要凿穿地面，一直掉进无底深渊一样。

[终于！鄙人的愿望终于能实现了！鄙人终于能

成为与『支配之王』的第一个家臣相衬的存在了！
咲咲、只要有这股力量的话，过去与您定下的约定就能实现了呢！！】

[啊、啊啊、艾德……]

自己只觉得口干舌燥，连话都讲不好。

可情绪激动的艾德并没有注意到这点。

[咲咲，难道说过去太久您给忘了吗？就是以前说过的，总有一天要将『魔人』这个词从世界上抹去那件事啊！】

[艾、艾德……]

[『魔』这个字，无论如何都会给人以一种污秽的联想。所以比起这个字，还是找一个能让人联想到自然的恩惠的——就比如说『兽人』这种显然更合适。虽然多少有些凶暴的意味，但您不觉得程度刚刚好吗？正好可以将我等的强悍之处表现出来]

不对。跟这没关系。

这种事怎样都好啊。

[艾德、你等等……]

[啊，鄙人的话跳跃性太大了是吗？当然，鄙人也知道比起不着边际的未来，还是着眼于当下更重要。毕竟这个工程要从根本上纠正这个世界的人类的认识……如果真的要予以实现的话，那怎么也得将大陆整合在一起，然后再花上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才能成功吧。但即使如此，鄙人作为佩艾希亚的宰相，也会将这份心愿坚持到底。不，应该说是作为北方的魔人更妥当吗……呵呵]

什么国家的未来、什么人与魔人之间的倾轧，孤对这些已经没有兴趣了啊。

发自内心地，觉得这些索然无味啊。

比起这些兼济天下的宏图大志，明明是孤自身的问题更要紧——

[—说、说・的・是・啊。这份愿景确实有你的风格。作为这个国家的王，孤自然会帮助你实现梦想]

[所言极是，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个国家吧！『支配之王』！]

已经无药可救了。

对艾德——不，对自己面前这个佩艾希亚宰相说什么都没用的。

正因为他是孤的弟弟，所以他對孤的期待才会远远超过任何人。

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王哪怕是要用一千年的时间将整个大陆的人都洗脑也会一直战斗下去，而且还是理所当然的。

不对，他的这个表情、可能不止一千年吧。

是永远啊。他要永远这样下去。

永远永远，都做孤的臣下。

他甚至把自己也变成了不老的存在，就为了配合孤这个不老的王。

已经毋庸置疑了。

这个人——根本不打算重新做回自己这个姐姐的弟弟。

丝毫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呵呵，真是期待以后啊。呵呵呵呵——！]

王与宰相相视而笑。

啊啊，不知不觉间……已经没有能理解孤的人了。

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将自己当做缇缇来看待，也就意味着孤失去了证明自己是自己的途径。这样下去的话，自己终将沦落为完美无缺的王——这么一个概念。

孤就这样一个人，回到了王的寝殿。

——于是，在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沦为孤家寡人之后，时间再次加速流逝。

无数次无数次，季节换了又换。

与之相应的，身后的欢呼声也越来也隆重。

统率于麾下的人在增加。

应当守护的臣民在增加。

与之战斗的敌人在增加。

孤背负在身上的重量在无止境地增加着。

内心的脆弱让自己无法拒绝这些包袱。当然更无法舍弃。

明明早就已经超出了极限，但所有人依旧以为对『支配之王』来说背负这些负担仍是举重若轻。

已经连双手双脚都因为负担的压迫而麻痹。

体感时间也是一样，全都麻痹了。

孤眼中的世界飞逝如梭。

——加速加速、时间还在不停地加速。

.....
.....
啊啊，现在到底是何时……？

情况都如何了……？

孤是什么人，又在做些什么……？

一面自问自答，一面作为王继续战斗着。

无论是曾几何时，天空开始被暗云笼罩这种异常事态发生了也好——、还是本应是『理的盗窃者』的特权的魔法能够被普通人使用了也罢——、不管发生什么，孤一直都作为完美的王，毫不动摇地行动着——、持续战斗着。

最讽刺的是，即使自我意识浅薄到这等地步，依靠孤的才能治理北方仍旧是轻而易举。

北方国家之间发生了内乱的话，依靠『支配之王』的演讲就足以化解纷争——南方有什么小动作的话，孤就予以回击——作为不败之王无数次于佩

艾希亚凯旋。

说到底只是在重复这些事罢了。

一年又一年地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
复重复——早已失控的体感时间也还在加速，不
断加速不断加速——永无止境地重复着——……

……——就在这时，产生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异变。
也算是一件幸事，在『支配之王』那完美过头的
世界里，混入了一个『异物』。

突然之间，南军激增了大量难以解决的士兵。

更进一步地，诞生在南方的魔人数量开始锐减。
一成不变的重复作业终于产生了变数，孤那模糊
的自我意识也随之恢复了一些。

最先确认到的是三名实力强劲的骑士。

那是名为阿雷亚斯、兰斯、赫勒比勒夏因的三名
人类男子。

这些人不消多久就与孤一样成为了『理的盗窃

者』。

紧接着就是统率这三人的圣女诺斯菲·弗茨亚茨的登场。

就跟孤当初在北方突然得势一样，那名叫诺斯菲的少女突然间就以救世主的身份显现于世。

败仗不断的南方开始了反击。

话虽如此，不过要颠覆局面还不够。

北方毕竟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在这里。

要让北崩溃的话，现在的南方仍有不足。

——还・不・足・以・击・溃・这・个・国・家。

没错。

在这个时期，孤已经开始寄望于国家的崩坏了。

自己在心中 [还没有吗还没有吗] 地，不断盼望着。

盼望出现一个能将孤的国家——不，能将作为『支配之王』的孤杀死的人。

孤在渴望那样的救世主能够出现。

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北方的救世主的孤，在如此渴望着。

——接着，在某处的战场上，孤与那个存在相遇了。

在被暴风的肆虐改变了地形的、沁染无数死者的鲜血的战场上、一对一。

同样作为一个怪物，孤与他面对面，彼此交谈——
[——总算让我见到了啊，『狂王』。我现在就来救你]

孤与『世界的异物（涡波）』邂逅了。

[……你、你就是、那个叫『涡波』的？]

虽然没有兴趣，但是作为王还是掌握了相应的情报。

不会有错。面前这个黑发黑目的骑士就是让南方得以重振的始祖。

很年轻、这便是孤对他的第一印象。

不过下一秒，孤就明白此人不是能用外表评测的对象。

他身上的魔力实在太诡异了。

未完成的程度甚至在被使徒称作试作品的孤之上。

何等不安定的『理的盗窃者』。

自己如此想到。

[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就给我说，罗德]

[且慢。你问这个是要做什么？]

[别管了快给我说……！ 知不知道我看到像你这样的人会觉得多不爽啊……！！]

这个男人跟孤很像。

他跟孤一样陷入了绝望、陷入了疯狂之中。

如果从王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人必须要在此诛杀不可。此人是不得不与之一战的对象。然

而——偏偏是这个狂人能够理解孤的境况。
比北方的任何人都要、不对，是比这个世上的任何人都要了解。

[真是出言不逊……孤可是『支配之王』……]
[王个鬼啊。尽说谎话，你这个傻丫头。……我一看就知道了。你根本不是当王那块料儿。你是跟我一样的，必须靠逞强才能活下去的弱者。没错、我们都是被人欺骗受尽凌虐，勉勉强强苟活于世的弱者啊]

在孤面前口出不逊的敌人从来不缺。
可是像他这样如此了解孤的内情的人，无论敌我还是头一个。

[你说孤在逞强……是吗……？]
[听着真是难受，你这措辞太别扭了吧。就不能换换吗？]

[啊、啊啊……这是……]

[啧，真烦。快点回答行不行。你这个迟钝女……]

[不、就算你要孤改变措辞，可是一时也想不到什么……以前好像确实不是这么说话的……这种措辞记得是为了配合身份才改的……那个……]

也许是因为周围没有他人，再加上自己的心底被人道破的缘故吧，一下子连话都说不好了。

真不知道自我意识已经多少年没有如此明确过了。

孤作为孤与人交谈什么的，真是久违了啊。

总而言之，因为事出突然，自己的口齿有些含混。

[啊啊，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别管这些，快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孤想要什么……？]

是什么呢……

总觉得有很多。

自己应该是有想去的地方的。

可是全都暧昧不清，没办法确定下来。

[不、不清楚……只是，有一点很明确，孤想待的地方不是『这·里』。没错，你说的对……孤确实不想做王……这个不会有错！！拜托你带孤离开北方吧……！拜托了……！！]

尽管难能可贵的理解者的出现让自己一时有些措手不及，但还是将夙愿向他倾吐而出。

黑发黑目的男子接受了孤的意愿。

[——咒术『Dealing』。很好，这样一来『契约』就成立了。不过，想把『支配之王』从『这里』带走的话，必须要把握好相应的时机。不然的话，就算将你带走，很快也会被赛鲁多拉和艾德带人追上的。必须要营造一个他们两个都无暇顾及的时机才可以……]

[当、当然，不必急于一时！什么时候都行！拜托了！！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孤就会变得不再是自

己了!!]

[啊， 啊啊。 我知道的……不会弃你不顾的你就放心吧。 只要是你所期望的，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都会为你实现的]

就这样， 孤将背叛了南方的骑士迎入了北方。

尽管反对声不小， 但孤至今为止的实绩足以把反对的声音压下去， 以走后门的方式办妥了人事上的调动。

[—很好。 这样一来『相川涡波（我）』就是你的臣下了。 不过， 我们之间的『契・约』你・可・不・要・忘・了・啊。 总有一天， 我会背叛『支配之王』， 即使会毁掉佩艾希亚的一切， 也・要・把・缇・缇・这・名・少・女・从・『这・里』带・走。 带到你想去的地方]

[啊啊， 就拜托你了……]

[作为交换， 你要将北方的军力借我一用。 如果

没有相应的棋子，我就没办法击破守护南方的使徒的壁垒]

[这个好说]

[提达、诺文、法芙纳这三骑士。再加上诺斯菲。用你『支配之王』所拥有的力量将这些『理的盗窃者』压制住，在那期间我要去杀掉作为一切元凶的使徒]

他的目的是对南方迅速振兴的原因——使徒的杀害。

这对北方来说也不是坏事。从长远考虑，作为北方的王孤也不应当反对。

没错。

孤并没有背叛。

背叛北方的人是涡波，孤并没有背叛任何人的期待。

那是一条如此甜美的逃避之路。孤没有办法不逃

到这条路上。就算明知道这是涡波的策略也一样。这也证明了孤究竟有多么不堪重负。

[你就等好吧，罗德。我很快就会动手的。我一定会把你的国家毁掉。说实话，我早就看这个国家不顺眼了。这个国家里充斥着活在使徒的肆意妄为之下的废物。在此之上，还把这么一个傻丫头搞成了『理的盗窃者』，这还不算，还要让你扮演所谓『支配之王』这种祭品，寄生于对你的依赖之上——！啊啊，想想我就要吐了！！]

[至、至于说到这种地步吗……？]

[这种事在我那边根本无法想象。说实话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太过异常，简直令人作呕]

[姆姆……]

看来南方的始祖对我国的评价相当低，感觉好气。

作为王自己应该说些什么辩护的，不过孤终究还



ロード - 統べる王 -

第五章　霸王編

是没有反驳。

因为他的这番话，孤那不是王的部分也是赞同的。

在心底的某处，孤也和涡波一样不快，一样觉得恶心。

果然只有涡波才是孤的理解者。

就这样，将涡波作为护卫骑士纳入北方之后，又过了一段岁月。

拜已经麻痹的时间感所赐，总觉得没过多久就到了那个时候。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是在与之前度过的岁月相比算得上是很早的阶段，涡波便告知自己说。

[——时候到了。一切都跟安排好的一样。多亏了赛鲁多拉和艾德，对三骑士的分割成功了。接下来我会舍弃这个国家，去追杀使徒西斯]

[终于，能结束了吗……？]

[啊啊，结束了。要逃的话必须趁现在。你所担心的恶名，我已经做了安排，会尽可能把脏水都泼到我身上的。嘛，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恶名你我两个人对半分罢了]

[那、那么孤也要逃走……孤也想逃离这里啊……]

结果就在北与南双方的战争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作为王的孤和近卫骑士团长涡波从佩艾希亚消失了。

不再是孤身一人之后，总觉得脚步也轻快了很多。

尽管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但多亏有了向导的存在，姑且可以行动。

孤和涡波两人就这样连夜逃离北方。

穿越纷繁的战火，一刻不停地跑啊跑跑啊跑。

终于跨越了国境，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

在那里，孤向涡波道谢说。

[——涡波……对背叛孤这件事，向你致谢……将孤的国家舍弃也是，实在感激不尽……]

[接下来你就自由了。北方也好南方也罢全都跟你无关。赶快逃到别的大陆去吧]

在国外某个夜晚的草原上，孤流下两行泪水。

穿着与王不相符的简衣陋服，将自傲的翠发扎成一束，打扮成了一个村妇的自己再也无需介意周围人的视线，像个孩子一样哭了出来。

不再是王的解放感令全身颤抖不已。

然而此时自己心中的情感不仅仅只有欢喜。

还混杂着些许的恐怖。

就算自己放弃了王的使命，民众也不会认同吧。

说不定北方诸国会到处搜寻孤的去向。

进一步来说，自己不敢想象失去了孤的佩艾希亚今后究竟会如何。

虽然不能说绝对会毁灭，但这份可能性毫无疑问是增加了。

没错。

即使是逃出了北方，自己心中仍然无法摆脱还是回去更好这种可怕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害怕再次堕入那个地狱的更加强烈的情感让自己打消了回去的念头。

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思绪掺杂在一起，自己的身体也因而颤抖个不停。

看到孤不住地哭泣，涡波叹了口气。

[……哈啊。如果你害怕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跟我来吧。我想能有个人在你身边的话应该就大有不同了]

语毕他伸出了手。

几乎因恐惧而窒息的孤反射性地握住了他的手。

涡波见状目瞪口呆地说。

[我说你还真来啊……就算你跟着我，也只会被利用罢了。别这么容易被骗好不好，你这个傻丫头……]

接着，就像在怜悯孤的不成器一样，他甚至把自己的打算都事先讲了出来。

不过没关系，孤明白的。但是即使如此也只能跟着他。

[……无妨。你继续利用欺骗孤就好。所以，再一会儿就好，让孤再跟你走一段吧]

说实话，自己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要一个人去做些什么好。

就算回到故乡，如果身边没有人陪伴的话，自己也绝对会因为寂寞而发狂的。

更重要的是，孤不想对自己唯一的理解者涡波放手。

[呵呵。再说了，你一个人不也没什么底么？就

算成功将三骑士隔离开来，现在使徒身边也仍然有『光之理的盗窃者』不是么？孤这『魔王』的力量，你就不想要吗？]

[啊啊……真是的！我说你是真傻不成！都已经牺牲那么多了，这次你还打算把命也给赔上吗……！？]

[无所谓。就让孤陪你去吧，涡波。况且孤自己也有点想助你一臂之力……]

[那倒也不是不行……这都是因为战力增加没有坏处我才答应你的啊……]

——如此这般，以讨伐南方的使徒为目标的队伍就结成了。

而且是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大陆上堪称最强的对使徒二人组。

在那之后，孤与涡波一同沿国境南下，前往使徒所在的弗茨亚茨城。

不过，理所当然的……在途中遇到了追兵。
来者是北方那完美无缺的宰相、『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
[——涡波大人啊啊！为什么！？您为什么要背叛我等！？]
[艾德……抱歉，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面对佩艾希亚宰相的责问，涡波并没有做出解释。
[既然如此，『支配之王』！请您与那个背叛者战斗！如果是您的话，就算以那个始祖为对手也一定能赢！！]
[就此别过了、艾德……孤要跟涡波一起走……]
[什、『支配之王（Lord）』！？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到头来，孤（妾）不过只是一个孩子（童）罢了啊……]

[『支配之王』！究竟怎么回事！？『支配之王』、『支配之王』、『支配之王』 噢噢噢噢噢噢——！！] 就这样抛下了直到最后都用王来称呼自己的姐姐的弟弟。

继那之后发生的就是与因缘颇深的宿敌、南之御旗『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的战斗了。

就在孤和涡波沿着非战争地带一路前进，终于接近到弗茨亚茨城后方的时候。

在四下无人的黑暗中，一名辉耀夺目的少女独自出现在面前。

[罗德……罗德罗德罗德罗——德啊啊啊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和涡波大人两个人一起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这是孤的台词才对吧……？为什么诺斯菲你会出现在这里……？你不是象征着南方的希望的旌旗吗，为什么不去前线啊！！你在这里的

话南方可就危险了不是吗！？]

[这种事我可不想被现在的你说……而且说到底，我的目的只有涡波大人、唯有这一个人……！唯有他一人而已！！]

她那毫不迷茫的回答令孤十分惊讶。

这样一来，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就乱套了。

本以为孤的出场时间要比这晚一些，但诺斯菲的出现比预想中提前了很多。

[涡波，这里就交给孤好了]

代替也许是不知道该作何反应的涡波，孤抢先提议道。

[……啊啊。拜托了]

稍微迟疑了片刻后，涡波奔驰而出。而对理应是追寻自己而来的诺斯菲，他连看都没看一眼。

诺斯菲连忙欲追。

[请、请您等一下！涡波大人！请您听我说！那天

的事全都是误会!! 请您再听我——!!]

[还是老样子啊，诺斯菲。不过涡波他很忙的，你就先陪孤玩玩如何。而且就在这里给这场仗决出胜负也未尝不可不是?]

但因为孤的阻拦，诺斯菲没能追上去。

想当然耳，诺斯菲极其愤怒。

[你好碍事！罗德啊啊啊——!!]

一边吼着，诺斯菲一边向孤袭来。

握在她手中的旗帜与孤的铳剑撞击在一起。

——对孤而言的最后一场战斗就此开始。

同时这也是孤的物语的终幕。

所以在这之后，涡波和使徒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自己就不知道了。

知道的只有自己和诺斯菲的结局。

[——A、AAa !! AA、aAAAAAAAAAAAAAAA!!
]

一边化作『半死体（Half Monster）』诺斯菲一边咆哮着。

发生在北与南双方的代表之间的激战，不仅让周围一带被夷为平地，甚至波及了弗茨亚茨城下。就像被上千道飓风席卷而过那样，南方的首都濒于崩坏。

而这基本都是因南方的救世主诺斯菲所致。

发出怪物般的咆哮的诺斯菲，已经难保人形。

[这是、光之蛇——！？不对，是半蛇人种（Lamia）！？]
]

将所有的力量解放而出的诺斯菲的半身已经蛇化、

因为力量的解放超越了身体能承受的界限而导致生命被削减，即使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也仍然要坚持战斗的她，已经不再是『光之御旗』，而是光本身了。

不过这样还不够。

无论如何超越极限，诺斯菲作为『理的盗窃者』终究只是一个新手。与她相反，孤可是第一个『理的盗窃者』。

因为经验上的绝对差距，胜负已定。

[就、就算这样我也不如你吗！？既然如此，那就再攫取更多的力量——！给我更多更多的力量——！只要用这『世界奉还阵』的话啊啊啊啊——！！]

然而败北的诺斯菲却不肯接受自己的失败。

她打算从不知何时铺展在大陆上的魔法阵中吸取力量。

但是那力量实在是过于巨大，不是她一个人能够驱使的东西。

[不可以、诺斯菲！！孤不会让你那么做的——！！]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魔力会暴走的。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

如果放任不管，那么南方的牺牲者将不可计数——
岂止如此，整座大陆都会被掀翻的。

这个魔法阵中蕴藏的魔力就是如此可怖。

整座大陆都会被掀翻。

这就意味着北方也会受到波及。

孤已经不再是王了。

和北已经撇清了关系。

现在自己只是一个旅人。

但这不能成为坐视不管的理由。

孤还是不愿意看到无辜的人牺牲。

这份想法也正是孤的本性。

一心一意为了拯救大家，孤使出全力试图阻止诺斯菲。

这场战斗已经不再能算是人与人之间的战斗了。

孤也拿出了全力化作了『半死体』，结果演变成了怪物和怪物相争的巅峰对决。

然而，这场世纪决战却因为第三者的插手而迎来了终结。

魔法阵的运作突然大变，并开始吞噬诺斯菲。

[——什么！？这是诺斯菲在自我崩坏！？不对，是被魔法阵吞噬了！？难道说，这个魔法阵的真正目的，是对『理的盗窃者』的捕获——不、是吸收！？快停止对『魔法阵』的干涉，诺斯菲！这样下去只会同归于尽的啊！？]

魔法阵突然间转变成了一个将整座大陆的一切都溶解殆尽的凶险的杀阵。

[才不会停手的哦！？既然它连『理的盗窃者』都杀得了！那罗德你肯定也不好过吧！这反倒是我的好机会！！欸欸，无论何时、无论何种境地都一往无前才是我的一切！只要清廉正确地、向前向前向前不断前进的话，总有一天我的愿望会得到报偿的啊啊啊啊——！！]

确实这东西对孤的身体也产生了影响。

但是诺斯菲的状况要比孤还不妙。

[快停手啊！孤不想让你死，为什么不明白呢！]

[不想让我死！？你在说什么、罗德！我们两个是敌人！是敌人啊！！]

[不对！！如果能换一种方式相遇，你和孤肯定能成为朋友的！！没错，哪怕命运能稍微作出改变，那么每个人都能成为朋友！！战斗到今天，孤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太迟了啊！！这一切的一切都太迟了！罗德噢噢噢噢噢——！！]

——到最后，根本没能说服诺斯菲，两个人就一起同归于尽了。

不，准确来说是魔法阵将孤和诺斯菲两个人一起杀掉了……这样更合适吧。

随着自己渐渐被大陆吞噬，孤暗自想到。

也许这个魔法阵的力量是涡波的杰作。虽然涡波对这个世界已经颇为仇视，但他对『理的盗窃者』的厌恶感甚至在那之上。

也许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将孤和诺斯菲一起消灭在这里吧。

伴随着身体逐渐消失的感觉，孤自嘲道。

啊啊，真是被涡波骗得团团转啊……哈哈……

不过，这死法比想象中好了不少所以还挺不错。

跟在佩艾希亚城内被王的身份折磨时比较起来，根本算不上痛苦。

至少这样一来，自己就不会为永远所苦了。

能够从永远这份痛苦中解脱出来，才是对孤而言的最好的救赎。

被魔法阵吞噬、身体消弭、渐渐消失于黑暗之中，孤在心中笑道。

啊啊，这就是死。这就是结束。

就这样消失，化作虚无。

说实话，其实还是有点怕的。

不过比起几分恐惧，显然还是安心感占了上风。

这样一来，就解脱了。终于，一切的一切，都能结束了。

结束了……终于……

可以……回・到……那些人的……身边——

这就是自己最后的话语。

——理・应・如・此・的。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孤注意到了异常之处。

在这片黑暗之中，不管过去多久意识也没有消失。

以虚无的状态仍旧保持着自我。

……怎、怎么回事？

孤应该是死了才对。

可是为什么自我意识在死后也没有断绝，实在不

不可思议。

但心中的恐惧要远胜于疑惑。

面对一切依旧没有结束这个事实，自己的灵魂都在颤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这个疑问在脑海中盘旋不断时，《迷宫》和《守护者》等一系列单词突然被送进了脑中。紧接着，虽然含混不清但相关的情报接连被宣读而出。

——《理的盗窃者》死后会成为《守护者》，在千年后的《迷宫》里等待具备资格者的到来。那名具备资格之人应当可以让《守护者》消失，所以希望《守护者》们等到那个时候——如此这般。

……这是涡波的声音？

对这个不可思议的状况进行解释的，是自己的理解者的声音。

——使徒制造出的《理的盗窃者》在不老的同时

也是不死的。所谓不死，其实就是说只要留恋还在的话，你们就无法轻易死掉。而在那之中，罗德·缇缇的留恋最为深重，所以很难办——声音继续说道。

……就算你突然说什么留恋的，孤这边反而觉得不知所谓啊。那种东西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

……唉？那就想想有什么想要的？

这话之前也提过。

不过这个也不知道。

就因为不知道，所以孤才会选择跟随涡波然后死掉的啊。

……不知道的话就去想？

……去回想过去？

就算你这么说，可是在一点头绪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连该回想些什么都不明白啊。

不过，如果说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就永远无法结

束的话，那孤只好努力了。

如今再去回想些什么的话，那么最早浮现在脑海中的果然还是佩艾希亚了。在孤离开之后，佩艾希亚有没有战胜南方呢。如果说最后因为孤离开的错让佩艾希亚毁灭了的话，那这肯定能算得上自己的留恋了吧。

此外再要说残留在心头的念想的话——就是《过去》了吗？

想必所有的答案都潜藏在《过去》之中吧。

在黑暗之中向涡波作此回答后，他便 [我知道了] 地回应道。

接着就感觉到涡波的存在开始远去。

……涡、涡波！

不过就算想拉住这唯一的理解者，自己现在也没有手可伸。

这是当然的啊。因为孤已经没有身体了。

就这样，自己一个人留在了黑暗之中。

在那之后，过了一段不知是长是短的时间——《英雄谭》来到了《后日谈》的阶段。

如果说从背叛到死去为止的这段故事是《最终章》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归类为《后日谈》应该算妥当吧。

……啊啊，没错。

距离一切结束还早。

不如说才刚刚开始。

孤这名为《支配之王》的诅咒接下来才刚要开始。已经不再是几乎要窒息的程度，自己的呼吸已经停止了。

加速过头的人生以骇人的速度一头砸穿了死亡这一终点继续坠落。

纵然身体已经毁灭，从这个世界上消去了一切踪迹。

——可·是，还·没·有·结·束。

故事还没完。

还有光是回想就能引人发狂的《千年后日谈》等着自己。

那是一段过于漫长的后日谈。

太过漫长、太过漫长、令人不想再读的故事。

无论如何快进也无法避免对心灵的侵蚀的故事。

让孤不惜沦入疯狂也要将之忘却的故事。

可是无法否定的是，这个故事是确实存在的。

现在，孤将把它忆起……



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端坐于玉座之上。

一如既往的王的服饰、一如既往的坐姿。

意识突然复苏，这让自己不免感到疑惑，于是孤开始审视眼前的世界。

[这里是……]

两旁是并排罗列于石壁上的蜡烛。窗口透着一束束让尘埃可视化的光线。

背后是象征着佩艾希亚的旌旗，脚下是直通入口的奢华地毯。乍看之下觉得是自己曾经待过的场所，但很快就注意到了不同之处。

佩艾希亚城是颇有年岁的建筑物。建筑老化的痕迹随处可见，但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这座御殿却崭新亮丽。不会有错，这个地方是新建的。

[难道说，这里就是那个叫『迷宫』的地方吗……？
]

有关迷宫的解释，自己已经在那片黑暗中领受过了。

回想起来，涡波有说过会为留恋深重的孤特别准备一个空间来着。

于是孤从玉座上起身，开始确认当前的状况。

首先来到窗边，眺望外面的世界。

结果展现在眼前的、是『过去』的佩艾希亚。
而且是在佩艾希亚被战火吞没之前的世界。
这可的确是、十分投己所好的世界啊。
[不过，究竟该在这里做什么是好呢……？不对，
比起这个，孤到底是怎么死的来着……]
不知怎么的，总觉得脑袋莫名的沉。
记忆也是断断续续，没办法很好地回想起过去的事。
然而孤总算还是想起了自己在与诺斯菲战斗的中途，被魔法阵吞噬的事情。不愧是临死之前记忆，印象果然深一些。
死因搞清楚了。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也知道了。
可是，只是这样的话，感觉解释还是太不充分。
这很不自然。仔细凝视外面的世界，会发现虽然这里将北方诸国予以再现——但说实话，完成度

还是不够，只能认为这里尚未完成。

这不像那个神经兮兮的涡波会做出来的事。

这跟『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不相衬。

搞不好是发生了什么事故，导致他对空间的构筑失败了吧。

不过，这里毫无疑问是孤所期望的『过去』。被自己抛下的佩艾希亚就存在于此。

或许涡波是有什么孤所不知道的苦衷吧。

[既如此，那么孤应当做的便是……]

孤从窗户飞了出去。

一边在乌云密布的空中飞翔，一边确认下面的建筑物。途中，自己注意到街上到处都洒落着闪闪发光的东西。

那是魔之结晶——魔石。

[魔石？说起来，涡波说过迷宫里施加了一个叫『想起收束（Drop）』的新术式来着……说只要在

迷宫里，任何人都能轻松做到……也就是说，这些魔石是……]

孤随便挑了一个魔石，接着伸手触碰它。

[——！]

也许是接受过说明的缘故吧，孤当场就明白了魔石的原貌。

『理的盗窃者』的智慧亦推断出了这些魔石的用途。

[这是将被那个魔法阵吞噬的佩艾希亚的人变成了魔石散落在这里了吗……那么涡波的意思就是让孤利用这些东西将佩艾希亚重现出来是吗……？的确，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无论是怎样的『过去』都能予以再现……]

如今孤的目标是实现自己的留恋完全消失。

但是，问题是自己的留恋是什么还没有头绪。

现在立马能想到的留恋，就只有被孤抛下的佩艾

希亚而已。

毋庸置疑，这是自己在将死之际都挂在心头的念想……

话虽如此，可就算在『这里』为佩艾希亚带来真正的和平的话，那一切真的就能结束了吗……？

[不、佩艾希亚的和平不仅是孤的愿望也是义务……不对，应该是『约定』来着……？无论怎么说，不先把佩艾希亚再现出来的话什么都是空想……首先是和平。然后一个一个地，把能想到的全部解决，只能如此了]

为了将最先想到的事情解决，孤将散落于城内庭院中的臣下的魔石收集了起来。

接着，带着以御殿为起始点按顺序将他们唤醒的想法，孤回到御殿开始苏生工作。孤能够感觉到施加于这个空间的特殊结界的反应。并且可以发动只有在『这里』才能存在的奇迹。

空气中的魔力以魔石为中心开始聚集，并逐渐构成了肉体。

这就是『想起收束（Drop）』。何等骇人的魔法。不过涡波做出这种惊世骇俗的行径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孤冷静地旁观着这一幕。

先来第一个。

孤将作为近臣随侍在身边的一个人唤醒了。

[啊、啊啊……这、这里是……]

他的第一句话跟孤一样。

可是，虽说自己没做多想就将他唤醒了，可是在这个场合，面前这名臣下究竟是『何时』的臣下呢。

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唉、啊、啊啊，支（罗）、『支配之王（Lord）』陛下！您回来了啊！！回到这佩艾西亚了！！]

直接让魔石再生的话，那么苏醒的人会继承最后

的记忆。

这也是理所当然。如果不施加干预的话，那魔石再现出的肯定是原原本本的他们。

[啊、那个、这是.....]

[不过、『支配之王』陛下。这份寂静究竟是.....难、难道说，在我失去意识的期间，陛下您大显神威了是吗！？]

臣下以崇敬的目光，看着身为背叛者的孤。

实在是令人惊讶，孤明明一言不发就逃离了佩艾希亚，可他居然仍旧相信着孤。

也许是因为孤至今为止的功绩，打消了他将孤的行为视作背叛的想法吧。

擅于读取人心的孤能看出，他在期望着能听到孤的辩解。

所以，不经意间孤便做出了回答。

那是以孤的整个人生诠释的处世之道。

拯救作为自己同胞的魔人、予之以喜悦——孤说出口的是仅仅为了印证这个信条的回答。

[啊、是啊，正是如此。战斗已经结束了。孤之所以离开，就是为了打倒南方的诸恶之源、使徒西斯和诺斯菲·弗茨亚茨.....]

[啊啊！果然如此吗！？]

臣下的神色无比欢喜。

为了守护好他的喜悦，孤指向窗外。

[看看外面吧。『这里』已经没有敌人了。我等魔人之血族终于获得了真正的和平。正是如此，从今往后『这里』就和平了。既然这是孤之所愿，那就必将化作现实]

孤将战火已经消弭的平稳的城市展示给他看。

想当然耳，街道上空无一人。

[.....只是，情况有些特殊。孤这就向你说明]

虽说孤自己也还没彻底理解现状，但立于上位者

的不安势必会给下属带来不好的影响。拿出身为完美的王的自信神态，将战斗已经结束以及『这里』正是能真正为佩艾希亚带来和平的场所这两点告知臣下。

当然这同时也是孤自己整理信息的过程。

听到孤的说明，臣下先是对自己的死感到疑惑。这也无可厚非，这个近乎于死后世界的空间，除却『理的盗窃者』这种异常存在之外，一般人都是难以接受的。

为了平复他的混乱，孤花了半天的时间，进一步地，为了让他接受这个特殊的状况又花了半天。

翌日。

对好不容易恢复冷静的臣下，孤道出了今后的方针。

[接下来，孤要将变成魔石的人逐一唤醒……在那之后，让所有人一起完美地打造出一个幸福的

佩艾希亚。这就是孤作为『支配之王』最后能做到的事了……]

[……先前失态让您见笑了，『支配之王』啊。您的用意，在下已经领会了]

[很好……]

就这样，通过孤的手，『佩艾希亚』的第二次复兴开始了。

这次的目的唯有一个。

那就是切切实实地见证和平的佩艾希亚直到最后一刻，确保将孤埋葬于此。

可能是因为目标得以明确的缘故吧，总觉得心情很愉快。又或者是因为这是第二次所以轻车熟路了吧。

在御殿内做好充足的准备后，孤着手将第二名臣下唤醒。这次也是一样，不加任何干预地进行再生，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他原原本本地予以再

现。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就算对魔石上下其手，将所有国民以活在和平时期的状态唤醒的话，孤在心中也肯定不会认同那是真正的和平。必须要将国民在魔石原本的状态下再生出来，让他们在灵魂的最深处接受和平的洗礼不可。

毕竟是要彻底实现孤的留恋，操弄他人记忆的行径断不可为。

于是，第二个人——

收回了自我意识，并接受了有关『这里』的说明之后，这名臣下最先做的是向孤怒吼。

[——aAAAA！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如果您没有抽身的话，佩艾希亚就不会灭亡了！不会灭亡的啊、『支配之王』啊啊啊啊啊啊！！]

等待着孤的是抨击的话语。

恐怕第一名臣下在战斗开始不久就丧命了吧。所

以才会比较冷静。

然而第二个人一直留到了战斗结束为止，所以积累了相当的愤恨。

[.....抱歉]

孤当然只能致歉。

说实话，从被涡波带着逃走的那一刻开始，罪恶感就不曾褪去。对于自己逃掉这个事实，悔恨感一直梗塞在胸口。正因如此，作为王的自己才做好了赎罪的准备。

然而，一道意想不到的声音却从旁切入。

[——且慢！那个时候因为『支配之王』从战场脱离，的确导致了大量的伤亡！但是陛下她在其它的地方依然奋战至死！你怎可乱加咎责！]

是第一名唤醒的臣下在为孤辩护。

听到他的话，第二名臣下的气势有所收敛。

[在别的地方.....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

早说，那样不是就可以避免那个结果了吗……]
[之所以没说那自然是因为有隐情的……您说是吧，『支配之王』？]

都这样了还能怎么回答他们呢。

能够回应如此沉重的期待的方法、只有一个而已。

[……是啊。你先冷静下来。听孤接下来同你解释]

孤这么一说，第二个人立马转入恭候玉音的模样。

——见状孤身后涌起一阵恶寒。

这也就意味着，这个男人也是一样的。

他在心中也一样相信着孤。

因为他知道只有相信孤才是自己唯一的救赎之路，所以他在期待着王的辩解。

于是孤只能将同样的话再重复一遍。

也不知是幸或不幸，这作为王给予他的完美说明，带有足以解消他的怨气的力量。

如此这般，到了第三天，将第三个人再生出来。

之后发生的也是一样，只是第二天的重演罢了。

孤再次将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

接着到了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第六个人的时候，

在孤同他们说明时——

[——诸位，都先冷静下来听『支配之王』解释……陛

下所为全都是出于我等难以企及的深思熟虑……]

不知为何，居然还有人给孤打掩护。

而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臣下纷纷得以救赎。

这是出什么样的闹剧……

再滑稽也要有个限度……

但还是不得不为。这全都是为了孤能够消失。

[啊啊、非常抱歉……『支配之王』啊……原来

是有这般隐情吗……]

不知不觉间，已经唤醒了超过十位数的臣下。
而到了这个时候，孤也彻底被视作了一个至死为止都在为佩艾希亚尽心尽力的王。

[是啊.....]

对他们的话，孤只能领首。

可是，每次点头，都能感觉到身体又像以前一样越发沉重。

但是已经别无他法。

对佩艾希亚的和平来说，事情的真相是不合时宜的。如果佩艾希亚不能迎来和平，那么孤生前的一个留恋就无法完成。那样孤就无法消失了。

唯有这一点必须要避免不可。

所以说，事到如今，自己只能继续扮演他们眼中这完美的王。

[——诸位，抱歉了。能与诺斯菲同归于尽就已经是极限.....]

话外之意就是因为孤要和诺斯菲搏命，所以原谅孤吧。想来这可真是傲慢的借口啊。

[非也，您无需道歉。仅仅是能得知此事我等就已经知足了。感激不尽、『支配之王』……]

但就连这傲慢的借口也照样被接受了。

按照生前的经验，孤当然知道人是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的生物，可是再怎么说这也太过火了。几乎到了那个世界又一次向自己袭来的地步——

——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孤将城内的人不断唤醒。

数月之后，佩艾希亚城已经蜕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安稳之所。

就好像孤还是一个庭师时那样的、既无外患又无内忧的世界。这个世界毫无疑问是受到战火侵扰的所有人至死追求的梦想。

正因如此，才会发生接下来的事。

就在一名臣下来到孤面前道谢的时候。

[啊啊，我们终于来到了啊……来到了这个所有的魔人都向往的『乐园』……感激不尽、『支配之王』陛下。我已经……不再有……任何、留恋——]

带着生涯最美的笑容，他的身体逐渐转变为光的粒子。

最后，全身都化作了光的他一直升入天空，变成了漂浮在漆黑穹顶的明星。这一幕简直就像童话故事的场景化作了现实那样、除了死亡一词，很难让人想到其它词语来形容这个光景。

[这、这是……]

事发突然，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但孤立即察觉到这个现象背后的意义。

也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实现了留恋吧。

在这里的人与守护者之间的共同点为数不少。既然可以算作是拟似的『守护者』，那么亡逝的方法应该也彼此相似。

孤心中的希冀终于变得触手可及。

因为这就证明只要留恋得以实现，那么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啊。

很快，孤就用为『这里』的其他人着想的说辞，着手调查这个粒子化现象的详情。当然，表面上虽然这么说，但实际上则是为了孤自己。

调查的结果表明：漂浮在空中的明星——也就是魔石，依旧残留有当事人的人格，但却丧失了自我。状态似乎就跟尸体差不多。

这还不止，如果对空中的魔石进行干涉的话，那么再次发动『想起收束（Drop）』将只有人格但没有自我的人唤醒也是做得到的。在探明这个机制之后，孤发自内心地感到了安心。同时也在心

中向创造出这个术式的涡波表示感谢。

——太好了。果然，涡波是好好考虑过之后才创造出『这里』的啊。

随着这里的规则得到解明，孤也意识到了自己所应为之事。

以此为基础，孤向在场的臣下发表宣言。

[诸位无需担心。待到你们彻底认同并接受所有的一切之后，自会终其天年，魂亦会回归于世界之中。就像刚才一样]

[您说、接受是吗……？]

一部分臣下仍感到不解。

孤立刻补充道。

[正是，简要来说，就是在诸位发自心底地感到幸福的时候，生命便会在那个状态下终结。『这里』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不留遗憾地死去的地方]
已经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孤仿佛是在劝慰自己一

样对其他人如此说道。

[『这里』是为了所有人都能幸福而存在的世界……是涡波和孤共同打造的，最后的『乐园』]
[乐、『乐园』……！]

听到这个单词，臣下纷纷惊叹。

毕竟这是所有人翘首以待的东西，会感到惊讶也是自然的。

就连孤自己也未尝不渴望着乐园的存在。

[当然，孤没能在生前打造出这个乐园，这是孤的责任。你们若觉得死后的乐园终究不是货真价实的存在也无可奈何。不过，孤向你们保证必定会将『这里』打造成远超地上的乐园。没错，『这里』将会比真正的乐园还要美好！所以，还望诸位能助孤一臂之力！所有人一起将『这里』打造成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吧——！]

孤绝对要完成给你看。

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乐园』，同时还是『孤的坟墓』。

是啊，就是这样。孤应该是一直都想要回到那里的。

也许是孤话中的决心传达到了吧，所有的臣下全都高举双手欢声如雷。

[啊啊、『支配之王』！『支配之王』！『支配之王』！]

[真不愧是『支配之王』！简直是天衣无缝的计划！]
]

[终于！我们终于成功了！终于能缔造出真正的和平了！！]

[那所有人都向往的『乐园』终于能成真了！在那里我们终于可以排除一切威胁幸福地生活了！！]

[我们伟大的『支配之王』啊！『支配之王』！『支配之王』！！]

何等刺耳的欢呼声。

听着几乎令孤作呕。

但是现在还是要忍住。

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留恋——这一次一定要、彻彻底底地死掉。

[很好，既然决定了那就赶快动身吧！接下来就是城外了。把佩艾希亚的百姓也都唤醒！全部都是为了打造出北方的『乐园』!!]

就这样，孤率领臣下一起开始了复兴城市的作业。

不过，这个工程涉及的魔石数量远非王城所能比。

这是一个需要花费相当长的年月才能完成的工作。

——于是再一次，一天又一天、不对，是一年又一年，孤不懈地致力于『乐园』的完成。

过程中自然少不了被复苏的国民们怒视和谩骂。

有时候是抛来的石头，有时候是刺来的刀刃。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留恋，面对所有的报复，孤从始至终都作为完美的王予以回应。

无论是怎样的批驳，都要坚持向他们谢罪。

即使因为刺伤而血流不止，也要忍住痛苦继续辩解。

但就算是这样也不能解消心中恨意的人依旧为数不少。

他们的怒吼宛如从地狱的釜底传来的嘶喊。

[——a 啊啊、啊啊 a 啊、啊啊啊 AA!! 『支配之王』、如果你那个时候在场的话啊啊 a 啊啊!! 不可原谅、不可原谅不可原谅不可原谅、岂能原谅你啊啊啊啊啊啊——!!]

有时候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安抚狂乱的百姓。但就算是这样，孤也没有放弃，依旧一天一天一个人一个人地，不厌其烦地劝导着。

等佩艾希亚的城市完事了，就去附近的村落。村落也完事了，就到邻国去。为了『乐园』的缔造，孤必须将整个北方的人都唤醒，并营造和平的环境。

随着孤稳扎稳打的作业，以佩艾希亚为中心的和平世界逐渐成形。

与此同时，对孤的溢美之词也在这个世界里蔓延开来。

[『支配之王』并没有背叛我们][啊啊，果然『支配之王』还是『支配之王』啊！][『支配之王』陛下才是统治北方的最伟大的王！][为了打造魔人们的『乐园』而现身的传说中的英雄！][啊啊、『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回来了啊！一切皆如传说所言！][『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

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
][『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
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
陛下、『支配之王』陛下！]——……

而这些欢呼带来的，是孤不断痉挛的面容和越发死板的表情。

就好像愈合的伤口又重新被撕开了一样。

明明拜涡波所赐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但这样一来自己又回到了这里。

不对、不是回到而是坠落。

自己又一次坠向了地狱之底。

这种时间在加速流逝的感觉孤很熟悉。这是以自我的损耗为代价前进的感觉。

坠落的速度太快，总觉得呼吸很困难……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有终点的。只要再抵达这个深渊的底部一次，自己就可以死了。能知道这一点

就行。就因为知道所以孤才能忍耐下去。

还能再继续努力……—

—就这样，埋没在万岁万岁的赞赏声中过去了将近十年左右，孤终于彻底变回了生前的状态。背负着无尽的期待，全身都沉重不已。意识也沦于朦胧，时间流逝的速度极快。眼前的世界就像是在向深渊坠落一般不断加速，在这期间，孤一直扮演着完美无缺的王。化作了一个只为缔造和平的存在。

于是、『支配之王』今天也一如既往地为了实现世界和平而将刚被唤醒的臣民引向幸福之中。

[—啊啊，『支配之王』陛下，感激不尽！这样我终于能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了！]

[哪里，应当由孤向你道谢才是。对孤来说，能够让更多的臣民感到幸福才是最大的幸事……]

以数十年的时间练就的处世之术已经可以让孤

不假思索地回应他人的感激。
所有的回答都是完美无瑕的。
但是意识的朦胧和诸多事物的加速依旧无以羁止。
就跟生前一样。
好似染上风寒一般，眩晕感一直挥之不去。但因为没有真正感染风寒，所以对眩晕感的清楚认识更让人觉得恶心。
平衡感一样趋于崩溃，总感觉眼前的世界上下倒置了——明明重力的方向没变，但却好似随时会坠向漆黑的天空——一点一点地，明明双脚还贴在地面上，却觉得自己正倒悬于空中——对随时可能失足的忧虑让自己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可谓奇差无比的状态有时候甚至会让孤搞不懂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而其结果，就是孤有时候会萌生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孤又做回王了呢？

孤知道为什么。

孤是为了不做王才做王的。

可是，如果做王的话，是不可能不做王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既然如此，那么孤应该现在就不再做王为好。可是如果想不再做王的话就必须要做王才可以。

虽然明白为什么，可是又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在死后仍然超负荷地坚持扮演了几十年的王的缘故吧，身体实在是重得不得了。

身体好沉重。好沉重好沉重好沉重啊.....

好沉好难受.....好难受好痛苦啊.....

突然，自己的视野模糊起来。

也许是因为御殿之内没有旁人吧，孤绷紧的神经有些松弛了。

[啊、这是.....? 怎么回事.....为什么、眼泪.....]

泪水止不住。

大颗大颗的泪珠从眼眶中洒落。

这个样子绝不能被其他人看到。于是孤立刻躲到了玉座之后。

在那里，自己好不容易才收住了夺眶而出的泪水。

这都是为了死去所必须做的事，孤就这样拼命地说服着自己。

也许过程的确充满了艰辛。但是这全都是为了实现留恋所必须的忍耐。等到孤结束了对所有国民的谢罪，将北方变成和平的乐园，从而赎清自己的罪过之后——这一次、终于可以，不留丝毫遗憾地、不剩一点留恋地、心满意足地死去了。

终于能死了。

这一次终于可以、彻底地死去、然后结束这一切。
所以努力啊。

再努力一下。

努力、努力啊……！

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啊……!!

一边在心中重复这两个字，一边擦拭眼角的泪水。

随后，完美无缺的『支配之王』又一次从玉座之后走了出来。

为了将北方导向真正的和平，『支配之王』今天依旧要起身去拯救臣民。

就这样、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再过了一年——……

[万分感谢您、『支配之王』陛下！][饱受南方凌虐的我们居然能够活在『这里』……！][拜『支配之王』之王所赐我们终于抵达『乐园』了！！][其他死去的友人到时候肯定也会感到喜悦的！][为了他们着想，我们接下来必须要幸福地生活下去

不可啊！][是啊，将来总有一天得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拜『支配之王』所赐啊！][没错，都是拜『支配之王』所赐！][『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

——如此这般，越来越嘈杂的欢呼声已经让孤听不清他们究竟在赞美些什么了、

[呜、uu、呜 u 呜呜……、呜呜呜呜——！]

孤又一个人躲在玉座后面哭泣了起来。
与臣民的再生一同袭来的咒骂会先在孤的心上
撕开一道伤口——紧接着，跟在咒骂之后的大家
那期待的声音则会在伤口上狠狠地撒一把盐。
可能大家以为对『支配之王』来说这种事算不了
什么，但实际上根本没有那回事。如此煎熬总是
令泪水夺眶而出。
孤哭泣的模样绝对不能让别人看到。
所以为期万全，孤权且设置了不许任何人进入城
内的规定。
臣下和骑士也全都让他们卸任了。理由是已经没
有敌人的存在了，所以让他们接受并没有多难。
现在所有的百姓都沉浸在和平带来的喜悦之中。
并且所有的国民都在持续不断地向『支配之王』
道谢。
[啊啊，实在是太感谢了，『支配之王』陛下！][我

们的『支配之王』完美无缺！][『支配之王』为了我们如此尽心尽力！我们也必须努力贯彻佩艾希亚的和平才行！！][啊啊，真不愧是『支配之王』陛下！][只要有『支配之王』在我们就万事无忧了！][『支配之王』才是真正正的王！能够侍奉真正的王实在是莫大的荣幸啊！][『支配之王』！我们的『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

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
[呜、uu、呜 u 呜呜……！必须要忍住……这都是为了、能结束这一切……！为了结束、这一切啊，可是这实在、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好吵。

实在是吵得让人难堪其扰。

受不了外面的喧嚣，孤忍不住跑出了御殿。

到一个远处去。到一个听不见这些声音的远处去。

心中只有这一个想法，孤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一样在城内迈步。

蹒跚的步履令孤数度与墙壁相撞，但不论跌倒几次自己还是爬起来继续前行。

最后孤来到了城内的藏书室。

本以为待在这里会安静些，但欢呼声还是传的

到。没办法只能躲到更远的地方去，于是孤发现了在藏书室深处的那道门。

不假思索地将门推开然后走了进去。

这个房间是——『保管室』。

被保管在里面的是绘画。

无数的绘画挂在这里，令人目不暇接，而每一幅画上的全都是佩艾希亚城城主『支配之王』的英姿。

画着一位头戴冠冕，翠发低垂，表情傲然的王。这就是孤在其他人眼中的模样。同时也是自己最不愿认同的模样。

[啊、a、a 啊啊啊……!! a 啊啊啊 AA、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a 啊啊啊啊啊 AAAA——!!]

这是孤的悲鸣。

可是就算来到这里，就算如此哀嚎，欢呼声依旧不绝于耳。

已经到极限了。

本应是全自动地扮演着王这一身份的身体，就这样被激愤所支配开始了暴走。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不是孤！这种模样、根本就—不是孤！不是真正的孤啊啊啊啊！]

孤从手边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将绘画扯下并狠狠地摔到地上。亲手将画上那完美无缺的表情划烂。连豪华的画框一起揉碎，然后一把砸到墙壁上。

自己就这样在保管室里肆虐个不停，将一切都破坏殆尽。

[哈啊、哈啊、哈啊！呜咕、哈、唔呜！！]

呼吸好困难。

明明有非人的体力，但不知为何却喘不上气来。

无论怎么呼吸，都像溺水一样痛苦不堪。

[唔、唔啊！——哈呜！哈、哈、哈！！]

怎么回事。

明明如此奋力地呼吸了。明明吸气吸得自己几乎要吐出来了，可还是如此难受。简直就像空气从肺中漏掉了一样。

好痛苦。

啊啊，简直快要窒息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孤就要坏掉了……

自我就此丧失，身体也会被所谓的『支配之王』这一存在夺走……

同样的事情又重复了一遍，让自己感到不知所措。

现在究竟是何时？

孤到底努力到何种程度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王的？

说到底，孤现在到底几岁了？

孤在地上究竟是几岁的时候死掉的？

[啊、啊 a、a 啊啊……]

带着宛如野兽的呻吟，孤离开了保管室。

正好外面就是藏书室。

找来一本写有孤的事迹的书籍，然后开始读。

那是佩艾希亚的历史书和『支配之王』的英雄谭。

结果越是往下读，孤的手就抖得越厉害。

那是对孤至今为止的人生之沉重——不对，是内在之轻薄所感到的惊讶。

通过对英雄谭开始的年份和最后的年份的计算，孤得到了答案。

答案是——

可这怎么可能……

孤、孤的年龄居然在一百岁以上……？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因为孤的身体！

孤的身体从那一天以来，就没有任何变化啊！

可是，年龄竟然比收养孤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也大了！？

比那两个人年纪还大的大人！？ 难以置信！！

明明孤就算事到如今也想要在那两个人的怀里哭泣撒娇的啊！！

[a、啊 a 啊啊 a.....、啊 a 啊.....]

简直不明所以。

孤居然是一个上百岁的老婆婆.....？

完全没有这个实感。

孤还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孩子而已。

会有这种感觉想必是因为自己不是自己的时间太久所致吧。没错，就是这样，都是体感时间加速的缘故。它让孤的时间像飞一样流逝而去。

与此同时，孤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所惧之事的严重性。

明明孤是一名叫缇缇的少女，但却被『支配之王

(罗德)』这一存在加速侵蚀着。

伴随着吱呀作响的噪声，孤的存在本身都在被不断吞噬。

孤将会变得不再是孤自己。

想到这里，总觉得好恶心、恶心得不得了。

就好像无数肉食昆虫爬满了皮肤一样——不快至极!!

[啊啊、啊啊啊 a.....、a 啊、啊啊啊 a 啊 ^ AAAAA
^ A ^ A ^ A ——!!!!]

快、快要疯了。

尽管身体和心灵尚未死灭，但却濒于崩坏。

一旦演变成那样的话留恋就无法实现了。

惟有这个不可以。

不可以啊。必须得想点办法——

[对、对了！使用涡波传授的『咏唱』就可以对精神进行干涉了.....只要把『咏唱』的内容做些调

整……然后利用『代价』应该就可以去除这恶心的感觉了……]

这个时候孤的精神就已经脱离常规了吧。

因为孤对绝对不应当出手的东西出手了。

[—『玉座既临路一条』『残躯已化风千束』。『孤以此生铭此愿』『遍历悠世凭徒步』——]

风之『咏唱』往往会让内心的重量减轻。

减轻内心的重量——换句话来说就是对内心的磨耗。

再形容得生动一些，就是用小刀一片一片地削刮比血肉还要重要的心。

这当然不正常。

可是，对现在的孤来说这却是必要的。

用这不正常的手段，剔除现在孤心中不正常的部分，没错，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

就这样，孤将『咏唱』予以升华。为了将不是 [我]

的[孤]杀掉，思考出为了自己而存在的『咏唱』。以为为了自己为目的，使用只为了自己而存在的话语，将自己的一切表现出来才是『咏唱』的真髓。

[——加、『加速』]

结果很自然地就说了出来。

因为这就是现在的孤本身的写照。

脱口而出的话语，会将孤的一切都从体内榨出。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孤乃
加速之魂』]

将自己的人生自心底编纺而出。

通过这个『咏唱』的影响，各式各样的重量纷纷
减轻。

孤终于能够暂时从难以忍受的不安和恐惧中解
脱出来。

[啊、啊 a、啊哈、哈哈哈哈……！没错、『加速
了』！不对、还要继续『加速』『加速』『加速』

——！『继续加速，让一切就此终结』！『再快、还要再快』『不断加速』！『继续加速直至心无旁骛』『然后就此而死吧』！『快快结束吧』！啊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方才还沉重不堪的身体一下子就轻盈了不少，这实在令人欢喜。

孤当然知道这是以无比重要之物的丧失为代价的。

可是，这样会让孤变得更轻松自在啊。

那在闭塞狭小的空间里度日的感觉已经消失了，现在自己终于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之中。呼吸困难的症状也不再纠缠自己，感觉肺中沁入了新鲜的空气。

啊啊，好舒服……

多亏了这种禁断的快乐，孤才能勉强保持自我。

不、不得不这么做啊。

比起支付的『代价』，孤更害怕陷入狂乱之中。
所以再削减一些、再削减一些，把恐惧感抛诸脑后吧。
不然的话，孤就撑・不・住・了……
现在只要专心让自己消失就行。
为此可以不惜任何手段、
快实现留恋啊。只要把留恋实现的话，那样这一切就能结束了，只要能结束这一切付出什么『代价』都无所谓。
反正迟早都会消失。
无论是孤还是『这里』、一切的一切都会消失。
那削减内心有什么不可以。
让身体变轻些有什么不好。
[『继续加速、继续加速、继续加速』……为了死去……为了尽快消失。一定就快了……一定就差一点了……]

只要能消失，那孤什么都可以做。

把这份决心化作『咏唱』的台词之后，孤离开了藏书室，继而也离开了佩艾希亚城。

接着，就是一如既往的作业。

已经没关系了。

以后再感到痛苦的话就使用风的『咏唱』便是。

将再生的作业和『咏唱』的『代价』交替进行，这样总有一天会结束的。

——会结束的。

所以今天也继续去将国民再生。

再生和谢罪、说服与感谢还是并驾齐驱。

双方划出一条平行线各司其职，振兴国家、缔造完全而彻底的和平。

孤将『咏唱』挂在嘴边，仿佛履行义务一般重复着这个过程。

重复过后再重复，重复过后再重复，重复、重复

重复重复——。时间的流逝也成比例地『加速』着——。重复着加速、加速、重复加速再加速——也许是将同样的事重复得过了度，世界就好像快进一样变化着——不过多亏如此，终于——
——终・于・在・过・去・了・一・百・年・的・时・候，这个作业终于完成了。

完成了向北方十数万国民的谢罪，并让他们认同了这个世界，成功造就了和平。

简直完美。

没有一个人心中还残留着怨恨。

当然也没有任何威胁和平的外敌。

北方终于成为了一个所有人理想中的国度。

到了这一步还能再追求些什么呢？

毫无疑问，作为『支配之王』来说，这就是最完美的世界了。

[——啊啊！大家，实在是太感谢了……！终于，『这

里』终于完成了！真真正正的！对魔人而言最后的『乐园』，终于在『这里』完成了——!!]孤向着聚集在城下的人如此宣言道。

理所当然的，孤的宣言引来了雷霆般的欢呼。究竟在欢呼些什么，此时的孤已经听不清了。但唯一能知道的是，他们在高喊孤的名字。
—[『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

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支配之王』陛下！]

就好似要将孤洗脑一般，只有名字在脑海中不断回响着。

当然不仅城下，还要告知整座城市的人。

还有周边的城市，偏僻的村庄，与北方同盟的邻国等等。

孤来回奔走着。

随着宣言的传达，有一半的国民心满意足地消失了。对此孤全都带着笑容在一旁为他们送别。

不过，在为了还没有消失的剩下一半国民考虑这一名目下，孤将他们在只有人格没有自我的状态下又再现了出来。

就这样，北方诸国得以讴歌和平的生活。

同时一点一点地，国民们化作光的粒子渐渐升入空中。

一切都很顺利。

可是，到底是为什么呢。胸口躁动不已。

因为孤作为『理的盗窃者』的力量丝毫没有减损。
[啊啊，已经足够了——！我们能成为『支配之王』的臣民真是太好了！！]

[这个和平的世界才是我们理想中的国度……！

我们的『乐园』……！！]

[满足了。在最后能够将这份和平收入眼底，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在孤的内心感到忐忑不安时，因满足而升天的国民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本就所剩不多的国民一个人、又一个人地到了天上，就此沉眠——

——就这样，在孤所能确认的范围内，终于所有的臣民都化作了天上的明星。

[啊、啊啊……终于……终于结束了……？]

在城内的高台上，孤向下俯瞰灵魂得以解放的臣民们漫步的街道。

孤再一次，将这个国家的景象收入眼中。

的确是一个和平安稳的世界。

不会为战火所扰，只需要一心享受和平的佩艾希亚就存在于『这里』。

然而，只剩下孤一个人留在了这个国度。

魂过于致密的孤，一下子就变得孤身一人留在城里了。

[怎、怎・么・回・事……？]

比起成就感，最先涌上心头的反而是虚无感。

『这里』正可谓是孤魂牵梦萦的『乐园』。

应该就是孤生前无论如何努力都未能入手的宝物才对。

可是，好奇怪。

自己竟然一点感触都没有。

『理的盗窃者』的力量也没有减少。

自己丝毫没有能像大家一样笑着、心满意足地消失的感觉，一丁点儿都没有。

或许是因为没有达成留恋的实感所致，自己的脑海中一瞬间闪过了『最糟』的想法。

把这件事做完之后，孤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这样都不能结束的话那么达成留恋的手段也就没有了。

难道说，接下来要只剩孤一个人留在这里——只剩孤一个人——？

[——呜、呜啊！哈啊、哈 a 啊、哈啊、哈啊！！——『加速』『加速』『加速』！『孤乃加速之魂』！！]

方才差点就要窒息了。

但是通过『咏唱』，孤将『最糟』的想法从脑海中扫去。

不会有那种事的。

应该还是时间不够而已。

事实上除了孤以外，还有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消失的人。他们是生前对魔力的适应能力较高的那些人。他们也还留在这里。更何况孤对魔力的适应力是最高等级的。所以比起普通人来说，孤想要消失就必须花费更多时间沉浸在和平中才

行吧。

[哈、哈哈……没错。肯定是这样没错……哈哈
哈……]

所以说——来吧，再多体会一下。再多笑一笑。
再多开心一些。

这可是和平啊。是孤的留恋不是吗？

虽然已经不记得最初是谁想要这份和平的了，不过这毫无疑问就是孤一直追求不舍的和平。

所以、笑啊、自己……为了能感到满足……
再多笑一笑啊……

孤离开城堡，来到了城下的街市。

为了能更好地品味这由孤亲手缔造的最棒的国度。

因为『这里』可是『乐园』。

是我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得到的宝物。

[——bao、宝……物……？哈哈、这就是孤的宝

物……？】

等说出口的时候，孤的声音很自然地颤抖了起来。

这东西很耀眼吗……？

就面前这个连颜色都没有上好的世界，也能叫宝物吗……？

繁荣的街市。各式各样的魔人。没有危险的武器和防具。所有人都无忧无虑地笑着。不论男女老幼都不会为生活所苦，可以永远不绝地讴歌这份和平。

可是，这些人基本都是没有了魂的空壳。

空有外壳的和平。

在这个事实面前，孤漠然良久。

这时，一个徒具空壳的孩子，遵照全自动的行动原则，无拘无束地向孤搭话。

在这个和平的世界里，就算是面对王也不必有什

么敬畏，可以自然地与之交流，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在已经送别了多数国民的灵魂的当下—
[怎么了吗、国王姐姐！？你的脸色很不好哦！！]
[啊、啊啊……孤看上去是这样吗……？]

[再笑一笑不好吗！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和任何人打仗了不是嘛！]

就只是一具内在空空如也的人偶在向孤欢笑罢了。

一具没有魂的人偶。

所以，这只能让孤心生反感。

[哈哈，确实啊……你说的没错……]

如果说这个小姑娘是人偶的话，那么冲她回以笑容的孤又是什么呢？

这样不就跟一个人偶玩过家家游戏的小孩子一样了吗。

[嗯——，总觉得你没什么精神呀。国王姐姐说话方式好老气，总感觉你很累的样子呢？呐，国王姐姐干脆学学我的说话方式怎样？那样应该就会变精神了哟！]

[不，可是、孤作为王——]

[国王姐姐虽然是国王姐姐，不过已经没有必要再管那么多条条框框了不是吗！因为这里已经和平了嘛！]

语毕女孩子张开双臂向孤展示周围的世界。

的确如此，她说的没有错……

待在这里的孤，已经不需要再……

[说、说的也是啊。确实，孤已经没有必要再摆出王的做派了呢……已经不需要跟谁战斗了、不对，说到底『这里』已经没多少别的人……—]

[嗯！这里很和平呀！]

[孤的确是缔造了这么一份和平……]

[没错！全部，都是托国王姐姐的福！而且，就算再有什么问题国王姐姐也会为我们解决的！]

[啊、是啊，那是自然……！]

就好像是在强调一样，最后还要被人确认一遍自己这作为王的身份不可。

就算是成为人偶，也要继续对孤抱有期待。何等恐怖。

[嗯—。总之先禁止用这种语气说话！]

[那是……当然的哟……？]

[对对，就是要这样！]

只是变换一下措辞方式这种程度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孤对这个也没什么执着……——的来着？

这个也记不得了。

可能是在『这里』待了太长时间的影响，自己已经没办法很好地回想起生前的事了。

不过这也没办法。毕竟又过了一百年啊。

事到如此自己小时候是怎么说话的.....根本不可能想的起来.....

[国王姐姐！来跟我一起玩吧！]

[啊、好啊.....也是啊.....这样倒也不坏]

算了，不要去想了。

孤刚才已经决定了要好好享受这份和平了不是么。

这就是孤的留恋的可能性很高。

一直以来，孤在心中都渴望着能在这样『和平的世界』中生活。

所以，再好好玩一玩吧。

在这份和平之中，与这些孩子们一起玩耍的话，孤一定能够感到满足的。

孤一定也能接受的。

就像大家一样消失。

能消失的。

不能消失反倒奇怪。

肯定能够就这样消失。

因为，现在的孤已经、已经想不到还能有什么其它的留恋了。

所以，只能就这样消失了。

绝对能消失的。

如此相信着——

——在『这里』的生活就这样经・过・了・两・百・年。

对时间流逝的感觉已经不能用麻痹，而是彻底崩坏才能形容了。

昨天就好像是十年前，十年前又好像只是昨日。

不仅如此，有时候还会突然回想起百年前的事，可因为自己的样子从未发生过改变，所以又仿佛是在回忆往事。对一切都感到不明所以。

事已至此，时间流逝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
就跟从高空坠落时在重力的牵引下不断加速一样。孤在斜坡上颠来倒去不停滚落，就这样又经过了与常人一辈子的时间等同的百年（人生）。
就这么重复着、重复着、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加速』根本停不下来。

[——呐。国王姐姐你没事吧？]

关系亲密的玩伴一如既往地关切道。

[当、当然没事哟.....因为人家现在很幸福嘛.....
『这里』是如此和平。这个世界也是孤一直渴求的只为孤而存在的世界呢.....]

一边回以笑容，孤一边在心中默念道：

——还・不・够・吗？

至今为止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心中问了多少遍 [还不够吗？] 了，拜此所赐每天孤的脸色都很憔悴。是啊。每天都是如此。

这两百年来，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是这样……!!

啊啊，搞不好，孤可能会一直这样无法消失，永远都受到这份痛苦的折磨——

——不、不会的，不会有那种事！

没、没关系的。

要是有什么万一的话那离开这里去地上就好了。

之前闲着没事做的时候去找了下通往迷宫表侧的门，结果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只要穿过那道门，朝地上前进的话——

——可就算抛下『这里』去地上又能如何呢？

地上跟『这里』不一样，并不是打造出来的称心如意的世界。

那是一个充斥着不公的世界。

你也好他也好每日倾轧不止，身边到处都是敌人，只要活着就不得不被卷入永劫无止的战斗之

中。

那就是原来的世界。

漫步于那样的世界里，孤肯定会忍不住对受尽苦难的人伸出援手。那样一来，待到『理的盗窃者』这一身份暴露，孤必定又会陷入不得不战斗的窘境。一旦一个人在团队中是最强的这一事实受到公认，那就注定无法摆脱随之而来的期待。

事情继续演变下去的话，最后自己很可能又会被捧上王座。这不是自负，人家确实拥有将这变成现实的力量。而且孤还无法拒绝。如果自己是能拒绝别人的期待的性格的话，那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况且现在的地上可能还有知道人家事迹的人活着。如果遇到了熟人的话，『支配之王』的再临定是在劫难逃。

一样的。

就算去地上，也只会迎来一样的结局罢了。

不要这样。

当然自己并非是觉得大家这样不好。

因为人就是这么一种会期待他人的生物。

都是无可奈何的。

可是话虽如此，不愿意的事就是不愿意。

所以还是不能去地上，只能想办法在『这里』解决所有的问题。

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在『这里』感到满足，把留恋实现……——

这么想着，重复的过程又开始了。

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加速重复加速加速重复重
复重复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重复——

——就这样，过・去・了・三・百・年。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过去多久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去思考这些实在是很痛苦啊。

所以，还是去玩算了。

今天也依旧像孩子一样玩耍就好。

因为还是这样更开心啊。

[——啊哈哈、罗德大人！果然好厉害啊！]

[哼哼～厉害吧？人家厉害的地方还不止这一点呢！]

这都是自己作为『支配之王』的时候无法体验的，所以很开心。

玩吧玩吧玩吧，只有像这样玩耍才能多少予自己以救赎。

[呐呐，罗德大人！我们一起来画画好不好！]

[好啊！人家画画也是很腻害的哦！！]

在『这里』像孩子一样活下去也不坏。

虽然并不好，但是也不坏……

所以，这样就好，这样就可以了。

[画好了！]

[哦～不错嘛！呐，贝斯。这是你的父亲和母亲？]
]

[嗯！是我最重要的爸爸和妈妈。然后这边的是.....]

[人家知道。这是沃尔斯老爷子！]

[嗯！是我最喜欢的爷爷！]

[那国王姐姐你画的是什么呢？]

[人家画的也是自己的家人哦！]

[嘿唉～，这就是国王姐姐的家人啊.....]

[没错，就是人家重要的家人。老爷爷和老奶奶，还有弟弟也.....]

[呜哇～，画得好漂亮啊]

漂亮？

可能是因为眼花了的缘故吧，自己到底画了些并不能看得很清楚。

眼前的世界岂止是只有黑白两色，已经连线条都

分辨不清了。

孤究竟画了什么？

在这种状态下，到底画出了什么漂亮的东西呢。

如果说在画里有『这里』所欠缺的东西的话，那自己很想知道是什么。

可是，在这个加速流逝的世界里，就连看清画上的东西——都是一种奢望。

[啊，难得画出来干脆找画框装起来吧！我记得我爷爷的屋子里有的！]

[咲咲咲—！不如就放到人家的城堡里好了！比起贝斯家的画框，还是人家那儿的更漂亮哦～！]

[可以吗！？]

[当然啦！]

算了，画上画了什么也无所谓了。

实在不想再去思考些什么了……

自己已经累了……

好想休息.....

『这里』很美.....

说是『乐园』并不为过.....

毫无疑问，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总有一天，『这里』会变得与孤所渴望之物相差无几.....

即使与那・一・天遗失的『漂亮的石子』相比也不逊色。

不，岂止如此，会比那更好吧。

这个世界会成为『美丽的宝石』。

何等完美的『乐园』。

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好了.....

不必再强求什么了.....

—已・经・努・力・不・下・去・了。

孤放弃了。

这就是孤放弃作为孤的瞬间。

至此，时间的流逝以更迅猛的势头加速下去。

加速与加速相乘，世界以无止境的速度坠落。

世界『加速』无息。

——于是，自坠落到『这里』以来，又经过了四·百·年、五·百·年之久。

一切都毫无变化。

只是一味的重复。

时间？那是什么东西，已经没有实感了。

在时间崩溃的世界里，孤今天也笑得天真无邪。

时至今日，孤的笑容已经不再是习惯或是处世之术，这就是孤，仅此而已。

没有了魂的『支配之王』，今天也活泼开朗地笑着。

[今天也很和平呢。罗德大人]

[是啊是啊，人家的国家今天也是一如既往的和平……！在这个和平的国家里当一个『庭师』，真是非常轻松……]

[居然说轻松、真是的……难道说罗德大人你工作偷懒了？]

[才、才没有偷懒啦！这话说得真过分诶！！]

[可是，你看罗德大人天天都在玩嘛……明明都是大人了……]

[就是为了能让大家都玩得开心，人家才要像这样把街道修剪得这么漂亮嘛！人家修剪枝叶的水平可是很高的哟！根本不比专家差多少呢！！]

[呵呵，是啊。都是多亏了罗德大人的福，佩艾希亚才会这么漂亮！]

[对吧！『这里』好漂亮的！]

.....

.....

.....

.....好累。

什么都不愿意想了。

在这不断加速不断加速不断加速的世界里——
自己开始觉得，如果是待在『这里』的话，那就
算永远这样下去也不坏。
只要就这样永远扮演这个什么都不去想，沉湎于
和平之中的人家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那孤就也可以变成一具全自动运作的
人偶了。
和大家一起，永远、活在这份和平中。
是啊，永远，把时限拉长到永远的话，再怎么说
也能消失吧。
如果说永远都不行，那反过来就意味着做什么都
是没有意义的。
那这样问题也就解决了。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问题解决了，毋庸置疑。
这样就结束了。

这就是孤的结局。

啊啊，何等不堪入目的人生。

活着的时候作为王不停战斗，结果什么都没得到就死了。

死后也依旧作为王到处奔波，结果除了孤独也什么都没有得到。

最初的第一百年搞得不明不白，之后到了两百年自我开始崩溃发狂。

过去了三百年，已经超出了能作为人活下去的范围，退化成了一个孩子。

到了四百年的时候，终于对世界的认知都开始脱离常轨。

等到五百年过去，自己已经变成了无法用活着来形容的存在。

而六百年之后，已经连记忆都不剩多少。既然连活着都算不上，自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孤的内在已经彻底中空了吧。

虽然魂姑且还在，但已是枯朽不堪。

因为已经无法好好地认识世界，所以之后的自己就像是陷入了沉眠一样，渐渐地变得只有时间在不断流逝。

时间一天又一天飞逝如梭。

速度实在太快以至于自我意识根本追不上。

就像从悬崖上坠落一样加速、加速、加速、加速、
加速着——

——然后狠狠地摔到了万丈深渊的最深处。

可是，就算是这样，自己也没能死成。

没能消失……

.....

.....

.....

但这深渊之底毕竟是一个美丽而有序的地方。

所以孤还是相信，终有一日，『这里』能温柔地让孤消失。

于是，孤又继续在『这里』度过了七·百·年、八·百·年、九·百·年。

在和平的『这里』、玩耍、欢笑、快乐地生活。

只是—

—只是在偶尔恢复正常的时候会很难受。

明明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坏掉的状态，但时不时自我意识会恢复正常。

在那样的时候，自己总是会因为不知不觉间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而感到惊愕、胆怯、颤栗，像个孩子一样哭泣。在已经没有第二个人存在的王城里，一个人、躲在玉座的后面偷偷哭泣。

可是自己真的不想再哭了。

如此悲伤已经受够了。

明明只是想一直笑下去的……可是为什么会变

成这样呢.....

说到底，孤渴望的东西真的有这么不得了吗？

孤想要的是这么了不起的东西吗？

孤想要的是.....—

是那•一•天，在那片草原上找到的『漂亮的石子』。

明明就只是『石子』而已.....

可是，孤想要的宝物—

—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入•手•了。



———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入•

手了。

就这样，到了·一·千·年·之·后。

[a 啊、啊啊 a 啊啊啊、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AAAAAAAAAAAAAA——!! 呜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被强行忆起如此惨烈的过往，让孤的意识得以在一时间从梦中返回现实。

也就是从涡波的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力量中挣脱了出来。

何等可怕的魔法。

它居然将孤在『这里』与涡波相遇之前的记忆——将那段物语再一次展示了出来。

啊啊、那就是孤的人生。

那是什么人生？那是不堪入目的人生！
渴望着死亡渴望着消失、渴望让自己的一切从这个世上消弭，但这份愿望却始终不能实现的人生！！

就连从头来过都办不到！

它的终点就是『这里』——！！

耗费了一千年的时间缔造而成的和平的佩艾希亚在孤的手下毁于一旦，整个世界都化作了虚无。

这还不止，孤还在『这里』不断加速、以更快的速度向深渊坠落。

依旧向着地狱奔驰无息。

种种加速皆无以羁止。

[涡涡、波波波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如同诅咒一般大喊对手的名字。

孤狠狠地瞪向面前这个将手刺入自己胸口的黑发黑目的男人。

何等！

你让孤想起了何等引人讨厌的记忆（东西）——!!

啊啊，真是凶恶的魔法！多么卑劣的攻击！

不仅是身体和内心，就连魂都几乎要被扯碎！光是幻痛就足以让人昏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AAAAAAA——!!

[不要再让孤看了、涡波！！自己已经沦于疯狂什么的，孤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了啊啊啊啊！——所以！所以孤才需要你和莱纳留在这里啊啊啊啊啊啊！！为了消失、为了能让孤消失而凑齐『这里』所不足的东西啊啊啊啊啊啊——！！为了能让自己感到满足而死去啊、啊啊啊啊、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AAAAAAAAAAAAAA——!!]

通过歇斯底里的呐喊，总算让自己的意识得以清醒。

可是这烙印在魂上的伤害却无法化解。
果不其然，对于孤来说，作为王活在世上的那段记忆是『伤』。是最不愿被触碰的『旧伤』。然而就在刚才，这道『旧伤』的复发令自己的魂发出了凄厉的哀嚎。

魂受到的重创令孤的身体将现在的状态判断为了濒死，并据此开始了变异。

这是在理的盗窃者们死亡之际发动的『诅咒』。

尽管是『诅咒』，但这毫无疑问是最强的力量。

[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a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 aAAAAAAAAAAAAAAA——！！
]

在风之茧中，孤像羽化一样逐渐蜕变为『半死体（Half Monster）』。

首先是魔法拟态的消融。经由凝缩的风生成的翠色羽翼就此消散，自己天生的那对不堪的羽翼重新显露在外。那对羽翼在先前的战斗中已经被摧残得不成样子，带上了几乎无法再飞翔的重伤。

接着，作为怪物所应有的特征开始显现。

羽毛自耳边和手脚处长出，并成为了新的羽翼。会将这副姿态跟传说中的『翼人种』混淆的人自不在少。正因如此孤才会被当做『支配之王』的再临而备受期待。然而，根本不是这样。这个模样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与这相似的怪物的名字叫做赫尔比亚。

或者用魔人的称谓来说，就是夏比（Harpie）的变异种。

没错。

孤不过就是混了点夏比的血而已！

与魔物之间的混血！随处可见的魔人、兽人！根本不是什么传说中的存在！！

可是，明明是这样，但孤还是成为了『支配之王』！

即使如此孤还是成为了传说中的翼人种！成为了天之御使！成为了传说的再临！

无论如何——还是变成了——这样!!

[涡涡涡波波波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随着『半死体』的演变，大股力量自体内涌现。使用这份力量，孤向面前这个攥住了自己的魂的敌人发出反击。

可能是最没有防备的地方遭受了敌人的袭击的

缘故吧，孤的一举一动全都伴随着剧痛。

但是对面前这个男人燃起的怒火依然凌驾于这份痛苦之上。

啊啊，竟敢竟敢竟敢！竟敢对孤使用这种魔法！！何等卑鄙！涡波总是这样，战斗方式如此卑鄙阴险！！

这种事能算作战斗吗！？孤不认同！绝不认同！！

孤缓缓地驱动双臂，伸向涡波的脖颈。

就在这时，一直咬紧牙关的涡波发出了不逊于孤的咆哮。

[——别动噢噢噢！还没完呢！我的魔法还没结束！这才刚刚开始！在这之后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继续、继续往前回忆！！跟我一起回到更早

的世界去、罗德哦哦哦——!!]

你在说什么。

哪有什么更早的世界。

孤根本无处可归。

所以，孤才会在『这里』。

『这里』就是终点。

已经无处可去了。

[更早的世界！？回去！？还能回到哪里去！？『这里』就是孤的全部了啊！！]

[你错了！『这里』不是全部！将你作为你保持至今的过去，确实是存在的！你的留恋，就在那个过去之中！只是你忘了而已！！没错，因为成为了『理的盗窃者』的缘故，因为那份罪过的『代价』，让你失去了它——！！]

[你、你在——!!]

——你在说什么鬼话。

就在孤想这么说的时候，涡波的表情映入了孤的眼中，使自己一时语塞。

因为面前的敌人，摆出了与自己一样的表情。一样扭曲、一样痛苦、一样让魂哀嚎不绝的表情。而且孤知道涡波为什么会如此痛苦。就像彼此之间被『联结』起来了一样，孤能够察觉到作为敌人的涡波的内情。

涡波现在也在遭受痛苦的折磨。

理由很简单，因为孤方才进行的对自己人生的追忆，作为魔法发动者的涡波也一同进行了。所以

现在的涡波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孤的人生。

涡波是自己的理解者——生前的这个想法突然在脑海中闪过。

当失去了记忆的涡波坠落到『这里』时，孤本以为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理解自己的人了。并且涡波后来还打算对一切视而不见，想要逃离『这里』。——不可原谅。

然而，现・如・今。

涡波决定直面过去，并理解孤的苦痛。

为了不再逃避过去，他要唤回自己的记忆。

他的这份决意被『联结』传递过来。

而且不仅如此。

他使用的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一切也同样传达给了孤。

如果他想的话，那么这个即死魔法可以立马取走孤的性命。

但是涡波并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了和孤一起追溯记忆。

不惜损耗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妹妹的生命，牺牲自己重要的未来，即使付出如此代价他仍然选择向孤伸出救助之手。

伸向涡波脖颈的双手停下了动作。

接着，孤重复起涡波方才的话语。

[孤、孤的留恋……？]

应当是存在于过去的留恋。

所谓更早是指何时……？

比刚才的记忆还要早……？

那肯定就是比『支配之王（Lord/罗德）』的物语
更早发生的故事。

不在佩艾希亚，而是其它的场所。

孤既不是王也不是庭师的——更早的过去！

那也就是说，是孩童时期。

是啊，孤一直都有这个想法。有来自本能的渴望。

[做一个孩子是很美妙的事]——这是孤从始至终
都不曾变过的想法。

可是孤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比这更早……？呜、啊啊、啊啊啊……！！]

眼前的朦胧感变得越发强烈。

不，这是光。

经由魔法发出的追忆之光，再一次将孤吞没。

比孤儿院那时还要早。

那个世界对已经老迈的孤而言实在是过于耀眼。

固然耀眼但绝不刺目。

反而令人心旷神怡。

何等温暖的光。

在孤的英雄谭中一略而过的时期。

但它仍然确实存在于孤的人生之中。

尽管曾想去追及，但无论怎样回想都是遥不可及。

若以日来计则可达千万之数的、沦于遥远彼方的记忆。

是如同梦幻一般缥缈幽然的情景。

但它还是存在的。

确确实实地存在。

而孤现在终于能够将它回想起来。

.....是啊。

那是一片草原。

没错。而且在那片草原上，有一栋人字形的小屋。

在那里、住着孤——不对，住着两个孩子。

就在孤想到这里的时候，时间的流逝开始趋于停滞。

加速到那等境地的世界，到了孩童时期居然会变得如此迟缓。

因模糊的意识而难以分辨的世界的线条也终于清晰了起来。

世界有了色彩。

在这道光之彼方的，是翠——不对是草绿色。

一片纯粹的草原。

啊啊，好想多看几眼。

涡波，让孤再多看一看。

用你的魔法，让孤想起来吧。

救救成为了『理的盗窃者』的孤。

将那个『乐园』。

将那个『漂亮的石子』。

将那个——孤感到最美的孩童时期（宝物）——.....

[—、—！——！！]

于是，在孤发自心底地接受涡波的魔法时，从远处传来一道声音。

一道听起来就感到很年迈的.....沙哑的嗓音。

沉湎于光中的孤，侧耳倾听起来。

就像一个初诞的赤子反射性地握住母亲的手指一般。

[——哦、哦一！老婆子，这孩子好像醒了啊！]

家人的声音，令鼓膜颤动不已。

这是孤已经忘却的声音。

但这独特的措辞方式，孤还记得。

这是孤为了不忘记而一直使用至今的措辞。(译注：这里指缇缇说话时句尾的口癖)

啊啊、是啊。

这个声音的主人是、

不对，这个声音的主人们是——……!!



225. 童の長い人生(前編)

[——哦、哦一！老婆子，这孩子好像醒了呐！] 随着这道干哑的声音传入耳中，『我』缓缓地试图张开双眼。然而不知为何，眼睑莫名的沉重。就好像奋力推开一堵锈死的门扉一般，过了好久之后来自世界的光明才照进了我的双眼。

这时，另一道干哑的声音从其它的方向传来。

[……哦一，看来还真是呐。那可得赶紧准备点暖和的东西出来才行了。不先吃点什么填饱肚子的话，想精神起来也没那个力气呢]

[确实是呐]

当双眼好不容易才睁开的时候，久违的光明照得我一阵目眩。不过自己还是尽可能眯细了双眼获取外界的信息。

首先映入我眼中的是陌生的天花板。不过这天花板并不是平的，而是采用了三棱锥这种奇怪的造

型。在三棱锥之内的空间里还架着不少木材用以支撑房顶。

看到眼前的天花板，自己总觉得像在看着一桩值得倚靠的高耸入云的巨树一样安心。

『这里』、究竟是哪里呢……

跟我居留至今的场所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

我记得自己应该是在一个更阴暗的地方才对……到底是什么呢。

自己不愿意去回想……

是啊，比起回想那些……

比起那种事，还是先来确认『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吧……

我缓缓地将头转向旁边。

接着自己看到了一个背靠一扇没有格条的窗户的老人。一个面带笑容、穿着一眼就能看出是累经年月的淡茶色衣服的、慈祥和蔼的老爷爷。他

应该跟我一样也是魔人吧。因为他手脚指的模样与章鱼的触手很相似。不是章鱼就是水母，总之血中混有水栖生物的可能性很高。

看到在自己身边的不是『人』而是『魔人』，我不由松了口气。带着几分安心，我为了进一步收集周围的信息而出声发问。虽然有些担心自己的状态能否正常地说话，不过干枯的喉咙勉强还是发挥出了应有的机能。

[这、『这里』是……？]

姑且可以肯定是在某栋建筑物里。在透着阳光的窗户旁边有好多摆放生活物品的架子，还有各种各样的食具。看到挂在墙壁上的干果，我也得以明白这是一栋民居。我现在就躺在这栋民居里的床铺上。

[啊，这儿是老夫的家。放心吧。至少在这里你是不会饿死的]

一旁的老人亲切地回答道。

如此柔和的语气直令我感到惊讶。

[唉……、啊，好的……]

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好意，我甚至连感谢的话语都无法很好地组织起来。

这时，某种温暖的东西被人从另一旁递到了尚未理清思绪的我身边。那是一个木碗。里面盛的是热气腾腾的芋头汤。

应该是作为混有水栖生物的血的老爷爷的伴侣的老婆婆，将木碗递到了我的手上。

[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先吃些吧……]

她的语气也是一样的和善。

[为什么……为什么要把吃的给我呢……？]

看着碗里的汤，我感到十分不解。

[非要解释的话，只能说是咱们没办法对你这样的小孩子见死不救啊，不然守护咱们的神明大人

可是会降下天罚的啊。而且也无颜面对庇护咱们的佩艾希亚王家了。理由大抵就是这些了呐？]
神明会对自己降下天罚？

无颜面对庇护自己的王族？
全都是我无法理解的理由。

至少在我至今为止的人生中，这样的想法一次都不曾有过。

于是我既没有将木碗递回去，也无法动口去喝，只能维持现有的姿势一动不动。

见状老爷爷继续讲道。

[丫头你的情况老夫差不多猜得到。是从南方逃过来的吧？]

南方。

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常用的词。

但我的确是朝着北方一路逃过来的。既然这样，那么将我所来自的地方称作南方应该也没有不

妥吧。

我随即点了点头。

[……是的]

[最近这些年来与南方之间的关系——不，应该说是『人类』与『魔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了啊。据说在南方『魔人』的待遇非常糟，想必丫头你也是饱受其害吧？]

这话基本是完全说中了。

感到无法隐瞒，于是我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是的]

逃啊逃、逃啊逃、我是一路逃到这里的。

相信着一直往北走会抵达一座『魔人』的乐园的传闻，我不吃不喝地一路逃到了这里。结果终于没了力气，一个人精疲力竭地倒在了草原上，当时本以为自己会就这样死掉来的。

[真亏丫头你这么小一个孩子能跑到这北方的边

境来呐……不过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里没有会危害你生命的人……]

不过自己却得救了。

我现在还活着。多亏了同样是魔人的这对老夫妇。

老爷爷接着用话语安慰我，老婆婆则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后背。

[今天丫头你就好好休养身体吧。明天老夫再把你介绍给村里的人]

[……唉？]

这话说的简直就像是我可以一直住在这里一样，听完我感到无比震惊。因为我直到刚才还在思考该如何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以及报恩之后又该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喔，难不成、丫头你是打算离开这里？]

[啊、是、是的。毕竟我——]

——毕竟我是一个与你们毫无瓜葛的累赘。但没等我把这句话说完，老爷爷就突然把话锋一转。

[说起来丫头你是跟什么魔物的混合啊？]

听到这话我浑身一颤。

——混合。

这个词足以勾起我心中很严重的心理阴影。因为就是这个词决定了我至今为止的人生的全部。

但是如果回答自己救命恩人的问题未免太失礼。于对方而言，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问我是什么人。

一面遏制身体的颤抖，我一面答道。

[……虽然带有些变异，不过应该是、跟夏比的]

[呜姆，果然是『魔人』对吧]

『魔人』。

这就是将我逼迫到这般田地的原因。与『人类』相异的身份。就因为这种原因，我被——

[——那丫头你就是咱们的同胞了。大家都是家人，家人之间互相帮助有什么不好的吗？]

可是没曾想老爷爷听到我的话反而露出了十分欢喜的笑容。

对这至今为止每一个人听到都会露出鄙夷表情的事实，他竟然丝毫不为所动。

[家、人……？可是……]

[没有血缘关系也无所谓。咱们有咱们自己的规矩，决定是否是家人也一样。按照那个规矩来说，丫头你就是老夫的家人]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规矩……？

家人……？

[可是，我是个被毒秽犯的……]

[那种歪理邪说在这里不好使。更何况老夫和老婆子也都是『魔人』]

对、对啊。

刚才没反应过来，还像往常那样以为只有自己是被毒侵害的秽物呢。不过，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北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会逃到这里不是么。

这里有好多好多跟我一样的人……！

[老夫当然不强求。不过，哪怕就一会儿也好，丫头能不能考虑一下在这里生活呢？就算只是当个陪老夫这种来日无多的老不死聊天的对象，想必大家也会很高兴的呐]

老爷爷温柔地朝我伸出他那布满皱纹的手。

[这里无论什么时候都欢迎年轻人的到来啊。像你这样可爱的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老婆婆也一样温柔地抚摸着我草绿色的头发。

无论哪一方的对待，都带有我从未感受过的温柔。

好温暖、温暖得过了头，以至于我几乎就要融化



在这份温暖之中。

啊、啊啊……

[非、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们……]

自己总算从心底榨出了道谢的话语。

当这番话说出口的时候，我心中所有的紧张和不安都消散到了九霄云外。

总觉得我直到这时为止，都一直迈步于昏暗阴冷的地底。

在这之前的自己一直、一直都活在地狱的最深处。

可是，现在不同了。

已经不一样了。

『这里』是如此明亮、如此温暖。

仅仅待在这里就让我感到无比的舒适和自在。

[真的……真的非常感——]

被这份安心感刺激到的泪腺让自己的双眼盈满

了泪水。

——『这・里』就是『乐・园』。

传闻是真的啊。一直向北走，最后是会抵达『乐园』的。

因为我就到了啊……

在意识到自己终于来到了乐园之后，我就失去了意识。

在这个温暖的家里、在温暖的床铺上，枕着柔软的枕头，沉入了梦乡。



不过人这种生物终究还是难逃势利的秉性，自己在濒死之际虽然将爷爷和奶奶奉做神明，可是一旦恢复了体力就会产生 [难道他们背地里没有什么盘算吗？] 的想法。

说到底我也是这种不知感恩之人的一份子。

固然因为自己至今为止所经历的人生的影响，我

很难避免这种想法的产生，可是作为一个人来说，这终究还是有些不耻。

[丫头一，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是爷爷在叫我。

我于是便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在家附近有一棵开着白花的巨树。我此时就在它附近劈些柴火。一边将不知何时落到自己头上的白花取下，我一边回应爷爷的呼唤。

[我在这儿。爷爷]

在被他们两人捡到之后，我被这个村子所接纳，成为了村里的一员。

不过虽然在这里住了下来，但我的心扉还算不上彻底敞开。

只是默默地在一旁帮助大家干活，并观察大家的样子。在单纯地重复这个过程的期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好几天。

[柴火、我劈完了……]

我立马将砍好的柴火扛在双肩，赶往爷爷的声音传来的方向。我一现身，站在后门外面的爷爷表情变得十分惊讶。

[这、这还真有劲儿啊……]

[是这样吗？]

一边将充其量也就是我这个体格能扛得动的柴火放进仓库，我一边回应道。

[你不是混有夏比的血来着？那应该是比较乏力才对……]

[可是这种程度的活儿其他人都做得到啊]

[这个其他人是指谁呢？]

[像是混有赤牛的血的人、还有混有黑狼的血的人……]

[在跟他们那种族类相比的时候就已经很不对劲了啊……]

这样很奇怪吗？

可是，如果说连这种程度的事都做不到的话，我恐怕也活不到现在了吧。而且之前帮大家干活的时候也是好不容易才跟上大家的节奏，还真没考虑过自己的族类的问题……

[可能是丫头你有点特殊呐]

[特殊……？]

是说在混有夏比的血的族类中比较特殊吗？

还是说作为『魔人』而特殊呢。或者更根本的，是作为人而言的特殊呢。

[虽然只是偶尔，但据说时不时会有对这个世界的毒的适应性很好的人诞生于世。据说这种人可以利用毒的力量，操纵风和火什么的]

[用毒的力量，操纵风和火……？那不就跟怪物一样了吗]

简直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魔法一样。虽然真能做到

那种事的话的确会很方便，可是终究太不现实。

[不过也是，达到那种程度的话就已经与传说比肩了啊。不过如果能够适应毒的力量并将毒变作自己的助力的话，是确实可以增强身体能力的哦？]

[哈啊。是这样吗……您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像这样提高自己的力量？]

尽管对传说什么的感到怀疑，但提高身体能力的事似乎不无可能。

[没错，如果是丫头你的话说不定真的能——唔、话说回来，老是丫头丫头的叫着实在麻烦。而且以后你长大了再这么叫你也不合适呐]

[那个……给您添麻烦了、我没有名字……]

[这事你没什么好道歉的。不过，得给你想个新名字啊……]

因为自己从来没有被人用名字称呼过，所以说实

话我并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

所以我才会一直对丫头这个称呼予以回应。既不是『喂』也不是『你这家伙』，而是『丫头』——其实我是很喜欢这个称呼的。可是爷爷他似乎不这么想。

[嚯嚯~，那就让老身来给起个好名字吧]

正当爷爷对给我起个什么名字感到烦恼的时候，奶奶她从家那边现身了。时机非常巧妙，简直就像是算好了一样，这让爷爷他感到讶然。

[老婆子，原来你在啊……]

[丫头你的名字就叫缇缇好了。怎么样，很可爱的名字吧？]

[……确实。这个名字的确最好呐]

对奶奶自信十足的提议，爷爷也表示了赞同。

[缇缇？]

我将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

听到我的话两个人又点了点头。

能得到名字我当然很高兴。虽然很高兴——

[难道说，这是对您二人而言很重要的名字……？

]

看到两人的表情，我能感觉到这点。

因为在他们说出这个名字的一瞬间，两人都露出了有些怀念的表情。

[……不喜欢吗？]

奶奶有些不安地问道。

我的回答只可能有一个。根本不存在拒绝这个选项。

[没有这回事……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名字。缇
缇……]

虽说有些孩子气，但实在是个很可爱的名字。

我十分中意。

[那就决定了呐。你从今天开始就叫缇缇了]

爷爷以明朗的表情决定道。

随着有些沉寂的气氛的解消，我们之间的话题也发生了转变。

[还有，你的说话方式也得改一改啊]

这个问题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听完不禁歪了歪头。

[诶、我的说话方式有什么不妥吗？]

[是啊，不太好。你跟咱们已经是家人了。面对家人不需要这么毕恭毕敬地说话]

[家人之间、不需要毕恭毕敬地说话……？]

[没错，就是这样。你要再放开一些哦，缇缇！]

语毕爷爷啪！地拍了一下我的后背。

这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提出这种要求，所以虽然感到困惑，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啊、好、好的。我会努力。我一定精进]

接着我猛地俯下身应道。

见状爷爷他又露出了有些困扰的表情。

[啊、这个也不行]

爷爷将手指抵到我的脑门，然后唰！地一下弹出食指。

我被爷爷轻轻地弹了个脑瓜崩。

[痛痛。……非常抱歉]

[唔-姆。轻轻弹了一下都是这个反应吗……像这种时候，你应该：你干啥哇！地冲老夫吼回来才对！敬语什么的统统不要呐！]

[好、好的。谨记在心]

我又一次猛地躬身答应道。

而且还是用的敬语。

想当然耳，我又被弹了一个脑瓜崩。

[啊。那、那个，好——你、你干啥哇--!？]

在吸了一口气之后，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并按照要求予以了回应。

这次总算是成功地没有使用敬语。于是我带着期待的眼神看向爷爷奶奶那边……

[棒读啊]

[是棒读呢]

然而反响平平。

格式虽然是没错，可是语气的抑扬顿挫还是不自然吧。

这可难办了。

我从来没想到不用敬语居然是这么困难的事。从懂事以来一直使用敬语处世的代价居然会在这时候找上门来什么的……

看到我感到为难，奶奶便拍了拍手提议说。

[对了。那就试试来模仿老身和老头子的说话方式好了]

[唉、模仿是吗……？这样的话……]

应该可行。

这样一来语调就是现成的，只要模仿就可以了。

[好的。那就先这样一点点来好了……呐]（译注：日语口癖比较难表现，请大家意会）

虽然拙劣，但大体上的感觉应该差不多了。

为了听取评价，我又抬头看向爷爷和奶奶。

[嘛啊，比刚才那个要好不少了。姑且呢]

[呼呼。确实没那么死板了呐。在你习惯之前就先保持这样试试吧]

两人向我微笑着说道。

接着他们温柔地抚摸起了我的头。

[诶嘿嘿～]

虽然有些痒，但他们的手掌实在是很温暖。将全身委于这份感触之上的我也露出了微笑。我此时的表情肯定也跟爷爷和奶奶一样柔和吧。

我自己很清楚，从这个时候开始，自己那僵冷如冰的面容开始渐渐溶解了。

辽阔的青空伴以角度正好缕缕阳光，碧绿的草原上拂过道道清风。

飘散的白花的花瓣纷纷点缀到自家的屋顶。看着这一幕，我发自心底地感到了平和与舒畅。

啊啊，『这里』真的好温暖。

『这里』一定就是我真正的归宿。

我这样想到。

这就是我的童心所选择的归宿。

所以，我想要守护好这个地方。

[非、非常感谢，爷爷奶奶。那么我这就去做下一份工作……了呐！]

也许是自己的深层心理觉得在自己的归宿不好好工作不行吧，我连忙打算去从事下一项工作。

[你刚才不是都已经劈完柴了么？]

[我还有力气继续干……呐！没问题的！]

将尽量以放松的语气说话这一点牢记在心的我

说完就跑出了院子。家里的事情有很多。光是劈柴还远远不够。为了自己的归宿，我必须要再加把力才可以。为此我动身打算去汲水。

[那倒是可以，不过要小心啊！]

[注意别摔着了—]

爷爷和奶奶向提着打水用的水桶跑远的我挥手说道。

我在草原上连蹦带跳地跑着。

迎着风，在这辽阔而明亮的世界中奔驰。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拂过脸颊的风。

只要有这道风，哪怕跑上一天我都不会感到劳累。何况只是打个水，更不会有辛苦。

沿着距离自家稍远的砂石路一直跑，我向着作为村子水源的河流处进发。在那条河的附近有一座森林。说是森林，但实际上并不算茂密。与其说是森林，不如说是一片树林更合适一些。总之就

是马马虎虎的一片森林。树木之间的间隔很宽，视野的开阔程度与在草原上相比并没有太多不同，走起来十分轻松不易迷路。

在这个树林里出没的也尽是些小动物。因为并非大型野兽可以生活的环境，所以即使是我这样的小孩子也可以独自来汲水。

话虽如此，对我来说就算真的遇上了什么大型野兽也不会有大碍就是了——

[大家，今天也拜托了]

一边走着，我一边向空无一人的地方如此说道。

紧接着，一群小动物便从附近的树丛中现出了身影。从白色到茶色各式各样的四足小动物。虽然不晓得具体的种类，但都长着一双可爱的耳朵——它们全都是我的朋友。

它们之所以现身，就是为了帮助作为朋友的我。

[今天虽然只是来打水的……不过我想努力一把

让爷爷和奶奶大吃一惊]

听完我的话，大家都点了点头。

接着，两匹白色的走兽便将我另一只手上的水桶载在了背上。从几天前开始，大家就是这样帮我搬运重物的。

以前自己在南方待的地方是魔物已经遭到清除的场所以一直有机会注意到，直到来到这里我才发现了动物的聪颖。跟这些有灵性的动物们交流过一番之后，没花多少功夫就争取到了它们的协助。毕竟无论什么事都是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做更有益，虽然我还是个小孩子不过这个道理也是懂的。

虽然有点对不住大家，不过今天我要拿出全力。

我用小动物们能更得上的极限速度在路上疾驰。

一来到河边，我立马把水桶打满水。

接着将大家一起协力打满的水桶带回家里。当然

一路上也少不了大家的帮助，就这样来回反复。自己一点也感觉不到劳累。甚至觉得装满了水的水桶在变得越来越轻。总觉得我越是奔跑，身体里就有越多的力量……这就仿佛是在从周围吸取『某种』能量一般。

我就这样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结果就是往院子里运去了足够多的水。

看到这一幕爷爷和奶奶都难掩惊讶之色。

[这可真是打了不少水啊。都用不完了。……而且还有这么多能当柴火用的东西。给你累坏了吧]

[没有没有、这都是多亏了朋友们帮我才做得到的，我一点儿也不累……呐]

话说完才注意到又忘了模仿爷爷奶奶的口癖，于是连忙补上。不过比起我的措辞，爷爷奶奶此时似乎有更加感到在意的事。

[朋友……？]

[是的]

我点了点头，接着便开始介绍脚边的动物们。

[嚯—……这可真是……]

爷爷和奶奶似乎感到十分佩服。不，与其说是佩服应该说是惊愕更准确吧。

[缇缇，你能听懂这些动物的语言吗？]

[倒不能说是听懂呐……的说]

啊，这次又把口癖搞反了。也许在自己习惯之前还是不要勉强为好。

我喘了一口气后继续说明起来。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彼此之间的意思能够互通……大概就像这种感觉吧]

我没有做什么隐瞒，将原委毫无保留地告知了爷爷和奶奶。听到我这番话之后，两人脸上的惊愕之色更深了。

[这……]

[难道说这样很奇怪吗……？]

我战战兢兢地问道。

[唔，是呐。虽说这实在有些脱离常轨让人难以置信，不过这肯定是操纵毒的力量才能做到的，不会有错。而且是跟传说中的『支配之王（Lord）』一样的力量]

[『支配之王（Lord）』……？]

[据说就是那个人在很久很久以前拯救了大陆北方。是予无数人以救赎的救世主]

[救世主……]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开始加速跳动。『王』和『救世主』这类词语不可避免地勾起了幼小的我的好奇心。

[……嘛啊，不过这也并非什么坏事。说到底也就是个比较罕见的能力而已，缇缇就是缇缇呐。总而言之，你帮了大忙了。多谢了呐]

语毕爷爷和奶奶的表情又转变为笑容，这也给我的心中增添了一份温暖。那是如此温暖，令我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诶嘿嘿]

我将双手收于胸口，好似在珍惜这温暖的心意。仅仅是这样，就让我产生了一种被得知自己诞生于世的意义的幸福感包裹起来的错觉。

[不愧是老夫引以为傲的闺女呐]

[我能让您引以为傲吗？]

[当然，你将来肯定会变得比王都里的任何人还要聪慧、坚强、有力的]

被夸成一个小村子里容不下的人才，让我羞得脸都红了。

[等你背后的羽翼也恢复好之后，肯定立马就能变成一个绝世美人了呐]

说着爷爷指了指我的后背。

被裹在衣服下面的是我作为混有夏比之血的魔人的证明。因为那对羽翼在南方会特别显眼，所以有不少被自己摧残的伤痕。

[搞不好缇缇其实不是什么变异种，而是『翼人种』呐。根据传说『支配之王』就是『翼人种』。而且连特征也非常相似]

两人继续交谈道。

谈到这里，他们的表情变得认真了不少。

[缇缇，你并非池中之物。正因如此，老夫有事必须趁早同你问清楚]

突然转变的话锋令我不由一惊。

[你有多种多样的未来可以选择。你就不想在别的地方好好磨砺你的能力吗？要老夫来说的话，你恐怕什么都做得到。哪怕是在佩艾希亚王城工作也不是痴人说梦]

是关于自己的未来的话题。

从他的表情看来，方才的夸赞并非是来自亲人的偏袒，而是因为我身上真的藏有不世之才。
可就算是这样，对我来说——

[.....我不需要]

有才能又怎样，那种才能与我无关。

我不需要。

因为在我的心中，已经有了更为珍视之物。

所以，我也以认真的表情谈及自己的未来。

[我知道北方的城市里的人都不是坏人。孤儿院也一样，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先前有一次，爷爷和奶奶带着我去北方的城市里转了一趟。那个时候我知道了自己还有别的路可走。比如说做一个寄宿在某处的店家做佣工的人，或者成为一个和孤儿院的孩子们打成一片欢笑度日的人。

那一趟旅途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一点

吧。

温柔的爷爷奶奶打算告诉我，这个村子并不是一切。

但就算是这样，对我来说也——！

[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还是『这里』更好。……我想要留在『这里』]

这就是我的回答。

尽管在我得到这个答案之前花费了一些时间，但现在我已经不再迷茫。

我想要将『这里』当做自己的归宿。

而且，总有一天，我希望『这里』能成・为・自・己・的・坟・墓。

这正是……自己的心愿啊……

可是，这终究是一个被捡来的小孩子的、任性的心愿。

是不曾考虑过是否会给爷爷和奶奶添麻烦的想

法。

也许自己的想法会被拒绝吧。不，会遭到拒绝才合情理。

就在这些阴暗的想法在脑海中盘旋之时。

爷爷和奶奶的回复转瞬间就吹散了脑海中的乌云。

[——既然缇缇这么说，那就这样吧。不，你能这么说，老夫很高兴呐，缇缇]

[是啊，咱家引以为傲的缇缇愿意留在『这里』，哪还能有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事儿啊]

展露在我眼前的是他们的笑容。

他们发自心底地对我表示了欢迎。

[非常感谢.....]

我哭了。

呜地一声，眼眶盈满温暖的泪水。

为什么呢，明明我一点都不感到悲伤，明明我现

在在笑着，明明『这里』就是我魂牵梦萦的乐园，可是泪水却止不住。

爷爷和奶奶则将这样的我搂在了他们的怀中。

——就这样，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人。

踏过一段漫长的苦旅，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人心情舒畅的世界。

于是，为了爷爷和奶奶，我在村子里拼命地劳作。为了尽可能地回报爷爷和奶奶对我的恩情，我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限不停地工作。有时候拼命过了头还会被爷爷奶奶责备。

1. 又一天……这温暖的日子缓缓流逝。

尽管这世界已是如此温暖，但这个故事依旧还有后续。

因为还有一个，我无法忘记的家人。

啊啊，是啊。

我的家人，不仅有爷爷和奶奶——还有弟弟啊。

我的弟弟，正是自己的第三个家人，同时也是我最爱的家人。

那个笨蛋弟弟的登场，确实是在——……



[——爷爷、奶奶。这家伙、很可疑呢]

自那以来又过去了一年。

真的是很漫长的一年。虽然自己终于又长大了一岁，可这一年的时间实在是缓慢得让人止不住想打哈欠。

不知不觉间，人家的身高已经变得与爷爷和奶奶相近。尽管混有夏比之血的族类成长速度都偏快，但这样反常的成长速度还是有些异样。明明自己的年龄还不过两位数，但外在姿态却已经与大人相仿。

就好像『世界』在有意催促人家快些长大一样。（译注：从这里开始缇缇的自我称谓便由

“我” 转变为了 “人家”， 并且口癖也发生了变化)

正因如此， 现在人家若是与同龄的孩子站在一起， 那么从旁看来甚至会错以为是年龄相差很多的姐弟。

而这家伙的身高， 正好也就刚到人家的腰间。一边咕噜咕噜地揉着他那茶色的脑袋， 人家一边像是对待可疑人物一样将他推到爷爷和奶奶的面前。

在一如既往的房子里， 坐在木摇椅上的奶奶接着问道。

[所以呢， 缇缇。你是在哪儿找到这孩子的……?
]

[……去了个稍微有点远的地方玩来着， 然后找到的他]

[稍微有点远——难不成， 你跑到南边去了？ 不是

都那么强调过不要往那边去了么……]

[那、那~个，其实只是顺道去东边邻镇的路上一个不小心错跑到南边去了而已哟？]

[唉……]

话还没说上几句，人家跑到被叮嘱不许前往的区域的事情就暴露了。不过好歹也多亏了人家去南边玩，才能抓到这个可疑人物不是嘛。能不能算个功过相抵呢。

奶奶无奈地叹了口气，接着她没有对我多加责备，而是向人家身前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子搭话。

[没关系的。你可以放心了。这里没有人是你的敌人]

[啊、是的……]

男孩面露怯意地应道。

为了化解他的戒心，爷爷和奶奶语气平和地继续

同他交谈起来。

[先说说你的名字吧……]

[名字是吗……？实在抱歉。自己应该是没有名字的]

这个回答总觉得有些耳熟。

而且爷爷和奶奶似乎也是一样。

[看来就跟缇缇一样啊。恐怕都是从半斤八两的地方逃到这儿的吧]

他也跟人家一样是从南方逃过来的孩子……

自己现在已经很不愿去回想在那边的经历，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相关的经历绝对称不上什么好的回忆。

恐怕面前这个战战兢兢的男孩子也跟人家一样在南方遭到了残酷的对待吧。一想到这里，自己便不由地对他涌生出一股亲近感。

接着，就在自己眼前，爷爷和奶奶与男孩之间的

对话不断推进。这自然也是听着有些耳熟的对话。爷爷和奶奶带给他的温暖消解了男孩心中的戒心，并顺水推舟地决定留在这个村子里。

就像曾经的我那样，真的是一模一样，就连倒在床上失去意识这点都不例外。

看着男孩占去了自己一直使用的床铺，总觉得有点气。

就像是自己最重要的归宿里混进来一个异物那般，自己不由地出言埋怨道。

[——可是，这家伙很可疑唉。超级可疑的。爷爷，让他进咱们家真的好吗？]

[要说可疑缇缇你当初可是跟他差不多啊]

[姆姆姆]

既然都把以前的自己拿来作比了，那人家当然也是无话可说。

爷爷见状苦笑着摸了摸人家的头。同时他也连带

着摸了摸作为新家庭成员的男孩的脑袋。

[别这么赌气嘛、缇缇。他可是你的同乡啊。跟他好好相处吧]

[就算您说他是人家的同乡.....]

可在自己看来他明明就是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嘛。而且人家早就决定『这里』才是自己的故乡了。才不是什么南方。

[话句话说，他就是你的弟弟了。这么一来，缇缇你从今天开始就要当姐姐了呐]

奶奶也满面春风地喜迎新的家人。

这番话倒是让人家对这个男孩子的警戒放松了不少。

[弟弟.....?]

如此喃喃自语之后，自己再一次看向床上的男孩子。这一次并非怒视，而是好奇地打量。

打量这个留着土色的刘海，眼角沾染几颗泪珠的

男孩子。

这个与曾经的自己有些相似的男孩子，就是人家的弟弟……？

事发突然，自己不禁有些茫然。

本以为『这里』会一直像这样只有人家和爷爷还有奶奶三个人而已。

可是在这时却多出了一个新的家人。

——这便是与他的相遇。

与从这之后，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陪伴在人家身边的家人的相遇。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一早。

人家为了打水而出了家门。虽然一大早的温度不乏凉意，不过与之相应地空气也很新鲜。从自己被爷爷和奶奶收养之后，每天早上出门打水并呼吸新鲜空气已经成为自己必不可少的课业。

只是今天，在自己这一如既往的课业中，混入了

一个一反往常的异物。

没错，那就是昨天捡来的这个男孩子正蹑手蹑脚地跟在自己身后。

[你跟来干嘛？这是人家的工作，用不着你跟着]
自己转过身，有些强硬地诘问道。

男孩子随即畏畏缩缩地回答说。

[可、可是，爷爷和奶奶他们、告诉说要跟着
你……]

男孩子的措辞还是显得十分拘束。虽然与人家那时一样，爷爷奶奶也告诉他不必这么放不开，可是他丝毫没有改的意思。

宛如诅咒一般拘谨的措辞。

或许是因为他以前待的地方比人家还要辛苦吧。

[姆姆姆]

既然搬出了人家最喜欢的爷爷和奶奶，那事情就不好办了。对人家来说，爷爷和奶奶的存在就跟

神明没什么两样。

没办法，虽然不情愿但是只能认可他的同行了。

[……那你注意不要碍事哦]

[好、好的！]

人家一同意，男孩子立马变得兴高采烈起来。接着他就那样拼命地紧紧跟在自己的身后。

为什么呢。

明明人家并没有跟他正经说过什么话，可是总觉得他很亲自己。是因为最初捡到他的人是人家的原因？还是说他听到了爷爷和奶奶说人家跟他是同乡的话了呢？

这个男孩子就这么相信了——……嗯—。

[那啥，你真的没有名字吗……？]

[确实没有呢……]

可能是一直用『你』啊『男孩子』啊之类的叫法的缘故吧。

虽然人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过他应该会觉得别扭吧。既然这样，那果然还是尽早给他想个名字好了。

如此这般，当人家思考起这些事情的时候，被人家一直盯着看而变得有些脸红的男孩子反而出声问道。

[那个、姐姐大人你呢……]

[姐、姐姐大人……？]

或许是还没有习惯的缘故，这称呼听起来总觉得心里痒痒的。不过，倒不是说不喜欢就是了。

[是的。请问姐姐大人你的名字是什么呢？]

人家的名字吗……这还真是问了个好问题呢。

让人家引以为傲的东西一共有三个。第一是这副成长迅速又结实的身体，第二是跟爷爷和奶奶一样的说话方式，第三就是自己的名字了。

[名字叫缇缇。你可不要搞错了哦，人家的名字

是缇缇。这可是从爷爷和奶奶那儿得来的很重要的名字哟！]

[缇缇姐姐大人……还有，那个、只是有点在意，为什么你要用 [人家] 来称呼自己呢……？]

[哼哼哼一，怎么样，很帅吧？要是像爷爷和奶奶一样 [老朽] 啊 [老身] 啊地说来说去总觉得太老气了！所以就从书上扒了这个来用喽！]

[……啊，是吗。是这样啊]

男孩子流于应付般地笑了笑。

姆姆，这反应可真没劲。

看来是个挺无趣的家伙。

本以为他的反应会更吃惊什么的呢，或许是彼此的节奏对不上吧。要人家来说，这里应该 [原来是这么回事吗！真不愧是姐姐大人！简直帅毙了！！] 地疯狂鼓掌才是。

因为没能得到理想的回应，所以人家有些不满，

气鼓鼓地在草原上迈步。

然后就到了一如往常的汲水环节。话虽如此，但与往常不同，来协助人家打水的朋友们的数量已经今非昔比。顺带一说，协助的质量也不可与以往同日而语。人家向等待在河边的朋友们打招呼道。

[大家好，今天也有劳了！]

在这里的是各式各样的动物们——不仅如此，还有昆虫和鸟类，甚至就连被称作怪物（Monster）的大型野兽也成为了自己的朋友。

随着自己个头的成长，与动物交流的力量也得到了增强。

拜此所赐，现在动物们不仅能来帮忙搬运重物，就连和自己进行物物交换都不在话下。除此之外，当它们有麻烦的时候自己还会陪它们商量，有时候甚至会为异种之间的纠纷做仲裁。

像这样的交流持续至今，结果导致这附近的动物们已经将自己奉为了崇拜的对象，甚至会向自己献上供品。尽管跟它们说了没有必要如此，可它们却十分顽固地表示这都是为了报答恩情所必须的。

今天的供品是成堆的山珍。

唔，其实今天人家想吃鱼来的.....

不过人家并没有把失意表露在脸上，照样一边向大家道谢一边收下这些供品。这也成为每日的惯例了。

然而目睹这一幕的男孩子十分惊诧地叫道。

[好、好厉害.....！难道说，姐姐大人你能跟它们意思相通吗！？]

[唔姆。是这样没错]

[真的吗！？要是有这个本事，那不是一辈子都不用忍饥挨饿了吗！！]

什么嘛，这不是能大声说话的么。

还以为这家伙就只会小声小气地说话来着呢。

[……也没什么，毕竟这可不是徒劳而获的。人家只是做了只有人才能做到的事，藉此换来大家才能做到的事作为回报而已]

[就是算是这样也很厉害啊！]

[有那么厉害吗？]

[这种事可是闻所未闻啊！在南方根本没有人能够和怪物交流！缇缇姐姐大人的能力非常了不起！这是能从根本上颠覆生活常识的力量！！]

哦、哦哦~。

虽然不是很懂，但看来是触及他的心弦了呢。

尽管被吓了一跳，不过被人像这样好厉害好厉害地夸个不停感觉还蛮不错的。

没错没错，感觉很棒！

[咳、咳哼！哈哈哈、那肯定的啊！你姐姐那可是

相当了伟・大的哦！又・聪・明・又・厉・害！
瞧好了！！]

在干咳了两声之后，自己啪啪地拍了拍手。

紧接着，周围的动物们立马整列成排。

看到我突然发出了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的暗号，大家纷纷摆出了疑惑不解的表情，不过希望大家能谅解一下。现在可是人家作为姐姐来说非常关键的时候。

不出所料，目击到这一幕的男孩子两眼直发光。

[好、好厉害……！好厉害啊，缇缇姐姐大人！]

[嘿嘿，厉害吧厉害吧！]

当然人家也很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还不止，男孩子接下来说的话同样令人欢喜。

[简直就像传说中那个伟大的王一样！那个『支配之王』！！]

[唔呼呼、像『支配之王』一样？是哦，人家经

常被人这么说呢。就是那个北方救世主的传说对吧？人家现在在街头巷尾可是被喻为『支配之王』的再临呢！！】

[『支配之王』的再临！？好帅！]

[对吧对吧！]

什么嘛！

这不是挺不错的嘛！

真不愧是人家的『弟弟』！

[真的好厉害……！明明都是南方出身的人，可相比之下姐姐大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没那回事，弟弟哟！只要努力的话你也能变得跟人家一样的！宝剑锋从磨砺出嘛！]

[怎、怎么会，做不到的啊……光看族类就不行的……]

语毕他脸色阴沉地垂下了头。

看来他认为力量的差距根源在于族类的不同。

[说起来，你的血中是掺了什么呢……人家是夏比的变异种来着]

[是树人（Dryade）]

[树、树人？看起来不像啊？]

乍一看去，从他的身上找不到树人的特征。

[因为一眼就能看得到的特征全都被剔除掉了……现在只有藏在衣服下的地方还留着一些]

说着，他先是指了指自己茶色的头发。正常来说那里应该长有树人的特征才对。

接着，他伸出胳膊打算挽起衣袖向我展示自己的特征。

[这样吗。算了，不用勉强给人家看。你也有不少自己的苦衷吧]

自己握住他的手制止道。

正因为他和自己有着类似的境遇，所以才没有看的必要。在他的袖子下面的，想必是和自己背后

的羽翼一样，亦或是在那之上的凄惨伤痕吧。

还是赶紧转移话题为好。

[可是，你、那个——对了！一直这样你啊你啊地称呼自己的弟弟，作为姐姐来说总觉得不太好！你还没决定好自己的名字吗！？]

[啊、是、是的……还没有……]

[挑一个自己喜欢的词不就好了！挑一个足以将自己寄托于其中的词！这不是很快就能想到的吗！？]

[怎么会、寄托什么的、说到底自己就不是很清楚。而且喜欢的东西也、也是没有的……]

弟弟的表情中带有诸多不解和困惑。

倒也无可厚非，毕竟自己也不是不明白他的心情。如果人家没有先从爷爷和奶奶那里得到缇缇这个名字的话，肯定也会跟他说同样的话吧。

正因如此，自己才不愿意弟弟他一直这样没有名

字下去。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总之就是觉得不舒服。

所以接下来的话很自然地就脱口而出。

[——既然这样，那你的名字就叫『艾德』好了！
是个好名字吧！？]

[艾、艾德……？为什么、是艾德呢……？]

[诶、诶——！？]

面对他的反问，自己一时语塞。

其实这名字是自己现想的。原本是不久前死掉的这附近的一只小动物的名字。因为爷爷奶奶当初就是把曾经亡逝的重要之人的名字给了自己，所以自己也就模仿了这个行为，不过可能成效不如当初吧。

[这个、那个、艾德是这里的动物们的一个前辈的名字……不久前因为衰老死掉了，所以就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能继承这个名字什么

的.....]

果然用死掉的动物做名字不太好吧？

不过如果自己没记错，那么『艾德』原本就是在『支配之王』的传说中登场的男性的名字，所以用在人身上应该没有不妥才是。

[在这里的动物的前辈的名字.....? 请问那个『艾德』.....是怎样的一个动物呢.....?]

[你问.....怎样的?]

[是的，对姐姐你来说，它是怎样的存在?]

弟弟的眼神十分认真。

为了回应他的这份认真，人家便将『艾德』的事一五一十地告知于他。

[艾德它是在这一年来——每一天都陪在人家身边的朋友。而且也是『支配之王』的第一个家臣。它是第一个超越了单纯的协助关系，成为了作为魔人的人家的同伴的存在.....]

[第一个家臣.....]

[没错，人家最开始在『这里』玩扮演『支配之王』的游戏的时候，就是它最初来到人家身边支持自己的.....并且直到它死去为止，都一直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本以为已经看开了，但一回想起那个小巧的朋友，就觉得头脑一热。甚至产生了一种『艾德』此时还在自己肩膀上的错觉。

[艾·德.....的确不坏。不，是个好名字、很帅气.....]

说完，弟弟在仔细品味过这个名字之后表示了赞赏。

[很、很帅吗.....？]

[是的，非常帅！非常、非常帅气的名字！！]

看到他赞不绝口，自己心中的不安自然也被一扫而空。

[呼、呼呼、呼哈哈……呼哈哈哈哈！嘛，虽然比人家的缇缇这个名字要逊色几分就是了！不过，你可要注意了，弟弟哟！艾德这个名字份量可不轻哦！毕竟这可是这个王国的英灵的名字呢！能够继承这个名字可是非常光荣的事哦！！]

[遵命，谨记在心！为了不玷污这第一家臣的名号，微臣一定精进！缇缇姐姐大人——不，『支配之王』！！]

[很好！！]

这番任命虽然只是过家家的游戏，但艾德仍然愿意满心欢喜地配合自己。

人家也好艾德也好此时都满面笑容，并握住了彼此的手。

此时此刻，在这里，一对新的姐弟诞生了。

仿佛是在为这个瞬间献上祝福一般，一旁的动物们用自己的鸣叫声奏响一曲合唱。

沉浸在这份祝福之中，人家的心情也变得更加舒畅。

[哈哈哈，今天子民们的欢呼声也是极尽欢愉啊！而且得到了一个新的值得信赖的臣下！朕心甚悦！哈、哈、哈、哈！]（注：这里是缇缇唯一一次使用“余”这个自称，处理为“朕”）

就着无上的喜悦，自己最后放声大笑了起来。

这时传来了既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艾德的声音。

[——呼，还想着怎么比平常回来的要迟一些，这不是玩得挺好的么。看来根本没必要担心呐。你说是吧，老婆子]

[都是因为咱们给缇缇讲了一堆从前的传说的缘故吧……不过，王国吗、那咱们在这个王国里差不多相当于宰相喽？]

是来查看情况的爷爷和奶奶。

不过已经没必要担心了。艾德和人家顺利地成为

了姐弟。而且人家的王国也是顺风顺水。

[不，宰相请让我来做！我想要做宰相！！]

艾德干劲满满地举起手喊道。可能是非常中意宰相这个职务吧，他一副绝对不愿退让的表情。

[呜姆，那宰相就让艾德来做好了！爷爷和奶奶的话，就做国家的顾问——也就是元老院的成员吧！]

想来自己这还真是挺得意忘形的。

居然就这么把传说中彪炳千古的职位封给了兩人。

[呵呵呵，看来咱们俩儿是元老院的成员呐。老婆子]

[哈哈，这可真是受宠若惊了呢。居然赐给咱们这么不得了的职位]

笑声在周围回响。

透过身旁这清澈的河水的反射，可以发现在场的

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

人家对此感到了无比的满足感。

[很好！多亏了大家的福，今天人家的国度也是一如既往的温暖祥和呢！！]

[那真是太好了，『支配之王』！]

自己和弟弟两人手牵着手，共同为这个世界献上祝福。

看到这一幕，爷爷和奶奶苦笑着说道。

[哈哈。不过，真亏以前那么老实的一个女孩子能变成现在这样呐。咱家缇缇变得都像个野丫头了呢]

[这才是缇缇原本的性格吧。挺好的]

啊啊，多么明亮的世界——

『这里』是一个如此温暖，以至于可以让所有人都绽放笑颜的美好的世界。

得到了新的家人，自己的归宿变得更加光鲜亮

丽。仅仅只用了一天的世界，艾德和自己就成为了亲密的姐弟。

就这样，人家和艾德的故事拉开了帷幕——

[——爷爷奶奶！人家和艾德出去喽！！]

完成了每日的工作之后，人家便带着弟弟一起出门玩。

[今天去河里游泳好了！！]

[去玩水是吗、姐姐大人！？]

[没错！过去之后再考虑明天干什么！毕竟时间可是很宝贵的呢！]

[好、好的！]

到了下一天又去了森林里玩，再下一天则跑到了山里去玩。

有的时候会在草原上尽情玩耍，有的时候也会为了帮助村里的邻居而奔走。

——这就是罗德·缇缇的人生的真正开端。

这就是那些没有被收录在英雄谭中的冒险。

几乎为挫折和失败所充斥的日日夜夜。

然而……对自己而言，这段日子却是货真价实的大冒险。

是不输给任何英雄谭的冒险。

像是将来到河边的精灵招待到自己家里、与在北方作祟的夜之怪异战斗、将飞在天上的怪鸟驯服、请求路过的魔法使教授自己魔法、太得意忘形结果惹怒了都会里的大人物、为了救出被掳作人质的艾德而参加武斗大会、去退治出现在东北方的大平原的翼龙等等——嘛，与翼龙的战斗结果基本都是惨败来的，不过依靠作为自己特技的交流能力总算是得以息事宁人——于自己而言，这就是不负于『支配之王』传说的大冒险。

而且如此众多的事件竟然只是被凝缩于一年之中。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多了艾德这个伙伴的缘故，每一天每一天都充满了起伏和波澜，使得这一年的岁月变得十分漫长。就好像是一段数十年的冒险一样。

是啊。

在孩童时代，自己的每一天都是如此漫长……

就这样，又过去了一年。

在『这里』茁壮成长的人家一直沉湎于一成不变的幸福生活。

相信着这份时间会永远持续下去的自己，今天也和往常一样在草原上奔跑。

不知不觉间，身体依然在不断成长。

成长速度迅速的人家虽然年龄还不到两位数，但身高却超过了爷爷和奶奶，拥有一副与成人无异的身体。

头发的颜色从草绿色转变为通透的翠色，背上的

羽翼也得以恢复原状。现在就算到城市里谎称自己是大人，也不会有人怀疑了。

[——艾德！好像那个大家伙又跑到东边的森林里去了！快一起出发去收拾它吧！！]

虽然相貌已经与大人无异，但做的事情还是跟小孩子没有区别。

想着也许至死为止，自己做的事情都一直不会发生改变吧，就和一年前一样，自己的精神年龄并没有什么成长，仍旧还是一个小孩子。

与此相对，人家的伙伴却——

[姆姆？艾德，你怎么了……？]

很遗憾，弟弟他的个头并没有什么变化。

身高刚到人家腰际的弟弟一直在家附近盯着同一个东西看得出神。

在他视线前方的是开着白花的树。

将飘零的花瓣取一片在手中的艾德微笑着回答

说。

[总觉得很喜欢、对这棵树]

这一年来，艾德盯着花草树木看的事时有发生。

其中尤数家附近这棵最为他青睐。

这是令自己有些难以理解的兴趣。

[在学习以外的时间里，你好像经常这样啊……该

说是热爱自然好呢，还是说单纯无欲无求呢]

[光是看其实也很有意思哦？比如说草木在风的吹拂下不停摇曳的模样。还有确认一下跟几天前比起来成长了多少之类的，这也很有趣]

[你说的倒也不是没道理……]

不过总得有个限度。

如果说村里来了商人的话，那人家有时候会找他们买点书和玩具之类的东西，可是艾德却一次都没有。他总是表示说里面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艾德你真是无欲无求啊……呜……]

这是个问题。

艾德的这个品性不仅让爷爷和奶奶感到难办，更让作为姐姐的自己——不，让他所侍奉的王不能漠然视之。

[对了来说说你有什么愿望吧！人家来帮你实现！！
]

[诶、缇缇姐姐大人吗？]

[没错！这是给你的奖赏！]

[奖赏……？]

[因为人家是你侍奉的王不是吗！这一年里也没给你俸禄不是！？作为王来说，这样不合适！]

[这、这怎么行！俸禄什么的，没有必要的！]

[什么、你是不想要人家给你的奖赏喽？这就是说你不想继续当宰相的意思！？]

用多少有些坏心眼的说法，让艾德退无可退。

[不、不是的、没有这个意思……自己还想继续

担任『支配之王』的宰相……]

[那就快说！]

艾德露出有些困扰的表情，首先将视线投向了身旁这棵开着白花的大树。

接着他又稍稍将目光上移，看向『这里』的天空。

他就这样望着碧蓝无垠的天空——

[……那么，就请您将更多的『现在』、将这个时间赐给我吧]

——然后如此许愿道。

[嗯、嗯嗯？]

明明艾德好不容易才表露出自己的愿望，可是它的内容实在过于抽象。

[那个……就是想要一直生活在『这里』和平地生活的意思]

[啊啊，原来是想要和平啊。明明人家觉得比起和平，还是危险一点的愿望更有意思呢]

[不，『支配之王』。自己想要的是和平。因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村子——不，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家]

说完，艾德开心地笑了。

那个笑容总让人觉得流于应付的艾德，会笑的这样惬意实在是很稀奇。

看到他这样，引得自己也笑了出来。

[这一点人家也跟你一样……人家也最喜欢『这里』了……]

[对吧？所以对自己来说，只要有『现在』和『这里』就足够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想要。所以『支配之王』，请您赐予我更多这样的时间吧]

[哈哈，你果然是个一无所求的人啊！]

[并不是一无所求啊。我的确是有想要的东西的]
[『现在』啊『这里』啊什么的，不都是白给的么！
明天也好来年也罢，都理所当然的不会有什变

化！这哪里能算得上欲求呢！重新想一个重新想一个！]

[是、是这样吗……可是对自己来说，这就是比金币还要贵重的『宝物』了呀……]

姆姆姆。

真是个顽固的家伙。这固然也是艾德的优点，不过也致使他不晓得变通。

[唉、真拿你没办法！既然你这么担心，那孤就同你许下『约定』好了！作为给你的奖赏，这『支配之王』同你许下『约定』！在此发誓，你的『宝物』——『世界和平』就由孤来守护！啊啊，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吧，艾德！]

[呵呵]

被约定好奖赏的艾德更加开心地笑了。

[——遵命，『支配之王』！]

在人字形小屋的一旁，于洒满白花的草原之上。

将双眼眯细到了极限，双颊因至福而微鼓，嘴角上扬作半月状的艾德——笑着，如此应道。

满足于他这至今以来最棒的笑容，人家牵起了艾德的手。

[好了！那就跟人家出发吧！今天要去东边哦！！]

[遵命，随时伴您左右！]

于是今天两个人也一样从树荫下飞奔而出。

为了好好享受之后的游戏，以全力在草原上奔跑。

一边奔跑，自己一边抬头仰望天空。

深蓝色的穹顶向着世界的尽头延展无垠。

在那片天空之上还漂浮着无数的白云。当空的艳阳仍旧光辉灿烂。日轮的光晕透过云层洒落至人间。

这时一道清风咻地一声拂过自己的耳边。

于是再低下头看向脚边，拜奏响了这美丽音色的

清风所赐，地面的景象清晰可见。

风拂过青草间的缝隙，鸣响唰啦唰啦的曲调。草与草彼此磨合，奏出自然的旋律。

现在，以这片辽阔的草原为绒毯，自己在尽情地奔跑。

在这片让人不禁想要躺倒在地，尽情地伸展四肢，肆意地打着哈欠的、无比辽阔的草原上。

自己仿佛化身为一道自由之风，好似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往无尽的远方。

心情是如此愉悦，就好像是在天上飞翔。极尽欢愉的情感不断发光膨胀，让自己好想和着风声一同歌唱。

随着奔跑，自己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可是却丝毫感觉不到痛苦。

因为每一次呼吸都是如此爽快。不管流下多少汗水，不管心脏如何加速跃动，都是这样清爽。

啊啊，好舒服.....

『这里』真的是一个令人心情舒畅的地方.....

——没错。

就是『这里』啊。

『这里』才是人家真正的归宿。

同时也是塑造了自己人格的地方。

在这之后，无论在孤儿院还是在王城之内度过了多少个一百年，从始至终也只有『这里』才是自己的家、是自己的故乡。所以在『这里』学到的一切都成为了自己的价值观，在『这里』得到的所有都化作了自己的信念。

明明并不想忘却，可随着岁月的流逝终于还是忘

掉了.....明明是那样拼命地探寻，可到头来自己就只是在离真正的『乐园』越来越远罢了.....

这便是心中最遥远.....同时也是最温暖的记忆
(地方)。

这个时候的艾德，知道自己只是在玩扮演王的家家酒。

这个时候的人家，仍然在爷爷奶奶的呵护之下。

这个时候的日子，是如此令人安心和愉快。

这就是我的宝物。在孩童时期找到的『漂亮的石子』所在的世界。

也是自己再也没办法入手的真正的『宝物』。

.....或许已经不言自明了吧，这个世界并会长久地存续下去。

因为很快，『支配之王』的英雄谭就要开幕了。

按照书上的记载来说就是 [南方以魔人狩猎为理由发动了侵略]，仅仅凭此一言，这『漂亮的石子』就从自己的手中滑落，掉进了深渊之中。

那是在人家和艾德去北边的城市那儿出远门回来的路上发生的事。

一切都发生于两个人遥遥看到故乡的草原被大

火吞没的那一刻。

……光是去回想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感到痛苦不已。

可是不管有多么痛苦，那终究是绝对不可忘记的事情。然而明明是绝对不可以忘记的事，自己却把它忘了的原因，无非是因为自己不愿意认同这个现实吧。是想要通过欺骗自己将那种『过去』当做不存在的办法来从中逃避吧。……果然，人家就是个小孩子啊。

映入眼中的是惨遭蹂躏的村庄。

在南方士兵们的手下，自己的家被火烧得不留片瓦，村里的魔人惨遭屠戮，森林里的朋友们化作鱼肉，那片草原俨然成为人间地狱。

魔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其中自然也有爷爷和奶奶的身影。

看到他们的尸体，艾德发出了惊叫。

[奶、奶奶！？]

[不、不可以，艾德！要是过去的话你也会死的！！
]

作为姐姐的责任感让自己得以在这种情况下多少保有一些冷静。

人家又何尝不想去救爷爷和奶奶呢。但是事到如今已经太迟了，作为姐姐，自己很清楚这一点。只能抓着弟弟的手，躲到附近的草丛里。

[好、好可怕。好可怕啊，姐姐大人。这到底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看到怕得浑身直发抖的艾德，除了去安抚他之外自己没有别的选择。

[没事的，艾德。有人家在呢。有姐姐在你身边，你不用害怕]

——而・这・就・是・一・切・的・开・始。

[有姐姐大人在……那个姐姐大人就在『这里』

[.....]

[没错，就是这样！至今以来有什么麻烦人家不是都能想办法解决的么！？]

[是的，姐姐大人很强.....比任何人都要强比任何人都了不起.....是我引以为傲的姐姐大人]

[正如艾德你所说，人家很强。比任何人都要强。人家可是那个传说的再临哦？所以说——]

[姐姐大人真的比任何人都要强吗.....！？真的、真的就像那个传说中的『支配之王』一样.....？]
]

——弟弟（艾德）产生了期待。

[.....那、那是当然的啊。放心交给人家好了。那种程度的杂兵，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姐姐（缇缇）则予以了回应。

[.....太、太好了！有『支配之王』在的话那就放心了！因为、『支配之王』是北方的救世

主啊！『支配之王』是不可能输给南方的家伙的！
因为『支配之王』是比任何人都要强的王啊！！]
——于·是·两·人·共·同·创·造·出·了
『支配之王（Lord）』。

[是啊，就是这样。人家很强。人家是无人能敌的
『支配之王』……！！]

说着，自己站了起来。

将艾德留在草丛里，自己则迈步走向满是敌人的
火红战场。

如果这是英雄谭的话，那么之后就是——自己作
出了身为『支配之王』的宣誓，并凭借压倒性的
实力行遂复仇之事——如此这般了吧，然而现实
却正相反。

自己的确很强，这不假。

但这所谓的很强终究只是对自己这个年纪、对边
境乡下的小丫头这个身份而言的。

所以自己根本不可能有胜算。

但是艾德却相信着自己。

他相信如果是自己的姐姐就什么都做得到。

既如此，那么作为姐姐的自己又怎能不去呢——！

[人家现在就去拯救大家！你在这稍等一会儿——！！]

所以才要如此呐喊。

所以才要前去挑战。

如果这是英雄谭的话，那之后就是——肉体凡胎在『风之理的盗窃者』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自由之风统统杀绝。就这样，在一时之间，那一带得以暂时从南方手中解放出来——之类云云了吧，不过这也是假的。

其实自己在那里死掉了啊。

其实是输掉了。

人家并不强大。

以数量上千的士兵为对手，自己的力量远远不足。

纵然有在殊死奋战——可结果还是被杀了。

双臂被敌人斩断，心脏被武器捅碎，浑身插满镝矢，伴随着大量的失血，自己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呸，这个臭女人，可真是难对付……]

敌人往自己的尸体上啐了一口骂道。

看到这里，艾德终于再也忍受不住，从草丛里跳了出来。

[—支、『支配之王（Lord）』!!]

[居然还有啊……还是个吵人的小鬼。是这个女人的亲族吗？]

[姐姐大人，请站起来啊！！姐姐大人您不是王吗！？您可是不会输给任何人的、传说中的『支配之王』不是吗！？]

[搞什么……自己姐姐死了所以发疯了吗……？]

[不对！她没有死！『支配之王（Lord）』是不会死的！因为她跟我约好了啊！约好了要给我奖赏的！那个『支配之王（Lord）』是绝对不可能在约定实现之前死掉的！！]

[总之先给这个小鬼带走好了。跟这个不成样子的女人不一样，这小鬼应该能当奴隶卖出去]（译注：

这里南军不杀艾德应该是将艾德当成了『人类』的缘故。『魔人』的变异是魔之毒的影响所致，没有什么所谓的遗传性，姐姐是魔人弟弟是人类的情况不是没可能的）

明明自己应该已经死了——可这番话却切实地传入了人家的耳中。

横倒在地的尸体的双耳，愣是捕捉到了这一番对话。

即使是在被强行掳走的时候，艾德也一直不停地

将人家唤作『支配之王』——他那期待的声音传入了自己的耳中。

所以，即使肉体已死，只剩这一条魂，自己的身体却开始颤动。

——弟弟在相信着。

哪怕只有这一个原因，也足够成为人家向世界之理发起挑战的理由。

为了回应弟弟的这份期待，就要让魂超越于其极限。

为了让这份虚荣和逞强大作真正的强大，纵使自己已经化作一具死尸，也还是向世界的法则发出了恳求。

——拜托了。

心脏啊。你就是化作齑粉也无妨。

可是，只要一会儿就好，求你继续跳动。

如此恳求着，自己缓缓地站了起来。

那所谓的『支配之王』啊。你就是并不存在也无妨。

可是，只要一会儿就好，请显现你那传说中的魔法之力。

如此恳求着，风便听从了自己的驱使。

还有性命啊。你就此而殒也无妨。

可是，只要一会儿就好——！

——为了拯救自己的弟弟，请你让人家继续战斗！！

经此誓言，自己便将理自世界中盗取入手。

何其不幸，缇缇这名少女的确拥有这份才能。

没错。

何其不幸，自己没能在『这里』死去，结果成为了『理的盗窃者』，并且作为『代价』还丧失了无比重要之物。

[不必哭，艾德……人家是不会败给任何人的……]

活动着这具尸体的嘴巴，自己发出了声音。
听到这番话，正要离开的士兵们纷纷回过头。
所有人都大惊失色。他们全都摆出一张仿佛遇到了活尸一般的表情。

[此乃支配之王御前。杂碎还不退下]

以熊熊燃烧的草原为背景，一名心脏被捣碎浑身是血的少女、身上缠绕着一股异常的风站了起来。

看到这样的景象，他们会露出这种表情也是理所当然。

看到士兵们滑稽的表情，自己不由嗤笑一声。

[怪、怪物啊……！这家伙怎么回事……这家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怎么会、怎么可能动得了！！那可是穿了个洞啊！心脏都被穿了一个洞了！！]

[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接着，士兵们在半分狂乱的状态下向『支配之王』发起了挑战。

对此，人家轻而易举地予以回击。

一边迎击，一边告诉弟——不，告诉自己的宰相当日与他许下的约定并非虚言。

就像在吟诵一般、许誓。

[——放心吧，宰相艾德啊。这『支配之王』定会守护好的。守护这为爷爷和奶奶所爱的村子]

对吼叫着挥舞武器袭来的士兵，就用风刃以牙还牙。

随即便是一阵血雨腥风。

[——在此之上，为人家所爱的你也将由『支配之王』来守护]

一阵箭雨从远方倾注而来。不过根本不值一提，用风将箭雨扫尽之后，再回以风矢构成的箭雨，将敌人的弓箭手尽数杀绝。

面对如此异常的光景，敌人纷纷四散逃窜。

不过所有人都被来自身后的风刃撕成了碎片。

真可谓是与英雄谭中的一幕——肉体凡胎在『风之理的盗窃者』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自由之风统统斩尽杀绝——完全相符的光景。

在这场充满都合主义的逆转戏码的最后，人家这样高喊道：

[人家——不，『孤』乃是支配这片大陆的翼人之王！继承最悠久的魔血的末裔，将此世上的一切纳入支配之下的王、『罗德（Lord）』！面对尔等草芥，孤绝无敌北之理！！]

就这样，『支配之王（Lord）』的物语开始了。

一个本来只是家家酒游戏中的王最终成为真正的王者的战斗就此开幕，而少女缇缇的时间则因为『诅咒』而停滞不前。

这就是被自己忘却的孩童时代的全部。

在这之后，一个虚伪的王让一个陷入绝境的国家死灰复燃。接着，从家家酒游戏中脱胎而成的小孩子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作为王者君临于佩艾希亚，其恶果便是北方的崩坏。最后『支配之王（Lord）』被南方的诺斯菲所杀。但是因为『理的盗窃者』的诅咒，就连死都成了奢望，只能堕入地底不得不再做整整一千年的王——而魂也由此濒于死坏。

这就是人家的一切。

真真正正的一切。

总算是，想起来了……

人家一直探寻的乐园，是那栋在烈火中化作灰烬的小屋。

人家一直渴求的家人，是爷爷和奶奶，还有艾德这三人。

人家之所以会成为王，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了

守护艾德。

是啊。

『乐园』并不是『佩艾希亚』。

『家人』也不是『国民』。当然，也不是莱纳和涡波。

『王』这一身份也并非是为了『国家的和平』这种不得了的愿望。

『支配之王（Lord）』只是为了守护『现在』和『这里』而诞生的。

只是为了一个与国家这种伟大的存在相去甚远的、甚至有些不值一提的世界。

只是为了一片能让两个小孩子在一对老夫妇的呵护下尽情奔跑的草原罢了。

孩童时期的那片草原就是一切了啊——

——可是。

明明是如此微小的愿望，自己却没能同任何人倾

诉，结果被逼上绝路，背负着无尽的负担，逞强到最后。

会这样一定是因为爷爷和奶奶的教诲的影响吧。明明自己拥有去拯救同胞的力量，但如果选择对魔人见死不救的话，自己将来到了天国就没有颜面去见爷爷和奶奶了。

结果就是这痛苦难耐的折磨。

然而，如果自己能好好地将心中的痛苦告知艾德的话，应该就可以避免那样的结局了。自己最大的理解者一定不会是涡波，而是自己的弟弟。可是自己这个傻姐姐却为了维护一份愚蠢的虚荣而没能付诸实现。

一句话，哪怕就用一句话，向弟弟坦白说人家只是一个扮演『支配之王』的小孩子该多好。只需要那样，自己就可以做回一个普通的孩子了。

但是却没能做到。

——所以，人家最为后悔的，就是自己没能否定作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王这件事。

啊啊，终于明白了……

一直埋藏在人家内心深处的留恋……

要说的话其实真的非常简单。就只是一句话而已。

将来自其他所有人的期待全部否定，让身体重新变得像那个时候一样轻盈，在那之后——

——想・回・家。

想回到那个已经化作灰烬不复存在的家——到那个被艾德称作比金币还宝贵的『现在』和『这里』去。

抛弃加诸于人家身上的所有的期待，把这所有的一切统统放下，然后回到那里。

这就是孤的——不，这就是缇缇这名少女真正的愿望。

啊啊，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这里』玩耍了一千年也没能得偿所愿的原因。

因为人家的留恋是——！

是回到那棵白樱树旁的人字形小屋里去啊！

好想让爷爷和奶奶用 [缇缇] 这个名字称呼自己！

好想让艾德叫自己 [姐姐大人] 而不是什么『支配之王 (Lord)』！

好想回到那片吹拂着清风的草原上——然后再一次，尽情奔跑！！

没错，就是这样！人家一直都好想回到那里！

可是！

可是结果呢！！

自己迷失了方向，竟然掉进了这・种・地・方・来!!

『这里』到底是哪里！？

——再睁开双眼。

映入眼中的是位于六十六层里侧的空间。
同时也是将人家的一切展现而出的五十层的世界……一个空空如也的地方。
抬头一看既没有青空也没有白云。
有的只是虚无。就只是一个与人世相去甚远的空间。
只能用奈落之底、永恒的牢狱、现世的地狱来称呼的世界。
哪里有什么艳阳和日轮，就连一束光都没有。
心情好似沉溺于深邃无底的黑暗，除了悲伤之外什么都感觉不到。
当然，也没有什么自由之风的吹拂。
岂止如此，就连空气都极其淡薄。淡得几乎令人窒息。
所以在这里，无论怎样侧耳倾听，都不会有任何风声流入耳中。

能听到的只有世界崩坏的悲鸣。只有绝命般的哀嚎一直在周围回响。

这里什么都没有。正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哪儿都去不了。

这份事实直令自己心寒。好冷。好凉。

受不了，简直要疯掉了。好想吐。

一口一口的呼吸掺着引人作呕的血腥味。心脏怦咚怦咚的剧烈鼓动几乎令其胀裂。这味道、这声音、全都让人难以自处。

啊啊，好恶心……

『这里』真的糟透了……

不断迷茫不断迷茫，拼命活到最后的结果，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方来……

不对啊。

人家的目标，绝对不是这种地方。

而是草原啊。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是声音。是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方・来……！

]

接着，『孤』摇了摇头。

这・种・地・方！

就・到・这・种・地・方、就・到・这・种・地・

方、就・到・这・种・地・方!!

[就・到・这・种・地・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

这道声音，就好似心脏在被缓缓碾碎、

就好像骨肉断折，再也无法接合一样、

既是临终的哀嚎，又是死后的咒怨。

——用一个词来说，就是悲·鸣。

[呜 a 啊 啊 啊 啊 啊、 a 啊 啊 AAAA、 啊 AAAA 啊 啊
AAAAAAAAAA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AAAA 啊 AAAAAAAAAAAAAAAA
啊 AAAA AAAA 啊 AAAAAAAAAAAAAAAA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AAAA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AAAA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AAAAAAAAAAAAAAA 阿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A ” A ” AA ” A ” AAA ” A ” A ” AAA A
” A ” AAAA ” A ” A ” AA ” A ” AAA ” A
” A ” AAAA A ”

!!!!!!]

积攒至今的悲鸣响彻迷宫。

那是淤积了整整一千一百一十一年的『悲鸣』。

226. 缇缇启程的日子

“A”AA“A”AAA“A”A“AAAA”A“
AAAAA”A“A”AA“A”A“AAA”A“A”
AAAAA”A”_____

罗德声嘶力竭的悲鸣为这段无比漫长的故事拉上了帷幕。

方才于我和罗德眼中上演的，是由仿若天国般幸福的十一年、将那份幸福葬送的令人窒息的一百年、以及充斥诅咒和疯狂的一千年三个部分构成的物语。

[——哈啊!!]

一直被屏住的呼吸终于得以解放。

总算是把那一切都看完了。但因为过于勉强的魔法运用，导致呼吸中掺杂着一股浓浓的血味。

方才的魔法的确很乱来——但绝对不是没有成果的，拜此所赐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知道了面前这名少女的起点，是那片吹拂

着清风的草原。

罗德和我一起回想起了在那栋小屋里的点点滴滴。

[a 啊 AA、a 啊啊 a 啊、啊 a 啊 a 啊啊啊啊……——！
]

惨叫着的罗德逐渐与我拉开了距离。接着，释放出魔法《Distance Mute》的我的左臂也从罗德的胸口抽离。

曾几何时间，构建于周围的《■道落土（Lord • Of • Lord）》已经被解除。

风之道途和墙壁也都已消散，世界重归一无所有的虚无之空。

罗德挪动恢复了自由的身体，一步又一步地、向后退却。

一边后退，她一边环顾四周，审视自己周围的世界。

[——不、不对！孤所期望的啊啊啊啊啊啊！孤真正渴求的根本、根・本・不・是《这・里》啊啊啊啊啊————！！]

她拼命地摇着头，并如此喊道。

伴随着她的嘶喊，世界的景象也开始扭曲。

就好比脉动的心脏一般，罗德的《阶层》震颤起来。因为这股颤动，不存一物的空间产生了一道道裂痕，并逐渐剥落。

无论上下、不管近远，存在于此的一切虚无纷纷溃崩。

这个现象与方才发生的结界崩坏别无二致。已经崩溃的世界再一次踏上了毁灭的路途。

然而我知道，这一次世界并非是因为物理上的力量被破坏的，而是源于魔法术理的法则产生的崩坏。

始祖在千年前为《这里》制定了遵从罗德的期望

转变姿态的规则。

世界只是在服从这个法则罢了，作为当事人的我对此再清楚不过。

随着罗德的世界趋于毁坏——《另一侧》开始逐渐显现。

那是通过一道次元之门与《佩艾希亚》相连的场所。

也就是六十六层的表侧，那个中央搭筑有巨型螺旋阶梯的草原。

因为表里之间的界线遭到了破坏，现在，两个世界开始合二为一。

[因为迷宫的里侧已经残破不堪，所以就和作为表侧的六十六层缝合在一切了……？不，搞不好这是——]

说到底这所谓表里的构想可能就是错误的。

本来这个世界就是要重合在一起的，两者合二为

一才是真正为了罗德而存在的阶层——可是结果这个阶层并没有彻底竣工，还存在这种可能性。以虚无之色涂抹世界的装潢不断剥落——等到回过神的时候，我和罗德就已经站在《另一侧》的草原上了。在远处可以看到风龙艾尔芬里斯和螺旋阶梯，这样看来，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六十六层的边缘。

因为穹顶的剥落还没有结束，所以现在的世界处于一种草原和宇宙混杂在一起的奇妙景观当中。不过跟刚才比起来还是好了不少。

毕竟已经不是一无所有的状况了。既有辽阔的草原铺展在脚下，又有通往上层的阶梯。

通往地上的门户已开。

对现在的罗德而言，有这些就足够了。

我解除了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和魔法《Distance Mute》，握紧手中的剑冲她喊道。

[罗德！不，缇缇！！]

喊出她的名字。

作为这个世界主人的少女、她的名字是《缇缇》。

不是《罗德》而是《缇缇》。

被我叫到名字的少女缇缇缓缓地抬头看了过来。

[啊、啊 aa 啊、aAA.....！ 涡、波啊啊啊啊啊——!!

]

少女也一样喊出了我的名字。

她的鼻子已经变得通红，眼角盈满泪水，嘴张得好像要裂开一样，在这种状态下她整个人就好比一头刚出生的小鹿，颤颤巍巍地向我接近过来。

[来啊，我人现在就在《这里》！我和你约好了不是么！！]

[涡波哦哦哦哦——!!]

缇缇蹬了草地一脚，向我冲来。

接着，她以和小孩子胡闹无异的动作高举手中的

铳剑，就像要确认我的存在那般砸了下来。

对此我迎着自上而下的铳剑狠狠地砸了回去。

攻击被我挡开，缇缇的身体也顺势后仰。

不管即使如此她仍然凭借着那不讲道理的身体能力止住了栽倒的势头，又一次胡乱地挥下铳剑。

她的攻击里已经没有任何的技术。当然也没有风魔法的应用。

只是小孩子在胡闹而已。

我自然不可能输给这样的她。

要化解铳剑的攻击并借机砍伤缇缇可以说轻而易举。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与她的铳剑正面交锋。

这都为了证明面前的少女很弱小的缘故——。

一阵交锋之后，我的《新月琉璃》将缇缇的《风

之铳剑》——给斩断了。

[——！！孤、孤的剑被——！？]

被斩断的铳剑化作风就此消散。

抓住时机我当即发表胜利的宣言。

[——没错，是我赢了！！我不是一直都说了么！你很弱啊！]

听到我的话，缇缇颤抖着后退。

看着铳剑消散之后的右手，摇摇摆摆地后退着的她在平坦的草地上被自己绊倒，就那样跌坐在地。

[涡波赢了……？孤输掉了……？作为王的孤居然输了……？]

不愿承认自己的败北，缇缇立马打算起身，但用于支撑起身的手却脱力滑向了前方，让她又一次摔倒。这次她的脸跟地面来了个零距离接触，摔了个灰头土脸。

但即使如此，缇缇还是想要站起来——然而，没等起身，她整个人的动作突然僵住。

那双翠色的眼眸，正看着面前的地面。

在地上的，是从缇缇的眼眶中滴落的泪珠。

察觉到自己哭泣的事实，缇缇僵了在原地。

那正可谓弱小的象征进入了自己的视野——就此奏响了情感奔溃的序曲。

[啊、啊啊 a、a 啊……啊啊、孤、孤——人家……]

接着，她颤抖起来。

因为哽咽的缘故，我不能听清她的声音。

缇缇已经到极限了。不，其实在与我的战斗开始之前，在很早很早之前她就已经超过极限了。

那是在她在《这里》生活一千年之前，在与诺斯菲同归于尽之前，甚至是成为支配之王丧失自我之前的时候——

——在·那·一·天，在她的心脏被捣碎的那一

刻，她就到极限了。

所以她已经无法继续战斗下去了。更不可能站起来了。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已经残破不堪，在这之后，理所当然的，她就只能痛哭而已——

[我、我、我……我呜 aAA 啊、呜呜、呜、啊啊啊啊 a 啊啊啊——!!]

从死后裱糊至今的一切终于全部崩溃。

抛下自己立场和名字，缇缇像一个孩子般不顾什么颜面地哭了起来。

这就是那个从来不曾在人前展露泪颜的少女第一次在别人的面前放声哭泣的瞬间。

与此同时，缠绕在缇缇身上的凶恶魔力也一并雾散。为战斗而生的凶恶之风化作了一道拂过草原的清风，溶入了世界之中。

在《这里》，《支配之王》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时，少女被世界强夺而去的弱小得以复归。看到《这里》只剩下一个少女缇缇，我也放下了手中的剑。

战斗终于结束了。

以我的胜利、罗德（Lord）的失败——宣告结束。
[啊 a 啊啊啊啊——！是啊，人家输掉也没什么不好……！不，就是输掉才好！本来自己在心底里就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脆弱的孩子！因为、因为人家一直都渴望回家啊……！是啊，人家就只是、一直一直想要回家而已啊啊 AAAA——！！]

屈膝蹲坐在地的缇缇垂下了双手。

接着，她低下头，随着大颗大颗的泪珠洒落到地面，她将一直埋藏在心底的话说出口。

[啊 a、好想和爷爷奶奶相见……！好想去见艾德……！想见村里的大家……！想见想见想见、好像见他们啊……！呜呜、呜 u 呜呜、呜唉唉 e、

唉唉唉唉唉 e——！呜哇啊啊啊啊啊——！！]

缇缇放声大哭。

哇哇直哭的她张大嘴狠狠地甩了甩头发，然后抬头看向上方。

即使仰望天空，泪水仍然无法止住。从双眼淌出的无数道泪水把她的整张面孔都染湿了。

看到她的这副模样，我也终于得以安心。

太好了……这样就成功了……

现在我毫无疑问是踏在通向最终胜利的道路之上的。

在我感到放心的时候，缇缇继续说着。

她淤积千年的悲鸣还没有结束，仍然在六十六层传响。

[啊啊啊啊啊、a 啊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大家要来逼迫人家呢！？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不在了呢！？为什么、为什么人家非得与

爷爷和奶奶天人永隔不可呢！？]

缇缇抓起一把手边的尘土，然后狠狠地将之抛向周围的草原。

在这样宣泄过心中的愤恨之后，她的音量逐渐转小。

她呜咽着一顿一顿地说道。

[……不，人家明白的。因为人家还有弟弟在、所以不能就那么被逼上绝路后、死掉。作为、姐姐、人家有、守护弟弟的使命。所以、才活下来了。哪怕再怎么痛苦也还是活下来了……！]

我靠近蹲下身哭泣的缇缇，轻轻抚摸她颤抖不已的后背。

如此一来，缇缇身体的颤抖开始趋于平稳。

[人家最珍视的，只是自己的家人而已。除此之外的怎样都好。可是，却没有任何人理解这一点……人家就只能、被一点一点地逼得走投无

路.....结果.....—]

[是啊，家人才是最重要的.....你说的没错.....]

[结果那时候只有涡涡你一个人能够理解.....千年前，只有你看穿了不知不觉间连孤自己都已忘却的心情.....]

[只有我吗.....]

[是啊。毕竟.....哈哈，毕竟涡涡你是个妹控啊。
所以你才会和人家产生一些共鸣吧.....]

语毕缇缇抬起头，满脸泪痕地苦笑了两声。

然而很快，她的笑颜便为悲怆所沁染。

[啊 a、啊 a 啊啊、好想见一见自己的弟弟（艾德）
.....好想见到自己的家人啊.....可是，作为《弟弟》的艾德，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他已经变成了《木之理的盗窃者》。不知不觉间，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孤，成为了货真价实的怪物，化作了《支配之王的忠臣》《佩艾希亚宰相》.....变

成了那样的他，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家人了。就像成为了《支配之王》的人家已经不再是缇缇这名少女一样，成为了宰相的艾德也不再是缇缇的弟弟了……]

尽管取回了记忆，也明白了自己的愿望，可面对愿望已经无法实现的事实，缇缇感到束手无策。
[继续说吧，缇缇。哪怕这会让你感到痛苦也好，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告诉我你想要的……]

[人家想要的、吗……虽然那个时候没能说出口，不过现在终于不同了。总算是想起来了啊。人家想要回去。回到那个有爷爷和奶奶、还有艾德在的……那片草原……！因为、那片草原才是——人家唯一的宝物！那片草原就是世界的一切了！纵使是堕入疯狂之后，人家依旧兀兀穷年只为了能回到属于那片草原的孩童时代，可是无论是《这里》还是其它任何地方，终究无法代替

它啊！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成为它的代替品
啊 a 啊啊……]

缇缇将堪称守护者心脏部位的留恋告知于我。

想要回家——何等稚拙的留恋啊。

接着，当说出了自己的留恋之后，她开始吐露心中的悔恨。

[人家哪里有心思做什么王！更没有守护国家这种了不起的志向！人家想要守护的就只有爷爷奶奶还有弟弟艾德罢了！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啊！再以外的东西都太沉重了！！世界和平又怎样，跟人家没有关系啊！国家的安危更是如此，它实在是重得不得了人家根本就承担不起来的！！]

就像决堤的大坝一般，罗德将积攒至今的不满一并发泄了出来。

[人家能做好的，充其量也就只有一个《庭师》罢了！也就《庭师》这种不起眼的工作最适合自

己！《支配之王》《魔王》《狂王》什么的，这些不可一世的称号根本就和人家不相称！！说什么支配，顶多也就支配些小动物而已！可是，可是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一个得意忘形的小孩子扮的家家酒，凭什么就把所有人都骗倒了！？笨蛋！大家全都是大笨蛋啊啊啊——！！]

这是她向佩艾希亚全体国民的倾诉。

是对所有将自己捧上王座的人和事的否定。

同时也等同于对她自己人生的否定，可在缇缇那好似身体被千刀万剐般痛苦难耐的表情上，也不失几分清爽和解脱之色。

[人家、在那一天、从那一刻以来，就一直是个孩子！只是一个又弱又蠢的傻丫头罢了！可是！为什么人家会成为王，结果到了那种地步！！现在又沦落到这种地方啊啊啊啊——！！]

她在痛陈对自己成为王而感到的后悔。

[完全不知道啊！人家根本不知道一旦成为王的话就再也无法回头了啊！人家丝毫没有想到成为王之后就连家人都会变做外人！这种事从来都没听说过啊啊啊——！！]

她在痛斥成为王是多么得不偿失。

[大家既然知道的话，为什么不来阻止人家啊！？
人家这么笨不是只能顺势而为么！？可为什么就没有人来事先警告人家呢！？为什么啊、大家啊
啊啊啊 AAAA——！！]

她在痛恨所有让开道路将她推上王位的人。

对她的嘶喊，我无言以对。

正因为我已经通过先前的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谭》》看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所有我才无法随便出言安慰她。

对那个濒临毁灭的国家来说，一个强大的王无论如何都是必须的。

而罗德在当时又比任何人都要强。

所以她注定要成为君临佩艾希亚的王。

外强中干的王的恸哭还在继续——

[大家倒是来告诉人家，做一个王有多么辛苦啊！

这种事，人家根本就不知道啊啊啊！！要是知道

的话，那人家绝对不会做的啊啊啊啊！！]

然而不可能有人会事先告诉她这些。

因为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期盼着救世主的出现。

[人家才不想要什么臣下要什么国民，只是想要一个温暖的家庭而已！只是想要一片能够和艾德一起安心生活的土地罢了！只要能再一次在那片草原上玩耍就足够了！就只是想要如此、如此普通的生活而已！所以、所以最后才不得不从那里逃走不是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可是这个使命不得不有人来完成。

如果没有救世主出现，那么《北方》的结局无疑唯有毁灭一途。而最后背负着这个使命揭竿而起的——就是现在在我面前这个像孩子般痛哭流涕的少女、罗德·缇缇了。

这就是英雄谭《支配之王》的全部内容。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人家根本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出色！人家只是一个又幼稚又弱小又脆弱的小孩子！！只是一个逢场作戏的王罢了！大家心中的那个《支配之王》根本就不存在！！人家既不贤明也不强大，更没有本事称孤道寡啊啊啊啊啊！！]

将自己的一切倾吐而出的缇缇语调有些凌乱。

但这才是原本的她吧。

将自己至今为止削耗掉的一切重新取回的少女，本就应像这样掺有瑕疵，更不当有什么威压和霸气。

[人家继承了传说中的血脉！？是名正言顺的王族末裔！？在支配魔力方面拥有无人能及的才能！？这压倒性的《盗窃了理的力量》是希望之光！？所以理当统率魔人和南方永远战斗下去不可！？胡说八道！那都是你们的臆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人家不愿意啊！其实是想拒绝的啊！好不安好不安不安到难以忍受，全部全部都想否定拒绝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缇缇一边喊一边反复捶击地面。

通过这种方式宣泄心中愤恨的她，此时已是泪流如瀑。

用以宣示上百年积愤的泪水丝毫没有停止的势头。几乎给人一种她会就这样永远哭下去，永远后悔下去的错觉。

而我为了给这份绵延不绝的后悔画上休止符而

开口询问。

我必须要让她亲口道出该如何从这份悔恨中超脱而出。

[那么你为什么没有去拒绝呢……?一直以来……]

[那、那是因为……因为艾德那个笨蛋，在期待着啊……他将自己的姐姐看作了无敌而崇高的存在并仰慕不已……承受着弟弟的期待，否定的话实在说不出口啊……]

——因为弟弟在期待着，所以说不出口。

[不光只有艾德……所有人都是这样。用他们擅自产生的期待，胁迫一个小孩子……]

——因为大家都注视着自己，所以无法拒绝。

[——不，其实不是这样……人家明白的。这只是借口而已。说到底，根本原因就只是人家想在弟弟面前扮演一个帅气的姐姐这份任性的想法而已。都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而虚张声势罢了。为

了回应自己所无法回应的期待而去逞强，装出一副成熟的模样。要是自己能在那个时候告诉艾德 [人家只是强撑着装出《支配之王》的样子而已] 的话，只要能说出这句话、只要有这一句话就好了啊……可是，就连这都没能做到。结果甚至导致了佩艾希亚的破灭。不对，不仅仅只有佩艾希亚。北方全境所有国家的破灭全都是人家的责任……即使自己的魂因为他们的诅咒而崩溃，人家也没有资格去抱怨什么。无论怎样阴差阳错，一度为王之人都必须承担责任不可。没错，这是自己的责任啊。人家知道的。知道的啊……]

可是缇缇并没有一味地将过错推卸出去。

少女没有将目光从自己的责任中背离。

所以她才始终没有离开《这里》。

[哈哈。只要一句话，只要说负担太重人家干不了……明明只要这样就好……可是人家却、人家

却……没能直面任何人，拼命地把流于表面的演技维系到了最后一刻……是啊，人家明白的。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自己身上啊……]

她的这份后悔，我也有所体会。

我也一样，曾为自己没能直面任何人而感到后悔。

果然，我和罗德一样都是个小孩子。

不过我也知道彼此之间或多或少还是有所不同。依照年龄来说虽然不过一二之数，但我终究比这名少女要年长一些。所以应当由我向她伸出手。
[——不要放弃，罗德。只要《现在》去直面就好。还不迟]

如果说遭受一次两次的失败那一切就都结束了的话，恐怕我的人生早就已经迎来终结了。

可是，我还是走到了今天。

就算失败也不可以放弃，哪怕从头来过，也要坚

持前进，多亏如此才有了现在的我。

然而罗德她既没有接受我的话，也没有牵起我的手。

[不、已经迟了。一切都太迟了。人家已经、失去了一切。大家、全都已经离开了人家身边。不对，是人家自己抛弃了这一切逃走了……所以事到如今，《这里》已经一无所有……人家就只能永远枯守在《这里》而已……]

认为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的她——就这样垂下头继续哭泣。

无法坐视她这副模样，我的情绪不免激动起来。

[——还不迟！还不迟啊，罗德！现在来得及！我就是为了能让你赶上才会在这里的！！]

罗德说过 [所有的守护者，都在等待着涡波][涡波有实现这些怪物们的留恋的义务]。

现在就是我履行这份义务的时候。

[再喊一次！用更大更大的声音去喊！为了传达给至今为止所有与你相遇的人！把你没能说出口的话大声地喊出来！把你没能拒绝的所有期待全部否定掉！不要继续在那里懊悔《过去》——就《现在》，把这些告知你口中的大家啊啊啊啊！！]我要再次构筑出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尽管从《表示》看来我的 MP 已经空空如也。

【Status】

名字：相川涡波 HP26/289 MP0/1165 职业：探索者

超出极限的魔法让我浑身上下哀嚎不绝
但这份痛楚我已经习惯了。从未知演变为已知的
剧痛让我在面对它时甚至产生了一丝余裕。
体内的脏器产生大量裂伤、鲜血从喉咙深处上涌。
我能感觉到诸多重要之物与吐出的鲜血一同丧失。
何止是最大 HP 的减少，就连魂本身都未

能幸免于难。不光是我的肉体，体内的魔石也惨遭磨耗。

但我不会停止对魔法的构筑。

在此之前我已经使用过这一倾尽自己全力的魔法两次了，并得以观测《未来》和《过去》。但我知道，这两者都不是它原本的力量。

我的魔·法的真正价值在于将《未来》和《过去》连接在一起。带着这份确信，我忍着剧痛继续构筑魔法。

[涡涡……你在做什么……？]

随着次元魔法对整个草原的干涉不断推进，无数淡薄的泪洸开始于空中飘洒。而泪洸的诞生之源正是空中的魔石。

接着，降注于草原上的点点泪洸逐渐膨胀开来。最终形成了人的轮廓。这个景象与怪物显现在迷宫中的瞬间颇为相似。

这便是始祖涡波施加在迷宫中的术式，既是过去的圣人缇娅拉为了拯救世界而创造的《可以让所有人幸福的魔法》，也是为了救赎所有《理的盗窃者》的——神圣的魔·法。

世界为光溢满。

作为一名杰出的魔法使，缇缇当然能察觉到这每一束光中都切实地蕴含着灵魂。

她睁大了盈满泪水的双眼，抬头注视着这副光景。

[大、大家……？]

在一道道朦胧的光中，缇缇看到了臣民们的幻象。

当然我也一样。只要仔细凝视就可以看得到。

在那无数光芒的深处，确实有过去的佩艾希亚人民的身影。

尽管缇缇一时看得出神，但她很快又摇了摇头。

[——都、都是假的！大家的魂早在五百多年以前损耗殆尽了！在这里的都是只会遵照既定的任务行动的冒牌货而已！]

[别小瞧我啊，罗德——！！我可是《次元之理的盗窃者》！再好好看看这些魂的光辉！如果说《魂》已经磨耗殆尽了的话，那只要把时间倒退回去就足够了！就算这种做法与世界的理背道而驰又能如何，我才不管！我要绞尽全力与理相争！这就是我的全力！全力中的全力啊啊啊啊啊——!!!!

]

既然这样还不足以换得缇缇的认可，那就再往前推进便是。

如果说在五百年前所有的魂就全部陷入沉眠无法挽回的话，那我就用魔法将比五百年还要早的《过去》同现在连接起来就够了！

[——《既然未来得以与现在联结》《则现在亦当

与过去相连》。《只为等待，世界（你）忆起之时到来》噢噢噢——!!]

这次与刚才不同，不只有从绘画中抽取出来的魔石，我要调动起这个空间内所有的魔石，重新进行咏唱。

一切都是为了将人们从《过去》牵引至此。最后—

[—《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

—在这个地方将他们想起收束（Drop）出来。

首先，在草原上，与碧绿的自然之色相宜的街道那淡薄的幻影被构建而出。并且巨大的佩艾希亚城也在更远处浮现。

接着，虽然不免有些淡薄，但自天幕洒落而下的泪光也纷纷呈现出佩艾希亚国民的姿态。

见到此情此景，缇缇不禁大感激动。

[啊 a、a 啊啊、a 啊啊啊……!!]



脱生于光的轮廓趋于固定，标志着无数国民的复还。

其中一名女性开口发声。

尽管是由光所构成的口舌，但确实带动了空气的振动。

[——罗德陛下。不、应该叫你缇缇才好吗？对不起呢……我们一直都没能察觉你的心声……]

那名女性称呼《支配之王（Lord）》为缇缇。

想必是因为化作魔石的她们也一样透过先前的追忆之光得知了一切的前因后果吧。

即使没有我们这样精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们也一样体会到了。

[真、真的是……？]

缇缇的声音颤抖着。

本应已经逝去的人竟然在这时重新出现在自己面前，这让她感到惊讶无比。

在这期间，光之雪仍然纷纷散散地从空中飘落。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影响下取回了曾经的时间。

北方诸国的各个时间线上的各个场所全都重叠在这狭窄的六十六层之上。

无数的光重重叠叠地容纳于这个次元之中，使我们得以一眼望尽成千上万的臣民的姿态。

在这一再压缩之下的光中，辽阔的北方大陆就此苏生。

虽然只能以轮廓的形态呈现于世，但对缇缇而言的『大家』确确实实地存在于此。

接着，首先是佩艾希亚城下的市民一个接一个地开口。

[——王啊，您没有必要向我们道歉。佩艾希亚的

结局都是我们太过依赖您的结果，您并没有错。岂止如此，正因有您尽心竭力，北方才得以又延续百年。您以自己的魂为代价，为我们展现了希望。对此我们心中只有感激，哪里还能有什么怨恨呢……!!]

[对不起、国王姐姐……不，已经不能再用国王这个称呼了呢。因为缇缇你和我们一样啊。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小孩子啊……]

[我们都是已经死去的存在。是被涡波殿下唤来的魂的具现……可是，即使只剩下这一条魂，我们也听到了。我们的王方才那凄厉的悲鸣，确实响彻了我们的心扉……]

缇缇愣在了原地。

我竟然真的用魔法强行将大家呼唤至此，这让她感到难以置信。

看到她百味陈杂的表情，我在心中发誓无论如何都要将魔法维持到最后。

就算这是改窜生命、亵渎死者、忤逆自然理法的邪门外道的魔法，我也不在乎。

随后，在王城供职的臣下和骑士们也纷纷说道。

[万分抱歉……我们之所以认为自己的王是无敌的存在，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弱小使然。之所以会认为我们的王比任何人都要热爱北方也是如此。正是我们的软弱，成为了王身上的重担，最后将您压垮了]

[无论何事只要有您出马那么一切都可以高枕无忧。于是我们就认为只要有您在那么国家必然万事无虞了。明明您无数次叱责我们要凭借自己的

力量去战斗，可到最后为止我们还是没能摆脱对您的依赖……]

[尽管就算只有我们也足以与南方相争，可是……可是到头来我们还是将期待全都加诸于您身上了啊。所以罗德陛下您一离开北方，失去支柱的国家就轰然倒塌了……]

虽然还在迷宫当中，但却回响着如此众多的声音。

草原和街市重叠在一起，引人怀念的孤儿院和村庄重合在一处，罗德遍历的全部场所就这样重叠着显现在眼前。缇缇见状又哭了出来。

[啊、啊 a、a 啊啊啊……]

她一边哭一边听取众人的声音，接着用颤抖的嗓音问道。

[大、大家……能听到人家的声音吗……]

接着以第一个开口说话的女性为代表答道。

[嗯， 我们能听到。你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

[啊啊， 能听到的……！ 此时此刻、 终于、 能清楚地听到大家的声音了……！]

这一千年， 飞逝如梭的时间没有给缇缇一个说话的机会。同样的， 也没有给她聆听的权利。

然而现在， 她那锈蚀千年的喉咙和双耳， 终于得以道出话语， 听取声音。

在这片草原上， 声音是如此清澈如此明晰。

或许是在空中辉耀的光芒所致， 明明六十六层是迷宫地下， 可却给人一种身在地上的错觉。真是一片奇妙的草原， 它是这样开阔， 令人心情舒畅。

[那、 那人家就要说了！ 人家现在要在这里， 将『过去』那一百年、 以及在『这里』的一千年都没能说出口的话说出来！ 人家要说了哦， 大家可要听好啊！！]

提振出全力，缇缇的喉咙抽动着。

所有人都静待她即将发出的呐喊。

[想要跟大家道歉的想法并不是假的！可是除此之外，人家还有更多的不满要说！有好多好多的不满要向大家抱怨啊啊啊啊啊啊啊！！]

率先出口的是她的不满。

[王什么的，人家对这个身份讨厌极了！讨厌讨厌、最讨厌了！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啊啊啊啊啊啊——！！]

是她发自真心的埋怨。

[王什么的，不过只是人家在玩小孩子的游戏而已！所以不要用罗德（Lord）这种不得了的名字称呼那么一个孩子啊——！大家都是大人了，还管一个孩子陛下陛下去的就不觉得害臊吗！？人家叫缇缇！只是个孩子！孩子哪里有本事干得了国王啊！哪里有能力帮助大家啊！真正

想得到帮助的，明明一直一直都是人家自己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是她淤积在心中的愤恨。

从所有的羁縻中解放出来的罗德像连珠炮一样
说个不停。

终于得以脱离奈落之底的她长年压抑在心头的
激愤一口气爆发了出来。

[明明大家才是大人不是吗！？那倒是来帮帮人家
啊！！结果没有一个人履行作为大人应尽的义务，
反倒是人家不得不扮演大人的角色！！明明人家
还是小孩子中的小孩子说啊啊啊 AAAAA——！！
]

不光声音，她的魔力也呼啸着紊乱起来。

翠色的粒子像飞舞的纸屑一样在空中凌乱，伴之
一同的还有缇缇两翼的羽毛。

[不要对人家抱有什么期待啊！也不要擅自把自

己的梦想寄托在人家身上！这些重担人家根本背负不了！人家只是个孩子罢了！这些东西对一个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啊！人家只是个一遇到麻烦事就会翘掉不干的胆小鬼、一个任性的小孩子而已啊啊啊啊啊——！]

缇缇以魂呐喊，众人则以魂感之。

无论是怎样的析辨诡词，都无法再将这个痛哭流涕的缇缇捧为『支配之王（Lord）』了吧。

[人家一直都只是装出王的样子而已！一个连成长都做不到的小孩子，怎么可能做好一个大人呢！从成为了『理的盗窃者』的那一天开始，人家就再也没有在人家的人生中踏出一步！是啊，所以人家才想要作为人家从头活过！真正作为缇缇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迈步啊啊啊！]

在说尽心中的愤恨之后，缇缇清清楚楚地道明了自己的留恋。

她再一次，将自己往生的规则编织出口。

不仅向我，也一并传达给在场的所有人。

[人家根本不想做什么王！人家只想回家，想要重新做回缇缇这名少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都想！一直一直一直啊啊啊啊——！呜哇啊啊——a啊啊嗯、呜呜、呜啊啊啊啊啊啊 AAAAAA——！！] 把一切都倾吐出口后，在难以忍耐的冲动驱使下，缇缇失声痛哭。而她方才喊出的所有一切，都为大家所接受。

[对不起，缇·缇。我们一直都没能察觉到你心中的痛苦。你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让愚蠢的我们为那份力量而目眩，以至看不清真正的你……]

[……万分抱歉。缇缇]

[抱歉了……缇缇……]

[缇缇，对不起]

事到如今，大家都对速宫的内情有所了解。

也知道与守护者这一存在相关的规则。

因此所有人都露出有些惆怅的表情，在对緹緹予以认可的同时，逐渐将自己的王的存在从心中涂抹消去。

[我们以为这个国家的和平便是你的悲愿。以为与我们一同欢笑的世界便是你所冀望的乐园。可是，那都是我们强加在你身上的想法。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便利，只是我们自己想要这样去认为而已啊……] [并且，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后，我们仍旧希望作为王的你能一直做我们的王。结果这个愿望又害你勉强自己为我们实现。是啊，那样到头来实现的只有我们的愿望，你的愿望根本无从实现。更不可能消失了]

[觉得你在我门之后也能消失什么的，实在是浅薄至极的想法啊。我们全都对真正的你视而不见，亦不做多想，只顾自己满足而去。纵使所有

人都能感觉到你的状态有些异样……也没有人愿意深入探究……——]

过去的臣下一个接一个地讲道。实际上于他们而言，真要反驳未尝不能说个一言半语。可是，他们作为大人的那份成熟将那些统统压抑在心，并选择抚慰面前这名声泪俱下的少女。

最后，他们全都低下头。

[真的非常抱歉，緹緹……并且，向你致以我们诚挚的感谢。这并非是对『支配之王』——而是对少女緹緹的谢罪和感谢]

不过，或许是因为感情已经冲顶的缘故吧，緹緹仍然只是哭。

[鸣、鸣 a 啊、啊啊唉唉、呜唉 e……呜哇啊、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嗯——！]

就算她想要回答，积攒至今的泪水也不容许。

接着，在此期间，有几个人的视线转向我这边。

[当然，也向团长大人致以同样的感谢。唯有您一个人察觉到了罗德的痛苦。并且优先在迷宫中打造出了『这里』。明明是这样……我们方才实在是多有冒犯。竟然丧失自我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是不久前在街上袭击我的兽人骑士们，语毕他们纷纷向我低下了头。
对此我连忙摇头。

[不，你们不必向我道歉……恐怕过去的我在尚未完成的状态下就将『这里』弃置不管了。就因为我对『这里』的创造不够彻底，才让缇缇受了这么多苦。而且也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不，您言重了。我们必须感谢您。就算不完全，但如果我没有『这里』，那今天这一切也就无从发生了]

[你能这么说倒是再好不过……]

将在『这里』看到的缇缇的记忆和以前在地上自己回想起来的部分结合起来看的话，可以肯定是因为使徒勒伽西的妨碍导致我专门为罗德打造的世界没能彻底完成。

但却没有人责备我的过失。

岂止如此，他们甚至向我表示感谢。

[骑士团长大人。至今以来一直都承蒙您关照了。多亏了您和缇缇的福，我们才能在幸福中离世。现在，我们的悲愿终于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了……]

应该是我过去的熟识的兽人骑士笑着说道。

而缇缇周围的人也是一样。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缇缇……]

[缇缇你已经足够努力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将期待擅自施加在你身上了。我们心里剩下的就只有对你的感谢而已]

为了不让这个哭泣的少女再次承担重荷，所有人都用笑容同她道谢。

在无数看向缇缇的目光中，已经刨除了一切敬畏和期待，只剩下感激。

[呜、呜 u 呜……大、大家……]

被这些温柔的视线所包裹，缇缇缓缓地止住了泪水。

压迫于她身上的『支配之王（Lord）』的存在已

经消失，她的身体终于变得与曾经一样轻盈。这份解放感让她的心情逐渐从悲伤中缓和了过来。

就这样，在所有人都笑着为缇缇送别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名女性将视线投向了我这边。

[团、团长大人……]

是贝斯。

看到她的身影，我不禁眼眶一热。

对她的挽回也赶上了。在破碎的魔石化成的粒子溶入世界彻底消逝之前，尽管勉强，但我的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总算是得以将她的魂成功唤回。

贝斯低下头向我谢罪。

[非常抱歉，团长大人……您并没有抛弃佩艾希亚。您之所以离开，都是为了帮助在这佩艾希亚里处境最悲惨的孩子。看到『这里』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可是，可是我却一直憎恨着您……]

[不，应该道歉的人是我才对……所以把头抬起来吧，贝斯……]

结果到头来，我依旧没能回想起贝斯的事。
我没能予她以救赎，这是毋庸置疑的。应当低头
谢罪的人不是她，而是我才对。

如果说『这里』真的有人多少能帮到贝斯的话，
那也不是我——

[有好好道过歉了啊， 贝斯……]

一位高龄兽人男性从贝斯的身后走上来，并摸了摸她的头。

对他的音声和身影，我当然不可能认错。

就为了一睹这对爷孙的这番互动，我才不惜干涉时间。

[爷爷……我、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哎呀呀、说的也是……]

雷纳尔多听到孙女的抱怨，连忙拿开了手。

接着，他挠了挠脸颊，向我接近过来。

明明刚上演了一幕今生的别离，结果居然这么快就又跟我相见了，这似乎让他有些尴尬。

[雷纳尔多先生……]

当然我也一样。

我和雷纳尔多就在这有些尴尬的氛围下交谈起来。

[居然又见面了啊， 涡波。说实话真是吓了一跳]

[毕竟我乱努力了一把呢……那个，请问我实现好和您的约定了吗……？]

[啊啊，当然了，而且是以最理想的形式啊。都到了让老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感谢你的地步了]

[那真是太好了。可是感谢的话语完全没必要的。因为我已经向雷纳尔多先生学到太多重要的事情了……]

[这样吗……]

我的回答似乎让雷纳尔多接受了。

他向我点了下头，接着便转过身走向一旁。

他知道现在这份时间并不是永恒的。在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效果结束之前，他必须尽快赶到自己将死之际都一直挂念在心的少女身边，同她道别。

不过，就与刚才一样，他的态度还是有些放不开。

[喂。那个……之前说你疯了什么的来着，抱歉了啊。老朽说话不是很讲究，也不知道该你跟说些什么好……一直以来总是这样]

听到雷纳尔多的声音，一直都只能用哭声回应大家的缇缇努力给出了答复。

或许是因为她觉得唯有面对这个人，自己不好好

给予回答不行吧。

[呜、呜咕……没关系，人家没有在意的。而且，人家现在已经明白了。老爷子你之所以留到最后，都是为了人家对吧……不，不光是在『这里』的时候。生前也是，你一直都挂念着人家在努力……可是人家却……]

根据先前的记忆来看，雷纳尔多·沃尔斯将军直到最后为止都在为了王而奋战。尽管方向性不同，但那毫无疑问也算是关心自己的一种方式，回想起这些，缇缇语塞了。

然而明明缇缇这些话里含有不少决意和认真，但雷纳尔多却哼了声鼻子笑道。

[……哼。这你可想错了。不管是生前的战斗还

是在『这里』的生活，老朽基本都是为了自己的孙女才坚持下来的]

雷纳尔多也和『这里』的大家一样。

为了不再让面前的少女有任何负担，他也将种种因缘付之一笑。

缇缇也领会了他的用意——她终于理解到自己得到了大家的理解——所以为了将这一切一笑了之，她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噗，咲咲。哈哈、哈哈哈哈！真是的，老爷子你啊！还是这样不坦率呢！]

[哼。居然说老朽不坦率？是你不坦率才对吧。
……哼哼，哈哈、哈哈哈哈！]

两人的笑声为在场这股因不断致歉而形成的沉闷气氛添了些快意。

就像是一场大雨过后放晴的天空一般，两人的表情都变得十分明朗。

接着，在尽情笑过之后，雷纳尔多将手搭在跪坐在地上的缇缇头上抚摸起来问道。

[很漫长吗……？]

[嗯，好漫长……既很短暂，却又很漫长……]

与贝斯不同，缇缇没有对他的举动表现出不满。

[不过，总算是有人来接你了啊……这一刻，已经等了一千年了……]

[嗯，等了一千年……]

[那就不要再犹豫了。是时候跨越『过去』向『未来』前进了。佩艾希亚的庭师缇缇那一直停滞的

时针终于重新开始了走动。——不过，你不能忘了。『北方』的国民，并不仅仅只有在『这里』的人啊]

[是啊……人家明白的……]

以如同父亲一般严肃的口气，雷纳尔多为缇缇鼓气道。

缇缇知道他话中所指的是什么。当然，我也一样。

如今，走过千年人生的王终于实现了她积年的夙愿。

但『风之理的盗窃者』的魔力仍然不失强大。她并没有消失的预兆。

而雷纳尔多接下来的话便是对其中理由的确认。

[在地上——你的弟弟艾德殿下他，仍然在等待着
缇缇的归还]

[嗯，还有艾德在……]

[恐怕事到如今，只剩下艾德殿下一个人在期待着『支配之王（Lord）』。那个完美无缺的王仍然还活在他的心中。所以你要尽快去将他心中的期待否定掉。回去告诉他你已经不再是王了。然后和他一起重归幸福。听好了吗？]

[……嗯]

听毕坐在地上的缇缇点了点头。

接着雷纳尔多牵着她的手将她拉了起来，并推了她的后背一把。

缇缇从众人的光中走了出来。

[——好了，那你就快出发吧！]

在一直守护的众人的笑容欢送下，缇缇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代替雷纳尔多，像母亲一样温柔地握住她的手，并告诉大家你们托付给我的少女我一定会将她平安送回家。

[我会负起责任将她送回去的。……所以，请大家放心吧]

我向着溢满整个空间的光奋力挥了挥手。

看到最前方的雷纳尔多点了点头后，我向缇缇发出了邀请。

这是第三次的，也是真正的邀请。

[缇缇，和我一起去找艾德吧。然后你就在那

里真正从一个小孩子蜕变为大人就好]

[嗯！]

这一次，面对我一起回到地上的邀请，缇缇没有任何犹豫地答应了。

接着，尽管脸上还残留有不少的泪痕，但她却无比开心地笑了起来。

[嗯！嗯、嗯、嗯！呵呵、呵呵呵！啊哈哈哈哈——！]

如果说刚才的泪水是她淤积千年的泪水，那么这份笑容也一样是她积攒千年的笑容吧。

带着如鲜花般灿烂开朗的笑颜，她和我一样用另一只手向着光芒挥臂道别。

[啊哈哈哈！大家，谢谢你们陪人家在这里玩

了一千年的过家家，真的非常感谢！但是游戏就到此为止了！一切一切就到此为止了——！！】

这声道别也同样带有千年的份量——接着，她向着在『这里』的上万人——狠狠地吸了一大口气后，用可以一直传响至世界尽头的气势喊道！

这声[再见]中带有风的魔力。

声音像风一样吹过，将这份道别带给每一个人——

—同时也将我的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予以解除——。我忤逆世界的理争取而来的时间终于结束，一切都复归于应有的姿态。
随着离别的招呼，众人回到光芒之中。

[——好的！那么再见了，缇缇！]

[祝我们希望的少女一路平安！！]

[路上小心！无论发生什么都请你一定要幸福啊——！！]

这一次大家真正得以在没有顾虑和留恋的情况下同缇缇告别。

溢满整片草原的魂之光纷纷消散。就好比被风带走的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在空中飞舞。

[可不要再迷失自己的道路了哦！一定要好好

地回到家里，也不要再回到『这里』了呀!!]

[骑士团长大人！我们的缇缇就拜托您了——!!]

[虽然我们不能跟你们一起走，不过大家会在『这里』为你们祈福的！在这个缇缇为我们准备的『乐园』里祝福你们的平安——!!]

[嗯，再见了！请一定要幸福!!]

一个人、又一个人地，一边挥着手道别身体一边越发淡薄。

过去的臣下、骑士、百姓……男女老少，不分身份地位，所有人都一样将自己最后的话赠给缇缇。

[拜拜，缇缇姐姐！]

[一直以来实在是感激不尽！多亏了你我们才能抵达这座『乐园』！所以请你也务必抵达属于你自己的『乐园』!!]

[不会再有任何人将缇缇称为王了！请你自由地活下去吧！！]

[之后只要一往无前就好！继续前进吧，缇缇——！！]

这些话让缇缇的一切都趋于轻盈。

所有的光都化作同一份力量，抵在少女的身后，帮助她从『地下』到『地上』——不，帮助她从『过去』走向『未来』。

[缇缇！我们所有人，都十分感谢你！感谢到无法用话语言明的地步！请原谅我们只能像这样给你送别！！]

[去和你的弟弟一起找回自己最重要的事物吧！！]

[谢谢你一直来陪我们玩！缇缇姐姐是我们最棒

的姐姐！]

[一路小心，可要好好回到家哦！缇缇！！]

随着光的扩散，六十六层恢复了原有的模样。
远处那比黑暗还要深邃的空洞可怕的漆黑天幕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是在宣示缇缇的内心已经不再是虚无一样，
光粒在青草间滑过，阵阵清爽的风迎面吹来。

[再见了，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姐姐的缇缇！
并且——祝·你·一·路·走·好！！]

接着，最后的一个人、贝斯挥手向我们送别。
与此同时，她牵着雷纳尔多的手，两人一同被光
吞没，随后便消失了。

就这样，将北方诸国显现出来的所有次元都已消失，成千上万的臣民全都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彼方的『乐园』。

已经连化作群星的魔石也不剩了。

因而缇缇的心再也不会有任何压迫。

她那终于摆脱了所有负担而重获轻盈的身躯颤抖着，并向已经传达不到的『乐园』喊出罗德最后的话语。

[——我・出・发・了!!]

缇缇的声音化作风拂过草原，令青草构成的绒毯窸窣作响。

——这毫无疑问是永远的别离吧。



但我身旁的缇缇却用笑容欢送这场别离。

她擦去脸上的泪水，笔直地看向我，拜托道。

[.....涡涡！再把人家从『这里』带走吧！就像那一天一样！这一次不会再错了！人家已经不会再搞错了！！]

指着远处的螺旋阶梯，她表露出希望离开迷宫的心愿。

这是她与那个闭门不出的自己的诀别。

[人家的愿望是回家！回到孩童时代的那片草原上的家！人家的家并不是『这里』！家人也不是莱纳和涡涡能够取代的！！所以人家要去见他！与不是作为宰相，而是作为人家的家人的艾德重逢！！如此一来，罗德·缇缇的物语就可以拉上

帷幕了！就可以结束了啊！！]

握紧我的手，缇缇给出了很久很久之前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时隔这么久才终于给出回答，真的就和千年前的始祖涡波说的一样，好一个迟钝女。不过，还来得及。缇缇和我一样，还来得及。

所以我也作出回答。继续曾经的台词，向她宣告。

[好的，以始祖涡波之名发誓。我一定会帮助实现你的愿望。我和你在千年前定下的『契约』，如今亦未失效]

我回握她的手，重新发誓一定会帮助她。

缇缇微笑着向我道谢。

[谢谢你，涡涡。总觉得多亏了涡涡的帮助，人家变得成熟了一点……]

[我也一样。多亏了你的缘故，我也觉得自己又成熟了一些……]

如今我和缇缇两个人的时间，都不再加速或迟滞，而是正常地流逝了起来。

在这一秒是一秒的世界里，缇缇似乎颇为感动。她继续握着我的手，沉浸于感慨之中。

人就是像这样，一点一点地从小孩子成长、蜕变为大人的吧。

我们两人现在就踏出了成人的第一步。

漫长的地下生活终于结束，得以继续前进的我也不免有些感动。

之后只要逆着迷宫一路往上回到地上就可以了。

『风之理的盗窃者』的『试练』已经结束了。

[那就赶快出发吧！一起出发，涡涡！]

[啊啊，出发吧。不过——]

——在那之前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解决。

在我说完这句话之前，一道眩目的闪光在草原上驰过。

这道光与刚才的那些光不同，它是一道过于不祥的光。

因为六十六层的表里二侧重合在一起，另一处战场也移动到了这边。不知不觉间，一组少年少女从稍远处现身。

[这、这到底是……罗德，发生了什么……？]

看到我和缇缇手牵着手，诺斯菲大感疑惑。

看来比起世界的异动，自己的朋友身上发生的变革更让她吃惊。

[站、站住，诺斯菲……！休想过去……！！]

尾随在她身后的满身疮痍的莱纳则打算制止她的靠近。

正如期望中那样，我的骑士漂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为了让莱纳冷静下来，我表示自己这边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和缇缇手牵着手面向莱纳和诺斯菲。

看到这一幕莱纳的表情有所缓和——与之相对，
诺斯菲的情绪更加激动。

[罗德!! 作为你的朋友，我在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请你好好回答我!!]

现在就只剩下『光之理的盗窃者』要解决了。
但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走上了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谭』》所预示的胜利之路。

我当时看到的景象现在被完全再现了出来。
如今我和缇缇还有莱纳三个人对诺斯菲形成了合围，局势由二对二转变为了三对一。无论是状况还是战力都是我们这边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形

势已经完全逆转了。

那么接下来就只要在胜利的道理上一路奔驰便是。

从此刻起，一切不再是诺斯菲掌中之物。

而是我的次元魔法所支配的时间——

227. 迷宫最后的战斗

在这光粒仅剩无多的草原之上，诺斯菲追问到。

“难、难道说，罗德……。你打算丢下我吗？我们不是挚友吗？不是许下一同堕落的约定了吗？不是说好了要一起作为孩子活下去的吗？你该不会、你该不会是想撇下我，自己去装大人，摆出一副明白事理的模样吧？”

她应该是微妙的察觉到了状况吧。

尽管诺斯菲就好像要倚靠在缇缇身上一样接近过来，但缇缇回给她的却是否定的话语。

“……诺斯菲，对不起。人家已经决定要回到弟弟所在的地方了。接着，告诉他人家已经不想再当什么王了。——那样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在那以上的任何东西人家都不需要了，人家已经想起来了啊。”

听到这果决的回话后，诺斯菲停下了脚步。

然后，她垂下头，以仿佛是最终确认般的口气发问。

“……你对自己的这个选择……不会感到后悔吗？”

“嗯。因为人家正是为了扫清心中的后悔而启程的……”

听闻自己所预想到的回答，诺斯菲以双手覆面。

“啊，aa 啊一，啊啊啊啊……！果然是这样啊。罗德你把我抛下了呢。说到底，我们终究是分属于『北方』和『南方』的人啊。朋友什么的，我们根本做不成的啊……”

“不对，不是这样的，诺斯菲！人家对你真的是像朋友一样爱着的！虽然一同活下去这点是没办法做到的了，但是即使到了现在人家也将你看作自己的朋友啊！！”

看到诺斯菲伤心的样子，缇缇松开我的手向前一

步。

“既然这样！既然你说自己爱着我，那倒是和我一起陷入不幸啊？！和我一起变得更加痛苦如何？！求你了，罗德！我不要一个人啊！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诺斯菲抬起脸。

双眸中盈满了泪水的她向缇缇恳求道。

为那瘆人的眼泪所迫，缇缇不由地僵住了。

但是，在稍稍迷茫过后，她坚定地摇起头。

“这人家做不到……。人家要去艾德那里，必须要与『过去』做个了断才行。就像诺斯菲之前说的那样——人家已经决定要向前进得了。”

“啊啊，怎么能这样，这太过分了！明明是罗德跟我说要一起待在『这里』的，结果罗德你自己却要来打破这个约定吗……？！”

“抱歉。真的很抱歉。但是，在地上的艾德应该

也和人家一样才是。所以，人家作为姐姐有必须拯救他的使命……！所以——！”

“就因为作为姐姐吗……！？就算是血脉相连又怎样！？那种东西到底能派得上什么用场！？那种东西，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关系！！”

“倒也不是和艾德有血缘关系……但是，就算是这样人家也是艾德的家人。正因为是家人……才必须和他相见……”

“为什么！？所谓家人到底哪里有这么重要！？明明你的朋友就在你的面前哭泣，但你却要说比起朋友更爱自己的家人是吗！？那种东西，仅仅只是错觉而已！只是一时昏了头而已！为什么你就不能明白呢！？”

“……现在的人家能做的只有向你道歉而已。既然人家已经同『佩艾希亚』告别，那之后就一定

要前往艾德那里才行……。人家也知道这话很卑鄙。但即便如此，如果可能的话人家希望诺斯菲也能继续前进，人家是这么希望的……”

“怎，怎么可以这样，太残酷了……！我明明是这样的爱着罗德，可是罗德你却不肯来爱我吗……！呜，呜呜，呜呜呜……！”

说完，诺斯菲便以双手掩面，大把大把的泪珠随即从她的眼眶中滴落。

缇缇已经不会再滞留于迷宫之中了。她的这份决心已经不可能再动摇。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缇缇并不是那种会把哭泣着的诺斯菲丢下的无情少女。她担心着自己的朋友，并变得十分焦躁不安。

缇缇困扰着，诺斯菲哭泣着——对这两人的互动，我与莱纳没有丝毫放松，保持着临战态势在一旁持续观望。

接着，这个状态持续了数十秒，诺斯菲的哭泣声戛然而止。

就好像方才的哭泣都是假的一样——不，事实上诺斯菲也就是在假哭吧——她十分利索地站了起来。

“——唉。看来是没用了呢。”

看吧，果然是这样。

我以随时能投入战斗的力量握紧了手中的剑。并且站在我正对侧的莱纳也是如此。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也就再此作别了吧”

“诺，诺斯菲……？”

对于微笑着道出告别话语的诺斯菲，缇缇陷入了更深的疑惑之中。

但是，无视那个正感到迷惑的朋友。不，可能在诺斯菲看来，她和缇缇已经不再是朋友了吧。

“我真的曾经当你是自己在这世界上唯一的朋

友哦，罗德。还想着如果是你的话就能和我一起犯下不可弥补的过错的说……呵呵，弟弟吗。你也好他也好，所有人都是这样，家人家人家。啊啊，真是无聊……啊一，真是无聊啊。呵呵，呵呵呵”

“诺斯菲，你在说什么——”

“果然，我就只有涡波大人而已呢。非涡波大人不可啊。呵呵，呵呵呵呵”

看上去她已经完全对缇缇失去了兴趣。

那双视线直勾勾的向我射来。

“诺斯菲，你难不成……”

感觉到潜藏在她双眸深处的东西，我身上的冷汗止不住地外流。

“不愧是涡波大人。就是和罗德不一样，还是您能明白我的心思。没错，哪怕是变成三对一，我也仍然没有放弃哟？因为，这可是即使过上几万

年也能与过去相连的有趣空间，要是如此轻易就让它化为乌有不是很可惜么！简直是暴殄天物啊！呵呵呵！”

伴随着这句话，诺斯菲手中旗帜的光芒变得更加耀眼。

那是她宣示自己用于战斗的魔力还很充足的证明，也是纵使只剩自己一人也要与我们相战的决心的表现。

“面对这种情况，你真的要打……？”

“正是如此！因为，只要我能再让罗德的心屈从的话，那个里侧的空间就会复苏了吧！您就是按照这种规则创造出了这里！局面还是可以挽回的！无论是何等劣势，都还可以挽回！呵呵，呵呵呵呵——！”

我额头上的汗流个不停。

我明白的。

虽然诺斯菲现在在笑——但是潜藏在她笑容之下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察觉到这点，一股恐怖感令我难以自持。

但是，并不知晓诺斯菲内心的缇缇，还不打算放弃说服。

“你们两个先等下！大家再好好谈一谈吧！当初无法做到的事情现在的话说不定能做到哦！？不可以重蹈覆辙的啊！！”

“呵呵，呵呵呵。罗德 a 啊，虽然被你背叛了，但是我必须要感谢你才是！毕竟多亏了你和涡波大人，我总算是能变得坦诚起来了啊！是你们让我明白的啊！拜你们所赐，我才知道自己是个何等污秽不堪的人——！！”

“诺，诺斯菲……”

但是，对话已经无法成立了。

哪怕是在刚才，我也能与发狂的罗德进行对话。

但，在我们眼前笑着的少女明明没有发狂，却根本无法同她交流。

仅仅因为价值观不同这种理由，就让一道比狂气更深的鸿沟横亘在我们之间。

察觉到那异常性的罗德也终于噤口。

诺斯菲无视了受到冲击的缇缇，继续说着。不知是不是因为过于兴奋，她宛如机关枪一般喋喋不休地编织着话语。

“我这种人居然是什么圣女，简直令人贻笑大方。呵呵，还『光之理的盗窃者』？不过就是因为『暗之理』被兰斯先拿走了，所以就把余剩的东西拨给了我罢了。我一直就觉得奇怪。从生前开始，就一直一直觉得奇怪了。是啊，真奇怪，真奇怪，真是奇怪。我也好，世界也罢，一切的一切，全都好奇怪啊——！”

因为诺斯菲的扑克脸过于完美，所以察觉得有些

迟，不过我现在已经确信了。
存在于这名少女那完美的笑容中的是『愤怒』。
一边笑，她一边发自心底地感到愤怒。
或许是不知不觉间，缇缇踩到了诺斯菲心中的地雷吧。她那充满杀意的光正侵蚀着六十六层的草原。
“因为、我的光，是这么的漆黑……。
是这么黑暗这么不详，这么污秽不堪的光……”
她将黑暗一词挂在嘴边。
语毕诺斯菲的光宛如爆发一般膨胀开来。
接着那阵光开始了从白到黑的转变。
那光是如此的昏黑暗淡——但是，却又闪耀着光辉。
那是孕育出黑暗却明亮这一矛盾的既具幻想性又不免颓废的闪耀（光）。
那阵光让见者的心感到不安。

矛盾的光景让脑内的世界持续受到负荷。

更恐怖的，则是从那阵暗辉中传达出的属于光的主人的情感。

那是愤怒——以及，憎恶。

以那蕴含着过激的憎恶的漆黑的光，诺斯菲死死地瞪着我。

“诺斯菲，你就这么恨我吗……？这么的……”

这些全部的全部一切都是指向我的，因为我就当事所以一下子就明白的。

诺斯菲对罗德的焦躁与不快，现在也都朝向了我。

但是我的话却被诺斯菲否定了。

她保持着微笑，主张说我方才的话只是自己会错意罢了。

“呵，呵呵，呵呵呵。您这可说错了哦，涡波大人。我对您可以说是最喜欢了。喜欢喜欢喜欢喜

欢喜欢喜欢喜欢到无法自拔，憎恨什么的完全没有那回事儿。纵使被涡波大人所杀，这份感情亦不会有变！没错，不可能有变！因为，纯粹的感情是亘古不变的！罗德也好涡波大人也罢，都休想逃离这不变的『过去』哦！让我们一起在一万年的时间里——在这个不变的世界上，无意义地苦痛着，沉湎于无尽的疯狂中，就那样愉快地生活下去如何！？一定可以无数次让人痛苦到发狂的哦！？呵呵呵，怎样，是不是很能让人感到心情雀跃呢！？”

“…………！！”

诺斯菲对她那令人无法理解的愉悦进行说明，并打算得到我的赞同。

但是，理所当然的，我不可能点头同意，甚至连回话都做不到。

接着诺斯菲的身上开始涌现出大量赤黑色的雾



霭。

我见过类似的景象。

这就跟拉丝缇娅拉和斯诺使用的那个魔法一样。

不会错，那个魔法的属性是——

“——鲜・血・魔・法『相川涡波/相川阳滝』”

鲜血魔法。

以前，那个魔法使斯诺变得与龙相近，拉丝缇娅拉则变得与伟人相近。

因为那个魔法的发动，诺斯菲栗色的头发也产生了变化。

就像她那裹在身上的服饰一样，她的发色变成了与周围的光一样的、纯粹的黑色。

“这个魔法是……！”

诺斯菲口中的魔法名中包含了我们兄妹的名字。

接着正如那名字所宣示的，她的姿态也变得和我们相近。

变作黑发黑目，喷涌出来的魔力中也混杂着次元属性和冰结属性。

“呵呵，涡波大人，涡波大人，涡波大人……！
涡波大人啊啊啊——！！”

接着，诺斯菲袭向了哑然的我。

这一步迅捷得好似空间被压缩了一般，而旗帜的一闪则如天雷般凌厉。面对这凌驾于诺斯菲至今为止所有攻击之上的速度，我的反应迟了一拍——但是，结果那面旗帜并没能伤到我。

“涡，涡涡，没事吧！？”

旗帜与铳剑相咬合，鸣起钝重的声音。

因为罗德的插入，诺斯菲的攻击被挡了下来。

“啊，没事，帮大忙了……！”

有着强力的伙伴真是让人安心，我握紧『新月琉璃直剑』。

只是，看到那般光景，诺斯菲露出了前所未有的

扭曲表情。

“a 啊 a 啊啊……， 啊 a， 啊啊啊啊——！ 罗德，
罗德罗德罗德， 罗德啊啊啊！ 果然， 你又一次将
涡波大人从我身边夺走了呢！ 你从以前开始就是
这样！ 你这只偷腥猫！！”

或许是因为进入战斗的缘故吧， 诺斯菲一直维系
在脸上的笑容彻底崩坏。 与外表年龄和感情都
相应的表情浮现在她的脸上，并冲罗德怒吼了起
来。

“什么夺不夺走的啊， 诺斯菲！ 刚才你那一下，
要是打中了现在的涡涡他可是会死的啊！？”

“你在说什么蠢话！ 那可是涡波大人啊！？ 涡波
大人怎么可能会死！ 现在可是我和涡波大人非常
重要非常重要的确认彼此关系的时候！ 跟这没有
关系的罗德请不要来妨碍我好吗！！”

诺斯菲没有停手， 她再一次将御旗上扬。

带着将有碍事者一律击溃的意图，她以排山倒海之势挥旗向缇缇发起猛攻。

“唔，呜呜呜，力气在——！”

缇缇歪曲着玉颜，接下这强力的猛攻。

明明两人同为守护者，但是明显的魔力的量却不同。

接受了大家的送别的缇缇，因为留恋的半分解消她的存在也变得微弱了。

结果，残存下来的留恋的总量之不同直接的反映在了力量上，缇缇变成了被压制的一方。

再这样下去的话缇缇就危险了，感觉到这点的我和莱纳切入了诺斯菲暴风般的攻势之中。

确认到这一点的诺斯菲击破缇缇的防御架势之后，向她使出一记回旋踢。

明明缇缇勉强用铳剑的末端防住了这记踢击，却还是被一脚踢上高空。

“——『Light Arrow・Brionac』!! ”

接着诺斯菲以神速的魔法进行追击。

用光之镝矢来形容那道光就太小材大用了。堪比巨树一般的光枪在空中生成，并以恐怖的势头不断加速，袭向上空的缇缇。

但是，那道『Light Arrow・Brionac』并没能命中缇缇。

一道暗色的墙壁，挡在了缇缇和光枪之间。

“你、你来帮助人家——？”

以迅捷的行动横插进来的，是飞翔于六十六层的巨型风龙艾尔芬里斯。

『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全力一击，将龙那坚硬的腹部击穿，光枪一直插穿至飞龙的脊背。但是，也就到那为止了。尽管艾尔芬里斯的龙血如雨般洒落，它仍旧凭借自己那强韧的身躯将光枪挡下，护住了缇缇。

接着，艾尔芬里斯一边忍耐痛苦一边呻吟。

听到了它的声音后缇缇操纵着风于龙背上降落。

“嗯，好的，知道了！人家终于想起来了！果然，
你是一—！！”

因为乘上了艾尔芬里斯的缘故，诺斯菲对缇缇的
追击已经不再可能。

对此诺斯菲以忌讳的眼神瞪视着这一幕。

“又是碍事的一—！”

“可别忘了我啊，诺斯菲！虽然魔力所剩无几，
但还是能战斗的！”

这时莱纳发动了攻击。

“莱纳，别逞强啊！！”

我也挥剑自另一侧加入了战斗。

但是，诺斯菲将光之御旗一折为二，将两个方向
的攻击防御了下来。

“赫勒比勒夏因，你也一样碍事！请你到一边

去！你真的恶心死了好吗！！ —『我本才是世界之光』『全人类的希望方为我之姿态』！！ —『Dimension・决战演算』、『次元之晖昀』！！ ”
诺斯菲洒下的光急剧增加。

接着，她那本以为已递至极限的动作竟然变得跟加凌厉，一分为二的御旗在她手中如同双剑一般舞动起来。

明明我和莱纳两个人一起攻击，也抓不到她任何破绽。别说找到突破口，我们两人反到要被她一锅端了。

“ —『Wind・Arrow』！！ ”

从上空的艾尔芬里斯那里，缇缇放出了援护射击。

几簇风矢以高速朝着诺斯菲精准地飞去。

但是即便如此诺斯菲也仅仅扭了下身子，便完美地实现了回避。因为我也有使用所以十分清

楚，『Dimension・决战演算』在应付远距离攻击时效果极其显著。

这样下去的话想要将诺斯菲打倒实在很难。

啊啊，诺斯菲真的很强。『光之理的盗窃者』很强。

但是，对这个问题——我早就已经认识到了。

“莱纳，你先退下！！”

对于战胜『光之理的盗窃者』而言所必须的，既不是我也不是莱纳。

“这里先交给我！缇缇那边就拜托你了！在『这里』的话，她可以跟那个时候的莱纳一样，无止境地变强！你去让她注意到这点！！”

——而是缇缇。

这个草原是为了她而准备的世界，这一点即使是在现在也没有改变。

只要在『这里』战斗，缇缇就是最强的。

“……啊，啊啊！原来如此！！”

莱纳领会了我的意思，他立马停止了对诺斯菲的夹击并拉开了距离。

“——……？呵呵。您终于愿意和只和我两个人一起战斗了吗！涡波大人啊啊！！”

对于只有我和莱纳之间才懂的话，诺斯菲先是歪了歪头感到不解。

但是，她马上就对着我笑了起来。想必是因为变成了她所期望的一对一战斗的缘故吧。不再理会莱纳的她更加兴奋地加强了攻势。

“抱歉，我可没有这个意思！『Dimension・决战演算』——！！”

那如双剑般凌厉的旗帜的攻击，已经到了我难以用肉眼追及的水平。

基本上只能依靠『感应』来对抗。

并且，极限中的极限——HP 在尽可能的范围内

削减，构建出防住诺斯菲攻击的魔法。

即便如此情况依旧不利。武器的打击所造成的冲击在身体中游荡。血从伤口喷出，意识也越来越远。

但是，为了到达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譚』》所看到的胜利的未来，我必须要在这里战斗。

接着，在我和诺斯菲战斗的天平趋于倾斜之前，莱纳和缇缇汇合了。

“罗德！让我来给你『Level up』！不然你在那个薄弱的状态什么都做不了吧！！”

“Le，『魔力变换（Level up）』……？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家的身体就——”

“你不明白吗！？『这里』的一切都在帮助着你！在予你救赎！好了总之听我的！！”

“大，大家吗……？”

艾尔芬里斯降低了飞行的高度，让莱纳也乘到了

龙背上。

与此同时他开始了咏唱。

开始了对迷宫探索而言必须的，已经为人熟知的咏唱。

对象就是现在在这里的迷宫守护者缇缇。

“『汝者，刮目自省而可也』!『此间光辉』，『乃是生命飘渺虚幻之一瞬』——!!”

“大家的魔力在……?艾,艾尔芬里斯酱的也……?
”

光之粒子在六十六层的草原上漂浮。

那是由已经消失了的大家所构成的魔力的残渣。

其中已经连魂都不剩。更不可能会有意识。

但是，那全部都为缇缇的身体所吸引。

给见到对这不可能的奇迹而发出疑问的缇缇以回答的正是风龙艾尔芬里斯。它那巨大的龙首点动着，认可从自己腹部的伤口所漏出的魔力正是

属于缇缇的东西。

“——『在于吾身，在于汝身』！『此时此刻正是跨越过去，成长之时』！『纵使此身不流其血，此魂此魄亦可抵至其境』！对吧，罗德！！——神圣魔法『魔力变换（Level up）』！！”

配合这『咏唱』所有的光得以收束。

以万为记的臣民的力量都向缇缇聚集。就连乘坐的艾尔芬里斯也一样，就像解开的编织物一般，风龙就此消失。但从龙瞳中就可以看出，这正是它的心愿。即使语言不通我也能够理解它的意志。

果然，『这里』不论『表侧』还是『里侧』，全部都是为了缇缇而准备的空间。

得到了所有这一切的帮助，缇缇『level up』了。

“大家的力量！那人家就不客气地使用了哟！！——还有，莱纳！人家不是罗德而是缇缇哦！在

『这里』的是缇缇啊！！”

作为立足点的艾尔芬里斯既已消失，缇缇只好边飞边落。

紧接着，慌慌张张的莱纳也跟着她降落。

以我和诺斯菲为目标下落的两人构建起了魔法。

那正是在只有并非一对一的战场上才能发生的不确定要素。

是大家一起战斗才能引发的现象。

“三位一体地发动攻击，莱纳！配合下人家！！”

“啊啊！就按照缇缇你教我的一起上！！”

落下的两人身上漏出的风之魔力混合在了一起。

互相叫着名字，呼吸互相重合，构建着魔法的两人接近了过来。

那个魔法仅仅只是互相补足的魔法。两人魔力的个性互相衬托，乘算出最高级的风之魔法。

接着，风魔法的师徒二人一同喊道。

“共鳴魔法『Tows Schuss Wind・Grand Fall』!!
”

“共鳴魔法『Tows Schuss Wind・Grand Fall』!!
”

与先前诺斯菲所释放的魔法同样大小的风之枪
在上空生成。

不仅如此。数都数不过来的风之枪将天空吞噬，
如雨点般落了下来。

在地上与我战斗的诺斯菲感知到上空的魔法，准
备进行迎击。虽然我出剑干扰，但手中的『新月
琉璃直剑』却反过来被击飞脱手。

诺斯菲与我拉开距离，随后她将光之御旗重新拼
合在一起并刺入地面，开始构建用以防御的光属
性大魔法。

紧接着为『光之理的盗窃者』所擅长的防御魔法
便被倾其全力地发动。

“就凭这种程度的魔法！——『Light・Variant Wall』！！”

以诺斯菲为中心，半球状的黑光开始膨胀。

黑光宛如一面朝向上空的盾牌挡下倾注如雨的风之枪。

大魔法与大魔法的交锋让轰鸣声响彻整个六十六层的空间。

魔力的火花不断迸溅，两种魔法的比拼一时间难解难分。

缇缇和莱纳合力的共鸣魔法与诺斯菲独力构建的防御魔法并驾齐驱。

『这里』的一切力量全部凝聚于这一击之间，而与这份力量对抗的诺斯菲已无暇采取其它行动。

那么，接下来——

“上啊，基督！！”

在上空落下的莱纳，将他手中的一把剑像飞镖一

样丢了过来。

就这样，『挚友（诺文）』回到了我的手中。

“打通一条道路可是人家的拿手好戏哦！人家就可以全力开一个大洞吧！！ ——『Sehr • Wind』！！”

接着马上就要着陆的缇缇架起手中的铳剑，向着光之圆顶放出魔法。但是，这一枪并没有经过蓄力，所以释放出的风不免有些羸弱。

但是，那并非普通的风。

而是由『风之理的盗窃者』使出的可以分解森罗万象的【自由之风】。

接着，风在防御用的大魔法中打穿了一条隧道。

『道路』已经铺成。

此时此刻，我总算是用自己的肉眼而非次元魔法看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啊啊，多谢了！缇缇，莱纳！接下来就交给我

吧！！”

接下来只要去获取胜利就足矣。

将从莱纳那里拿到的剑握在手中，沿着缇缇所创造的道路突进——仅仅这样就能得到胜利。

这已经可以确信。所以我只要一心向前就够了。

“诺斯菲——！！”

呼唤着应当打倒的对手的名字，我奔跑着。

只在一息之间我与她的距离便缩减为零，我成功地杀到了诺斯菲的眼前。

对手毫无防备。

看上去她光是构建出防御风之枪的防御魔法就已经倾尽了全力。

她将光之御旗插在地面上，而且得两手紧握着才能勉强站立。就现在而言我的剑必定能触及诺斯菲。能赢。

我挥动『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向她斩去。

剑就如同被磁力吸引一样向诺斯菲的身体接近，眼看就要将她的血肉撕裂——可就在这时，宛如叩击地面一般的坚固感触向双手反馈了过来。

——剑刃在毫厘之间被阻挡了下来。

在诺斯菲的肩口被触及之前，一道由薄弱的黑光所构成的墙壁挡住了剑的去路。

无论是缇缇的【自由之风】还是『诺文』的剑刃都没能突破这道光壁的阻拦。

仅从直觉出发，我能感觉到诺斯菲使用了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所持有的特别的力量。

纵使只有如此轻薄的一层，但这个盗取了某种理的光之壁仍然死死地护住了诺斯菲。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握住御旗颜面朝低的诺斯菲笑了起来。

接着，在肩膀因发笑而颤抖了好一会儿之后，她仰起了头。

“啊啊，真一是好～可～惜～啊！呵呵，欢迎啊，
涡波大人！！”

薄薄的光之壁在我后方展开，将光之圆顶封闭起来。接着，诺斯菲让新的光之圆顶巨大化，轻而易举地将直到方才还成对抗之势的风之枪尽数吞噬。

“涡波大人您现在已经弹尽粮绝了吧！？然而，您却来到了离我这么近的地方，我很高兴呢！您的这份厚爱，确实让我感受到了！！但是，真是遗憾啊，真是遗憾对吧！？明明感觉能传达到结果却传达不到的这份感情！明明离胜利只差一步之遥结果却输掉了！啊啊，明明那样努力，好不容易来到了战斗的最后！——结果却～输～了～！呵呵，那是种怎样的心情呢！？请务必告诉我那是怎样的心情！或者说，呵呵，请务必让我好好观赏一下、呵呵呵，您那懊悔的表情——！！”

她的手从光之御旗上松开，得意洋洋地向我一步一步靠近。

依靠她引以为傲的演技将局面引导至此的她此时想必是确信了自己的胜利了吧。

别说持有武器了，她甚至毫无防备地伸出双手打算抚摸我的脸颊。

但是，我笑了。

并没有什么满面愁苦的表情，反而嘴角上扬向她露出充满挑战意味的笑容。

“——你在说什么呢？诺斯菲，还没完呢。我可没有弹尽粮绝，一切还没有结束呢！”

“——！？”

看到我的笑容诺斯菲不免有些惊讶。

利用这份间隙，我使用了那个东西。

“雷纳尔多先生！虽然很抱歉，但在这里我就要全部用掉了！然后，这才是我真真正正的，最后

一击——!! ”

我将留存在『持有物品』中的注有魔力的戒指——魔法道具『次元之戒』全部取出，掐碎，让其中所有的次元属性的魔力流入体内。

虽然真的只有那么一点——用状态的数值来表示的话就是连十点都不到的魔力，但身体中还是恢复了一些力量。

“魔力的补充……! ? 不过，就凭这么少的魔力——!! ”

确实，如果身体的力量只能恢复少许，那么结果还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吧。

诺斯菲这最后的防御壁是带有『理的盗窃者』的力量的超越了魔法的魔法。

用半吊子的力量不可能突破得了。

但是，现在我手中的剑，可不是破铜烂铁。

是斩除万魔的利刃。

并且，现在从我身后吹来的风，也不是普通的风。
是为了自由地在道路上前进而生的风。

“『诺文』——!!”

为了将魔法的墙壁斩断，我将力量灌进手中的
剑。

随后，开始编织。

将他那作为剑圣的人生，烙印于这份『咏唱』之
中。

“——『至亲之友、在此作别』。『被世界拒绝的
剑啊』『由我们来继承』——!!”

此乃魔法构建之化境——守护者所抵至的魔法的
真髓。

是『地之理的盗窃者』的『咏唱』。

“怎、怎么可能，这不是——!!”

看来诺斯菲也认得这一招。

她知道阿雷亚斯的断魔之剑——其最终的形态。

因此她的声音在颤抖。

尽管认为我没理由成功，但她依旧感到了畏惧。

确实，以常识来考虑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做到。

这一剑是独属于诺文的技艺。以前多亏了与莉帕的『联结』我才得以理解诺文的人生，但现在『联结』已断。想要成功的话还有很多欠缺。

但是，我已经确信了。

如果是现在的我——进一步跨越了众多苦难而成长的我的话，一定可以做到。

因为才刚对缇缇做过一样的事所以再来一次也十分的简单——。

只要运用『Distance Mute』，与魔石『诺文』相『联结』就可以了！也就可以『咏唱』出他的人生了！就这样在真正的意义上将挚友的剑『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从手中挥出——!!

“这就是，赌上我们全力的、最后的一击啊啊啊

啊！——魔法『致亲爱的一闪』!!!!!!”

——接着，斩・断・了。

扭曲次元，盗取世界之理，这一闪越过了光之壁。

无视所有的障碍，剑闪驰骋而过。

被它斩断的只有诺斯菲的躯体。

无论地上所得到的，还是在地下所得到的，我们在这一击之间倾尽了全力——藉此凝结而成的一闪，终于触及诺斯菲。

“咕，呜 uu 呜——!! ”

诺斯菲的左臂从肩口开始被整个斩飞。

我本打算从肩膀开始斜斩入诺斯菲的身体将其斩裂的，但是知晓阿雷亚斯的剑技的她把受到的伤害抑制到了最小。

这并非是多亏了她的身体能力也不是反射神经的功劳。『致亲爱的一闪』一旦出鞘对手无论作何反应都已太迟。也就是说，诺斯菲是靠直觉避

开的。

大量鲜血从伤口断面处喷涌而出。

诺斯菲立刻使用魔法止血，并用右手抓住飞出去的左臂，大幅地向后跳跃。

应该是在戒备第二发『致亲爱的一闪』吧。

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诺斯菲不愿待在我的剑所能触及的距离之内。

失去了大量的鲜血，诺斯菲脸色发青。

虽说因为留恋深重赋予了她相当程度的强化，但这似乎也是危及生命的重伤。

她露出扭曲的表情，述说当前的状况。

“为，为什么……？以使出全力的我为对手……没有魔力的涡波大人居然会赢……？从『表示』上来看……这不可能！果、果然，太・奇・怪・了。不管怎么说，这都太过奇怪了……！！”

是因为失血而让大脑冷静下来了吗，她的视线

终于从我身上移开。

接着，诺斯菲发动了魔法。

“——『Dimension』!! ”

她选择的并非是光魔法，而是次元魔法的基础。

皱紧眉头的诺斯菲，开始集中于基础魔法的探测。

为了趁这个机会向她发动追击，我往前迈步。

但是，脚步实在不稳以至难以前进。进一步来说，我也没有自信能在靠近诺斯菲之后放出第二记『致亲爱的一闪』。

后方的缇缇和莱纳的消耗也一样过于激烈，要再使出共鸣魔法似乎还要很久的样子。

在这须臾的蹉跎之间，诺斯菲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她一面四处张望，一面不快的嘟囔道。

“果然，这股奇怪的感觉都是涡波大人的魔法使

然？不，肯定是这样，已经不会有错了。可是，这奇妙的术式……难，难道说，这是『将符合自己心意的未来化作现实的魔法』……？”

看来，她是用『Dimension』对周围的魔力进行了解析的样子。

虽然听说过她对魔法和结界造诣颇深，但就连在许久之前被使用出来的魔法也能察觉得到这实在让我很是惊讶。不，搞不好，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谭』》是特别容易感知到的魔法也说不定。毕竟在战斗之前使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的魔力沁入世界之中了。

就在我也开始冷静分析的时候，诺斯菲突然情绪激昂的叫了出来。

“简、简直是在开玩笑！这等魔法，岂不是连命运都能操控在手！这已经超越强弱的次元了！！”

她就好像对有人玩游戏作弊一样感到愤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会这般愤怒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我所使用的
《次元决战演算『先谭』》的效果还没有那么方便——应该吧。至少目前如此。

“诺斯菲，并不是你说的这样。确实，契机可能是《次元决战演算『先谭』》的力量的原因。但是，那可不是这么便利的魔法。只是效果浅薄的『未来视』——仅仅只是知晓可能性的魔法而已。所以，之所以能造就出现在这个情况……应该归功于我跨越了种种『试炼』而得到的成长吧……一直以来，真的是承蒙各种各样的人，教会了我各种各样的事。”

教会我这些的，是以雷纳尔多先生为首过去的人们。以及，已故的海因和海莉。
还有来自已经打倒的守护者的影响也很大。

缇达教会了我不要屈从于不讲理的事情。阿尔缇教会了我不能欺骗自己的道理。诺文告诉我绝不能搞错自己的愿望。而帕林库洛则将不论发生什么事自己就是自己的教诲烙印在我心中。最后则是罗德，她教会我不可以逃避自己的过去。

——全都是多亏了大家的教导。

这些全都变作『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而让我变强了。

“都是大家的功劳。正因为我有这些人的关系，不论经历几次凄惨的失败，也能不迷茫向前继续迈开脚步，微小的成长，造就了现在的我的强大。就是这份力量，让我在这里战胜了你。”

但是，诺斯菲并没有认同我的解释。

“您何必说得如此煞有介事。哪有什么大家的功劳……！这一切、全部、毫无疑问都是因为您魔法的力量所致啊……！没错，现如今的您已经毫

无疑问是最强的『理的盗窃者』了吧……!! ”

虽然是敌人，但不知为何心醉于我的诺斯菲如此讲道，她的口气中颇有几分对我的盲信之情。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现在，我倒也不会勉强去纠正她这过度夸大的评价，因而我没有回应。

“……啊啊，这就是『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真正价值呢。这就是使徒大人他们口中的所谓接近完成的涡波大人。……跨越绝望，只用内心的强大就将魔之毒掌握于股掌——就连阳滝大人也未能抵达的『领域』。本以为仅仅只是戏言而已，可这样看来也只能相信了。”

不吝溢美之词的诺斯菲让一边的光之御旗雾散而去。

随着身体中泄露出来的光不断衰弱，她的战意也一并消散。

接着，她很爽快的承认了自己的败北。

“真是没有办法。我承认是我输了。这场战斗，在这个次元属性的魔力被您使用出来的时间点上，就注定了是我的失败。……既然已经无法切实获胜，那我也不会再打下去了。因为再继续使用光之『咏唱』的话就危险了。……呵呵，留恋又进一步增加了呢。”

但是，诺斯菲丝毫没有不甘心的样子。她好像十分欣喜地看着自己肩膀的伤口，与嘴上说的留恋增加了相反——她那光辉闪耀的躯体浓度稍稍淡薄了一些。虽然只有不值一提的程度，但她的存在确实变浅了一点。

在我考虑其中的理由的时候，诺斯菲咏唱出了魔法。

“——『Connection』。那么就请容我暂且退却去准备一下对策吧。如果现在非要与您那次元魔法一决胜负的话于我来说实在不利……不，岂止

如此，是胜算全无呢。”

在草原上做出光之门，诺斯菲警戒着我们一步步后退。

想追击的话也不是做不到。

但是，如果一定要在这里将她逼上死路那肯定会有人牺牲。

恐怕，就算好不容易打倒了诺斯菲，这边也有谁会战死吧。毕竟，我已经用出了自己的王牌、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谭』》和魔法『致亲爱的一闪』，但诺斯菲却没有使出她自己真正的魔法。诺斯菲还有代表她全部人生的真正魔法没有使出来。而且那很可能时无法回避的即死魔法。

而我们这边魔力尚且充足且能够与之对抗的只有缇缇——不，说不定连缇缇也不行。毕竟，现在的缇缇和诺斯菲留恋的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

不如说，诺斯菲能像这样对我的魔法那莫须有的

效果感到畏惧而选择撤退反而是件幸事。

“那么，涡波大人。我先行一步到地上等您。那一日的誓言铭记在心，我会一直等待您的到来。请您不要忘了即使偿清了对『北方』犯下的罪孽，在『南方』一样留有罪过有待您清偿。请您千万千万，不要忘了我。”

“……怎么可能会忘了你。我们总有一天会再会的。”

“那就好，那么有朝一日让我们再次相见吧……。等到下一次，我定会掳获您的身与心。”

接着，就好像刚才的战斗不曾发生一样，诺斯菲露出优雅的微笑行以辞礼。

虽然下次见面战斗也在所难免，但是即便如此离去的时候也要示以好意。

接着，诺斯菲进入光之门，从这个空间消去了身影。

光之门消散之后，我马上集中注意力探索起周围的敌人。

因为至今以来老是在大战之后遭人偷袭所以还是小心为上。但是，确认到周围真的已经没有敌人之后，我安心得一屁股坐了下来。

说实话，身体已经到极限了。

“结束了……。姑且算是赢了……。不，其实是平局吗……。”

坐在草原上，向天空发出叹息。

“基督……！现在，我这就给你施加恢复魔法，待着别动！”

认识到战斗已经结束的莱纳，从远处开始步履蹒跚的接近，构建起了神圣魔法。

我一面对莱纳表示感谢，一面对旁边陪着的缇缇开口道。

“缇缇……。诺斯菲真正的迷恋是什么……你

有头绪吗？”

“……不，人家也不知道。千年前的『南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北方』的人家不可能知晓。而且就连在最后和诺斯菲一对一的时候，彼此之间也没能好好谈上几句话。”

“是吗……”

缇缇好像很懊悔的样子。应该对自己没能了解朋友的苦痛而自责吧。

“不，缇缇，烦恼的话还是之后再说吧。比起那个，要尽早到达地上才行。”

鞭打疲劳的身体，我好不容易站了起来。

旁边使用神圣魔法的莱纳慌张了起来，连忙制止我。

“基督，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不休息一下的话——”

“……也是。不赶快行动的话有可能会饿死呢。

毕竟现在里侧的街道已经完全崩坏了呢。”

缇缇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想法。

她于是转换心情对我的意见表示了赞同。

“倒不如说，缇缇！搞出这种破坏的罪魁祸首不都是你么……！你倒是还好意思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别、别冲人家发这么大的火啊……！现在的人家可是会哭的哦！超容易就会哭的哦！？”

“当然会发火的吧！因为你的错。这边可是又要从六十六层重新走起了啊！”

“啊，这个不用担心！接下来的迷宫探索人家也好帮忙的！人家认真起来的话，六十六层什么的很快就结束了！大概还很轻松哦！”

“昨天，都是因为你这家伙的错而被怪物包围的事儿我可还没忘呢……”

“那是，那个……，能将功补过一次吗？接下来

人家真的会好好干的……”

是因为最近紧张不断的缘故吗，看到两人的争吵
我甚至感到了一丝欣慰。

“哈哈……”

稍微感到有点怀念的我因而笑了起来。

终于回来了……我这样想到。

想来，不知不觉中，总觉得有种掉进了比六十六层还深的地方的错觉。此时我有一种总算从那里脱身并回到了起点的感觉。

我微微笑着介入了他们的拌嘴。

“莱纳，冷静下来，缇缇说的也没错，我们必须赶快出发。”

“嘛，嘛啊，如果基督这样说的话……”

莱纳勉强遵从着，持续释放着回复魔法。

拜此所赐，虽然骨芯还在疼，但我和莱纳也恢复到了能走动的程度了。

我领着头，开始在草原走了起来。

以那螺旋楼梯为目标一步一步的前进，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再一次进行确认。

“回去吧。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东西还在地上……必须尽快才行。”

接着我作为先锋，激励起自己的同伴。

我、莱纳还有缇缇，在地上都有家人等着自己。在地上都有自己重要的人。

虽然食物不足也是一大问题，但光是上述这些就足以成为我们加快速度的要因。

“哈啊……。知道了，谨遵御命。”

“恩，涡涡！出发咯！”

莱纳多少有些勉强，缇缇则显得意气洋洋。

两人点着头，跟在了我的后面。

虽然身体遍体鳞伤，但心中却有些快意。

想必莱纳和缇缇也一样吧。

今早所感到的沉重的苦痛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HP 和 MP 也勉勉强强，虽然准备十分不充分，但我们确实是以迄今为止最为轻松的脚步踏上了迷宫探索的旅程。

这是当然的。

因为我们终于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以地上为目标进发了。

我、莱纳——以及，历经千年的岁月，缇缇终于也一样——

【队伍】

罗德·缇缇加入了队伍。

『表示』上跳出的这个显示，意味着我们在这个地下的战斗全部都得到了回报。

所以理所当然的，自然地脚步的速度也上升了。疼痛好像也忘记了。

这点想必同伴们也是一样。

两人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的身边，露出了和我一样的表情。

三个人一起登上中央的螺旋阶梯。

在这六十六层已经没有障碍了。我们一次也没有停下脚步，顺利地向上再向上不断攀登。

接着，首先到达的是六十五层。

纵横无尽交错的阶梯迷局，由天空所编制的世界。

在那里的是无数迷宫怪物 Lizard Flyer。

这些曾经极具威胁的怪物如今已经不再令人畏惧。

发现入侵者就立马靠近过来的 Lizard Flyer，以宛如苍蝇一般迅捷的动作袭来。

“交给人家吧。——『wind』”

但是，它们统统被缇缇的风魔法归拢到了一处。

“这些琐事就交给骑士吧，我主只要好好休息便

是！”

接着被莱纳的剑将它们全部斩杀。

因为有强大的伙伴，战斗在一瞬间就结束了。

就算新的队伍成员状态都不是很好，但只要看到这副光景也能明白这毫无疑问是迄今最强的队伍。六十六层就已经这样了，再往上层的怪物就更不能阻挡得了我们了吧

——能行。

在此如此确信后，我放心地投入到迷宫探索之中。

这下终于能到达地上了。

终于能清楚地看到那条『道路』了。

这条通往地上的『道路』，既不陡峭也没有任何的路障。尽管先前还给人一种绝壁的感觉，但现在俨然化作了一条坦途。

我们已不再可能坠至六十六层。

既然如此，踏破接下来这区区六十五层的道路定

然是手到擒来。

“莱纳，缇缇——出发吧！我们终于能向前进发了。只差一点就能回到地上了——！”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最后的迷宫探索。

为了再一次，回到那片蓝天之下。

发誓绝不会再回到『这里』的我们，就这样不断前进着——……

228. 地下篇 epilogue/地上篇 prologue

于是，在六十六层的那一战之后又经过了两天的时间。

我们总算是——讲道理，真的总算是到了。

总算是来到了连接迷宫第一层和地上世界的、这最后一条长廊——

当远远地看到彼方的光明时，我的身体便自己动了起来。

冲过魔石铺成的光鲜亮丽的《正道》，然后穿过迷宫的入口。

一瞬之间，我的视野便被带有红晕的光芒所充斥。

既非迷宫特有的那种黯淡的光，也不是经由魔法产生的光。而是世界自有的阳光裹住了我的身躯。

仅仅如此就让我因激动而浑身颤抖不已。

自己不禁感慨起来。

[终、终于……！终于来到外面了……！终于看到那片魂牵梦萦的青空——虽然并不蓝，还挺红的！虽然是晚霞，不过毕竟还是见到了阳光！啊啊，终于终于啊——！！]

不过夕阳还挺刺眼的。照得我都快要流出眼泪了。

但是我还是舍不得闭上双眼，任由全身沐浴在这片霞光之中。是的，我现在心中的感动之情丝毫不亚于刚迷失到异世界的迷宫后一番挣扎回到地上的那一刻。

我就像在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一样张开双臂，以全身感受世界的触感。紧接着，把濒死的莱纳夹在胳膊下面的缇缇也从后面现身。而她的反应跟我也如出一辙。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地上！？这里

就是地上？是地上了吧！？人家可以大喊地上了对吧！？是地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她也和我一样迎着霞光、为之感动、颤抖、并大喊。

[是啊、缇缇！这里就是地上，就是外面啊！你看，是路啊！是马路啊！再往前走的话就是市集啊！是没有怪物的城镇啊！！]

[哦哦～，真的吗！涡涡！再往前就是城镇了吗！就是之前提到那个国家了吗！就是那个迷宫联合国了吗！！]

我们两个都感动得眼角泛起了泪光。

并且因为难以言喻的感动，我们之间的对话也是马力全开。

这不免让入口附近的探索者们露出了轻蔑的目光。简单来说的话，我们两个应该是被当成脑子

有病了吧……

你们会用这种目光看待我们也不是没道理。我懂得，我能感觉到。

但是，停不下来啊。不可能停下来啊。要问为什么，那是因为就连他人的目光也已经是让我们感动的一种素材了啊。

毕竟我们已经是整整两天没有合眼了啊。正所谓越不睡越精神，我现在毫无疑问正处于情绪最高涨集中力最强大的状态。想必缇缇也是一样。

这就是说在现在的我和缇缇看来，眼前的所有一切全部都无比神圣庄严，这份感动不可能会被周围人鄙夷的目光轻易打消。

想当然耳，周围的探索者们纷纷拉开了和我们这两个笑着喊到一起的怪人之间的距离。

唯一向我们接近过来的就只有一组少年少女罢了。

[哥、哥哥姐姐你们，还真是在迷宫里待了相当久啊……]

一名深棕色头发的少年从缇缇身后出现，并同在入口前吵个不停的我们俩搭话。

他是一名比莱纳还要小的——大概也就十二岁左右的少年。名字叫艾尔·昆图斯。身上穿着以探索者来说很标准的方便活动的革制防具，腰间挂着一把短剑。尽管看上去是个新手——但级别却有 14 级之高。实在是一个前途光明的少年。

当然少年艾尔的目光跟周围的探索者比起来也没什么不同，一副可能的话真想离我们远远儿的表情。不过他还是强忍着陪在我们身边。

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艾尔是我花钱雇来的。

当我们从六十六层一路逆行朝地上进发的时候，大概是在翻越第二十层之后，我发现了这两个看起来人挺不错的少年少女，于是我动用全力将二

人捕获，随后发挥金钱的作用跟他们买来了食物和水。顺便要求他们陪我们一起回到地上。

艾尔向我们搭话之后，首先是缇缇转过身回应他。

当然这丫头还是非常兴奋的状态，一个搞不好都可能一把给艾尔抱起来。

[唔姆，人家可没有说谎哦！再怎么说毕竟都在迷宫里生活了一千年——噗哈！！]

看这傻丫头马上就要把一些不得了的话说出口了，我赶紧一脚踹飞她以便制止。

[因为在迷宫里待的太久，都感觉像是过去了一千年了呢！]

这糊弄的真是敢不敢再扯一点。

[哥哥姐姐你们可真是欢乐啊……明明看上去都快不行了，还有心思玩这套……]

不过运气不错，艾尔君似乎将我们这段跟相声差

不多的互动当做了展现余裕的一部分。

如果继续任由情绪暴走的话我们的身份就要暴露了。所以我收回了些许的冷静，一边同他交谈一边从迷宫《正道》动身移往街道的方向。

[这个嘛，毕竟这种程度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呢。而且都已经来到地上了，可以说安全得到了保障不是……]

[居然对这种快死掉的状态感到习惯了吗……果然厉害啊。这就是所谓《跨越二十层》的熟练探索者的思考方式吗……学习了]

如此云云当然是我用来糊弄的设定咯。

不过说是探索者这点我可没有说谎呢。虽然在我们身旁的这位本应出现在五十层附近的 Boss 角色因为被我踹了一脚而感到不满地鼓起了双颊……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谎哦。

[不不，习惯濒死什么的可不是什么好榜样，你

可不要学啊。无论何时都要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才是迷宫探索的基本原则哦]

[是的。为了将来能成为哥哥姐姐这样的探索者，我一定精进！]

[不，我说真的你可不要学我们啊。我们的话、说实话可是相当那个的呢。真的是超级那个的啊]

[确实很那个呢……不过实力强劲这点也是确实的啊]

艾尔君一面苦笑一面以尊敬的目光看向我们。尽管从途中开始我们就一路沿着《正道》前进了，但毕竟是迷宫之中，与怪物的遭遇终究不能避免。我和缇缇也有好多次在战斗中出手帮忙。虽然已经相当防水，但通过那几次的战斗，艾尔君已经意识到我们的强大了。可以说是不吝溢美之词。

不过很快，来自队伍中最后一名少女成员的声音

便打断了艾尔君的盛赞。

[那个，非常感谢您的鞭策……可是比起在这里闲谈，我觉得诸位还是尽快去休息比较好……这边这位、真的是快要不行了哦……]

[啊，对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哎呀，我都有点忘了呢。谢啦，艾米丽酱]

与艾尔君相伴而行的少女艾米丽指着被缇缇夹在胳膊下的莱纳如此说道。

这名银发黑瞳的少女是在探索时使用神圣魔法为艾尔君打后援的魔法使。

[哪里哪里，我才是、说了些僭越的话多有冒犯了。非常抱歉]

[没有那回事。多亏有你提醒，是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

或许是有些认生吧，艾米丽有点不好意思地背过了脸。

看着她的侧脸，我再一次使用《表示》对她的状态进行确认。

在状态栏上记有《素体》这一技能。再看她身上这种不协调的氛围，可以肯定她是一名《魔石人类》。

不过，当我针对这一事实试探性地询问过艾尔君之后，他十分坦然地表示说《魔石人类》的存在并没有什么稀奇，这令我不免有些惊讶。

看来在我们被困于地下这一年来，地上的状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而我之所以刻意与这两人同行，也是为了打探情况以免因这一年的空白期而导致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好了，艾尔君。既然已经到地上了，那么就按照我们事先约好的，把这一路的报酬付给你吧。话说这么说，不过大部分都已经在事前付清了呢……]

我又装模作样地摆出从口袋里掏钱的样子，实则是从《持有物品》中取钱。

总觉得这般演绎莫名得引人怀念。它让我终于回到迷宫联合国的这份事实变得更加切实可感。

[可是，我真的方便收下吗？光是事前付的就已经相当多了啊]

[不用跟我客气。毕竟也算是把封口费算在里面了呢]

其实我还想多给他一点的，不过拼命忍住了就是。

所以虽然有些勉强，但金额姑且还是在常识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我就心怀感激地收下了。我们既不曾问过你的名字，也不会去到处宣扬与你相遇过的事情。
.....祝愿哥哥姐姐你们一路平安]

[嗯。那就这样，我们接下来就去瓦尔德那边了。]

真的有劳你们这一路的陪护了。你们也好好加油吧。我发自心底地祝福你们]

付过报酬之后，我们便向彼此告别。

艾尔君他们因为得到了这笔意外收入，所以接下来打算去弗茨亚茨购置装备。我们则打算前往瓦尔德。

[人家也一样，祝你们在接下来的人生中能与幸福常伴]

缇缇也笑着送别两人。

我和缇缇都将自心而发的魔力灌注于 [赐予他们一些加护吧] 的祈愿之中。

[好、好的，非常感谢。那就这样.....]

[告辞了。大哥哥、大姐姐.....]

但两人却像是被什么诅咒缠上了身一样颤抖了一番，接着便离开了。

直到看不见两人的背影为止，我一直目送着他们

的离去，顺带也一直在听取两人的谈话。

[——事不宜迟，艾米丽。我们赶快去弗茨亚茨吧。要做的事还有好多呢]

[嗯。不过，多亏了这些前辈们的福，装备的翻新进度比预定中要提前了十天左右不是么？就算不这么急也……]

[这可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得来的。只是我们碰巧运气好而已。可不要搞错了。要是松懈的话之后吃苦头的还是我们自己]

[说、说的对呢。我可能真是有些松懈了]

[不是决定好了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在这里出人头地的么。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可不能大意啊]

[嗯。我知道的……—]

呜，好令人怀念……

总觉得我以前就是这样啊……不过说是以前，其实体感时间也就只有一个月而已……

既回顾了一下新人探索者的初心，同时又确认过两人可以信用之后，我也迈开步子。

缇缇则在我身后跟了上来。

[呜～哇，这地上变化还真不小啊。那个奇怪的黑云也不见了，真是恍若隔世呀～]

对于时隔千年才来到地上的缇缇而言变化甚大自是理所当然。

然而，时隔一年回到这里的我说出口的话却与她相同。

[的确如此，这变化相当的大……]

拜两名新人所赐得以舒缓的心情再次紧张起来，我从《持有物品》中取出一件大外套尽可能地遮掩外貌……然后仔细地考察着这时隔一年不见的世界。

若论变化之大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脚下的《正道》。仅仅过去了一年的时间，迷宫的《正道》

就从二十四层延伸到了三十层。而且铺设《正道》所用的材质一看就知道比以前还要高端。

我在不给身体增添负担的情况下微微展开《Dimension》，仅仅如此就可以发现我所熟悉的那个瓦尔德的街市已经换了一番新颖。建筑物和道路的规格很明显扩建了不少，人流量也增多了。建筑物中民居的数量异常的多，走在街上的行人给人的感觉也大不相同。总觉得腰包阔绰的人要比一年前多了不少。

而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铺展在街上的《魔石线（Line）》上的东西。

那是箱型的车辆。

汽车——不，用于驱动的装置不是蒸汽机。看上去是使用魔石驱动的机车。恐怕是只能在《魔石线（Line）》上开动的还有诸多不便的东西吧。乍一看去还能发现其它很多的制约要素。

不过即使如此，这些依旧是机车。

毕竟之前我们就开过利用魔石驱动的船只，所以会出现使用魔石的机车也称不上非常不可思议。如果车轮方面的技术继续演进，那么很快就可以普及开来了吧。

不过，这种东西如此突然却有如此理所当然地存在于世不免令我有种不详的预感。

一眼看去，无论哪里都洋溢着生气，即使是从事危险职业的人脸色也是如沐春风。

西部开拓时代、亦或是经济高速发展期——这样类似的我原本世界里的词汇突然浮现在自己的脑海中。

当然在文化和技术上还是有着迥然的差别就是了……

但不论如何，这场剧变之下的确潜藏着某种《扭曲》，即使不情愿，它也逃不过我的《感应》。

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看着一件摆在摇摇欲坠的展台上的尚未完成的艺术品一样。

这种令人不快的诱因还不仅仅局限于表侧的世界。

既然光鲜亮丽的表侧世界有了如此成长，那么被表侧世界当做食粮的里侧世界必然也会有同样的成长。只要把注意力转向街头巷尾，就可以发现伴随这一年的高速成长而来的负债。

贫民的数量明显倍增。

与之而来的自然就是一触即发的危险氛围和浓郁的火药味。

被主人舍弃的奴隶也为数不少。

其中甚至还混有少许《魔石人类》的身影。

像这样亲眼所见，我才得以直观地理解到如今的世道确实是能孕育出像艾尔和艾米丽这样的二人组的环境。

在本土被解约的原奴隶少年艾尔、以及被国家废弃的《魔石人类》少女艾米丽……若是在一年前，根本不可能会有这样的组合。

我又回想起两人在迷宫中的样子。他们两人在《表示》上显示的职业都还仍旧是《奴隶》，而且使用的魔法也是我所眼生的东西。

——《迷宫联合国》的确是变了。

若再神经质一点，我还需指出在瓦尔德的兽人的比率也有所下降。另外，身着白银色铠甲的骑士莫名增多，照亮街道的魔石的光辉有些慑人，这都让我有些在意。

说实话，感觉与时代的脱节根本就不是一年那么简单。

几乎到了跨越足足一个时代的地步。

并且，若要论及能让世界发生如此剧变的人物，那也为数不多。

我自有头绪。恐怕就是——
[——那啥，涡涡。你想观光的心情人家也不是不理解，可是肚子真的要饿瘪了哟？]
在我将注意力集中到《Dimension》上的时候，缇缇出言打断了我。
[啊、啊啊，说来也是……我也一样饿得不行。跟艾尔君他们买来的那点儿携带食品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啊。不好好吃点对胃有帮助的东西，再睡上一觉的话，现在这个情绪莫名高涨的状态一旦结束……我们两个就会变得跟莱纳一样了呢]
语毕我看向被缇缇抱着的已经彻底歇菜的莱纳。比我们两个要更早地迎来极限的莱纳因为情绪太激动、激动到了让人难以直视的地步，所以被我和缇缇给打晕了。
而且搞不好我和缇缇也快要变成他那样了。
[唔姆。所以还是快快动身吧！]

[那我来带路你跟着来吧。毕竟我们是从瓦尔德的出入口出来的呢。我对瓦尔德的事多少还是有所了解的，所以找起店来也容易]

说实话，就我和缇缇的状态，下一秒就倒下都不奇怪。

我立刻使用《Dimension》集中探查有什么吃东西的地方。

顺带一说，我之前住的家附近现在已经漂亮地夷为了平地。应该是因为靠近迷宫的这个区位不好的缘故吧，那里并没有新建建筑。

嗯。都是区位不好的问题，跟我没关系，肯定的。像这样被各种各样的绳索圈起来，搞得跟我原来世界里的事件现场一样的状态，也一定都是因为区位不好的原因。

我的家算是没戏……既然如此，那距离这里最近最方便的场所就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距离瓦尔德迷宫出入口最近的酒馆。

也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好的，找到了。正好这附近就有一家我认识的酒馆，我们就去那儿好了]

[唔姆，晓得]

不过，虽然是出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但在立场上我终究是未经店长允许就擅自离职的店员。再加上我在弗茨亚茨干了那种事，没准还给这家店添了不少麻烦。

但就算是这样，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想要去那家酒馆。

此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在劳拉维亚的《舞斗会》决赛中看到的店长和店员玲小姐的面容。他们两人那个时候确实是来为我加油了。

因此，即使我知道自己的来访会给他们添更多的麻烦——我也依旧想要再一次迈进这家酒馆的店

门。

当然，如此厚颜无耻的行径，即使被他们扫地出门也不足为奇。如果变成那样，那么我会在自己如今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报答他们曾经的恩情，然后再去找别的可以果腹的场所。

总之不论如何，既然来到了瓦尔德，对我来说第一个选项就非这家酒馆莫属。

对从迷宫到酒馆的路我已经路熟车轻。尽管街道的风貌有所改变，但我们还是不费多少力气就抵达了目的地。

迎接我的是与以前别无二致的看板和门扉。

这间酒馆依旧跟我记忆中的一样。

此时已是夕阳西下，夜晚将至。

在夜幕降临之前，我们走进了酒馆。

接着，就在我们进去的一瞬间，那道令人心情舒畅的声音便传及耳边。

[欢迎光临。请问客人要点——等等、诶？请、请这边坐、不是，诶？……诶？]

是看板娘玲小姐的声音。

她还是那样声音中充满了欢快和开朗，并且充满活力地在店内忙碌着。

同进店的客人打招呼并看到藏在外套下的我的面容的玲小姐总计吃了三次的惊。不过即使如此，作为专业的服务人员她还是将我们往座位上招待着。

[好久不见了，玲小姐。如果方便的话，拜托给我们一个最靠里的位置]

我撑了撑外套，清楚地露出脸后向她低下头拜托道。

看到我脖颈处留下的烧伤的疤痕，她应该就能确定来者是我了。

[难、难道说，基督君……？]

[是的]

我点了点头。

紧接着，玲小姐便将双手抵在嘴边，晃着小尾巴一般的头发，颇为可爱地惊呼了起来。

[哇、哇—！ 哇—、哇—、哇—！！ 真的是基督君唉！ 这一年里你长高了——然而并没有！ 还是那个基督君呢！ 一点儿没变！！]

[那、那个，可能的话拜托您再小声一些……]

我不是很想太引人注目……话是这么说，不过因为缇缇在身旁的缘故所以这从最初开始就是不可能的了。

再怎么说也是胳膊下夹着一个金发少年的高个美女。除此之外，缇缇身上还带有一种大人物特有的氛围。别看这样，好歹曾经也是一位君临万民的帝王，气场还是不缺的。

结果自然导致不少在酒馆里的探索者纷纷将视

线投向这边。

[啊，抱歉。稍微有点激动了]

[不不，没关系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好久没见了呢……然后就是，我必须要向您道歉。虽然有些迟，不过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故缺勤，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我以十分诚恳的态度向玲小姐低头致歉。

[唉、唉？你还在意这种小事吗？明明都发生了那种事了？]

[那当然是很过意不去的。无故缺勤这种事非常不好。是绝对不可以犯的错误]

[不用啦，其实说到底，当初咱们酒馆不是许可了你去迷宫探索的事儿来着么，那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已经做好你以后会陷入生死不明状态的准备了呢……]

[……说、说起来，还真是这样啊]

尽管我是作了好一番心理准备才走进店里的，不过看来是我自己操了不必要的心。果然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思考的话就容易钻牛角尖啊。能够来到这家酒馆当真是一件幸事。

[看这莫名脱线的感觉，果然是我认识的那个基督君呢……毕竟最近有不少假扮你的人出没呢，这下看来是你本人没错了吧……]

[诶，还有人假扮我吗……？]

[那肯定有啊。毕竟你可是那个基督君哟？]

不好，她话中提到的这个[那个基督君]到底是怎么个人物形象，我是真的不想知道。

总觉得有种非常非常讨厌的预感。

[那个，非常抱歉，剩下的之后我们再慢慢聊可以吗？现在我饿得是真的快不行了，已经连打招呼都……]

[啊，也是。毕竟这里是酒馆，而现在的你是客人

呢]

[这几天来我们都没怎么好好吃上东西，所以拜托您准备三份容易食用的汤类可以吗？另外，能告诉我可以立马下榻休息的地方吗。顺带一说开销完全不是问题]

在地下生活中并没有地方需要用到钱，所以即使是在付完艾尔君的报酬之后我仍然有不少钱留在身上。

[啊一，果然是这样吗？我就看你们三个人都惨兮兮的。而且那边那个孩子，一副快挂掉的模样……我知道了。那我这就去支会店长了]

[有劳您了]

在我点完单之后，玲小姐便将我们带到了最不起眼的座位上，接着她就匆匆忙忙地跑向了后厨。这样一来姑且可以在这里边休息边等着上餐了。

[呼……]

[涡涡，周围的人全都在看着这边哟？]

缇缇在把莱纳像摆放人偶一样摆到座位上之后，提醒我注意周围的视线。

其实我都不需要用眼看，光是靠《Dimension》就能感觉到周围的视线和声音。在那之中还有探索者念出了我的名字。

[喂、喂。那不是……]

[啊啊。真的假的，那不是那个涡波吗……？黑发黑目啊……]

[那个……准确来说他的名字好像是叫《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来着？不对好像更长是不是……]

[说起来，在有的国家要是不在名字后面加《大人》的话好像很不妙啊……还有，是不是还得在名字前面加上《英雄谭主人公（Epic Seeker Master）》和《屠龙者（Dragon Slayer）》啊？]

[没错没错，是有这么回事。那异名多得简直要爆了。我记得还有——]

不，不想承认这个现实，我不要再听下去了……怎么会变成这样，那个名字是什么鬼……？

为了藏起那因羞愧而泛红的表情，我低下了头。结果缇缇却一脸坏笑着调侃起来。

[哈哈，看来名气不小啊。涡涡你看起来混得比人家还要出名嘛？是不是再多小心一点比较好呀？]
]

[不，他们口耳相传的那名字我绝对不要接受，拜托你就当他们是在讨论别人吧……]

[呼呼～呼呼～，嘿嘿嘿嘿～。这就是人家曾经走过的路哟。称呼呀名号呀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本人所不愿接受的呢。呵呵，咱们俩简直一样呢]

这个原本拥有魔王等等痛到不行的称号的丫头

似乎是因为发现了同类而感到颇为开心。

因为就在最近我才知道这种强加于身的称号会带来多么可怕的不幸，所以讲真的我超怕的。

[跟你一样什么的，总觉得会变得很不幸所以我才不要诶……真心的]

[不不，这其实是人家的台词才对哟。跟涡涡一样的话，那毫无疑问就是厄运的预兆嘛~。毕竟涡涡你光看表情就给人一种超不幸的感觉呢]

[表、表情就很不幸……？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放着不管立马就会露出特别忧郁的表情哦。涡涡]

我立马使用《Dimension》审视自己的表情。

确实，被她这么一说还真是挺阴沉的。

这么想来，在原来的世界里看手相和面相的时候也被说过类似的话来着。说是看我一副与生俱来就背负着不幸命运的面相，所以买个壺避避邪

吧什么的……—当时我没做多想就一口回绝掉了来着，不过难不成我当时应该买下那个壶才对吗……？要是我当初买了那个壶的话，是不是就既不用被召唤到异世界也不会被洗脑更不会被人否定人格也不用跟妹妹交换身体了呢？毕竟在这个异世界确实存在着加护一类的东西，那么难保那个壶没有相应的机能。要是这么说，那我岂不是自己亲手摧毁了自我救济的可能性？又是这样因为不肯相信别人而招致了恶果——

[—你看就是像这样，老是动不动就自己一个人思来想去的，你就是这点不好哦。想必又是自己一个人乱想些不好的东西了吧。你可要注意了哦]

[呜……这确实是我的坏毛病。多谢你给我指出来，缇缇]

估计是因为睡意和空腹的双重侵扰使然，我方才

的想法真的是蠢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壶是什么鬼啊，还买壶……

不过，嘛啊，等回去了姑且还是买一个吧……权当驱邪转运的一个念想就是了，以防万一……没错，以防万一以防万一。

[可别忘了哟。人家和涡涡既是共犯又是一心同体的关系！有什么烦恼的话随时来找人家商量就是！]

[好的，我会记住的]

缇缇拍着胸脯讲道。

虽然她本人大抵会予以否定，但缇缇作为上位者的确具备绝无仅有的器量。我的不安几乎在瞬间就被一扫而空。

就在我们两个互相打趣的时候，酒馆内的一名男子向我们这边接近过来并出言问候。

[哦~。我就想着怎么这么闹腾，一看还真了不得。

这不是曾经那位新人小哥嘛。好久不见了啊]

[克罗先生。好久不见了]

在我的级别还是个位数的时候，就是他在各个方面给了我不少关照。在一年前的时候他就经常在这家店用餐，看来他这个习惯即使到现在也还是没变。

[哦～，你还记得我啊。真有点感动了]

[我是不会忘记您当初教导我有关迷宫的事的恩情的]

我起身同克劳先生握手以庆祝彼此的再会，接着请他坐到空着的座位上。

看到这一幕，周围的人群更加嘈杂了。

我在店里有熟人这件事让他们的疑问转变成了确信。

[喂，看到没有，好像是真的啊。真的是那个《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

克》大人啊。那个《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大人哦]

[卧槽，真的啊。真的是那位啊，货真价实的英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本人诶]

[我记得是不是把他带到沃克家的话能得到一大笔奖金来着？]

[那可是联合国《舞斗大会》的优胜者啊。就凭预选就败下阵来的我们根本对付不了的。估计就连他身边的克劳大哥也不是对手啊……]

那个连喊名字的人……求你住手啊。

另外，看来我果然是被挂了悬赏了。

不过话虽如此，现场的氛围倒也没有那么一触即发，似乎不会有人突然袭击过来。

不愧是迷宫附近的酒馆，罪犯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里吃东西也都是家常便饭了呢。

不过，我还是无论如何都没法接受《相川涡波・

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大人这个名号。

所以与贼笑个不停的缇缇相反，我就只能低下头藏起自己那羞红的表情。

就在这时，店长从后厨现身，并于顷刻间镇住了现场的骚动。

[你们都给我安静点！这小子是相信我、相信这家店才过来的。谁敢对他出手先过了我这关再说。
……不，其实仔细想想的话，新人你已经比我要强了啊？]

他扯着嗓门大声庇护我。

这股安心感也颇令人感到怀念。以前在这里工作的时候，自己也曾像这样得到他的帮助。

[不，没有那回事。比起实力，店长您所拥有的威严更让人安心。所以我今天才会来到这里]

[哦、哦—。这种煞有介事的措辞。果然是我家新

人呐。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啊]

被说是煞有介事的措辞令我心里不免有些受打击，不过我还是低头行了一礼。

[的确是好久不见了。那个，我给您添了很多麻烦，非常抱歉]

[才没有添什么麻烦。我早就说了你就算突然消失也没有问题了不是吗。可不要自作多情了啊，新人。……什么的，虽然有很多话想说，不过还是先吃东西吧。都是随手做的就是了]

尽管事到如今我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太多变故，但店长对待我的态度还是一如往昔。虽然我在这里工作的时日算起来并不长，但他还是藉此了解了我的品性吧。于我而言，这可以说是最好的对待方式了。

说着他将手上的盘子摆到桌上。接着玲小姐也端

着其它的盘子从后厨现身并接连摆好。

是调味料不多的面包汤和用焯过水的蔬菜拌好的沙拉。汤主要是使用牛奶熬成的，浇在沙拉上的酱料则是油脂不多的柑橘汁。从饭菜中飘来的胡椒的香味刺激着我们的食欲，馋得都流起了口水。

不出所料，闻到这股香气的莱纳从昏死状态中恢复了意识。

[我、开……动了……]

他用几乎与僵尸无异的动作一点一点地将汤喂进口中。

[看起来很好吃诶！那人家就先开动喽，涡涡！]
]

缇缇倒是活力四射地大吃大喝起来。

而看着这两人的店长的眼神则流露出几丝戒备之色。果然，像店长这等人物是能够看出二人的实力的。

[那么，这边这两位是什么人……又是什么麻烦人物？]

[那、那个……应该说是原弗茨亚茨骑士和旅行中的女艺人吧……？大概就像是迷宫探索的同伴那种感觉]

总之还是无可无不可地介绍一下。

[您好、我是、莱纳……举止不雅、非常、抱歉……]

颤颤巍巍地喝着汤的莱纳十分不易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而缇缇却不知为何也模仿起莱纳的语气说道。

[居、居然说、是艺人……人家可是原王族哦、很厉害的哦……]

[不是，我说你啊。你不是说不喜欢那种身份的吗……]

[嗯、嗯？说来还真是哦。为啥捏。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弃之可惜吧……啊～，还真是不可思议呢。不过这个先不提，这汤还真是超级好喝的说]

似乎是因为店长的料理太美味的缘故，缇缇的状态超废超安逸的。

也许是这两日积攒的疲惫……不，是她这一千年的疲惫表露在外使然吧。

[唉……好了好了你先闭上嘴不要说话。怕是肚子太饿都给脑子饿坏了吧，说的话都变得不明所以了哦]

[呜一，好滴。mogumogu（咀嚼声）]

想必是她自己也知道精神状态有些混乱吧，她很老实地答应道。

于是我指着捧着蔬菜沙拉胡吃海塞的缇缇的脑袋继续介绍起来。

[她是旅行途中的女艺人，名字叫缇缇]

[刚才她是不是说了王族来着……？不过算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这些琐事我们统统不过问]

虽然知道我又带了麻烦人物过来，但店长只是苦笑并没有追问。

对此坐在对面的克劳先生也露出了同样的微笑，一旁的玲小姐跟着附和道。

[没错没错。我们什么都不会问的。因为我们都相信基督君的为人嘛。虽然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不过总的来说还是个好孩子，就算出了什么事你也一定都会像对拉丝缇娅拉大人那时候一样，华丽地将问题解决的！]

[——！]

——拉·丝·缇·娅·拉。

当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自己那因空腹而变得

羸弱不堪的身体突然涌上一股热意。胸口像闹钟一般高鸣鼓动，脸上泛起的红潮颜色骤深。

我明白的。

在技能『?/?』升华为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之后，对她的感情已经重新回到了我的心中。

那毫无疑问是我对她的『恋心』。

正因如此，才会让我仅仅听到她的名字就心绪一乱。

那白银般的长发的光辉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
如晨雾一般梦幻、似白刃一般美丽、同阳光一般
温柔的少女的身影——还有她的笑容——
[请问……您知道方才提到的那位拉丝缇娅拉·
弗茨亚茨现在在哪里吗……？]
[诶？我想肯定是在大圣堂吧？不过，那不是因为

基督君你将她送回了弗茨亚茨的原因吗？我们都是这样听说的来着……]

看来在旁人眼中我会不知道拉丝缇娅拉的所在是一件不自然的事。

我立马调换心情，开始收集情报。

[这样听说、请问是怎么个听说法呢……？]

[那当然是……基督君你当初不是因为担心拉丝缇娅拉大人作为现人神的生活太过不自由，所以才在大圣堂将她劫走了么？据说在那之后，你就和弗茨亚茨的神官们交涉，要求改变拉丝缇娅拉大人的待遇不是？然后拉丝缇娅拉大人在尽情地体验过外面的世界之后，就接受了自己的使命回到了大圣堂，现在就在致力于完成那份使命……以上就是我们听来的说法了……]

[是这样啊……]

基本都是胡扯的。

不过，作为对那个事件的矫饰我觉得也不失妥当。

但有一点却是我无法接受的。

就是拉丝缇娅拉重新回到了弗茨亚茨，甚至与之协作共事这点。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果然整整一年的空白期还是长了些。

离别的那一天，虽然我拜托了斯诺如果有什么万一就请她照顾大家，但那种程度的安排当然远远不够。

在我和她分别之前，拉丝缇娅拉正处于精神和肉体都极度虚弱的状态。

那到底为一年后的现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唉，所以说涡涡，不要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瞎想啊。先把那个人的事跟人家讲一讲如何]

就在我又要犯坏毛病之前，缇缇以严肃的口气打断了我的思考。

果然可靠。与将『过去』和『现在』合二为一的她相比，我的器量真是相形见绌。

[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她是我的同伴]

[嗯、嗯—？弗茨亚茨？难道说，是诺斯菲的血裔？]
]

[不，一定要说的话，她应该算是缇娅拉的血裔……]

为了和缇缇商量，我开始介绍拉丝缇娅拉的事情。

不过却被一直处于濒死状态的莱纳打断了。看来是少许的睡眠和营养的补充让他恢复了点体力。

[.....不，我说基督。现人神的事情要说起来就太复杂了，我看还是直接去找她解决起来更快吧？干脆明天就直接去弗茨亚茨好了。正好那家伙就在大圣堂，离这里也不算远。与同伴汇合的话，对付艾德的战力也能增加了。.....讲道理，我超想赶紧吃完东西去睡觉的.....]

在莱纳看来，比起信息的共享还是休息的必要性更大。

但也正如莱纳所言，还是直接去见拉丝缇娅拉最省事。毕竟我和她是同伴的关系。她的身世和经

历就等到陪缇缇去本土的路上让她本人讲给缇缇听好了。

[那就这样好了。缇缇你觉得呢？]

[呼姆，没问题。既然是涡涡以前的同伴，那人家也同意直接去见面。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嘛]

[不过这会延长让你和艾德相见的时间啊，这方面没问题吗？]

[嗯？没问题没问题，人家现在精神着呢，就算再过个一百年都没事哦？]

这可真是有『理的盗窃者』风格的回答。

但看起来确实是没什么问题。

这不是逞强和虚荣，缇缇的耐心恐怕真的能到排世界第一吧。毕竟是跨越了千年的苦旅才走到这一步的人啊。

[那个、基督君……？]

在一旁的玲小姐有些疑惑地招呼我的名字。

[啊，好不容易回一趟联合国，所以我想明天去拜访一下拉丝缇娅拉。毕竟我和她关系不错，所以应该能容易就能见到的]

我也实在不是自吹自擂，这都是真心话。

事到如今，就凭大圣堂附近的戒备根本不成问题。想见她根本易如反掌。

听到我的回答，店长有些放心地说道。

[很好，看来话都讲好了呢。至于你们住宿的

地方根本用不着担心。克劳他会全权负责帮你们解决的。……对了，要不你们干脆就像以前那样直接住在我这里怎么样？]

[非常感谢您的好意。只是，要是我们真的住在这里的话，那实在有点危险所以还是算了吧。您看周围毕竟都成这个样子了]

[也好，那我就先回厨房了。如果还有什么要问的话，就都找克劳好了。别看他这样还算是有点用处的啊]

说完这句话，店长和玲小姐便回到了酒馆的工作中。

尽管克劳抱怨着[老板、不带你这样的吧……]，但我并不客气地把想间的话统统抛给他。

不过，因为困倦和体力的问题，确实没有多少时间给我们谈笑风生。所以我早早地打听到住

宿的地方，并在问清该怎么去之后便结束了请教。

接着，当所有人都用完了沙拉和面包汤后，我们便离开了酒馆。

在酒馆外，我同克劳互相道别。

[——今天真的是有劳您照顾了。克劳先生]

[不用放在心上。你可是我的骄傲啊。最早将迷宫探索的心得传授给你的人是我这件事，事到如今已经足以让我这一辈子都引以为傲了。那就再见吧。我会期待以后再相聚的]

看着逐渐消失在瓦尔德街道深处的克劳的背影，我再一次认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

在我刚开始挑战迷宫的时候，居然能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与这些亲切的人相遇。如果这都称不

上是幸运的话，那什么才是幸运呢。

带着舒畅的表情，我们走向克劳告诉我们的旅店。

顺带一说，莱纳在吃完饭之后再次歇菜，现在被缇缇夹在怀里。

我们来到的是一家相对高档的旅店，开的也是一件大屋子。

其实一开始我是想男女分开住的，不过因为缇缇吵着一个人会很寂寞所以结果就开了一间。毕竟是我们三个，怎么都不会闹出什么问题所以这也不是不可以。

[呼姆。这就是现如今的旅店啊。不错嘛]

缇缇将莱纳丢到床上之后，一屁股坐到了附近的沙发上。

在这期间，我用『Dimension』扫视整个房间。没有可疑的东西。也没有魔法的痕迹和魔法道具。

但还是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在意。一年前，当我在瓦尔德的旅店下榻的时候，我对房间的卫生十分介意。但这个房间的清洁程度却在我的容忍范围之内。固然有这家旅店相对高档的原因，但价格两相比较之下，还是可以感觉到质量的提高。这很明显是文明程度的进步所致。

[那啥，都说了多少次不要自己一个人愁眉苦脸的了。你这都完全养成习惯了呀。放轻松、放轻松。多跟人家学学如何。……哼—哼哼～哼哼～（哼小调）。啊—，明天就能见到涡涡的同伴拉

丝缇娅拉了呢。有点期待呀]

因为缇缇向我搭话，我便以此为契机中止了安全检查。

确实，如果因为太紧张导致不能好好休息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

就算真的有人袭击，在场的三人中必定会有人反应过来。

拥有技能『感应』的我自不必说，缇缇和莱纳的感觉之敏锐也到了异常的领域。

[嗯一，虽然只是我的感觉，不管我想缇缇你和拉丝缇娅拉应该会很合得来吧？]

[嚯嚯？你说那女孩会跟人家很合得来？那可真是让人感兴趣呢。呐呐，涡涡，就一句话也好，能不能先告诉人家那名少女是怎样一个人呢？]

这问题问得可真难以回答。

[有点难啊……不过，一定要以一句话来说的话，
我想想……]

虽然这实在是过于私人的话题，但如若论及她在我心中的印象那就唯有一个而已。

所以我便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她是个非常朝气蓬勃的女孩子。并且，拉丝
缇娅拉·弗茨亚茨这名少女是我喜欢的人]

喜欢的人。

这就是于我而言的她所代表的一切了吧。

[嘿唉~, 是这样啊。而且还是涡涡喜欢的女孩子吗。这样啊。……嗯嗯? 等等、喜欢的……女孩子……?]

听完我一言以蔽之的概括，缇缇在自己的句尾加上了疑问词。

[没错,我喜欢她……所以,我想早点见到她……还有其余的同伴们也是……]

进了房间确认过安全之后，又将心中的思念坦白出口，结果让我绷紧的神经一下气松缓了大半。眼睑很自然地变得沉重起来，身体也深陷于床铺之中。

意识就这样于顷刻间远去。

尽管模模糊糊地听到了缇缇的声音，不过我真的已经到极限了。

在安全感的驱使下，现在的我根本无力牵住意识的缰绳。

终于回到了迷宫联合国的瓦尔德这里。
在这个地上世界，有好多过去的同伴在等着我。
拉丝缇娅拉、玛利亚、斯诺、莉帕、塞拉。
我必须去向她们道歉。当然也有好多想说的话。

还有需要我去救回来的人，以及不得不与之一战的人。

掳走了缇亚的使徒西斯，还有掳走了妹妹阳滄的守护者艾德。

要做的事堆积如山……可是，如今就让我先稍事休息吧。

闭上眼睛沉入梦乡，好好睡一觉吧，因为等我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就必须投身于新的战斗中了。

一场绝不能输的战斗还在等着我——所以现在就好好地——……



割内老师的话：

与其说是 epilogue 其实更侧重于一年后地上篇的 prologue 呢。

下周我会以放出 IF 篇的形式休息一下。全力更新实在是更过了头呢。

还需要确认一下第六章的情节。另外如果说的话，我想重新检查一下以前的内容和重新改正……什么的然而并不会做，还是要继续推进故事的发展。我相信不断推进情节的发展才是第一位的。

另外五章的最终状态的话，因为好不容易才有这个机会，所以列出的是将积攒下来的经验值消化之后的状态。

因为提升了 3 级，所以 HP 的最大值上升了 60 点

左右。咗。

【Status】

名字：相川涡波 HP348/348 MP1275/1275 职业：

探索者

级别 28

力量 15.51 体力 17.32 技巧 22.97 敏捷 28.96 贤能 22.88 魔力 51.11 素质 6.21

状态：混乱 6.23

经验值：73747/105000

装备：

新月琉璃

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

赤之护身符

青之护身符

外套

史诗探索者的制服

烧焦的异界鞋

【Skill】

先天技能：

剑术 4.90

后天技能：

体术 1.67 次元魔法 5.78+0.70 魔法战斗 0.81

咒术 5.51 感应 3.60 指挥 0.89 后卫技术 1.01

编织 1.15 诈术 1.35 锻冶 1.00 神铁锻冶 0.56

固有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

???: ???

【魔法】

次元魔法：

Dimension1.72 Connection1.05 Foam1.12

Default1.09 Distance Mute1.08

固有魔法

: Dimension • 多重展开 1.11

Dimension • 决战演算 1.32

Dimension • 曲战演算 1.01

次元斩裂剑 1.00

Foam • 捱菖蒲 (Torsion) 1.02

共鸣魔法：致亲爱的一闪 1.12

魔法：

次元决战演算『先谭』 1.32

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 1.01

嗯，真的变强了呢。魔法从上往下看的话——索敌・折跃・辅助・移动・即死・索敌・自我强化・即死・远距离攻击・即死・未来视・过去视——也非常的平衡呢。另外，精神强度也已经

到了预定水平的一半左右了。到了现在这个水平的话，再遇到人的死亡、自家的烧毁、人格的抹消、存在被否定、纯粹的地狱和绝望这些事情，也已经不会有什动动摇了吧。

再看看所有角色的状态栏就会发现涡波简直进步如飞。真是货真价实的作弊主人公呢。

这样的话也差不多终于能够与妹妹相见了呢。

六章的话，按照预定来说，因为主人公在很多方面已经没有敌手所以基本会是一路披荆斩棘高歌猛进（？）的情节吧。无论期望与否，正所谓是英雄的复活和再临的情节呢。

希望在下一章也能与大家再见。

最后再顺带一说，书籍版那边也请大家多多关照了。现在书籍版已经出到了第三卷。毕竟这个作

品实在是只能在市场的夹缝中苟延残喘，所以为了能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活下去不踏踏实实地进行宣传实在是不行呢。说得直接一点的话：再多卖点吧！读到第三卷结束并喜欢上玛利亚的人啊，多增加一些吧！纯爱啊，流行起来吧！再多感染一些人吧！

好的。

那么就说到这里，大家再见——

『異世界迷宮の最深部を目指そう』

キャラクター紹介

相川渦波

Aikawa Kanami

【ステータス】

名前 相川渦波

HP 353/353 MP 623/1165-200

クラス 探索者

レベル 25

筋力 14.01

体力 15.54

技量 20.77

速さ 25.87

賢さ 20.79

魔力 45.23

素質 6.21

装備

アレイス家の宝剣ローウェン

レッドタリスマントル

エピックシーカーの制服

焼け焦げた異界の靴



ライナー・ヘルヴィルシャイン

Liner Hellvilleshine

【ステータス】

名前 ライナー・ヘルヴィルシャイン

HP 409/409 MP 281/281

クラス 騎士

レベル 27

筋力 14.04

体力 10.21

技量 11.76

速さ 16.88

賢さ 13.40

魔力 10.76

素質 3.87

装備

シルフ・ルフ・プリンガー

ヘルヴィルシャイン家の聖双剣『片翼』

軽兜アルルコンフェイス

軽鎧コールアウター

革の手袋

革の靴



シナリオクリエイター・ディレクター
【六十守護者】光の理を蒼むるもの

ノスфиー・フーズヤーズ

Nosfy Whoseyards

【ステータス】

名前	ノスфиー・フーズヤーズ	
魔法		
光魔法	ライト	3.12
	ライトアロー	
	ブリューナク	1.34
	ライトロッド	
光の御旗	3.09	
ライト		
	バリエントウォール	1.56
固有魔法		



ディファイガーディアン

【五十守護者】風の理を盜むもの

ロード・ティティー

Lord Tity

【ステータス】

名前 ロード・ティティー

魔法

風魔法 ワインド 5.21

ゼーア・ワインド 1.21

イクス・ワインド 1.07

固有魔法 ロード・ブロード
道落土 1.02

